文心雕龍校注通譯

戚良德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心雕龍校注通譯

戚良德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山東大學“985工程”二期資助項目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心雕龍校注通譯／戚良德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
ISBN 978-7-5325-5115-6

Ⅰ.文…　Ⅱ.戚…　Ⅲ.K892.1　Ⅳ.K89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71550 號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
文心雕龍校注通譯
戚良德　撰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新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0.375　插頁 5　字數 432,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300

ISBN 978-7-5325-5115-6

I·2072　定價：5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出版説明

山東大學素以人文學科見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聞一多、梁實秋、楊振聲、老舍、沈從文、洪深等為代表的著名作家、學者,在這裏曾譜寫過輝煌的篇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以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殷孟倫、殷煥先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以丁山、鄭鶴聲、黄雲眉、張維華、楊向奎、童書業、王仲犖、趙儷生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將山東大學的人文學術地位推向巔峰。但是,隨着時代的深刻變遷,和國内其他重點高校一様,山東大學的文史研究也面臨着尖鋭挑戰。如何重振昔日的輝煌,是山東大學領導和師生的共同課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正是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立的,她肩負着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將形成山東大學文史學科一個新的增長點。

文史哲研究院是一個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術機構,所含專業有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中國古代史、科技哲學、文藝學、民俗學、中國民間文學等。主要從事科研工作,同時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知名學者蔣維崧、王紹曾、吉常宏、董治安等在本院工作,成為各領域的學科帶頭人。

興滅業、繼絶學、鑄新知,是本院基本的科研方針;重點扶持高精尖科研項目,優先資助相關成果的出版,是本院工作的重中

之重。《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正是為實現上述目標而編輯的研究叢書。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對出版本叢書的支持，歡迎海内外學友對我們進行批評和指導。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2003 年 10 月

前言

《文心雕龍》的版本很多，但自從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龍輯注》出現以後，黄注本實際上已成為《文心雕龍》的通行本。近世對《文心雕龍》的校注整理大多以黄注本為底本進行，如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王利器的《文心雕龍校證》、楊明照的《增訂文心雕龍校注》、詹鍈的《文心雕龍義證》等，皆是如此。但各家豐富的校勘成果也説明，黄注本作為底本實際上問題頗多。如林其錟、陳鳳金先生在范注本基礎上所作《新校白文〈文心雕龍〉》（見張光年《駢體語譯文心雕龍》附録一），除去范注已經表示肯定的大量校勘成果以外，又"删改補正書中訛舛衍脱者650餘字"，僅此已近《文心雕龍》原文的百分之二。

有鑒於此，筆者以為，作為新的《文心雕龍》讀本，如果再以黄注本或者范注本作為底本，實際上已經對讀者頗為不便，也不利於幾代研究者之《文心雕龍》校勘成果的發揚。應該説，林、陳兩位先生吸收衆多校勘成果而作的《新校白文〈文心雕龍〉》是值得注意的，筆者開始頗有以此作為底本的想法；但經過仔細研讀和比勘，覺得林、陳本的體例及其不少校改或未改之處，筆者尚心有未安。因此，筆者便嘗試以范注本的原文為基礎，參照林、陳兩位先生的《文心雕龍集校合編》和《新校白文〈文心雕龍〉》，充分吸收近世諸家的校勘成果，特别是全面吸收唐寫本的校勘成果，整理出一個新的《文心雕龍》文本，作為本書的底

本。筆者整理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力圖最大限度地接近劉勰之原文,而不是追求文字上的最佳表達方式。因此,對通行本所改雖多,但凡改必有較早版本依據,且求其最為符合劉勰的用語習慣;前輩及筆者個別徒憑推測之校,即使看起來頗有合理之處,亦只在校注中引用、説明以供參照,而不作更改原文的依據。鑒於通行本流傳既久,為便於讀者查對,凡與通行本不同之處,皆在校注中指出最早版本依據。

應該説明的是,我雖於此盡比勘、判斷、整合之力,甚或亦有所發現,如《哀弔》篇"履突鬼門"之"履"字,王利器先生《文心雕龍校證》謂唐寫本作"復",相沿至今,林、陳兩位先生之《集校》亦從其説;但筆者經過仔細審讀,認定唐寫本實作"腹",而不是"復"。但總起來説,如果這個文本有助於讀者更為流暢地閱讀《文心雕龍》,甚至於更為接近劉勰的原文,那完全是幾代"龍學"家的校勘成果所賜,特别是得益於林、陳兩位先生的集校之功;如果其中有什麼不够恰當以至於錯誤、荒謬之處,那完全是我的判斷能力所致。筆者的初衷就是,力圖充分吸收並體現《文心雕龍》研究的新的校勘成果,為讀者提供一個可讀性比較强的新的《文心雕龍》讀本。《文心雕龍》已有譯注本雖多,但如此實驗,似乎還是第一次;是否可行,尚待讀者的檢驗和批評。

關於《文心雕龍》的注釋,筆者也是力圖充分吸收幾代"龍學"家的成果,並在此基礎上,作出自己的判斷。正如劉勰所説:"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而"折衷"的標準,則當然是劉勰的本意。讀懂原文、搞清本意,乃是牟師世金先生所倡導的研讀《文心雕龍》的方法,更是注釋《文心雕龍》的出發點和歸宿。惟限於才力和學識,欲讀懂文心的原文,搞清彦和的本意,真是談何容易!正是:"雖

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筆者的原則是，不搞煩瑣考證，但求言之有據，簡明實用，俾讀者手此一編，即可粗通文心耳。

至於對《文心雕龍》的翻譯，可以説是筆者最為著力之處。我的基本想法是：力求進入劉勰的思維，達到對原文的融會貫通；述而不評，儘量避免徑用現代文藝理論術語；追求"不隔"，傳達出劉勰的文風和氣勢。其實，所謂翻譯，首先是要看懂並理解劉勰的每一句話，然後用自己掌握的現代漢語敍述出來。既是敍述《文心雕龍》，那就應當儘可能按照劉勰的用語，理解並傳達劉勰的思想；既是用自己的話來敍述，那就要像自己寫文章一樣，體現我的特點和行文風格。不過，所謂進入劉勰的思維，所謂儘可能理解並傳達劉勰的思想，那只是一種願望；這個願望能够實現幾分，幸有劉勰原文在前，切望讀者教正。另外需要説明的是，《文心雕龍》乃邏輯性極强的理論著作，為保持其完整性，本書譯文之分段並不與原文校注之分段一一對應，且將其集中於每篇之後。此雖略添翻檢之勞，但有利於上下文義的反復體會和融會貫通。

最後，需要再次强調的是，無論校勘、注釋還是今譯，筆者乃是沿著前輩的足迹行進，因而得益於"龍學"諸家的滋養實多；尤其是吾師世金先生的口授心傳，使我終生受益。可以説，沒有牟師《文心雕龍譯注》等鴻著在前，就沒有我今天這本書的樣子；為此，學生願對牟師的在天之靈獻上最虔誠的敬意！

戚良德

2007 年 5 月

引　論

一、劉勰的生平與著述

劉勰，字彦和，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人。東晉時，莒縣已淪陷，晉明帝在京口(今江蘇鎮江)僑置南東莞郡，劉勰祖、父即居於此。劉勰大約生於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其祖父劉靈真，除了《梁書·劉勰傳》提到乃"宋司空秀之弟也"以外，不見於史傳記載。劉秀之是司徒劉穆之的從兄子，為宋代司空，官位僅次於丞相。劉穆之則是漢齊悼惠王劉肥之後，劉肥乃高祖劉邦長庶男。如此以來，劉勰祖上便可追泝至漢高祖劉邦，自然是頗為顯赫的。但許多研究者指出，《梁書·劉勰傳》的這句話是不可靠的，正因如此，《南史·劉勰傳》就將其删掉了。另外，《南史》以家傳為體例，以同宗同族者合為一傳，其中穆之、秀之一宗並無劉靈真等人；且秀之、粹之兄弟皆以"之"字為名，不大可能有一個名為"靈真"的弟弟。據此，研究者一般認定劉勰乃出身貧寒庶族。但對《梁書》本傳的這句話以及《南史》的删節，有著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對劉勰的出身也就有著不同的解釋。

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中説，自己七歲之時，夢見一片五彩祥雲，猶如錦緞般美麗，便"攀而採之"。然而此後不久，劉勰的父親劉尚便去世，無疑打碎了劉勰的美夢。《梁書·劉勰傳》説："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大約在劉勰二十歲左

右,劉勰的母親又去世了。為母親守孝三年以後,劉勰來到京師,舉步踏入了鍾山名剎定林寺。《梁書·劉勰傳》是這樣記載的:"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録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這句簡單的"積十餘年",意味著劉勰幾乎全部的青春時光都是在定林寺度過的;而沙門僧祐則成為這一時期劉勰生活中關係最為密切的人。僧祐乃佛家律學名僧,劉勰跟隨其十餘年,所受影響是難以估量的。作為僧祐的得力助手,劉勰幫助其大規模地整理佛經。釐定文獻,區別部類,造立經藏,撰制經録,"或專日遺餐,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競晷"①,最終"博通經論",成為佛學的專家。正是在這一時期,劉勰寫下了一篇重要的佛學論文《滅惑論》。

齊明帝建武五年(498 年)前後,已逾而立之年的劉勰又做了一個美夢。他夢見自己手捧紅色的祭器,跟隨孔子向南走。夢醒以後,他感到非常高興。遥想夫子當年,尚且慨嘆:"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②而今,他老人家竟然託夢於自己這個無名小卒,這難道不是重任在肩嗎? 於是,劉勰"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序志》)。根據牟世金先生比較精確的推斷,從建武五年至齊和帝中興二年(502 年)三月③,劉勰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以大約四載的光陰,全力結撰自己的論文之作。嘔心瀝血四個春秋,劉勰在定林寺為中華文化增添了光輝奪目的一章,並為這一精彩的華章定下一個動聽千古的美名:"文心雕龍"。

---

① 僧祐《法集總目序》。
② 《論語·述而》。
③ 牟世金《劉勰年譜匯考》第 50—54 頁,巴蜀書社 1988 年版。

《文心雕龍》書成之時，正值齊梁禪代之際。劉勰身居定林十餘載，卻一直是白衣之身；既不願出家為僧，則長此以往又怎能甘心呢？回首歲月，已歷宋、齊、梁三朝；屈指青春，則近不惑之年。其人生之路通向何方，已是擺在面前的迫切問題。劉勰自然期望《文心雕龍》能够成為自己命運的新的開端，而不是像司馬遷那様準備"藏之名山"①。可是，以自己無名小輩，又久居寺門之内，縱有曠世驚人之作，又怎能得到時人之肯定和承認呢？於是，劉勰想到了沈約，一個歷仕宋、齊、梁三朝並成為當朝權貴，而又身兼文壇領袖的人。

《梁書・劉勰傳》是這様記載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千載之下看來，這實在是頗富戲劇性也頗有喜劇性的一幕；然而不難想見，劉勰邁出這一步，實在需要很大的勇氣，甚至要承受不少痛苦的折磨。不過，事情出人意料的順利。《梁書・劉勰傳》云："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沈約無愧為一代文壇領袖。其"便命取讀"的態度顯示了他的貴而無驕，其"大重之"的激賞證明了他獎掖後進之無私，其"深得文理"的評價説明了他的目光深邃，而其"常陳諸几案"的舉動則尤屬難能可貴！

梁武帝天監二年（503 年）前後，劉勰"起家奉朝請"②。"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既不為官，亦無職任；但既已"奉朝請"，則正式踏上仕途便指日可待。第二年正月，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進號中軍將軍；其開府置佐，網羅幕僚，劉勰有幸成為他的記室。記室之位雖然不高，然其專掌文翰，職務乃是頗為重要的。劉勰一入仕途便成為梁武帝之弟蕭宏府中記室而居樞要

① 司馬遷《報任安書》。

② 《梁書・劉勰傳》。

之職，可謂幸運了。一年以後，劉勰轉為車騎將軍夏侯詳的倉曹參軍。此次改任，並非職務的升遷，不過夏侯詳德高望重，其車騎將軍之位亦高於中軍將軍，這對劉勰而言，自然是值得欣慰的。天監六年（507 年）六月，夏侯詳被徵為侍中、右光禄大夫，劉勰亦離開倉曹之職，出為太末（今浙江龍遊）令，走上治理一方的為官之路。《梁書・劉勰傳》特地記載了劉勰治理太末令的結果："政有清績。"文字可謂簡略之至，但作為父母官，没有比為官的清明和清廉更重要的了。

劉勰任太末令三年期滿以後，被任命為仁威南康王蕭績的記室，兼太子蕭統的東宫通事舍人。蕭績乃梁武帝第四子，聰警異常，梁武帝愛之有加；所以簡拔劉勰為其記室，乃是莫大的優渥。更為重要的是，劉勰同時成為東宫之主、太子蕭統的通事舍人，則其受到梁武帝的信任，是顯然可見的。若以職位而論，東宫通事舍人之職位列末班，官品固低；但東宫官屬的選拔，或以出身世家大族而聲名清要，或以才華出色而衆望所歸，其嚴格謹慎，是一般職位所不能比擬的。

關於劉勰和蕭統的關係，《梁書・劉勰傳》只有這樣一句話："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劉勰以知天命之年而奉事蕭統，且有"深得文理"的《文心雕龍》名世，其深得"愛接"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不少研究者也有這樣一個疑問：所謂"昭明太子好文學"决非虚言，不僅他為後世留下的一部《文選》可以作證，而且其"愛接"文士的種種具體情况，史書亦多有記載；何以身為他的通事舍人的劉勰，除了一句泛泛的"深愛接之"，就再也找不到其他有關的記述了呢？

據筆者的揣測，蕭統以對"文學"的愛好而對劉勰青眼有加，彦和本人卻未必引以為幸事。文章之於劉勰，固然是立身之本，甚至可以説，没有嘔心瀝血的《文心雕龍》，就不會有他的仕

途生涯;然而,所謂"士之登庸,以成務為用",所謂"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程器》),劉勰的人生目標決非只是一個文人;其所以躋身仕途,也決非以一個御用文人為滿足。正是在這裹,蕭統與劉勰就有了巨大的差異。以太子之位,天下遲早運於掌上,軍國大政反而變成平常之事;對文學的愛好和重視,既是題中應有之義,更屬錦上添花,自然無可非議。而對劉勰來說,如果僅僅以"文學"而受到太子的"愛接",隨其遊宴雅集,隨其制韻賦詩,或者為其《文選》的編纂出謀劃策,從而混同東宮衆多的文士,那麼,離其人生目標可就相去遠矣!

事實也證明,劉勰考慮的問題並非文學之事。《梁書·劉勰傳》較為詳細地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情:"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天監十六年(517 年)四月,隆佛正盛的梁武帝曾下詔,要求天子宗廟的祭祀品不能再用犧牲(家畜),因其與佛家不殺生之旨不合;至十月,梁武帝再次下詔,因為宗廟祭祀雖已不再用犧牲,但還有乾肉一類的東西,詔書要求改用蔬果。這就是所謂"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不過,梁武帝的兩次下詔,皆引起"公卿異議,朝野喧囂"①,甚至有不服從詔命者;而祭祀天地社稷之神的郊社之祀,仍然使用犧牲。這便是劉勰上表的用意了,他認為既然天子七廟之祭祀已經改用蔬果,二郊農社之祭祀亦當與七廟相同。

顯然,劉勰的表奏是符合梁武帝之意的。天監十七年(518年),五十二歲的劉勰升遷步兵校尉,仍兼東宮通事舍人。步兵校尉職掌東宮警衛,位列六品;較之屬於九品的通事舍人,無疑是連升三級了。歷任此職者,皆士林名流,則劉勰之遷任,既為

① 《南史·梁本紀上》。

榮升,更是殊遇。所以此時的劉勰,可謂一生中最為幸運和輝煌的時期了。

然而,當劉勰苦苦奮鬥、孜孜以求數十載,終於看到希望的曙光之時,這扇希望的大門卻又緩緩關閉了。天監十八年(519年)四月,梁武帝於無礙殿親受佛戒,法名冠達,從而掀起崇佛的高潮,劉勰亦接到詔令:解除步兵校尉之職,與慧震和尚一起,回定林寺編纂經藏。其實,正值梁武帝隆佛之時,把編集經藏的任務交給劉勰,算得上信任之舉。而且,此時僧祐去世不久,令劉勰回到定林寺整理佛經,也是合乎情理之事。然而,這對升任步兵校尉之職剛滿一年的劉勰來説,不能不説是相當殘酷的。

可以想見,回歸定林之路是漫長而又無奈的。遥想三十年前,當劉勰初次踏上定林寺的石階時,雖同樣是無可奈何,甚至是走投無路,但並没有失去希望;他身居佛寺十幾年卻並未剃度出家,正是堅信總有一天會走出佛門,走上輔時報國的人生通衢。未曾料到的是,三十年後竟重返定林寺!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望著定林寺熟悉的僧房,劉勰又當作何感想呢?

對劉勰來説,整理、編訂經藏的任務可謂輕車熟路,用不了太長的時間。但是完成任務以後呢?細思蕭梁王朝對他的態度,劉勰不能不感到與其希望實在是相去甚遠。太子蕭統的"愛接"有加當然並非虚情,然而如上所述,在太子的眼中,劉勰似乎只是一個文人;或者説,其文士的身份更令蕭統感興趣;太子優禮以待者,正因其文才。與太子一起談文論詩,甚至助其編輯《文選》,當然也是一些文人夢寐以求的事情,但卻決非彦和所願。梁武帝對他的注意似乎與蕭統有所不同,但也顯然並未著眼軍國大政而予以安排任用。在隆佛至極的梁武帝的心目中,東宮步兵校尉之職是遠不如整理佛經重要的,這就是劉勰不

得不面對的現實。

從熙熙攘攘的俗世再次沉潛佛國,我們難以揣度劉勰的心境發生了怎樣的巨大變化,但這種變化顯然是存在的。他也許終於真正理解了什麼是佛,理解了人們為什麼要出家,理解了那永不疲倦的暮鼓晨鐘的真正含義。他也許有一種終於參透世事的大徹大悟,但不知他是否會有覺今是而昨非的痛悔?所謂"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樑;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程器》),看來"緯軍國"、"任棟樑"的"奉時騁績"之夢是不可能最終實現了,然而"獨善其身"之路,除了"垂文",更徹底的自然是出家為僧。梁武帝普通二年(521 年),完成整理佛經任務之後的劉勰上表"啓求出家"①。他先用火燒掉了兩鬢之髮,以表明自己出家之念已不可動摇。其實,梁武帝自己都能"捨身事佛",何況他人?劉勰終於穿上緇衣,改名慧地,皈依佛門。出家不到一年時間,劉勰即辭别人世,享年五十六歲。

關於劉勰的卒年,尚有種種不同意見,如李慶甲先生考定:"劉勰,這個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傑出的理論家,他的生年當是公元四六五年左右,他的卒年是公元五三二年,總共活了六十七八歲。"②新版《辭海》就採納了李慶甲先生的意見。實際上,由於資料的缺乏,關於劉勰生平的許多問題,都尚無定論而需要進一步探討。

現存劉勰的著作,除了《文心雕龍》以外,可以肯定的尚有《滅惑論》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兩篇。前者近三千字,是一篇佛學論文;後者二千三百餘字,是一篇碑文。除此之外,中古時期近三萬字的《劉子》一書,也有學者認為是劉勰

① 《梁書·劉勰傳》。

② 李慶甲《文心識隅集》第 9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的著作,這是一個尚待研究的重要問題。

二、《文心雕龍》的樞紐論

《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其結構經過精心安排而部伍嚴整,其理論觀點之間講究次序而回環照應、互相補充而邏輯嚴密,形成一個完整、精密的系統。在中國文藝理論和美學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統而龐大的理論體系的著作,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序志》有云:"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這段話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而言,乃是以道為根本、以聖人為老師、以儒家經典為主體、以緯書為參考、以《離騷》為變體,從而體現出劉勰論文的基本思想;二是就文章寫作而言,"為文"的根本問題,也都包含其中了。研究者一般將起首五篇稱之為《文心雕龍》的總論。筆者以為,還是劉勰所謂"文之樞紐"更為準確,因此,我們將這部分稱之為"樞紐論"。

《文心雕龍》以"原道"開篇,正如紀昀所評:"自漢以來,論文者罕能及此,彥和以此發端,所見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①其實,劉勰對文學現象所作形而上的哲學思考,不僅在六朝文士之上,而且在整個中國古代文論中,也是不多見的。這種思考,也不僅是"明其本然"的問題,而且表徵著文藝觀念的真正自覺,因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原道》之"道",劉勰沒有予以具體規定和說明,而是作為

① 黃叔琳注、紀昀評《文心雕龍輯注》第23頁,中華書局1957年版。

一個既成概念直接運用,也因此引起研究者不同的理解,形成所謂“都是道其所道”①的局面。有人認為指的是儒家之道,有人認為指的是佛家之道,有人則認為指的是道家之道,等等。正如牟世金先生所説:“若不知‘原道’之‘道’為何物,便無‘龍學’可言。”②之所以如此,乃因為“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道”是《文心雕龍》的邏輯起點,是劉勰用以考察文藝現象、探討文藝本質的理論武器,更是《文心雕龍》理論體系的根本。

其實,“道”本是一個平常的概念。《周易·履》謂:“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此“道”乃是道路之意。所以許慎《説文解字》説:“道,所行道也。”可以説甚為平易。由道路之意引申為方向、道理,也是“道”的通常用法。然而,自先秦以來,“道”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成為中國古代哲人用以認識世界、概括天地萬物之産生及其運行規律的一個概念。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道”的含義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世界的本原,是天地萬物賴以産生的根本。老子説:“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③又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④在這個意義上,“道”與中國古代思想中另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氣”是一致的。所以道教著作《雲笈七籤》説:“道即元氣也。”⑤另一部道教著作《性命圭旨》説得更為明確:“道也

① 袁枚《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② 牟世金《〈文心雕龍〉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文心雕龍學刊》第二輯第44頁,齊魯書社1984年版。

③ 《老子》第二十五章。

④ 《老子》第四十二章。

⑤ 《雲笈七籤》卷五十六。

者,果何謂也? 一言以定之曰: 氣也。"[1]在《周易》中,這個産生天地萬物的"道"和"氣"也被稱為"太極":"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2]"道"的另一個含義是指天地萬物運行的法則和規律。《周易》説:"一陰一陽之謂道。"[3]這個"道"便是陰陽相互轉化的規律。《黄帝内經》則説得更明確:"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因為這種陰陽的轉换和變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不可測度的,所以古人有時用"神"來描述"道"的特點,所謂"陰陽不測之謂神"[4]。

可以説,劉勰正是在上述思想背景下使用"道"這一概念的。在寫《文心雕龍》之前,劉勰曾著《滅惑論》批判道教著作《三破論》;但對《三破論》所謂"道以氣為宗,名為得一"之論,他是並不反對的,而且據以作出如下論斷:"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但言萬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又説:"孔釋教殊而道契……梵漢語隔而化通。"顯然,在劉勰看來,無論道家、佛家還是儒家,其立教固然有異,但其終極之理卻是一致的;看上去各有其道、道其所道,實際上不過如盲人摸象、以偏概全而已,所謂"至道雖一,歧路生迷"[5]。那麽,劉勰的這個"至道"和"真境",實際上就是先秦以來中國古代哲學所崇奉的"道"。在劉勰的思想中,這個"道"不屬於哪一家,而是長期以來人們對天地萬物之産生及其規律的概括;其藉以"論文",又有何不可呢?

《原道》開篇而謂:"文之為德也,大矣!"這既是《原道》的

---

① 《性命圭旨・元集》。
② 《周易・繫辭上》。
③ 《周易・繫辭上》。
④ 《周易・繫辭上》。
⑤ 劉勰《滅惑論》。

開篇語,更是一部《文心雕龍》的開卷語。它陳述了這樣一個事實：文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看上去至為平易,實際上起點很高,是對整個"文"的一種概括,它説明了"文"在當時的發展狀況,也標示了"文"的長期歷史積澱過程,更顯示出對"文"這一人類文化現象進行哲學思考的氣度。因為"文"並非從來都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更不是人們從來都承認"文"的巨大作用;只有在文藝的自覺時代、在為藝術而藝術的時代到來時,"文"才成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①;也只有在這時,探討"為文之用心"才成為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真正的理論家開始思考這樣一個看上去十分平常甚至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文"之於人類的意義是什麼呢？人類為什麼會有"文"、何以需要"文"呢？可以説,對這類問題的思考和回答才是真正從哲學的角度審視文藝現象,也才真正標志著文藝理論、文藝觀念的自覺。"文之為德也,大矣"的開篇語,就正是這種思考的開始。所以,劉勰緊接著便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與天地並生者,何哉?"也就是"文"與天地一同產生的原因是什麼呢？這一問題正包含著上述兩個問題,這也就決定了,劉勰要從哲學的高度思考人類的"文"的現象,從而對"文"的本質作出自己的回答。他之所以要借用"道"的概念來"論文",原因也正在這裏。

劉勰説:"夫玄黄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焕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從宇宙混沌到天地分判,日圓月滿,如交替出現的兩塊璧玉,顯示出美麗的天象;山明水秀,如色彩華豔的錦緞,展現出條理清晰的地形。劉勰以為,這都是"道之文"。這個"道",便是中國古代哲學中產生天地萬物的"道"。也就是説,隨著天地萬物之產生,天地之"文"

① 曹丕《典論・論文》。

也就產生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這個天地之“文”,其實質乃是天地之美,是大自然的美。劉勰接著說:“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天上呈現出光輝的景象,地上展露出絢麗的風光,天地之間則出現了富有聰明才智的人類;人是宇宙的精靈、天地的中心,天地尚且各有其“文”,作為天地的主宰,人類之有文也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了。所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便極富邏輯地回答了“與天地並生者何哉”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劉勰對人類必然有文的回答,其著眼點放在了“心”上。正因為人類有“心”亦即具有思想感情,所以才有表達內心世界之語言的產生;有了語言,也便會形成文章。劉勰認為,這同樣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自然之道”亦即自然而必然的道理。這樣,劉勰不僅回答了人類何以有文的問題,而且也從哲學的高度、世界觀的高度,肯定了文的自覺時代到來的歷史必然性,從而形成了符合時代潮流的先進的文藝觀念。

從天地之“文”到人類之文,《原道》初步回答了文何以與天地並生的問題。緊接著,劉勰又推而廣之、生發開來,進一步論證人類之文產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說:

> 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豈無文歟?

不僅天地各有其“文”,而且動植萬物亦無不富有文采:龍鳳以

其豔麗的鱗羽表現著吉祥,虎豹以其華美的皮毛展露出雄姿;五彩雲霞勝過畫工的妙筆,鮮花朵朵不勞匠人的修飾。至於松濤陣陣,猶如竽瑟和鳴;泉流潺潺,仿佛磬鐘齊奏。這些没有意識的東西都有繁盛的文采,作為富有智慧、充滿感情的人類,怎會没有文章呢?人類所以有文的必然之理,可以説講得很充分了。值得注意的是,劉勰這裏的"文"始終與美不可分割,乃是美的同義語;其所表現出的文藝觀念,充分體現出文的自覺時代的先進性。同時,劉勰又一再説明,這個"文",這個"美","夫豈外飾,蓋自然耳",乃是自然而然的美,並不是刻意雕琢、過分修飾的結果;所謂"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文章之美是必然的,又是自然的。這樣,劉勰又毫無疑問地批判了創作中"愛奇"、"浮詭"以至"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志》)的文風。可以看出,劉勰以"道"的精神論文,確乎用心良苦。

在從哲學的高度對人類何以有文的問題進行論述之後,《原道》進入對人文之發展歷程的具體考察。這一考察既是對上述邏輯論證的具體歷史的落實,實際上又貫穿著上述文藝觀念。如果説,劉勰用"道之文"的理論回答了文"與天地並生者,何哉"的問題,那麽,劉勰對人文歷史的考察,就是企圖初步總結出文之"道"。也就是説,既然人類有文是必然的,而這個"文"既是美的又應是自然而不加外飾的,那麽其必然而自然的歷史根據是什麽呢?其具體的面貌又是怎樣的呢?

劉勰的考察是從《周易》開始的。相傳伏羲首先畫了八卦,孔子為了闡述其理而寫了《十翼》,即《彖辭》上下、《象辭》上下、《繫辭》上下、《文言》、《説卦》、《序卦》和《雜卦》,共十篇。其中《文言》乃是對《乾》、《坤》二卦的解釋,劉勰以此而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這裏的"天地之心",亦即天地之心意,與"自然之道"是一致的。劉勰

的意思是説,孔子特地為象徵天地的《乾》、《坤》二卦而作《文言》,豈不證明言之有文乃"自然之道"嗎? 其實,劉勰對《文言》的解釋未免牽强,但其欲為人文産生的必然之理尋找歷史根據的用意是顯然可見的。劉勰以為,不僅《文言》之産生體現了"自然之道"的精神,而且傳説所謂黄河中有龍獻出圖畫而孕育了八卦的産生,洛水中有龜獻出書籍而其中藴藏著治理天下的各類大法,以及所謂玉版上刻有金字、緑簡上刻有紅字等等人文現象,"誰其尸之? 亦神理而已",仍然是"神理"亦即"自然之道"所主宰的。所以,劉勰實際上是將"道之文"的理論落實到了具體的人文産生過程,從而為之找到了歷史的根據。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通過對人文歷史的考察而總結出文之"道"。劉勰從文字的産生談到孔子對"六經"的整理,集中表達了這樣一種觀念: 符合"自然之道"精神的表現人類思想感情的"文",應當是文質彬彬、辭采芬芳,並從而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教育作用的。他説:"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章發展至商周時代,已臻於文質相稱之境;《雅》、《頌》等影響所及,使得富有文采的作品日益增多。到了孔子,則"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其整理"六經",必使其文質彬彬而具有集大成的風範,其抒發思想感情,著成美妙的華章,則産生巨大的感召力,從而實現描寫天地之輝光、開啓世人之聰明的重要作用。可以説,劉勰既是在考察人文發展的歷史,並企圖通過這種考察總結出人文發展的規律,從而找到為文之道,又是在以自己"道之文"的觀念來觀照人文發展的歷史。其結果則是他不僅找到了符合"自然之道"精神的文之"道",而且更找到了集中體現文之"道"理想的代表,那就是聖人。

所以,劉勰説:“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從伏羲到孔子,從八卦之作到《十翼》的闡發,無不根據“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而進行寫作,亦無不遵循“自然之道”的規律而發揮文章的教育作用。從而,聖人成為從“自然之道”到人類之文、從“道之文”到文之“道”的理論中介,所謂“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正是此意。至於聖人如何以自己的作品落實“自然之道”的精神,從而為文章寫作確立具體的原則,則是《徵聖》、《宗經》等篇所要解決的問題了。

《徵聖》之“徵”乃驗證之意。儒家聖人之可“徵”,首先在於其對“文”的重視。劉勰列舉了三個方面:一是“政化貴文”,即在政治教化方面重視文章的作用。孔子稱贊唐堯之世“焕乎其有文章”①,更贊美周代而謂“郁郁乎文哉,吾從周”②,都是“政化貴文之徵”。二是“事績貴文”,即在事業方面重視文章的作用。劉勰舉例説,鄭國的子産因為善於辭令而為國立功,所謂“以文辭為功”;宋國招待貴賓,因賓主談話都富有文采,所以孔子要求弟子記録下來,所謂“以多文舉禮”:這都是“事績貴文之徵”。三是“修身貴文”,即在個人修養方面重視文章的作用。孔子贊揚鄭國的子産,謂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③;談到君子的修養,則説“情欲信,辭欲巧”④:這都是“修身貴文之徵”。值得注意的是,劉勰所談聖人所重視的“文”,無論哪個方面,也都可以説是“美”的同義語。因此,所謂“徵聖”,實際上首先仍然

① 《論語·泰伯》。
② 《論語·八佾》。
③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④ 《禮記·表記》。

是在驗證“自然之道”，證明人類有美的文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其次，通過聖人重文之“徵”，這個美的文更為具體而成為文章寫作的原則了。劉勰説：“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思想内容充實，語言富有文采；感情真摯誠實，文辭巧妙華美：這便是文章寫作的基本原則。所謂“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雅正而又華麗，既有動人的文采又有充實的内容，那麽，“自然之道”便通過聖人而確立起可以把握的為文之法則；所謂“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所謂“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也就確乎實而有徵了。

儒家聖人之可“徵”，更在於其作品堪為文章寫作的楷模。聖人的思想是通過經典表現出來的，聖人的作品更明白無誤地體現著其創作的原則，所以，取法儒家經典乃是學習聖人的必由之路。正因如此，劉勰在《徵聖》之後再寫一篇《宗經》，其宗旨乃是一致的。只不過，《宗經》更深入聖人作品的内部，以總結其具體的寫作特點和創作方法。

劉勰對儒家經典的推崇和贊揚應該説是無以復加了，所謂“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經典乃是永恒的真理、不變的教義。但其具體的特點又是什麽呢？《宗經》説，儒家經典“洞性靈之奥區，極文章之骨髓”，“義既埏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其深入人的靈魂，從而真正體現出文章之精髓；其充分表現人的性情，從而抓住了文章寫作的根本道理。那麽，劉勰的著眼點就決不是儒家之教義而是文章之寫作，是表現人的心靈和性情的美的文了。所以，劉勰通過“宗經”而得出的結論，便是文章寫作的原則和規律。他説：

> 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

六則文麗而不淫。

為文而能"宗經",其文章便可具備六個方面的特點:一是感情深厚而不虛假,二是思想純正而不繁亂,三是敍事真實而不怪誕,四是説理切當而不邪辟,五是文體規範而不蕪雜,六是辭采華美而不過分。可以説,這裏所謂"六義",就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以及"銜華而佩實"的展開和具體化。這樣,劉勰通過"徵聖"、"宗經",最終確立了切實可行的文章寫作的原則。

但是,對以"彌綸羣言"為目的而"論文"的劉勰來説,既然要通過"徵聖"、"宗經"而確立文章寫作的原則,那麽對與儒家經典密切相關的兩個問題,亦不能視而不見:一是如何看待興於西漢而盛於東漢的緯書,二是如何評價在《詩經》之後"奇文鬱起"的楚辭。於是,劉勰在《文心雕龍》的"樞紐論"部分,又寫下了《正緯》和《辨騷》兩篇。

緯書問題之有"正"的必要,是因為緯書乃假託經義之作。它借用孔子之名,宣揚符瑞迷信,以致"乖道謬典"而攪亂了經書。如果不予以撥亂反正,則有可能使真正的聖人及其經典淹没其中,則所"徵"何"聖"、所"宗"何"經",也就難以説得清了。不過,既然"徵聖"、"宗經"的角度是"文"而不是儒家教義,那麽"正緯"的著眼點就更應是文章的寫作了。《正緯》之成為"論文"之作的一篇而非經學著作,正因其最終目的仍然是"文";劉勰説"酌乎緯",其意便是緯書固然要"正",但"正"的目的是為文章的寫作提供參考。《正緯》有云:

若乃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鐘律之要,白魚赤雀之符,黄銀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

緯書中那些關於伏羲、神農、軒轅、少皞等的傳説，關於山水和音樂靈異的説法，關於周武王渡河而有白魚躍入舟中以及武王屋上之火變為赤烏的記載，還有深山出現黄銀和紫玉等祥瑞的傳説，凡此種種，固然荒誕不經，但劉勰以為，其事迹頗為奇特而辭采又相當豐富，雖然對經書無益，卻有助於文章的寫作，以至後世作者經常採用其中一些精彩的部分。那麽，對文章寫作而言，"徵聖"、"宗經"之外，便又有了新的内容；《正緯》之成為"樞紐論"，其意在此。於此我們也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到，劉勰談論一切問題的著眼點都在於"文"，在於"為文之用心"（《序志》）。

楚辭的代表作《離騷》之有"辨"的必要，首先是因為漢代以來對屈原及其作品的不同評價和論争。淮南王劉安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蜕穢濁之中，浮遊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争光可也。"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是相當高的。班固則不以為然，他認為屈原"露才揚己，忿懟沈江"，其作品中的一些内容或與《左傳》不合，或為儒家經書所未載；但又以為"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則認為"《離騷》之文，依經立義"，完全符合儒家經典。其他如漢宣帝、揚雄等人，也都認為楚辭是符合儒家學説的。

《辨騷》在列舉了上述各家之説後而謂："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矣！"也就是説，各家所論皆言過其實而不得要領。那麽，問題在哪里呢？劉勰通過對屈原作品的仔細分析，發現問題的癥結就在於"舉以方經"即依經立論上。他列舉了屈原作品與經典相同的四個方面，也指出了其與經典不同的四個方面，從而得出這樣的結論：

> 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旨，亦自鑄偉辭。……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絶豔，難與並能矣。

劉勰認為，楚辭固然比《詩經》略遜一籌，然而卻是"詞賦之英傑"；其固然有"取鎔經旨"的地方，但更重要的還是"自鑄偉辭"。"舉以方經"者，無論對其褒揚還是貶抑，之所以不得要領，就在於没有看到屈原乃是"自鑄偉辭"，走著與儒家經典不同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論文"先欲"徵聖"、"宗經"的劉勰不僅明確指出了屈原及其作品不能以儒家經典的標準來衡量，而且在此基礎上，給了楚辭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謂其氣勢超越古人而文采横絶後世，認為其驚人的文采和絶妙的藝術，没有誰可以與之並駕齊驅。

從而，劉勰對"騷"之"辨"，不僅是辨别漢代以來各家的評論，更重要的是對屈原作品本身的辨别。通過這種辨别，劉勰發現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楚辭的"變"，《序志》所謂"變乎騷"，正是指明了這個問題。漢代諸家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之所以不得要領，正在於不懂得其"變"。這個"變"，當然是相對於儒家經典的"變"。劉勰不僅認識到了這一"變"，而且充分肯定了變化之後的楚辭，這並非説明劉勰改變了"徵聖"、"宗經"的宗旨，而是再一次證明，他的著眼點是"文"，是文章的寫作。由對《離騷》之"辨"而識其"變"並予以肯定，則意味著，劉勰對文章寫作原則的認識，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他説：

> 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

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這裏,劉勰已經把《楚辭》和《詩經》並列而論,一個是"奇",一個是"貞"(正);一個是"華",一個是"實"。也就是説,作為儒家經典的《詩經》,其風格在於平正、實在;與儒家經典不同的楚辭,其風格則是奇偉、華麗。劉勰認為,如果能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既有奇偉的氣勢而又不失平正的格調,既有華美的詞采而又不失樸實的文風,那麼馳騁文壇便易於反掌,何須再向司馬相如和王褒這些辭賦家借光討教呢?

綜上所述,《序志》所謂"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實際上是在論述文學本質的基礎上,確立了文章寫作的法則,乃是劉勰的文學本質論和創作原則論。從對文之"原道"的探討,可以看出劉勰至少從以下五個方面對文的本質作出了規定:第一,文是美的,所謂"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豈無文歟",這個"文"乃是"美"的同義語。第二,文章之美在於表現人的心靈世界,所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所謂"有心之器,豈無文歟",人類必然有美的文是因為人類獨具思想感情。第三,文章之美應當是自然而不加"外飾"的,所謂"自然之道",所謂"夫豈外飾,蓋自然耳",所謂"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皆為此意。第四,文章之美的理想是文質彬彬、辭采芬芳,也就是要充分把握藝術之美的"度",做到無過無不及,所謂"文勝其質",所謂"金聲而玉振"。從而,第五,這種"文"便具有了巨大的藝術感染力和教育作用,所謂"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應當説,劉勰對文之本質的認識既站在了時代文藝的制高點上,從而體現出文藝自覺時代先進的文藝觀念,又矯正了文章寫作中過分注重形式的雕琢而使得文章流於"訛濫"的傾向,為文藝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正確的道路。通

過"師乎聖,體乎經",劉勰找到了所謂"六義"的基本原則;通過"酌乎緯,變乎騷",劉勰總結出"酌奇而不失其貞,翫華而不墜其實"的寫作要求。合而觀之,應當説劉勰之文學本質論以及創作原則論的内容是豐富而具體的。

三、《文心雕龍》的文體論

從第六篇《明詩》至第二十五篇《書記》的二十篇,劉勰稱之為"論文敍筆",研究者通稱之為文體論。《總術》有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從《明詩》至《哀弔》的八篇論述"有韻之文",從《史傳》至《書記》的十篇論述"無韻之筆";介於《哀弔》和《史傳》中間的《雜文》、《諧讔》兩篇,所論文體則兼有"文"、"筆"兩類。從"論文敍筆"二十篇的篇名看,劉勰便論及詩、樂府、賦、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讔、史、傳、諸子、論、説、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等三十四種文體,其中一些文體還分若干子目,如《雜文》便述及"對問"、"七發"、"連珠"等多種形式,《書記》一篇則除對書牘和箋記作重點論述外,還對各類"筆劄雜名"一一予以考察,達六類二十四種之多。可以説,劉勰對當時的文體搜羅殆盡而使其"論文敍筆"成為文體論的洋洋大觀。

劉勰"論文敍筆"的方式,《序志》篇有明確的説明:"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即追泝各種文體的起源並考察其演變,解釋文體的名稱和含義,評述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概括各種文體的寫作經驗並總結共同的文章寫作之道。以如此全面而系統的方式考察各類文體,便使《文心雕龍》的文體論首先具有了相對獨立的意義,即成為一部分體文學史。我們試以文體論之首《明詩》篇為例,一窺其分體文學史的

面貌。

《明詩》首先“釋名以章義”:“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有些研究者以為,劉勰對詩的解釋没有什麽特點和創見,實乃似是而非之論。劉勰首先引用《尚書・堯典》和《毛詩序》對詩的定義,其用意甚深。作為中國古代詩論的“開山的綱領”①,《尚書・堯典》的“詩言志”較為明確地概括了詩的特徵;但先秦時期所謂“詩言志”之“志”,主要是指志意或抱負,與後世所謂思想感情並非完全一致。漢代的《毛詩序》則把“志”和“情”統一起來,提出“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②,使得“詩言志”有了新的内容。劉勰既引“詩言志”之説,又引“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之論,正是將二者統一起來為論;所謂“舒文載實”,這個“實”便是包含“志”和“情”的人的整個心靈世界,詩就是用語言文辭來表現這個“實”。正因如此,詩才能“持人情性”,即影響、培養和陶冶人的情性。所以,劉勰對詩的解釋可以説是高屋建瓴的,簡潔而又準確,抓住了詩歌的本質特徵。

“釋名以章義”之後,劉勰將“原始以表末”和“選文以定篇”結合進行,對詩的發展演變進行了詳細考察。談到詩的起源,劉勰説:“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不僅明確地將情和志合而為一,而且以“自然之道”的理論解釋詩的産生,認為心有所感而發為吟詠乃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時,劉勰通過對早期詩歌的考察,又認識到其“順美匡惡,其來久矣”,也

① 朱自清《詩言志辨》,《朱自清説詩》第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毛詩序》。

就是詩歌從來就是兼具贊美和批判兩種功能的。先秦詩歌的代表作品當然是《詩經》和《離騷》,因為《詩經》不僅是詩而且是儒家經典,劉勰在《文心雕龍》的許多地方都要提到它,而《離騷》則有專篇論述,所以這裏對詩、騷的論述都較為簡略。劉勰説:"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從商代至周代,《詩經》之作已經相當成熟:《國風》、《小雅》、《大雅》和《頌》這四個部分光輝燦爛,而"風"、"賦"、"比"、"興"、"雅"、"頌"這六種表現手法的廣泛運用,更使其内容精深。需要指出的是,劉勰這裏所謂"六義",研究者往往按照唐代孔穎達對《毛詩序》的解釋,將"風、雅、頌"作為《詩經》的體裁,將"賦、比、興"作為《詩經》的表現手法。實際上,將《毛詩序》作為一個整體的"六義"説,分解為體裁和表現手法,是不符合其原意的。"六義"所指其實皆為《詩經》的表現方法,劉勰乃是繼承了《毛詩序》的説法,認為正是這六種表現方法的運用,使得《詩經》博大精深。很顯然,劉勰對《詩經》的評價是極高的。論及《離騷》,劉勰特別指出:"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認為《離騷》是諷刺怨恨之作,應該説是符合屈原作品思想内容的實際的。這也就是詩之"順美匡惡"中所謂"匡惡"的作用了。

對漢代詩的考察,劉勰以五言詩為重點,可以説抓住了詩歌發展的根本之處。關於五言詩的起源,劉勰通過歷史的考察,認為"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是符合五言詩發展的歷史實際的。對漢代五言詩的代表作《古詩十九首》,劉勰給以高度評價:"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認為其文體規範而不隨意,既能婉轉而真實地描寫客觀景物,又能哀感而深切地表達心靈世界,從而成為兩漢五言詩的"冠冕"之作。劉勰之説,早已成為文學史上的不易之論。建安時期的詩歌創作,劉勰以"五言騰躍"來概括,可謂恰如其分。

既有曹丕、曹植兄弟“縱轡以騁節”，更有王粲、徐幹、應瑒、劉楨等“望路而争驅”；他們留連風花雪月，遨遊清池幽苑，敍述恩寵榮耀，描摹暢飲集宴，形成“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的一代詩風。其寫作特點則是“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晳之能”，無論抒懷敍事，還是寫景狀物，他們不追求纖細的技巧，只圖能明白暢達。劉勰對建安文學的論述，早已為文學史家們所接受。建安之後的正始文學，由於政治的黑暗而呈現出逃避現實的傾向，所謂“正始明道，詩雜仙心”；而其代表作家嵇康和阮籍則各有自己的創作特點，劉勰謂之“嵇志清峻，阮旨遥深”，用語簡潔而又相當準確地概括了二人的詩風。

西晉的詩風，劉勰以“輕靡”二字概括，認為雖有“張、左、潘、陸，比肩詩衢”，但其“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只以字句的講究和文辭的麗靡為能事了。此評雖略嫌苛刻，但其對詩風大勢的把握則是不錯的。需要指出的是，這裏的“張、左、潘、陸”，研究者往往等同於鍾嶸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①，其實不確。劉勰所指乃是張華、左思、潘岳和陸機等四人，與鍾嶸之説不完全一致。西晉既如此，東晉的詩歌則是“溺乎玄風”，玄言詩充斥了詩壇。所謂“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玄言詩人們譏笑對時務的關心，推崇忘卻世情的空談；劉勰認為，只有郭璞的《遊仙詩》算是當時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詩歌，對前代詩風既有繼承，也有革新，其趨勢是“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即玄言詩淡出詩壇而山水詩方興未艾。宋代詩歌的寫作特點則是“儷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概括是極為準

① 鍾嶸《詩品序》。

確的。

在對歷代詩歌詳細考察的基礎上，劉勰進行所謂"敷理以舉統"：

> 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鑒；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圓通。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以為易，其難也方來。

因為《詩經》主要是四言詩，所以劉勰謂四言為"正體"；五言詩是發展變化後的體裁，謂之"流調"；一為源，一為流，並無明顯的褒貶之意。劉勰以為，四言詩的主要風格是"雅潤"，即典雅而潤澤；五言詩的主要風格是"清麗"，即清純而華麗。其主要區別在於四言詩較為質樸，而五言詩較為華麗；所謂"華實異用，惟才所安"，作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作出選擇。重要的是"隨性適分"，即作者應當著眼於自己的個性特點而選擇體裁，從而發揮所長，取得創作的最大成功。應該説，劉勰對詩歌文體風格及其與作家關係的認識，既是貼近實際的，也是超越前人的。

從《明詩》一篇我們可以看出，《文心雕龍》的文體論確是一部空前的分體文學史；其澤被後世文學史研究，非一代也。不過，對《文心雕龍》而言，文體論不是獨立的，而是其體大思精的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文體論的重要理論意義，更在於它與"剖情析采"的創作論是息息相關而不可分割的。正如周振甫先生所指出："他的創作論，就是從文體論裏歸納出來

的；他的文學史、作家論、鑒賞論、作家品德論，也是從他的文體論中得出來的……没有文體論，就没有創作論、鑒賞論等，也没有文之樞紐，没有《文心雕龍》了，所以文體論在全書中是很重要的部分。"①

其實，對文體論和創作論這種密不可分的關係，劉勰自己有明確的説明。《總術》有云："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陸機在談到《文賦》的寫作時説，希望自己對"作文之利害所由"的探討，能够幫助人們"曲盡其妙"；劉勰所謂"號為曲盡"，即指陸機此言。但是，陸機著重論述的乃是寫作的種種技巧，所謂"泛論纖悉"，所謂"巧而碎亂"，實際上難以做到"曲盡其妙"。那麽，問題在哪里呢？劉勰指出，《文賦》的缺陷在於"實體未該"，也就是陸機的文體論不够完備。《文賦》只論及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説等十種文體，謂其"實體未該"可謂不誣。陸機在《文賦》中也説過："體有萬殊，物無一量。"李善的注解是："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衆物之形無一定之量也。"②《文心雕龍》之所以用二十篇的篇幅"論文敍筆"，就是要窮盡"文章之體"的"萬變之殊"，從而找到正確的為文之術。正如《總術》所説："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所謂"圓鑒區域"，就是全面考察各種文體；所謂"大判條例"，就是明確總結寫作法則。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總結和昇華。所謂"文場筆苑，有術有門"，為文之術不僅是"剖情析采"的創作論的問題，同樣是"論文敍筆"的文體論的問題；所謂"文體多術"，離開了"論文敍筆"，"術"便無從談起。如前所述，文體論的所謂"敷理以舉統"，既是對各

① 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49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② 李善《文選注》卷十七。

種文體之術的總結,更是在此基礎上總結共同的為文之道;而整個"剖情析采"的創作論,其實正是對整個"論文敘筆"之文體論的"敷理以舉統"。没有"論文敘筆"就難以"剖情析采",没有文體論就没有創作論,也就難以找到真正的為文之術,最終便難以"控引情源"而"制勝文苑"了。文體論之於《文心雕龍》理論體系的重要,正在這裏。

四、《文心雕龍》的創作論

從第二十六篇《神思》到第四十四篇《總術》的十九篇,劉勰稱之為"剖情析采",乃是《文心雕龍》的創作論,歷來受到研究者的重視。應該説,這不是偶然的。"論文敘筆"的文體論本就既著重於每種文體的寫作之道,更放眼於整個文章的創作通途;而所謂"彌綸羣言"(《序志》),正是要在"論文敘筆"的基礎上尋找文章寫作的大道通衢。《總術》有云:"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奥,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如果不能截斷彎曲交錯的樹根,那就無法考驗刀鋸是否鋒利;如果不能剖析為文的精理奥義,那就算不上通達之才。劉勰認為,要想成為通才,重要的是懂得"術",也就是文章寫作的方法。所謂"文場筆苑,有術有門",既説明文體論之於"術"的重要,更説明整個"文場筆苑"亦即文章的寫作有其"術"在;所謂"總術"正是點明這個問題,而整個"剖情析采"的創作論也正是對這個"術"的研究。王運熙先生曾指出,從《明詩》到《書記》的二十篇,"更確切地説,應稱為各體文章寫作指導,因為其宗旨是闡明寫作各體文章的基本要求",而從《神思》到《總術》的十九篇,"更確切地説,應稱為寫作方法通論,是打通各體文章,從篇章字句等一些共同性的問題來討論

寫作方法的"①。應當説,這是很有道理的。

創作論的第一篇是《神思》,研究藝術構思問題,研究者幾乎公認為《文心雕龍》創作論的"總綱"。之所以如此,除了因為藝術構思在創作中的重要作用外,主要是根據劉勰在本篇所謂"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的説明。其實,這兩句話不過是説明"神思"乃是創作過程之始,並不表明《神思》一篇乃是創作論的"總綱"。創作論的理論體系可以説是《文心雕龍》理論體系的主要内容,而其"總綱"應當是體現其核心觀點的篇章;作為主要研究藝術構思問題的《神思》篇,儘管十分重要,但還不能承擔所謂"總綱"之任。筆者以為,《文心雕龍》創作論的"總綱"乃是《情采》篇。

劉勰以"剖情析采"概括《文心雕龍》的創作論,正表明他對文章寫作基本問題的認識;所謂"萬趣會文,不離情辭"(《鎔裁》),創作理論所要研究的問題固然很多,但不出"情"和"辭"的範疇。因此,《情采》篇既是集中探討情、采問題的專論,更體現出劉勰對文學創作基本問題的認識,正是《文心雕龍》之創作論的"總綱"。

長期以來,之所以忽視《情采》篇作為《文心雕龍》之創作論"總綱"的地位,蓋因多數研究者以為本篇所論乃作品之内容與形式的關係。"情采"之"情"屬於内容的範疇,"情采"之"采"屬於形式的範疇,劉勰本篇所論也確實涉及了二者之關係,因而很容易讓人得出本篇乃論述内容與形式之關係的結論。但實際上,《文心雕龍》是"言為文之用心"之作,即如《原道》這樣充滿哲學色彩的篇章,也仍然立足於"文"的歷史和現實而探討其本

① 王運熙《〈文心雕龍〉的宗旨、結構和基本思想》,《文心雕龍探索》(增補本)第11、1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質;至於現代文藝理論中所謂内容與形式之關係這種一般的理論問題,劉勰大概是没有興趣在創作論中作一專論的。作為創作論的"總綱",《情采》一篇乃是劉勰對文章特徵的把握,體現了劉勰對文章寫作基本問題的認識。

《情采》開篇而謂:"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這突兀的發問就表明劉勰决非泛泛而論内容與形式之關係。《論語》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①以此而論"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都是因為具有文采,顯然重在表明劉勰自己的觀點,那就是所謂"文章"便意味著文采,也就是意味著美。"非采而何"的有力反問,實際上肯定了魏晉南北朝所謂"為藝術而藝術"之傾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表明了劉勰對文章基本特點的認識。同時,從行文來説,則是劉勰經常運用的欲擒故縱的論述方式。文采之於文章的重要性是毫無疑問的,關鍵是重要到什麽程度?"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當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劉勰既以文章"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志》)而欲"極正歸本"(《宗經》),那就必須指出其所存在的弊端。所有這些,都要聽劉勰慢慢道來了。

他説:"夫水性虚而淪猗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水的特性是虚柔,所以可以産生波紋;樹木的特點是堅實,因而可以開放花朵:以此而論,文采必須依附於特定的實物。虎豹之皮如果没有了斑紋,便與犬羊之皮没有分别;犀兕之皮非常堅硬,但要美觀就需塗以丹漆:以此而言,特定的實體也要依賴於文采的修飾。這番形象而生動的比喻,確是正確地説明了内容與形式的相互關係。但這只是鋪墊,劉勰真正要説明的問題還

① 《論語・公冶長》。

在下文:"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迹之中,織辭魚網之上: 其為彪炳,縟采名矣。"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描繪事物的種種形象,運用語言文字進行文章寫作,其所以能够光輝燦爛,就因為豐富的文采。也就是説,没有華美的文采,"文章"也就不存在了,正是"非采而何"! 這樣,劉勰在一般的文質關係的基礎上,突出文采之於文章的重要性,既表明他對文章自身特點的充分注意,更表現出他對所謂"為藝術而藝術"之時代傾向的特别重視。

既然文采之於文章如此重要,那麽要認識文章的特點,就必須對其作進一步的分析。所以劉勰接著説:"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 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這裏的"立文之道"並非文章寫作之道,而是説文采成立之道,是説文采有種種不同。有"形文",這是繪畫的文采;有"聲文",這是音樂的文采;有"情文",這才是文章的文采。這些"文"指的都是文采,也就是美。與繪畫和音樂相比較,文章寫作之文采的特點在於它是"情文",是人的感情的載體,所謂"五性發而為辭章"。實際上,以現代文藝理論的觀點看,不僅文學創作是"情文",繪畫、音樂也同樣是"情文"。但在文學藝術發展的早期,繪畫和音樂首先以其突出的色彩美和聲音美而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與之相比,文章寫作之表現人的感情確是更顯突出。不過,更重要的是,劉勰的著眼點在於説明文章之"文"的特點,那就是表情之文。這樣,劉勰雖一再强調"采"的重要,但這個"采"卻並非僅僅是藝術的形式問題,而是離不開作者之性情、且以感情為根本的。正因如此,劉勰强調"文質附乎性情",也就是文采("文質"是複詞偏義)是以性情為依託的;而反對"華實過乎淫侈",也就是華麗("華實"亦是複

詞偏義)過分而至於泛濫。從而,文采在文章寫作中的地位便明確了:

>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紅粉、青黛當然是用來修飾人的面貌的,但所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①的神采卻只能來自人固有的姿容;文章也一樣,文采是用來修飾語言的,但文章的出色卻必須以情性為根本。這就猶如織布,性情乃是文章的經綫,而文辭則是文章的緯綫。只有首先確定了經綫,然後才可織以緯綫;只有以性情為根本,文辭才可光彩煥發。這種所謂"立文之本源",既是文采運用的根本原理,也是文章寫作之根本原理。

如前指出,《文心雕龍》之作乃著眼"為文之用心"而不發空論,作為創作論之"總綱"的《情采》篇更是有著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劉勰以欲擒故縱的筆法,首先肯定文采之於文章寫作的重要性,然後講出一番文采離不開性情的毋庸置疑的道理,實際上便表明了這樣一種觀念:文章以表現作家的思想感情為根本,文采的運用是為了更好地表達感情。可以説,這是一種"情本"論的文學觀。如此,劉勰的"情采"論便又回到了《序志》所謂"論文"的出發點,那就是批判不良文風,使文章寫作步入正確的坦途。當然,這種批判自然是從"情采"論的角度著眼的。他説:

---

① 《詩·衛風·碩人》。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

從"情采"的角度著眼，劉勰認為文章寫作有"為情而造文"和"為文而造情"的不同。《詩經》之作，是由於作者内心充滿了憂憤之情，發而為詩章；辭賦家們則相反，他們内心並無鬱悶之情，卻虛張聲勢而夸大其詞，藉以沽名釣譽，乃是為了寫文章而無病呻吟。"為情而造文"之作，文辭精煉而情感真實；"為文而造情"之作，過分華麗而文采泛濫。劉勰認為，後世的一些作者，更是拋棄《詩經》的創作傳統，而以辭賦為師，結果表現真情之作愈來愈少，追逐文采之作越來越多。一些人明明志在高官厚禄，卻大唱隱逸之歌；明明心繫世間俗務，卻歌頌世外閑情。真情實感蕩然無存，文章所寫與内心所想完全相反了。劉勰借用生動的比喻説，"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①，那是因為樹上結滿了果實；"男子樹蘭，美而不芳"②，那是因為種花之人缺乏愛花之真情。劉勰飽蘸筆墨寫道：微不足道的草木，尚且需要真情、依

① 《史記・李將軍列傳》。
② 《淮南子・繆稱訓》。

賴果實，何況原本就以表現真情為根本的文章？如果筆下所寫與心中所想相反，這樣的作品又有何用？一部《文心雕龍》，劉勰從不同的角度，屢次批判文章寫作中的不良風氣，可以説皆各有其理，而從"情采"角度的這種分析和批判則最具説服力和感染力。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劉勰抓住了文章寫作的根本問題，準確地把握了文章表現思想感情的特徵，從而立論堅實有力、擊中要害而一針見血。在這裏，劉勰也毫不含糊地再次表明了他的"情本"論的文章觀。《情采》篇之作為《文心雕龍》創作論的"總綱"，應當説是名副其實的。

《情采》篇確乎相當全面而深刻地表達了劉勰對文章特徵的認識：文采之美對文章而言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必需的，所謂"言以文遠"；然而，"聯辭結采，將欲明理"，舒文布采的目的是表現作者之情，所謂"情者，文之經"，所謂"為情而造文"；否則，文采不僅是没有用的，所謂"繁采寡情，味之必厭"，而且"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文采越多反而越使作品的内容模糊不清了。在對文章特徵予以正確把握的基礎上，劉勰指出了文章寫作的正確道路：

> 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設模"也就是設定一個模式。《定勢》説："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所以這個所謂"模式"，也就是由文體之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風格傾向。"設模"、"擬地"二句互文足義，是説作者首先要把握住自己所用文體的風格傾向，並以此為基礎，安排作品的内容，也就是作者所要表現的思

想感情應與文體的風格要求相一致。如《明詩》所謂:“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這裏的“清麗”和“雅潤”便各為四言詩和五言詩的文體風格傾向。如果作者要表現一種典雅而潤澤之情,那麽就可以選擇四言詩體,以此作為自己創作的基礎,這就是所謂“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考慮如何以豐富的文采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就是“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最終則要體現“情采”論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形式華美而不掩蓋作品的内容,文采豐富而更能充分表現作者的思想感情,所謂“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文采與感情互為生發、相得益彰,從而達到文質彬彬、情采芬芳的理想境界。可以説,《文心雕龍》的創作論正是圍繞這一中心而展開論述的;創作論的全部問題,都是為了實現這一文章寫作的最高目標。

文章的寫作從感情的産生開始。作者之情不是憑空産生的,而是受到外物的感召,所謂“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詩》),這是文章寫作的規律。《文心雕龍》的創作論以《神思》開篇,正是要總結這一規律。藝術構思乃文章寫作之始,所謂“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這是《神思》列創作論之首的直接原因。但就藝術構思本身而言,其基本問題又是什麽呢? 這可能就是言人人殊的問題了。劉勰以為,“思理為妙,神與物遊”,這才是《神思》為創作論之始的根本原因。作者藝術構思的突出特點,在於作家之精神與客觀之物象一起活動。實際上,之所以能够“神與物遊”,乃是因為作家之“神”與自然之“物”産生了共鳴,也就是外界景物引發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所謂“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没有作者思想感情的激動,是不可能“神與物遊”的,所謂“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所以,藝術構思的過程必然是“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

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這樣,作為創作過程之始的藝術構思,就貫穿了作者充沛的感情。

作為"情本"論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所謂"文辭盡情",也就是語言文采的運用,是為了充分表現作者的思想感情。實際上,"情"固然為"本",但只有表現為語言文辭,才能形成文章,所以"情"和"辭"是難以分開的。正因如此,劉勰論述以情為本的同時,幾乎都要談到"文辭盡情"的問題。這一"文辭盡情"的過程,從藝術構思階段就開始了。劉勰説"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也就是外界景物訴諸人的感官,並引起人的感情,而最終要靠語言描繪出來,所謂"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但"樞機"之"通"是並不那麽容易的,所謂"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當作者提筆之時,氣勢充沛、文思泉涌;而一旦成篇,卻與原先所想相差甚遠。那麽"文辭"如何"盡情",就是一個關乎文章寫作成敗的極為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劉勰何以要在創作論中以相當大的篇幅論述語言運用的種種技巧問題的原因。

與《神思》密切相關的一個篇章是《物色》。本篇在《文心雕龍》中的位置頗有争論,但其内容屬於創作論則是大多數研究者的共識。如果説,《神思》是從藝術構思的角度談到作者感情的産生問題,那麽,《物色》則可以説是專門描述大自然對作家的感召了。劉勰之所以極為看重自然景色對作者的感召作用,是因為"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奥府",大自然乃是作者情思的重要源泉。當然,這裏也同樣有一個"文辭盡情"的感情表現的問題,所以劉勰説:"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作家的感情隨著外界景色的變化而變化,語言文辭就要表現這種豐富多彩的思想感情。這樣,《物色》篇雖以極為生動的筆調描述了自然界四季景色對詩人的深情觸動,卻仍然落實到了如

何描摹這種種感情的問題，所謂“以少總多”，所謂“善於適要”等等，就都是具體的描寫方法。

《神思》之後的《體性》是所謂藝術風格論，劉勰的研究仍然是從感情的表現入手的。他説：“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人們内心産生某種思想感情，就要用語言表達出來，這是一個從隱藏至顯露、由内在到外在的表現過程。然而，人們先天的才華和氣質不同，人們後天的學識和愛好也不同，這既決定於人的性情，又受制於環境的陶冶，從而便有了紛紜複雜的各種文章。所以，藝術風格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感情的表現問題，不同的感情表現是形成不同藝術風格的關鍵。劉勰也正是這樣説的：“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儘管文壇波詭雲譎而變化萬千，但具體到每一個作家，其作品文辭和内容的出色或平庸，總是同其才華之高下相一致；其作品文氣和格調的剛正或柔婉，總是決定於他的血氣；其作品事理及意義的淺顯或深刻，總是同其學識之貧富成正比；其作品文體及風格的雅正或流俗，總是以其愛好為轉移。不同的作者按各自的本性來創作，其作品的風格也就猶如各人的面孔，彼此互異。因此，無論藝術風格如何繁花似錦，只要從“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的根本入手，則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找到其中的規律。劉勰一方面説“筆區雲譎，文苑波詭”，另一方面卻又把藝術風格歸結為區區八種類型，所謂“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正因其抓住了文章寫作的根本問題。

《體性》之後是《風骨》篇。關於《風骨》的主旨，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但“風骨”乃是劉勰對文章的某種規定和要求，則

可以説是已有的共識。這種規定和要求,其對象實質上是文章所表現的感情。劉勰説:"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作者情動於中而欲一吐為快,必然首先具有感化的作用;展紙落墨而著成文章,也就必然體現某種力量。所以,所謂"風骨",乃是對作品思想感情的一種規定和要求,它要求作品應當具有感人至深的藝術力量。所謂"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情志與風教相伴,語言與骨力比並,只有作品具有"風骨"之力,才能為人們所喜愛。這樣,劉勰就賦予了"風骨"規範感情的作用和意義。從而表明,文章寫作以情為本固然毋庸置疑,但人的思想感情紛紜複雜,所謂"人稟七情";作品思想感情的表現就不應任性而為、隨意所之,而是應當有所規範、有所制約。質言之,就是要有自己的藝術理想和追求。所以,"風骨"論乃是劉勰從"情本"論出發的藝術理想論。這一藝術理想論,既建立在"情本"論的基礎之上,同時,又使得劉勰的"情本"論得以深化和發展,從而具有了更為豐富而深厚的内容。

《風骨》之後的《通變》,也是一個頗有争論的問題。但劉勰在本篇的"讚"詞是觀點明確而無可争辯的,那就是:"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文章的發展循環往復,每天都有新的成就;只有不斷地創新才能持久長遠,只有融會貫通才能生生不已。這種著眼"日新其業"的"通變"觀,可以説是劉勰的卓見之一;而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具體的"通變之術",則同樣十分精彩,那就是:"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之振翼,乃穎脱之文矣。"劉勰强調,必須根據自己的情志對古人的作品進行融會貫通,更要從作者的個性出發進行不斷的創新。只有這樣,才能使作品的文采猶如奮飛的彩虹,其光芒就像展翅的鳳凰,從而産生出類拔萃的不朽篇章。所謂

“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正是“情本”論在“通變”觀中的貫徹;而所謂“采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之振翼”,既説明以情為本的原則與“文辭盡情”密不可分,同時也表示,只有真正貫徹以情為本,才算真正領會了“通變”之要義。

《通變》之後是《定勢》篇,要求文章的寫作必須遵循文體的特點和規範。文體的風格特點相對而言應是較為客觀的,但劉勰卻恰恰從作者的主觀之情説起:“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作者的情志各有不同,因而文章的寫作手法也多種多樣,但無不根據自己所要表現的感情特點確立某種文體,並依據這種文體的特點形成整個作品的基調。這樣,劉勰對文體風格特點的研究就不再是泛泛而談,而是著眼作家具體創作過程的生動活潑的文體風格論了。我們説,《文心雕龍》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論氣魄,卻又決非乾巴巴的“文藝學概論”,而是具有充分實踐品格的活生生的理論著作;尤其是它的創作論,理論上的“深得文理”自不必説,其深入創作過程的實踐精神更是有目共睹。而之所以如此,除了劉勰深諳文章寫作之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情本”論的文學觀在創作論中的貫徹。即如《定勢》這樣看似純粹的理論問題,一旦劉勰納入其“情本”論的體系之中,便立刻具有了源頭活水而搖曳多姿。所謂“繪事圖色,文辭盡情”的著名論斷,正是在本篇提出的。

上述諸篇,劉勰從感情之産生,談到文章風格的形成,以至感情表現的原則,等等,對文章寫作中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進行了探索;這種探索既立足於以情為本的根本主張,又時刻注意“文辭盡情”的問題,從而使得這些論述既有相當的理論深度,又具有充分的實踐品格。正是在此基礎上,劉勰以《情采》篇進行歸納和總結,提出了創作論的“總綱”。《情采》之後,劉勰進入如何表現感情問題的技術探索,也就是專門研究“文辭”如何

“盡情”的問題。

《鎔裁》篇是這一研究的開始。本篇開宗明義而謂:“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也就是說,作者一旦確定了適合表現自己思想感情的某種文體,那就要進入具體的舒文布采的創作過程了。這一過程千變萬化,乃是相當複雜的。劉勰説:“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檃括情理,矯揉文采也。”他認為,首先要確立或剛或柔的作品風格基調,同時要注意適應時代的發展而進行創新。作品的風格基調雖然一定,但有時會因意緒紛紜而有所偏離;適應時代的發展進行創新是没有一定之規的,所以文辭的運用就可能繁多而雜亂。凡此種種,劉勰以為,其關鍵所在,就是要作好規範和剪裁的工作了,即規範作者的思想感情表達,矯正、推敲文采的運用。因此,《鎔裁》篇既承接上述諸篇所論,又自然過渡到具體寫作方法的探討;可以看出,《文心雕龍》創作論的體系乃是相當精密的。

從《聲律》到《練字》的七篇,一般認為就是《序志》所謂“閲聲字”;但實際上,《練字》之後的《隱秀》、《指瑕》和《養氣》三篇,也主要是對感情表現技巧問題的探究。所謂“閲聲字”,只是一個大致的説明。所以,劉勰實際上用了十餘篇的篇幅來論述“文辭”如何“盡情”,可謂煞費苦心了。所謂“《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真正是名不虛傳的。

劉勰對種種藝術技巧的探索不僅皆各有其理而具有切實可行的指導意義,而且諸如“聲律”、“章句”、“麗辭”、“事類”、“練字”等等這些看上去純屬形式因素的問題,實際上既是魏晉南北朝這一“為藝術而藝術”的時代人們所普遍關注的問題,更是著眼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實踐的重要理論成果,其不容忽視是毫無疑問的。就創作論的理論體系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劉勰對這

些形式技巧的探索,並没有忘記以情為本的指導思想。如論“章句”,劉勰説:“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 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對作品的思想感情作出一定的安排就是“章”,對作品的語言文辭進行一定的佈置就是“句”,所以“章”即“明”,也就是使作者的思想感情得以明確,“句”即“局”,也就是使作品的語言文辭得以分界。顯然,“章”和“句”所指範圍是不同的,但“分句”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明情”,則二者就有了密切的聯繫,所謂“衢路交通”,它們是相通的。劉勰這種對“章”和“句”的解釋,就完全和表現作者的思想感情聯繫起來了。再如論“麗辭”,劉勰説:“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所謂“麗辭”,也就是語言的對偶,本屬形式技巧問題;但劉勰以為,大自然賦予萬物的形體,本來就是成雙成對的,所以“事不孤立”乃是自然而必然的。這樣,作品中“麗辭”的運用,也就不再是可有可無的形式技巧問題,而是順應人的思想感情表現的必然要求,所謂“心生文辭”而“自然成對”;同時,這種“自然”的要求又顯然避免了刻意的人工雕琢,從而使對偶這種藝術表現手法完全服從於以情為本的基本觀念。其他如論文章中典故運用及文辭徵引的《事類》篇、探討寫作中如何運用文字的《練字》篇等等,劉勰亦無不貫徹其以情為本的主張;也就是説,無論事類的運用還是文字的錘煉,都是為了充分表現作者的思想感情。

在對各種藝術表現手法的運用進行了詳細探索以後,劉勰以《附會》篇加以總結,所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也就是總括文章的條理,使首尾呼應;決定一篇的取捨,使上下貫通;把全篇組織成一個有機的

整體，做到内容豐富而中心突出。劉勰説，這就像蓋房子，材料已經準備好，就等築基建造了；又如做衣服，布料已經裁好，只待細針密縫了。在這一"附辭會義"的"彌綸一篇"的過程中，作者所應遵循的原則是："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鯁，辭采為肌膚，宫商為聲氣。"文章猶如人體，作品中的情志就像人的神經中樞，作品中的事理就像人的骨幹，文章的辭采就像人的肌膚，文章的音韻就像人的聲音。所以，一方面，種種藝術技巧的講究乃是必需的，是不可或缺的，是作為整體文章的有機組成部分，就像人體不能缺少了"肌膚"和"聲氣"一樣；另一方面，藝術技巧的運用又必須圍繞情志的表現這一中心，"文辭"是為了"盡情"，就像人體的每個部分都接受神經中樞的指揮一樣。

《附會》之後的《總術》篇，既是整個創作論的總結，又放眼文體論和創作論的關係，從總體上對"論文敍筆"和"剖情析采"兩個部分加以貫通。從《神思》至《總術》，從作者感情之産生到一篇文章之完成，劉勰深入具體的創作實踐，全程描繪了文章産生的過程，從而也完成了創作論理論體系的建構。這一"以情為本，文辭盡情"的"情本"論的創作論體系，既立足於窮搜"文場筆苑"的文體論，具有深刻的實踐品格，又著眼時代人文發展的歷史事實，提出自己重要的理論主張，從而不僅在當時具有極强的現實針對性和指導意義，而且成為此後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論的理論淵源；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説，劉勰之後中國文學創作的理論，尤其是傳統的詩文創作理論，乃是《文心雕龍》創作論體系的展開。

五、《文心雕龍》的知音論

從第四十五篇《時序》至第五十篇《序志》的六篇為《文心雕

龍》的最後一個部分，其中《序志》為全書序言，《物色》則具有創作論的性質，除此之外，《序志》對另外四篇一一作了説明："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時序》總結歷代文章盛衰興亡的規律，《才略》褒貶歷代文人或高或低的才能，《知音》表達自古以來文章難於理解的悵惘，《程器》寄託文人成就事業的希望。研究者通常將這一部分稱之為批評論。筆者以為，這一部分的中心乃是《知音》篇；或者説，"知音"乃是劉勰貫穿這幾篇的一個共同的視點。《時序》對歷代文章盛衰興亡之規律的考察，固然涉及很多方面的內容，但其中心問題在於統治者能否成為作家的"知音"。《才略》對歷代文人創作才能的褒貶，可以説是劉勰具體的"知音"之舉；其雖云"褒貶"，但實際上幾乎都是"褒"而很少"貶"，正體現出劉勰的一番苦心。《程器》寄託著對文人成就一番事業的殷切期望，則體現出劉勰乃是千古文人之真正的"知音"。至於《知音》一篇，當然更集中論述了"知音"之於文章的重要性；所謂"怊悵於知音"，其中顯然包含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①的感慨。下面即對《知音》篇略予敍述。

《知音》開篇便是一聲浩嘆："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知音之難，千載一遇；對文學欣賞而言，"知音"之難在何處呢？劉勰指出了兩個方面：一是"音實難知"，也就是作品本身有其難"知"之處；二是"知實難逢"，也就是真正的"知音"者是很難遇到的，或者説能够深入理解作品並作出正確評判的人是不多見的。

劉勰先從"知實難逢"談起。"知音"之所以難逢，原因就在於古往今來的文學鑒賞和批評者，往往存在著一些不良傾向。

---

① 杜甫《偶題》。

一是“賤同而思古”，也就是輕視同時代的人而仰慕前代人，如《鬼谷子》所説，“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劉勰舉例説：“昔《儲説》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據《史記》記載，當秦始皇讀到韓非子的《孤憤》等作品時，大為贊賞，感嘆説：“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①而當韓非入秦後，被讒入獄而死。據《漢書》記載，當漢武帝讀到司馬相如的《子虚賦》時曾説：“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②而當漢武帝得知司馬相如即其同時人後，確實馬上召見並任以為中郎將，但漢武帝始終視其為倡優之人。劉勰説，以秦皇、漢武之“鑒照洞明”，尚且“貴古賤今”，“知音”之難遇也就可想而知了。二是“文人相輕”，以至抬高自己而貶抑别人。劉勰以班固和曹植為例：班固與傅毅為同時人，“文在伯仲”亦即作品成就相差無幾，但班固卻譏笑傅毅“下筆不能自休”；曹植則在《與楊德祖書》中貶低陳琳，而因丁廙曾請自己修改文章，便稱贊其説話得體。正如曹丕所説：“文人相輕，自古而然。”③三是“信偽迷真”，也就是不學無術，信口而言，當然更談不上對文章進行正確的鑒賞和批評了。

“知實難逢”既如此，“音實難知”亦有其客觀之理。劉勰以生動形象的比喻來説明這個問題：“夫麟鳳與麏雉懸絶，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為麏，楚人以雉為鳳，魏民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礫為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麒麟和獐子、鳳凰和山雞皆有明顯的區别，珠玉和碎石更是完全不同，所謂“白日垂其照，青眸

①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② 《漢書・司馬相如傳》。
③ 曹丕《典論・論文》。

寫其形”,應該是不會混淆的。然而,魯國的官吏竟把麒麟當獐子,楚國也有人稱山雞為鳳凰,魏國百姓誤美玉為怪石,宋國之人則以碎石為寶珠。如此有形之物本不難鑒別,竟至錯誤百出,何況表現感情之文?所以,文學鑒賞與批評之難,確是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劉勰指出:

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

文章的結構、內容和語言等等原本是錯綜交織而相當複雜的,讀者又往往各有所好而難以作出全面的評價,結果是“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也就是對適合自己欣賞趣味的作品就倍加贊賞,而對自己不喜歡的作品則棄置不理,從而形成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之弊端。正確的文學欣賞和批評之難,於此亦可見一斑了。

但是,《知音》之作,除了强調“知音”之難,以提醒人們儘可能公正、準確地閱讀和理解文學作品外,更重要的還是探討如何對文章進行正確的鑒賞和批評,從而做一個真正的“知音”。劉勰以為,“文情難鑒”固有其理,文情可鑒亦有其術,正確的文學鑒賞和批評乃是有章可循的。其云: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

劉勰說,大凡彈奏過許多首樂曲的人便懂得音樂,把翫過許多口

寶劍的人也便懂得兵器,所以要想正確地理解並全面地評價作品,就必須廣泛地閱讀。到過高山險峰的人,土丘小山自然不在話下;見過大江大海的人,小河小溝則一望可知。在"博觀"的基礎上,只要讀者去掉私心,不存偏見,便可以做到公正而全面地品評作品了。應該說,劉勰雖然没有找到什麽方便法門,但其所論確是文學鑒賞和批評的正確途徑。"博觀"和"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可以説是文學鑒賞和批評的重要原則。

那麽,具體的"知音"之術又是什麽呢?劉勰説:"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宫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所謂"六觀",也就是從六個方面對作品進行考察。一是考察作品的體裁運用,二是考察作品的文辭采飾,三是考察作品的變化創新,四是考察作品的寫作風格,五是考察作品的事類徵引,六是考察作品的音韻聲律。劉勰認為,有此"六觀",一篇文章的優劣長短便可以基本把握了。

最後,劉勰揭開了文情可鑒的謎底,也就是文學鑒賞和批評的基本原理。他説:

>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

文學創作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文學欣賞則正好相反,是由作品的文辭而深入作家之情。明乎此,讀者便可從流及源,探幽索隱,最終必將豁然開朗。劉勰説,欣賞前人的作品,當然不能與

作者謀面了，然而從其文章便可看到其内心世界。他認為，不必擔心作品過於深奧，只怕欣賞者識見淺陋；琴聲無迹，鍾子期尚能從中聽出伯牙之志，何況文章乃形諸筆端，作者之情又如何藏匿？所以，讀者用心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就像用眼睛來觀察事物的形貌一樣，目光明亮則没有不能分清的事物，心靈敏鋭也就没有不能把握的幽微之情。劉勰强調，要做真正的"知音"，就必須以敏鋭的心靈發現作品的獨特之處，所謂"見異，唯知音耳"；而要真正發現作品之"異采"，則必須深入作品之中，所謂"夫唯深識鑒奥，必歡然内懌"。只有沉潛到作家的心靈深處，發現其獨特之美，才能真正享受到文章之樂，也才能對其作出正確的評價，從而做一個真正的"知音"。劉勰説："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繹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人們以"蘭為國香"而喜歡佩帶在身上，從而亦愈覺蘭花之香；文章更是國之精華，只有仔細品味，才能懂得其中之美。劉勰提醒人們，要想做"知音君子"，就應當記住這點！

六、《文心雕龍》校勘舉隅

《文心雕龍》的版本很多，但苦無善本。對其文本的校勘整理，花費了幾代"龍學"家的大量心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從清代黄叔琳的《文心雕龍輯注》，到近世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王利器的《文心雕龍校證》、詹鍈的《文心雕龍義證》、楊明照的《增訂文心雕龍校注》等等，其澤被"龍學"後人，非一代也。但正因其缺乏善本而問題頗多，校勘工作亦更如秋風掃落葉，總是掃之不盡；加之校勘者的個人理解不同，所以《文心雕龍》的文本整理可以説遠未結束，從而也就增加了一般讀者《文心雕龍》閲讀中的困難。本書校勘不出繁瑣的

校語，主要指出筆者認為應當改正之處及其版本依據。為便於讀者的閱讀和理解，下面就筆者對《文心雕龍》文本的校正略舉數例：

《徵聖》："雖欲訾聖，不可得也。"不：通行本作"弗"，唐寫本作"不"。也：通行本作"已"，唐寫本作"也"。顯然，這兩個字改與不改，均不影響文義，所以各種《文心雕龍》讀本一般就作"弗可得已"，如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龍注釋》、陸侃如和牟世金先生的《文心雕龍譯注》等都是如此。林、陳兩位先生的新校本則保留"弗"字而改"已"為"也"，大約是因為"弗"字更近文言。無獨有偶，《詔策》有云："衛覬禪誥，符采炳耀，不可加也。"這個"不"，通行本亦作"弗"，而宋本《太平御覽》則引作"不"。這裏的"也"，通行本亦作"已"，而宋本《太平御覽》則引作"也"。可見宋本《太平御覽》所引正與唐寫本符合，則證"不可……也"很可能原本是劉勰的用語習慣。若準此論，則可作為其他無唐寫本之篇章的校勘依據。如《議對》有："雖欲求文，弗可得也。"則這個"弗可"便當作"不可"。

《宗經》："《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鶂，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春秋·僖公十六年》云："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劉勰所謂"五石六鶂"，即為此事。惟"鶂"字，通行本作"鷁"，唐寫本和宋本《太平御覽》均作"鶂"。范注引臧琳《經義雜記》云："《說文》鳥部：'鶂，鳥也，從鳥兒聲。'按：《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鷁字或作鶂。'《釋文》：'六鷁，五曆反，本或作鶂，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鷁，五曆反'，可證三傳本皆作'鶂'，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惟何休'六鶂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鶂'，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從'益'。蓋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

故後人據以易二傳也。"①從唐寫本看,劉勰引文多用古本,故此處"六鶂",當從唐寫本和宋本《太平御覽》所引,不作"六鷁"。這裏的"以詳略成文"之"略",宋本《太平御覽》引為"備",諸家皆據以釋義,以為劉勰所謂"詳略"當作"詳備",方與所謂"五石六鶂"之說相符合。然而,唐寫本和元至正本均作"略",因而通行本亦寫作"略",他們都錯了嗎? 其實,"以詳略成文",與下面的"以先後顯旨"正相呼應;若改成"以詳備成文",則了不成對了。《春秋·僖公十六年》關於"五石"的記載,具體到了正月初一(朔),是為"詳";而關於"六鷁"的記載,則只說到月份,是為"略"。這便是劉勰所謂"以詳略成文"了。

《明詩》:"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唐寫本對《文心雕龍》文本的校正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其文字亦有個别地方未可全信,《明詩》的這幾句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幾句中的"含"、"凝"、"振"三字,唐寫本分别作"合"、"擬"、"震",但元至正本以及通行本均作"含"、"凝"、"振"。顯然,唐寫本的三字不如通行本準確,以劉勰用字,當不至於如此。幸有《文鏡秘府論·論文意》曰:"古人云:具體唯子建、仲宣,偏善則太沖、公幹。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鮮能兼通。"②顯然,這段話引自《明詩》,則見元至正本以至通行本所用"含"、"凝"、"振"三字當為劉勰原文。類似情況,並非絶無僅有。如《樂府》"暨武帝崇禮"之"禮",唐寫本作"祀",而元至正本以及通行本均作"禮";不少學者以為當據唐寫本而改,實則不然。王利器先生早就指出:"按《兩都賦》序:

---

①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② 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第32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内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此蓋彦和所本。唐寫本作‘祀’,未可從。”①

《樂府》:“‘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美。”“好樂無荒”一語,出自《詩·唐風·蟋蟀》。這個“美”字,通行本作“遠”,唐寫本作“美”。諸家《文心雕龍》校本皆從通行本之“遠”而不取唐寫本之“美”,林、陳兩位先生的新校本亦復如是。何以如此呢?蓋以《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吴公子季札觀周樂為據。當季札聽到《唐風》時説:“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陶唐氏,即唐堯,其後裔建立唐國,周成王時改為晉國,所以劉勰稱“唐風”為“晉風”。既然這裏有“何憂之遠”之説,當然也就是“晉風所以稱遠”了,似乎證據確鑿。但其實不然。不能忽略的是,“何憂之遠也”一句的後面,緊接著還有兩句話:“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這才是吴公子季札這段話的中心所在。“令德”者,美德也。所以,還是唐寫本符合劉勰之本意。所謂“稱美”,乃是稱贊其美德之意,怎麽可能用“憂遠”之“遠”呢?

《銓賦》:“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寫送文勢。”寫送文勢:通行本作“迭致文契”,唐寫本和宋本《太平御覽》均作“寫送文勢”。如果没有後者,“迭致文契”一語真是令人不知所云。不過“寫送文勢”又是什麽意思呢?范注有云:“寫送是六朝人常語,意謂充足也。《附會篇》‘克終底績,寄深寫送。’亦謂一篇之終,當文勢充足也。”②王利器先生則指出:“《世説新語·文學》篇,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賦》條注引《晉陽秋》云:‘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此彦和所本。《附會》篇亦有‘寄在寫

---

① 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第4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14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以遠送'之語。意俱謂收筆有不盡之勢也。《文鏡秘府論》南册《定位篇》有'寫送文勢'之語,即本《文心》。"①所謂"充足",所謂"不盡",其意一也。周振甫先生亦説:"寫送,六朝人常語,指充足,在結尾加强使力量充足。"②筆者以為,把"寫送"解釋為"充足",進而把"寫送文勢"理解為"文勢充足"、"不盡之勢"等等,其實是不確切的。這裏的"寫",乃是"盡"、"竭"之意,劉勰用以指文章之結束;這裏的"送",則是"終了"、"完成"之意。因而這裏的"寫"和"送"是兩個詞,與前面的"首"和"引"相對。所謂"首引情本",意謂開篇説明創作之緣起;所謂"寫送文勢",是説結語完成文章之氣勢。

《頌讚》:"魯以公旦次編,商以前王追録,斯乃宗廟之政歌,非饗讌之恒詠也。"魯:通行本作"魯國",唐寫本無"國"字,指《魯頌》。"魯以公旦次編",是説《魯頌》乃因頌揚周公而編定。商:通行本作"商人",唐寫本無"人"字,指《商頌》。"商以前王追録",是説《商頌》乃因祭祀祖先而輯録。政:通行本作"正",唐寫本作"政";雖與"正"通,但更為符合劉勰的用語習慣。饗讌:通行本作"讌饗",唐寫本作"饗讌",指饗禮和讌禮,前者為隆重的宴飲賓客之禮,後者為天子諸侯與羣臣宴飲之禮。恒:通行本作"常",唐寫本作"恒"。唐寫本的這段話與通行本有著多處不同,研究者往往各取所需,因而造成文本上的差異。如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取唐寫本的"魯"、"商"二字,其餘則用通行本。陸侃如、牟世金先生的《文心雕龍譯注》則全用通行本。林、陳兩位先生的新校本則取唐寫本的"魯"、"商"及"饗讌",其餘二字用通行本。另外,"讌"字各家均寫作"宴",其意雖通,

① 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第5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第8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但唐寫本原文為"讌",簡化字應是"燕"。

《哀弔》:"'腹突鬼門',怪而不辭。""腹突鬼門"當為劉勰所引崔瑗哀辭中的一句話,但崔瑗之文今已不存。這個"腹"字,元至正本和通行本均作"履",然"履突鬼門"頗為難解。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謂:"唐寫本、《御覽》'履'作'復'。"①,但"復突鬼門"亦不知何意,所以迄今為止的各種《文心雕龍》讀本就仍沿用通行本,作"履突鬼門"。林其錟、陳鳳金《文心雕龍集校合編》從王利器之説,認為唐寫本實作"復"字,但又指出"《御覽》實作'腹'"②;只是兩位先生的新校本仍為"履突鬼門"③,並未改"履"為"復"或"腹",蓋以兩本不合而無所適從。查宋本《太平御覽》所引,確作"腹"字,因而林、陳説為是而王説為非;同時,筆者經過對唐寫本照片的反復辨認,認定其實為"腹"字無疑。可見《太平御覽》所引與唐寫本原本是一致的,此句當作"腹突鬼門",其意大約是説腹部破開如鬼門,所以劉勰斥之為"怪而不辭"。

《史傳》:"然後詮評昭整,苛濫不作矣。"詮評:即銓評,評議。通行本的《文心雕龍》全文有兩個"詮"字,一是作為第八篇篇名的"詮賦"之"詮",一是此處。"詮賦"之"詮",唐寫本實作"銓",但諸家均失校。王利器先生于"詮賦"篇名校曰:"王惟儉本'詮'作'銓'。"④没有提到唐寫本。詹鍈先生則指出:"'詮賦'就是對賦體及其流變的解説。'詮'字,弘治本,張之象本、

---

① 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第9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林其錟、陳鳳金《文心雕龍集校合編》第149頁,臺灣暨南出版社2002年版。

③ 林其錟、陳鳳金《新校白文〈文心雕龍〉》,張光年《駢體語譯文心雕龍》附録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

④ 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第5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王惟儉本作‘銓’，具有銓衡評論的意思。按以‘詮’字為長。”①也没有提到唐寫本。林其錟、陳鳳金先生的《敦煌遺書文心雕龍殘卷集校》和《文心雕龍集校合編》均作“詮賦”，是以唐寫本作“詮賦”。按國内所見唐寫本殘卷照片的“銓賦第八”確有漫漶之處，但“銓賦”二字還是清晰可辨的。“銓”乃衡量鑒别、解説評論之意，正好符合“銓賦”的題旨，因此，歷來所謂“詮賦”，當據唐寫本作“銓賦”。然則，《史傳》所謂“詮評昭整”之“詮”，按照劉勰的用語習慣，疑原亦作“銓”。

《鎔裁》：“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鳴：通行本作“鴻”，元至正本作“鳴”。詹鍈先生曾指出：“‘鴻筆’，各本俱作‘鳴筆’，黄本‘鳴’改‘鴻’。”②黄叔琳的這一改，通行至今，所有的《文心雕龍》讀本均作“鴻筆”。但紀昀早就指出：“當作‘鳴’，後‘鳴筆之徒’句可證。”③紀昀所謂“鳴筆之徒”，出自《練字》：“鳴筆之徒，莫不洞曉。”但這個“鳴筆”，通行本也已改為“鴻筆”，並流行至今。何以如此呢？王利器先生指出：“‘鴻’原作‘鳴’，梅據朱改作‘鴻’，徐校同。”④那麽，研究者為什麽認同這種改動呢？楊明照先生的觀點可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針對紀昀之論，楊先生指出：“按紀説非是。論衡須頌篇、抱樸子佚文並有‘鴻筆’之文。封禪篇‘乃鴻筆耳’，書記篇‘才冠鴻筆’，亦並作‘鴻筆’。練字篇‘鳴筆之徒’句‘鳴’字本誤，朱謀已校為‘鴻’矣。”⑤但筆者以為，“鴻筆”和“鳴筆”乃是兩個詞，《鎔裁》

① 詹鍈《文心雕龍義證》第27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詹鍈《文心雕龍義證》第118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③ 黄叔琳注、紀昀評《文心雕龍輯注》第303頁，中華書局1957年版。
④ 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第24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⑤ 楊明照《增訂文心雕龍校注》第428頁，中華書局2000年版。

和《練字》的這兩處"鳴筆",是不能改為"鴻筆"的。"鴻筆"者,大手筆也,大作也。"草創鴻筆"怎能講得通呢?所謂"鳴",乃是驚動之意;所謂"草創鳴筆",意謂提筆為文,指的是創作之始。同樣的道理,所謂"鳴筆之徒",謂提筆寫作之人,也就是當時的作家。

《練字》:"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孫詒讓《札迻》卷十二云:"按:'祀',當作'似'。《詩·周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毛傳》引孟仲子說,《正義》引《鄭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又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即彥和所本也。"①王利器先生《文心雕龍校證》即據以改"祀"為"似",並出校語云:"'似'原作'祀'。孫詒讓曰……按孫說是。《玉海》正作'似',今據改。"楊明照先生亦同意孫說,其云:"'祀',孫詒讓札迻卷十二云:'當作"似"。'按孫說是也。玉海四五、困學紀聞三、漢書藝文志考證二引,並作'似'。"②但范文瀾先生指出:"按《弘明集》劉勰《滅惑論》云'是以於穆不祀,謬師資于《周頌》。'……殆彥和所見毛《傳》引孟仲子說作不祀歟!"③應該說,《弘明集》所載《滅惑論》亦引作"於穆不祀",這是耐人尋味的。其實,鄭玄《詩譜》的意思是說孟仲子把"已"當成了"巳",從而讀為"似"。"似"、"祀"只是標音而已,無所謂對錯,因而劉勰就用了"祀"字。

《附會》:"夫能懸識腠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粘木,石之合玉矣。是以四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這段文字亦有多處異文。腠理:通行本作"湊理",王惟儉《文

① 孫詒讓《札迻》第404頁,齊魯書社1989年版。
② 楊明照《增訂文心雕龍校注》第493頁,中華書局2000年版。
③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63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心雕龍訓故》作“腠理”,即肌肉的紋理,這裹用以比喻文章之義脈。石之合玉:通行本作“豆之合黄”,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石之合玉”,猶石之韞玉。徐復《文心雕龍刊誤》云:“‘豆之合黄’四字,宋本《御覽·文部一》引作‘石之合玉’,較為近之。惟‘合’疑‘含’字之誤。此正承上‘懸識湊理’句言之。《明詩》篇云‘叔夜含其潤’,宋本《御覽·文部一》引‘含’訛作‘合’,其誤正同。又班固《賓戲》曰:‘和氏之璧,韞于荆石。’‘韞’正訓‘含’,可以移釋此句。”①疑“合”為“含”字之誤,這是頗有道理的。《明詩》“叔夜含其潤”之“含”,不僅宋本《太平御覽》誤作“合”,唐寫本亦誤抄為“合”,而《文鏡秘府論》則作“含”,已如上述。“四牡”之“四”,通行本作“駟”,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四”,正合《詩·小雅·車舝》:“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劉勰引“六轡如琴”句之後,通行本有“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二句,宋本《太平御覽》及元至正本均無。是否保留這兩句,龍學家們的意見頗不一致。筆者以為,既然無此二句文理自通,則理應以宋本《太平御覽》及元至正本為據。尤其是宋本《太平御覽》,在《文心雕龍》文本校勘中的作用亦是不可忽視的。

《序志》:“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周易·繫辭上》有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據此,范文瀾先生推測:“大易,疑當作大衍。”②楊明照先生認為“范説是”③。其實,將《周易》稱為“大《易》”,乃是劉勰的一個變通之説。《正緯》有云:“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

---

① 轉引自詹鍈《文心雕龍義證》第160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74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③ 楊明照《增訂文心雕龍校注》第621頁,中華書局2000年版。

《洪範》耀。"所以,所謂"彰乎大《易》之數",是説與《周易》"大衍之數"的説法相一致。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周易・繫辭上》所謂"大衍之數五十",金景芳先生《易通》認為:"當作'大衍之數五十有五'。"①這一説法得到現代易學家的普遍肯定,蓋以《繫辭上》之説為據:"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周易》以一三五七九為"天數",相加為二十五;以二四六八十為地數,相加為三十。算卦之時,備蓍草五十五策,但只用四十九策,其餘六策象徵六爻之數。所以,劉勰所謂"彰乎大《易》之數"云云,未必是説《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符合"大衍之數",而主要是説"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即除《序志》為全書序言外,論文部分共有四十九篇。

從以上數例可見,《文心雕龍》的文本整理確乎遠未結束。有些文字看起來只是一字之差,但有時關乎整個文義的理解,並非小事。如《頌讚》之"辭采芬芳"一語,歷來被作為"情采芬芳"運用,筆者以前也是這樣用的;但實際上應根據唐寫本改為"辭采芬芳",而這與"情采芬芳"顯然有著很大的區别,正所謂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了。因此,筆者以為,《文心雕龍》的文本整理不是已經完成了,而是仍然需要下大氣力進行;可以説,最終拿出一個儘可能接近劉勰原文的《文心雕龍》文本,既是一項頗為艱巨的重任,也是《文心雕龍》研究者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① 轉引自高亨《周易大傳今注》第524頁,齊魯書社1979年版。

目　録

原 道 第 一[1]

1. 文之為德也[2],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

【校注】

① 原道：謂文章的根本道理。道,天地自然之理。

② 文之為德：猶文之德,即文章的作用、意義。德,德性,引申為功用、意義。

2. 夫玄黃色雜[1],方圓體分[2]。日月疊璧[3],以垂麗天之象[4];山川煥綺[5],以鋪理地之形[6]：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7],俯察含章[8];高卑定位[9],故兩儀既生矣[10]。惟人參之[11],性靈所鍾[12],是謂三才[13]。為五行之秀[14],實天地之心[15]。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校注】

① 玄黃色雜：謂天地渾沌未分。玄,黑赤色。

② 方圓體分：即天地分判。

③ 日月疊璧：即日月如疊璧。璧,圓形的玉。

④ 垂：流布,表現。麗：附著。

⑤ 煥綺：謂鮮明華麗。

⑥ 鋪：陳列，展示。理：條理。

⑦ 曜(yào)：光耀，明亮。

⑧ 章：文采，華美。

⑨ 高卑：指天地。

⑩ 兩儀：謂天地。《易·繫辭上》："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⑪ 參之：即人配天地為三。參，三。

⑫ 性靈：指人的智慧。鍾：聚。

⑬ 三才：指天、地、人。

⑭ 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中國古代以之為構成萬物的元素。五行之秀，即萬物之精華。

⑮ 天地之心：天地之中心。

3. 傍及萬品[①]，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②]，虎豹以炳蔚凝姿[③]。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④]；草木賁華[⑤]，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⑥]，調如竽瑟[⑦]；泉石激韻，和若球鍠[⑧]。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⑨]；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校注】

① 傍：通"旁"，廣。

② 藻：文采，這裏指龍鱗之美。繪：五彩之繡，這裏指鳳羽之美。

③ 炳：光明，這裏指虎色之美。蔚：文采華麗，這裏指豹色之美。

④ 逾：超過。

⑤ 賁(bì)：文飾。華：同"花"。

⑥ 籟(lài)：從孔竅中發出的聲音。

⑦ 竽(yú)：古簧管樂器。瑟：撥絃樂器。

⑧ 球：玉磬，古代石制樂器。鍠(huáng)：鐘聲。

⑨ 鬱：繁盛。

4. 人文之元①，肇自太極②。幽讚神明③，《易》象惟先④。庖犧畫其始⑤，仲尼翼其終⑥；而《乾》、《坤》兩位⑦，獨制《文言》⑧。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⑨！若乃河圖孕乎八卦⑩，洛書韞乎九疇⑪；玉版金鏤之實⑫，丹文緑牒之華⑬：誰其尸之⑭？亦神理而已⑮。

【校注】

① 元：始。

② 肇：開始。太極：中國古代用以指天地混沌、蒙昧未分之時。

③ 幽：指深暗不明之事物。讚：明。神：指微妙難言之事物。

④《易》象：《易經》之卦象，是一套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以陽爻(—)和陰爻(--)相配合而成。

⑤ 庖犧：即伏羲，傳説中的三皇之一。

⑥ 仲尼：孔子，字仲尼。翼：輔助。《周易》有經傳之分，《易傳》有《彖辭》上下、《象辭》上下、《繫辭》上下、《文言》、《説卦》、《序卦》和《雜卦》，共十篇，稱"十翼"，相傳為孔子所作。

⑦《乾》、《坤》：《易經》之前兩卦。

⑧《文言》:“十翼”之一,是對《乾》、《坤》二卦的解釋。

⑨ 天地之心:即天地的意志,與上文“天地之心”不同。

⑩ 河圖孕乎八卦:相傳伏羲時黄河中有龍獻出圖來,伏羲仿之而作八卦。

⑪ 洛書韞乎九疇:相傳大禹時洛水中有龜獻出書來,大禹依法而作《洪範》。韞(yùn),蘊藏。九疇,九類。

⑫ 玉版:刻有象徵意義的圖形或文字之玉片。相傳堯在水邊得之,方尺,圖天地之形。鏤:雕刻。

⑬ 丹文緑牒:朱書緑字的圖版。緯書中有“河龍出圖”、“赤文緑字”之語。牒(dié),古代的書版。

⑭ 尸:主持。

⑮ 神理:神妙之理,即自然之道。

5. 自鳥迹代繩[①],文字始炳[②]。炎皞遺事[③],紀在《三墳》[④];而年世渺邈[⑤],聲采靡追[⑥]。唐虞文章[⑦],則焕乎為盛[⑧]。元首載歌[⑨],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⑩],亦垂敷奏之風[⑪]。夏后氏興[⑫],業峻鴻績[⑬];九序惟歌[⑭],勳德彌縟[⑮]。

【校注】

① 鳥迹代繩:相傳太古之時,結繩而治,後倉頡受鳥獸足迹之啓發而創造文字。

② 炳:明,彰顯。

③ 炎:指炎帝神農氏。皞(hào):指太皞伏羲氏。

④《三墳》:古書名。

⑤ 渺邈:久遠。

⑥ 聲采：音節文采，指文章面貌。靡追：無從考索。

⑦ 唐虞：唐堯、虞舜。

⑧ 為：通行本作“始”，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為”。

⑨ 元首：君主，此謂舜。載：開始。

⑩ 益稷：伯益、后稷，乃舜之二臣。謨(mó)：計謀，謀略。

⑪ 敷奏：指臣下向君主進言。敷，陳。

⑫ 夏后氏：指禹，其國號夏后。

⑬ 業峻鴻績：即業峻績鴻或峻業鴻績，指業高功偉、成就巨大。

⑭ 九序惟歌：指治理天下的九種功業皆有其序，亦皆有其詩歌。

⑮ 縟：繁密的采飾。

6. 逮及商周①，文勝其質②；《雅》、《頌》所被③，英華日新④。文王患憂⑤，繇辭炳耀⑥；符采複隱⑦，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才⑧，振其徽烈⑨，制詩緝《頌》⑩，斧藻羣言⑪。

【校注】

① 逮及：及至，等到。

② 文勝其質：即文質相稱、文質彬彬。文，指語言形式。勝，勝任。質，指文章内容。

③ 被：加，及。

④ 英華：即“英花”，喻語言文辭之美。

⑤ 文王：指周文王。患憂：周文王為西伯時，曾被殷紂王囚於羑里(今河南湯陰)。

⑥ 繇(zhòu)辭：占卜之辭，指《易經》的卦、爻辭，傳為周文王被囚羑里時所作。耀：通行本作“曜”，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耀”。

⑦ 符采：玉的橫文，喻作品的文采。複：繁複，多重。隱：隱藏，深奥。

⑧ 公旦：周公名旦。才：通行本作“材”，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才”。

⑨ 振：振興，發揚。徽：美。烈：功業。

⑩ 制：通行本作“剬”，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制”。緝：通“輯”。

⑪ 斧藻：謂删改修飾。斧，斫削。

7. 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①。鎔鈞“六經”②，必金聲而玉振③；雕琢性情④，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⑤，席珍流而萬世響⑥：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校注】

① 秀：出衆，卓異。

② 鎔鈞：鎔鑄金屬的模具和製作陶器的轉輪，喻整理、編定。六經：六種儒家經典，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③ 金聲玉振：演奏音樂時以鐘發聲，以磬收韻，集音之大成，此喻孔子集一切聖賢之大成。金，指鐘。玉，指磬。

④ 性情：通行本作“情性”，元至正本作“性情”。

⑤ 木鐸：木舌金鈴，為古代施政教時所用。

⑥ 席珍：席位上的珍寶，謂儒者從容席上，有珍貴的道德

學問以供請教。席,坐席。

8. 爰自風姓[①],暨於孔氏[②];玄聖創典[③],素王述訓[④]:莫不原道心以敷章[⑤],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⑥],問數乎蓍龜[⑦],觀天文以極變[⑧],察人文以成化[⑨];然後能經緯區宇[⑩],彌綸彝憲[⑪],發揮事業[⑫],彪炳辭義[⑬]。故知道沿聖以垂文[⑭],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⑮]。《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⑯]。"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校注】

① 爰:語首助詞。風姓:指伏羲。風,伏羲之姓。
② 暨:至,到。
③ 玄聖:指伏羲。
④ 素王:指孔子。素,虛位。
⑤ 道心:道之心,即自然之道的精神。
⑥ 象:圖像,形象。河洛:河圖和洛書。
⑦ 數:氣數,命運。蓍龜:蓍草和龜甲,占卜用的工具。
⑧ 極:窮盡。
⑨ 成化:完成教化。
⑩ 經緯:治理。區宇:疆域,天下。
⑪ 彌綸:包括,統攝。彝:常理。憲:法度。
⑫ 揮:通行本作"輝",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揮"。
⑬ 彪炳:文采煥發。彪,虎紋。
⑭ 沿:順流而下,引申為通過。
⑮ 匱:缺乏,窮盡。

⑯ 辭：指爻辭，泛指一般文辭。

9．讚曰[①]：道心惟微[②]，神理設教。光采玄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効[③]。

【校注】

① 讚：明。《文心雕龍》五十篇均以四言八句讚語結束，以總括每篇大意。

② 微：神妙。

③ 胥(xū)：全，都。効：同"效"。通行本作"效"，唐寫本作"効"。

【譯文】

文章是何等重要啊！它與天地一同産生的道理是什麽呢？

從混沌未開到天地分判，太陽和月亮就像璧玉生輝，顯示出天上燦爛的景象；山川與河流如同錦繡溢彩，鋪展出大地華麗的姿容：這都是自然之文。天上光華四溢，大地文采絢爛；上下位置一定，天地也就形成了。生於天地之間的人類，則凝聚了全部的智慧，所以天、地、人被稱為"三才"。作為萬物之精華，人類猶如天地之心臟：有"心"便有"言"，有"言"便有"文"，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

推及世間萬物，無論動物還是植物，都有自己的文采。龍鳳以其華麗的鱗羽呈現著祥瑞，虎豹以其鮮亮的皮毛展露出雄姿。五彩雲霞，勝過畫工的妙筆；繁花似錦，不勞匠人的修整。哪里有外加的修飾？它們乃是自然之美！至於松濤陣陣，猶如竽瑟和鳴；泉水潺潺，仿佛磬鐘齊奏。所以，形體一旦確立，文采隨之

而成;聲音一旦發出,曲調自然産生。連這些没有意識的東西都有繁盛的文采,作為富有智慧、充滿感情的人類,怎會没有文章呢?

人類之文就發端於天地分判之時,《易經》的卦象首先體現了這一深遠微妙之理。八卦由伏羲氏首創,孔子則寫了《十翼》加以闡明;針對《乾》、《坤》兩卦,孔子特地寫了一篇《文言》。"言"而有"文",正是自然而必然的道理。至於相傳黄河中有龍獻出圖畫,從而孕育了八卦的産生;洛水中有龜獻出書籍,其中蘊藏著治理天下的各類大法;以及所謂玉版上刻有金字、緑簡上刻有紅字:凡此種種,難道由誰來主宰嗎?也不過是自然之理罷了。

自從用鳥迹般的文字代替了結繩記事,以之寫成的作品也便得以彰顯。炎帝神農氏、太皞伏羲氏的事迹,記載於《三墳》;但由於年代久遠,其風采已不可得見。唐堯、虞舜時期的文章,則就繁茂興盛了。大舜之歌,抒發了自己内心的志向;伯益、后稷之議,則展現出章奏的特點。夏朝興起以後,事業宏大,厥功甚偉;其井然的法度形之於詩,使其功德更顯輝煌。到了商代和周代,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受《雅》、《頌》之影響,華美的作品層出不窮。周文王被囚禁,寫出了光彩照人的《易經》之《卦辭》、《爻辭》,其如美玉般潤澤深秀,内容可謂博大精深。更有多才多藝的周公,繼承文王的事業,創作詩歌,輯録《周頌》,並對各種作品進行潤色修改。到了孔子,繼承前代聖賢而又超過往昔哲人。他整理《六經》,融會貫通而集其大成;他抒情寫性,鋪展文辭優美的篇章。其教化所及,千里流布;其美德高風,萬世傳揚。其作品描摹天地自然之造化神采,開啓生民百姓之聰明才智。

從伏羲氏到孔夫子,前者成就開創之功,後者展現闡述之

長;但他們都是根據自然之道的精神來創作,並以此發揮作品的教化之力。他們取法河圖、洛書,並以蓍草、龜甲進行驗證;他們窮究自然之美而詳其千變萬化,深察人類之文而盡其教化之功;從而治理天下並制定出永久的法度,成就事業並發揮文章的作用。由此可知,自然之道的精神貫徹在聖人之文章中,聖人之文章正體現著自然之道的精神。以此觸類旁通,便會無所滯礙;指導日常寫作,亦自然不會匱乏。《周易·繫辭》有言:"能够鼓動天下的,就是語言文辭。"文章之所以能够鼓動天下,就因為它體現了自然之道的精神。

總而言之:自然規律精深微妙,自然之道成就教化。聖人之文光輝燦爛,仁義道德發揚光大。洛水有龜獻出書籍,黄河有龍獻出圖畫;觀察天地自然之美,百姓全都加以效法。

徵聖第二

1. 夫作者曰聖[①],述者曰明[②]。陶鑄性情[③],功在上哲[④]。"夫子文章,可得而聞"[⑤],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⑥]。

【校注】

① 作者:有所創造者。

② 述者:明辨其義者。

③ 陶鑄:謂陶冶、教化、培養。陶,燒制瓦器。鑄,鎔煉金屬而澆製成器。

④ 上哲:指古代聖賢。

⑤ "夫子"二句:《論語·公冶長》:"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⑥ 見乎辭:通行本作"見乎文辭",唐寫本無"文"字。

2. 先王聲教[①],布在方册[②];夫子風采,溢於格言[③]。是以遠稱唐世[④],則煥乎為盛[⑤];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⑥]: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⑦],以立辭為功[⑧];宋置折俎[⑨],以多文舉禮[⑩]:此事績貴文之徵也[⑪]。褒美子産[⑫],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⑬];泛論君子,則云

“情欲信,辭欲巧”⑭: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以言文⑮,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⑯,秉文之金科矣⑰。

【校注】

① 聲教:聲威與教化。通行本作“聖化”,唐寫本作“聲教”。

② 方册:指書籍。方,木板。册,編起來的竹簡。

③ 格言:含有教育意義而可為準則之語。

④ 唐:唐堯。

⑤ 焕:鮮明,光亮。

⑥ 郁:文采明盛貌。

⑦ 鄭伯:鄭簡公。入陳:公元前548年,鄭國軍隊攻入陳國。

⑧ 立辭為功:鄭伯伐陳,晉國為霸主,質問鄭國;鄭國大夫子産善為文辭,對答適當,為鄭國争得了榮譽。立,通行本作“文”,唐寫本作“立”。

⑨ 折俎(zǔ):把煮熟的牛羊等折放於俎上,乃招待貴賓的隆重禮節。俎,古代祭祀、設宴時盛放肉類的禮器。

⑩ 多文舉禮:《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載,宋平公招待晉國趙文子,不僅禮節隆重,且賓主皆善於辭令,“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⑪ 績:通行本作“蹟”,唐寫本作“績”。

⑫ 子産:公孫僑,字子産,春秋時鄭國大夫。

⑬ “言以足志”二句:《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孔子語。

⑭ “情欲信”二句:《禮記·表記》載孔子語。

⑮ 以:通行本作“而”,唐寫本作“以”。

⑯ 含章：蘊藏著文采，此謂寫作。玉牒：指重要文書。

⑰ 秉文：謂寫作。金科：指重要律例。

3. 夫鑒周日月[①]，妙極機神[②]；文成規矩[③]，思合符契[④]。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⑤]，或明理以立體[⑥]，或隱義以藏用[⑦]。

【校注】

① 鑒：審察。周：全。日月：借指整個自然界。

② 妙：精微，此謂明察。極：窮盡。機神：微妙。

③ 規矩：謂法則。規，畫圓形用的器具。矩，畫方形用的器具。

④ 符：古代用以傳令或徵調的憑證，雙方各執一半，合之以驗真假。契：約券。

⑤ 該：包容，包括。

⑥ 體：主體，指文章的中心思想。

⑦ 藏用：潛藏功用，指文章的含蓄之美。

4. 故《春秋》一字以褒貶[①]，喪服舉輕以苞重[②]，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③]，《儒行》縟說以繁詞[④]，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決斷以象《夬》[⑤]，文章昭晳以効《離》[⑥]，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⑦]，"五例"微辭而婉晦[⑧]，此隱義以藏用也。

【校注】

① 一字以褒貶：用一個字即可表現愛憎之態度，指文章用

語精煉。

② 舉輕以苞重：指《禮記》的《曾子問》和《檀弓》等篇談到喪服之時用語的高度概括。苞，包括之意。通行本作“包”，唐寫本作“苞”。

③《邠詩》：指《詩·豳風·七月》，全詩八章，每章十一句，是《國風》中最長的一首詩。邠（bīn），同豳，古都邑名，在今陝西旬邑西南。

④《儒行》：《禮記》之篇。縟説以繁詞：指《儒行》篇把儒者分為十六種的做法，文辭繁複。縟，繁複。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

⑤ 契：指文字。決斷：通行本作“斷決”，唐寫本作“決斷”。夬（guài）：決斷，《夬》為《周易》六十四卦之一。

⑥ 昭晳（zhé）：清楚明白。晳，通行本作“晰”，唐寫本作“晳”。効：同“效”。通行本作“象”，唐寫本作“効”。離：明亮，《離》為《周易》六十四卦之一。

⑦ 四象：《易·繫辭上》之語，其説不一，一説指四時。

⑧ 五例：指《春秋》記事的五種體例，即《左傳·成公十四年》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而：通行本作“以”，唐寫本作“而”。

5. 故知繁略殊制①，隱顯異術②，抑引隨時③，變通適會④，徵之周、孔⑤，則文有師矣。

【校注】

① 制：通行本作“形”，唐寫本作“制”。

② 術：方法。

③ 抑：壓制，指文字之略。引：延長，指文字之詳。

④ 適會：謂適應時機。通行本作“會適”，唐寫本作“適會”。

⑤ 周、孔：指周公、孔子。

6. 是以論文必徵於聖[①]，窺聖必宗於經[②]。《易》稱“辨物正言[③]，斷辭則備[④]”，《書》云“辭尚體要[⑤]，不唯好異[⑥]”。故知正言所以立辨[⑦]，體要所以成辭，辭成則無好異之尤[⑧]，辨立則有斷辭之美[⑨]。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

【校注】

① 論文：通行本作“子政論文”，唐寫本無“子政”二字。徵：證驗。

② 窺聖：通行本作“稚珪勸學”，唐寫本作“窺聖”。

③ 正言：正直、準確、精要之言。

④ 斷辭：判斷吉凶之辭。備：具備，完備。

⑤ 體要：謂切實而簡要。體，具體切實。

⑥ 不唯：通行本作“弗惟”，唐寫本作“不唯”。

⑦ 辨：通行本作“辯”，唐寫本作“辨”。

⑧ 則無：通行本作“無”，唐寫本作“則無”。尤：過失。

⑨ 辨：通行本作“辯”，唐寫本作“辨”。則有：通行本作“有”，唐寫本作“則有”。美：通行本作“義”，唐寫本作“美”。

7. 顔闔以為[①]，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②]。雖

欲訾聖[③],不可得也[④]。然則聖文之雅麗[⑤],固銜華而佩實者也[⑥]。天道難聞[⑦],且或鑽仰[⑧];文章可見,寧曰勿思[⑨]? 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⑩]。

【校注】

① 顏闔:戰國時期魯國隱士。

② "仲尼"二句:《莊子·列御寇》:"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

③ 訾(zǐ):詆謗非議。

④ 不:通行本作"弗",唐寫本作"不"。也:通行本作"已",唐寫本作"也"。

⑤ 雅麗:純正而華美。"雅"指文章內容,"麗"指文章語言。

⑥ 銜:含。佩:佩帶。

⑦ 天道:謂自然規律,亦即自然之道。

⑧ 且:通行本作"猶",唐寫本作"且"。鑽仰:謂深入研求。鑽,鑽研。仰,仰望。

⑨ 寧曰:通行本作"胡寧",唐寫本作"寧曰"。

⑩ 庶:庶幾,差不多。

8. 讚曰:妙極生知[①],睿哲惟宰[②]。精理為文[③],秀氣成采[④]。鑒懸日月[⑤],辭富山海[⑥]。百齡影徂[⑦],千載心在。

【校注】

① 生知:生而知之者,即聖人。

② 睿哲：明智而神聖。
③ 精理：精妙之理，猶自然之道。
④ 秀氣：靈秀之氣。
⑤ 鑒懸日月：猶上文之“鑒周日月”。
⑥ 辭富山海：文辭之富如山海般取之不盡。
⑦ 影徂(cú)：謂形影已逝。徂，逝去。

【譯文】

有所創造的人叫做“聖”，繼承闡發者則為“明”；以此陶冶、培養人的性情，前代聖賢作出了重要貢獻。所謂“孔夫子的文章是可以看得到的”，正說明聖人的思想感情，就表現在其文章中。先王之遺訓，記載於古書之中；孔子的風采，則充分展現在他教導人的言論中。他稱贊唐堯之世，謂其焕然而有文采；褒獎周代之文，謂其燦爛繁盛而值得效法：這都是著眼於政治教化而重視“文”的表現。春秋時期，當鄭國攻入陳國之時，面對晉國的質詢，鄭國的子產從容以對，從而以文辭立下功勞；在宋國招待貴賓的一次隆重的宴會上，由於賓主談話文采斐然，所以孔子特地讓弟子記録下來：這都是著眼於應對行事而重視“文”的表現。稱贊子産，孔子謂其不僅能用語言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且還能使自己的語言富有文采；談到君子的修養，孔子則要求思想感情要真實可信，語言文辭應豐富多彩：這都是著眼個人修養而重視“文”的表現。由此可見，以優美的語言充分表現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作品感情真摯而辭采絢爛，乃是文章寫作的金科玉律。

由於聖人能够全面地觀察客觀自然，深刻地把握自然之道，所以其文章堪稱楷模，其為文之道符合自然之理。他們有時以簡練的語言傳達思想，有時以豐富的辭采表現感情；有時直陳其

理而中心突出，有時含蓄蘊藉而耐人回味。所以，《春秋》經常以一字而體現褒貶，《禮記》則用輕喪服概括了重喪服：這便是以簡練的語言傳達思想。《詩經·豳風·七月》多句成章、數章而成長篇，《禮記·儒行》則闡述繁複、文辭豐美：這便是以豐富的辭采表現感情。《尚書》的文字乾脆明快，就像《易經·夬卦》之謂決斷；其文章清楚透徹，就像《易經·離卦》之謂明亮：這就是直陳其理而中心突出。《周易》所謂"四象"之説，義理精深而曲折；《春秋》記事的五種體例，詞義微妙而婉轉：這就是含蓄蘊藉而耐人回味了。由此可知，為文之道有繁與簡之區别、隱與顯的不同，要在隨機應變，根據不同的情况而靈活運用；如果能够以周公、孔子為榜樣，那麼文章寫作就算找到老師了。

正因如此，論文必須以聖人為標準；而要把握聖人的思想，則必須以經書為根據。《周易·繫辭》説："因為以準確的語言辨明了各種事物，所以判斷吉凶之辭就無所不包。"《尚書·畢命》也説："運用文辭貴在精當，不要一味追求奇異。"由此可知，運用準確的語言是為了辨明事理，簡要而精當才算用好文辭。文辭運用得當，便無標新立異之嫌；事理闡釋確切，則有文辭明快之美。雖然有時義理精深而曲折，但不應妨礙語言之準確；文辭可以委婉含蓄，卻不應影響表達之精當。切實簡要與委婉曲折並行不悖，語言準確與義理精深相互為用：聖人之文章，正是如此。顔闔曾説："孔子就像在已有修飾的羽毛上再加修飾，只追求華麗的文辭。"這種對聖人的指責，其實是不能成立的。可以説，聖人之文雅正而華麗，本來就是華美的文采和充實的内容相統一之作。自然之道難以把握，尚且需要鑽研體會；聖人之文章俱在，為何不去認真思考呢？如果能够以聖人為榜樣而進行寫作，那麼文章也就離成功不遠了。

總而言之:自然之道造就了聖人之智慧,聖賢先哲又成為自然之道的主宰。他們按自然之理寫成文章,以靈秀之氣鋪展辭采。其思想之明猶如日月,其文辭之富好比山海。聖人雖已往,精神卻永在。

宗經第三

1. 三極彝訓[①]，其書曰經[②]。經也者，恒久之至道[③]，不刊之鴻教也[④]。故象天地[⑤]，効鬼神[⑥]，參物序[⑦]，制人紀[⑧]；洞性靈之奥區[⑨]，極文章之骨髓者也[⑩]。

【校注】

① 三極：指三才，即天、地、人；三才乃至極之道，故云。彝訓：即常教。彝，常理。

② 曰：通行本作“言”，唐寫本作“曰”。

③ 至道：至極之道，即終極之理。

④ 不刊：即不可更改，永不磨滅。刊，删改修訂。鴻：大。

⑤ 象：取象，效法。

⑥ 効：同“效”，徵驗、驗證。通行本作“效”，唐寫本作“効”。

⑦ 參：參究，參預。序：秩序，引申為規律。

⑧ 紀：綱紀。

⑨ 洞：洞察，深入。奥：深。

⑩ 極：窮盡。骨髓：指精華。

2. 皇世《三墳》[①]，帝代《五典》[②]，重以《八索》[③]，申

以《九丘》[4]；歲曆綿曖[5]，條流紛糅[6]。自夫子刪述[7]，而大寶啓耀[8]。於是《易》張"十翼"[9]，《書》標"七觀"[10]，《詩》列"四始"[11]，《禮》正"五經"[12]，《春秋》"五例"[13]。義既埏乎性情[14]，辭亦匠於文理[15]；故能開學養正[16]，昭明有融[17]。

【校注】

① 皇：指三皇，為傳說中的遠古帝王，所指不一，如伏羲、女媧、神農。《三墳》：古書名，傳為三皇之書。

② 帝：指五帝，為傳說中的上古帝王，所指不一，如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五典》：古書名，傳為五帝之書。

③ 重：加之。《八索》：古書名，傳為關於八卦之書。

④ 申：重，加之。《九丘》：古書名，傳為關於九州之書。

⑤ 歲曆：年代。綿：久遠。曖(ài)：昏暗不明。

⑥ 條流：枝條、流派。紛糅：紛繁雜亂。

⑦ 夫子刪述：孔子刪訂闡發羣經。

⑧ 大寶：最為重要和寶貴的東西，指孔子所刪述的經典。啓：打開。通行本作"咸"，唐寫本作"啓"。耀：顯，明。

⑨ 張：發揮。翼：輔助。十翼：指《易傳》十篇，參見《原道》注。

⑩ 標：顯出。七觀：《尚書大傳》載孔子之說，認為可從《尚書》中觀義、觀仁、觀誠、觀度、觀事、觀治、觀美。

⑪ 列：陳述。四始：指《詩經》之"風"、"小雅"、"大雅"和"頌"。

⑫ 正：正定，決定。五經：指五種常行之禮，即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

⑬ 五例：指五種記事體例，參見《徵聖》注。

⑭ 埏（shān）：和泥做瓦，喻陶冶、規範。通行本作“極”，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埏”。

⑮ 匠：宗匠、技藝，喻深入掌握。

⑯ 開學：啓發學者。養正：培養正道。

⑰ 昭明：顯明，光明。有：又。融：明朗，大明。

3. 然而道心惟微[①]，聖謨卓絶[②]；牆宇重峻[③]，吐納自深[④]：譬萬鈞之洪鐘[⑤]，無錚錚之細響矣[⑥]。

【校注】

① 道心：道之心，即自然之道的精神。微：神妙。

② 謨：謀議。

③ 牆宇：喻人的道德學問。宇，屋簷。重峻：重疊高峻。

④ 吐納：指言論。通行本作“而吐納”，唐寫本無“而”字。

⑤ 鈞：古代重量單位，三十斤。洪：大。

⑥ 錚錚：金屬相擊聲。

4. 夫《易》惟談天[①]，入神致用[②]，故《繫》稱[③]：旨遠、辭文、言中、事隱[④]。韋編三絶[⑤]，固哲人之驪淵也[⑥]。

【校注】

① 天：天道，即自然之理。

② 神：精妙。

③《繫》：指《周易・繫辭》。

④ 旨遠：旨意深遠。文：文飾。中（zhòng）：符合，恰當。

隱：隱蔽，幽深。

⑤ 韋編：用熟牛皮把竹簡編連起來，為古代造紙術發明以前的著作裝訂方式。韋，熟牛皮。絶：斷。

⑥ 哲人：才智之士，指聖人。驪（lí）淵：喻真理深藏之處。驪，指驪龍，黑色的龍。淵，深潭。

5.《書》實記言，而詁訓芒昧[①]；通乎《爾雅》[②]，則文意曉然。故子夏嘆《書》[③]："昭昭若日月之代明[④]，離離如星辰之錯行[⑤]。"言照灼也[⑥]。

【校注】

① 詁訓：即古代語言。通行本作"訓詁"，唐寫本作"詁訓"。芒：通"茫"，模糊不清。通行本作"茫"，唐寫本作"芒"。

②《爾雅》：古代訓詁之書。爾雅，謂可近而取正之意。

③ 子夏：孔子的學生。

④ 昭昭：光明，指明辨事理。代明：謂輪流照耀。通行本無"代"字，唐寫本作"代明"。代，更替。

⑤ 離離：羅列，指歷歷分明。錯行：謂交替運行。通行本無"錯"字，唐寫本作"錯行"。錯，更迭。

⑥ 照：通行本作"昭"，唐寫本作"照"。灼：明亮。

6.《詩》之言志[①]，詁訓同《書》；摛風裁興[②]，藻辭譎喻[③]；温柔在誦[④]，最附深衷矣[⑤]。

【校注】

① 之：通行本作"主"，唐寫本作"之"。

② 摛風裁興：謂《國風》等作品的創作，常用比、興等手法。摛（chī），舒展，鋪陳。

③ 譎：變化莫測。

④ 温柔：即温柔敦厚。誦：朗讀。

⑤ 最附：通行本作“故最附”，唐寫本無“故”字。附，接近。

7.《禮》以立體①，據事制範②；章條纖曲③，執而後顯④；採掇片言⑤，莫非寶也。

【校注】

① 體：體制，準則。

② 據事制範：謂根據事理制定規範。制，通行本作“剬”，唐寫本作“制”。

③ 章條：章程條例。纖曲：謂細緻詳盡。

④ 執：執行。

⑤ 掇：拾取。片：通行本作“生”，唐寫本作“片”。

8.《春秋》辨理，一字見義①：五石六鶂②，以詳略成文③；雉門兩觀④，以先後顯旨⑤。其婉章志晦⑥，諒已邃矣⑦。

【校注】

① 一字見義：一個字即可表現應有之義。

② 五石：《春秋·僖公十六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鶂（yì）：即“鷁”，一種水鳥。通行本作“鷁”，唐寫本作“鶂”。《春秋·僖公十六年》：“是月，六鷁退飛過

宋都。”

③ 以詳略成文：《春秋·僖公十六年》關於“五石”的記載，具體到了正月初一（朔），而關於“六鷁”的記載只説到月份，詳略不同。

④ 雉門：古代天子宫所謂“五門”之一，諸侯宫亦有之，此即魯宫的南門。兩觀：宫門雙闕，即宫門外左右二臺之樓。《春秋·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災，指火災。

⑤ 以先後顯旨：以敍述的先後順序來顯示輕重或尊卑之意。失火的主要是兩觀，但先云雉門者，蓋以門為其主，觀為其飾。

⑥ 婉章：即上文所謂“《春秋》五例”中的“婉而成章”。“志晦”：即“《春秋》五例”中的“志而晦”。婉章志晦，代指“《春秋》五例”。

⑦ 諒：確實。已：通行本作“以”，唐寫本作“已”。邃：深遠。

9.《尚書》則覽文如詭[①]，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文之殊致[②]，表裏之異體者也[③]。至於根柢盤固[④]，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唯舊[⑤]，而餘味日新[⑥]；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⑦]：可謂太山遍雨，河潤千里者也。

【校注】

① 詭：怪異。

② 文：通行本作“人”，唐寫本作“文”。致：情致。

③ 表裏：指文章的語言形式和思想内容。體：謂文章

風格。

④ 至於：通行本無“於”字，唐寫本作“至於”。柢(dǐ)：樹根。盤固：謂糾結牢固。通行本作“槃深”，唐寫本作“盤固”。

⑤ 唯：通行本作“雖”，唐寫本作“唯”。

⑥ 而餘味：通行本無“而”字，唐寫本作“而餘味”。

⑦ 久用而未先：意謂雖用之已久，但其内容豐富，取之不竭，因而亦不覺其先。久，通行本作“文”，唐寫本作“久”。

10. 故論説辭序①，則《易》統其首②；詔策章奏③，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④，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⑤，則《禮》總其端；記傳盟檄⑥，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⑦，極遠以啓疆⑧；所以百家騰躍⑨，終入環内⑩。若稟經以制式⑪，酌《雅》以富言⑫，是即山而鑄銅⑬，煮海而為鹽者也⑭。

【校注】

① 論説辭序：四種文體。分别在《論説》、《書記》中論述。

② 統：統領，總束。

③ 詔策章奏：四種文體。分别在《詔策》、《章表》、《奏啓》中論述。

④ 賦頌歌讚：四種文體。分别在《詮賦》、《頌讚》、《樂府》中論述。

⑤ 銘誄箴祝：四種文體。分别在《銘箴》、《誄碑》、《祝盟》中論述。

⑥ 記傳盟檄：四種文體。分别在《書記》、《史傳》、《祝盟》、《檄移》中論述。記，通行本作“紀”，唐寫本作“記”。盟，

通行本作“銘”,唐寫本作“盟”。

⑦ 表:表率,標準。

⑧ 啓:開拓。疆:疆土,指文體領域。

⑨ 騰躍:跳躍。

⑩ 環内:通行本作“環内者也”,唐寫本無“者也”二字。環,中間有孔的圓玉,泛指圈形物,此喻以經典為其源頭的文體範圍。

⑪ 稟:領受。制式:指文章寫作。式,文體形式。

⑫ 酌:取。《雅》:指《爾雅》。

⑬ 即:就。通行本作“仰”,唐寫本作“即”。

⑭ 者也:通行本無“者”字,唐寫本作“者也”。

11. 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①:一則情深而不詭②,二則風清而不雜③,三則事信而不誕④,四則義貞而不回⑤,五則體約而不蕪⑥,六則文麗而不淫⑦。故揚子比雕玉以作器⑧,謂“五經”之含文也⑨。

【校注】

① 體:主體,指文章本身。義:宜,適宜,指符合一定標準。

② 詭:虚假。

③ 風:風化,教化。清:清爽,純正。雜:謂駁雜、不純粹。

④ 誕:荒誕,虚妄。

⑤ 義:道理,意義。貞:正。通行本作“直”,唐寫本作“貞”。回:邪僻。

⑥ 體:文體。約:約束,規範。蕪:繁雜。

⑦ 淫:過分,奢侈。

⑧"故揚子"句：故揚子：通行本無"故"字，唐寫本作"故揚子"。揚子，指揚雄，西漢文學家。《法言・寡見》："玉不雕，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璵璠(yú fán)，美玉。

⑨五經：指《易》、《書》、《詩》、《禮》、《春秋》。文：文采。

12. 夫文以行立[①]，行以文傳；"四教"所先[②]，符采相濟[③]。邁德樹聲[④]，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⑤]。是以楚豔漢侈[⑥]，流弊不還。極正歸本[⑦]，不其懿哉[⑧]！

【校注】

①文：文辭。行：德行。

②四教：《論語・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③相濟：即相輔相成。

④邁：通"勱"，勤勉。通行本作"勵"，唐寫本作"邁"。

⑤克：能够。

⑥楚：指《楚辭》。侈：過分。

⑦極正歸本：即"宗經"之旨。正、本，皆指經典。極正，通行本作"正末"，唐寫本作"極正"。

⑧懿：美。哉：通行本作"歟"，唐寫本作"哉"。

13. 讚曰：三極彝道，訓深稽古[①]。致化惟一[②]，分教斯五[③]。性靈鎔匠[④]，文章奥府[⑤]。淵哉鑠乎[⑥]，羣言之祖！

【校注】

①稽：查考。

② 致：達到。化：教化。惟：通行本作"歸"，唐寫本作"惟"。

③ 斯：則，就。五：指"五經"。

④ 鎔：鎔鑄，陶冶。

⑤ 府：文書、財物收藏之所。

⑥ 淵：深。鑠（shuò）：通"爍"，光輝美盛。

【譯文】

闡述天、地、人普遍規律的著作叫做"經書"。所謂"經"，乃是恒久不變之至理，永不磨滅之思想。所以經書取法於天地，徵驗於鬼神，考察事物運行之規律，從而制定出人類之綱紀。它們深入人類靈魂之深處，體現了文章寫作的根本之理。三皇時期的《三墳》，五帝時期的《五典》，以及《八索》、《九丘》等著作，由於年代久遠而滯礙難通，其後的著作更是紛繁複雜。自從經過孔子的删改整理，經典的寶庫被開啓，羣經得以大放光彩。從此，《易經》由"十翼"加以闡明，《尚書》顯示出七個方面的重要內容，《詩經》從産生根源上被分為四類，《禮記》明確了五種主要的禮儀，《春秋》則有五種記事的體例。它們不僅陶冶和規範人們的思想感情，也深得為文之理。所以，其能啓迪後學而培養正確的創作道路，更使這些作品的幽暗不明之處得以彰顯。然而，自然之道的精神是微妙的，聖人之論亦卓絶千古，其道德深厚而文章高深，猶如千萬斤的洪鐘，其發出的聲音是不會細小的。

《易經》專門研究天道自然，其深入自然之道而發揮作用，所以《繫辭》謂其意旨深遠、文辭華美、語言準確而事理深奥。孔子讀之而"韋編三絶"，可見其本為聖人思想的源泉。《尚書》主要記言，但用語古老而文意模糊；如果能够通曉《爾雅》這樣

的訓詁之書，那麽其内容還是可以搞清楚的。所以子夏贊嘆《尚書》説："其事理之明辨，就像日月般交相輝映，就像星辰般歷歷在目。"也就是清楚明白的意思。《詩經》之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其文字亦如《尚書》般不易理解。《國風》等作品的創作，運用比、興等手法，辭采豐富而喻義多變；讀起來温順柔婉，最能從感情深處打動讀者。《禮》乃是用來規範體制的，它根據各種具體的事務制定法度，所以其章節條款細緻周密，要在實際運用中才能顯示其效果；而隨便取其片言隻語，莫不十分重要。《春秋》在辨明事理方面，可以一字而體現褒貶。如關於"五塊隕石"、"六隻水鳥"等的記載，其發生日期有詳略的不同；而關於"雉門及兩觀發生火災"的記載，則以嚴格的先後順序來顯示作者之旨。其文章委婉曲折而記載含蓄隱蔽，其思想確乎是相當深邃的。《尚書》看上去文辭古奥，而深入其理則暢通無阻；《春秋》看上去明白易懂，但其中真正的含義卻又頗難領會。聖人不同的思想感情表現於文章，從而形成其内容和形式的不同風格。聖人之文猶如大樹，根深柢固而枝繁葉茂，文辭簡約而含義豐富，事例平常卻意義深遠。所以，雖然只是前人舊作，卻歷久彌新；後來者學之未為晚，先修者久用不為先。正猶如泰山之雨，灑遍人間；黄河之水，潤澤千里。

所以論、説、辭、序等體裁，以《易經》為其統領；詔、策、章、奏等體裁，則以《尚書》為其源頭；賦、頌、歌、讚等體裁，以《詩經》為其根本；銘、誄、箴、祝等體裁，則以《禮記》為其總束；記、傳、盟、檄等體裁，以《春秋》為其開端。它們樹立起至高無上的標準，並開闢未來廣闊的發展道路；所以儘管文壇百家馳騁跳躍，卻不可能超出以"五經"為其源頭的文體範圍。如果能够領會經典的精神而進行創作，並參考《爾雅》以豐富自己的語言，那就像背靠礦山而冶煉、面向大海而制鹽。所以，為文而能以經

書為根本,則其文章便可達到以下標準:一是感情深厚而不造作,二是思想純正而不雜亂,三是敘事真實而不怪誕,四是説理切當而不邪僻,五是文體規範而不繁蕪,六是辭采華美而不過分。因此,揚雄曾以美玉必須經過雕琢而後成器為喻,説明"五經"亦講究文采之運用。一個人的文辭決定於他的德行,而其德行則通過文辭表現出來;孔子有所謂"文、行、忠、信"的"四教","文"居於首位,與其他三者乃是相互為用的。人們在勉勵品德、建樹功名方面,無不以聖人為榜樣;然而在文章的寫作上,卻很難做到以經書為根本。正因如此,從"楚辭"的豔麗發展為漢代辭賦的過分奢華,以至於愈來愈嚴重,積重難返。那麼,回到以經書為根本的正確軌道上來,不正是最好的選擇嗎?

總而言之:經書深刻地表現了有關天、地、人的自然之道,我們必須認真加以考察。經書有五類,而其致力於教化的目的則是一致的。它們是陶鑄性情的巨匠,文章寫作的寶庫;其博大精深而美妙絕倫,乃是一切文章的淵藪。

正緯第四

1. 夫神道闡幽[①],天命微顯[②]: 馬龍出而大《易》興[③],神龜見而《洪範》耀[④]。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⑤]。"斯其謂也[⑥]。但世夐文隱[⑦],好生矯託[⑧];真雖存矣,偽亦憑焉[⑨]。

【校注】

① 神道: 神妙之理,即自然之道。幽: 暗昧不明。神道闡幽,指下文的"馬龍出而大《易》興"。

② 天命: 上天的旨意。微: 精妙幽深。天命微顯,指下文的"神龜見而《洪範》耀"。

③ 馬龍: 形似馬的龍,亦謂"龍馬"。相傳伏羲時黃河中有龍馬負圖而出,伏羲據河圖製成八卦。

④ 見: 通"現",出現。相傳大禹時洛水中有神龜負書而出。洪範: 大法。耀: 顯明。通行本作"燿",唐寫本作"耀"。

⑤ 則: 效法。

⑥ 其: 通行本作"之",唐寫本作"其"。

⑦ 夐(xiòng): 久遠。隱: 隱晦不明。

⑧ 矯: 假託。託: 通行本作"誕",唐寫本作"託"。

⑨ 憑: 憑藉,依據。

2. 夫"六經"彪炳[①],而緯候稠疊[②];《孝》、《論》昭哲[③],而《鉤》、《讖》葳蕤[④]。

【校注】

① 六經：指《易》、《書》、《詩》、《禮》、《樂》、《春秋》。彪炳：光彩鮮明。

② 緯：緯書,與經書相對,乃漢人託於孔子之作,其與方士所傳預決吉凶之讖書,合稱讖緯。候：占驗,此指《尚書中候》一類的讖緯之書。稠疊：多而重複。

③《孝》：指《孝經》。《論》：指《論語》。昭哲：清楚明白。哲,通行本作"晰",唐寫本作"哲"。

④《鉤》：指《鉤命訣》等有關《孝經》的緯書。《讖》：指《比考讖》等有關《論語》的讖書。葳蕤(wēi ruí)：草木茂盛之狀,此喻雜亂無章。

3. 酌經驗緯[①],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②],其猶織綜[③],絲麻不雜[④],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摘千里[⑤],其僞一矣。經顯世訓[⑥],緯隱神教[⑦];世訓宜廣[⑧],神教宜約。而緯多於經[⑨],神理更繁[⑩],其僞二矣。"有命自天"[⑪],乃稱符讖[⑫],而八十一篇[⑬],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緑圖[⑭],昌制丹書[⑮],其僞三矣。商周已前[⑯],緑圖頻見[⑰];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⑱],其僞四矣。僞既倍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預焉[⑲]!

【校注】

① 酌：衡量。通行本作"按",唐寫本作"酌"。

② 成：相成，促成。

③ 織綜（zèng）：指織布。綜，織機的一種裝置，使經綫上下交錯以受緯綫。

④ 雜：摻雜，混雜。

⑤ 倍摘：乖違，背反。倍，通“背”，背向。摘，通“適”，抵牾。通行本作“擿”，唐寫本作“摘”。

⑥ 世訓：即世事之常理。通行本作“聖訓也”，唐寫本作“世訓”。

⑦ 神教：即《易・觀・彖》所謂“神道設教”。通行本作“神教也”，唐寫本無“也”字。

⑧ 世：通行本作“聖”，唐寫本作“世”。廣：多。

⑨ 而：通行本作“而今”，唐寫本無“今”字。

⑩ 神理：指神秘的説法。

⑪ 有命自天：語出《詩・大雅・大明》。

⑫ 符：符命，古代以人君受命而天賜祥瑞的憑證。讖：預言吉凶得失的文字、圖記。

⑬ 八十一篇：荀悦《申鑒・俗嫌》：“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

⑭ 堯造緑圖：緯書《尚書中候・握河紀》載，有龍馬口含“赤文緑地”之圖呈獻堯帝。

⑮ 昌制丹書：《尚書中候・我應》載，有“赤雀銜丹書”呈獻周文王。昌，周文王姓姬名昌。

⑯ 已：通行本作“以”，唐寫本作“已”。

⑰ 緑圖：通行本作“圖籙”，唐寫本作“緑圖”。

⑱ 體：事體。乖：違背。

⑲ 預：參預。通行本作“豫”，唐寫本作“預”。

4. 夫緑圖之見[1],乃昊天休命[2],事以瑞聖[3],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嘆[4];如或可造,無勞喟然[5]。昔康王河圖[6],陳於東序[7],故知前聖符命[8],歷代寶傳。仲尼所撰[9],序録而已[10]。

【校注】

① 夫:通行本作“原夫”,唐寫本無“原”字。緑圖:通行本作“圖籙”,唐寫本作“緑圖”。

② 昊(hào):大,指天。休:美。

③ 瑞:祥瑞,瑞應。

④ 夫子:指孔子。《論語·子罕》:“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⑤ 喟:嘆聲。

⑥ 康王:周成王之子,名釗。

⑦ 東序:東廂房。《尚書·顧命》:“河圖在東序。”

⑧ 聖:通行本作“世”,唐寫本作“聖”。

⑨ 仲尼所撰:相傳《尚書》是孔子編定的。

⑩ 序録:按次序編録。

5. 於是技數之士[1],附以詭術:或説陰陽,或敍災異[2],若鳥鳴似語[3],蟲葉成字[4],篇條滋蔓[5],必徵孔氏[6]。通儒討覈[7],謂偽起哀平[8];東序秘寶,朱紫亂矣[9]!

【校注】

① 技數:即方技數術,如醫方、占卜等。技,通行本作

“伎”,唐寫本作“技”。

② 敍：通行本作“序”,唐寫本作“敍”。

③ 鳥鳴似語：《左傳·襄公三十年》:“鳥鳴於亳社,如曰嘻嘻。”亳社,殷之社壇。

④ 蟲葉成字：《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病已,昭帝之後的宣帝之名。

⑤ 篇條：篇章條目。滋蔓：滋生蔓延,此謂繁多。

⑥ 徵：通行本作“假”,唐寫本作“徵”。

⑦ 通儒：指學識淵博而能融會貫通的學者。討覈：探討覈實。

⑧ 僞起：通行本無“僞”字,唐寫本作“僞起”。哀：漢哀帝。平：漢平帝。

⑨ 朱紫：喻以邪亂正或真僞混淆。朱,正紅色。紫,屬間色。

6. 至光武之世[①],篤信斯術[②];風化所靡[③],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④],曹褒選讖以定禮[⑤]：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⑥],尹敏戲其浮假[⑦],張衡發其僻謬[⑧],荀悦明其詭託[⑨]：四賢博練[⑩],論之精矣。

【校注】

① 至：通行本作“至於”,唐寫本無“於”字。光武：光武帝,乃東漢第一個帝王。

② 篤信：深信。

③ 風化：指影響。靡：倒下,指影響之大。

④ 沛獻：光武帝二子劉輔，封沛王，謚號“獻”。其善説圖讖，曾作《五經論》，時稱《沛王通論》。

⑤ 曹褒：字叔通，東漢人。選：通行本作“撰”，唐寫本作“選”。曹褒曾按章帝之命，雜用五經和讖緯之説，撰寫冠婚吉凶制度一百五十篇。

⑥ 桓譚：字君山，東漢學者，曾上疏光武帝，要求抑制讖緯之盛行。疾：憎惡。

⑦ 尹敏：字幼季，東漢學者，曾受命校圖讖，並在讖書缺文之處戲增“君無口，為漢輔”六字，“君無口”即“尹”字。浮假：虛浮不實。通行本作“深瑕”，唐寫本作“浮假”。

⑧ 張衡：字平子，東漢科學家、文學家，曾上疏揭發讖緯之虛妄，主張禁絕之。僻：邪。

⑨ 荀悦：字仲豫，東漢學者，主張緯書非孔子之作。詭：怪異。託：通行本作“誕”，唐寫本作“託”。

⑩ 博練：博通而練達。

7. 若乃羲農軒皞之源①，山瀆鐘律之要②，白魚赤雀之符③，黃銀紫玉之瑞④，事豐奇偉，辭富膏腴⑤，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古來辭人⑥，捃摭英華⑦。平子慮其迷學⑧，奏令禁絶；仲豫惜其雜真⑨，未許煨燔⑩。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校注】

① 羲（xī）：伏羲。農：神農。軒：軒轅，黃帝之名。皞（hào）：少皞，名摯，傳為黃帝之子。

② 瀆：大川。律：音律，樂律。

③ 白魚：《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雀：通行本作"烏"，唐寫本作"雀"。

④ 銀：通行本作"金"，唐寫本作"銀"。《禮鬥威儀》："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黃銀見，紫玉見於深山。"

⑤ 膏腴：肥沃富饒。

⑥ 古：通行本作"後"，唐寫本作"古"。

⑦ 捃(jùn)：摘取。通行本作"採"，唐寫本作"捃"。摭：拾取。英華：精華。

⑧ 慮：通行本作"恐"，唐寫本作"慮"。

⑨ 仲豫：荀悦，字仲豫。

⑩ 煨(wēi)：盆中火。燔(fán)：焚燒。

8. 讚曰：滎河温洛①，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②，朱紫騰沸③。芟夷譎詭④，採其雕蔚⑤。

【校注】

① 滎河：《尚書中候·握河紀》："堯修壇河洛……滎光出河，休氣四塞。"滎光，五色之光。温洛：《易乾鑿度》："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温，九日乃寒。"

② 二漢：即西漢和東漢，亦稱前漢和後漢。

③ 騰沸：指繁亂。

④ 芟(shān)夷：削除。譎詭：怪異。

⑤ 採：通行本作"糅"，唐寫本作"採"。雕蔚：雕飾文采。

【譯文】

神妙的自然之道得以闡明，是因為黃河中有龍馬負圖而出，

並因此産生了《易經》;幽微的上天之命得以彰顯,是因為洛水中有神龜負書而出,並由此形成了《洪範》。《周易・繫辭》有言:"黄河之圖,洛水之書,成為聖人取法的對象。"説的正是上述情況。然而,時代久遠,記載不明,容易出現假託;真品固然存在,偽作也會隨之産生。

《易》、《書》、《詩》、《禮》、《樂》、《春秋》等六經光采鮮明,而與之相對的緯書卻重複繁多;《孝經》、《論語》清楚明白,而相關的《鈎命訣》、《比考讖》等卻雜亂無章。因此,參照經書而檢驗緯書,可以從四個方面證明其為偽作:用緯書來配合經書,這就像織布,無論用絲或用麻,二者不相摻雜,方能織成布帛。現在經書是雅正的,而緯書卻是怪異的,二者相悖千里,怎能結合到一起呢?這是證明其為偽作的第一點。經書顯明,其為世事常理;緯書隱晦,其以神道設教。既為世事常理,其篇章内容當然豐富;既以神道設教,其篇章内容理應簡約。但現在不僅緯書多於經書,而且緯書中那些神秘的説法更是繁多。這是證明其為偽作的第二點。天降旨意,方可稱為符命、預言;而八十一篇讖緯之作皆稱孔子所為,而且又説唐堯時出現了緑圖,周文王時出現了丹書。這是證明其為偽作的第三點。在商周以前,所謂緑圖就經常出現;而直到春秋末年,各種經書才算齊備。如此先有緯書而後有經書,豈不違背經緯相織的正常之理!這是證明其為偽作的第四點。可以説,緯書之偽,與經書可謂南轅北轍;則其作用迥異於經書,也就是很明顯的事情了。經書自然足以成為世人之準則,緯書又怎能與之相提並論呢?

緑圖的出現,乃是上天美好的旨意,那是聖人出現的祥兆,並不是用來配合經書的。所以黄河中不再出現緑圖,孔夫子便要長嘆;如果有人可以造出來,也就用不著嘆息了。康王之時,河圖被陳列在東廂房;可見有關聖人的瑞應,乃歷代相傳之珍

寶。孔子的整理,乃是按次序予以編録而已。可是那些方技術士,便用怪異之辭予以附會:有的講説陰陽占卜,有的敘述災難異聞,諸如鳥鳴之聲好像人語、蟲吃樹葉而成文字,各種説法滋生蔓延,卻都要假託於孔子。博洽的學者經過探討覈實,認為這種偽託開始於西漢哀帝、平帝之時;自此而後,古代帝王珍藏之寶都被它們攪亂了。至東漢時代,光武帝深信讖緯之術;影響之大,學習者摩肩接踵。沛獻王劉輔集合緯書之説用以通釋經書,曹褒也選取讖緯之書作為修定禮儀制度的根據:其離經叛道之舉,未免太過分了。因此,桓譚憎惡讖緯的虛偽,尹敏嘲弄讖緯的不實,張衡揭發讖緯的荒謬,荀悦辨明讖緯的假託。這四位先賢博通而練達,他們有關讖緯的論述可以説是精當的。

至於緯書中諸如伏羲、神農、黄帝、少皞的傳説,高山大川和黄鐘律吕之靈應的要聞,周文王得赤雀丹書和周武王得白魚的符命,黄銀紫玉現於深山的祥瑞等等,内容廣泛而奇特,文辭豐富而華美,它們雖然無益於經書,但對文章的寫作是有幫助的。正因如此,古往今來的作者,經常擇取其中的精華。張衡擔心緯書惑亂學人,曾奏請漢帝下令禁絶;荀悦則為其中攙雜一些孔子之語而惋惜,不同意將其焚毁。緯書乃是前人用來配合經書的,因此本篇予以較詳細的論述。

總而言之:黄河發光,洛水變暖,昭示著河圖和洛書的出現。這些神奇的珍寶自有其用,它們義理深奥而文采可貴。時代發展到兩漢,經書被繁雜的緯書攪亂。必須剔除其怪異的内容,而吸收其豐富的辭采。

辨騷第五

1. 自《風》、《雅》寢聲[①]，莫或抽緒[②]；奇文鬱起[③]，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④]，奮飛辭家之前[⑤]；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

【校注】

① 寢：止息。

② 抽緒：謂繼承前人未竟之業。

③ 鬱：繁盛。

④ 軒翥（zhù）：飛舉。

⑤ 辭家：謂辭賦家。

2. 昔漢武愛《騷》[①]，而淮南作《傳》[②]，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③]，《小雅》怨誹而不亂[④]，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⑤]，浮遊塵埃之外[⑥]，皭然“涅而不緇”[⑦]，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校注】

① 漢武：指西漢武帝。

② 淮南：指淮南王劉安，所為《離騷傳》或稱《離騷賦》已

佚,劉勰所引見於《史記·屈原列傳》和班固的《離騷序》。

③ 淫:放蕩,過度。

④ 誹:譏刺。亂:無秩序。

⑤ 蛻:脱去皮殼。

⑥ 浮遊:漫遊。遊,通行本做“游”,唐寫本做“遊”。

⑦ 皭(jiào):潔白。涅而不緇:語出《論語·陽貨》。涅,染黑。緇(zī),黑色。

3. 班固以為①,露才揚己,忿懟沈江②;羿澆二姚③,與《左氏》不合④;崑崙懸圃⑤,非經義所載;然其文麗雅⑥,為詞賦之宗⑦:雖非明哲⑧,可謂妙才。

【校注】

① 班固:字孟堅,東漢史學家、文學家,下述其論見《離騷序》。

② 懟(duì):怨恨。

③ 羿(yì):后羿,傳為夏代有窮國之君,後為其臣寒浞所殺。澆(aò):過澆,寒浞之子。二姚:指夏代有虞國國君的兩個女兒,“姚”乃其姓。

④《左氏》:指《左傳》,又稱《左氏春秋》。

⑤ 崑崙:即昆侖山,《離騷》和《天問》中都曾講到。懸圃:昆侖之巔。

⑥ 文:通行本作“文辭”,唐寫本無“辭”字。

⑦ 宗:祖先,指開創者。

⑧ 明哲:明智,明智之人。

4. 王逸以為①,詩人提耳②,屈原婉順③;《離騷》之

文,依經立義:駟虯乘鷖[4],則"時乘六龍"[5];崑崙流沙[6],則《禹貢》敷土[7];名儒詞賦[8],莫不擬其儀表[9],所謂"金相玉質[10],百世無匹[11]"者也。

【校注】

① 王逸:字叔師,東漢學者,著有《楚辭章句》,下述其論見《楚辭章句序》。

② 提耳:撕提其耳,使之警覺。《詩·大雅·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③ 婉:順從。

④ 駟:一車所駕之四馬或駕四馬之車,此謂駕乘。虯(qiú):古代傳説中的一種龍。鷖(yì):同"鷖",鳳凰之别名。《離騷》:"駟玉虯以乘鷖兮。"

⑤ 時乘六龍:語出《易·乾·彖》。六龍,乾卦六爻皆取龍為象,或潛或飛,依時升降。

⑥ 流沙:指沙漠地區。《離騷》:"忽吾行此流沙兮。"

⑦ 敷:分佈治理。《尚書·禹貢》:"禹敷土……餘波入於流沙。"

⑧ 儒:指學者。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

⑨ 儀表:法式,表率。

⑩ 相:質地,實質。《詩·大雅·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⑪ 匹:相當,相配。

5. 及漢宣嗟嘆[1],以為皆合經傳[2];揚雄諷味[3],亦言體同《詩》雅[4]。四家舉以方經[5],而孟堅謂不合傳;褒

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不精[⑥],翫而未覈者矣[⑦]!

【校注】

① 漢宣:指西漢宣帝。嗟嘆:吟誦。《漢書·王褒傳》載,漢宣帝認為"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

② 傳:闡述經義的文字。通行本作"術",唐寫本作"傳"。

③ 揚雄:字子雲,西漢文學家,其於屈原作品之見已不詳。諷味:諷誦翫味。

④ 體:風格。雅:雅正。

⑤ 方:比擬,比方。

⑥ 鑒:審察。不:通行本作"弗",唐寫本作"不"。

⑦ 翫:翫味領會。覈:查考,覈實。矣:通行本作"也",唐寫本作"矣"。

6. 將覈其論,必徵言焉[①]。故其陳堯舜之耿介[②],稱禹湯之祗敬[③],典誥之體也[④]。譏桀紂之猖披[⑤],傷羿澆之顛隕[⑥],規諷之旨也[⑦]。虬龍以喻君子[⑧],雲蜺以譬讒邪[⑨],比興之義也[⑩]。每一顧而掩涕[⑪],嘆君門之九重[⑫],忠怨之詞也[⑬]。觀玆四事,同乎《風》、《雅》者也[⑭]。

【校注】

① 徵:證驗。

② 耿介:光明正大。《離騷》:"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③ 禹湯:通行本作"湯武",唐寫本作"禹湯"。湯,商朝的

建立者，又稱武湯、成湯等。祗（zhī）：敬。《離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④ 典：指《尚書》中的《堯典》等篇。誥：指《尚書》中的《湯誥》等篇。體：風格。

⑤ 桀（jié）：夏代國王，名履癸，以暴虐著稱。紂（zhòu）：商代最後一個君主，亦稱帝辛。猖披：衣不繫帶、散亂不整，引申為不遵法度、恣意妄為。《離騷》："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⑥ 顛隕：墜落。《離騷》中說后羿和過澆因"淫遊"和"縱欲"而無善終。

⑦ 規：勸諫。

⑧ 虯龍：《九章·涉江》："駕青虯兮驂白螭。"驂，駕馭。螭，古代傳說中的神獸。

⑨ 蜺（ní）：即霓，虹之一種，亦稱副虹。讒邪：讒言邪說，此指讒邪之人。《離騷》："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⑩ 比興：《詩經》的兩種表現方法，《比興》篇有專論。

⑪ 顧：回頭。《九章·哀郢》："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掩涕：掩面垂淚。《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⑫ 九重：九層，謂深。《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

⑬ 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

⑭ 乎：通行本作"於"，唐寫本作"乎"。

7. 至於託雲龍[①]，說迂怪[②]；駕豐隆[③]，求宓妃[④]；憑鴆鳥[⑤]，媒娀女[⑥]：詭異之詞也[⑦]。康回傾地[⑧]，夷羿斃

日[9]，木夫九首[10]，土伯三目[11]：譎怪之談也[12]。依彭咸之遺則[13]，從子胥以自適[14]：狷狹之志也[15]。"士女雜做，亂而不分"[16]，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17]，舉以為歡[18]：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於經典者也[19]。

【校注】

① 雲龍：《離騷》："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② 迂怪：神怪。

③ 駕豐隆：通行本無"駕"字，唐寫本作"駕豐隆"。豐隆，雲神，一説雷神。

④ 宓(fú)妃：伏羲氏之女，傳為洛水之神。《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⑤ 憑鴆(zhèn)鳥：通行本無"憑"字，唐寫本作"憑鴆鳥"。鴆，傳説中的一種毒鳥。

⑥ 娀(sōng)：古國名，在今山西省，也叫"有娀"。《離騷》："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偃蹇，高聳。

⑦ 詭：怪異。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

⑧ 康回：即共工，神話人物。《天問》："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⑨ 夷羿：即后羿。彃：通行本作"彈"，唐寫本作"彃"。《天問》："羿焉彈日？"彈(bì)，射，一作"彃"。

⑩ 木夫九首：《招魂》："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⑪ 土伯：土地之神。《招魂》："土伯九約……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約，曲折。

⑫ 譎：怪異。

⑬ 彭咸：相傳為殷商時大夫，因諫君不聽而投水自殺。《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⑭ 子胥：伍子胥，春秋時楚國人，被吴王夫差逼迫而自殺，並被投屍於江。自適：順應自己的心意。《九章·悲回風》："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⑮ 狷(juàn)：急躁。

⑯ "士女"二句：《招魂》："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

⑰ "娱酒"二句：《招魂》："娱酒不廢，沈日夜些。"

⑱ 歡：通行本作"懽"，唐寫本作"歡"。

⑲ 於：通行本作"乎"，唐寫本作"於"。

8. 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①]，而風雜於戰國[②]；乃《雅》、《頌》之博徒[③]，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④]，肌膚所附[⑤]，雖取鎔經旨[⑥]，亦自鑄偉辭。

【校注】

① 體：風格。憲：效法。通行本作"慢"，唐寫本作"憲"。三代：指夏、商、周。

② 風：文風，風格。雜：通行本作"雅"，唐寫本作"雜"。

③ 博徒：賭徒，此喻同類。

④ 骨鯁：即骨幹，喻作品的主要内容。

⑤ 肌膚：喻作品的表現形式。

⑥ 取鎔：取法、鎔煉。旨：通行本作"意"，唐寫本作"旨"。

9.《騷經》[①]、《九章》[②]，朗麗以哀志[③]；《九歌》[④]、

《九辨》[5]，靡妙以傷情[6]；《遠遊》[7]、《天問》[8]，瓌詭而慧巧[9]；《招魂》[10]、《大招》[11]，耀豔而采華[12]；《卜居》標放言之致[13]，《漁父》寄獨往之才[14]。故能氣往轢古[15]，辭來切今[16]，驚采絶豔，難與並能矣。

【校注】

① 騷經：通行本作"故騷經"，唐寫本無"故"字。王逸《楚辭章句》稱《離騷》為"離騷經"。

②《九章》：屈原之作，包括九首詩。

③ 朗麗：明朗而華美。

④《九歌》：屈原根據楚國民間祭歌改編之作，共十一篇。

⑤ 辨：通行本作"辯"，唐寫本作"辨"。《九辨》，一作《九辯》，為宋玉所作長篇詩歌。

⑥ 靡妙：美妙。通行本作"綺靡"，唐寫本作"靡妙"。

⑦《遠遊》：舊説為屈原所作，近人有疑為漢代作品。

⑧《天問》：屈原之作，乃問難天地自然之長詩。

⑨ 瓌：同"瑰"，奇偉。慧：通行本作"惠"，唐寫本作"慧"。

⑩《招魂》：屈原之作，一説宋玉作品。

⑪ 大招：通行本作"招隱"，唐寫本作"大招"。《大招》，舊説為屈原或景差所作。

⑫ 采：通行本作"深"，唐寫本作"采"。

⑬《卜居》：舊説為屈原之作。標：顯出。放：曠放。

⑭《漁父》：舊説為屈原之作。

⑮ 轢(lì)古：猶曠古，空前。轢，超越。

⑯ 切今：猶絶今，絶後。切，割，截。

10. 自《九懷》已下[①],遽躡其迹[②];而屈宋逸步[③],莫之能追。故其敍情怨,則鬱伊而易感[④];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⑤];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⑥];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⑦]。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⑧],馬揚沿波而得奇[⑨]:其衣被辭人[⑩],非一代也。

【校注】

①《九懷》:西漢作家王褒之作。已:通行本作"以",唐寫本作"已"。

② 遽:急。躡:追蹤。

③ 逸:奔跑。

④ 鬱伊:鬱悶。

⑤ 愴怏:悲傷失意之貌。

⑥ 聲:聲律音節。

⑦ 披:翻閱。

⑧ 枚:指枚乘,字叔,西漢辭賦家。賈:指賈誼,西漢辭賦家。

⑨ 馬:指司馬相如,字長卿,西漢辭賦家。揚:指揚雄。

⑩ 衣被:給人蓋上被子,喻加惠於人。辭:通行本作"詞",唐寫本作"辭"。

11. 故才高者苑其鴻裁[①],中巧者獵其豔詞[②],吟諷者銜其山川[③],童蒙者拾其香草[④]。若能憑軾以倚《雅》、《頌》[⑤],懸轡以馭楚篇[⑥],酌奇而不失其貞[⑦],翫華而不墜其實[⑧];則顧盼可以驅辭力[⑨],欬唾可以窮文致[⑩],亦不復乞靈於長卿[⑪],假寵於子淵矣[⑫]。

【校注】

① 苑：即苑囿，此謂掌握、駕馭。通行本作“菀”，唐寫本作“苑”。鴻裁：宏大的體制。

② 中巧：技藝中等之人，即中人。獵：獵取。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

③ 吟諷：吟詠諷誦。銜：含詠。

④ 童蒙：童幼無知。

⑤ 軾：車前供人倚靠的橫木。

⑥ 懸：繫挂。轡(pèi)：馬韁繩。

⑦ 酌：選取。貞：正。通行本作“真”，唐寫本作“貞”。

⑧ 翫：翫味，欣賞。墜：失去。

⑨ 顧眄(miǎn)：謂轉眼之間。眄，斜視。通行本作“盼”，唐寫本作“眄”。驅：驅遣，指揮。

⑩ 欬(kài)唾：謂談吐之間。欬，咳嗽。致：情趣。

⑪ 乞靈：乞求神靈以為己助，泛指乞援。長卿：司馬相如，字長卿。

⑫ 假寵：憑藉威望地位。子淵：王褒，字子淵。

12. 讚曰：不有屈平①，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采煙高②。山川無極，情理實勞③。金相玉式④，豔溢錙毫⑤。

【校注】

① 平：屈原，名平。通行本作“原”，唐寫本作“平”。

② 采：通行本作“志”，唐寫本作“采”。

③ 勞(liáo)：通“遼”，廣闊。

④ 式：榜樣，模範。

⑤ 錙(zī)毫：喻精微之處。錙，古代重量單位，其說不一，一般謂四分之一兩。

【譯文】

《詩經》之後，難得有人能够繼承其傳統；作為一代奇文崛起於文壇，那就是《離騷》了！其能够在《詩經》作者之後有所創造，而成為漢代辭賦家之前的傑出者，大概正因其離聖人還不遠，而楚國人又多才多藝吧？

從前漢武帝喜歡《離騷》，因而淮南王劉安作有《離騷傳》，他認為，《國風》描寫男女之情但不過分，《小雅》諷諫譏刺也很適度，而《離騷》則兼有二者之長；屈原出汙泥而不染，超脱於流俗之上，掙脱於黑暗之中，真可謂堪與日月争光！班固則以為，屈原過分張揚自己的個性和才華，竟至於一怒之下投江自盡！其作品中涉及后羿、澆和二姚的故事，與《左傳》的記載不相符合；而所謂"昆侖"、"懸圃"，經書中也没有記載。不過，其文辭華美而雅正，乃是辭賦的奠基者。所以，屈原雖然不是明智之人，但可以説是難得之才了。王逸則認為，《詩經》的作者有所謂撕提其耳以為警示之語，屈原也是委婉地加以諷諫；《離騷》之作，乃是依據經典而立論的。其中講到駕龍、乘鳳，便是《易經》所謂"時乘六龍"之義；所謂昆侖、流沙，亦與《尚書·禹貢》篇治理水土的内容相一致。所以，後世著名學者的辭賦，莫不以《離騷》為榜樣；正所謂表裏如一而如金玉般珍貴，後世罕有其匹了。另外，漢宣帝曾稱贊《楚辭》，認為其與經書是完全一致的；揚雄解説《楚辭》，也認為其風格與《詩經》相同。總之，劉安等四人皆以《離騷》與經書相一致，只有班固認為其與《左傳》不相符合。其實，無論肯定還是否定，它們都只局限於表面現象；

因而無論贊揚還是批評,就都不符合屈原作品的實際情況。可以説,他們的見解有道理,但並不精當;看到了一些問題,卻並沒有抓住實質。

要考察這些論述是否確當,那就必須回到屈原作品本身。其中陳説堯、舜之光明偉大,贊美夏禹、商湯之敬戒恭謹,乃是《尚書》的風格;譏刺夏桀、商紂之狂妄邪僻,痛心后羿和澆的自取滅亡,則有諷刺勸誡之義;以虬、龍比喻君子,以雲、虹比喻小人,則運用了比興的表現手法;所謂回望祖國便淚流滿面,以及慨嘆宫門深似海,那是忠君勸諫之言了。考察這四個方面,可以説與經書是一致的。至於其中所謂"駕八龍"、"載雲旗",以及雲神尋找洛神、請鴆鳥做媒求娶娀女等,乃是怪誕離奇之説;所謂共工怒觸不周山而使地陷東南、后羿射下太陽,以及有人九個頭、地神三隻眼等,則是荒誕不經之説了;所謂要以彭咸為榜樣(投水而死),以及追隨伍子胥以順意而為等,則表現出急躁而心胸不够寬廣的性格了;至於所謂男女雜坐一處而取樂,日夜狂飲不止而尋歡,便有荒淫之意了。所舉這四個方面,則是與經典不同的。

所以,謂其符合經書是有根據的,而説他荒誕不經也是事實。因此,必須明確:《楚辭》的風格是取法於古代的,但也受到戰國時代的影響;較之《詩經》雖稍遜一籌,卻是辭賦中最為傑出的作品。無論從其内容還是形式上加以考察,雖有取法經書之處,但更有自己偉大的創造。《離騷》、《九章》是以明朗華麗的語言抒發悲憤之志,《九歌》、《九辨》則以細膩柔靡的語言寄託傷感之情,《遠遊》、《天問》是以奇特非凡的語言表現智慧之思,《招魂》、《大招》則以色彩鮮豔的語言顯示内在之美,《卜居》有曠達豪放之風,《漁父》有遺世獨往之韻。所以,屈原之作可謂曠古絶今;其文采之令人驚嘆,真是舉世無雙了!

從王褒的《九懷》以後,都追蹤《楚辭》,但其與屈原、宋玉的差距太大,難以趕上。屈、宋之作,抒寫哀怨之情,使人心情抑鬱而為之感動;描述離别之意,則使人怏怏不樂而難以遣懷;模寫山水之景,使人能够通過音節而看到具體的形貌;敍説季節氣候,則使人可以透過文字而看到時令之變換。所以,枚乘、賈誼緊隨其後,創作出文采華麗的作品;司馬相如、揚雄得其餘緒,作品也有奇偉動人的特點。可見屈、宋惠及辭賦作者,並非一代而已。才華出色者可以駕馭其宏大的體制,能力一般之人則可獵取其豔麗的文辭,吟詠諷誦者可以選其模山範水之作品,初學寫作之人亦可掇拾其美人香草的比喻。就像乘車,《詩經》猶如車前横木而需緊緊抓住;又如騎馬,《楚辭》彷彿馬之轡繩而要牢牢掌握;既有屈原之奇偉而又不失《詩經》之雅正,既得《楚辭》之華美而又不棄經典之樸實,那麽轉眼之間可以駕輕就熟,談吐之際便能馳騁文壇,也就不必再向司馬相如和王褒之輩借光討教了!

總而言之:没有屈原,哪有《離騷》?其驚人的才華如長風飄蕩,其壯美的文采似孤煙雲高!山水遼闊無限啊,一個偉大作家的思想感情亦如波濤浩淼;那流光溢彩的字字句句,堪為後世師表!

明詩第六

1.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①聖謨所析②,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③,舒文載實④,其在茲乎!故詩者⑤,持也⑥,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⑦,持之為訓⑧,信有符焉爾⑨。

【校注】

①“詩言志”二句:引自《尚書・堯典》。永,通“詠”,歌唱。

② 謨:記述君臣謀議國事的一種文體,此指聖人的經典。

③“在心為志”二句:引自《毛詩序》。

④ 文:文辭。實:内容。

⑤ 故詩者:通行本無“故”字,唐寫本作“故詩者”。

⑥ 持:守,保持。

⑦“三百”二句:《論語・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蔽:涵蓋,概括。

⑧ 訓:解説。

⑨ 信有:通行本無“信”字,唐寫本作“信有”。焉:於此。爾:助詞。

2. 人稟七情[①],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樂辭[②],《玄鳥》在曲[③];黄帝《雲門》[④],理不空絃[⑤]。至堯有《大章》之歌[⑥],舜造《南風》之詩[⑦],觀其二文,“辭達而已”[⑧]。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⑨];太康敗德[⑩],五子咸諷[⑪]:順美匡惡[⑫],其來久矣。

【校注】

① 稟:領受,承受。七情:人的七種感情或情緒,指喜、怒、哀、懼、愛、惡、欲。

② 葛天樂辭:通行本作“葛天氏樂辭云”,唐寫本無“天”、“氏”、“云”三字,《玉海》引作“葛天樂辭”。葛天,即葛天氏,傳説中的遠古帝王。

③《玄鳥》:《吕氏春秋·古樂》:“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玄鳥,燕子。

④《雲門》:相傳為黄帝之樂。

⑤ 理不空絃:指應有樂詞。絃,通行本作“綺”,唐寫本作“絃”。

⑥《大章》:古樂名,相傳為堯樂。章,通行本作“唐”,唐寫本作“章”。

⑦《南風》:古樂名,相傳為虞舜所作。

⑧ 辭達而已:《論語·衛靈公》:“子曰:‘辭達而已矣。’”

⑨ 九序惟歌:指治理天下的九種功業皆有其序,亦皆有其詩歌。

⑩ 太康:夏禹之孫,因荒淫而失國。

⑪ 五子:指夏太康之兄弟五人。《史記·夏本紀》:“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諷:通行本作

"怨",唐寫本作"諷"。

⑫ 匡:糾正。

3. 自商暨周,《雅》、《頌》圓備①,"四始"彪炳②,"六義"環深③。子夏鑒絢素之章④,子貢悟琢磨之句⑤,故商、賜二子⑥,可與言《詩》矣⑦。自王澤殄竭⑧,風人輟採⑨,春秋觀志⑩,諷誦舊章⑪,酬酢以為賓榮⑫,吐納而成身文⑬。逮楚國諷怨⑭,則《離騷》為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⑮。

【校注】

① 圓備:完備。

② 四始:其説不一,《毛詩序》謂"風"、"小雅"、"大雅"和"頌"。彪炳:文采煥發貌。

③ 六義:《毛詩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環深:周密而深邃。

④ 子夏:孔子弟子。鑒:通行本作"監",唐寫本作"鑒"。絢素之章:《論語·八佾》:"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啓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素,白色。絢,彩色。

⑤ 子貢:孔子弟子。琢磨之句:《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⑥ 商:子夏,名商。賜:子貢,名賜。

⑦ 言詩矣:通行本無"矣"字,唐寫本作"言詩矣"。

⑧ 殄(tiǎn):盡,絶。

⑨ 風人:指採集民歌的官員。輟:停止。

⑩ 觀志:觀察其心志。

⑪ 諷:背誦。

⑫ 酬酢:主客相互敬酒,主敬客稱酬,客還敬稱酢。

⑬ 吐納:指諷誦。身文:人身之文,此指人的言語、文采修養。

⑭ 逮:及,及至。

⑮《仙詩》:指秦始皇命博士所造的《仙真人詩》,已佚。

4.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①;匡諫之義,繼軌周人②。孝武愛文③,柏梁列韻④;嚴馬之徒⑤,屬詞無方⑥。至成帝品録⑦,三百餘篇,朝章國采⑧,亦云周備⑨。而詞人遺翰⑩,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⑪,見疑於後代也。

【校注】

① 韋孟:西漢詩人,有《諷諫詩》和《在鄒詩》,皆為四言。

② 繼軌:繼踵前人之軌迹。

③ 孝武:指漢武帝劉徹。

④ 柏梁:指柏梁臺。漢武帝曾置酒其上,詔羣臣和詩,人各一句,句皆用韻,後人謂此詩體為柏梁體。

⑤ 嚴:指嚴忌、嚴助父子,皆為西漢辭賦家;本姓莊,《漢書》為避東漢明帝劉莊之諱而改。馬:指司馬相如,西漢辭賦家。

⑥ 屬詞:連綴字句為文章,指寫作。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方:常。

⑦ 成帝：指漢成帝劉驁。

⑧ 朝章國采：謂當時的詩作。

⑨ 周備：周密完備，此謂没有遺漏。

⑩ 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翰：文辭。

⑪ 李陵：字少卿，漢武帝時名將，傳有《與蘇武詩》。班婕：即班婕妤，漢成帝后妃，傳有《怨詩》。通行本作"班婕妤"，唐寫本作"班婕"。

5. 案《邵南·行露》[①]，始肇半章[②]；孺子《滄浪》[③]，亦有全曲[④]；《暇豫》優歌[⑤]，遠見春秋；《邪徑》童謡[⑥]，近在成世[⑦]：閲時取徵[⑧]，則五言久矣。

【校注】

① 案：通行本作"按"，唐寫本作"案"。邵：通行本作"召"，唐寫本作"邵"。《邵南》，一般作《召南》，《詩經》十五國風之一。

② 肇：開始，創始。半章：《行露》第二、三章各為六句，前四句為五言。

③ 孺子：兒童。《滄浪》：即《滄浪歌》，亦稱《孺子歌》，載於《孟子·離婁上》。

④ 全曲：《滄浪歌》全詩四句，除"兮"字外，皆為五言。

⑤ 暇豫：悠閑逸樂。優：倡優，古代稱以音樂歌舞或雜技戲謔娱人的藝人，此指優施。《國語·晉語二》載優施歌"暇豫"，共四句，三句為五言。

⑥《邪徑》：載於《漢書·五行志》，共六句，全為五言。

⑦ 成世：指漢成帝時期（前32—前7）。

⑧ 閲時：歷經時日。徵：證明、證驗。通行本作“證”，唐寫本作“徵”。

6. 又《古詩》佳麗[①]，或稱枚叔[②]；其《孤竹》一篇[③]，則傅毅之辭[④]。比彩而推[⑤]，固兩漢之作也[⑥]。觀其結體散文[⑦]，直而不野[⑧]，婉轉附物[⑨]，怊悵切情[⑩]，實五言之冠冕也[⑪]。至如張衡《怨》篇[⑫]，清典可味[⑬]；《仙詩》緩歌[⑭]，雅有新聲[⑮]。

【校注】

①《古詩》：指《古詩十九首》。

② 枚叔：指枚乘，字叔，西漢作家。《玉臺新詠》把《古詩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等八首列為枚乘的作品，但後人有疑。

③《孤竹》：指《古詩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

④ 傅毅：字武仲，東漢作家。辭：通行本作“詞”，唐寫本作“辭”。

⑤ 比：比照，按照。彩：通行本作“采”，唐寫本作“彩”。

⑥ 固：通行本無“固”字，唐寫本作“故”，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固”。也：通行本作“乎”，唐寫本作“也”。

⑦ 結體：指體裁的運用。散文：即行文，指語言的運用。

⑧ 直：正，指文體規範。

⑨ 附：符合，貼近。

⑩ 怊悵：惆悵。切：切合。

⑪ 冠冕：古代帝王、官員所戴的帽子，喻首位。

⑫ 如：通行本作“於”，唐寫本作“如”。《怨》篇：張衡有《怨詩》。

⑬ 清典：清麗典雅。

⑭《仙詩》：當指張衡擬緩聲歌之作，已佚。緩歌：即古樂府的緩聲歌，歌聲柔緩，古辭僅存《前緩聲歌》一首。

⑮ 雅：正。新聲：指《仙詩》雖為擬作，卻有新意。

7. 暨建安之初[①]，五言騰躍[②]。文帝陳思[③]，縱轡以騁節[④]；王徐應劉[⑤]，望路而争驅。並憐風月，狎池苑[⑥]，述恩榮，敍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⑦]。造懷指事[⑧]，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貌[⑨]，唯取昭晳之能[⑩]：此其所同也。

【校注】

① 建安：漢獻帝年號(196—220)。

② 躍：通行本作"踴"，唐寫本作"躍"。

③ 文帝：指魏文帝曹丕，字子桓，曹操之子。陳思：指曹植，字子建，曹丕之弟。封陳王，謚號"思"，故稱陳思王。

④ 轡：馬繮繩。騁節：謂任意馳騁。

⑤ 王：指王粲，字仲宣。徐：指徐幹，字偉長。應：指應瑒(yáng)，字德璉。劉：指劉楨，字公幹。四人皆為"建安七子"之一。

⑥ 狎(xiá)：接近，親近。

⑦ 磊落：胸懷坦蕩。

⑧ 造懷：抒寫胸懷。指事：闡明事理，敍述事物。

⑨ 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逐貌：描摹形狀。

⑩ 昭晳：清楚明白。晳，通行本作"晰"，唐寫本作"晳"。

8. 及正始明道[①],詩雜仙心[②];何晏之徒[③],率多浮淺[④]。唯嵇志清峻[⑤],阮旨遥深[⑥],故能標焉[⑦]。若乃應璩《百壹》[⑧],獨立不懼,辭譎義貞[⑨],亦魏之遺直也[⑩]。

【校注】

① 及:通行本作“乃”,唐寫本作“及”。正始:魏王曹芳的年號(240—249)。

② 仙心:指道家思想。

③ 何晏:字平叔,三國學者,最早的玄言詩人。

④ 率:大概。

⑤ 嵇:指嵇康,字叔夜,三國魏末作家,正始間“竹林七賢”之一。清峻:清遠高潔,挺拔有力。

⑥ 阮:指阮籍,字嗣宗,三國魏末作家,正始間“竹林七賢”之一。遥深:深遠。

⑦ 標:顯揚,突出。

⑧ 應璩:字休璉,三國魏末作家,應瑒之弟。壹:通行本作“一”,唐寫本作“壹”。

⑨ 譎:變化,奇異。貞:正。

⑩ 遺直:謂古人直道而行之遺風。

9. 晉世羣才,稍入輕綺[①]。張左潘陸[②],比肩詩衢[③],采縟於正始[④],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⑤],或流靡以自妍[⑥],此其大略也。

【校注】

① 輕綺:謂輕靡綺麗。

② 張：指張華，字茂先。左潘：通行本作“潘左”，唐寫本作“左潘”。左，指左思，字太沖。潘，指潘岳，字安仁。陸：指陸機，字士衡。四人皆為西晉作家。這裏的“張左潘陸”與鍾嶸《詩品序》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並不一致。

③ 詩衢：指詩壇。衢，大路。

④ 縟：繁密，繁複。

⑤ 析文：指字句的雕琢。析，通行本作“枏”，唐寫本作“析”。

⑥ 流靡：指過分華美。靡，麗。妍：精巧。

10. 江左篇制①，溺乎玄風②，羞笑徇務之志③，崇盛忘機之談④。袁孫已下⑤，雖各有雕采⑥，而詞輒一揆⑦，莫能争雄⑧，所以景純《仙》篇⑨，挺拔而為俊矣⑩。

【校注】

① 江左：江東，指東晉。

② 玄風：玄談之風氣。當時人喜談《老子》、《莊子》和《周易》，謂之“三玄”。

③ 羞：通行本作“嗤”，唐寫本作“羞”。徇務：獻身俗務。

④ 忘：通行本作“亡”，唐寫本作“忘”。機：機巧功利。

⑤ 袁：指袁宏，字彦伯。孫：指孫綽，字興公。二人皆為東晉玄言詩人。

⑥ 雕采：文采。

⑦ 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輒：通行本作“趣”，唐寫本作“輒”。揆(kuí)：道理、準則，此指玄風。

⑧ 能：通行本作“與”，唐寫本作“能”。

⑨ 景純：郭璞，字景純，東晉學者、詩人，有《遊仙詩》十四首。

⑩ 挺拔：謂高超出衆。俊：傑出，卓越。

11．宋初文詠[①]，體有因革[②]；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③]。儷采百字之偶[④]，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⑤]，辭必窮力而追新[⑥]：此近世之所競也。

【校注】

① 文詠：指詩文。

② 體：體裁。因革：因襲與變革。

③ 滋：生長。

④ 儷：對偶。百字：謂很多字，指整首詩。

⑤ 極貌以寫物：謂寫景狀物力求準確。

⑥ 窮力而追新：謂追新逐異不遺餘力。

12．故鋪觀列代[①]，而情變之數可鑒[②]；撮舉同異[③]，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④]，則雅潤為本[⑤]；五言流調[⑥]，則清麗居宗[⑦]：華實異用[⑧]，惟才所安[⑨]。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⑩]，景陽振其麗[⑪]；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

【校注】

① 鋪：陳列，展開。

② 情變之數：指詩歌創作的規律和特點。情，情況。鑒：照察、審辨。通行本作“監”，唐寫本作“鑒”。

③ 撮舉：謂摘要舉出。

④ 四言正體：摯虞《文章流別論》："雅音之韻，四言為正。"

⑤ 雅潤：雅正溫潤。

⑥ 流調：流行的曲調。

⑦ 清麗：清新華美。宗：根本，主旨。

⑧ 華：華麗，指五言詩之清麗。實：樸實，指四言詩之雅潤。

⑨ 安：定。

⑩ 凝：成。

⑪ 景陽：張協，字景陽，西晉詩人，與兄載、弟亢齊名，世稱"三張"。振：揚。

13. 然詩有恒裁[①]，思無定位[②]，隨性適分[③]，鮮能圓通[④]。若妙識所難[⑤]，其易也將至；忽以為易[⑥]，其難也方來。

【校注】

① 裁：體制，體裁。

② 思：即"神思"，指藝術想像。

③ 分：才分，天分。

④ 圓通：佛教術語，謂無偏無礙，借指詩才之全面。通行本作"通圓"，唐寫本作"圓通"。

⑤ 妙識：深知，精通。

⑥ 以：通行本作"之"，唐寫本作"以"。

14. 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①]；離合之發[②]，則

萌於圖讖[3];迴文所興[4],則道原為始[5];聯句共韻,則柏梁餘制。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6],故不繁云。

【校注】

① 篇什: 指《詩經》。《詩經》中的《雅》和《頌》,以十篇為一"什",故詩章又稱"篇什"。

② 離合: 指離合詩,拆字為句而成詩歌,類似字謎。

③ 萌: 通行本作"明",唐寫本作"萌"。圖讖: 漢代盛行的預言帝王受命、吉凶得失等的文字、圖記,常用拆字法組成。

④ 迴文: 指迴文詩,正念、倒念均可成詩。迴,通行本作"回",唐寫本作"迴"。

⑤ 道原: 不詳,當為人名。

⑥ 囿: 區域,範圍。

15. 讚曰: 民生而志[1],詠歌所含[2]。興發皇世[3],風流二《南》[4]。神理共契[5],政序相參[6]。英華彌縟[7],萬代永耽[8]。

【校注】

① 民生而志: 猶"人稟七情"。志,情志。

② 詠歌所含: 猶"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③ 皇世: 三皇之世,指上古時期。

④ 風流: 風行,流傳。《南》: 《周南》、《召南》,代指《詩經》。

⑤ 神理共契: 即符合自然之理。神理,神妙之理,即自然之道。契,合。

⑥ 政序相參：即參與政治教化。

⑦ 英華：精華。

⑧ 耽：樂，喜愛。

【譯文】

大舜有言："詩表現人的志向，歌則是唱出的詩。"聖人的這種分析，已經闡明了詩歌的含義。所以，《毛詩序》有所謂"人們内心所存是其情志，而用語言表達出來就是詩"的說法。通過語言文辭表現人們的思想感情，大概首先就要靠詩了吧？所謂"詩"，乃是"持"的意思，也就是培養、薰陶人的情性。孔子説過，《詩三百》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没有不正當的思想感情"；所以，用"持"來解釋"詩"，是符合聖人的思想的。

人具有各種各樣的情感，一旦受到外物的觸發，便會有所反應。觸景生情，發為吟詠，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從前葛天氏時的歌辭，有一首《玄鳥》；黄帝時的舞曲《雲門》，按理也不會没有歌詞。到堯時有《大唐》之歌，舜則創作了《南風》之詩；這兩篇作品，只是做到了表情達意而已。大禹治水成功以後，其各項制度受到歌頌；太康敗壞道德，其五個兄弟便作《五子之歌》加以勸諫。可見用詩歌來歌頌美好的事物、針貶醜惡的言行，乃是很早就有的做法了。從商代至周代，《詩經》之作已相當成熟：《國風》、《小雅》、《大雅》和《頌》這四個部分光輝燦爛，而"風"、"賦"、"比"、"興"、"雅"、"頌"這六種表現手法的廣泛運用，更使其内容精深。所以，當子夏從"素以為絢兮"等詩句體會到更廣泛的道理，子貢從"如琢如磨"等詩句領悟到更深刻的含義之時，孔子才認為這兩個學生具備了談論《詩經》的資格。自從周王朝的統治衰微以後，採詩官停止了對詩歌的搜集。春秋時期所謂"觀志"，主要是通過吟誦現成的詩章；應酬交際之間，來賓

吟詩以顯尊榮，主人誦讀以示文采。至於楚國，人們心懷不滿而有怨憤之詞，《離騷》便是諷刺勸諫之作。秦始皇有焚書之舉，但也曾令人作了《仙真人詩》。

漢代初年的四言詩，韋孟發其端；其規諷勸諫之旨，乃是繼承了周人的傳統。漢武帝愛好文學，與羣臣在柏梁臺按韻聯句；嚴忌、嚴助和司馬相如等人，在創作上則不拘一格。漢成帝時予以品評輯録，有三百餘篇；當時的主要作品，大概都包含在其中了。但在作家們所留下的這些作品中，卻見不到五言詩；所以李陵、班婕妤的那些五言詩，就難免受到後人的懷疑了。其實，《召南·行露》就開始出現半章的五言，小孩子唱的《滄浪歌》則全為五言；較早的五言詩有春秋時優人所唱的《暇豫歌》，近世的五言詩則有成帝時的童謡《邪徑》。所以，著眼於歷史的實際，可以説五言詩早就有了。此外，《古詩十九首》乃是五言詩的佳作，其中有些篇章被認為是枚乘所作，但《孤竹》一篇則是傅毅的作品。根據其辭采判斷，應該是兩漢時期的作品吧？從其詩體的運用和行文風格來看，其文體規範而不隨意；描寫自然委婉貼切，表現感情深摯動人：實在是五言詩的傑出之作。至如張衡的《怨詩》，清麗典雅而頗有滋味；其《仙詩》則為擬古樂府的緩聲歌，雅正而有新意。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詩的創作空前活躍。曹丕、曹植在文壇上縱横馳騁，王粲、徐幹、應瑒、劉楨等人，亦在創作上大顯身手。他們流連自然美景，徜徉清池幽苑，敍述恩寵榮耀，描摹暢飲酣宴。其作品慷慨豪放，一任真情之流露；胸懷坦蕩，盡展獨特之才華。他們敍事抒情，不求技巧之綿密；寫景狀物，只圖描繪之鮮明：這是他們共同的特點。正始年間，道家思想盛行，詩歌中也便有神仙長生之想。諸如何晏等人的作品，大多比較膚淺；只有嵇康的詩頗有清拔通脱之志，阮籍的詩則有含蓄深遠之思，所

以比較突出。至於應璩的《百壹》,毅然獨立而無所畏懼,文辭奇譎而立意正直,也算得上有建安遺風了。

晉代的詩人們,開始走上輕靡綺麗的創作道路。張華、左思、潘岳和陸機等人,在詩壇上並駕齊驅。其文采比正始詩人更為繁縟,而其剛健之力卻比不上建安詩人了;他們或者以精研字句為能事,或者以音聲流利而自我欣賞:這便是當時詩壇的大概情況了。東晉的詩歌創作,淹没在玄學的風氣中;詩人們譏笑關心時務的想法,而推崇忘卻世情的空談。自袁宏、孫綽以後的詩人,雖然各有其雕飾文采,但其玄談之詞如出一轍,也就難有出色之作。因此,郭璞的《遊仙詩》也就成為出類拔萃的作品了。

宋初的詩歌,既有繼承也有創新;但其總的趨勢則是老、莊思想逐漸退出詩壇,而描寫山水的作品卻方興未艾。詩人們既著眼於整首詩的對仗工整而富有文采,更不放過每一句的出奇制勝;内容上講求逼真精確地描繪自然景物,文辭上則不遺餘力地追新逐異:這就是近世詩人的追求。

所以,縱觀歷代詩歌,其發展變化的規律是可以找到的;將其共性和區别予以概括,便可以明瞭詩歌創作的要點。像四言詩這種傳統的體裁,要以雅正温潤為根本;而如五言詩這種流行的體裁,則應以清新華麗為中心。華麗還是樸實,其具體的掌握就要因人而異了。張衡體現了雅正的一面,嵇康則具備了潤澤的特點;張華形成了清新的風格,張協則發揚了華麗的特點。能够兼備衆長的是曹植和王粲,在某一方面較為出色的是左思和劉楨。但是,詩歌的體裁是一定的,而每個人卻有不同的思維特點;所以應當根據性格的不同發揮其所長,很少有人能够兼備衆體。如果作者能够體會其中之艱難,那麽創作中可能就比較輕鬆;如果稍有疏忽而放鬆,那麽很可能會寸步難行。

另外,還有三言、六言、雜言等詩體,都起源於《詩經》;"離合詩"的寫作,萌芽於漢代的圖讖;"迴文詩"的産生,開始於道原;韻脚相同的"聯句詩",乃是柏梁臺聯詩傳下來的方式。凡此種種,大小不同,但寫作之理是一致的;它們都屬於詩的範圍,也就不再多説了。

總而言之:人生而具有思想感情,詩歌正用以表現内心世界。它産生於上古時期,到《詩經》則焕發出光彩。它體現著自然之道的精神,亦發揮政治教化的作用。優秀的詩歌必將大量涌現,並為後人所永遠喜愛!

樂府第七

1. 樂府者[①]，“聲依永，律和聲[②]”也。鈞天九奏[③]，既其上帝[④]；葛天八闋[⑤]，爰乃皇時[⑥]。自《咸》、《英》已降[⑦]，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⑧]，始為南音；有娀謠於飛燕[⑨]，始為北聲；夏甲嘆於東陽[⑩]，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⑪]，西音以興：心聲推移[⑫]，亦不一概矣。

【校注】

① 樂府：本為漢代管理音樂的官府，後演變為詩體之名，既包含樂府機構所採制的詩歌，也包含那些可以入樂以及摹仿樂府古題的作品。本篇所論，主要是合樂的詩歌，但也涉及少數不合樂之作。

② “聲依永”二句：引自《尚書·堯典》。聲：五聲，即宫、商、角、徵、羽。永：通“詠”，歌唱。律：樂律，即黄鐘、太簇（còu）、姑洗（xiǎn）、蕤賓、夷則、無射（yè）、林鐘、南吕、應鐘、大吕、夾鐘、中吕等十二律。

③ 鈞天：天之中央。九奏：奏樂九曲。《史記·趙世家》載，趙簡子病中夢見自己“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④ 上帝：天帝。

⑤ 葛天：葛天氏，傳説中的遠古帝王。闋：歌曲之一首。

⑥ 爰：句首助詞。皇時：指遠古三皇時代。

⑦ 已：通行本作“以”，唐寫本作“已”。《咸》：《咸池》，古樂曲名，相傳為黄帝所作。《英》：《五英》，古樂曲名，相傳為帝嚳(kù)所作。

⑧ 塗山歌於候人：《吕氏春秋・音初》載，大禹南巡時，塗山氏之女作歌曰“候人兮猗”，此為南音之始。

⑨ 有娀(sōng)謡於飛燕：《吕氏春秋・音初》載，有娀氏有二女，“帝令燕往視之”，“二女愛而争搏之”，燕子北飛不反，二女作歌曰“燕燕往飛”，此為北音之始。有娀，國名。於：通行本作“乎”，《玉海》引作“於”。

⑩ 夏甲嘆於東陽：《吕氏春秋・音初》載，夏后氏孔甲於東陽收養一個孩子，成人後，“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哀嘆而作《破斧之歌》，此為東音之始。

⑪ 殷整：殷代帝王河亶(dàn)甲，名整，又稱整甲。思於西河：《吕氏春秋・音初》：“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

⑫ 心：通行本作“音”，唐寫本作“心”。

2. 及匹夫庶婦[①]，謳吟土風[②]，詩官採言[③]，樂胥被律[④]，志感絲簧[⑤]，氣變金竹[⑥]：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⑦]，季札鑒微於興廢[⑧]，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⑨]，故響浹肌髓[⑩]，先王慎焉，務塞淫濫[⑪]。敷訓胄子[⑫]，必歌九德[⑬]，故能情感七始[⑭]，化動八風[⑮]。

【校注】

① 及匹夫：通行本無“及”字，唐寫本作“及匹夫”。匹夫，

指平民中的男子。庶婦：本指妻子以外的衆妾，此謂普通婦女。

② 謳：歌唱。土風：鄉土歌謠。

③ 詩官：採詩之官員。

④ 胥：樂官。通行本作“盲”，唐寫本作“胥”。被：加，配。

⑤ 絲：八音之一，指琴、瑟、琵琶等絃樂器。簧：樂器之振動體，代指此類樂器。通行本作“篁”，唐寫本作“簧”。

⑥ 金：八音之一，指鐘類樂器。竹：八音之一，指竹制管樂器。通行本作“石”，唐寫本作“竹”。

⑦ 師曠：字子野，春秋時晉國樂師。覘（chān）：觀看，觀察。《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競，强勁。

⑧ 季札：春秋時吳王壽夢之子。《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季札到魯國觀周樂，從各地的樂曲來判斷其盛衰興亡的命運。

⑨ 心術：指思想感情的表達。術，道路，途逕。

⑩ 浹（jiā）：浸透。

⑪ 塞：堵塞，遏制。淫濫：過度，無節制。

⑫ 敷訓：施教。冑子：帝王或貴族的長子。

⑬ 九德：九種優良品格，其説不一。

⑭ 七始：其説不一，一般指天、地、人和春、夏、秋、冬。

⑮ 化：教化。八風：八方之風。

3．自雅聲浸微①，溺音騰沸②，秦燔《樂經》③，漢初紹復④。制氏紀其鏗鏘⑤，叔孫定其容典⑥，於是《武德》興乎高祖⑦，《四時》廣於孝文⑧；雖摹《韶》、《夏》⑨，而

頗襲秦舊，中和之響⑩，闃其不還⑪。

【校注】

① 浸微：逐漸衰微。

② 溺：沈湎，無節制。騰沸：水翻騰涌出貌，比喻興盛。

③ 燔(fán)：焚燒。《樂經》：傳為"六經"之一。

④ 紹復：繼承復興。

⑤ 制氏：漢初樂師。鏗鏘：音聲洪亮而有力，此指音節。

⑥ 叔孫：指叔孫通，漢初儒生。容：禮容。典：法度。通行本作"與"，唐寫本作"典"。

⑦《武德》：舞名。高祖：指漢高祖劉邦。

⑧《四時》：舞名。孝文：指漢文帝劉恒。

⑨《韶》、《夏》：皆為古代樂名。

⑩ 中和：中庸和諧之境。

⑪ 闃(qù)其：斷絕的樣子。闃，斷絕。

4. 暨武帝崇禮①，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②，撮齊楚之氣③。延年以曼聲協律④，朱馬以騷體制歌⑤。《桂華》雜曲⑥，麗而不經⑦；《赤雁》羣篇⑧，靡而非典⑨。河間薦雅而罕御⑩，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⑪。至宣帝雅詩⑫，頗効《鹿鳴》⑬；逮及元、成⑭，稍廣淫樂⑮：正音乖俗⑯，其難也如此。

【校注】

① 武帝：指漢武帝劉徹。崇禮：尊崇禮官。

② 趙代：今河北、山西一帶。

③ 撮：聚。齊楚：今山東、安徽、湖北一帶。

④ 延年：指李延年，漢武帝時樂府長官。曼聲：舒緩、柔美之聲。

⑤ 朱：指朱買臣，精通《楚辭》，所作歌曲已失傳。馬：指司馬相如，相傳武帝時的《郊祀歌》中有一部分為其作品。

⑥《桂華》：漢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的第十章，四言十句，載《漢書・禮樂志》。

⑦ 經：常道。

⑧《赤雁》：即《象載瑜》（其中有"赤雁集"之句），漢武帝時《郊祀歌》十九章的第十八章，三言十二句，載《漢書・禮樂志》。

⑨ 靡：華麗。典：常道。

⑩ 河間：指河間王劉德，漢景帝三子，謚號"獻"，世稱河間獻王。御：用。《漢書・禮樂志》載，劉德曾"獻所集雅樂"，"然不常御"。

⑪ 汲黯：字長孺，西漢初人。《天馬》：指漢武帝所作《天馬歌》。《史記・樂書》載，漢武帝得神馬而作歌，汲黯進言以為不妥。

⑫ 宣帝：指漢宣帝劉詢。詩：通行本作"頌"，唐寫本作"詩"。

⑬ 頗：通行本作"詩"，唐寫本作"頗"。効：同"效"。通行本作"效"，唐寫本作"効"。《鹿鳴》：《詩・小雅》之篇。

⑭ 逮：通行本作"邇"，唐寫本作"逮"。元、成：指漢元帝劉奭、漢成帝劉驁。

⑮ 淫樂：指與雅樂相對的俗樂。

⑯ 乖：背離，違背。

5. 暨後漢郊廟[1],惟新雅章[2],詞雖典文[3],而律非夔、曠[4]。至於魏之三祖[5],氣爽才麗[6],宰割詞調[7],音靡節平[8]。觀其《北上》衆引[9],《秋風》列篇[10],或述酣宴,或傷羈戍[11],志不出於慆蕩[12],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13],實《韶》、《夏》之鄭曲也[14]。

【校注】

① 後漢:通行本無"漢"字,唐寫本作"後漢"。郊廟:指祭祀天地和祖廟用的樂歌。郊,祭祀天地。廟,祭祀祖先。

② 新:通行本作"雜",唐寫本作"新"。

③ 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

④ 夔(kuí)、曠:代指古樂之風。夔,傳為舜時樂官。曠,師曠。

⑤ 三祖:即太祖、高祖、烈祖,分别指武帝曹操、文帝曹丕和明帝曹睿。

⑥ 氣:氣質,精神。爽:豪爽。

⑦ 宰割詞調:謂將漢樂府的詞、調分開,用其舊調而寫新内容,所謂以樂府古題寫時事。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

⑧ 音:曲調。節:節奏。

⑨ 北上:指曹操的《苦寒行》,其首句為"北上太行山"。引:曲。

⑩ 秋風:指曹丕的《燕歌行》,其首句為"秋風蕭瑟天氣涼"。

⑪ 羈戍:謂遠戍邊疆。羈,寄居在外。戍,守邊。

⑫ 慆(tāo)蕩:謂怠慢放縱。慆,喜悦。通行本作"淫",唐

寫本作“慆”。蕩,放逸。

⑬ 三調:漢樂府相和歌之平調、清調、瑟調的合稱,也叫清商三調。

⑭ 鄭曲:即鄭聲,鄭國的音樂,指與雅樂相對的俗樂,即上文所謂“淫樂”。

6. 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①,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②,亦充庭《萬》③。然杜夔調律④,音奏舒雅⑤,荀勖改懸⑥,聲節稍急⑦,故阮咸譏其離磬,後人驗其銅尺⑧。和樂之精妙⑨,固表裏而相資矣⑩。

【校注】

① 傅玄:字休奕,魏晉之際詩人,精音樂,曾作宫廷樂歌七十多首。

② 張華:字茂先,西晉詩人,曾作宫廷樂歌二十多首。

③ 庭《萬》:《詩·邶風·簡兮》:“碩人俁俁,公庭《萬舞》。”俁(yǔ)俁,魁偉貌。

④ 杜夔:字公良,漢末音樂家,曾受曹操之命創制雅樂,並作鐘律之器,以復興古樂。

⑤ 音奏:曲調、節奏。舒雅:舒緩、雅正。

⑥ 荀勖(xù):字公曾,魏末晉初音樂家。懸:懸挂鐘磬等樂器的架子,此代指樂器。

⑦ 聲節:曲調、節奏。稍:通行本作“哀”,唐寫本作“稍”。

⑧“故阮咸”二句:阮咸曾謂荀勖改造後的樂器聲音偏高,乃古今尺有長短所致;後以地下得到的古銅尺驗證,果真如此。阮咸,字仲容,魏末“竹林七賢”之一,精音樂。磬(qìng):用玉、

石或金屬製成的打擊樂器。通行本作"聲",唐寫本作"磬"。

⑨ 之精妙:通行本無"之"字,唐寫本作"之精妙"。

⑩ 表裏:音樂的形式和内容。

7. 故知詩為樂心[①],聲為樂體[②]。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③];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④],晉風所以稱美[⑤];"伊其相謔"[⑥],鄭國所以云亡[⑦]。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⑧]。

【校注】

① 樂心:音樂的内容,即思想感情。

② 樂體:音樂的形式,即曲調節奏。

③ 瞽(gǔ)師:謂樂師。瞽,盲人。

④ 好樂無荒:出自《詩·唐風·蟋蟀》。荒,荒廢。

⑤ 晉風:即"唐風"。晉國本為古唐國之地,在山西晉陽(今太原市),周成王時改為晉國。美:通行本作"遠",唐寫本作"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吴公子季札聽到《唐風》時説:"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陶唐氏,即唐堯,其後裔建立唐國。令德,美德。

⑥ 伊其相謔:出自《詩·鄭風·溱洧(zhēn wěi)》。謔,調笑。

⑦ 鄭國所以云亡:《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吴公子季札聽到《鄭風》時説:"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⑧ 不直:不只,不僅。

8. 若夫豔歌婉孌[①]，怨詩訣絶[②]，淫辭在曲[③]，正響焉生[④]？然俗聽飛馳[⑤]，職競新異[⑥]。雅詠温恭[⑦]，必欠伸魚睨[⑧]；奇辭切至[⑨]，則拊髀雀躍[⑩]：詩聲俱鄭[⑪]，自此偕矣[⑫]！

【校注】

① 婉孌：纏綿，繾綣。

② 詩：通行本作"志"，唐寫本作"詩"。訣絶：訣别，長别。訣，通行本作"詄"，唐寫本作"訣"。

③ 淫辭在曲：以放蕩的歌詞譜成樂曲。

④ 正響：雅正的音樂。

⑤ 飛馳：疾速，指流行很快。

⑥ 職競：專事競逐。職，只。

⑦ 温恭：温和恭敬。

⑧ 欠伸：打哈欠，伸懶腰。魚睨（nì）：像魚那樣瞪眼注視，喻瞠目呆視，了無興致。睨，視。

⑨ 切至：懇切周至，指符合自己的欣賞趣味。

⑩ 拊（fǔ）：拍，擊。髀（bì）：股部，大腿。雀躍：如雀之跳躍，謂欣喜之極。

⑪ 詩聲：樂府的内容和形式。鄭：即鄭聲。

⑫ 偕：比並。通行本作"階"，唐寫本作"偕"。

9. 凡樂詞曰詩[①]，詠聲曰歌[②]，聲來被詞[③]，詞繁難節[④]。故陳思稱左延年閑於增損古辭[⑤]，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⑥]。覩高祖之詠"大風"[⑦]，孝武之嘆"來遲"[⑧]，歌童被聲[⑨]，莫敢不協[⑩]。子建、士衡[⑪]，亟有佳篇[⑫]，並

無詔伶人[13],故事謝絲管[14],俗稱乖調[15],蓋未思也。

【校注】

① 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

② 詠聲曰歌:《禮記·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詠,通行本作“詩”,唐寫本作“詠”。

③ 聲來被詞:即根據歌詞來譜曲。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

④ 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節:節制,管束。

⑤ 陳思:指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其論左延年之語無考。左延年:建安時期樂師。左,通行本作“李”,唐寫本作“左”。閑:通“嫻”,熟習。

⑥ 約:省減,簡約。

⑦ 覩:通行本作“觀”,唐寫本作“覩”。高祖:指漢高祖劉邦,有《大風歌》,僅三句。

⑧ 孝武:指漢武帝劉徹,有《李夫人歌》,僅三句,最後一句是“偏何姍姍其來遲”。

⑨ 被聲:謂配樂演唱。

⑩ 協:指詞曲和諧。

⑪ 士衡:陸機,字士衡,西晉文學家。

⑫ 亟(qì):屢次,一再。通行本作“咸”,唐寫本作“亟”。

⑬ 詔:命令。伶人:樂人。

⑭ 謝:辭,不用。絲管:絃樂器與管樂器,泛指樂器,代指音樂。

⑮ 乖調:與所用樂調不合。

10. 至於軒岐《鼓吹》[1],漢世《鐃》、《挽》[2],雖戎喪

殊事[3],而總入樂府[4];繆襲所改[5],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6],詩與歌別[7],故略序樂篇[8],以標區界也[9]。

【校注】

① 軒岐:通行本作"斬伎",唐寫本作"軒歧"。軒,指軒轅,黄帝之名。歧,同"岐",指岐伯,黄帝之臣,傳為名醫。《鼓吹》:古代軍樂,傳為黄帝、岐伯所作。

②《鐃》:即《鐃歌》,漢代鼓吹曲。《挽》:即《挽歌》。

③ 戎:軍事。

④ 而:通行本作"而並",唐寫本無"並"字。

⑤ 繆襲:字熙伯,三國魏作家,曾改造《魏鼓吹曲》十二篇。改:通行本作"致",唐寫本作"改"。

⑥ 子政:劉向,字子政,西漢學者。品文:指對經傳、諸子、詩賦等的校理。

⑦ 詩與歌別:指詩、歌分别歸類。在劉向、劉歆父子所作《七略》中,詩屬《六藝略》,歌屬《詩賦略》。

⑧ 序:同"敍",敍述。通行本作"具",唐寫本作"序"。

⑨ 以標區界也:通行本無"也"字,唐寫本作"以標區界也"。

11. 讚曰:八音摛文[1],樹詞為體[2]。謳吟坰野[3],金石雲陛[4]。《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5],於焉識禮。

【校注】

①八音:指"金、石、土、革、絲、木、匏(páo)、竹"八種樂

器。摛：舒展，鋪陳。文：聲音之美，即《情采》所謂"聲文"。

② 詞：歌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體：主體、根本，謂内容。

③ 坰(jiǒng)：郊野。

④ 金石：泛指音樂。雲陛：指巍峨的宫殿。陛，宫殿的臺階。

⑤ 覩：通行本作"觀"，唐寫本作"覩"。

【譯文】

所謂"樂府"，乃是用五音作歌並以樂律相配合的一種形式。相傳天的中央曾奏樂九曲，那是天帝之樂；而葛天氏亦有八首，則是上古的樂曲了。黄帝曾作《咸池》、帝嚳曾作《五英》，其他則不多見了。至於塗山氏所唱《候人歌》，乃是南方樂歌的開端；有娀氏所唱《飛燕歌》，則是北方樂歌的開始；夏代的孔甲在東陽作有《破斧歌》，東方樂歌便從此發端；殷代的整甲曾在西河作思念之歌，西方的樂歌便由此興起。所以，歷代樂歌發展的種種情況，是難以一概而論的。至於老百姓吟唱本地的歌謡，採詩官搜集其歌詞，樂官則配以音律，從而人們的情志便通過一首樂歌表現出來了。正因如此，樂師師曠能够從樂曲的風格表現看出士氣之盛衰，季札能够從樂曲的細微之處體察一國之興亡，他們確是精於音樂之道的。其實，音樂本來就是用以表現人的内心世界的，所以它能深入人心。有鑒於此，先王亦格外謹慎，一定要杜絶邪僻而過分的音樂；教育貴族子弟之時，則一定選擇那些歌頌各種優秀品德的樂歌；所以，其音樂能够感動天地四時，其教化之功達於四面八方。

隨著雅正的樂歌逐漸衰落，流蕩的音樂興盛一時。秦時燒毁了《樂經》，漢代初年曾想予以恢復；樂師制氏尚能記其音調

節奏,叔孫通則釐定相關的配置。於是便產生了漢高祖時的《武德舞》和漢文帝時的《四時舞》;這兩首舞曲雖然學習古曲《韶》、《夏》,但主要繼承了秦代音樂,所以中正平和之音是難以聽到了。至漢武帝提倡祭祀之禮,開始設立樂府機關,總結整理趙、代等北方的音樂,也搜集吸取齊、楚等南方的曲調;李延年以美妙的歌聲配合樂律,朱買臣和司馬相如則以"騷體"創作歌曲。但像《桂華》一類的雜曲,過於華麗而不正常;如《赤雁》一類的篇章,過分柔靡而不典雅。河間獻王曾推薦雅樂,但武帝很少採用,所以汲黯對武帝的《天馬歌》頗有微詞。漢宣帝時的一些雅正之詩,多有仿效《鹿鳴》之作;而到元帝、成帝之時,仍是淫邪之樂為多。可見雅正的樂歌是多麼不合世俗,其發展又是何等艱難!到了後漢,祭天祀祖之時,曾有一些新的具有雅正之風的樂章,但也只是文辭典雅,其音律卻與古樂不同了。至於魏代的曹操、曹丕和曹叡,他們意氣豪爽而有創作之才;但其用樂府古題所作新曲,卻是音調浮靡而節奏平淡。曹操的《苦寒行》、曹丕的《燕歌行》等作品,或敘述飲宴之樂,或感嘆戍邊之苦;其情志不免馳騁放蕩,文辭則多為哀怨愁思;雖其曲調仍屬漢樂府之"平調"、"清調"和"瑟調",但較之《韶》、《夏》古樂,實在是過分靡麗之作了。到了晉代,傅玄通曉音樂;他創作了許多雅正的樂曲,歌頌晉代的祖先。張華也寫了一些新的樂章,用作宫庭舞曲。魏代杜夔所制鐘律之器,音調舒緩而雅正;然而晉初荀勖對樂器的改造,使得節奏過於急促;所以阮咸曾譏笑其調整錯誤,後人則用古銅尺對其進行了驗證。可見,音樂之和諧乃是精深微妙之事,本就需要内容和形式的相互配合。因此,詩句乃是樂府之中心,聲律則是其表現形式。樂府以聲律為表現形式,所以樂師一定要調整好樂器;樂府的中心在於詩句,所以作者應當創作出純正的歌詞。《唐風》中有"愛好音樂但不要沈溺於

此”的詩句,季札因此稱贊晉國具有唐堯之美德;《鄭風》中有“男女互相調笑”的詩句,季札因此而謂鄭國將要滅亡。可見季札注重考察其辭義,而不只是欣賞其聲音節奏。至於那些纏綿悱惻的豔歌,大多表現怨恨訣絶之情;如果樂府中充斥這類内容,又怎麼可能産生純正的音樂呢?然而,庸俗之作盛行,人們競相追新逐異。聽到雅正平和之音,必定哈欠連天、昏昏欲睡;而那些奇辭怪調卻正合心意,聽起來擊掌拍腿、歡呼雀躍。歌詞和樂律皆成流靡之作,從此可謂等量齊觀了。

大凡樂府之詞句也就是詩,詩配以聲律便是歌;以聲律配合歌詞之時,如果詞句過於繁瑣便很難控制。所以曹植曾稱贊左延年善於對古代歌詞進行增減,並認為歌詞太多了就應删去一些:這説明歌詞貴在精練。我們看漢高祖的《大風歌》、漢武帝的《李夫人歌》,無論兒童的歌唱還是所配樂律,無不十分和諧。曹植、陸機也經常寫出優秀的樂府詩,但並未讓樂師配樂,所以不能演唱;一般人謂其不合樂府曲調,乃是似是而非的看法。至於黄帝時岐伯的《鼓吹》,以及漢代的《鐃歌》和《挽歌》,雖有用於軍事和喪事之别,但都可歸於樂府一類。另外,繆襲對漢代樂曲的改編,有些也可歸入樂府。從前劉向整理文章,把“詩”和“歌”區别開來;所以我也簡略地寫成這篇《樂府》,以顯示其確有不同。

總而言之:各種樂器演奏出動聽的音樂,而樂府詩則以歌詞為其根本。老百姓山間田野的吟唱,宫庭中鋪展出華美的樂章。古代雅正的音樂繼承艱難,而浮靡之音卻容易流行。不要僅僅著眼於音樂本身,更應從中看到社會風俗之盛衰。

銓賦第八[1]

1.《詩》有“六義”[2]，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彩摛文[3]，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4]：“公卿獻詩，師箴瞽賦。”[5]《傳》云[6]：“登高能賦，可為大夫。”[7]《詩》序則同義[8]，《傳》説則異體[9]；總其歸塗[10]，實相枝幹。故劉向明“不歌而頌”[11]，班固稱“古詩之流也”[12]。至如鄭莊之賦《大隧》[13]，士蔿之賦《狐裘》[14]，結言短韻[15]，辭自己作[16]，雖合賦體，明而未融[17]。及靈均唱《騷》[18]，始廣聲貌。

【校注】

① 銓：衡量鑒别、解説評論。通行本作“詮”，唐寫本作“銓”。

② 六義：《毛詩序》：“《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③ 彩：通行本作“采”，唐寫本作“彩”。摛：舒展，鋪陳。文：文采。

④ 邵公：即召公，周文王之子，姓姬名奭（shì），封於召（今陝西岐山西南）。

⑤ “公卿獻詩”二句：引自《國語·周語上》。公卿：三公

九卿的簡稱，泛指高官。師：樂師，樂官。箴：規諫，告誡。瞽賦：通行本無“瞽”字，唐寫本作“瞽賦”。瞽，盲人，古代以瞽者為樂官。

⑥《傳》：指《毛詩故訓傳》，簡稱《毛傳》。傳，解説。

⑦“登高”二句：班固《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⑧ 義：指“六義”。

⑨ 體：文體，體裁。

⑩ 塗：道路，引申指途徑。

⑪ 故劉向：通行本作“劉向云”，唐寫本作“故劉向”。劉向，字子政，西漢學者，所引其語已佚。頌：通“誦”。

⑫“古詩”句：見班固《兩都賦序》。

⑬ 鄭莊：指春秋時鄭國莊公。《大隧》：指鄭莊公所賦“大隧之中”之句，事見《左傳·隱公元年》。隧，地道。

⑭ 士蔿（wěi）：春秋時晉國大夫。《狐裘》：指士蔿所賦“狐裘尨茸”之句，事見《左傳·僖公五年》。尨（máng）茸，雜亂的樣子。

⑮ 短：通行本作“拒”，唐寫本作“短”。

⑯ 辭：通行本作“詞”，唐寫本作“辭”。

⑰ 融：朗，大明。

⑱ 靈均：屈原，字靈均。

2. 然則賦也者[①]，受命於《詩》人[②]，而拓宇於《楚辭》也[③]。於是荀況《禮》、《智》[④]，宋玉《風》、《釣》[⑤]，爰錫名號[⑥]，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⑦]。遂客主以首引[⑧]，極形貌以窮文[⑨]。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

初也[⑩]。

【校注】

① 然則：通行本無"則"字,唐寫本作"然則"。

②《詩》人：指《詩經》的作者。

③ 而拓宇：通行本無"而"字,唐寫本作"而拓宇"。

④ 荀況：即荀子,戰國時期趙國思想家,時人尊稱荀卿。《禮》、《智》：荀子所著《荀子》中有《賦篇》,分為《禮》、《知》、《雲》、《蠶》、《箴》五個部分。

⑤ 宋玉：戰國時期楚國作家,有《風賦》、《釣賦》。

⑥ 爰：乃,就。錫：賜予。

⑦ 蔚：繁盛。

⑧ 客主：指漢賦常用的客主問答之式。首引：發端。

⑨ 形：通行本作"聲",唐寫本作"形"。

⑩ 命：命名。厥：其。

3.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①]。漢初詞人,循流而作[②]：陸賈扣其端[③],賈誼振其緒[④],枚馬播其風[⑤],王揚騁其勢[⑥];皋朔已下[⑦],品物畢圖[⑧]。繁積於宣時[⑨],校閱於成世[⑩],進御之賦[⑪],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⑫]。

【校注】

① 雜賦：《漢書・藝文志》載秦時雜賦九篇。

② 循：通行本作"順",唐寫本作"循"。作：起。

③ 陸賈：秦漢之際作家。扣：發,開。

④ 賈誼：西漢作家。振：發揚。緒：前人未竟之業。

⑤ 枚：指枚乘，西漢作家。馬：指司馬相如，西漢作家。播：揚。通行本作“同”，唐寫本作“播”。

⑥ 王：指王褒，字子淵，西漢作家。揚：指揚雄，字子雲，西漢作家。

⑦ 皋（gāo）：指枚皋，西漢作家。朔：指東方朔，西漢作家。

⑧ 品物：萬物。畢：統統，全部。圖：描繪。

⑨ 繁積：繁多積聚。宣：指漢宣帝。

⑩ 成：指漢成帝。

⑪ 進御：進呈御覽。

⑫ 信：確實。

4. 若夫京殿苑獵[1]，述行敘志[2]，並體國經野[3]，義尚光大[4]。既履端於唱序[5]，亦歸餘於總亂[6]。序以建言[7]，首引情本[8]；亂以理篇[9]，寫送文勢[10]。按《那》之卒章[11]，閔馬稱“亂”[12]，故知殷人緝《頌》[13]，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環域[14]，雅文之樞轄也[15]。

【校注】

① 若夫：通行本無“若”字，唐寫本作“若夫”。京殿：指描寫京都和宮殿之賦。苑獵：指描寫苑囿和狩獵之賦。

② 述行：指述寫遠行之賦。敘志：指敘寫志向之賦。敘，通行本作“序”，唐寫本作“敘”。

③ 體國經野：分劃國都，丈量田野。此謂賦作内容關乎國計民生而場面闊大。

④ 光大：光明正大。

⑤ 履端：謂開始。履，步履。唱：發起。通行本作“倡”，唐寫本作“唱”。

⑥ 歸餘：謂終結。亂：辭賦篇末總括全篇要旨之語。

⑦ 建言：猶立論，謂領起全篇。

⑧ 情本：謂文章内容之緣起。

⑨ 理篇：謂總理全篇。

⑩ 寫送文勢：通行本作“迭致文契”，唐寫本作“寫送文勢”。寫，盡、竭，此指文章之結束。送，終了，完成。文勢，文章之氣勢。

⑪《那》：《詩·商頌》之篇。

⑫ 閔馬：即閔馬父，春秋時魯國大夫。其語見於《國語·魯語下》。

⑬ 緝：通“輯”，整理。通行本作“輯”，唐寫本作“緝”。

⑭ 鴻裁：體制巨大，指大賦。環域：領域，範圍。環，通行本作“寰”，唐寫本作“環”。

⑮ 樞轄：樞紐，關鍵。

5. 至於草區禽族①，庶品雜類②，則觸興置情③，因變取會④。擬諸形容⑤，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⑥，則理貴側附⑦。斯又小制之區畛⑧，奇巧之機要也⑨。

【校注】

① 族：種類。

② 庶：衆多。

③ 興：興致。置：安放。通行本作“致”，唐寫本作“置”。

④ 會：合，指情物相融。

⑤ 形容：外貌，物象。

⑥ 象：描摹。物宜：事物之理。

⑦ 側附：指切近事理。附，合。

⑧ 小制：體制短小，指小賦。區畛（zhěn）：區域範圍。畛，界限。

⑨ 機要：關鍵，要害。

6. 觀夫荀結隱語[①]，事數自環[②]；宋發夸談[③]，實始淫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④]；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⑤]；賈誼《鵩鳥》，致辨於情衷[⑥]；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⑦]；張衡《二京》，迅拔以宏富[⑧]；子雲《甘泉》，構深偉之風[⑨]；延壽《靈光》[⑩]，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

【校注】

① 荀：指荀况。結：結構，指創作。隱語：謎語。《荀子》之《賦篇》皆似謎語。

② 自環：自相問答。《賦篇》各部分皆自設問答。

③ 宋：指宋玉，其賦作多記與楚王的談話。夸：浮夸，華而不實。通行本作"巧"，唐寫本作"夸"。

④ 會新：謂融合新意。

⑤ 繁類以成豔：物類繁多而富麗堂皇。

⑥ 衷：通行本作"理"，唐寫本作"衷"。

⑦ 明絢：明快而有文采。雅贍：雅正而豐美。

⑧ 迅拔：迅疾而有力。拔，通行本作"發"，唐寫本作"拔"。

⑨ 偉：通行本作“瑋”，唐寫本作“偉”。

⑩ 延壽：指王延壽，東漢作家，有《魯靈光殿賦》。

7. 及仲宣靡密[①]，發篇必遒[②]；偉長博通[③]，時逢壯采。太沖安仁[④]，策勳於鴻規[⑤]；士衡子安[⑥]，底績於流制[⑦]。景純綺巧[⑧]，縟理有餘[⑨]；彥伯梗概[⑩]，情韻不匱[⑪]：亦魏晉之賦首也。

【校注】

① 仲宣：王粲，字仲宣。靡密：細緻精密。

② 篇：通行本作“端”，唐寫本作“篇”。遒：强勁有力。

③ 偉長：徐幹，字偉長。

④ 太沖：左思，字太沖，西晉作家。安仁：潘岳，字安仁，西晉作家。

⑤ 策勳：記功勳於策書之上。鴻規：規模巨大，指大賦。

⑥ 士衡：陸機，字士衡。子安：成公綏，字子安，西晉作家。

⑦ 底績：謂取得成績，獲得成功。流制：指一些特殊的賦體，如陸機的《文賦》和成公綏的《嘯賦》等。流，分支。

⑧ 景純：郭璞，字景純。綺：華麗。

⑨ 縟：繁盛。

⑩ 彥伯：袁宏，字彥伯，東晉作家。梗概：慷慨。

⑪ 匱：缺乏。

8. 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①]。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②]；物以情覩[③]，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④]，如組織之品朱紫[⑤]，畫繪之差玄黃[⑥]，文雖雜而有

質[7]，色雖糅而有儀[8]，此立賦之大體也[9]。

【校注】

① 興：引起。

② 義：思想内容。

③ 覩：通行本作"觀"，唐寫本作"覩"。

④ 符采：玉的横文，喻作品的文采。相勝：相稱。

⑤ 組織：織成的織物。品：品評。

⑥ 差：比較。通行本作"著"，唐寫本作"差"。玄：黑赤色。

⑦ 文：謂色彩。雜：謂多。通行本作"新"，唐寫本作"雜"。質：質地，本質。

⑧ 糅：混和，雜多。儀：標準、準則。通行本作"本"，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儀"。

⑨ 大體：謂根本。

9. 然逐末之儔[1]，蔑棄其本[2]，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3]，膏腴害骨[4]，無實風軌[5]，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6]，貽誚於霧縠者也[7]。

【校注】

① 儔：輩，同類。

② 蔑棄：輕視而拋棄。

③ 繁華：即繁花，喻文辭之富麗。枝：枝幹，喻文章的主體，即雅正的内容。

④ 膏腴：肥沃，喻華美之辭。骨：骨幹，喻文章之主體。

⑤ 實：實用。通行本作“貴”，唐寫本作“實”。風軌：教化法度。

⑥ “此揚子”句：揚雄在《法言・吾子》中曾謂自己“少而好賦”為“童子雕蟲篆刻”而“壯夫不為也”。

⑦ 貽：遺留。誚：嘲笑，譏諷。霧縠(hú)：薄霧般的輕紗，喻辭賦虛華而無實用。

10. 讚曰：賦自詩出，異流分派[①]。寫物圖貌，蔚似雕畫[②]。抑滯必揚[③]，言曠無隘[④]。風歸麗則[⑤]，辭翦稊稗[⑥]。

【校注】

① 異流分派：通行本作“分歧異派”，唐寫本作“異流分派”。

② 蔚：華美。

③ 抑滯必揚：指那些靜止而毫無生氣的事物在辭賦家的筆下變得神采飛揚。抑，通行本作“析(xī)”，唐寫本作“抑”。

④ 曠：放達。通行本作“庸”，唐寫本作“曠”。隘：狹小。

⑤ 風：喻教化作用。麗則：即揚雄《法言・吾子》所謂“麗以則”，指文辭華美而有法度。

⑥ 翦：斬斷，除去。稊稗(tí bài)：一種形似穀的草。稊，通行本作“美”，唐寫本作“稊”。

【譯文】

《詩經》有所謂“六義”，第二便是“賦”。所謂“賦”，可釋為“鋪”，也就是鋪展文辭、排比華采，以描摹景物、抒寫情志。從

前召公有言:"公卿獻詩,太師勸諫,樂官為賦。"《毛傳》則說:"登高而能作賦,便可以做大夫了。"《毛詩序》所謂"賦",乃是作為表現手法的"六義"之一,而《毛傳》等則把它作為一種文體了。實際上,考察其發展道路,正是由作為表現手法的"賦"發展成了一種文體,它們是互為枝幹、表裏一體的。所以劉向指出,不能歌唱而只能朗誦的叫做賦;班固則說,賦乃是從《詩經》發展而來的一個支派。至於像鄭莊公所賦"大隧"之句,士蔿所賦"狐裘"之句,文辭簡單而篇幅短小,雖然都是自己的創作,因而具有作為文體之"賦"的特點,但還不能說是成熟之作。到了屈原唱出《離騷》,作為文體的"賦"才有了大的發展。因此,可以說"賦"起源於《詩經》而發展於《楚辭》。此後,荀況之賦"禮"、"智"等的《賦篇》,宋玉的《風賦》、《釣賦》等篇,便名之以"賦"而與"詩"區別開來;從而本為"六義"之一的"賦",也就成為一種重要的文章體裁。它往往以主客對話而發端,不遺餘力地描繪事物的形貌,極盡鋪排夸張之能事。這便是"賦"由"詩"起源並最終與其分道揚鑣而成為一種文體的大致情況了。

秦代的文章不够發達,但也有一些雜賦。漢代初年的辭賦家,便是在此基礎上進行創作的。陸賈為其開端,賈誼推波助瀾,枚乘和司馬相如發揚光大,王褒和揚雄則壯其聲勢。枚皋和東方朔以後,各種事物無不成為賦的描寫對象。漢宣帝時便已積累了大量的作品,漢成帝時曾予以整理;進呈皇帝的賦作,便有一千多篇。追源泝流,賦確是興起於楚國而盛行於漢代。那些描寫京都、宫殿和苑囿、狩獵,以及記敍行旅、抒寫抱負的賦作,大多場面闊大、氣魄宏偉,作者企圖表現重要的思想。它們往往以序言開篇,最後以"亂辭"作總結。作為開端,序言用以說明一篇創作之緣起;作為結束,"亂辭"用以加强並完成文章之氣勢。按《詩經·商頌·那》的最後一章,閔馬父即稱之為

“亂”;可見殷人整理《商頌》和楚人寫作辭賦,都有作為總結的“亂辭”。這些都是鴻篇巨制的大賦,屬於雅正之文的範疇。至於描寫草木禽獸以及百般雜物的賦作,則是作者觸景生情的産物,往往情隨景變而情景相合。它們描摹自然之形貌,語言力求細緻入微;闡發事物之道理,則多用比附等手段。這些則是體制精悍的小賦了,屬於新奇巧妙的一類文章。

試看荀子的《賦篇》多為隱語,採取自問自答的方式;宋玉的夸飾之詞,實開靡麗之風。枚乘的《兔園賦》,能够抓住要點而融合新意;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則以物類繁多而富麗堂皇。賈誼的《鵩鳥賦》,致力於辨明人生之理;王褒的《洞簫賦》,則極力描摹各種聲音形態。班固的《兩都賦》,文辭明麗而雅正贍美;張衡的《二京賦》,剛健有力而氣魄宏富。揚雄的《甘泉賦》,體現出精深瑰奇的風格;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則包含飛揚靈動的氣勢。上述十家,都是辭賦創作中的精英。此外,王粲的賦作文辭細密,開篇必定非常有力;徐幹則廣博通達,其壯美的文采時時可見。左思和潘岳,建功於宏篇巨制;陸機和成公綏,則有一些頗富特色的作品。郭璞綺麗而慧巧,所以文辭繁富華美;袁宏慷慨豪放,所以作品激情洋溢。他們可以説是魏晉辭賦之首了。

本來,所謂“登高能賦”,蓋因見景生情。作者的思想感情乃是由外界景物所引起,所以其表現於作品應當鮮明而雅正;而作者對外界景物的觀察則滲透了思想感情,所以作品對景色的描繪應當巧妙而華麗。華麗的文辭與純正的內容相結合,猶如花紋之於美玉,相得益彰;正像絲麻織品講究顔色的“正”與“雜”,繪畫之作注意色彩的“黑”或“黄”,形式多變而要突出主體,色彩雖繁而以正色為本。這是辭賦創作的根本之點。然而,一些作者往往著眼於細枝末節,而抛棄其根本之處,所以讀的賦

越多,反而越抓不住要點。結果猶如繁花掩蓋了枝幹、肥胖使人臃腫,其作品既不能發揮感化、影響之功,亦不能產生有益的懲戒作用。這就是揚雄之所以後悔自己寫了那些屬於"雕蟲小技"的賦作、並以女工織薄紗為喻而譏笑那些没有用處的賦作的原因了。

總而言之:賦從《詩經》發源而形成一種文體,其本身又有大賦、小賦之别。它描繪事物的形貌,猶如雕刻、繪畫般文采絢爛。那些静止而毫無生氣的事物在作者的筆下變得神采飛揚,其語言放達通暢而無所阻滯。要注意辭賦的教育作用,做到華美而有法度;對那些華而不實的文辭,則應像拔掉雜草一樣予以删除。

頌讚第九

1．“四始”之至[①]，頌居其極[②]。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③]，咸黑為頌[④]，以歌《九招》[⑤]。自《商頌》已下[⑥]，文理允備[⑦]。

【校注】

① “四始”之至：《毛詩序》謂風、小雅、大雅、頌為詩之“四始”，並稱其“詩之至也”，即詩理盡於此。

② 極：頂點，最高地位。

③ 帝嚳（kù）：傳説中的上古帝王。

④ 咸黑：帝嚳之臣。《吕氏春秋·古樂》載，帝嚳曾命咸黑作歌。黑，通行本作“墨”，唐寫本作“黑”。

⑤《九招》：古樂歌。招，通行本作“韶”，唐寫本作“招”。

⑥ 商頌：指《詩經》中的《商頌》。通行本無“頌”字，唐寫本作“商頌”。

⑦ 文理：指“頌”體的寫作之理。允：的確。

2．夫化偃一國謂之風[①]，風正四方謂之雅[②]，雅容告神謂之頌[③]。風雅序人[④]，故事兼變正[⑤]；頌主告神，故義必純美[⑥]。魯以公旦次編[⑦]，商以前王追録[⑧]，斯乃宗

廟之政歌[9],非饗讌之恒詠也[10]。《時邁》一篇[11],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規式存焉[12]。

【校注】

① 化:教化。偃:倒伏,引申為影響。風:風教,即像風吹一樣施行教化。

② 正:匡正。雅:正。

③ 雅容告神:通行本作"容告神明",唐寫本作"雅容告神"。雅容,正容。

④ 序:敍。

⑤ 故事兼變正:通行本無"故"字,唐寫本作"故事兼變正"。變,指《毛詩序》所謂"變風"、"變雅"。

⑥ 故義必純美:通行本無"故"字,唐寫本作"故義必純美"。

⑦ 魯以公旦次編:指《魯頌》乃因頌揚周公而編定。魯,指《魯頌》。通行本作"魯國",唐寫本無"國"字。公旦,即周公,名旦,周武王之弟,封於魯(今山東曲阜)。

⑧ 商以前王追録:指《商頌》乃因祭祀祖先而輯録。商,指《商頌》。通行本作"商人",唐寫本無"人"字。

⑨ 政:通"正",嚴正。通行本作"正",唐寫本作"政"。

⑩ 饗讌:指饗禮和讌禮,前者為隆重的宴飲賓客之禮,後者為天子諸侯與羣臣宴飲之禮。通行本作"讌饗",唐寫本作"饗讌"。恒:通行本作"常",唐寫本作"恒"。

⑪《時邁》:《詩·周頌》之篇,傳為周公所作。

⑫ 規式:規模式樣。

3. 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1]。晉輿之稱"原田"[2],

魯民之刺裘韠[3]，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4]，並諜為頌[5]。斯則野頌之變體[6]，浸被於人事矣[7]。及三閭《橘頌》[8]，辭采芬芳[9]；比類寓意[10]，乃覃及乎細物矣[11]。

【校注】

① 壅：堵塞。

② 輿：輿人，駕車的人。原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晉文公和楚軍交戰，有輿人誦"原田每每"，贊美晉軍。每每，草盛貌。

③ 裘：毛皮製成的衣服。韠(bì)：皮制的蔽膝。通行本作"韗"，唐寫本作"韠"。《吕氏春秋・樂成》載，孔子始用於魯國，有人誦"麛裘而韠"之句進行諷刺。麛裘，用幼鹿皮製成的白衣服。

④ 丘明：左丘明，春秋時魯國太史，《左傳》的作者。子高：孔穿，字子高，孔子六世孫。《孔叢子・陳士義》載，孔穿之子子順曾講到過"裘韠"之"誦"。彦和或記憶有誤。

⑤ 諜：通"牒"，記録。頌：通行本作"誦"，唐寫本作"頌"。

⑥ 頌：通行本作"誦"，唐寫本作"頌"。

⑦ 浸：逐漸。於：通行本作"乎"，唐寫本作"於"。

⑧ 三閭：即屈原，曾為三閭大夫，管理昭、屈、景三姓貴族。《橘頌》：屈原之作，《九章》之一。

⑨ 辭：通行本作"情"，唐寫本作"辭"。

⑩ 比類：比方，比喻。

⑪ 乃：通行本作"又"，唐寫本作"乃"。覃(tán)及乎：通行本無"乎"字，唐寫本作"覃及乎"。覃，延及。

4. 至於秦政刻文[1],爰頌其德[2]。漢之惠景[3],亦有述容[4]。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5],孟堅之序戴侯[6],武仲之美顯宗[7],史岑之述熹后[8],或擬《清廟》[9],或範《駉》、《那》[10],雖深淺不同[11],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12]。

【校注】

① 秦政:即秦始皇,姓嬴名政。刻文:指歌頌秦始皇的石刻。

② 爰:乃,就。

③ 惠:指漢惠帝劉盈。景:指漢景帝劉啓。

④ 述容:指稱述功德之作。

⑤ 子雲:揚雄,字子雲。充國:趙充國,西漢人,有武功,揚雄有《趙充國頌》。

⑥ 孟堅:班固,字孟堅。戴侯:指竇融,東漢人,以武功封安豐侯,死後加號戴,故稱。班固曾作《安豐戴侯頌》。

⑦ 武仲:傅毅,字武仲,東漢作家。顯宗:指漢明帝。傅毅曾作《顯宗頌》十篇。

⑧ 史岑:字孝山,東漢人。熹后:東漢和帝鄧皇后,名綏,謚號“熹”。史岑曾作《和熹鄧后頌》。

⑨《清廟》:《詩·周頌》之首篇。

⑩《駉(jiōng)》:《詩·魯頌》之首篇。《那(nuó)》:《詩·商頌》之首篇。

⑪ 深淺:通行本作“淺深”,唐寫本作“深淺”。

⑫ 典章:章法,法則。

5. 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征》①,變為序引②,豈不褒過而謬體哉③! 馬融之《廣成》、《上林》④,雅而似賦⑤,何弄文而失質乎⑥! 又崔瑗《文學》⑦,蔡邕《樊渠》⑧,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⑨。摯虞品藻⑩,頗為精覈;至云"雜以風雅"⑪,而不辨旨趣⑫,徒張虛論,有似黄白之僞説矣⑬。

【校注】

① 班:指班固。傅:指傅毅。《北征》:指班固的《車騎將軍竇北征頌》。西征:通行本作"西巡",唐寫本作"西征"。

② 序引:序和引,兩種文體,"引"大致如"序"而稍短。

③ 謬體:有悖於"頌"體。《北征頌》和《西征頌》均序文較長而有韻,頌僅寥寥數語。

④ 馬融:字季長,東漢經學家、文學家。

⑤ 雅而似賦:指内容雅正而行文鋪張。

⑥ 質:本質,指"頌"體的基本特點。

⑦ 崔瑗:字子玉,東漢作家。《文學》:指《南陽文學頌》。

⑧ 蔡邕:字伯喈,東漢學者。《樊渠》:指《京兆樊惠渠頌》。

⑨ "並致美"二句:《文學頌》和《樊渠頌》之序文亦較頌文為長。

⑩ 摯虞:西晉學者。品藻:品評,鑒定。摯虞《文章流别論》對諸頌多有評論。

⑪ 雜以風雅:《文章流别論》中對傅毅《顯宗頌》的評語。

⑫ 辨:通行本作"變",唐寫本作"辨"。旨趣:宗旨,大意。

⑬ 黄白:黄色和白色。《吕氏春秋·别類》載,有相劍者

說,白色表示堅硬,黃色表示柔韌;黃白相雜"則堅且牣",即為良劍;反駁者則說,白色表示不柔韌,黃色表示不堅硬,黃白相雜"則不堅且不牣也",怎能算是利劍?牣,通"韌"。

6. 及魏晉雜頌[①],鮮有出轍[②]。陳思所綴[③],以《皇子》為標[④];陸機積篇,唯《功臣》最顯[⑤]。其褒貶雜居[⑥],固末代之訛體也[⑦]。

【校注】

① 雜:通行本作"辨",唐寫本作"雜"。

② 出轍:越出常規。

③ 陳思:即曹植,封陳王,謚號"思",世稱陳思王。綴:謂寫作。

④《皇子》:指曹植的《皇太子生頌》。標:代表。

⑤《功臣》:指陸機的《漢高祖功臣頌》。

⑥ 褒貶雜居:《漢高祖功臣頌》的內容主要是褒,但亦有貶,故云。

⑦ 訛:怪異。

7. 原夫頌惟典懿[①],詞必清鑠[②]。敷寫似賦[③],而不入華侈之區[④];敬慎如銘[⑤],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⑥],汪洋以樹儀[⑦]。雖纖巧曲致[⑧],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弘[⑨],如斯而已。

【校注】

① 懿:美。通行本作"雅",唐寫本作"懿"。

② 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清：明潔。鑠（shuò）：美，美盛。

③ 敷：陳述，鋪敍。

④ 華侈：過分華麗。

⑤ 敬慎：恭敬謹慎。銘：一種文體，古代常刻於碑版或器物，或稱功德，或以自警。《銘箴》篇有專論。

⑥ 揄揚：稱引，贊揚。

⑦ 汪洋：謂氣勢恢弘。儀：表率。通行本作“義”，唐寫本作“儀”。

⑧ 雖纖巧曲致：通行本作“唯纖曲巧致”，唐寫本作“雖纖巧曲致”。致，情致。

⑨ 弘：光大。通行本作“底”，唐寫本作“弘”。

8. 讚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①，蓋唱發之詞也②。及“益讚於禹”③，“伊陟讚於巫咸”④，並颺言以明事⑤，嗟嘆以助辭⑥。故漢置鴻臚⑦，以唱拜為讚⑧，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⑨，始讚荆軻⑩。及史班因書⑪，託讚褒貶⑫，約文以總録⑬，頌體而論詞也⑭。又紀傳後評⑮，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⑯，謬稱為“述”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爾雅》⑱，動植讚之⑲；事兼美惡⑳，亦猶頌之變耳。

【校注】

① 樂正：古代樂官。重讚：《尚書大傳》有“樂正進讚”之語。

② 唱發之詞：指歌唱之前所作發引之辭。詞，通行本作

“辭”,唐寫本作“詞”。

③ 益讚於禹：引自《尚書·大禹謨》。益,舜之臣。

④ 伊陟讚於巫咸：引自《尚書序》。伊陟(zhì)、巫咸,均為殷帝太戊之臣。

⑤ 颺(yáng)：顯揚,發揚。

⑥ 嗟嘆：《毛詩序》:“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助辭：通行本作“助辭也”,唐寫本無“也”字。

⑦ 鴻臚(lú)：官名,掌朝祭禮儀之讚導。

⑧ 唱拜：高聲呼唱引導行禮。

⑨ 相如：指司馬相如。屬筆：謂寫作。

⑩ 荆軻：戰國衛國人,後遊燕國,燕太子丹派其謀刺秦王。

⑪ 史班因書：通行本作“遷史固書”,唐寫本作“史班因書”。史班,太史公司馬遷和班固的並稱。

⑫ 託讚褒貶：《史記》各篇末多有“太史公曰”,《漢書》各篇末多有“讚曰”。

⑬ 總録：總結記録。

⑭ 而論詞也：通行本作“以論辭”,唐寫本作“而論詞也”。

⑮ 紀傳後評：《史記》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和《漢書》最後一篇《敍傳》,皆有總評之意。

⑯ 仲治：摯虞,字仲治。治,通行本作“洽”,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治”。《流别》：指摯虞的《文章流别論》。

⑰ 謬稱為“述”：摯虞曾稱《漢書·敍傳》中的讚詞為“漢書述”。

⑱ 景純：郭璞,字景純。爾雅：通行本無“爾”字,唐寫本作“爾雅”。

⑲ 動植讚之：郭璞注《爾雅》,另成《爾雅圖讚》二卷,於動植物均各有讚詞。讚之,通行本作“必讚”,唐寫本作“讚之”。

⑳ 事：通行本作“義”，唐寫本作“事”。

9. 然本其為義，事生獎嘆，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①]，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②]。約舉以盡情，照灼以送文[③]，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④]！

【校注】

① 促：短。曠：寬廣。通行本作“廣”，唐寫本作“曠”。

② 盤桓：徘徊，逗留。

③ 照灼：閃耀，此謂簡潔明快。照，通行本作“昭”，唐寫本作“照”。送：結束。

④ 細條：指支流。

10. 讚曰：容德底頌[①]，勳業垂讚[②]。鏤影摛聲[③]，文理有爛[④]。年迹逾遠[⑤]，音徽如旦[⑥]。降及品物[⑦]，炫辭作翫[⑧]。

【校注】

① 容：威儀，法度。德：通行本作“體”，唐寫本作“德”。底：引致，達到。

② 垂：留傳。

③ 影：形象。通行本作“彩”，唐寫本作“影”。聲：通行本作“文”，唐寫本作“聲”。

④ 文：通行本作“聲”，唐寫本作“文”。爛：色彩絢麗。

⑤ 迹：通行本作“積”，唐寫本作“迹”。逾遠：猶遥遠。

逾,通行本作"愈",唐寫本作"逾"。

⑥ 徽:美,善。旦:早晨,喻新。

⑦ 降及:發展到。

⑧ 炫:夸耀。

【譯文】

《毛詩序》謂風、小雅、大雅、頌為詩之"四始",並稱詩理盡於此;而"頌"乃其極致。"頌"為舞蹈之容,乃是通過舞蹈的形貌來贊美盛大的德行。從前帝嚳的時代,咸黑曾作頌,有《九招》之歌。從《詩經·商頌》以後,"頌"的寫作之理就非常完備了。所謂"風",是指詩之教化影響到一個諸侯國;所謂"雅",是指詩歌能匡正全國的風俗;而所謂"頌",則是通過端正的舞姿來稟告神明。由於"風"和"雅"是敍寫人事,所以其內容有"正"、"變"之别;由於"頌"是用以稟告神明,所以其內容必須純正美善。《魯頌》之編,乃頌揚周公之作;《商頌》之輯,則祭祀祖先之用:它們乃是用於宗廟的雅正之歌,而非一般宴會上的詠唱。《周頌》有《時邁》一篇,乃周公之作;聖賢所為之"頌",具有典範的意義。

老百姓各有自己的心思,所以不能堵塞的就是口了。晉國的架車之人稱贊晉軍如"田野上茂盛的草木",魯國百姓諷刺穿著皮衣、戴著蔽膝的孔子:都是脱口直言而非歌詠,以簡短之語進行諷刺,左丘明和子順則都當做"頌"來記載。這可以説是作為變體的民間之頌,説明"頌"逐漸被用於人事了。到了三閭大夫屈原的《橘頌》,辭采鮮美,以比喻寄託情意,則把"頌"的內容推廣到細小的事物了。至於秦始皇時的石刻,即稱頌秦始皇功德之作。漢代的惠帝和景帝時期,也有稱述功德的作品。頌的寫作,可謂世代相傳而連續不斷了。至如揚雄表彰趙充國的

《趙充國頌》,班固歌頌竇融的《安豐戴侯頌》,傅毅贊美漢明帝的《顯宗頌》,史岑稱述鄧皇后的《和熹鄧后頌》,它們或模擬《周頌·清廟》,或師範《魯頌·駉》、《商頌·那》,雖然深淺不同,詳略各異,但贊美功德、顯揚形容,其基本法則乃是一致的。至於班固的《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傅毅的《西征頌》,則把"頌"寫成了"序"和"引",豈不是褒獎過分而有悖於"頌"的正常體制了嗎?馬融的《廣成頌》和《上林頌》,内容雅正而行文似賦,怎能賣弄文詞而不顧"頌"的基本規範呢!還有崔瑗的《南陽文學頌》,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頌》,都是在序文上頗為用力,而正文的篇幅卻非常簡短。摯虞在《文章流别論》中對頌的品評,應該説是精煉而準確的;至於説傅毅的《顯宗頌》"雜有一些風、雅的内容",則是不符合作品根本宗旨的大而無當之論,頗似古代相劍者所謂黄白相雜之謬論了。到了魏晉時期的雜頌,一般没有違反正常的寫作規則。陳思王曹植之作,以《皇太子生頌》為代表;陸機之作,則以《漢高祖功臣頌》最為突出。不過,他們的作品内容褒貶相雜,乃是後世有所變異的頌體了。

"頌"的寫作,講究内容典雅美善,文辭簡潔明麗。其鋪陳敘述頗似"賦",但不能過分華麗;其嚴肅莊重有如"銘",但又與規勸警戒不同。其歌頌贊揚而舒文布采,氣勢恢弘而樹立表率。雖然其細緻巧妙而曲折之處,應根據不同的情況有所變化;但"頌"的大體寫作要求,則基本如此了。

所謂"讚",乃是説明、輔助之意。從前虞舜時的祭祀,樂官很重視讚辭,那是歌唱之前所作發引之辭。至於《尚書·大禹謨》所謂益輔助禹,《尚書序》所謂伊陟向巫咸陳説,都是高聲陳述而説明事理,加强語氣以幫助言辭。所以,漢代所置鴻臚官,以高聲呼唱引導行禮而為"讚",正是沿用了古代的説法。到司馬相如從事寫作,開始對荆軻予以贊美。後來司馬遷的《史記》

和班固的《漢書》便以讚辭進行褒貶,用簡要的文辭加以總結記録,乃是以頌的體裁進行評論;而《史記》的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和《漢書》的最後一篇《敍傳》,皆有總評之意,它們和“讚”的名目是相同的。摯虞的《文章流别論》卻稱《漢書·敍傳》中的讚詞為“漢書述”,那就差得遠了。到了郭璞注《爾雅》,另成《爾雅圖讚》二卷,於動植物均各有讚詞,内容則兼有褒貶,這正如“頌”之變異了。

從“讚”的本義而言,它産生於對事物的贊美感嘆,所以自古以來的讚辭,均為篇幅短小之作;一般用四言之句,不過數韻而已。提綱挈領以完善内容,簡潔明快而結束文章,此乃“讚”的寫作要點。其産生雖然很早,但實際上運用不多;大體而言,可以説是“頌”的一個支派。

總而言之:威儀美德需要歌頌,功勳業績應當贊美;描繪形容而鋪展聲韻,文辭清晰而色彩絢爛。雖然年代久遠,其聲韻之美卻像清晨那樣新鮮。後世用頌讚來品評一般事物,往往炫耀辭采而成遊戲之作了。

祝盟第十

1. 天地定位,禮遍羣神[①];"六宗"既禋[②],"三望"咸秩[③]。甘雨和風,是生禝黍[④];兆民所仰[⑤],美報興焉[⑥]。犧盛惟馨[⑦],本於明德[⑧];祝史陳信[⑨],資乎文詞[⑩]。

【校注】

① 禮:通行本作"祀",唐寫本作"禮"。

② 六宗:古代尊祀的六位神,其説不一,一説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六種。禋(yīn):升煙以祭。

③ 三望:《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望,即遥望而祭。秩(zhì):指祭禮有次序。通行本作"秩",唐寫本作"袟"。

④ 禝(jì)黍:即"稷黍",稷和黍,泛指五穀。通行本作"黍稷",唐寫本作"禝黍"。

⑤ 兆民:古稱天子之民,後泛指衆民、百姓。

⑥ 美報:以美物酬神。

⑦ 犧:供祭祀的牲畜。盛(chéng):指放在祭器中的穀類。馨:芳香。

⑧ 明德:光明之德,美德。

⑨ 祝史:司祭祀之官。

⑩ 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

2. 昔伊耆始蜡[①]，以祭“八神”[②]。其詞云[③]：“土反其宅[④]，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⑤]，爰在茲矣[⑥]。舜之祠田云[⑦]：“荷此長耜[⑧]，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⑨]。”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

【校注】

① 伊耆（qí）：古帝名，一說為神農，一說為堯。蜡（zhà）：年終大祭。

② 八神：年終所祭之神，其説不一。

③ 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下引祝詞載《禮記·郊特牲》。

④ 反：返回。

⑤ 上皇：指伊耆氏。

⑥ 爰：乃，於是。

⑦ 祠：春天的祭祀。下引祠田之語見於《尸子》，文字略有出入。

⑧ 耜（sì）：一種翻土的農具。

⑨ 與四海：通行本無“與”字，唐寫本作“與四海”。

3. 至於商履[①]，聖敬日躋[②]。玄牡告天[③]，以萬方罪己[④]，即郊禋之辭也[⑤]；素車禱旱[⑥]，以六事責躬[⑦]，即雩禜之文也[⑧]。

【校注】

① 履：商代第一個君主商湯，名履。

② 聖敬日躋：謂恭謹之德日隆。聖敬，德高行慎。躋，升。

③ 玄牡：祭天地用的黑色公牛。

④ 萬方罪己：《論語·堯曰》載商湯祭天云："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⑤ 郊禋：古帝王升煙祭祀天地之大禮。辭：通行本作"詞"，唐寫本作"辭"。

⑥ 素車禱旱：相傳商湯曾素車白馬，祈禱救旱。

⑦ 六事責躬：《荀子·大略》載商湯禱辭，其中以六事責備自己。

⑧ 即：通行本作"則"，唐寫本作"即"。雩禜（yúyǒng）：祭水旱之神的壇。

4. 及周之太祝[①]，掌"六祝"之辭[②]。是以庶物咸生[③]，陳於天地之郊[④]；"旁作穆穆"[⑤]，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⑥]，言於祔廟之祀[⑦]；"多福無疆"[⑧]，布於少牢之饋[⑨]；宜、社、類、禡[⑩]，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⑪]，嚴恭於宗廟也。

【校注】

① 太祝：官名，掌祭祀祈禱之事。太，通行本作"大"，唐寫本作"太"。

② 六祝：指六種祈禱。

③ 庶物：萬物。《大戴禮記·公冠》有"庶物羣生"之語。

④ 郊：祭祀天地。

⑤ 旁作穆穆：引自《大戴禮記·公冠》。旁，溥，廣大。穆穆，美好。

⑥ 夙興夜處：引自《儀禮·士虞禮》，早起晚睡，謂勤勞。

⑦ 祔(fù)廟：祖孫合祭之廟。祔，一種祭祀祖先之名。祀：通行本作"祝"，唐寫本作"祀"。

⑧ 多福無疆：引自《儀禮·少牢饋食禮》。

⑨ 少牢：祭祀用的羊、豕二牲。饋：祭祀。

⑩ 宜、社、類、禡(mà)：皆祭名。

⑪ 寅虔：恭敬虔誠。神祇(qí)：天神與地神，泛指神靈。

5. 自春秋已下[①]，黷祀諂祭[②]，"祝幣史辭"[③]，靡神不至[④]。至如張老賀室[⑤]，致美於歌哭之禱[⑥]；蒯聵臨戰[⑦]，獲祐於筋骨之請[⑧]：雖造次顛沛[⑨]，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麗者也[⑩]。

【校注】

① 自春秋：通行本無"自"字，唐寫本作"自春秋"。

② 黷：輕慢不敬。諂：奉承獻媚。

③ 祝幣史辭：引自《左傳·成公五年》。祝幣，祭祀時用作祭品的玉帛。史辭，祝史所獻之辭。

④ 靡：無。

⑤ 如：通行本作"於"，唐寫本作"如"。張老賀室：《禮記·檀弓下》載，晉國趙武"成室"，晉國大夫張老前往祝賀。賀，通行本作"成"，唐寫本作"賀"。

⑥ 美：通行本作"善"，唐寫本作"美"。歌哭之禱：張老的賀詞中有"歌於斯，哭於斯"之句。

⑦ 蒯聵：春秋時衛靈公之子。

⑧ 祐：保佑。通行本作"佑"，唐寫本作"祐"。筋骨之請：

《左傳・哀公二年》載,蒯聵臨戰時曾祈禱祖先祐護晉師"無絶筋,無折骨"等。

⑨ 造次:倉促。顛沛:困頓。

⑩ 組麗:華美。麗,通行本作"纚",唐寫本作"麗"。者也:通行本無"者"字,唐寫本作"者也"。

6. 逮漢氏羣祀①,肅其百禮②,既總碩儒之義③,亦參方士之術④。所以秘祝移過⑤,異乎成湯之心⑥;侲子驅疫⑦,同於越巫之説⑧:體失之漸也⑨。至如黄帝有《呪耶》之文⑩,東方朔有《駡鬼》之書⑪,於是後之譴呪⑫,務於善駡。唯陳思《詰咎》⑬,裁以正義矣⑭。

【校注】

① 逮漢氏:通行本無"逮"字,"氏"作"之",唐寫本作"逮漢氏"。

② 百:通行本作"旨",唐寫本作"百"。

③ 義:通行本作"儀",唐寫本作"義"。

④ 方士:從事求仙、占卜等活動的方術之士。

⑤ 秘祝:祝官之一種,遇有凶災之兆,便祝祠移過於下。

⑥ 成湯:即商履。成湯"以萬方罪己",與"移過於下"迥異。

⑦ 侲(zhèn)子:童子。驅疫:《後漢書・禮儀志》載,漢代曾以幼童逐鬼驅疫。

⑧ 於:通行本作"乎",唐寫本作"於"。越巫:代指巫者,以越地舊俗好巫術。説:通行本作"祝",唐寫本作"説"。

⑨ 體:指祝文之體制。通行本作"禮",唐寫本作"體"。

漸：開始。

⑩ 呪(zhòu)耶：通行本作“祝邪”，唐寫本作“呪耶”。呪，詛咒。耶，同“邪”。

⑪ 東方朔：字曼倩，西漢文人。

⑫ 譴：責問，譴責。呪：祝告。

⑬ 陳思：指陳思王曹植。詰咎：問罪。詰，通行本作“誥”，唐寫本作“詰”。

⑭ 裁：裁斷，裁決。

7. 若乃禮之祭祝[1]，事止告饗[2]；而中代祭文[3]，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伸之作也[4]。又漢代山陵[5]，哀策流文[6]。周喪盛姬[7]，内史執策[8]；然則策本書賵[9]，因哀為文也[10]。是以義同於誄[11]，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12]。太祝所讀[13]，固祝之文者也[14]。

【校注】

① 祝：通行本作“祀”，唐寫本作“祝”。

② 告饗：祝告、供享。

③ 中代：指漢魏時期。

④ 引伸：通行本作“引神”，楊升庵批點曹學佺評《文心雕龍》作“引伸”。之：通行本作“而”，唐寫本作“之”。

⑤ 山陵：帝王或皇后的墳墓。

⑥ 哀策：文體名，頌揚帝王、后妃生前功德的韻文。

⑦ 周：指周穆王。盛姬：周穆王的妃子。

⑧ 内史：官名，歷代執掌不同，周代為主管爵禄廢置之官。策：即哀策之文。

⑨ 賵(fèng)：送給死者之物。通行本作“贈”，唐寫本作“賵”。

⑩ 為文：通行本作“而為文”，唐寫本無“而”字。

⑪ 誄：以列述死者德行為主的哀祭文。《誄碑》篇有專論。

⑫ 體：主體，指内容。儀：儀表，指形式。

⑬ 太祝所讀：通行本作“太史所作之讚”，唐寫本作“太祝所讀”。

⑭ 固祝之文者也：通行本作“因周之祝文也”，唐寫本作“固祝之文者也”。

8. 凡羣言務華[①]，而降神務實[②]；修辭立誠[③]，在於無愧。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④]，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⑤]。班固之祠涿山[⑥]，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⑦]，祭奠之恭哀也[⑧]：舉彙而求[⑨]，昭然可鑒矣[⑩]。

【校注】

① 務：通行本作“發”，唐寫本作“務”。

② 降神：謂祈求神靈降臨。

③ 修辭立誠：《周易·文言》：“修辭立其誠。”

④ 楷：法式，典範。

⑤ 大較：大略，大概。

⑥ 祠：指祭祀。通行本作“祀”，唐寫本作“祠”。涿：通行本作“濛”，唐寫本作“涿”。班固有《涿邪山祝文》，今存四句。

⑦ 祭庾婦：潘岳有《為諸婦祭庾新婦文》，已不全。

⑧ 祭奠：通行本作“奠祭”，唐寫本作“祭奠”。

⑨ 彙：類聚。

⑩ 昭：明。鑒：察看。

9. 盟者，明也。騂旄、白馬[①]，珠盤、玉敦[②]，陳辭乎方明之下[③]，祝告於神明者也。

【校注】

① 騂旄（xīng máo）：赤色的牛，古代重要盟會時所用牲。旄，通行本作“毛”，唐寫本作“旄”。白馬：古代用以盟誓或祭祀的犧牲。

② 珠盤、玉敦（duì）：皆用以盟誓的器具。

③ 方明：上下四方神明之象，古代諸侯朝見天子、會盟或天子祭祀時所置。

10. 在昔三王[①]，詛盟不及[②]，時有要誓[③]，結言而退[④]。周衰屢盟，獘及要劫[⑤]，始之以曹沫[⑥]，終之以毛遂[⑦]。及秦昭盟夷[⑧]，設黃龍之詛[⑨]；漢祖建侯[⑩]，定山河之誓[⑪]。然義存則克終[⑫]，道廢則渝始[⑬]；崇替在人[⑭]，祝何豫焉[⑮]？

【校注】

① 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帝王。

② 詛盟：謂歃血結盟。

③ 要（yāo）：盟約。

④ 結言：用言辭訂約。

⑤ 獘：通“弊”，流弊。通行本作“以”，唐寫本作“獘”。要（yāo）劫：要挾，强制。劫，通行本作“契”，唐寫本作“劫”。

⑥ 曹沫：春秋時魯國人，曾敗於齊國，盟會時有要挾之舉。

⑦ 毛遂：戰國時趙國平原君的門客，曾脅迫楚王訂立合縱之盟。

⑧ 秦昭：指戰國時秦國的昭襄王。盟夷：與夷人訂立盟約。

⑨ 黄龍之詛：《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秦昭襄王與夷人所訂盟約為："秦犯夷，輸黄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黄龍乃難得之物，以示秦人絶不犯夷。詛，盟誓。

⑩ 漢祖：指漢高祖劉邦。建：封。

⑪ 山河之誓：《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載劉邦的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厲，同"礪"，磨刀石。

⑫ 克：能够。

⑬ 渝：變更，改變。

⑭ 崇替：興廢，盛衰。

⑮ 祝：通行本作"咒"，唐寫本作"祝"。豫：通"與"，參與。通行本作"預"，唐寫本作"豫"。

11. 若夫臧洪哂血[①]，辭截雲蜺[②]；劉琨鐵誓[③]，精貫霏霜[④]：而無補漢晉[⑤]，反為仇讎[⑥]。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

【校注】

① 臧洪：字子源，東漢人。哂(shà)血：即歃血，古代訂盟時口含牲血以告誓神明。漢末董卓亂起，一些州郡首領在酸棗(今河南延津縣北)會盟，臧洪首先登壇盟誓。哂，同"歃"。通行本作"歃"，唐寫本作"哂"。血，通行本作"辭"，唐寫本

作“血”。

② 辭：通行本作“氣”，唐寫本作“辭”。截：斷。雲蜺（ní）：虹。

③ 劉琨：字越石，晉代詩人，有《與段匹磾（dī）盟文》。

④ 霏霜：飛霜，喻堅貞。

⑤ 無補：通行本作“無補於”，唐寫本無“於”字。漢晉：通行本作“晉漢”，唐寫本作“漢晉”。

⑥ 仇讎：仇人。

12. 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①]，奬乎忠孝[②]，存亡戮力[③]；祈幽靈以取鑒[④]，“指九天以為正”[⑤]；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⑥]：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為難[⑦]。後之君子，宜存殷鑒[⑧]。忠信可矣，無恃神焉[⑨]。

【校注】

① 序：敍。

② 奬乎：通行本無“乎”字，唐寫本作“奬乎”。

③ 存亡戮力：通行本作“共存亡，戮心力”，唐寫本作“存亡戮力”。戮，同勠，並，合。

④ 幽靈：鬼神。

⑤ “指九天”句：語出《離騷》。九天：謂天之中央與八方。正：通“證”，憑證。

⑥ 敷：陳述，鋪敍。

⑦ 處辭：指踐行盟約。

⑧ 存：通行本作“在”，唐寫本作“存”。殷鑒：原指殷人子孫應以夏之滅亡為鑒戒，後泛指可作借鑒的往事。

⑨ 恃：依靠。

13. 讚曰：毖祀唶血[①]，祝史惟談[②]。立誠在肅，修辭必甘[③]。季代彌飾[④]，絢言朱藍[⑤]。神之來格[⑥]，所貴無慚[⑦]。

【校注】

① 毖：謹慎。唶血：通行本作"欽明"，唐寫本作"唶血"。

② 談：指祝盟之辭。

③ 甘：心甘情願。

④ 季代：末世。

⑤ 絢：華麗。朱藍：朱色和藍色，引申指華采。

⑥ 格：來，至。

⑦ 無慚：問心無愧。

【譯文】

天地形成以後，衆神盡享祭祀之禮：六位尊神既受祭祀，泰山、河、海亦按序致祭。風調雨順，五穀生長：此乃百姓賴以生存之道，自然産生對神靈的美好報答。祭品當然要馨香，而根本在於祭者的美德；祭祀之官陳説誠心，則以文辭為憑藉。

從前伊耆開始在歲末祭祀八種神靈。其祭辭曰："泥土返回原地，洪水流入溝壑，害蟲不要發作，草木歸於沼澤。"這就是上古帝王的祝文了。虞舜春天祭祀田地，其辭云："肩扛長耜，耕作於南邊的農田，四海之内豐衣足食。"為民謀利之志，可謂溢於言表。到了商湯，恭謹之德日隆。他用黑色的公牛祭告上天，其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便是祭祀天地之詞。他素車

白馬而祈禱救旱,列舉六種過失來責備自己,便是祭神求雨之辭。到周代的太祝,掌管六種祈禱之辭。所以,萬物生長之語,用以祭天祭地;廣大美好之語,用以拜迎日出;早起晚睡之語,用於祖孫合祭;多福無疆之語,用於祭祖獻食。其餘各類祭祀,亦無不皆有祝辭。這是對天地神靈的敬畏虔誠,也是對自己祖先的莊嚴恭謹。

自春秋以後,多有輕慢不敬、奉承獻媚之祭祀,以致祭禮祝文,無神不至。如晉國大夫張老慶賀趙武建成新房子,其贊美之詞有"歌於斯,哭於斯"之句。衛公子蒯聵臨戰之時,則祈禱祖先祐護晉師"無絶筋,無折骨"。即使倉促之間,或者困頓之中,他們也要祝禱一番。至於《楚辭·招魂》,可以説是祝辭中的華美之作了。到漢代的各種祭祀,重視所有的禮儀,既匯總大儒之建議,又參考方士的做法。所以遇有凶災之兆,秘祝便移過於臣下或百姓,這與商湯以萬方罪己之心完全不同;又以幼童逐鬼驅疫,更與巫術無異:祝文之體制漸漸敗壞了。至於像黄帝的詛咒之文,東方朔的罵鬼之書,影響到後來的譴責祝告,極力追求善於責罵。只有曹植的問罪之文,稱得上是以理服人的。

至於《儀禮》中的祭祀祝辭,其内容只是祝告神靈享受祭品;到漢魏時的祭文,則同時贊美死者生前的言行。祭文中兼用讚辭,可以説是廣義的祭文了。此外,漢代祭帝王陵墓,則有哀策文流傳下來。周穆王的妃子盛姬死後,由内史主持策命;那麽"策"原只是寫明送葬之物,因表達哀傷之情而成為文體了。所以,哀策的内容與誄文相同,只是它是用於稟告神靈的。它像誄文一樣開頭,最後表達哀悼之情;内容上近於"頌"文,形式上則像"祝"文。至於漢代太祝所讀的哀策,本來就是祝禱的文辭。

一般文辭務求華美,而祈求神靈降臨則必須樸實;所謂"修辭立其誠",重要的是問心無愧。祈禱文的法則,必須誠懇而恭

敬;祭奠文的格式,應當肅穆而哀傷:這是大致的寫作要求了。如班固的《涿邪山祝文》,乃是祈禱誠懇恭敬之文;潘岳的《為諸婦祭庾新婦文》,則是奠祭肅穆哀傷之文。就其同類作品加以研究,祝文的特點是顯然可見的。

"盟"就是"明"的意思。赤牛、白馬為祭品,珠盤、玉敦為祭器,在神像之前陳辭,以祝告於神明,這就是"盟"。從前夏、商、周三代的帝王,沒有盟誓;有時需要約誓,則用言辭訂約即可。周朝衰微之後,就經常進行盟誓了;其流弊所致,竟出現要挾、强迫之舉。開始是魯國的曹沫迫使齊桓公訂盟,後來則有趙國的毛遂脅迫楚王訂盟。到秦昭襄王與夷人訂立盟約,有"輸黄龍一雙"之類的盟誓;漢高祖分封諸王侯,則有"使河如帶,泰山若厲"之誓。然而,堅持道義方能信守諾言,道義不存則容易改變盟誓。所以盟約是否遵守,關鍵在人,與祝咒之辭有何關係?就像漢末臧洪的歃血之盟,其誓詞氣斷長虹;晉代劉琨的《與段匹磾盟文》,也可謂真骨淩霜。但這並未能有助於漢、晉,而訂盟的雙方,後來反而成為仇敵。由此可見,盟誓之辭如果言不由衷,所訂之盟便毫無用處。

盟文的主要特點,是必須敘述危急之情,褒獎忠孝之德,約定生死與共,强調同心合力;請神靈來監視,讓上天來作證,感奮激發而以誠動人,懇切真摯而痛快淋漓:這是其共同之處。然而,形成文辭並不難,踐行盟約則不容易。後來的盟誓者,自當引以為鑒。講求誠信即可,無須依靠神靈!

總而言之:祭祀、盟誓均需謹慎,祝史只為文辭負責。誠意出於恭謹,立言自然美善。後世更重修飾,祝盟華麗絢爛。只有問心無愧,方能感動上天。

銘箴第十一

1.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1]，大禹勒筍簴而招諫[2]。成湯盤盂[3]，著“日新”之規[4]；武王户席[5]，題必誡之訓[6]。周公慎言於金人[7]，仲尼革容於欹器[8]：列聖鑒戒[9]，其來久矣。

【校注】

① 帝軒：指軒轅黄帝。輿：車箱。几：案。相傳黄帝在輿、几上刻有銘文。弼：糾正。違：過失，錯誤。

② 大禹：即夏禹。勒：刻。筍簴(sǔn jù)：懸挂鐘磬的架子，横杆叫筍，立柱叫簴。筍，通行本作“筍”，唐寫本作“筍”。招諫：謂徵求規勸意見。

③ 成湯：商王朝的第一個帝王。盤盂：圓盤與方盂，食器。此指傳為湯的《盤銘》。

④ 日新：《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規：勸正。

⑤ 武王：周武王，周王朝的第一個帝王。户席：門户和坐席，此指傳為武王的《户銘》和《席四端銘》。

⑥ 誡：警戒。通行本作“戒”，唐寫本作“誡”。

⑦ 周公：周武王之弟，名旦。金人：銅鑄的人像，此指《金人銘》，作者無考，劉勰以為周公之作。

⑧ 仲尼：孔子，字仲尼。革容：改變表情。欹（qī）器：一種盛水器，盛水適中則立，否則傾斜易覆，乃置於座右以為警戒之物。

⑨ 列聖：通行本作"則先聖"，唐寫本作"列聖"。

2. 銘者[①]，名也。觀器必名焉[②]，正名審用[③]，貴乎慎德[④]。蓋臧武仲之論銘也[⑤]，曰："天子令德[⑥]，諸侯計功，大夫稱伐[⑦]。"夏鑄九牧之金[⑧]，周勒肅慎之楛[⑨]，令德之事也；吕望銘功於昆吾[⑩]，仲山鏤績於庸器[⑪]，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鐘[⑫]，孔悝表勤於衛鼎[⑬]，稱伐之類也。

【校注】

① 銘者：通行本作"故銘者"，唐寫本無"故"字。

② 必名焉：通行本作"必也"，唐寫本作"必名焉"。

③ 正名：辨正名稱、名分，使名實相符。審：明白，清楚。

④ 慎：通行本作"盛"，唐寫本作"慎"。

⑤ 臧武仲：春秋時魯國大夫，其論銘之語見於《左傳·襄公十九年》。

⑥ 令德：美德，此謂銘其美德。

⑦ 稱伐：指銘其攻伐之勞。

⑧ 九牧：九州之長。金：通行本作"金鼎"，唐寫本無"鼎"字。《左傳·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⑨ 肅慎：古民族名，居於我國東北地區。楛（hù）：木名，莖堅韌，可做箭杆。通行本作"楛矢"，唐寫本無"矢"字。《國

語·魯語》載,周武王時,肅慎國進獻楛矢等物,"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栝,箭末。

⑩ 吕望:本姓姜,名尚,周初功臣。昆吾:山名,此謂用昆吾石冶煉成鐵製作的兵器。

⑪ 仲山:指仲山甫,周宣王時卿士。庸器:銘功的銅器。

⑫ 魏顆:春秋時晉國將領。景鐘:晉景公所鑄之鐘。

⑬ 孔悝:春秋時衛國大夫。衛鼎:衛國記載孔悝祖先功德的鼎。

3. 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①,靈公有"奪里"之謚②:銘發幽石③,噫可怪矣④!趙靈勒迹於潘吾⑤,秦昭刻博於華山⑥:夸誕示後⑦,吁可笑也⑧!詳觀衆例,銘義見矣。

【校注】

① 飛廉:商紂王之臣,一作蜚廉。石槨:石制的外棺。《史記·秦本紀》載,周武王滅紂後,蜚廉在霍太山築祭壇,得到一個刻有銘文的石棺。錫:賞賜。

② 靈公:指春秋時衛靈公。《莊子·則陽》載,衛靈公死後下葬時,得到一口刻有銘文的石槨,上有"靈公奪而里之"之句。奪:通行本作"蒿",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奪"。謚:古代帝王、貴族等死後的封號,"靈公"即謚號。

③ 幽:指墳墓。

④ 噫:通行本作"吁",唐寫本作"噫"。

⑤ 趙靈:指戰國時趙武靈王,號主父。潘吾:山名,在今河

北平山縣南。《韓非子・外儲説》載,趙武靈王曾命人在潘吾山上刻一個大脚印,並刻上"主父常(嘗)遊於此"等字。潘,通行本作"番",唐寫本作"潘"。

⑥ 秦昭:指戰國時秦昭王。博:指博戲的用具。華山:在今陝西東部。《韓非子・外儲説》載,秦昭王曾命人在華山用松柏之心做一博戲之具,並刻上"昭王常(嘗)與天神博於此"等字。

⑦ 夸誕:虛妄不實。

⑧ 吁:嘆詞,表示驚怪等。

4. 至於始皇勒岳①,政暴而文澤,亦其疏通之美焉②。班固燕然之勒③,張昶華陰之碣④,序亦盛矣⑤。蔡邕銘思⑥,獨冠古今。橋公之鉞⑦,則吐納典謨⑧;朱穆之鼎⑨,全成碑文⑩:溺所長也。

【校注】

① 始皇:即秦始皇。岳:指東岳泰山。

② 其:通行本作"有",唐寫本作"其"。疏通:指文辭暢達。

③ 班固:通行本作"若班固",唐寫本無"若"字。燕然:山名,在今蒙古國境内。班固有《封燕然山銘》。

④ 張昶:字文舒,漢末作家。華陰:地名,在陝西省,南有華山,此代指華山。張昶有《西岳華山堂闕碑銘》。碣(jié):圓頂石碑。

⑤ 序亦盛:上述班固和張昶的銘文均有長序。

⑥ 蔡邕:字伯喈,漢末學者、作家。

⑦ 橋公：名玄，字公祖，漢末官僚。鉞（yuè）：古兵器，形似斧而較大。蔡邕有歌頌橋玄的《黄鉞銘》。

⑧ 則吐納：通行本無“則”字，唐寫本作“則吐納”。吐納：談吐，此謂模仿。典謨：《尚書》之《堯典》、《皋陶謨》等篇的並稱，亦代指尚書，泛指經典。

⑨ 朱穆：字公叔，東漢文人。蔡邕有歌頌朱穆的《鼎銘》。

⑩ 全成碑文：《鼎銘》敍朱穆家世及生平，類似碑文。

5．至如敬通雜器[①]，準矱武銘[②]；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③]。崔駰品物[④]，讚多戒少；李尤積篇[⑤]，義儉辭碎[⑥]。蓍龜神物[⑦]，而居博弈之下[⑧]；衡斛嘉量[⑨]，而在杵臼之末[⑩]：曾名品之未暇[⑪]，何事理之能閑哉[⑫]！

【校注】

① 敬通：馮衍，字敬通，東漢作家。雜器：指馮衍《刀陽銘》、《刀陰銘》、《杖銘》、《車銘》等文。

② 準矱（yuē）：繩尺，引申為法度、標準，此謂取法。武：指周武王。通行本作“戒”，唐寫本作“武”。

③ 違中：失當。

④ 崔駰：字亭伯，東漢作家，有《樽銘》、《刀劍銘》、《扇銘》等文。

⑤ 李尤：字伯仁，東漢作家，有《河銘》、《洛銘》等文。

⑥ 儉：薄，少。

⑦ 蓍龜：占卜用的蓍草和龜甲。李尤有此類銘文，已佚。

⑧ 博弈：指圍棋。李尤有《圍棋銘》。下：通行本作“中”，唐寫本作“下”。

⑨ 衡：秤。斛（hú）：量器。李尤有《權衡銘》。嘉量：古代標準量器。

⑩ 杵臼：即杵與臼，舂搗糧食或藥物的器具。李尤有此類銘文，已佚。通行本作"臼杵"，唐寫本作"杵臼"。

⑪ 曾：乃，竟。

⑫ 閑：通"嫻"，熟習。

6. 魏文"九寶"①，器利辭鈍②。唯張載《劍閣》③，清采其才④。迅足駸駸⑤，後發前至，詔勒岷漢⑥，得其宜矣。

【校注】

① 魏文：魏文帝曹丕，字子桓。九寶：九種寶器，乃曹丕《劍銘》所述。

② 鈍：不鋒利，此謂質樸無華。

③ 張載：字孟陽，西晉作家。劍閣：山名，在四川北部大小劍山之間。張載有《劍閣銘》。

④ 清采其才：通行本作"其才清采"，唐寫本作"清采其才"。

⑤ 駸駸（qīn）：疾速。

⑥ 詔勒：通行本作"勒銘"，唐寫本作"詔勒"。《晉書·張載傳》載，晉武帝曾遣使將張載的《劍閣銘》鐫刻於劍閣山。岷漢：岷山和漢水，今四川、陝西之間的地區，此謂劍閣山形勢。

7. 箴者①，針也②；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③。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④。周之辛甲⑤，百官箴闕⑥，唯《虞箴》一篇⑦，體義備焉⑧。

【校注】

① 箴：以規勸告誡為主的文體。

② 針也：通行本無“針也”二字，唐寫本作“針也”。

③ 箴石：石制的針，古代治病之具。箴，通行本作“鍼”，唐寫本作“箴”。

④ 餘句頗存：《周書·文傳解》曾徵引《夏箴》，《吕氏春秋·應同》曾徵引《商箴》。

⑤ 周：通行本作“及周”，唐寫本無“及”字。辛甲：原為商臣，後為周文王太史。

⑥ 百官箴闕：通行本無“闕”字，唐寫本作“百官箴闕”。辛甲曾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之過。闕，過失。

⑦ 唯虞箴一篇：通行本無“唯虞箴”三字，唐寫本作“唯虞箴一篇”。《虞箴》：指《虞人之箴》，傳為當時百官所作箴之一。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官。

⑧ 體義：指箴的體制和内容。

8. 迄至春秋，微而未絶[①]。故魏絳諷君於后羿[②]，楚子訓人於在勤[③]。戰代已來[④]，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萎絶[⑤]。至揚雄稽古[⑥]，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⑦]。及崔、胡補綴[⑧]，總稱《百官》。指事配位[⑨]，鞶鑒有徵[⑩]，可謂追清風於前古[⑪]，攀辛甲於後代者也。

【校注】

① 微：衰微，衰敗。

② 魏絳：春秋時晉國人，曾引《虞箴》進諫。后羿：傳為夏

代有窮國之君,《虞箴》中曾講到其耽於田獵之事。

③ 楚子:指楚莊王。人:通行本作“民”,唐寫本作“人”。在勤:《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楚莊王曾箴國人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④ 戰代:戰國時代。已:通行本作“以”,唐寫本作“已”。

⑤ 萎:衰。通行本作“委”,唐寫本作“萎”。

⑥ 稽:查考。

⑦ 卿尹、州牧:均官名,揚雄有此類箴文多篇。

⑧ 崔:指東漢文人崔駰、崔瑗父子。胡:指胡廣,字伯始,東漢官僚。他們曾繼揚雄補寫各種官吏的箴文,名曰《百官箴》。

⑨ 指事配位:根據各種官位而予以相應的箴戒。

⑩ 鞶(pán)鑒:即用銅鏡作裝飾的革帶,喻顯明而可鑒戒。鞶,古代男子束衣的革制腰帶,常佩玉飾。有:通行本作“可”,唐寫本作“有”。徵:驗證。

⑪ 可謂:通行本作“信所謂”,唐寫本作“可謂”。

9. 至於潘勖《符節》①,要而失淺;温嶠《侍臣》②,博而患繁。王濟《國子》③,引多而事寡④;潘尼《乘輿》⑤,義正而體蕪⑥:凡斯繼作,鮮有克衷⑦。至於王朗《雜箴》⑧,乃寘巾履⑨,得其誠慎⑩,而失其所施⑪。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武銘⑫;而水火井竈⑬,繁辭不已:志有偏也。

【校注】

① 潘勖(xù):字元茂,漢末作家,其《符節箴》已佚。

② 温嶠：字太真，東晉文人。侍：通行本作"傅"，唐寫本作"侍"。

③ 王濟：字武子，西晉文人，其《國子箴》已佚。

④ 引多而事寡：通行本作"引廣事雜"，唐寫本作"引多而事寡"。

⑤ 潘尼：字正叔，西晉文人。

⑥ 而體蕪：通行本無"而"字，唐寫本作"而體蕪"。體，風格。蕪，雜亂。

⑦ 衷：中，恰到好處。

⑧ 王朗：字景興，三國時文人，其《雜箴》僅存數句。

⑨ 寘(zhì)：放置，安置。巾：頭巾。屨(jù)：鞋。通行本作"履"，唐寫本作"屨"。《雜箴》中可能有《巾箴》、《屨箴》之類。

⑩ 誡：通行本作"戒"，唐寫本作"誡"。

⑪ 失其所施：古代箴詞多針對帝王，巾、屨之類，乃用非其所。

⑫ 憲章：效法。武銘：指周武王的銘文。武，通行本作"戒"，唐寫本作"武"。

⑬ 水、火、井、竈：《雜箴》中可能各有其箴。

10．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用雖異①，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②，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③。其取事也必覈以辨④，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⑤，庸器之制久淪⑥，所以箴銘寡用⑦，罕施後代⑧。唯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者焉⑨。

【校注】

① 用：通行本作“目”，唐寫本作“用”。

② 禦：抵禦。

③ 弘潤：宏偉圓潤。

④ 覈：查對，審查。辨：明白，清楚。

⑤ 矢：直，引申指正直。闕：缺乏。

⑥ 淪：沈淪。

⑦ 寡：通行本作“異”，唐寫本作“寡”。

⑧ 後：通行本作“於”，唐寫本作“後”。

⑨ 酌：擇取。

11. 讚曰：銘實器表[①]，箴唯德軌[②]。有佩於言[③]，無鑒於水[④]。秉兹貞厲[⑤]，警乎立履[⑥]。義典則弘[⑦]，文約為美。

【校注】

① 器表：通行本作“表器”，唐寫本作“器表”。表，標記。

② 唯：通行本作“惟”，唐寫本作“唯”。軌：法則，規矩。

③ 佩：銘記，銘感。

④ 無鑒於水：《國語·吴語》韋昭注云：“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鏡，見形而已。”

⑤ 貞：正。厲：即“勵”，勸勉。

⑥ 警乎立履：通行本作“敬言乎履”，唐寫本作“警乎立履”。立履，指為人處世。履，行為，品行。

⑦ 典：常道，準則。

【譯文】

從前軒轅黄帝在車廂、案桌等物上雕刻銘文，用以幫助自己糾正過錯；夏禹曾在懸挂鐘磬的架子上雕刻銘文，用以徵求規勸自己的意見。商湯王的《盤銘》，有“一天要比一天新”的規勸；周武王的《户銘》和《席四端銘》，則寫有必須警戒的教訓。周公在《金人銘》中提醒説話要謹慎，孔子看到座右的欹器而肅然動容。因此，古代聖賢注重鑒戒，可以説由來已久了。

所謂“銘”，就是名稱、名分。觀察器物必須瞭解它的名稱，審定名分而明確其功用，從而雕刻銘文以謹慎德行。魯國的臧武仲論銘文，其云：“天子應歌頌其美德，諸侯應肯定其功績，大夫則稱贊其攻伐之勞。”夏禹用九州所貢鑄成金鼎，周武王在肅慎國進獻的箭杆上雕刻銘文，都是頌揚美德之事。吕望在兵器上銘文記功，仲山甫在銅器上雕刻記績，都是肯定功績之意。魏顆的戰功被刻在晉景公鐘上，孔悝的勤於國事亦刻在衛國之鼎上，則都是稱揚征伐勞苦之例。至如説飛廉得到天賜的石槨，衛靈公則從地下得到安葬的石槨，且上面刻有謚號：銘文竟出現在地下的石槨上，這也太奇怪了！又如説趙武靈王在潘吾山上刻下一個大脚印並寫上文字，秦昭王在華山上做一個大棋盤並刻上文字：以虚妄不實來昭示後人，這也太可笑了！仔細看看以上所舉例子，銘文的意義也就很清楚了。

到秦始皇刻石於泰山，也算在殘酷的政治下略有文采，其文辭亦具暢達之美。漢代班固的《封燕然山銘》，張昶的《西岳華山堂闕碑銘》，其序文也真是够長的了。蔡邕的銘文，則可謂古今一絶。如歌頌橋玄的《黄鉞銘》，乃模仿《尚書》之作；歌頌朱穆的《鼎銘》，則完全寫成了碑文，這本是蔡邕所長。至於東漢馮衍有關刀、杖、車等雜器的銘文，乃取法周武王之銘文；但其内容與這些器物並不相稱，詳略失當。崔駰品評器物的銘文，贊頌

多而警戒少;李尤的一些銘文,内容單薄而文辭瑣碎。關於著草龜甲等神物的銘文,李尤放在《圍棋銘》的下面;而有關標準量器的《權衡銘》,卻放在關於杵臼的銘文之後。連器物的名目還没有鑒别清楚,又怎能明察事物的道理呢!魏文帝曹丕有關於九種寶器的《劍銘》,寶劍固然鋒利,文辭卻很質樸。只有晉代張載的《劍閣銘》,頗有清峻華美之才。其如快馬疾馳,後來居上;晉武帝下令將其鐫刻於劍閣山,那是再合適不過了。

所謂"箴",就是針刺,用以治病防患,就像治病的石針。這種文體興盛於夏、商、周三代。《夏箴》和《商箴》,尚存殘餘之句。周代的辛甲曾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之過,其中只有《虞人之箴》具有較完備的體制和内容。到春秋時期,這種文體漸趨衰微,但尚未絶迹。所以魏絳曾引《虞箴》所講后羿之事以諷諫晉君,楚莊王則用"民生在勤"等語來箴戒國人。戰國以後,抛棄道德而講求功利,銘文興起而箴文絶迹。到漢代揚雄查考古事,開始模仿《虞人之箴》,寫了關於卿尹、州牧等各種官吏的箴文二十五篇。後來崔駰、胡廣等又加以補寫,總稱為《百官箴》。根據各種官位而提出相應的箴戒之事,從而具有明確的警戒作用,這是追隨古人的清明之風,使周代辛甲的傳統得以在後世發揚廣大。至於漢末潘勖的《符節箴》,文辭簡要而失於膚淺;東晉温嶠的《侍臣箴》,内容廣博而過於繁雜;西晉王濟的《國子箴》,徵引雖多而内容貧乏;潘尼的《乘輿箴》,文義雅正而風格蕪雜:這些後世繼起之作,很少能寫得恰到好處。至於魏國王朗的《雜箴》,把頭巾、鞋子也寫了進去,雖不乏警戒之義,卻畢竟用非其所。《雜箴》的文詞簡潔而概括,乃取法周武王的銘文;但其中所寫水火井竈之類,則顯得繁亂不堪:其志趣未免失之偏頗了。

"箴"由官吏諷誦,"銘"則題於器物,它們的名稱和用途雖

有區别,但其警戒的意義卻是相同的。“箴”完全用於防止過失,所以文詞必須準確切實;“銘”則兼有褒揚贊美之用,所以風格追求宏偉圓潤。内容確實而清楚明白,文詞簡要而意味深長,這是它們的基本要求。然而,由於直言諍諫之風逐漸消失,銘功於銅器的制度也早已廢棄,箴、銘之文自然很少使用,也就罕見於後代了。不過還是希望真正的作家注意借鑒其深遠宏大的文風。

總而言之:“銘”是器物的標記,“箴”乃道德的規範。銘記警戒之言,也就不必以水為鏡了。用這種正直的勉勵之語,提醒人們的行為舉止;其文義典雅而作用深遠,文辭簡要則自然美好。

誄碑第十二

1.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①]。大夫之才，臨喪能誄[②]。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③]。

【校注】

① 銘：與《銘箴》篇所述不同，這裏指用於哀祭的銘文。誄：以列述功德為主的哀悼類文體。

② "大夫之才"二句：《詩・鄘風・定之方中》鄭玄注云："喪紀能誄……可以為大夫。"才，通行本作"材"，唐寫本作"才"。

③ 旌：表彰。

2. 夏商已前，其詞靡聞[①]。周雖有誄，未被於士[②]。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③]；其在萬乘[④]，則"稱天以誄之"[⑤]。讀誄定謚[⑥]，其節文大矣[⑦]。自魯莊戰乘丘[⑧]，始及於士[⑨]。逮尼父之卒[⑩]，哀公作誄[⑪]；觀其"慭遺"之辭[⑫]，"嗚呼"之嘆[⑬]，雖非睿作[⑭]，古式存焉[⑮]。至柳妻之誄惠子[⑯]，則辭哀而韻長矣[⑰]。

【校注】

① 詞：通行本作"詳"，唐寫本作"詞"。

② 被：及，延及。士：古代諸侯設上士、中士、下士，地位低於卿、大夫。

③ "賤不誄貴"兩句：語出《禮記·曾子問》。

④ 其在：通行本無"其"字，唐寫本作"其在"。萬乘：萬輛兵車，此謂天子。

⑤ "稱天"句：語出《禮記·曾子問》。因天子至尊，故只能稱天以誄之。

⑥ 謚：古代帝王、貴族等死後的封號。

⑦ 節文：禮節，儀式。

⑧ 魯莊：指春秋時的魯莊公。乘丘：魯國地名，在今山東兖州東。

⑨ 始及於士：魯莊公曾為架車之人作誄加謚。

⑩ 尼父：對孔子的尊稱。之卒：通行本無"之"字，唐寫本作"之卒"。

⑪ 哀公：指魯哀公。

⑫ 慭(yìn)遺：《詩·小雅·十月之交》："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魯哀公為孔子所作誄文中有類似之意。慭，寧願。辭：通行本作"切"，唐寫本作"辭"。

⑬ 嗚呼：魯哀公的誄文中有"嗚呼哀哉"之辭。

⑭ 睿：通達，明智。

⑮ 古式：古時的典制、儀範。

⑯ 柳：指柳下惠，春秋時魯國人。相傳柳妻曾作《柳下惠誄》，其云："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⑰ 韻長：謂情韻深長。

3. 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①]，文實繁

穢[②]。沙鹿撮要[③],而摯疑成篇[④];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⑤]? 杜篤之誄[⑥],有譽前代;《吴誄》雖工[⑦],而他篇頗疏。豈以見稱光武[⑧],而改眄千金哉[⑨]! 傅毅所制[⑩],文體倫序[⑪];蘇順、崔瑗[⑫],辨潔相參[⑬]。觀其序事如傳[⑭],辭靡律調[⑮],固誄之才也。

【校注】

① 元后:西漢元帝后王政君。

② 繁穢:冗長蕪雜。繁,通行本作“煩”,唐寫本作“繁”。

③ 沙鹿:一作“沙麓”,古山名,一説古地名,故址在今河北省大名縣東,此謂揚雄誄文中所述元后生長之地。鹿,通行本作“麓”,唐寫本作“鹿”。撮要:通行本作“撮其要”,唐寫本無“其”字。《漢書·元后傳》只摘録了《元后誄》四句,是謂“撮要”。

④ 摯:指摯虞,字仲治,西晉作家。成篇:全篇。

⑤ 闊略:疏闊簡略。

⑥ 杜篤:字季雅,東漢文人。

⑦ 吴:指吴漢,字子顔,東漢武將。

⑧ 光武:指東漢光武帝劉秀。《後漢書·杜篤傳》載,《吴漢誄》曾受到光武帝的稱贊。

⑨ 眄:斜視,此謂看待。通行本作“盼”,唐寫本作“眄”。

⑩ 傅毅:字武仲,東漢作家。

⑪ 文體:指文辭、體制。倫序:順序,有條理。

⑫ 蘇順:字孝山,東漢文人。通行本作“孝山”,唐寫本作“蘇順”。崔瑗:字子玉,東漢文人。

⑬ 辨潔:明白簡潔。潔,通行本作“絜”,唐寫本作“潔”。

⑭ 序：同“敍”，敍述。

⑮ 靡：精美。律調：音律和諧。

4. 潘岳構思[①]，專師孝山，巧於敍悲[②]，易入新切[③]，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聲者也[④]。至如崔駰《誄趙》[⑤]，劉陶《誄黄》[⑥]，並得憲章[⑦]，工在簡要。陳思叨名[⑧]，而體實繁緩[⑨]；文皇誄末[⑩]，百言自陳[⑪]，其乖甚矣[⑫]！

【校注】

① 思：通行本作“意”，唐寫本作“思”。

② 敍：通行本作“序”，唐寫本作“敍”。

③ 新切：清新而貼切。

④ 徽：美。通行本作“徵”，唐寫本作“徽”。厥：其。聲：名。

⑤ 崔駰：字亭伯，東漢文人，其《誄趙》已佚。

⑥ 劉陶：字子奇，東漢文人，其《誄黄》已佚。

⑦ 憲章：典章制度，引申為法度。

⑧ 陳思：指陳思王曹植。叨名：謂虛有其名。

⑨ 體：指文風。

⑩ 文皇：指魏文帝曹丕。曹植有《文帝誄》。

⑪ 百：通行本作“旨”，唐寫本作“百”。

⑫ 乖：背離，違背。

5. 若夫殷臣詠湯[①]，追褒《玄鳥》之祚[②]；周史歌文[③]，上闡后稷之烈[④]：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⑤]，則觸類而長[⑥]。傅毅之誄北海[⑦]，云：“白日

幽光[⑧],雰霧杳冥[⑨]。”始序致感[⑩],遂為後式;影而効者[⑪],彌取於切矣[⑫]。

【校注】

① 詠:通行本作“誄”,唐寫本作“詠”。湯:商湯王。

②《玄鳥》:指《詩·商頌·玄鳥》,乃歌頌商王祖先之詩。玄鳥,燕子。祚(zuò):福,福運。

③ 史:指史官。文:指周文王。

④ 后稷:周之先祖,《詩·大雅·生民》即為歌頌他的作品。烈:功業。

⑤ 序述:敍述。

⑥ 觸類而長:意謂依據同類事物而引申發揮。

⑦ 北海:指光武帝之侄劉興,封北海王。傅毅有《北海王誄》。

⑧ 幽光:微弱的光。

⑨ 雰(fēn)霧:霧氣。《北海王誄》原文作“淮雨”,《練字》篇亦有“傅毅制誄,已用淮雨”之句。杳冥:幽暗。

⑩ 序:敍述。致感:表達感傷之情。

⑪ 影:摹寫。通行本作“景”,唐寫本作“影”。効:同“效”。通行本作“效”,唐寫本作“効”。

⑫ 彌:更。切:貼切。通行本作“工”,唐寫本作“切”。

6. 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録行;傳體而頌文[①],榮始而哀終[②]。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③];述其哀也[④],淒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校注】

① 體：主體，指内容。文：文辭，指形式。

② 榮：光榮，榮耀。

③ 曖：温暖。覿(dí)：見，相見。

④ 述：通行本作“道”，唐寫本作“述”。

7. 碑者，裨也①。上古帝王②，紀號封禪③，樹石裨岳④，故曰碑也。周穆紀迹於弇山之石⑤，亦碑之意也⑥。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⑦，事止麗牲⑧，未勒勳績⑨。而庸器漸闕⑩，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⑪，猶封墓也⑫。

【校注】

① 裨(bì)：即“裨”，增加、增補。通行本作“埤”，唐寫本作“裨”。

② 王：通行本作“皇”，唐寫本作“王”。

③ 紀號：謂紀録。封禪：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

④ 裨：即“裨”。通行本作“埤”，唐寫本作“裨”。岳：指東岳泰山。

⑤ 周穆：指西周穆王。弇(yǎn)山：山名，古謂日没之所。

⑥ 碑：通行本作“古碑”，唐寫本無“古”字。

⑦ 楹：廳堂的前柱。

⑧ 麗牲：指古代祭祀時將所用的牲口繫在石碑上。麗，繫，纏縛。

⑨ 勒：刻。

⑩ 庸器：古代銘功的銅器。闕：缺乏、稀少。通行本作

“缺”,唐寫本作“闕”。

⑪ 徂(cú):及,至。

⑫ 封墓:增修墳墓,以旌功勳。

8. 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①];才鋒所斷[②],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③],骨鯁《訓》、《典》[④];《陳》、《郭》二文[⑤],句無擇言[⑥];《周》、《胡》衆碑[⑦],莫非清允[⑧]。其敍事也該而要[⑨],其綴采也雅而澤[⑩];清辭轉而不窮[⑪],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矣[⑫]。

【校注】

① 碑碣:碑刻之統稱。方首者為碑,圓首者為碣。

② 才鋒:謂傑出的才華。斷:評判,判斷。

③ 楊賜:字伯獻,漢末人。蔡邕有《太尉楊賜碑》。

④ 骨鯁:骨幹,骨骼,此喻基本風格。《訓》、《典》:指《尚書》中的《伊訓》、《堯典》等篇。

⑤ 陳:指陳寔(shí),字仲弓,漢末名士。蔡邕有《陳寔碑》。郭:指郭泰,字林宗,漢末名士。蔡邕有《郭泰碑》。

⑥ 句無擇言:謂文句精審,無可更易。句,通行本作“詞”,唐寫本作“句”。擇,選擇。

⑦ 周:指周勰,字巨勝,漢末人。蔡邕有《汝南周勰碑》。胡:指胡廣,字伯始,漢末人。通行本作“乎”,唐寫本作“胡”。蔡邕有《太傅胡廣碑》。

⑧ 清允:猶精當。

⑨ 該:完備。

⑩ 綴:連綴,組織。

⑪ 辭：通行本作“詞”，唐寫本作“辭”。轉：變化，改變。

⑫ 至矣：通行本無“矣”字，唐寫本作“至矣”。

9. 孔融所創[①]，有摹伯喈[②]；《張》、《陳》兩文[③]，辯給足采[④]，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⑤]，志在於碑[⑥]；《温》、《王》、《郗》、《庾》[⑦]，辭多枝雜[⑧]；《桓彝》一篇[⑨]，最為辨裁矣[⑩]。

【校注】

① 孔融：字文舉，漢末作家。

② 摹：通行本作“慕”，唐寫本作“摹”。

③ 張：指張儉，字元節，漢末名士。孔融有《衛尉張儉碑銘》。陳：所指不詳。

④ 辯給：謂能言善辯。辯，通行本作“辨”，唐寫本作“辯”。

⑤ 孫綽：字興公，東晉文人。

⑥ 於碑：通行本作“碑誄”，唐寫本作“於碑”。

⑦ 温：指温嶠，東晉大臣。孫綽有《温嶠碑》，已佚。王：指王導，字茂弘，東晉大臣。孫綽有《丞相王導碑》。郗（xī）：指郗鑒，字道徽，東晉大臣。通行本作“郤”，唐寫本作“郗”。孫綽有《太宰郗鑒碑》。庾：指庾亮，字元規，東晉大臣。孫綽有《太尉庾亮碑》。

⑧ 枝雜：枝蔓雜亂。

⑨ 桓彝：字茂倫，東晉官吏。孫綽有《桓彝碑》，已佚。

⑩ 辨裁：敍事明白，剪裁得當。辨裁矣：通行本無“矣”字，唐寫本作“辨裁矣”。

10. 夫屬碑之體[①],資乎史才[②];其敍則傳[③],其文則銘。標敍盛德[④],必見清風之華[⑤];昭紀鴻懿[⑥],必見峻偉之烈[⑦]: 此碑之致也[⑧]。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先於誄[⑨]。是以勒器讚勳者[⑩],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⑪],同誄之區焉。

【校注】

① 屬: 連綴,指寫作。

② 資: 憑藉。

③ 敍: 通行本作"序",唐寫本作"敍"。

④ 標: 顯揚。敍: 通行本作"序",唐寫本作"敍"。

⑤ 華: 光采,光輝。

⑥ 昭: 明。鴻懿: 指崇高美好的德行。

⑦ 峻偉: 崇高偉大。

⑧ 致: 通"至",盡,極。通行本作"制",唐寫本作"致"。

⑨ 先: 通行本作"光",唐寫本作"先"。

⑩ 器: 通行本作"石",唐寫本作"器"。

⑪ 亡: 通行本作"已",唐寫本作"亡"。

11. 讚曰: 寫遠追虛[①],碑誄以立。銘德纂行[②],光采允集[③]。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④],頹影豈戢[⑤]。

【校注】

① 遠: 通行本作"實",唐寫本作"遠"。

② 纂: 彙集。通行本作"慕",唐寫本作"纂"。

③ 光：通行本作"文"，唐寫本作"光"。允集：聚集，會合。

④ 鐫：刻。

⑤ 頹影：指逝去的人。頹，消逝。戢(jí)：止息。通行本作"忒"，唐寫本作"戢"。

【譯文】

周代功德隆盛，産生了銘、誄之文。大夫的才能之一，便是遇有喪事能寫出誄文來。所謂"誄"，也就是累述；列舉死者的德行，加以表彰而使之永垂不朽。夏、商兩代以前，尚無誄詞。周代雖然有誄，但不能用於普通官吏。《禮記·曾子問》説，低賤的人不能為高貴的人作誄，晚輩也不可給長輩作誄；假如帝王死後，就只能以上天的名義作誄了。宣讀誄文，定立謚號，其禮節是非常莊重嚴格的。自從春秋時魯莊公戰敗於乘丘，其為架車之人作誄加謚，誄才開始用於下級官吏。到孔子去世，魯哀公為之作誄。看其"上天不願留下這位老人"的惋惜之詞，以及"嗚呼哀哉"的悲嘆，雖然稱不上高明之作，但古代誄文的基本格式已經具備。到魯國柳下惠的妻子所作《柳下惠誄》，則是文辭悲哀而情韻深長之作了。

到了漢代，承繼前世之風，頗有誄文之作。揚雄的《元后誄》寫得冗長蕪雜，《漢書·元后傳》曾摘録其"沙麓之靈"等四句，摯虞則懷疑其為《元后誄》的全文。累述德行、敘寫尊容之作，怎麽可能只有寥寥四句呢？東漢杜篤的誄文享譽前代，但《吴漢誄》一篇雖然工致，其他誄文卻很粗疏。怎能因《吴漢誄》曾受到光武帝的稱贊，就認為他的全部誄文都很有價值呢？傅毅的誄文寫得規範而有條理，蘇順、崔瑗之作則明白而簡要。他們敘事如同傳記，文辭精美而音律和諧，堪稱誄文之高手。晉代潘岳之作，專門效法蘇順，善於敘述悲傷之情，使人感到清新而

親切。其與蘇順隔代相望,具有能誄的美名。至於像東漢崔駰的《誄趙》和劉陶的《誄黄》,亦都寫得中規中矩,且具簡明扼要之長。陳思王曹植雖享盛名,但其誄文卻顯得繁雜而冗長;在《文帝誄》之末,用一百多字來表白自己,這與誄文的創作宗旨就相去甚遠了。

我們看商朝大臣歌詠商湯王,用《玄鳥》之詩追頌祖先的洪福;周代史官歌頌周文王,則用《生民》等詩追述后稷的功業。可見誄文對祖先的歌頌,本是詩人的表達方法。至於敍述哀傷之情,則是在此基礎上的引申發揮了。如傅毅的《北海王誄》云:"日光暗淡,雨霧彌漫。"開始敍寫感傷之情,從而成為後世誄文的模式;而且摹仿效法者,特别看重感情表達的貼切。

仔細研究誄文的寫作方法,大致是選録死者的言論,敍述死者的德行;内容上類似傳記而形式上接近頌體,以稱揚死者的功德開篇,以表達哀傷之情結束。敍述人物,應當温暖可親如同面對;表現悲哀,則要痛苦憂傷情動於衷:此乃誄文寫作的基本要求。

所謂"碑",就是增助。上古帝王記録封禪大典,立石於泰山之上,所以叫"碑"。相傳周穆王曾在弇山上刻石記其行迹,也就是"碑"的意思了。宗廟裏也有碑,立於廳堂的楹柱之前,只是作為祭祀時繫牲畜之用,並不在上面銘刻功績。隨著銘功的銅器逐漸少用,後代就常用石碑記功;用石碑代替銅器,同樣可以永垂不朽。由用於宗廟而到用於墳墓,猶如墳墓之增修,可以表彰功勳。

從東漢以後,碑刻大量出現;而碑文寫作最富才華的,則莫過於蔡邕了。他的《太尉楊賜碑》,風格頗似《尚書》的《伊訓》、《堯典》等篇;他的《陳寔碑》、《郭泰碑》兩文,則文句精審而無可更易;他的《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廣碑》等碑文,亦無不清新

允當。蔡邕的碑文,敍事完備而精要,詞采雅正而潤澤;清新之辭變化無窮,巧妙之義超然卓立。其碑文寫作之才,乃是天生的。孔融的碑文即取法蔡邕,其《衛尉張儉碑銘》和《陳氏碑》兩文,能言善辯而富有文采,僅次於蔡邕之作。到東晉的孫綽,有志於碑文的寫作,但其《温嶠碑》、《丞相王導碑》、《太宰郗監碑》和《太尉庾亮碑》等,文辭枝蔓而雜亂,只有《桓彝碑》一篇,敍事最為明白,剪裁也算得當。

碑文的寫作,要具備史家的才能;其敍事近於傳記,其韻語則像銘文。弘揚死者的盛大德行,必須顯示其清明高潔的風采;彰顯死者的崇高美好,必須表現其宏偉非凡的業績:此乃碑文的最高境界。石碑其實也是銘功之器,銘文其實也是碑文;"碑"作為文體,其名稱來自石碑,是先於"誄"而産生的。所以,刻於器物而贊頌功勳者,就屬於銘;樹石立碑來記述死者,則屬於誄了。

總而言之:追述逝者的功勳,碑誄由此産生;銘記美好的德行,展現不滅的光輝。描繪死者的風采,令人如見其面;記述死者的言辭,令人可感可泣。石碑之上,文墨鐫刻華彩;斯人雖去,功績卻流芳百世。

哀弔第十三

1. 賦憲之謚[1],“短折曰哀”[2]。哀者,依也[3]。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流之悼[4],故不在黄髮[5],必施夭昏[6]。昔“三良”殉秦[7],百夫莫贖,事均夭枉[8],《黄鳥》賦哀[9],抑亦詩人之哀辭乎!

【校注】

① 賦憲: 頒佈法令。

② 短折曰哀: 語出《逸周書·謚法解》。折,夭折。

③ 依: 隱痛,苦衷。

④ 下流: 指子孫,後輩。通行本作“不淚”,唐寫本作“下流”。

⑤ 黄髮: 指老人。

⑥ 夭昏: 指夭折的人。

⑦ 三良: 三位賢臣,指秦穆公時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殉: 以人從葬。秦: 指秦穆公。

⑧ 夭枉: 夭折。枉,通行本作“横”,唐寫本作“枉”。

⑨《黄鳥》:《詩·秦風》之篇,乃哀悼“三良”之作。

2. 暨漢武封禪[1],而霍嬗暴亡[2],帝傷而作詩,亦哀

辭之類矣。降及後漢[3]，汝陽主亡[4]，崔瑗哀辭[5]，始變前式[6]。然"腹突鬼門"[7]，怪而不辭[8]；"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仿佛乎漢武也[9]。至於蘇順、張升[10]，並述哀文，雖發其華[11]，而未極心實[12]。

【校注】

① 漢武：西漢武帝劉徹。

② 霍嬗：字子侯，西漢名將霍去病之子。嬗，通行本作"子侯"，唐寫本作"嬗"。

③ 降及：通行本無"降"字，唐寫本作"降及"。

④ 汝陽主：指汝陽長公主，和帝之女，名劉廣。汝陽，地名，在今河南商水西。主，通行本作"王"，宋本《太平御覽》引作"主"。

⑤ 崔瑗：字子玉，其為汝陽主哀辭已佚。

⑥ 前式：從前的法度和規範，此指為夭折者寫哀辭的做法。

⑦ 腹突鬼門：當為崔瑗哀辭中語，意即腹部破開如鬼門。腹，通行本作"履"，唐寫本作"腹"。按：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謂唐寫本作"復"，林其錟、陳鳳金《文心雕龍集校合編》從之，皆非也；唐寫本實作"腹"。

⑧ 不辭：文辭不通。

⑨ 仿佛乎漢武：指與漢武帝傷而所作詩相似。

⑩ 蘇順：字孝山，東漢文人。順，通行本作"慎"，唐寫本作"順"。張升：字彥真，東漢文人。

⑪ 華：文采。通行本作"情華"，唐寫本無"情"字。

⑫ 心實：指內心的真實情感。

3. 建安哀辭[①],唯偉長差善[②];《行女》一篇[③],時有惻怛[④]。及潘岳繼作,實鍾其美[⑤]。觀其慮贍辭變[⑥],情洞哀苦[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⑧],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⑨],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⑩],莫之或繼也[⑪]。

【校注】

① 建安:漢獻帝劉協年號。

② 唯:通行本作"惟",唐寫本作"唯"。偉長:徐幹,字偉長,東漢作家。差:比較,略微。

③《行女》:此哀辭已佚。

④ 惻怛(dá):哀傷。

⑤ 鍾:聚。通行本作"踵",唐寫本作"鍾"。

⑥ 贍:富足。通行本作"善",唐寫本作"贍"。

⑦ 洞:通"恫"(tōng),哀痛。哀:通行本作"悲",唐寫本作"哀"。

⑧ 促節:急促的節奏,短促的音節。

⑨ 婉:簡約。

⑩《金鹿》:指潘岳的《金鹿哀辭》。《澤蘭》:指潘岳的《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⑪ 莫之或繼:謂無人能繼其後。

4. 原夫哀辭大體[①],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②];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③]。隱心而結文則事愜[④],觀文而屬心則體夸[⑤]。夸體為辭[⑥],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

貴耳。

【校注】

① 大體：主體。

② 察惠：聰明而有智慧。惠，通“慧”。

③ 膚色：指容貌。

④ 隱心：憂心，痛心。愜：恰當，合適。

⑤ 觀文：觀賞文采。屬（zhǔ）：聯接。夸：華而不實。通行本作“奢”，唐寫本作“夸”。

⑥ 夸：通行本作“奢”，唐寫本作“夸”。

5. 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①。”言神之至也②。君子令終定謚③，事極理哀④，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⑤。壓溺乖道⑥，所以不弔⑦。又宋水鄭火⑧，行人奉辭⑨，國災民亡，故同弔也⑩。及晉築虒臺⑪，齊襲燕城⑫，史趙、蘇秦⑬，翻賀為弔⑭：虐民搆敵⑮，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以殞身⑯，或狷忿而乖道⑰；或有志而無時⑱，或行美而兼累⑲：追而慰之，並名為弔。

【校注】

① 神之弔（dì）矣：引自《詩·小雅·天保》。弔，至，此與哀弔之“弔”意義有別。

② 之至：通行本無“之”字，唐寫本作“之至”。

③ 令終：謂盡天年而壽終。定謚：定謚號，此指治理喪事。

④ 事極：人事之極盡。

⑤ 至到：到。

⑥ 壓溺：指被壓死或淹死等。乖道：違背常道，即非壽終。

⑦ 弔：通行本作"弔矣"，唐寫本無"矣"字。

⑧ 宋水：《左傳·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鄭火：《左傳·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鄭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⑨ 行人：使者。奉辭：奉君主之辭，謂表示慰問。

⑩ 同弔：謂對水火之災的慰問，如同弔唁。

⑪ 虒（sī）臺：指春秋時晉國的虒祁宮。

⑫ 齊襲燕城：《戰國策·燕策一》載，燕文公卒，齊宣王趁機進攻燕國，佔領十城。

⑬ 史趙：春秋時晉國太史。蘇秦：字季子，戰國縱橫家。

⑭ 翻賀為弔：以可賀為可弔。史趙曾認為虒祁宮之建乃"可弔"之事而不值得慶賀。蘇秦則對齊宣王攻佔燕國十城先是慶賀，繼而哀弔。

⑮ 虐民：殘害百姓，指晉國築虒祁宮之事。搆（gòu）敵：結成仇敵，指齊國攻打燕國之事。搆，造成，結成。

⑯ 以：通行本作"而"，唐寫本作"以"。殞：損毀，死亡。

⑰ 而：通行本作"以"，唐寫本作"而"。狷忿：偏急易怒。

⑱ 有志而無時：空有大志，生不逢時。

⑲ 行美：指品行高潔。通行本作"美才"，唐寫本作"行美"。累：連累，使受害。

6. 自賈誼浮湘①，發憤弔屈②；體周而事覈③，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④，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⑤，讀者嘆息；及卒章要切⑥，斷而能

悲也[7]。揚雄弔屈,思積功寡[8],意深反《騷》[9],故辭韻沈膇[10]。班彪、蔡邕[11],並敏於致詰[12],然影附賈氏[13],難為並驅耳。

【校注】

① 賈誼:西漢作家,曾做長沙王太傅,世稱賈長沙或賈太傅。浮:渡。湘:指湘江。

② 屈:指屈原,賈誼有《弔屈原文》。

③ 周:通行本作"同",唐寫本作"周"。

④ 相如:指司馬相如。二世:指秦二世,司馬相如有《哀秦二世賦》。

⑤ 桓譚:字君山,東漢學者。惻愴:哀傷。

⑥ 卒:通行本作"平",唐寫本作"卒"。要切:簡要而切實。

⑦ 斷:完,止。

⑧ 積:長,多。

⑨ 反騷:通行本作"文略",唐寫本作"反騷"。《漢書·揚雄傳》載,揚雄弔屈原之作名曰《反離騷》,"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

⑩ 沈膇(zhuì):沈溺重膇,即濕疾、脚腫,此喻文辭滯重。

⑪ 班彪:字叔皮,東漢史學家、文學家。有《悼離騷》。蔡邕:字伯喈,有《弔屈原文》。

⑫ 詰:追問,責問。通行本作"語",唐寫本作"詰"。

⑬ 影附:如影附形,喻依附、追隨。

7. 胡、阮之弔夷齊[1],褒而無間[2];仲宣所制[3],譏呵

實工[④]。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⑤]，各其志也[⑥]。禰衡之弔平子[⑦]，縟麗而輕清[⑧]；陸機之弔魏武[⑨]，序巧而文繁。降斯已下[⑩]，未有可稱者矣。

【校注】

① 胡：指胡廣，字伯始，東漢官僚，有《弔夷齊文》。阮：指阮瑀，字元瑜，漢末作家，有《弔伯夷文》。夷齊：指伯夷、叔齊，殷商貴族，後絶食而亡。

② 間：非難，譭謗。通行本作"聞"，唐寫本作"間"。

③ 仲宣：王粲，字仲宣，有《弔夷齊文》。

④ 譏呵：譏責非難。

⑤ 隘：氣量褊狹，見識短淺。

⑥ 其志：通行本無"其"字，唐寫本作"其志"。

⑦ 禰衡：字正平，漢末作家，有《弔張衡文》。平子：張衡，字平子。

⑧ 縟麗：繁飾華麗，指文辭。輕清：輕快簡明，指内容。

⑨ 陸機：字士衡，有《弔魏武帝文》。魏武：指魏武帝曹操。

⑩ 已：通行本作"以"，唐寫本作"已"。

8. 夫弔雖古義，而華詞未造[①]；華過韻緩，則化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②]，昭德而塞違[③]；剖析褒貶[④]，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⑤]。

【校注】

① 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未造：疑為"末造"之誤。末造，猶末世，後期。

② 繩：準則，法度。

③ 昭：明。塞：杜絶。違：過失。

④ 剖：通行本作“割”，唐寫本作“剖”。

⑤ 奪倫：失其倫次、正理。

9. 讚曰：辭之所哀①，在彼弱弄②；苗而不秀③，自古斯慟④。雖有通才，迷方失控⑤；千載可傷，寓言以送⑥。

【校注】

① 之：通行本作“定”，唐寫本作“之”。哀：通行本作“表”，唐寫本作“哀”。

② 弱弄：幼年時好嬉戲，此謂幼年。

③ 秀：謂成長。

④ 慟：極其悲痛。

⑤ 失：通行本作“告”，唐寫本作“失”。

⑥ 寓：寄託。

【譯文】

按照古代謚法，短命夭折為“哀”。所謂“哀”，就是隱痛；悲傷之情隱藏於心，所以叫做“哀”。以文辭抒寫内心的隱痛，主要是悼念年幼之人；因此，哀辭不用於老人，而只能用於夭折的人。從前三位賢臣為秦穆公殉葬，即使用一百個人也换不回來；他們都屬於夭折之人，所以《詩·秦風·黄鳥》表達了悲哀之情，這應該是《詩經》中的哀辭了。到漢武帝赴泰山祭天地，隨從的霍嬗暴病而死，漢武帝傷悲而為詩，也是屬於哀辭一類的作品了。及至東漢，汝陽長公主病亡，崔瑗寫了哀辭，開始改變過

去只為夭折者寫哀辭的做法。但其中所謂“腹突鬼門”,文辭怪異而不通;所謂“駕龍乘雲”,則入於仙境而缺乏悲哀;而最後一段用五言句子,又很像歌謠,也類似漢武帝為霍嬗所作哀辭。至於東漢的蘇順、張升等人,都作過哀文,雖然寫得頗有文采,卻未能充分地表達内心的真情實感。建安時期的哀辭,只有徐幹寫得較好;其《行女哀辭》一篇,不乏悲傷之情。到晉代潘岳的繼起之作,則可謂集中體現了哀辭的特點。他的作品構思細密而文辭多變,感情則悲痛而淒苦;其敍事如寫傳記,語言則摹仿《詩經》,以音節短促的四言寫成,很少冗長之句。所以能够做到文義清晰而語言簡潔,文體雖舊而意趣常新。特别是他的《金鹿哀辭》和《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兩篇,可謂無人能繼其後。

考察哀辭寫作的特點,主要是充分表現哀痛悲傷之情,儘量表達愛護惋惜之意。由於死者年幼,尚未成就功德,所以主要是贊美其聰慧;又因其體弱,尚未擔當過重任,所以悼詞亦限於容貌。作者以悲痛的心情為文,則哀辭自然恰當;如果為文而造情,那就華而不實了。華而不實之辭,儘管美麗,但缺乏悲哀之情。所以,必須悲哀傷痛一往情深,筆端文墨如泣如訴,方為成功的哀辭。

所謂“弔”,就是到。《詩經》説“神之弔矣”,就是説神的到來。人盡天年而壽終,定謚治喪,是極為悲哀之事,所以賓客要來對喪事主人表示慰問,這就是“弔”的意思了。人被壓死或淹死,乃不合常理之事,所以不必弔慰。春秋時宋國發生水災,鄭國發生火災,各國使臣奉君主之辭,前往慰問;這種對國家災難和人民傷亡的慰問,與弔唁的性質是相同的。至於春秋時晉國建成虒祁宫,齊國襲擊燕國而佔領其城池,史趙和蘇秦認為這是不值得祝賀,而是應為哀弔的;因為此乃殘害百姓、結怨樹敵之

事,也就是亡國之道。大凡這樣一些情形,一般都要進行弔慰。有人過於驕貴而喪命,有人偏急易怒而不合時宜,有人空有大志而生不逢時,有人品行高潔而受到傷害:對他們的追念和安慰,都叫做"弔"。

自從賈誼渡湘江,發憤而作《弔屈原文》,其體制周密而內容真實,文辭清新而情感悲哀,這應該是最早的哀弔之作了。到司馬相如的《哀秦二世賦》,則通篇為賦體。桓譚認為它寫得悽愴悲哀,讀者為之傷嘆;至最後一章則寫得簡要而切實,使人讀完後仍為之悲傷。揚雄哀弔屈原之作,頗為用心但成就不大;其立意重在反詰《離騷》,所以文辭音韻不很流暢。班彪和蔡邕,也都善於提出責問;但作為賈誼的追隨者,也就很難與之並駕齊驅了。此外,胡廣和阮瑀哀弔伯夷、叔齊之文,只有贊揚而没有批評;王粲的《弔夷齊文》,則工於譏責非難。胡廣和阮瑀是嘉獎其清高,王粲則是不滿其心胸狹窄,可見人各有志了。禰衡的《弔張衡文》,文辭華美而內容簡明;陸機的《弔魏武帝文》,序言工巧而正文繁複。除此之外,就没有值得稱道的作品了。

弔的意義雖然古老,但華美的弔詞卻是後來出現的;華麗過分而音韻舒緩,就演變成賦體了。弔文本應伸張正義而端正法度,彰顯美德而杜絕過失;仔細分析而加以褒貶,從而能够正確地表達哀情:這樣就不致違背弔文的寫作原則了。

總而言之:哀傷之辭,用於幼年夭折;幼苗不能長成,自古都令人悲痛。世上雖有通人,但也會迷失方向而不能自控;千載之下令人感傷,唯有弔辭可以遣送此情。

雜文第十四

1. 智術之子[1]，博雅之人，藻溢於詞[2]，辯盈乎氣[3]。苑囿文情[4]，故日新而殊致[5]。

【校注】

① 智術：才智與計謀。

② 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

③ 辯：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辯"。氣：氣勢。

④ 苑囿：掌握，駕馭。

⑤ 而殊致：通行本無"而"字，唐寫本作"而殊致"。殊致，不同的意趣。

2. 宋玉含才[1]，頗亦負俗[2]，始造《對問》[3]，以申其志，放懷寥廓[4]，氣實使文[5]。及枚乘摛豔[6]，首制《七發》，腴詞雲搆[7]，夸麗風駭[8]。蓋七竅所發[9]，發乎嗜欲[10]，始邪末正[11]，所以戒膏粱之子也[12]。揚雄覃思文闊[13]，業深綜述[14]，碎文瑣語，肇為《連珠》[15]；珠連其辭[16]，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文[17]，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18]。

【校注】

① 宋玉：戰國時楚國作家。

② 負俗：謂與世俗不合。

③《對問》：指宋玉的《對楚王問》。

④ 寥廓：寬宏豁達。

⑤ 文：通行本作"之"，唐寫本作"文"。

⑥ 枚乘：字叔，西漢作家。

⑦ 腴：豐厚。詞：通行本作"辭"，唐寫本作"詞"。雲搆：猶雲集，形容大量出現。

⑧ 夸麗：美好綺麗。駭：驚起，興起。

⑨ 七竅：指眼、耳、口、鼻七孔。

⑩ 嗜欲：嗜好與慾望。

⑪ 始邪末正：《七發》先寫口耳感官之慾望，後論天下萬物之是非。

⑫ 膏粱之子：謂貴族子弟。

⑬ 覃：深。闊：豪奢，謂多。

⑭ 綜述：綜合敘述，指著述。

⑮ 連珠：此體多用譬喻，文辭華麗，歷歷如貫珠，故名。

⑯ 珠連其辭：通行本無"珠連"二字，唐寫本作"珠連其辭"。

⑰ 文：通行本作"者"，唐寫本作"文"。

⑱ 暇豫：閑暇。末造：後期，此謂文體之末流。

3. 自《對問》以後，東方朔効而廣之[①]，名為《客難》[②]，託古慰志，疏而有辨[③]。揚雄《解嘲》[④]，雜以諧調[⑤]，迴環自釋[⑥]，頗亦為工。班固《賓戲》[⑦]，含懿采之

華[8];崔駰《達旨》[9],吐典言之式[10]。張衡《應間》[11],密而兼雅;崔寔《客譏》[12],整而微質[13]。蔡邕《釋誨》,體奥而文炳[14];郭璞《客傲》[15],情見而采蔚[16]:雖迭相祖述[17],然屬篇之高者也[18]。

【校注】

① 効:同"效"。通行本作"效",唐寫本作"効"。

②《客難》:指東方朔的《答客難》。

③ 疏:粗略。辨:辨析。

④《解嘲》:文章自設有人嘲笑揚雄忙於寫《太玄經》而予以解答,故名。

⑤ 諧調:詼諧戲謔。調,通行本作"謔",唐寫本作"調"。

⑥ 迴環:指反復。

⑦《賓戲》:指班固的《答賓戲》。

⑧ 懿:美好。

⑨ 崔駰:字亭伯,東漢作家。

⑩ 典言:典雅有據的言辭。式:通行本作"裁",唐寫本作"式"。

⑪ 間(jiàn):縫隙,此謂挑毛病的人。

⑫ 崔寔:字子貞,崔駰之孫,東漢學者、作家。寔,通行本作"實",唐寫本作"寔"。《客譏》:崔寔有《答譏》。

⑬ 整:整飭,齊整。質:質樸。

⑭ 體奥:風格玄深,主要指内容。炳:明。

⑮ 郭璞:通行本作"景純",唐寫本作"郭璞"。

⑯ 見:同"現",顯露。蔚:繁盛。

⑰ 迭相:相繼,輪番。祖述:繼承,效法。

⑱ 屬(zhǔ)：撰寫。

4. 至於陳思《客問》[①],辭高而理疏;庾敳《客諮》[②],意榮而文悴[③]。斯類甚衆,無所取才矣[④]。

【校注】

① 陳思：陳思王曹植,他有《辯問》。

② 庾敳(ái)：字子嵩,西晉文人,其《客諮》已佚。諮：商議。通行本作"咨",唐寫本作"諮"。

③ 榮：盛。悴：衰。

④ 無所取才：謂無可稱道。才,通行本作"裁",唐寫本作"才"。

5. 原夫茲文之設[①],乃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②],時屯寄於情泰[③];莫不淵岳其心[④],麟鳳其采[⑤]：此立體之大要也[⑥]。

【校注】

① 原夫：通行本無"夫"字,唐寫本作"原夫"。

② 挫：挫折。憑：依靠。

③ 屯(zhūn)：艱難,困頓。泰：安適。

④ 淵岳：淵渟岳峙,喻品德如淵水深沈,如高山聳立。

⑤ 麟鳳：麒麟和鳳凰,此喻出衆非凡。

⑥ 體：文體。通行本作"本",唐寫本作"體"。

6. 自《七發》已下[①],作者繼踵[②]。觀枚氏首唱,信

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3],會清要之工[4];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5],結采綿靡[6];崔瑗《七厲》[7],植義純正[8]。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9],致辨於事理。

【校注】

① 已:通行本作"以",唐寫本作"已"。

② 繼踵:接踵,前後相接。

③ 傅毅:字武仲,東漢作家。

④ 清要:明白簡要。

⑤《七辨》:張衡有《七辯》。

⑥ 綿靡:柔和細緻。

⑦《七厲》:崔瑗有《七蘇》,馬融有《七厲》,彦和或有誤。

⑧ 植:樹立,建立。

⑨ 仲宣:王粲,字仲宣。

7. 自桓麟《七説》已下[1],左思《七諷》已上[2],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暌[3],或理粹而辭駁[4]。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宫館,壯語田獵[5];窮瑰奇之服饌[6],極蠱媚之聲色[7]:甘意摇骨髓[8],豔詞洞魂識[9]。雖始之以淫侈[10],終之以居正[11],然諷一勸百[12],勢不自反[13],子雲所謂"騁鄭聲,曲終而奏雅"[14]者也。唯《七厲》敍賢[15],歸以儒道[16];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校注】

① 桓麟:字元鳳,漢末文人。已:通行本作"以",唐寫本

作"已"。

②《七諷》：已佚。已：通行本作"以"，唐寫本作"已"。

③ 睽(kuí)：違背。

④ 駁：雜亂。

⑤ 田：通行本作"畋"，唐寫本作"田"。

⑥ 瑰奇：珍奇。瑰，通行本作"瓌"，唐寫本作"瑰"。饌：食物，菜肴。

⑦ 蠱媚：妖冶嫵媚。

⑧ 髓：通行本作"體"，唐寫本作"髓"。

⑨ 洞：深入。通行本作"動"，唐寫本作"洞"。魂識：心靈，魂靈。

⑩ 淫侈：浮夸，夸大。

⑪ 終：通行本作"而終"，唐寫本無"而"字。

⑫ 諷一勸百：諷諫少而勸誘多。揚雄論賦有"勸百風一"之説。

⑬ 反：還歸，回。

⑭ "騁鄭聲"二句：引自《漢書·司馬相如傳讚》。騁鄭聲，原文作"猶騁鄭衛之聲"，通行本作"先騁鄭衛之聲"，唐寫本無"先"、"衛之"三字。鄭聲，鄭國的音樂，指與雅樂相對的俗樂。

⑮ 賢：指有德行或有才能的人。

⑯ 歸以儒道：傅玄《七謨序》有"馬(融)作《七厲》……以恢大道而導幽滯"之語，則彥和所云《七厲》或當為馬融之作。

8. 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①]。杜篤、賈逵之曹[②]，劉珍、潘勖之輩[③]，欲穿明珠，多貫魚目[④]。可謂壽陵匍匐[⑤]，非復邯鄲之步[⑥]；里醜捧心[⑦]，不關西施之嚬矣[⑧]。

唯士衡思新文敏[9],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10]!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11];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落落自轉[12],可稱珠耳。

【校注】

① 間:間或。

② 杜篤:字季雅,東漢文人。賈逵:字景伯,東漢學者。曹:等輩,儕類。

③ 劉珍:字秋孫,東漢文人。

④ 魚目:魚的眼珠子。後有“魚目混珠”喻以假亂真。

⑤ 壽陵:古代燕國地名。匍匐:爬行。《莊子·秋水》載,壽陵一少年到邯鄲學走路,非但没有學會,反而忘記了自己原來走路的方式,結果“匍匐而歸”。

⑥ 邯鄲:戰國時趙國都城,在今河北省邯鄲市,相傳此地人善行走。

⑦ 里醜捧心:《莊子·天運》載,越國美女西施因心痛而皺眉,反而更增其美;鄰家醜女捧心而仿之,卻愈顯其醜。里,鄰里。

⑧ 嚬(pín):同“顰”,皺眉。

⑨ 士衡:陸機,字士衡,有《演連珠》五十首。思新:通行本作“運思理新”,唐寫本無“運”、“理”二字。

⑩ 朱仲:傳説中的仙人,曾向魯元公主獻四寸之大珠。璫(dāng):古代婦女的耳飾。

⑪ 閑:安靜。贍:富足。

⑫ 落落:清楚、分明。通行本作“磊磊”,唐寫本作“落落”。

9. 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1]。或典、誥、誓、問[2],

或覽、略、篇、章[3]，或曲、操、弄、引[4]，或吟、諷、謡、詠[5]。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别其義[6]，各入討論之域[7]。類聚有貫[8]，故不曲述也[9]。

【校注】

① 品：類。

② 典：常道，此謂由《尚書》之《堯典》等發展而來的一種文體。誥：告誡，此謂由《尚書》之《湯誥》等發展而來的一種文體。誓：告戒、約束將士之辭，此謂由《尚書》之《湯誓》等發展而來的一種文體。問：指策問，帝王詢問臣下的一種文體。

③ 覽：觀閲，《吕氏春秋》有《有始覽》等"八覽"，此謂以"覽"名篇的一類雜文。略：漢代圖書目録分類之名，此謂以"略"名篇的一類雜文。篇：篇册，此謂以"篇"名篇的一類雜文，如司馬相如之《凡將篇》。章：篇章，此謂以"章"名篇的一類雜文，如漢代史游之《急就章》。

④ 曲：樂曲，如傅玄之《鼓吹曲》。操：表現操守、志節的琴曲。弄：小曲，如沈約等人的《江南弄》。引：歌曲之導引，如晉代石崇的《思歸引》。

⑤ 吟：吟嘆之作，如陸機的《泰山吟》。諷：諷諫之作，如漢代韋孟的《諷諫詩》。謡：歌謡，如漢代的《邪徑謡》。詠：歌詠，如班固的《詠史》。

⑥ 甄别：鑒别，區别。

⑦ 各入討論之域：指各種雜文可分别歸入本書相應篇章論述。

⑧ 貫：貫通。

⑨ 曲：詳盡。述也：通行本無"也"字，唐寫本作"述也"。

10. 讚曰：偉矣前修[①]，學堅才飽[②]。負文餘力[③]，飛靡弄巧[④]。枝辭攢映[⑤]，嘒若參昴[⑥]。慕顰之徒[⑦]，心焉祇攪[⑧]。

【校注】

① 前修：前賢。

② 才：通行本作"多"，唐寫本作"才"。

③ 負文餘力：謂文章寫作之餘。

④ 飛靡弄巧：指展現各種雜文的寫作技巧。

⑤ 枝辭：文辭之分支，指各種雜文。攢：聚集。

⑥ 嘒(huì)：星光微小而明亮。參(shēn)、昴(mǎo)：二星名，皆為二十八宿之一。

⑦ 之徒：通行本無"徒"字，唐寫本作"之徒"。

⑧ 焉：通行本作"於焉"，唐寫本無"於"字。攪：擾亂，打擾。《詩·小雅·何人斯》有"祇攪我心"之句。

【譯文】

具有聰明才智的人，博學高雅的人，其言語之間富有文采，談吐之間氣勢充沛；他們熟悉創作的規律，因而不斷取得新的成就，其作品具有不同的格調和情致。楚國的宋玉滿腹才華，與世俗頗為不合，先是寫了《對楚王問》，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其自由放達而胸襟開闊，正是以充沛的氣勢來駕馭文辭。到枚乘鋪展文采，首先創作了《七發》，其詞藻雲集，華美異常。大概人具有眼、耳、口、鼻等七竅，正表現出種種嗜好和慾望；《七發》先寫各種感官之貪欲，後論天下萬物之是非，乃是為了告戒貴族子弟。揚雄思考深入而文章宏富，尤其精於著述；而其著述之末的閑言

碎語,則寫成《連珠》之辭。文辭如珍珠般連綴起來,作品雖然短小,卻具有明快潤澤的特點。上述三文,屬於文章的支流,乃是閑暇娱樂的次要之作。

從《對楚王問》之後,東方朔仿而效之並予以擴展,寫成《答客難》之作。借用古人之事以慰藉自己的情志,雖顯粗疏,卻也清晰明辨。揚雄所寫《解嘲》,則摻雜一些詼諧戲謔之辭,為自己反復辯解,寫得頗為工致。班固的《答賓戲》,具有美好的文采;崔駰的《達旨》,文風典雅而有據;張衡的《應間》,寫得嚴密而雅正;崔寔的《答譏》,寫得規整而質樸;蔡邕的《釋誨》,内容深刻而辭采鮮明;郭璞的《客傲》,情志顯露而文采繁盛:這些雖是相繼摹仿之作,但應該是寫得較好的作品了。至於陳思王曹植的《辯問》,文辭高妙而内容疏略;庾敳的《客諮》,内容豐富而缺乏文采。像這樣的作品有很多,也就没有什麽值得稱道的了。

本來"對問"形式的創立,是為了抒發内心的憤懣,從而表現作者的情志。身處艱難困苦之中而依然正道直行,生不逢時而依然内心平靜;表現這種深沈而高潔的道德情操,文采當然也要非凡出衆:這正是"對問"體的基本要求。

從《七發》以後,此類作品也是相繼不斷。看枚乘的首創之作,確是超羣出衆而文辭富麗。到傅毅的《七激》,體現出明白而簡要的特點;崔駰的《七依》,則具有廣博而雅正的巧妙。張衡的《七辯》,文采柔和而細緻;崔瑗的《七蘇》,立義純粹而正直。曹植的《七啓》,體現宏偉壯麗之美;王粲的《七釋》,具有事理明辨之功。從桓麟的《七説》以後,到左思的《七諷》之前,其間摹仿學習者,還有十多家。他們的作品,有的文辭華美而立意不正,有的内容精粹而文辭雜亂。從其大體趨勢來看,不外是夸贊宫室的壯麗,炫耀田獵的盛況;全力描繪奇異的服裝飲食,極力形容妖冶嫵媚的音樂美女:精美的内容令人陶醉,豔麗的文

辭動人魂魄。他們開始極盡夸飾之能事，而最後歸結到諷諫的正面意義上來，但畢竟諷諫太少而勸誘過多，也就很難回歸正道了。這正是揚雄所謂先大肆演奏俗樂而最後點綴一點雅樂的做法了。只有《七厲》敍述賢德之人，而歸結於儒家之道；雖其文辭不很突出，但立意是卓越的。

從揚雄的《連珠》以後，摹擬之作時有出現。諸如杜篤、賈逵等人，劉珍、潘勖之輩，雖然也想穿起明珠，但大多連綴魚目而已。這正如壽陵少年的匍匐而歸，並不是邯鄲人的走法；又如鄰家醜女的捧心之狀，也與西施的皺眉毫不相干。只有陸機構思新穎而文筆敏捷，而其篇章布局，則比前人之作有所擴展，大概是羡慕仙人朱仲的四寸大珠吧！"連珠"之體篇幅短小而易於緊湊，靜心運思而自然充實。必須做到文義顯明而用詞省淨，事理完備而音韻和諧，歷歷分明而圓轉靈活：這樣才能稱得上"珠"。

仔細考察漢代以來的雜文，可謂名目繁多。諸如"典、誥、誓、問"，"覽、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諷、謡、詠"，等等。總括這些名目，都屬於雜文一類；區別其不同的用途，則可分别歸入有關文體中進行討論。分門别類便可以貫通，所以這裏就不詳細論述了。

總而言之：前賢多麽偉大啊，他們學識深厚而充滿才華！文章寫作之餘，又展現各種雜文的寫作技巧。雖為文章支流，但它們相互輝映，仿佛羣星閃耀。至於後世鸚鵡學舌之流，則令人徒增煩惱！

諧讔第十五[①]

1. 芮良夫之詩云[②]:"自有肺腸[③],俾民卒狂[④]。"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⑤]。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⑥]。昔華元棄甲[⑦],城者發"睅目"之謳[⑧];臧紇喪師[⑨],國人造"侏儒"之歌[⑩]:並嗤戲形貌[⑪],内怨為俳也[⑫]。又"蠶蟹"鄙諺[⑬],"狸首"淫哇[⑭],苟可箴戒[⑮],載於《禮》典。故知諧辭讔言,亦無棄矣。

【校注】

① 讔:隱語。通行本作"隱",唐寫本作"讔"。

② 芮良夫:周厲王時的大夫。詩:指《詩·大雅·桑柔》。

③ 肺腸:比喻内心、心思。

④ 俾:使。卒:終。

⑤ 壅:堵塞。

⑥ 謔:開玩笑,嘲弄。無方:無定法,無定式。

⑦ 華元:春秋時宋國官吏。《左傳·宣公二年》載,華元為鄭國軍隊俘獲,逃回後監督築城。

⑧ "城者"句:築城的百姓唱出"睅其目"的歌謠諷刺華元。睅(hàn),鼓著眼睛,眼睛突出。

⑨ 臧紇:春秋時魯國大夫。《左傳·襄公四年》載,邾

(zhū)國攻打鄫(zēng)國,臧紇帶兵援鄫而失敗。

⑩ 國人:指魯國人。侏儒:身材異常短小者。

⑪ 嗤:譏笑。

⑫ 俳:詼諧。

⑬ "蠶蟹"句:《禮記·檀弓下》載,魯國成地有其兄死而不願穿孝者,後聞孔子學生將來當地為官,懼而穿孝。成地人乃作歌諷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績,蠶吐絲,此謂蠶繭。匡,即筐,此喻蟹殼。此句意謂蠶繭和蟹殼各有其用而相互無關,比喻弟弟穿孝並非為了哥哥。鄙:樸野。

⑭ "狸首"句:《禮記·檀弓下》載,原壤之母去世,孔子助其為喪,原壤卻唱起歌來,第一句為"狸首之斑然",意謂棺木的花紋就像狸貓之頭色彩斑斕。淫哇:淫邪之聲。

⑮ 苟:假如,只要。箴戒:規勸儆戒。

2.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①],皆悦笑也。昔齊威酣樂[②],而淳于説甘酒[③];楚襄讌集[④],而宋玉賦《好色》[⑤]: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⑥],優孟之諫葬馬[⑦],並譎辭飾説[⑧],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⑨],列傳《滑稽》[⑩],以其辭雖傾回[⑪],意歸義正也[⑫]。但本體不雅[⑬],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臯[⑭],餔糟啜醨[⑮],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⑯],故其自稱[⑰]:為賦乃亦俳也,見視如倡[⑱],亦有悔矣。

【校注】

① 會:符合,相合。

② 齊威:指戰國時齊威王。

③ 淳于：指戰國時齊國的淳于髡。甘：嗜好。《史記・滑稽列傳》載，淳于髡曾勸誡齊威王"酒極則亂"。

④ 楚襄：指戰國時的楚頃襄王。醼：同"宴"。

⑤《好色》：指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

⑥ 優旃（zhān）：秦代藝人。諷漆城：《史記・滑稽列傳》載，秦二世打算漆城，優旃委婉勸説而使其放棄。

⑦ 優孟：春秋時楚國藝人。諫葬馬：《史記・滑稽列傳》載，楚莊王欲以大夫之禮葬其所愛之馬，優孟則欲擒故縱，勸其以國君之禮葬之，終使楚王明其"賤人而貴馬"之失。

⑧ 譎：詭詐。

⑨ 子長：司馬遷，字子長。

⑩《滑稽》：指《史記・滑稽列傳》。滑稽，謂能言善辯，言辭流利。

⑪ 傾回：謂言辭曲折。

⑫ 義正：即正義。

⑬ 本體：本身。雅：正。

⑭ 東方：指東方朔。枚皋：字少孺，西漢辭賦家。

⑮ 餔（bū）：吃。糟：指粗惡的食物。啜：飲。醨（lí）：薄酒。餔糟啜醨，意為混吃混喝。

⑯ 詆（dǐ）：毀謗。嫚（màn）：輕侮。媟（xiè）：輕慢。詆嫚媟弄，指被人嘲笑戲弄。

⑰ 自稱：《漢書・枚皋傳》："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

⑱ 倡：古代表演歌舞雜戲的藝人。

3. 至魏文因俳説以著《笑書》[①]，薛綜憑宴會而發

嘲調[2]；雖抃推席[3]，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4]，未免枉轡[5]：潘岳《醜婦》之屬[6]，束皙《賣餅》之類[7]，尤而效之[8]，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9]：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10]；張華之形，比乎握舂杵[11]。曾是莠言[12]，有虧德音[13]；豈非溺者之妄笑[14]，胥靡之狂歌歟[15]？

【校注】

① 魏文：指魏文帝曹丕。《笑書》：已佚。

② 薛綜：字敬文，三國時吳國學者。

③ 抃(biàn)：鼓掌，表示歡欣。"抃推席"三字或有刊漏，然亦可解。

④ 懿：美好。

⑤ 枉轡：謂走彎路，徒勞。枉，徒然，白費。轡，馭馬之韁繩。

⑥《醜婦》：已佚。

⑦ 束皙：字廣微，西晉作家，有《餅賦》。

⑧ 尤而效之：謂明知其為錯誤而有意仿效之。

⑨ 驅扇：驅策煽動。

⑩ 方：比。

⑪ 舂杵：舂擣的棒槌。

⑫ 曾：乃，是。莠言：醜話，壞話。

⑬ 有虧德音：謂有損於自己的名聲。

⑭ 溺者：落水之人。

⑮ 胥靡：古代服勞役的奴隸或刑徒。

4. 讔者，隱也；遁辭以隱意[1]，譎譬以指事也。昔還

社求拯於楚師[②]，喻“眢井”而稱“麥麴”[③]；叔儀乞糧於魯人[④]，歌“佩玉”而呼“庚癸”[⑤]。伍舉刺荆王以“大鳥”[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⑦]；莊姬託辭於“龍尾”[⑧]，臧文謬書於“羊裘”[⑨]。隱語之用，被於紀傳[⑩]；大者興治濟身[⑪]，其次弼違曉惑[⑫]。蓋意生於權譎[⑬]，而事出於機急[⑭]；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⑮]，十有八篇，歆、固編文[⑯]，録之歌末[⑰]。

【校注】

① 遁：隱匿。

② 還社：即還無社，春秋時蕭國大夫。

③ 眢(yuān)井：枯井。麥麴(qū)：制酒之物，可以防濕。《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楚人伐蕭，還無社認識楚國大夫申叔展，向其呼救。叔展問：“有麥麴乎？”暗示還無社可躲於泥水中，還無社没有聽懂，回答“無”，叔展只好又問：“河魚腹疾，奈何？”還無社於是説：“目於眢井而拯之。”

④ 叔儀：即申叔儀，春秋時吴國大夫。《左傳・哀公十三年》載，申叔儀曾向魯國大夫公孫有山借糧。

⑤ 佩玉：申叔儀歌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縈(ruǐ)，下垂貌。庚：指西方，主穀。癸：指北方，主水。公孫有山讓申叔儀呼“庚癸”即可借糧，遂成為古代軍中隱語，謂告貸糧食。

⑥ 伍舉：春秋時楚國大夫。荆王：指楚莊王。大鳥：《史記・楚世家》載，楚莊王即位後，三年不問國政，伍舉以隱語為諫，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⑦ 薛公：戰國時齊國田嬰，號靖郭君。《戰國策・齊策一》

載,靖郭君將築薛城,有人以"海大魚"諫之,意謂靖郭君離不開齊國,猶如大魚離不開海,築薛城是没有必要的。

⑧ 莊姬:指戰國時楚國的莊侄。《列女傳》載,莊侄以"有龍無尾"提醒楚襄王"年既四十,無太子也"。

⑨ 臧文:即臧孫,名辰,謚號文仲,春秋時魯國大夫。羊裘:羊皮做的衣服。《列女傳》載,臧文仲出使齊國而被拘,便以隱語作書告魯君,其中有"食獵犬,組羊裘"之句,暗示當備戰。

⑩ 被:加。

⑪ 濟身:謂救命全身。

⑫ 弼:糾正。違:過失,錯誤。

⑬ 權譎:權謀,詭詐。

⑭ 機急:機智敏捷。

⑮《隱書》:《漢書·藝文志》載《隱書》十八篇。

⑯ 歆:指劉歆,《七略》作者之一。固:指班固。《漢書·藝文志》乃以《七略》為據。

⑰ 歌末:《漢書·藝文志》列《隱書》於"雜賦"之後,故云"賦末"更確。

5. 昔楚莊、齊威①,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②,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③,無益規補④。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⑤,化為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⑥,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⑦,或圖像品物⑧;纖巧以弄思⑨,淺察以衒辭⑩。義欲婉而正⑪,辭欲隱而顯⑫。荀卿《蠶賦》⑬,已兆其體⑭;至魏文、陳思⑮,約而密之⑯。高貴鄉公⑰,博舉品物⑱,雖有小巧,用乖遠大⑲。

【校注】

① 楚莊：楚莊王。齊威：齊威王。

② 曼倩：東方朔，字曼倩。

③ 謬辭：悅笑取諷之語。

④ 規：規勸，諫諍。

⑤ 嘲隱：即諧隱。

⑥ 迴互：曲折宛轉。

⑦ 體目：分解、辨識。

⑧ 圖像：形容，描繪。品物：猶萬物。

⑨ 纖：細，小。

⑩ 衒(xuàn)：炫耀，賣弄。

⑪ 婉而正：委婉而雅正。

⑫ 隱而顯：隱藏而明顯。

⑬ 荀卿：名況，"卿"乃尊稱。《蠶賦》：《荀子·賦篇》的一個部分。

⑭ 兆：發端。

⑮ 魏文：指魏文帝曹丕。陳思：指陳思王曹植。

⑯ 約而密之：使其更為簡約而周密。

⑰ 高貴鄉公：即曹髦，曹丕之孫。

⑱ 博舉：廣泛涉及。

⑲ 乖：背離，違背。

6. 夫觀古之為隱，理周要務①，豈為童稚之戲謔，搏髀而忭笑哉②！然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説③，蓋稗官所采④，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⑤，旃、孟之石交乎⑥！

【校注】

① 周：合，適合。

② 搏髀（bì）：拍擊其股，以表示贊嘆或惋惜。忭（biàn）：高興。

③ "譬九流"句：《漢書·藝文志》列諸子流派十家，"小説"為第十，而稱"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④ 稗官：小官。

⑤ 髡袒而入室：謂與淳于髡成為朋友。髡，指淳于髡。袒，露臂。

⑥ 旃：指優旃。孟：指優孟。石交：謂交誼堅固的朋友。

7. 讚曰：古之嘲隱，振危釋憊[1]。雖有絲麻，無棄菅蒯[2]。會義適時[3]，頗益諷誡；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校注】

① 振：救。釋：消除。

② 菅蒯（kuǎi）：茅草之類。

③ 會義適時：謂運用得當。

【譯文】

芮良夫的《桑柔》詩説："君王包藏壞心腸，百姓最終要發狂。"假如國君之心像高山一樣險惡，那麽要想堵住百姓之口便像堵塞江河一樣困難。人們怨恨憤怒的心情各不相同，嘲笑諷刺之語也就各種各樣。從前宋國的華元打了敗仗，築城的百姓便唱出"睅其目"的歌謠來諷刺他；魯國的臧紇打了敗仗，國人便作"侏儒"之歌來諷刺他：這都是嘲諷其外貌，由内心的怨恨

發而為詼諧之辭。又如魯國成地百姓所唱"蠶成繭而蟹有殼"的鄙俗之諺，原壤所唱"狸首之斑然"的淫邪之聲，只要其有規勸儆戒之用，《禮記》就會予以記載。由此可見，諧辭讔語也是不應被忽視的。

所謂"諧"，也就是"皆"的意思，文辭淺顯而從衆隨俗，大家聽了都會高興發笑。從前齊威王酣飲作樂，淳于髡便給他講醉酒之事；楚襄王設宴集會，宋玉則寫了《登徒子好色賦》：其用意在於委婉地勸誡，文辭亦頗為可觀。到秦代的優旃勸阻秦二世油漆城牆，楚國的優孟勸阻楚莊王禮葬其馬：這都是用曲折修飾之語，阻止昏瞶粗暴的行為。正因如此，司馬遷編《史記》，專門寫了《滑稽列傳》；因為這類文辭雖然曲折隱晦，但其用意則是正當的。不過這類事情本身畢竟稱不上雅正，其對後世的影響則往往是消極的。如漢代的東方朔、枚皋等人，不過是混吃混喝而已，起不到匡謬補正的作用，也就經常被人嘲笑戲弄。因此他們自己也説，寫賦也就是諧謔取笑而已，往往被人當做倡優看待。可見頗有後悔之意了。到魏文帝曹丕搜集詼諧之談而編成《笑書》，薛綜在筵席之上講説笑話，雖能使在座之人鼓掌歡欣，但並没有什麽實際的用處。可是後世一些優秀的作家，也常在這方面浪費精力。如潘岳的《醜婦》、束晳的《賣餅》之類，明知没什麽意思卻又模仿效法者，不下百餘人。魏晉時期諧謔取笑的風氣極為盛行：於是應瑒的鼻子成了被人偷偷削掉一塊的雞蛋，張華的體形則被比作可以握在手裏的棒槌。這些無聊之語，未免有損於自己的名聲；其與落水之人的傻笑、服刑之人的狂歌有什麽不同呢？

所謂"讔"，就是隱藏，言辭閃爍隱約，文意藏而不露，常用曲折的比喻暗示某些事情。從前還無社向楚國大夫求救，明白了"麥麴"等語乃暗示枯井；申叔儀向魯國人借糧而唱"佩玉"之

歌,對方則約定用“庚癸”之呼號。伍舉以“大鳥”為喻諷諫楚莊王,齊人則以“海魚”之語勸説薛公;莊姬以“龍尾”之辭提醒楚襄王,臧文仲則借“羊裘”之語暗示魯君。這些隱語的運用,都被記載在史書裏面;其作用大至興邦治國、救命全身,小則糾正錯誤、釋疑解惑。隱語之意一般曲折多變,用事則機智敏捷,所以其與諧辭,可以説是互為表裏的。漢代的《隱書》有十八篇,劉歆和班固編録文章的時候,把它們附在賦的後面。

從前楚莊王和齊威王都喜愛隱語。到東方朔,更是擅長文字技巧。但嘲諷取笑之辭,對於規勸補正毫無益處。從魏代以後,倡優不為人所喜愛,所以士大夫們就把諧隱變為謎語。所謂“謎”,就是用曲折婉轉之辭,使人迷惑不清。有的是離文拆字,有的是描摹事物;用小聰明來賣弄才思,見解膚淺而炫耀文辭。謎語之作,内容上應當委婉而雅正,文辭上則要隱蔽而顯明。荀卿的《賦篇》,是這種文體的發端;到魏文帝曹丕和陳思王曹植,便寫得更為精練而周密。曹髦則廣泛地描繪各類事物,雖然有點小聰明,畢竟没有什麽大的用處。

試看古代的諧辭隱語,其中之理都與重要事務有關,哪能像兒童的遊玩戲笑,只是鼓掌拍腿而歡呼雀躍呢?不過文章中的諧辭隱語,就像九流之外的“小説”,只是由一些小官吏收集起來,以開闊人的眼界而已;如果大量模仿而樂此不疲,那就成了淳于髡之流、優旃優孟之輩了。

總而言之:古代的諧辭隱語,可用於扶危濟困之時。絲麻固然珍貴,茅草也不應拋棄。如果運用得當,諧隱也具有諷諫之益;如果僅僅是諧謔取笑,那就有損於自己的聲譽。

史傳第十六

1. 開闢草昧[①],歲紀綿邈[②],居今識古,其載籍乎[③]!軒轅之世[④],史有蒼頡[⑤],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⑥]:"史載筆[⑦]。"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

【校注】

① 草昧:蒙昧,天地初開時的混沌狀態。

② 綿邈:長久,悠遠。

③ 載籍:書籍,典籍。

④ 軒轅:指黄帝,相傳其居於軒轅之丘,故名。

⑤ 史:史官。蒼頡:一作"倉頡",傳為黄帝時的史官,漢字的創造者。通行本作"倉頡",元至正本作"蒼頡"。

⑥《曲禮》:《禮記》中的一篇。

⑦ 載筆:攜帶文具以記録王事。通行本作"載筆左右",明楊升庵批點曹學佺評《文心雕龍》作"載筆"。

2. 古者,左史記言[①],右史書事[②]。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於"典"、"謨"[③],商夏被於"誥"、"誓"[④]。自周命維新[⑤],姬公定法[⑥],紬三正以班曆[⑦],貫四時以聯事[⑧]。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⑨]。

【校注】

① 記言:通行本作"記事者",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記言"。

② 書事:通行本作"記言者",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書事"。

③ 唐虞:唐堯與虞舜的並稱,指堯舜時代。"典"、"謨":指《尚書》中的《堯典》、《皋陶謨》等。

④ 商夏:即夏商。"誥"、"誓":指《尚書》中的《甘誓》、《湯誥》等。

⑤ 周命維新:《詩·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⑥ 姬公:指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

⑦ 紬(chōu):抽引,綴緝。三正:指夏、商、周三代的曆法。正,正月。班曆:頒佈曆書。

⑧ 貫:經歷,經過。聯事:相連記事。

⑨"彰善"二句:語出《尚書·畢命》。癉(dàn):憎恨。風聲:教化,好的風氣。

3. 自平王微弱[①],政不及雅[②],憲章散紊[③],"彝倫攸斁"[④]。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⑤],傷斯文之墜[⑥];靜居以嘆鳳[⑦],臨衢而泣麟[⑧]。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⑨],因魯史以修《春秋》[⑩];舉得失以表黜陟[⑪],徵存亡以標勸戒[⑫]。褒見一字,貴逾軒冕[⑬];貶在片言,誅深斧鉞[⑭]。然睿旨幽隱[⑮],經文婉約[⑯],丘明同時[⑰],實得微言[⑱],乃"原始要終"[⑲],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

後：實聖文之羽翮[20]，記籍之冠冕也。

【校注】

① 平王：周平王，周幽王之子。東周自平王始。

② 政不及雅：《詩經》有《大雅》、《小雅》，乃王政所出；東周衰弱，地位如同諸侯，號令難行天下，亦不復有雅詩。此謂東周衰微之勢。

③ 憲章：典章制度，引申為法度。散紊：散亂。

④ 彝倫攸斁（dù）：語出《尚書·洪範》。彝倫，常理，常道。攸，助詞。斁，敗壞。

⑤ 夫子：孔子。閔：憂慮，擔心。

⑥ 傷斯文：《論語·子罕》載，孔子曾有"天之將喪斯文也"之嘆。斯文，指周代的禮樂文化。

⑦ 嘆鳳：《論語·子罕》："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⑧ 臨衢而泣麟：《孔叢子·記問》載，魯人打柴時捕獲一隻怪獸，棄之五父衢，孔子認出是麒麟，哭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

⑨ 太師：樂官的首領。

⑩ "因魯史"句：根據魯國的史書寫成《春秋》。

⑪ 黜陟（zhì）：指人才的進退、官吏的升降。

⑫ 徵：驗證。標：表明。

⑬ 逾：超過。軒冕：古時大夫以上官員的車乘和冕服，代指官位爵祿。

⑭ 鉞（yuè）：似斧的兵器。

⑮ 睿旨：指聖人的意旨。通行本作"睿旨存亡"，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睿旨"。

⑯ 婉約：簡約。

⑰ 丘明：指左丘明，相傳為《左傳》作者。

⑱ 微言：精深微妙的言辭。

⑲ 原始要終：語出《周易·繫辭下》，指全面探究事物發展的始末。

⑳ 羽翮（hé）：翅膀，喻輔佐。翮，鳥羽之莖。

4. 及至從横之世[①]，史職猶存。秦並七王，而戰國有《策》[②]；蓋録而弗敍[③]，故即簡而為名也[④]。漢滅嬴、項[⑤]，武功積年；陸賈稽古[⑥]，作《楚漢春秋》[⑦]。

【校注】

① 從（zòng）横之世：指戰國時期。當時蘇秦主張東方六國聯合抗秦，是謂"合縱"；張儀主張六國與秦國和解，是謂"連横"。從，同縱，合縱。横，連横。

②《策》：指《戰國策》。

③ 敍：編次。

④ 簡：竹簡，簡策。

⑤ 嬴：秦王之姓。項：項羽。

⑥ 陸賈：西漢文人。稽：查考。

⑦《楚漢春秋》：《漢書·藝文志》載，陸賈有《楚漢春秋》九篇，已佚。

5. 爰及太史談[①]，世惟執簡[②]；子長繼志[③]，甄序帝勣[④]。比堯稱"典"[⑤]，則位雜中賢[⑥]；法孔題"經"[⑦]，則文非元聖[⑧]。故取式《吕覽》[⑨]，通號曰"紀"。紀綱之

號,亦宏稱也⑩。故"本紀"以述皇王⑪,"列傳"以總侯伯⑫,"八書"以鋪政體⑬,"十表"以譜年爵⑭: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⑮。爾其實録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⑯,條例踳落之失⑰,叔皮論之詳矣⑱。

【校注】

① 爰:助詞。太史:官名,掌記載史事、起草文書及天文曆法等,秦漢曰太史令。談:指司馬談,司馬遷之父,漢武帝時為太史令。

② 執簡,手持簡册,指擔任史官職務。

③ 子長:司馬遷,字子長。

④ 甄序:分别敍述。勣(jī):同"績",功業。

⑤ 比堯稱典:意謂與《尚書·堯典》一樣也稱為"典"。

⑥ 位雜中賢:謂後世帝王並非都是聖賢而可比堯舜。中賢,指一般的賢人。

⑦ 孔:指孔子。經:指《春秋》。

⑧ 元聖:大聖人,指孔子。

⑨《吕覽》:即《吕氏春秋》,其中有十二紀、八覽、六論。

⑩ 宏稱:宏大的稱謂。

⑪ 本紀:《史記》有十二本紀,記述帝王事迹。

⑫ 列傳:《史記》有七十列傳,記述各方面重要人物。侯伯:侯爵與伯爵,泛指諸侯。《史記》有三十世家,記述諸侯王事迹。彦和限於駢文格式,不提"世家",乃以"列傳"總括之。

⑬ 八書:《史記》有《禮書》、《樂書》等八書。鋪:陳列。政體:為政的要領。

⑭ 十表:《史記》中有《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等十

表。譜：編録。爵：爵位，官位。

⑮ 事序：事情的條理、秩序。

⑯ 反經：違反儒家經典。尤：過失。

⑰ 踳(chuǎn)落：錯謬雜亂。踳，乖背，錯亂。

⑱ 叔皮：班彪，字叔皮，《後漢書·班彪傳》載其《史記論》。

6．及班固述《漢》①，因循前業，觀史遷之辭②，思實過半③。其"十志"該富④，"讚"、"序"弘麗⑤，儒雅彬彬⑥，信有遺味⑦。至於宗經矩聖之典⑧，端緒豐贍之功⑨，遺親攘美之罪⑩，徵賄鬻筆之愆⑪，公理辨之究矣⑫。

【校注】

①《漢》：指《漢書》。

② 史遷：即司馬遷，曾為太史令。通行本作"司馬遷"，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史遷"。

③ 思實過半：謂受益良多。

④ 十志：《漢書》有《律曆志》、《禮樂志》等十志。該富：詳備豐富。

⑤ 讚：明，《漢書》紀、傳之末有"讚"，綜述作者之見。序：《漢書》表、志之前常有序文，全書末有《敍傳》。弘麗：宏偉華麗。

⑥ 彬彬：文質兼備之貌。

⑦ 遺味：此謂有前代遺風。

⑧ 矩：謂效法。

⑨ 端緒：頭緒。豐贍：豐富，充足。

⑩ 遺親攘美：指班固埋没父親班彪為《漢書》所作的貢獻。

攘美,掠美。

⑪ 徵賄鬻筆：班固作《漢書》,傳有受賄賂之事。愆(qiān)：罪過,過失。

⑫ 公理：仲長統,字公理,漢末學者,有《昌言》。究：詳盡。

7．觀夫《左氏》綴事①,附經間出②,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③。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④,述者宗焉⑤。及孝惠委機⑥,吕后攝政⑦,班、史立紀⑧,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⑨,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⑩,難為後法。"牝雞無晨"⑪,武王首誓⑫;婦無與國⑬,齊桓著盟⑭。宣后亂秦⑮,吕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⑯,亦名號宜慎矣。

【校注】

① 左氏：指《左傳》,全名《春秋左氏傳》,或稱《左氏春秋》。綴：連綴,組織。

② 附經間出：指配合《春秋》,間或記事。

③ 氏族：指重要歷史人物。

④ 區詳：區分詳明。

⑤ 述者：指後繼作者。宗：謂推尊而效法之。

⑥ 孝惠：指西漢惠帝劉盈。委機：拋棄國事。

⑦ 吕后：指漢高祖劉邦的皇后吕雉。攝政：代理執政。

⑧ 班：指班固。史：指史遷,即司馬遷。立紀：《漢書》有《高后紀》,《史記》有《吕后本紀》。

⑨ 庖犧：即伏羲,傳説中的三皇之一。

⑩ 值：遇到,碰上。

⑪ 牝(pìn)雞無晨：語出《尚書·牧誓》。牝,鳥獸之雌性。

無晨,不晨鳴。

⑫ 武王：指周武王。誓：告戒、約束將士的言辭,《尚書》之一體。

⑬ 與：參與。

⑭ 齊桓：指春秋時的齊桓公,其與諸侯的盟約中有“毋使婦人與國事”之句。

⑮ 宣后：宣太后,秦昭王之母,曾於昭王年幼之時理政。

⑯ 假：指代理執政。

8. 張衡司史①,而惑同遷、固②,元帝王后③,欲為立紀④,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偽⑤,要當孝惠之嗣⑥;孺子誠微⑦,實繼平帝之體⑧：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⑨?

【校注】

① 司史：張衡曾主持《東觀漢記》的補綴工作。

② 遷、固：司馬遷、班固。

③ 元帝王后：漢元帝之後王政君,曾臨朝聽政。

④ 欲為立紀：《後漢書 · 張衡傳》載,張衡曾上書主張“宜為元后本紀”。

⑤ 尋：考索,探求。子弘：漢惠帝之子劉弘,吕后臨政時曾被立為帝。偽：謂劉弘乃作為惠帝張皇后所出,實則不然。

⑥ 要當：自當,應當。

⑦ 孺子：指劉嬰,漢宣帝玄孫,平帝死後被立為皇太子,號“孺子”,時年兩歲。

⑧ 體：承宗繼祖的系統,血統。

⑨ 二后：指漢高祖吕后和漢元帝王后。

9. 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①]。袁、張所制[②]，偏駁不倫[③]；薛、謝之作[④]，疏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⑤]，華嶠之準當[⑥]，則其冠也。

【校注】

① 東觀：東漢王朝藏書和編修史書之地。

② 袁：指袁山松，東晉文人，曾著《後漢書》。張：指張瑩，東晉文人，曾著《後漢南記》。制：通行本作“製”，元至正本作“制”。

③ 駁：雜亂。

④ 薛：指薛瑩，三國時吴國文人，曾著《後漢記》。謝：指謝承，吴國文人，曾著《後漢書》。

⑤ 司馬彪：字紹統，西晉文人，曾著《續漢書》。

⑥ 華嶠：字叔駿，西晉文人，曾著《後漢書》。

10. 及魏代三雄[①]，記傳互出[②]。《陽秋》、《魏略》之屬[③]，《江表》、《吴録》之類[④]，或激抗難徵[⑤]，或疏闊寡要[⑥]；唯陳壽《三志》[⑦]，文質辨洽[⑧]，荀、張比之於遷、固[⑨]，非妄譽也。

【校注】

① 三雄：指魏、蜀、吴三國。

② 互出：並出，交互出現。

③《陽秋》：指東晉孫盛的《魏氏春秋》，亦稱《魏陽秋》，已佚。《魏略》：魏國魚豢著，已佚。

④《江表》：指西晉虞溥的《江表傳》，已佚。《吴録》：西晉張勃著，已佚。

⑤ 激抗：偏激而主觀。徵：證驗。

⑥ 疏闊：粗疏，不周密。

⑦ 陳壽：字承祚，西晉史學家。《三志》：即《三國志》。

⑧ 辨洽：明辨博洽。

⑨ 荀：指荀勖，字公曾，西晉文人。張：指張華。《華陽國志·後賢志》曾謂二人深愛《三國志》，並以為班固、史遷"不足方也"。

11. 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①]。陸機肇始而未備[②]，王韶續末而不終[③]。干寶述《紀》[④]，以審正得序[⑤]；孫盛《陽秋》[⑥]，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⑦]；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⑧]，始立條例。又擺落漢魏[⑨]，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⑩]，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⑪]，乃鄧氏之規焉[⑫]。

【校注】

① 繫：歸屬。通行本作"繁"，元至正本作"繫"。著作：即著作郎，官名，掌編纂國史。

② 陸機：字士衡，曾著《晉紀》，已佚。肇始：發端，開始。

③ 王韶：即王韶之，字休泰，南朝宋代文人，曾著《晉紀》，已佚。續末：指續寫東晉末年歷史。

④ 干寶：字令升，東晉史學家、小說家，曾著《晉紀》，已佚。

⑤ 審正：精審而正確。

⑥《陽秋》：指《晉陽秋》，已佚。

⑦ 舉例發凡：指揭示要旨或體例。

⑧ 鄧粲：東晉文人，其《晉紀》已佚。粲，通行本作"璨"，宋

本《太平御覽》引作"粲"。

⑨ 擺落：撇開，擺脱。

⑩ 湘川：湘水，代指鄧粲，他是長沙人。曲學：囿於一隅之學。

⑪ 安國：孫盛，字安國。

⑫ 鄧氏：指鄧粲。

12.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①]，被之千載[②]，表徵盛衰，殷鑒興廢[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迹[④]，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⑤]，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也[⑥]；必閱石室[⑦]，啓金匱[⑧]，抽裂帛[⑨]，檢殘竹[⑩]，欲其博練於稽古也[⑪]。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⑫]，必附聖以居宗[⑬]。然後詮評昭整[⑭]，苛濫不作矣[⑮]。

【校注】

① 百氏：指諸子百家。

② 被：及，延及。

③ 殷鑒：原指殷人子孫應以夏之滅亡為鑒戒，後泛指可作借鑒的往事。

④ 王霸：王業與霸業。

⑤ 郡國：郡和國。漢初兼用郡縣制和分封制，郡縣和諸侯國並存。此泛指全國各地政權。文計：文書、賬目等。

⑥ 體國：指國家的創建與治理。體國也，通行本作"體國"，王應麟《玉海》引作"體國也"。

⑦ 石室：古代收藏圖書檔案處。

⑧ 金匱：銅制的櫃，用以收藏文獻或文物。

⑨ 裂帛：指古代的書籍。

⑩ 殘竹：指殘存的古代典籍。

⑪ 博練：淵博練達。稽古：考察古事。

⑫ 與奪：取捨。

⑬ 宗：主體，根本。

⑭ 詮評：即銓評，評議。按：通行本《文心雕龍》全文有兩個"詮"字，一為"詮賦"之"詮"，唐寫本作"銓"，一為此處；按照劉勰的用語習慣，此處疑原作"銓"。昭整：明確完整。

⑮ 苛濫：過嚴或過寬，謂銓評不當。

13. 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①]，事積則起訖易疏[②]，斯固總會之為難也[③]。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④]，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⑤]。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⑥]，傅玄譏《後漢》之尤煩[⑦]，皆此類也。

【校注】

① 密：合，符合。

② 訖：止，完結。

③ 總會：綜合匯總。

④ 數人分功：即功歸數人，謂涉及多人。

⑤ 銓配：權衡調度，統籌安排。

⑥ "故張衡"句：《後漢書·張衡傳》載，張衡曾上疏指摘司馬遷、班固史書中的十多處錯誤。摘：指摘，責備。舛濫：謬誤失實。

⑦ 傅玄：字休奕，西晉作家。《後漢》：指《東觀漢記》。傅玄對《東觀漢記》之評已不詳。

14.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①，荀況稱録遠略近②，蓋文疑則闕③，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録遠而欲詳其迹。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説④，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⑤，而述遠之巨蠹也⑥。

【校注】

① 公羊高：戰國時齊國人，傳為《公羊傳》作者。傳聞異辭：語出《公羊傳·隱公元年》。

② 荀況：戰國時思想家。録遠略近：疑原作"略遠録近"，蓋涉下文"録遠"句而誤。《荀子·非相》："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

③ 闕：空缺。

④ 穿鑿：謂牽强附會。傍説：猶小道消息。

⑤ 訛濫：錯亂失實。

⑥ 蠹(dù)：蛀蟲。

15. 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①；雖定、哀微辭②，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③，雖令德而常嗤④。吹霜煦露⑤，寒暑筆端⑥，此又同時之枉⑦，可為嘆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⑧，記近則回邪如此⑨；析理居正，唯素心乎⑩！

【校注】

① 詭：欺詐，假冒。

② 定、哀：魯定公、魯哀公，與孔子同時的魯國國君。微辭：委婉而隱含諷諭的言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多有“微辭”。

③ 迍(zhūn)：困頓。

④ 令德：美德。嗤：譏笑。

⑤ 吹霜煦(xǔ)露：指隨意褒貶。吹霜，通行本作“理欲吹霜”，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吹霜”。煦，吹。

⑥ 寒暑：喻冷暖。

⑦ 枉：歪曲。

⑧ 誣矯：虛假不實。

⑨ 回邪：邪曲不正。

⑩ 素心：純潔的心地。通行本作“素臣”，元至正本作“素心”。

16. 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①，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②；奸慝懲戒③，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④，其必鋤也。若斯之科⑤，亦萬代一準焉。

【校注】

① 尼父：孔子之尊稱。聖旨：《公羊傳·閔公元年》：“《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② 纖瑕：微小的瑕疵。玷：玷汙，汙辱。瑜瑾：美玉。

③ 慝(tè)：邪惡。

④ 莠：草名，似穀，俗名狗尾草。

⑤ 科：類。

17. 至於尋繁領雜之術[①]，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②]，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

【校注】

① 尋繁領雜：謂舉要治繁。

② 品酌：評量斟酌。條：編排。

18. 然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①]；負海内之責，而贏是非之尤[②]：秉筆荷擔[③]，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④]；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⑤]！

【校注】

① 彌綸：綜括，貫通。

② 贏：擔負。通行本作"嬴"，明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贏"。尤：責備。

③ 秉：執，持。荷：肩負，扛。

④ 詆：譭謗。

⑤ 殆：危險。

19. 讚曰：史肇軒黄[①]，體備周、孔[②]。世歷斯編[③]，善惡偕總[④]。騰褒裁貶[⑤]，萬古魂動[⑥]。辭宗丘明[⑦]，直歸南、董[⑧]。

【校注】

① 史：指史官。軒黄：即軒轅黄帝。

② 體：指史書之體制。周、孔：周公、孔子。

③ 世歷斯編：謂世事所歷彙編於此。

④ 偕：俱，同。

⑤ 騰褒裁貶：猶揚善懲惡。

⑥ 萬古魂動：謂千秋萬載，仍使人驚心動魄。

⑦ 丘：通行本作"邱"，元至正本作"丘"。

⑧ 南：指春秋時齊國的南史氏。董：指春秋時晉國史官董狐。二人以秉筆直書著稱。

【譯文】

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年代已非常久遠；身處當今之世而欲瞭解古代之事，大概只有依靠歷史書籍了。軒轅黄帝之時，便有史官倉頡，可見主持文字記載工作之職，有著悠久的歷史了。《禮記·曲禮》説："史官攜帶文具以記録王事。"所謂"史"，就是"使"，使史官在帝王身邊執筆記録。在古代，左史記録言論，右史記録事件。記言的經典有《尚書》，記事的經典則有《春秋》。唐堯、虞舜時期的歷史便記載於《尚書》的《堯典》、《臯陶謨》等篇，夏商時期的歷史則記載於《湯誥》、《甘誓》等篇。自從周文王領命新朝，由周公制定了法典，修訂了夏、商、周三代的曆法以頒佈曆書，並按照四時來記載事件；諸侯建立邦國，也各有自己的國史，他們揚善懲惡，以樹立良好的風氣。從周平王開始國運衰弱，政令不通，制度散亂，道德敗壞。從前孔子擔憂王道政治的缺失，哀傷禮樂文化的衰落，閑居時曾慨嘆"鳳鳥不至"，到五父衢則為麒麟之死而哭泣。於是他與樂官訂正《雅》、《頌》之樂，並根據魯國的史書編寫了《春秋》。他列舉人物的得失以表

明稱揚或貶斥,徵驗國家的興亡以顯示規勸和警戒。一字之褒,其珍貴勝過高官厚禄;片言之貶,其威力超過斧鉞兵器。不過,聖人的旨意幽深,《春秋》的文字又很簡約;只有和孔子同時的左丘明,能够領會到其微言大義,便全面探究其内容的始末,創造了為經書作"傳"的體例。所謂"傳",就是轉達,轉達經典的旨意,以便傳授後人;這實際上是經書的輔佐,可以説是首要的歷史著作了。

到了戰國時代,史官之職仍然存在。秦始皇統一了七國,而戰國的歷史則保存在《戰國策》裏。大約只是進行記録而未作系統編次,所以即取簡策之"策"為名了。漢高祖消滅秦朝和項羽,經過了多年的戰争;陸賈考察其史迹,寫成《楚漢春秋》。到了太史公司馬談,則世代專任史官之職;所以司馬遷繼承父志,敍寫歷代帝王事迹。假如比之《堯典》而稱為"典",而其中所寫又並非全為聖賢;假如學習孔子而題為"經",而這些文字又並非出自聖人。所以就取法《吕氏春秋》,通稱為"紀"。"紀綱"之名,也是一種宏大的稱謂了。其中,"本紀"用來敍述帝王,"世家"、"列傳"則總括了諸侯以及各方面重要人物,"八書"用以陳述政治體制,"十表"則用以記録年月和爵位:雖然不同於古史的體式,但處理得很有條理。至於其按實記録而無所隱諱的宗旨,博學雅正而滔滔雄辯的才華,愛好奇異而違反經典的過失,以及在體例安排上的不當,班彪都已作過詳細的評論了。到班固編寫《漢書》,則繼承前輩的成果,特别是從司馬遷的著作中,受益良多。其"十志"詳備豐富,讚辭、序言則宏偉華麗,其敦厚雅正而文質彬彬,確有前代遺風。至於其取法經書和聖人之典雅,内容豐富而完備之優點,以及埋没父親班彪之功而自我標榜之罪過,接受賄賂而出賣人格之錯誤,仲長統已講得很詳細了。

我們看《左傳》的敍述方式，它配合《春秋》而間或記事，在文字上比較簡約，而一些重要歷史人物則語焉不詳。到司馬遷的各個“列傳”，人物才區分詳明而便於觀覽，因而後繼者推尊而效法之。至於漢惠帝死後，吕后代理執政，班固、司馬遷都為之立“紀”，這是違反常理而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為什麽這樣説呢？自從伏羲以來，就未聽説過有女人做皇帝；漢代所出現的這種情況，不能為後代所效法。“母雞不晨鳴”，這是周武王早就講過的誓詞；婦女不能參與國事，齊桓公也曾這樣寫在盟文中。從前宣太后擾亂秦政，吕后亦曾危及漢政；豈只國家政事難以假代，即使名號也應慎重對待啊！張衡在主持修史時，也和司馬遷、班固一樣糊塗，要為漢元帝王皇后立“紀”，實在太荒謬了！按説，惠帝之子劉弘雖然不是張皇后所生，但總是惠帝的後嗣；劉嬰雖然年幼，但確實是平帝的繼位者。這兩人是可以立“紀”的，哪有為吕后、王后立“紀”之理呢？

至於有關東漢的史書，最早編寫於東觀。晉代袁山松、張瑩所作，皆雜亂無章；薛瑩、謝承之作，亦錯漏失實。像司馬彪之作的詳實，華嶠之作的允當，則是其中的上乘之作了。有關魏、蜀、吴三國的史書，更是不斷出現。如《魏氏春秋》、《魏略》之類，以及《江表傳》、《吴録》等書，有的偏激主觀而難以徵信，有的粗糙疏略而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三國志》，文詞明辨而内容博通；荀勖、張華等人認為可與司馬遷、班固相比，是並不過譽的。至於有關晉代史書的編撰，則由著作郎承擔。陸機開始作《晉紀》，但没有寫完；王韶之加以續寫，但也没有最後完成。干寶所作《晉紀》，精審得當而富有條理；孫盛的《晉陽秋》，則以簡明扼要取勝。考察《春秋》的經文和傳文，都有一定的編寫體例；但從《史記》、《漢書》以後，便没有這樣的準則了。到鄧粲編寫《晉紀》，又開始擬定條例。他拋開漢魏的史書，而取法商周典

籍;雖其為僻居湘水的學者,卻能用心於經典之作。至於孫盛所確立的條例,正是鄧粲所制定的章程。

關於史書的編寫,必須貫通諸子百家,以傳之千秋萬代;顯示盛衰之道,以提供興亡之借鑒。能使一個朝代的典章制度,與日月一樣永存;能讓帝王之業,與天地一樣長久。因此,在漢朝初年,史官的職位頗為隆重。舉凡全國各地的文件賬目,首先要集中到太史府,以便史官能詳細瞭解國家的治理狀況。同時,還必須閱讀文件檔案,考證歷史文物,檢視古代典籍,搜求斷簡殘篇,以便史官能精通古代史迹。史書内容的安排和語言的運用,應以經典為準則;其規勸、警戒之義的取捨,則以聖人的教導為根本。在此基礎上,對史實予以清晰而完整的評價,也就不會有過嚴或過寬的不適當的言論了。不過,史書的基本格式,乃是按年代順序編纂歷史事件,文字上不能進行空泛的議論,而必須按照史實進行記敘。但年代久遠之事,難免與歷史事實有出入;各種事件堆積一起,則其頭緒始末便容易疏略:這正是綜合記敘之難了。有時同屬一件事情,但卻涉及多人;分別記敘則難免重複,繫於一人則照顧不周:這便是權衡調度、統籌安排之不易了。所以,張衡對司馬遷、班固之謬誤失實的指摘,傅玄對《東觀漢記》之過失煩雜的批評,都屬於此類問題。

至於追述遥遠年代的歷史,由於時代久遠,所以多有虛假不實之事。公羊高曾説:“傳聞的東西往往各異其辭。”荀況也説,年代久遠者從略,時間靠近者則詳論。有疑問之處即付之闕如,這是注重歷史的真實。然而世俗之人都有好奇之心,也就不管是否真有其事了。明知屬於傳聞,卻仍然大肆渲染;記録遥遠之事,卻要作詳細描繪。於是,拋開那些公認的説法而追求新鮮奇異,以至牽强附會而生拉硬扯,以前史書上從未記載的東西,也就出現在自己的書中了。這正是史書錯亂失實的根源,是追述

古代歷史的大害。至於編寫當代的歷史,雖然同處一個時代,卻也多有欺騙假冒之事。即如孔子作《春秋》,其於魯定公、魯哀公也只是進行委婉的諷諭,正説明世態人情、利害攸關。那些出身勳貴豪門者,即使平庸無能,也被全力粉飾;那些困頓落魄之人,即使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遭到嗤笑。褒貶盡隨己意,冷暖全在筆端,這是對當代歷史的歪曲,真是令人為之嘆息! 由此觀之,敘述遥遠的歷史容易虛假不實,記載當代的歷史則容易粉飾歪曲;要明辨事理而持論公允,就必須具有公正無私之心啊! 至於對尊長、賢人有所隱諱,這本是孔子的旨意,蓋以微小的瑕疵不會影響美玉的品質;而對奸邪之人的懲戒,優秀的史家理應秉筆直書,正如農夫見到野草,必欲鋤掉而後快。這些道理,乃是萬世不變的準則。

至於從繁雜的史料中抓住要點,力求真實可信而摒棄奇聞異説,以及敘述來龍去脈之清晰有序,品評人物事件之周密得當:明白這些基本的要求,其他的許多問題也就可以融會貫通了。不過,歷史學家的使命,在於綜括一代史實,擔負天下之重任,承受是非之責難:為文之勞,莫過於此了。司馬遷和班固可謂通才了,而仍然屢遭後世之詆譭;如果信筆而寫,失去公正,這樣的史書可就很危險了!

總而言之:史官開始於軒轅黄帝,史書完備於周公、孔子。世事所歷彙編於此,人間善惡聚集其中。其揚善懲惡之力,千秋萬載仍驚心動魄。要像左丘明那樣運用文辭,更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樣秉筆直書。

諸子第十七

1. 諸子者，述道見志之書[①]。太上立德，其次立言[②]。百姓之羣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③]。唯英才特達[④]，則炳曜垂文[⑤]，騰其姓氏[⑥]，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力牧、伊尹[⑦]，咸其流也[⑧]；篇述者[⑨]，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記者也[⑩]。

【校注】

① 述道：通行本作“入道”，宋王應麟《玉海》引作“述道”。見(xiàn)：表現。

② “太上”二句：《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大上，即太上，最上，最高。

③ 章：表彰，顯揚。

④ 特達：特出，突出。

⑤ 炳曜：文采煥發。

⑥ 騰：傳揚，傳播。

⑦ 風后、力牧：相傳為黄帝之臣。伊尹：商湯之臣。

⑧ 咸：皆，都。

⑨ 篇述：《漢書・藝文志》列有《風后》、《力牧》、《伊尹》

等篇。

⑩ 戰代：即戰國時期。通行本作“戰伐”，元至正本作“戰代”。

2. 至鬻熊知道[①]，而文王諮詢[②]；餘文遺事，録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於兹。及伯陽識禮[③]，而仲尼訪問[④]；爰序《道德》[⑤]，以冠百氏[⑥]。然則鬻惟文友[⑦]，李實孔師[⑧]；聖賢並世[⑨]，而經子異流矣[⑩]。

【校注】

① 鬻熊：楚國的先祖，傳為周文王之師。

② 文王：周文王。諮：商議，徵詢。

③ 伯陽：老子，傳字伯陽。

④ 仲尼：孔子，字仲尼。訪問：相傳孔子曾問禮於老子。

⑤ 爰：於是。序：同“敍”，敍述。《道德》：指《道德經》。

⑥ 百氏：指諸子百家。

⑦ 文：指周文王。

⑧ 李：指老子，姓李，名耳。

⑨ 聖：指周文王和孔子。賢：指鬻熊和老子。並世：同時代。

⑩ 經子：經書和子書。

3. 逮及七國力政[①]，俊乂蜂起[②]。孟軻膺儒以磬折[③]，莊周述道以翱翔[④]；墨翟執儉確之教[⑤]，尹文課名實之符[⑥]；野老治國於地利[⑦]，騶子養政於天文[⑧]；申、商刀鋸以制理[⑨]，鬼谷唇吻以策勳[⑩]；尸佼兼總於雜術[⑪]，青史

曲綴於街談⑫。承流而枝附者⑬,不可勝算:並飛辯以馳術⑭,饜禄而餘榮矣⑮。

【校注】

① 七國:即秦、楚、燕、齊、韓、趙、魏,指戰國時期。力政:猶力征,謂以武力征伐。

② 俊乂(yì):才德出衆的人。乂,才德出衆。蜂起:像羣蜂飛舞,紛然並起。

③ 孟軻:即孟子,戰國時魯國思想家。膺:服膺,信奉。磬(qìng)折:彎腰如磬狀,表示謙恭。磬,古代打擊樂器,狀如曲尺。

④ 莊周:即莊子,戰國時楚國思想家。

⑤ 墨翟:即墨子,戰國時魯國思想家。確:不豐厚,匱乏。

⑥ 尹文:戰國時齊國學者。課:查覈,考查。

⑦ 野老:戰國時的隱者,年老居田野,與民並耕,故稱。屬農家。

⑧ 騶子:即騶衍,戰國時齊國學者,屬陰陽家。

⑨ 申:指申不害,戰國時韓昭侯之相。商:指商鞅,戰國時秦孝公之相。二人屬法家。刀鋸:刀和鋸,古代刑具,代指刑罰。

⑩ 鬼谷:即鬼谷子,因隱居於鬼谷而得名,相傳為蘇秦、張儀之師。屬縱横家。唇吻:嘴唇,指口才。策勳:記功勳於策書之上。

⑪ 尸佼:傳為商鞅之師,屬雜家。

⑫ 青史:傳為晉國史官董狐之後裔,屬小説家。曲綴:詳細記録。於:通行本作"以",宋王應麟《玉海》引作"於"。

⑬ 枝附：如枝葉依附於根幹，謂依附。

⑭ 飛辯：謂發揮口才，高談闊論。術：道術，謂各家學説。

⑮ 饜(yàn)禄：謂享厚禄。饜，吃飽，滿足。

4. 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崐岡[①]；而煙燎之毒[②]，不及諸子。逮漢成留思[③]，子政讎校[④]，於是《七略》芬菲[⑤]，九流鱗萃[⑥]，殺青所編[⑦]，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⑧]，讕言兼存[⑨]，瑣語必録，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⑩]。

【校注】

① 崐岡：即昆侖山。《尚書·胤征》："火炎崐岡，玉石俱焚。"

② 煙燎：指焚燒。

③ 漢成：指漢成帝。留思：留心，留意。

④ 子政：劉向，字子政，西漢學者。讎(chóu)：校勘，校對。

⑤《七略》：我國最早的圖書分類目録著作，由劉向創編，其子劉歆撰成。芬菲：花草茂盛貌，此喻《七略》所列述的衆多著作。

⑥ 九流：先秦的九個學術流派，此謂諸子之著作。鱗萃：猶鱗集。

⑦ 殺青：竹簡製作程式之一，泛指定稿。

⑧ 間：間或。

⑨ 讕言：誣妄之言，無稽之談。

⑩ 軫(zhěn)：車後横木。

5. 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①]:述道言治,枝條五經[②];其純粹者入矩[③],踳駁者出規[④]。《禮記·月令》,取乎《吕氏》之紀[⑤];《三年問》喪[⑥],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⑦],云蚊睫有雷霆之聲[⑧];惠施對梁王[⑨],云蝸角有伏尸之戰[⑩];《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⑪],《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説[⑫]: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子[⑬],混洞虚誕[⑭]。按《歸藏》之經[⑮],大明迂怪[⑯],乃稱羿斃十日[⑰],嫦娥奔月[⑱]。殷湯如兹[⑲],況諸子乎!

【校注】

① 本體:主體。

② 枝條:謂附屬。

③ 矩:法度,常規。

④ 踳駁:雜亂。

⑤《吕氏》:指《吕氏春秋》,其十二月之"紀"為《禮記·月令》之本。

⑥《三年問》:《禮記》之一篇,其與《荀子·禮論》中關於三年之喪的部分相同。

⑦ 棘:亦稱夏革,傳為商湯時的賢人。

⑧"云蚊睫"句:事載《列子·湯問》。蚊睫:蚊蟲的眼睫毛,喻極小之處。雷霆:震雷,霹靂。

⑨ 惠施:戰國時梁國之相。梁王:梁惠王,即戰國時的魏惠王,因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故稱。

⑩"云蝸角"句:事載《莊子·則陽》。蝸角:蝸牛的觸角,喻微小之地。伏尸:謂殺人致死。

⑪《列子》：傳為戰國時列御寇撰。移山跨海：移動高山，跨越大海，事載《列子·湯問》。

⑫《淮南》：指《淮南子》，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所編。傾天折地：天傾斜而地塌陷，事載《淮南子·天文訓》。

⑬ 諸子：通行本無"子"，清王謨《讀書引》引作"諸子"。

⑭ 混洞：雜亂空洞。虛誕：虛妄荒誕。

⑮《歸藏》：三《易》之一，傳為黃帝所作。

⑯ 迂怪：神怪。

⑰ 羿：傳為古代善射者。

⑱ 嫦娥：傳為羿妻。

⑲ 殷湯：指商代。《歸藏》為商代所傳之《易》。

6. 至如商、韓[①]，"六虱"、"五蠹"[②]，棄孝廢仁；轘藥之禍[③]，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④]，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鴞鳥[⑤]，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⑥]，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⑦]，宜撮綱要[⑧]；覽華而食實[⑨]，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⑩]，亦學家之壯觀也。

【校注】

① 商：指商鞅，戰國時秦國人，有《商君書》。韓：指韓非，戰國末韓國人，有《韓非子》。二人為法家。

② 虱：蝨子，喻弊害。通行本作"蝨"，元至正本作"虱"。《商君書·靳令》謂禮樂、詩書、孝弟、仁義等為"六蝨"。蠹：蛀蟲，喻禍國害民之人。《韓非子·五蠹》謂學者、言談者、帶劍者等為"五蠹"。

③ 轘(huàn)藥之禍：商鞅遭秦惠王車裂，韓非飲藥而死。轘，車裂之酷刑。

④ 公孫：指公孫龍，戰國時趙國人，有《公孫龍子》。屬名家。白馬、孤犢：《列子・仲尼》載公孫龍曰："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犢，小牛。

⑤ 魏牟：魏國的公子牟。鴞(xiāo)：鳥名，即貓頭鷹，古人認為是惡聲之鳥。

⑥ 東平：漢宣帝四子劉宇，封東平王。其求諸子、《史記》，事載《漢書・宣元六王傳》。

⑦ 洽聞：多聞博識。

⑧ 撮：摘取，攝取。

⑨ 覽華：猶《辨騷》之"翫華"。

⑩ 極睇(tī)：竭盡目力看，極力注視。睇，視，望。參差：紛紜繁雜，謂各派學説。

7. 研夫孟、荀所述①，理懿而辭雅②；管、晏屬篇③，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④，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説⑤，心奢而辭壯⑥。墨翟、隨巢⑦，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⑧，術通而文鈍⑨。鶡冠綿綿⑩，亟發深言⑪；鬼谷眇眇⑫，每環奥義⑬。情辨以澤⑭，文子擅其能⑮；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⑯，韓非著博喻之富⑰；吕氏鑒遠而體周⑱，淮南泛採而文麗⑲。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⑳。

【校注】

① 孟：孟軻。荀：荀况。

② 懿：深。

③ 管：管仲，春秋時齊國政治家，有《管子》。晏：晏嬰，春秋時齊國大夫，有《晏子》，亦稱《晏子春秋》。

④ 列御寇之書：指《列子》。

⑤ 鄒子：即騶子。

⑥ 奢：矜夸。

⑦ 隨巢：墨子的弟子，有《隨巢子》。

⑧ 尉繚：戰國時魏國人，有《尉繚子》，屬雜家。

⑨ 鈍：形容文辭質樸。

⑩ 鶡(hé)冠：周代楚人，以鶡鳥之羽為冠，故名。有《鶡冠子》，屬道家。綿綿：安靜貌。

⑪ 亟：屢次。

⑫ 眇眇：幽遠。

⑬ 環：圍繞，謂多有。

⑭ 辨，明。

⑮ 文子：老子之弟子，有《文子》，屬道家。

⑯ 慎到：戰國時趙國人，有《慎子》，屬法家。

⑰ 博喻：廣泛地運用比喻。

⑱ 鑒：審辨力。體：風格。

⑲ 泛採：即博采衆家。

⑳ 辭氣：文辭氣力，指作品。文：疑為衍文。

8. 若夫陸賈《典語》①，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説苑》，王符《潛夫》②，崔寔《政論》③，仲長《昌言》④，杜夷《幽求》⑤：或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為子⑥，適辨一理為論⑦；彼

皆蔓延雜説[8],故入諸子之流。

【校注】

① 陸賈:西漢學者,有《新語》。

② 王符:字節信,號潛夫,東漢學者。《潛夫》:即《潛夫論》。

③ 崔寔:字子真,東漢學者、作家。

④ 仲長:即仲長統,字公理,東漢學者。

⑤ 杜夷:字行齊,東晉學者。《幽求》:即《幽求子》。

⑥ 博明:全面闡明。

⑦ 適:通"啻",僅僅。

⑧ 蔓延:如蔓草滋生不斷,引申為延伸、擴展。

9. 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1],自開户牖[2]。兩漢以後,體勢漫弱[3],雖"明乎坦途"[4],而類多依採[5],此遠近之漸變也。嗟夫!身與時舛[6],志共道申[7];標心於萬古之上[8],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9],聲其銷乎[10]?

【校注】

① 越世:超越當世。

② 户牖:門窗,喻學術上的門户、流派。

③ 體勢:謂總的發展趨勢。

④ 明乎坦途:語出《莊子·秋水》。坦途,謂自開户牖。

⑤ 依:依傍。採:採擇。

⑥ 舛:相違背。

⑦ 申：申明，表達。

⑧ 標心：表明意願。

⑨ 靡：無，没有。

⑩ 銷：消散。

10. 讚曰：丈夫處世，懷寶挺秀[1]；辨雕萬物[2]，智周宇宙[3]。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4]，若有區囿[5]。

【校注】

① 懷寶：懷才。挺秀：秀異出衆。

② 辨雕：謂以華美的辭藻雕琢、論辯。辨，通"辯"。

③ 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喻天地。

④ 條流：指流派。述：著述。

⑤ 區囿：界限，範圍。

【譯文】

所謂"諸子"，乃是闡述道理以表現思想的著作。古人所謂"不朽"，首先是建立功德，其次是著書立説。平民百姓羣居生活，苦於庸庸碌碌而難以發達；大人君子立身處世，則怕聲名德行不能顯揚。只有那些才華出衆之人，能够文采焕發而把自己的著作留在世上，從而傳播其姓名，並與日月同輝。古時的風后、力牧、伊尹，都屬於這一類人物；他們有關的著作，大概是由上古流傳而來的話語，到戰國時才記録下來的。後來鬻熊通曉大道，周文王曾向他請教；他留下的文辭和事迹，編為《鬻子》一書。此乃子書之始，没有比它更早的了。到了老子，他懂得古禮，所以孔子曾向他請教；他寫的《道德經》，成為諸子百家之

首。不過,鬻熊只是周文王的朋友,老子則是孔子的老師;兩位聖人和兩位賢人同時,而其著作則分屬於經書和子書了。

到戰國羣雄争霸之時,涌現出許多傑出的人才。孟軻謙恭地信奉儒家學説,莊周自如地闡述道家理論;墨翟提倡儉樸節約之説,尹文研究名稱和實際是否相合;野老從農耕的角度談論治國,騶衍從天文的角度講説政治;申不害和商鞅主張用刑罰治理國家,鬼谷子憑藉口才建立功績;尸佼綜合概括各家學説,青史詳細記録街談巷語。至於繼承其學説的追隨者,則不可勝數。他們都高談闊論以宣揚自己的學説,從而换取高官厚禄和富貴尊榮。到殘暴的秦始皇焚燒書籍,大有玉石俱焚之勢;不過焚書之害,並未禍及諸子。到漢成帝留心古籍,命劉向校勘整理,於是有了洋洋大觀的《七略》,有了九個學派的衆多著作;到書目編成,共有一百八十多家。到魏晉時代,子書的寫作仍未間斷,其中不乏一些無稽之談,瑣碎之語更是有聞必録;分類收集起來,也要滿箱成車了。

不過,著作雖然很多,但其基本内容還是容易掌握的。其闡述道理、談論治國,乃是"五經"的支流。其中内容純正的,便符合經書的法度;内容駁雜的,則違背經書的規則。《禮記·月令》便採用《吕氏春秋》的"十二紀";而《禮記·三年問》中關於三年之喪的内容,也早就寫在《荀子》一書中。這些都是内容純正的例子。至於商湯問夏革的記載,説什麽蚊子睫毛上的小蟲發出雷霆之聲;惠施應對梁惠王的記載,説什麽蝸牛角上曾發生過殊死的戰争;《列子》中有移動高山、跨越大海之談,《淮南子》中有天傾斜而地塌陷之説:這些都是内容駁雜的例子。所以世人痛恨諸子之作,正因其雜亂空洞和虚妄荒誕。可是《歸藏經》也曾大談神怪,諸如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之類;商湯時代尚且如此,何況諸子之書呢!

至於像商鞅、韓非等人，說什麼“六蝨”、“五蠹”之類，如此拋棄忠孝而廢除仁義，其遭受車裂、毒藥之禍，也實在不是没有原因的了。公孫龍所謂“白馬”、“孤犢”之論，看似能言善辯，實則於理不通；魏公子牟把他比作貓頭鷹，也就並非無端指責了。從前東平王曾索要“諸子”以及《史記》等書，但朝廷不肯給，大概就是因為《史記》多有軍事謀略，而諸子之書則雜有詭辯之術。不過，對於博學多識之人而言，理應抓住主要的東西：欣賞其華美的文采，吸收其有用的内容；摒棄其錯誤的思想，而採取其正確的意見。試看林立的諸子流派，確也是學界的一大景觀了。

研究孟軻、荀況的論述，説理深湛而文辭雅正；管仲、晏嬰的著作，内容真實而語言簡練。列御寇之作，氣勢充沛而辭采奇麗；騶衍之論，意志豪邁而文辭有力。墨翟、隨巢之書，文意明白而語言質樸；尸佼、尉繚之説，學理通達而用語笨拙。鶡冠靜心而思，常有深刻之見；鬼谷説理玄遠，不乏奥妙之義。情志鮮明而豐富，文子具備這樣的才能；文辭簡練而精當，尹文掌握了這一要領。慎到巧於分析精密的道理，韓非善於廣泛地運用譬喻；《吕氏春秋》識見遠大而文風周密，《淮南子》博採衆長而文辭華麗。這便是諸子百家的風采，也是其著作的基本面貌了。

此外，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揚雄的《法言》、劉向的《説苑》、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杜夷的《幽求子》等等，它們有的闡述儒家經典，有的説明政治方略，雖其以“論”為名，但仍屬於“諸子”。為什麼呢？因為全面闡明各種事理的屬於“子”，僅僅辨别一種道理的屬於“論”；它們都是廣泛論述各種問題，所以應該屬於諸子的範圍。

在戰國以前，距離聖人還不算太遠，所以能够超越當世而高談闊論，從而自成一家。到兩漢以後，子書逐漸散漫衰落；雖然

作者明白應當自成一家,但大多只是依傍、採擇前人之説。這是古代和近世子書的不同了。唉!對諸子百家而言,雖然常有生不逢時之感,但畢竟自己的志趣和理想仍然得以表達。他們把自己的心意表達於古代,又把這種胸懷展現在千載之後。金石可以毁滅,但他們的名聲怎麼能消逝呢?

總而言之:大丈夫生在世上,當充滿才華而出類拔萃;以精美的文辭闡述萬物之理,以聰明智慧認識整個世界。建立功德何須隱藏,胸懷大道亦必須傳授。流派不同而著述各異,他們都有自己的論述範圍。

論説第十八

1．聖哲彝訓曰經[①]，述經敍理曰論。論者，倫也[②]；倫理無爽[③]，則聖意不墜[④]。昔仲尼微言[⑤]，門人追記，故抑其經目[⑥]，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⑦]，後人追題乎？

【校注】

① 彝：常，常規。

② 倫：道理，義理。

③ 爽：差失，不合。

④ 墜：失。

⑤ 微言：精深微妙的言辭。

⑥ 抑其經目：即不敢稱爲經，表示謙退。抑，阻止。通行本作"仰"，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抑"。

⑦《六韜》：兵書，傳爲周代吕望著。二論：指《六韜》的《霸典文論》和《文師武論》。

2．詳觀論體，條流多品[①]：陳政則與議、説合契[②]，釋經則與傳、注參體[③]，辨史則與讚、評齊行，銓文則與

敍、引共紀[4]。故議者宜言[5]，説者説語[6]，傳者轉師[7]，注者主解，讚者明意，評者平理[8]，序者次事[9]，引者胤辭[10]：八名區分，一揆宗論[11]。論也者，彌綸羣言[12]，而研精一理者也。

【校注】

① 條流：流派。

② 合契：相符合，相一致。

③ 傳：解説，注釋。參體：謂體例相近。

④ 銓：鑒别，評説。敍：序，序言。引：指引言，如序而稍短。紀：法則，準則。

⑤ 宜：合適，適當。

⑥ 説（yuè）：同“悦”。

⑦ 轉師：轉述師説。

⑧ 平理：評斷。

⑨ 次事：排比事理。

⑩ 胤辭：就原作加以引申的文詞。胤，延續。

⑪ 揆：道理，準則。

⑫ 彌綸：綜括，貫通。

3．是以莊周《齊物》[1]，以論為名；不韋《春秋》[2]，“六論”昭列[3]。至石渠論藝[4]，白虎講聚[5]，述聖通經[6]，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7]，嚴尤《三將》[8]，敷述昭情[9]，善入史體。魏之初霸[10]，術兼名法[11]；傅嘏、王粲[12]，校練名理[13]。迄至正始[14]，務欲守文[15]；何晏之徒[16]，始盛玄論[17]。於是聃、周當路[18]，與尼父爭塗矣[19]。

【校注】

① 莊周：莊子。《齊物》：即《莊子》的《齊物論》。

② 不韋：指吕不韋，戰國時秦國之相。《春秋》：指《吕氏春秋》。

③ 六論：《吕氏春秋》有《開春論》、《慎行論》等“六論”。昭：明。

④ 石渠：即石渠閣，西漢皇室藏書之處。論藝：漢宣帝曾與諸儒於石渠閣講論五經。藝：六藝，指《詩》、《書》、《禮》、《易》、《樂》、《春秋》等六經，後《樂經》失傳，只有五經。

⑤ 白虎：即白虎觀，漢代宫觀名。講聚：通行本作“通講聚”，宋本《太平御覽》無“通”字。東漢章帝曾召官吏及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⑥ 述聖通經：通行本作“述聖言通經”，宋本《太平御覽》無“言”字。

⑦《王命》：即《王命論》。

⑧ 嚴尤：本姓莊，字伯石，新莽時將領。《三將》：即《三將軍論》，已佚。

⑨ 敷述：鋪敍，陳述。

⑩ 初霸：謂初建王霸之業。

⑪ 名法：指名家和法家的學説。

⑫ 傅嘏(gǔ)：字蘭石，三國時魏國文人。

⑬ 校練：猶考覈。

⑭ 正始：三國魏齊王曹芳年號。

⑮ 守文：遵循先王法度，奉行前代文化政策。

⑯ 何晏：字平叔，三國時魏國學者。

⑰ 玄論：玄遠之論，以探討《老子》、《莊子》和《周易》為主。

⑱ 聃(dān)：老子，名聃。周：莊子，名周。

⑲ 尼父：孔子尊稱。塗：道路。

4. 詳觀蘭石之《才性》[①]，仲宣之《去伐》[②]，叔夜之《辨聲》[③]，太初之《本元》[④]，輔嗣之《兩例》[⑤]，平叔之《二論》[⑥]，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⑦]，蓋論之英也[⑧]。至如李康《運命》[⑨]，同《論衡》而過之[⑩]；陸機《辨亡》[⑪]，效《過秦》而不及[⑫]：然亦其美矣。

【校注】

①《才性》：指傅嘏的《才性論》，已佚。

②《去伐》：指王粲的《去伐論》，已佚。通行本作"去代"，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去伐"。

③ 叔夜：嵇康，字叔夜。《辨聲》：指嵇康的《聲無哀樂論》。

④ 太初：夏侯玄，字太初，三國時魏國文人。《本元》：夏侯玄有《本無》，"元"或為"无(無)"之誤，已佚。

⑤ 輔嗣：王弼，字輔嗣，三國時魏國學者。《兩例》：指《易略例》，舊分上下兩篇。

⑥《二論》：指何晏的《道德論》，或謂《道論》、《德論》。

⑦ 鋒穎：鋒利，此喻立論。

⑧ 論：通行本作"人倫"，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論"。

⑨ 李康：字蕭遠，三國時魏國文人。《運命》：指《運命論》。

⑩《論衡》：東漢王充著，其中多篇論及命運問題。

⑪《辨亡》：指《辨亡論》。

⑫《過秦》：指西漢賈誼的《過秦論》。

5. 次及宋岱、郭象[①]，銳思於機神之區[②]；夷甫、裴頠[③]，交辨於有無之域[④]：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⑤]。徒銳偏解[⑥]，莫詣正理[⑦]；動極神源[⑧]，其般若之絶境乎[⑨]？

【校注】

① 宋岱：晉人，曾任荆州刺史，有《周易論》，已佚。郭象：字子玄，西晉學者，有《莊子注》。

② 銳思：思維敏銳。機神：微妙。通行本作"幾神"，元至正本作"機神"。

③ 夷甫：王衍，字夷甫，西晉文人。裴頠（wěi）：字逸民，西晉思想家，有《崇有論》。

④ 交辨：互相辯論，爭論。

⑤ 寂寥：無聲無形。《老子》："寂兮寥兮。"

⑥ 銳：突出。

⑦ 詣：到達。

⑧ 動極：探究到底。神源：神理之源，即根本之理。

⑨ 般若（bō rě）：佛教術語，謂理解一切事物的智慧。絶境：謂"非有非無，非實非虛"的至高境界。

6. 逮江左羣談[①]，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②]。至如張衡《譏世》[③]，韻似俳説[④]；孔融《孝廉》[⑤]，但談嘲戲；曹植《辨道》[⑥]，體同書抄[⑦]。才不持論[⑧]，寧如其已[⑨]。

【校注】

① 江左：指東晉。

② 前緒：前代餘緒。

③《譏世》：指《譏世論》，已佚。

④ 韻：風韻，指文風。俳：指表演雜戲的人。

⑤《孝廉》：指《孝廉論》，已佚。

⑥《辨道》：指《辨道論》。

⑦ 體：主體，此謂作品本身。

⑧ 才不持論：謂不具備論辯之才。通行本作"言不持正"，元至正本作"才不持論"。

⑨ 寧：通行本作"論"，明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寧"。已：止。

7. 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①]。窮於有數[②]，追於無形[③]，鑽堅求通[④]，鈎深取極[⑤]；乃百慮之筌蹄[⑥]，萬事之權衡也[⑦]。故其義貴圓通[⑧]，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⑨]；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

【校注】

① 辨正然否：謂分清是非。

② 有數：指具體的表像。

③ 無形：指抽象的事理。

④ 鑽堅："鑽之彌堅"之省稱，謂深入思考。

⑤ 鈎深：探索深奥之理。

⑥ 筌：捕魚竹器。蹄：捕兔之網。筌蹄，喻達到目的的手

段或工具。

⑦ 權衡：稱量器具，喻評判工具或手段。

⑧ 圓通：佛教語，不偏不倚，無所滯礙。

⑨ 彌縫：縫合，此謂論述嚴密。隙：空隙，漏洞。

8. 是以論如析薪[①]，貴能破理[②]。斤利者[③]，越理而横斷；辭辨者[④]，反義而取通[⑤]：覽文雖巧，而檢迹知妄[⑥]。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⑦]，安可以曲論哉[⑧]？

【校注】

① 析薪：劈柴。

② 理：指木柴的紋理。

③ 斤：斧子。

④ 辨：通"辯"，指巧於言辭。

⑤ 反義而取通：違反事理卻仍要曲為之解，謂强詞奪理。

⑥ 檢迹：考察實際。知：通行本作"如"，宋本《平太御覽》引作"知"。

⑦ "唯君子"句：《易・同人・彖》："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⑧ 曲論：歪曲事實之論，狡辯。

9. 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①]，雜文雖異[②]，總會是同[③]。若秦延君之注"堯典"[④]，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⑤]，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⑥]，羞學章句[⑦]。若毛公之訓《詩》[⑧]，安國之傳《書》[⑨]，鄭君之釋《禮》[⑩]，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⑪]，可為式矣[⑫]。

【校注】

①“注釋為詞”二句：謂注釋文字乃是分散之論。

②雜文：謂摻雜於正文之中。

③總會是同：謂注釋文字匯總起來仍是完整之論。

④秦延君：名恭，西漢學者。堯典：《尚書》有《堯典》篇，此謂作為篇名的“堯典”二字。

⑤朱普：字公文，西漢學者。

⑥通人：博覽古今者。

⑦章句：剖章析句，經學家解説經義的一種方式。

⑧毛公：指毛亨，西漢學者，曾注解《詩經》。

⑨安國：指孔安國，字子國，西漢學者，曾給《尚書》作注。

⑩鄭君：指鄭玄，字康成，東漢經學家，曾注“三禮”。

⑪要約：簡練。

⑫式：法式，模範。

10. 説者，悦也。兑為口舌①，故言資悦懌②；過悦必偽，故舜驚讒説③。説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④，太公以辨釣興周⑤；及燭武行而紓鄭⑥，端木出而存魯⑦，亦其美也。

【校注】

①兑：《周易》六十四卦之一。《易・兑・彖》：“兑，説也。”《周易・説卦》：“兑……為口舌。”

②資：憑藉。通行本作“咨”，明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資”。懌：喜悦。

③舜驚讒説：《尚書・舜典》載，舜憎惡讒言，因為它們會

使人受驚。

④ 伊尹：名摯，商湯之相。論味：《吕氏春秋·本味》載，伊尹曾以烹飪滋味為喻，啓發商湯治國之道。

⑤ 太公：即吕望，一名尚，周代開國功臣。辨釣：吕望曾以垂釣之理，啓發周文王治國之術。

⑥ 燭武：即燭之武，春秋時鄭國大夫。曾為鄭文公所派，説服秦穆公退軍並與鄭國結盟。紓鄭：解除鄭國的危難。

⑦ 端木：指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學生。存魯：春秋時齊國田常伐魯，子貢説服他轉攻吴國，保全了魯國。

11. 暨戰國争雄，辨士雲踴①；從横參謀②，長短角勢③。《轉丸》騁其巧辭④，《飛鉗》伏其精術⑤。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⑥；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⑦，五都隱賑而封⑧。

【校注】

① 辨士：能言善辯之士，遊説之士。辨，通"辯"。雲踴：即雲涌。

② 從：同縱，合縱。横：連横。戰國時期，蘇秦主張東方六國聯合抗秦，是謂"合縱"；張儀主張六國與秦國和解，是謂"連横"。

③ 長短：高下優劣，此謂衆説紛紜。角勢：謂比較形勢之優劣。

④《轉丸》：《鬼谷子》之一篇，已佚。

⑤《飛鉗》：《鬼谷子》之一篇。

⑥ 九鼎：傳為夏禹所鑄，寓意九州，乃象徵國家政權的傳

國之寶。此喻分量之重。

⑦ 六印磊落：語出蔡邕《釋誨》。六印，六國相印，蘇秦曾佩之。磊落，衆多委積貌。

⑧ 五都：五處都邑，張儀曾得秦惠王此封。隱賑：即殷賑，富足。

12. 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①]。酈君既斃於齊鑊[②]，蒯子幾入乎漢鼎[③]。雖復陸賈籍甚[④]，張釋傅會[⑤]，杜欽文辨[⑥]，樓護唇舌[⑦]；頡頏萬乘之階[⑧]，抵噓公卿之席[⑨]，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⑩]。

【校注】

① 弭節：停止不前。弭，止，息。節，車行的節度。

② 酈君：指酈食其，漢初説客，為齊王田廣所烹殺。鑊(huò)：無足鼎，古時亦用為烹人的刑器。

③ 蒯子：指蒯通，漢初辯士，險為劉邦所殺。

④ 陸賈：漢初辯士。籍甚：盛大，盛多。

⑤ 張釋：即張釋之，字季，西漢文帝時官吏。傅會：謂談古以論今。

⑥ 杜欽：字子夏，西漢大將軍王鳳之幕僚，有《説王鳳》等文。文辨：即文辯，能文善辯。

⑦ 樓護：字君卿，西漢辯士。唇舌：謂能言善辯。

⑧ 頡頏：鳥飛上下的樣子，此謂活躍。萬乘：指帝王。

⑨ 抵噓：辯説，戲談。公卿：三公九卿的簡稱，泛指高官。

⑩ 泝洄：逆流而上。

13. 夫説貴撫會[①],弛張相隨;不專緩頰[②],亦在刀筆[③]。范雎之言事[④],李斯之止逐客[⑤],並煩情入機[⑥],動言中務[⑦];雖批逆鱗[⑧],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説也。至於鄒陽之説吴、梁[⑨],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⑩];敬通之説鮑、鄧[⑪],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⑫]。

【校注】

① 撫會: 猶切合時機。

② 緩頰: 謂婉言陳説。

③ 刀筆: 古代書寫工具,借指文章。

④ 范雎: 字叔,戰國時辯士,曾上書秦昭王而得重用。

⑤ 李斯: 秦代政治家,曾以《諫逐客書》阻止秦始皇驅逐外來政客。

⑥ 煩情: 疑原為"順情"。入機: 謂言語投機。

⑦ 中務: 切中時務。

⑧ 批逆鱗: 傳説龍喉下有逆鱗,觸之必怒。此喻臣下觸犯君主。批,觸。

⑨ 鄒陽: 西漢作家。吴、梁: 指吴王劉濞和梁孝王劉武。漢景帝時,鄒陽為吴王門客,曾上書阻其謀反;後轉為梁孝王門客,受讒而下獄,遂於獄中上書自明,終為上賓。

⑩ 咎: 災禍。

⑪ 敬通: 馮衍,字敬通,東漢作家。鮑、鄧: 指鮑永和鄧禹,均為東漢將軍,馮衍於其有陳政言事之詞。

⑫ 歷騁而罕遇: 謂屢次上書進言而少有成功。

14. 凡説之樞要[①],必使時利而義貞[②];進有契於成

務[3]，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4]，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5]，飛文敏以濟辭[6]，此説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説煒曄以譎誑”[7]，何哉？

【校注】

① 樞要：關鍵，綱領。

② 貞：正。

③ 契：合，投合。成務：成就事業。

④ 譎：詭詐，欺誑。

⑤ 披肝膽：謂以真誠相見。

⑥ 文敏：博學聰敏。濟：成。

⑦ 陸氏：指陸機。説煒曄以譎誑：語出《文賦》，原文“以”作“而”。煒曄，謂文辭明麗曉暢。

15．讚曰：理形於言，敍理成論。詞深人天[1]，致遠方寸[2]。陰陽莫貳[3]，鬼神靡遁[4]。説爾飛鉗[5]，呼吸沮勸[6]。

【校注】

① 人天：人間與天上，人道與天道。

② 致遠：達於遠方。方寸：心。

③ 陰陽：天地之道。貳：懷疑。

④ 靡：無。遁：隱避。

⑤ 飛鉗：辯論之術，謂緊抓要害之語。鉗，夾，夾取。

⑥ 呼吸：一呼一吸、頃刻之間，喻輕而易舉。沮勸：謂阻止惡行，勉勵善事。

【譯文】

聖賢哲人的永恒之教叫做“經”，闡述經典的説理之作叫做“論”。所謂“論”，就是道理；道理正確，便不會違背聖人之意。從前孔子的精深微妙之語，乃其弟子所追記，因此不敢稱為“經”，而叫做《論語》。大概以“論”為名的各種著作，就是從此開始的。在《論語》之前，經典之作尚没有以“論”名篇者。《六韜》中的《霸典文論》和《文師武論》，大概是後人加上去的吧！

仔細考察“論”這種文體，其分支可謂名目繁多：陳述政事者，便與議論、説理相合；解釋經典者，則與解説、注釋相近；辨析歷史者，便與讚辭、評語一致；評論作品者，則與序文、引言同類。所以，所謂“議”，即是恰當之語；所謂“説”，則是動人之語；所謂“傳”，乃是轉述師説；所謂“注”，則以解釋為主；所謂“讚”，即是闡明意義；所謂“評”，則是評斷道理；所謂“序”，乃是排比敍事；所謂“引”，則是引申之語。八種名目雖然有所區别，但都屬於論述之體。所謂“論”，乃是貫通衆説，並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

因此，莊周的《齊物論》，即以“論”作為篇名；吕不韋的《吕氏春秋》，也明顯地列有《開春論》、《慎行論》等“六論”。到漢宣帝與諸儒於石渠閣講論五經，漢章帝召官吏及諸儒於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皆為闡述聖人之意以貫通經書，乃是“論”體之正宗。至於班彪的《王命論》、嚴尤的《三將軍論》，通過鋪陳敍述而彰顯情理，可謂善於運用史論之體。曹魏政權的初期，兼用名家和法家的學説，所以傅嘏和王粲等人，皆有考覈名理之作。到了正始時期，仍力圖奉行前代的文化政策；於是何晏等人，開始盛行玄遠之論，以致老莊思想大行其道，頗有與孔夫子並駕齊驅之勢。

細讀傅嘏的《才性論》、王粲的《去伐論》、嵇康的《聲無哀樂

論》、夏侯玄的《本無論》、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論》等作,皆能獨出心裁,筆鋒犀利而論證嚴密,乃是論文中的出色之作。此外,如李康的《運命論》,與《論衡》的一些内容相同,但論述未免偏頗;陸機的《辨亡論》,摹仿《過秦論》,卻難以達到其水平。不過,這些也都算是不錯的作品了。再如宋岱、郭象等人,能够敏鋭地思考一些玄虚微妙的問題;王衍、裴頠等人,則互相辯論"有"、"無"等抽象的道理:他們皆能獨步一時而揚名後世。不過,堅持"有"的人,完全拘泥於形體的實在;注重"無"的人,則只相信無聲無形的空虚之境。因此,他們只是抓住了問題的一個方面而顯得過於偏執,也就很難掌握真理。説到底,佛家所謂"非有非無,非實非虚"之境,應該才是萬物的根本吧?到了東晉時期,人們熱衷於談論玄學,雖不乏新見,但大多延續前人的話題。至於像張衡的《譏世論》,文字頗為滑稽;孔融的《孝廉論》,只是嘲弄戲謔;曹植的《辨道論》,則類似抄書。不具備論辯之才,那就寧願不要用筆於此。

考察"論"這種文體,乃是用以分清是非。全面把握事物的現象,力圖辨明抽象的道理;深入思考以求融會貫通,探幽觸微以便抓住根本;它是表達思想的工具,衡量事理的手段。所以,論文的内容貴在圓融通達,語言則切忌支離破碎。必須做到情理相合,論述嚴密而没有漏洞;文辭和内容統一,論敵無機可乘:這便是論文寫作的基本要領。因此,論理如同劈柴,貴在順其紋理而破開。如果斧子過於鋒利,就會不顧紋理而横斷木柴;巧於言辭之人,亦會違反事理而自圓其説:看起來文辭巧妙,但實際上虚妄不實。只有君子所論方能與天下人的心意相合,怎麽可以不顧事實而曲為之解呢?

至於注釋類的文字,可以説是分散之論;其雖摻雜於文中而與論文有别,但匯總起來仍是完整之論。不過像秦延君注"堯

典"二字,用了十多萬言;朱普注《尚書》,則有三十萬字:因此通達的學者頗為厭煩,而恥於從事剖章析句之學。而像毛亨對《詩經》的訓釋、孔安國對《尚書》的注解、鄭玄為"三禮"所作注、王弼對《周易》的理解,則都能做到簡練而暢達,可以説是注釋的典範了。

所謂"説",也就是"悦"。其從"兑",乃是口舌言語之意,所以説辭應該令人喜悦;但一味取悦,則必然虛偽,所以舜因為讒言而受驚。説辭完美之例,如伊尹以烹飪滋味為喻,啓發商湯强國之道;吕望以垂釣之理,啓發周文王興國之術。至於燭之武説服秦國退軍而解除鄭國的危難,端木賜説服齊國轉攻吴國而保全了魯國,也是説辭用得較好的。到了戰國争霸時代,遊説之士風起雲涌。他們提出合縱、連横之謀略,分析各國高下優劣之形勢;《轉丸》篇施展其巧妙的言辭,《飛鉗》篇隱藏著精深的辯術。一人雄辯之辭,比國寶九鼎更加貴重;三寸不爛之舌,較百萬雄師更為强大。蘇秦佩帶六國相印,琳琅滿目;張儀受封五處都邑,富饒無比。到漢代平定秦、楚之後,辯士們逐漸銷聲匿迹了。酈食其被齊王田廣所烹殺,蒯通也差點被劉邦投入湯鍋。即使還有陸賈頗負盛譽,張釋之也能談古論今,杜欽則能文善辯,樓護亦是能言善説,且活躍於天子帝王之側,戲談於王公大人之間;但他們都是看風使舵而依仗聲勢,已没有人能逆流而上了。

説辭貴在切合時機,有張有弛;不僅僅是婉言陳説,也要寫成文章。范雎上書秦昭王,李斯阻止秦始皇驅逐外來政客,都能入情入理而言語投機,言辭動聽而切中時務;雖為觸犯君王之舉,卻能大功告成,計議被採納,此可謂善於向帝王上書了。至於鄒陽上書吴王和梁王,比喻巧妙而説理恰當,所以雖有危險而終無災禍;而馮衍上書鮑永和鄧禹,事情並不緊迫,卻要長篇大

論,所以屢次進言而少有成功。

大凡説辭的關鍵,是必須切合時機而又意義正當;被採納自然有助於成就事業,不被採納也不妨害自身的榮顯。除了欺騙敵人以外,就只能講究忠誠和可信了。披肝瀝膽,誠心上書;博學聰敏,以求成功:此乃説辭的根本。可是,陸機的《文賦》竟稱“説辭明麗曉暢而詭詐欺騙”,為什麼這樣説呢?

總而言之:道理用語言來表達,敘述道理成為論文;深究人道與天道,讓天下之人心悦誠服。天地之道不再有疑,鬼神之事無所隱蔽。抓住要害全力説服,頃刻之間改惡從善。

詔策第十九

1．皇帝御宇[①]，其言也神[②]；淵嘿黼扆[③]，而響盈四表[④]，其唯詔策乎[⑤]！昔軒轅唐虞[⑥]，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⑦]。其在三代[⑧]，事兼誥誓[⑨]；誓以訓戎[⑩]，誥以敷政[⑪]。命喻自天[⑫]，故授官錫胤[⑬]。《易》之《姤·象》[⑭]："后以施命誥四方[⑮]。"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

【校注】

① 御宇：統治天下。

② 神：神聖。

③ 淵嘿（mò）：深沈靜默。嘿，同"默"。黼扆（fǔ yǐ）：古代帝王座後的屏風，上有斧形花紋。

④ 四表：指四方極遠之地，泛指天下。

⑤ 詔策：詔書。

⑥ 唐虞：唐堯、虞舜。

⑦ 制性：謂掌握命運。

⑧ 三代：指夏、商、周。

⑨ 誥：告誡，勸勉。誓：告誡、約束將士之辭。

⑩ 戎：軍隊。

⑪ 敷：施予，施行。

⑫ 喻：説明。

⑬ 錫胤：即賜姓。錫，賜予。胤，後嗣。

⑭ 姤（gòu）：《易》之卦名，遇。

⑮ 后：國君。

2. 降及七國[①]，並稱曰"命"[②]；命者[③]，使也。秦並天下，改"命"曰"制"[④]。漢初定儀[⑤]，則有四品[⑥]：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⑦]。"敕"戒州郡[⑧]，"詔"告百官[⑨]，"制"施赦令[⑩]，"策"封王侯。策者，簡也[⑪]；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⑫]，《易》稱"君子以制數度"[⑬]，《禮》稱"明君之詔"[⑭]，《書》稱"敕天之命"[⑮]，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⑯]，習秦制也。

【校注】

① 七國：參見《諸子》注。

② 命：通行本作"令"，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命"。

③ 命：通行本作"令"，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命"。

④ 改命曰制：事載《史記·秦始皇本紀》。

⑤ 儀：法度，通行本作"儀則"，宋本《太平御覽》無"則"字。

⑥ 則有：通行本作"則命有"，宋本《太平御覽》無"命"字。

⑦ 敕：皇帝的命令。

⑧ 州郡：通行本作"州部"，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州郡"。

⑨ 詔告：通行本作"詔誥"，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詔告"。

⑩ 赦令：通行本作“赦命”，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赦令”。赦，寬免罪過，減免租賦。

⑪ 簡：竹簡。

⑫ 畏此簡書：語出《詩·小雅·出車》。

⑬ “君子”句：語出《易·節·象》。數度：數量節度。通行本作“度數”，元至正本作“數度”。

⑭ 明君之詔：《周禮·秋官司寇》有“北面詔明神”之説，則“明君”或原為“明神”，對神之尊稱。

⑮ 敕天之命：語出《尚書·益稷》，即正天之命。

⑯ 遠詔近命：謂於遠者當書之簡册，用“詔”；於近者可以面諭，用“命”。

3.《記》稱“絲綸”①，所以應接羣后②。虞重納言③，周貴喉舌④；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⑤。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⑥。是以淮南有英才⑦，武帝使相如視草⑧；隴右多文士⑨，光武加意於書辭⑩：豈直取美當時⑪，亦敬慎來葉矣⑫。

【校注】

①《記》：指《禮記》。絲綸：《禮記·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fú）。”綸，粗絲綫。綍，大繩。綸粗於絲，綍粗於綸，謂帝王之語往往被格外重視。

② 羣后：諸侯、大臣。

③ 納言：古代官名，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

④ 喉舌：謂喉舌之官，即“納言”，以“喉舌”喻其重要性。

⑤ 尚書：官名，秦漢時主要掌管帝王文書。

⑥ 不反若汗：謂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能返回。

⑦ 淮南：指西漢淮南王劉安。

⑧ 武帝：指漢武帝劉徹。相如：指司馬相如。視草：審閱準備發給劉安之書信的草稿。

⑨ 隴右：即隴西，今甘肅隴山以西地區。

⑩ 光武：指東漢光武帝劉秀。加意：注重，特別注意。

⑪ 豈直：難道只是，何止。

⑫ 敬慎：恭敬謹慎。來葉：來世，後世。

4. 觀文景以前[①]，詔體浮雜[②]；武帝崇儒，選言弘奧[③]。策封三王[④]，文同"訓"、"典"[⑤]；勸戒淵雅[⑥]，垂範後代。及制詔嚴助[⑦]，即云"厭承明廬"[⑧]，蓋寵才之恩也[⑨]。孝宣璽書[⑩]，責博士陳遂[⑪]，亦故舊之厚也。

【校注】

① 文景：指西漢文帝劉恒和景帝劉啓。

② 浮雜：謂浮淺而不規範。通行本作"浮新"，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浮雜"。

③ 選言：擇言，措辭。弘奧：廣博而深奧。

④ 三王：指西漢之齊王劉閎、燕王劉旦、廣陵王劉胥。

⑤ "訓"、"典"：指《尚書》之《伊訓》、《堯典》等。

⑥ 淵雅：深遠雅正。

⑦ 嚴助：西漢文人。

⑧ 承明廬：漢代侍臣值宿之所。漢武帝曾批評嚴助"厭承明之廬"，即不願在朝內做官。

⑨ 寵才之恩：嚴助要求出任會稽太守，漢武帝因愛其才而

遂其所願。

⑩ 孝宣：指漢宣帝劉詢。璽書：即詔書。璽，印，秦以後專指帝王之印。

⑪ 責博士：通行本作"賜太守"，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責博士"，孫詒讓《札迻》疑當作"責博於"。陳遂：字長子，西漢人，乃漢宣帝昔日賭友；宣帝即位後，令其為太原太守，並賜詔戲云：官尊禄厚，就算償還賭債吧。

5. 逮光武撥亂①，留意斯文②；而造次喜怒③，時或偏濫④。詔賜鄧禹⑤，稱司徒為堯⑥；敕責侯霸⑦，稱"黄鉞一下"⑧：若斯之類，實乖憲章⑨。暨明章崇學⑩，雅詔間出⑪。和安政弛⑫，禮閣鮮才⑬，每為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⑭，文理代興⑮。潘勖《九錫》⑯，典雅逸羣⑰；衛覬《禪誥》⑱，符采炳耀⑲：不可加也。

【校注】

① 撥亂：治理亂政。

② 斯文：指學術文化。

③ 造次：輕率，隨便。

④ 濫：過分。

⑤ 鄧禹：字仲華，東漢將領。

⑥ 司徒：官名，漢哀帝時改丞相為大司徒，與大司馬、大司空並列"三公"，東漢時改稱司徒。鄧禹曾為大司徒。

⑦ 侯霸：字君房，東漢大臣。

⑧ 黄鉞一下：《後漢書・馮勤傳》載，侯霸因薦人而致光武帝不滿，其賜霸璽書曰："黄鉞一下無處所。"即欲殺之。黄鉞，

金飾的大斧。

⑨ 乖：違背。憲章：法度。

⑩ 明章：指東漢明帝劉莊和章帝劉炟。通行本作"明帝"，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明章"。崇學：指重視儒學。

⑪ 間：間或。

⑫ 和安：指東漢和帝劉肇、安帝劉祐。通行本作"安和"，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和安"。弛：鬆懈。

⑬ 禮閣：指尚書省，又稱禮闈。

⑭ 建安：東漢獻帝劉協年號。

⑮ 文理：文辭義理，謂文章。代興：更迭興起。

⑯《九錫》：指《册魏公九錫文》。九錫，帝王賜給有功之臣的九種器物。

⑰ 逸羣：超羣，出衆。

⑱ 衛覬：字伯儒，三國魏人。《禪誥》：指《為漢帝禪位魏王詔》等。

⑲ 符采：通行本作"符命"，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符采"。炳耀：昭著。不：通行本作"弗"，宋本《太平御覽》引作"不"。也：通行本作"已"，宋本《太平御覽》引作"也"。

6. 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①]。劉放、張華[②]，管於斯任[③]；施令發號[④]，洋洋盈耳[⑤]。魏文帝下詔[⑥]，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⑦]，其萬慮之一弊乎[⑧]！晉氏中興[⑨]，唯明帝崇才[⑩]，以温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⑪]。

【校注】

① 中書：官名，即中書令，掌傳宣詔令。

② 劉放：字子棄，三國魏人。

③ 管於：通行本作"互管"，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管於"。

④ 施令：通行本作"施命"，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施令"。

⑤ 洋洋：形容聲音響亮。

⑥ 魏文帝：即曹丕，字子桓。

⑦ 作威作福：曹丕詔征南將軍夏侯尚語。

⑧ 弊：失誤。《三國志·魏書·蔣濟傳》載，蔣濟謂"作威作福"乃"亡國之語"，曹丕接受了這一意見。

⑨ 晉氏中興：指晉元帝司馬睿建立東晉王朝。

⑩ 明帝：東晉明帝司馬紹。

⑪ 體憲：體制法度。風流：謂流傳。

7. 夫王言崇秘①，"大觀在上"②，所以百辟其刑③，萬邦作孚④。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⑤；優文封策⑥，則氣含風雨之潤⑦；敕戒恒誥⑧，則筆吐星漢之華⑨；治戎燮伐⑩，則聲有洊雷之威⑪；"眚災肆赦"⑫，則文有春露之滋⑬；明罰敕法⑭，則辭有秋霜之烈⑮：此詔策之大略也。

【校注】

① 崇秘：崇高而神聖。

② 大觀在上：語出《易·觀·彖》，謂居於高位而為人所仰。

③ 百辟：諸侯。刑：效法。

④ 孚：信服。

⑤ 炳：明。重離：指太陽。

⑥ 優文：褒獎的文告。

⑦ 氣：文氣，氣勢。

⑧ 恒誥：經常之告誡。

⑨ 星漢：銀河，形容文采燦然。

⑩ 治戎：作戰，治軍。燮伐：協同征伐。

⑪ 洊(jiàn)雷：相繼而作的雷。洊，重，再度。

⑫ 眚(shěng)災肆赦：語出《尚書·舜典》。眚災，因過失而造成災害。眚，過失。肆赦，猶緩刑，赦免。

⑬ 滋：潤澤，浸染。

⑭ 明罰：嚴明的刑罰或處罰。敕法：整飭法令。

⑮ 烈：嚴厲，嚴酷。

8. 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憲"①，此其事也。魏武稱②：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③，曉治要矣④。及晉武敕戒⑤，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⑥，戒州牧以董司⑦，警郡守以恤隱⑧，勒牙門以禦衛⑨：有"訓"、"典"焉⑩。

【校注】

① 周穆：指西周穆王。郊父受敕憲：事載《穆天子傳》。郊父，周穆王之臣。敕憲，教令。

② 魏武：指魏武帝曹操，其論敕戒語無考。

③ 依違：謂模棱兩可。

④ 治要：施政之要領。

⑤ 晉武：指晉武帝司馬炎。

⑥ 都督：軍事長官。

⑦ 州牧：一州之長。董司：監督掌管。

⑧ 郡守：一郡之長。恤隱：憂念百姓疾苦。

⑨ 勒：迫使。牙門：指武將。禦衛：防護保衛。

⑩ 有"訓"、"典"：謂有《尚書》"訓"、"典"之風。

9. 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①]。君、父至尊，在三同極[②]。漢高祖之《敕太子》[③]，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④]。及馬援已下[⑤]，各貽家戒[⑥]。班姬《女戒》[⑦]，足稱"母師"也[⑧]。

【校注】

① 戒之用休：語出《尚書·大禹謨》。休，美善。

② 三：指君、父、師。同極：同一準則。通行本作"罔極"，元至正本作"同極"。

③《敕太子》：指劉邦的《手敕太子》。

④ 顧命：臨終遺命。

⑤ 馬援：字文淵，東漢名將，有《戒兄子嚴敦書》。

⑥ 貽：遺留。

⑦ 班姬：一名昭，字惠班，班固之妹，東漢女作家，有《女戒》七篇。

⑧ 母師：傅母，女師。

10. 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契敷"五教"[①]，故王侯稱"教"[②]。昔鄭弘之守南陽[③]，條教為後所述[④]，乃事緒明也[⑤]；孔融之守北海[⑥]，文教麗而罕施[⑦]，乃治體乖也[⑧]。若諸葛孔明之詳約[⑨]，庾稚恭之明斷[⑩]，並理得而

辭中[11],教之善也。

【校注】

① 契(xiè):傳為虞舜之司徒。敷:施行。五教:五常之教,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種倫理道德的教育。

② 王侯:王爵與侯爵,泛指顯貴者。

③ 鄭弘:字稚卿,西漢人。南陽:今河南南陽附近。

④ 條教:法規,教令。

⑤ 事緒:事情的條理。

⑥ 北海:今山東壽光附近。

⑦ 罕施:通行本作“罕於理”,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罕施”。

⑧ 治體:治理法度。

⑨ 諸葛孔明:即諸葛亮,三國時蜀國政治家。詳約:内容周詳而辭采簡約。

⑩ 庾稚恭:名翼,東晉將領。明斷:明快而決斷。

⑪ 中(zhòng):符合。

11. 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自天[1]。”明命為重也[2]。《周禮》曰:“師氏詔王[3]。”明詔為輕[4]。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校注】

① 有命自天:語出《詩 · 大雅 · 大明》。自天,通行本作“在天”,明楊升庵批點梅慶生音注《文心雕龍》作“自天”。

② 明命:通行本無“命”字,明楊升庵批點梅慶生音注《文

心雕龍》作“明命”。

③ 師氏詔王:《周禮·地官司徒》:“師氏掌以媺(měi)詔王。”師氏,周代官名,掌管貴族教育。媺,同“美”。詔,告知。

④ 明詔為輕:通行本作“為輕命”,明楊升庵批點梅慶生音注《文心雕龍》作“明詔為輕”。

12. 讚曰:皇王施令,寅嚴宗誥[①]。我有絲言[②],兆民伊好[③]。輝音峻舉[④],鴻風遠蹈[⑤]。騰義飛辭,渙其大號[⑥]。

【校注】

① 寅嚴:恭敬莊重。宗:尊重。

② 絲言:指帝王的詔令,即“王言如絲”之意。

③ 兆民:百姓。伊:是。通行本作“尹”,《古今圖書集成》引作“伊”。

④ 輝音:光輝的聲音,指帝王的詔令。峻舉:高揚。

⑤ 鴻風:謂巨大的教化作用。遠蹈:猶遠播。

⑥ 渙:盛大。大號:帝王的號令。《易·渙》:“渙汗其大號。”

【譯文】

帝王統治著天下,他的話是神聖的。其威嚴端坐御前,而意旨傳佈四方,靠的就是詔策了。從前軒轅黃帝和唐堯、虞舜之語,都叫做“命”。之所以稱為“命”,因為其乃關乎命運的根本問題。它在夏、商、周時代,還兼有“誥”、“誓”之用。“誓”是用來訓誡軍隊的,“誥”則用來發佈政令。“命”表示來自上天,所

以用以授予官爵、賜給姓氏。《周易》的《姤·象》説:"國君發佈命令以告誡四方。"告誡之令對百姓的影響,猶如風行天下。

到了戰國時期,統稱為"命"。所謂"命",就是"使"的意思。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把"命"改稱為"制"。漢初制定法度,又分為四類:第一類叫"策書",第二類叫"制書",第三類叫"詔書",第四類叫"戒敕"。"敕書"用以訓誡州郡長官,"詔書"用以告示文武百官,"制書"用以發佈赦免之令,"策書"用以封贈王侯爵位。所謂"策",就是竹簡;所謂"制"就是裁斷;所謂"詔",就是告示;所謂"敕",就是戒正。《詩經》中説"害怕這簡策上的法令",《周易》則稱"君子裁定數量節度",《周禮》講到"神靈的詔告",《尚書》則稱"奉正天之命",可見所謂"策"、"制"、"詔"、"敕",都是根據經書而確立的名稱。至於告示遠方用詔書而面諭左右用命令,則是沿襲秦朝的制度了。

《禮記》中説:"帝王之語假如像細絲,一旦説出則猶如粗繩。"因此,帝王應當認真聽取羣臣的意見。虞舜重視納言之官,周朝則更視其如喉舌。兩漢時的帝王文誥,則由尚書來管理。帝王之語關係重大,動輒被載入史册;所謂"一旦出口猶如粗繩",正像汗水一樣,出來就不能返回了。所以,由於淮南王劉安文才突出,漢武帝給他的書信,先要讓司馬相如看看草稿。由於隴西之地文士衆多,所以光武帝亦特别留意於詔書之文辭。難道只是為了得到當時的贊美嗎?乃是為了對後世的慎重啊!

我們看漢文帝、景帝以前的詔書,寫得浮淺而不規範;漢武帝崇尚儒學,其文辭便廣博而深奥了。分封齊王、燕王和廣陵王的策書,文辭如同《尚書》之《伊訓》、《堯典》;其勸戒之義深遠而雅正,堪為後世典範。至於給嚴助的詔書,曾批評其不願在朝内做官,乃是愛才的恩典。漢宣帝的璽書,與陳遂談起賭債之事,也表現了對故舊的深厚情意。到了光武帝治理亂政以後,對

文化學術頗為留意;但其喜怒之情比較隨便,有時未免過分。如給鄧禹的詔書中,竟稱鄧禹為堯;在批評侯霸的敕書中,則説用大斧砍下頭來。如此等等,實在是違背法度的。到明帝和章帝,他們重視儒學,雅正的詔書便時有所見了。安帝、和帝時期,朝政廢弛,尚書省缺乏人才,每次草擬詔書、敕書,只好請外人代筆。到建安末年,文章興盛。如潘勖《册魏公九錫文》的典雅出衆,衛覬《為漢帝禪位魏王詔》之文采鮮明,可以説無以復加了。從魏晉開始,詔策由中書令掌管。劉放、張華都曾任此職,他們施令發號,響亮的聲音不絶於耳。魏文帝的詔書,文辭和内容大都氣勢宏偉;至於"作威作福"之語,只是萬密一疏吧! 晉元帝建立東晉以後,只有明帝尊重人才。因為温嶠文筆清新,所以被引進中書省任職。從此以後,這一制度便流傳下來了。

帝王之語是崇高而神聖的,其居於高位而為人所仰,所以諸侯效法,各國信服。因此,授予官職、選拔賢才之文告,其文義之鮮明應如太陽的光輝;褒獎之文、策封之書,其氣勢之充沛應如風雨的潤澤;敕正教戒的平常文告,其筆端之文采應如羣星之燦爛;治軍、征伐之文告,其聲勢之威應如雷霆之滾滾;赦免過失之文告,其言語之滋潤應如春天的雨露;嚴明刑罰、整飭法令之文告,其文辭之剛烈應如秋天的嚴霜: 這便是詔策寫作的基本要求。

關於戒敕之文,乃是一種較為切實的詔書;如周穆王命郊父接受教令,便是戒敕之文。魏武帝曾説,敕戒之作應當據實而書,不能模棱兩可。此可謂通曉治國之要領了。到晉武帝所作敕戒之文,則廣泛地用於告誡百官。如告誡都督用兵之要,教訓州牧嚴格監管,警告郡守體恤百姓疾苦,督促武將加强防護守衛: 皆有《尚書》"訓"、"典"之風。

所謂"戒",就是謹慎。夏禹説:"用美德來訓誡。"君王、父

親乃是至尊,老師也一樣。漢高祖的《手敕太子》、東方朔的《誡子》,乃是臨終遺命之作。從馬援以後,各有家戒留傳。班昭的《女戒》,則堪稱傅母和女師了。

所謂"教",就是效法,一言既出而百姓仿效。契曾施行五常之教,所以王侯之令也稱為"教"。從前鄭弘任南陽太守時,其法令為後世所稱述,因其條理清晰。孔融做北海相時,其教令華美而難以施行,因其與法治的目的相違背。像諸葛亮教令的完備而簡約,庾翼教令的明快而決斷,皆可謂事理得當而文辭恰切,乃是優秀的教令了。

除了教令以外,還有"命"。《詩經》云:"有命自天。"説明"命"是很重要的。《周禮》説:"師氏詔告周王。"説明"詔"是不太重要的。現在"詔"重要而"命"不太重要了,乃是古今變化使然。

總而言之:帝王發號施令,百姓敬仰尊從。詔令出言慎重,萬民自然高興。光輝的聲音傳揚,鴻大的教化遠行。内容鮮明而文采斐然,號令才能更為隆盛。

檄移第二十

1. 震雷始於曜電①,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②,夏后初誓於軍③,殷誓軍門之外④,周將交刃而誓之⑤。故知帝世戒兵⑥,三王誓師⑦,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⑧,祭公謀父稱⑨,古"有威讓之令⑩,有文告之辭⑪",即檄之本源也⑫。

【校注】

① 曜:照耀。

② 有虞:即有虞氏,古部落名,其首領傳為舜。戒於國:《司馬法·天子之義》:"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

③ 夏后:即夏后氏,指夏王朝。誓於軍:《司馬法·天子之義》:"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④ 殷:即商代。誓軍門:《司馬法·天子之義》:"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行事也。"

⑤ 交刃:交鋒,交兵。《司馬法·天子之義》:"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⑥ 帝世:即虞舜時代。

⑦ 三王:夏、商、周三代帝王。

⑧ 周穆：指西周穆王。

⑨ 祭（zhài）公謀父：周穆王的卿士，其語見《國語·周語上》。

⑩ 威讓：嚴厲譴責。

⑪ 有：通行本作"令有"，宋本《太平御覽》無"令"字。

⑫ 檄：古代官府用以徵召、曉喻、聲討的文書。

2. 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①，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②。振此威風，曝彼昏亂③，劉獻公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者也④。齊桓征楚⑤，詰菁茅之闕⑥；晉厲伐秦⑦，責箕部之焚⑧。管仲、吕相⑨，奉辭先路⑩：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

【校注】

① "及春秋"二句：《論語·季氏》："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② 名：名義。

③ 曝：暴露。通行本作"暴"，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曝"。

④ "劉獻公"句：劉獻公：周景王的卿士。其語見《左傳·昭公十三年》。所謂：通行本作"之所謂"，宋本《太平御覽》無"之"字。董：督察，監督。

⑤ 齊桓：指齊桓公，春秋五霸之一。

⑥ 詰：責問。菁茅之闕：《左傳·僖公四年》載，齊國管仲曾責備楚成王不進貢"包茅"之失。包茅，即束成捆的菁茅。菁茅，一種香草，古代祭祀時用以縮酒。通行本作"苞茅"，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菁茅"。闕，缺，過失。

⑦ 晉厲：指春秋時晉國厲公。

⑧ 箕郜(gào)之焚：《左傳·成公十三年》載，晉國厲公曾命吕相指責秦國"入我河縣，焚我箕郜"。箕、郜，均為當時晉地，在今山西境内。

⑨ 管仲：名夷吾，齊桓公時為相。吕相：晉國大夫魏錡之子，因封於吕，故稱。

⑩ 先路：猶先行。

3. 暨乎戰國，始稱為檄。檄者，皦也[①]；宣布於外[②]，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③]，書以尺二[④]。明白之文，或稱露布[⑤]。露布者[⑥]，蓋露板不封[⑦]，布諸視聽也[⑧]。

【校注】

① 皦(jiǎo)：清楚明白。

② 宣布：通行本作"宣露"，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宣布"。

③ 張儀：戰國魏人，縱横家。

④ 尺二：謂一尺二寸長的簡牘。

⑤ 露布：不緘封的文書。

⑥ 露布者：通行本無，據宋本《太平御覽》等書補。

⑦ 蓋露板不封：通行本無，據宋本《太平御覽》等書補。露板，檄文或告捷文書。

⑧ 布諸：通行本作"播諸"，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布諸"。

4. 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①]，則稱恭行天罰[②]；諸侯御師[③]，則云肅將王誅[④]。故分閫推轂[⑤]，"奉辭伐罪"[⑥]，非唯"致果為毅"[⑦]，亦且厲辭為武[⑧]。使

聲如沖風所擊[9]，氣似欃槍所掃[10]；奮其武怒[11]，總其罪人[12]。徵其惡稔之時[13]，顯其貫盈之數[14]；搖奸宄之膽[15]，訂信順之心[16]。使百尺之沖[17]，摧折於咫書[18]；萬雉之城[19]，顛墜於一檄者也。

【校注】

① 親戎：指親自征伐。

② 恭行天罰：《尚書·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天罰，上天的誅罰，謂稟承天意行事。

③ 御師：用兵。

④ 肅將王誅：謂敬奉帝王之意加以誅伐。陳琳《檄吴將校部曲文》："皆我王誅所當先加。"

⑤ 分閫（kǔn）：授予大權，指出任將帥或封疆大吏。閫，城郭之門。推轂（gǔ）：推車前進，古代帝王任命將帥之禮。轂，車輪中心聚集輻條之部件。

⑥ 奉辭伐罪：語出《國語·鄭語》，謂奉嚴正之辭而討有罪之人。

⑦ 致果為毅：語出《左傳·宣公二年》，謂行動果敢堅毅。

⑧ 厲辭：猛烈之辭，指檄文。武：兵威。

⑨ 沖風：暴風。

⑩ 欃（chán）槍：即彗星，形似帚，俗稱掃帚星。

⑪ 武怒：威怒。

⑫ 總：聚合，彙集。

⑬ 徵（zhēng）：同"徵"，證明。通行本作"懲"，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徵"。惡稔（rěn）：謂作惡已滿。稔，莊稼成熟。

⑭ 貫盈：謂罪惡滿盈。數：氣數。

⑮ 奸宄(guǐ)：指違法作亂之人。

⑯ 訂：定。信順：謂忠信而順從。通行本作“信慎”，宋本《太平御覽》引作“信順”。

⑰ 沖：攻城之戰車。

⑱ 咫書：咫尺之書，指檄文。

⑲ 雉：古代計算城牆面積的單位，長三丈、高一丈為一雉。

5. 觀隗囂之檄亡新[①]，布其“三逆”[②]；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③]，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④]，壯有骨鯁[⑤]。雖奸閹攜養[⑥]，章實太甚[⑦]；發丘摸金[⑧]，誣過其虐[⑨]；然抗辭書釁[⑩]，皦然曝露[⑪]。固矣[⑫]，敢指曹公之鋒[⑬]；幸哉，免袁黨之戮也[⑭]！鍾會檄蜀[⑮]，徵驗甚明[⑯]；桓温檄胡[⑰]，觀釁尤切[⑱]：並壯筆也。

【校注】

① 隗囂：字季孟，東漢初將軍。新：王莽的國號。

② 三逆：隗囂檄文中所列王莽的三種罪過，即“逆天”、“逆地”、“逆人”。

③ 隴右：即隴西，今甘肅省隴山以西地區。

④ 陳琳：字孔璋，建安七子之一，有《為袁紹檄豫州》。豫州：漢置州名，東漢時治所在譙（今安徽亳州）。此謂劉備，時為豫州刺史。

⑤ 骨鯁：剛直有力。

⑥ 奸閹攜養：陳琳在檄文中曾罵曹操為“贅閹遺醜”、“乞丐攜養”。閹，被閹割的人，指宦官。

⑦ 章：明。實：通行本作“密”，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實”。

⑧ 發丘：即盜掘墳墓。丘，墳墓。通行本作“邱”，宋本《太平御覽》引作“丘”。摸金：謂掠取金寶。

⑨ 虐：殘暴，兇殘。

⑩ 抗辭：猶嚴辭。釁：罪過。

⑪ 曝露：即暴露。通行本作“露骨”，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曝露”。

⑫ 固：堅硬。通行本無“固”字，據元至正本補。

⑬ 曹公：即曹操。

⑭ 袁：指袁紹，字本初，東漢軍閥。戮：殺。陳琳初附袁紹，後歸曹操；曹重其才，並未追究其曾為袁黨之事。

⑮ 鍾會：字士季，三國時魏國司徒。

⑯ 徵驗：證據，事實根據。

⑰ 桓温：東晉大司馬。通行本作“桓公”，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桓温”。胡：胡人，此謂石勒，曾建立後趙。

⑱ 覲釁：窺伺敵人的間隙。切：謂擊中。

6. 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①，或敍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蓍龜於前驗②，懸鞶鑒於已然③。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④，煒曄以騰説⑤。凡此衆條，莫之或違者也⑥。

【校注】

① 休：美好。

② 蓍龜：蓍草和龜甲，古代用作占卜之具。

③ 鞶(pán)鑒：大帶上的鏡子，喻鑒戒。鞶，古代男子束衣的革制腰帶，常佩玉飾。

④ 譎詭：變化多端。

⑤ 煒曄：謂文辭明麗曉暢。

⑥ 莫之或違：通行本作“莫或違之”，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莫之或違”。

7. 故其植義颺辭[①]，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②]，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③]，氣盛而辭斷[④]，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⑤]，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⑥]，亦稱為檄，固明舉之義也[⑦]。

【校注】

① 植義：猶立意。颺辭：猶遣辭。颺，顯揚。

② 插羽：插上羽毛，以示緊急。

③ 昭：明。辨：明白，清楚。

④ 斷：果斷。

⑤ 曲趣：謂旨趣隱晦曲折。

⑥ 徵：徵召。

⑦ 明舉：公開選拔。

8. 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①]，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②]。及劉歆之《移太常》[③]，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④]，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

【校注】

① 相如：指司馬相如。《難蜀老》：指《難蜀父老》。

② 骨：骨體，喻基本特徵。

③ 劉歆：字子駿，劉向之子，西漢學者。《移太常》：指《移太常博士》。

④《移百官》：已佚。

9. 故檄移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①]，則逆黨用檄，順衆資移[②]；所以洗濯民心[③]，堅明符契[④]。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⑤]，故不重論也。

【校注】

① 金革：兵器和戰衣，借指戰爭。

② 順衆：通行本作"順命"，宋本《太平御覽》引作"順衆"。

③ 濯：洗滌。

④ 堅明：明確。通行本作"堅同"，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堅明"。符契：符節契約，謂信用。

⑤ 參伍：錯綜比較而加以驗證。

10. 讚曰：三驅弛綱[①]，九伐先話[②]。鞶鑒吉凶，著龜成敗。摧壓鯨鯢[③]，抵落蜂蠆[④]。移寶易俗[⑤]，草偃風邁[⑥]。

【校注】

① 三驅弛綱：三面驅趕而網開一面。綱，提網的總繩。通行本作"剛"，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綱"。

② 九伐先話：即"兵先乎聲"。九伐，指九伐之法，制裁諸侯違犯王命的九種辦法，説見《周禮·夏官司馬》。

③ 摧：通行本作“惟”，元至正本作“摧”。鯨鯢（ní）：即鯨。雄曰鯨，雌曰鯢。喻兇惡之敵。

④ 抵（zhǐ）：擊。蠆（chài）：蠍子一類的毒蟲。

⑤ 寶：何焯校《文心雕龍》改為“實”，謂確實。

⑥ 草偃風邁：即風邁草偃，謂風吹草低。偃，倒伏。

【譯文】

雷聲開始於閃電，出兵則先造聲勢。所以，看到閃電就害怕雷聲之盛大，聽到聲勢就害怕軍隊之威風。出兵先造聲勢，可謂由來已久了。從前有虞氏開始在國中告誡，夏后氏最早於軍中宣誓，商代在軍門之外誓師，周代則於兩軍交戰之前宣誓。由此可見，無論虞舜時代對士兵的告誡，還是夏、商、周時代在軍中宣誓，都是宣示訓誡自己的軍隊，還没有針對敵人。到周穆王西征之時，祭公謀父指出，古代有嚴厲譴責的訓令，有宣示告誡的文辭。這就是檄文的源頭了。到春秋時期，征伐之事出自諸侯，由於擔心對方不服，所以必須師出有名。振奮自己的威風，揭發對方的昏亂，正如劉獻公所説：“用文辭告誡對方，用武力督責對方。”齊桓公征討楚國時，責問其不進貢菁茅之失；晉厲公討伐秦國時，斥責其對箕、郜等地的焚燒；還有管仲、吕相，也都是在出兵之前先以文辭開路。仔細研究其意義，也就是現在的檄文了。到了戰國時期，開始稱這種文辭為“檄”。所謂“檄”，也就是明白，對外宣佈出來，以便清楚明白。張儀給楚國的檄文，寫在一尺二寸長的簡牘上。這種明白昭著的文字，也被叫做“露布”。所謂“露布”，也就是没有封起來的檄文，可以公之於視聽。

出兵的目的是平危定亂，没有人敢自作主張。天子親自出征，便説稟承天意而行懲罰；諸侯用兵，則説敬奉帝王之命而加

誅伐。所以,授權將帥出征,奉命討伐罪人,不僅行動要果敢堅毅,而且也要用有力的檄文以助軍威。使討伐之聲如暴風襲擊,威武之勢如彗星横掃;從而振奮將士之威怒,聚集於有罪之敵人。列舉其惡貫滿盈之罪,揭示其末日難逃之運;動摇違法作亂之人,安定忠信順從之民。從而使敵人的百尺戰車,摧毁於咫尺之書;萬丈城牆,傾覆於一紙檄文。看隗囂討伐新朝的檄文,列舉王莽"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狀;文字不加雕飾,但用辭確切而事實清楚。可見隴西之文士,是很善於寫檄文的。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文辭雄壯而剛直有力。雖其駡曹操為"贅閹遺醜"、"乞丐攜養"等語,揭露確實有些過分;説曹操盜掘墳墓而掠取金寶,也未免誣過其實。但能嚴辭陳述其罪,則使其劣行暴露無疑。陳琳可謂堅硬啊,敢於把鋒芒直指曹操;他也實在是幸運了,後來竟未因袁紹之黨羽而被殺戮。鍾會給蜀國的檄文,事實根據非常清楚;桓温的《檄胡文》,則擊中敵人的要害:皆為文筆犀利之作。

大凡檄文的主要特點,一方面敍述我方的美好,另一方面羅列敵方的殘暴;指明天道,細察人事,分析强弱,衡量權勢;預測未來必然的命運,總結已有的歷史教訓。雖以國家的信用為根本,但實際上也不乏用兵的權謀;以變化多端的文辭宣揚自己的意旨,以明麗曉暢的語言傳播自己的主張。這些特點,所有的檄文無一例外。所以,檄文的立意遣辭,必須剛健有力。插有羽毛而表示緊急的檄文,其文辭不能舒緩;不加緘封而宣示衆人的檄文,其文義不能隱蔽。必須事實清楚而説理明辨,氣勢充沛而文辭果斷,此乃檄文的基本要領。如果旨趣隱晦曲折,講究細密工巧,那對檄文就是不合適的了。此外,州郡徵召官吏的文書,也叫做"檄",本是公開選拔之意。

所謂"移",也就是改變;改變風氣習俗,使號令發出,百姓

順從。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文義通暢而比喻廣博,已具有移檄之文的基本特點。到劉歆的《移太常博士》,文辭剛健而事理明辨,是最早的有關文化事業的移文。陸機的《移百官》,文辭簡約而敘事明白,是有關軍事問題的重要移文。所以,檄文和移文既可以用於文化事業,也可以用於軍事問題。用於軍事方面,那麼討伐叛逆要用檄文,降服人心則用移文,以洗滌民衆的思想,堅定人們的信念。檄文和移文的意義和作用略有不同,但其基本原則是大體一致的;因此,關於移文的寫作,可以參考檄文,也就不再重複論述了。

總而言之:猶如狩獵圍捕而網開一面,出兵征討要先用檄文開路。總結成敗的教訓,預言結局的勝負。摧毀兇惡的敵人,擊敗殘暴的頑徒。移文之改變民俗,則如風吹草低而百姓順服。

封禪第二十一

1. 夫正位北辰①，向明南面②，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③，何嘗不經道緯德④，以勒皇蹟者哉⑤！緑圖曰⑥："潬潬噅噅⑦，棼棼雉雉⑧，萬物盡化⑨。"言至德所被也⑩。丹書曰⑪："義勝欲則從⑫，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⑬。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⑭；七十有二君⑮，所以封禪矣⑯。

【校注】

① 正位：中正之位。北辰：指北極星。

② 向明：向陽，引申為朝南。南面：面向南而坐，謂居帝王之位。

③ 天樞：星名，北斗第一星，喻國家的中央政權。毓：養育。黎：民衆，百姓。獻：賢者。

④ 經道緯德：即經緯道德，謂用力於道德。

⑤ 勒：刻。蹟：業績，事迹。

⑥ 緑圖：即傳為堯時黄河出現的赤文緑地之圖。通行本作"録圖"，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緑圖"。

⑦ 潬(shàn)潬：宛轉貌。噅(huī)噅：不正貌。

⑧ 棼(fén)棼：擾亂貌。雉雉：雜陳貌。

⑨ 化：生長，化育。

⑩ 被：及。

⑪ 丹書：傳為赤雀銜來獻給周文王之書。

⑫ "義勝欲"二句：《書緯·帝命驗》："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從，謂順利。

⑬ 戒慎：警惕謹慎。

⑭ 凝：成。

⑮ 七十有二君：謂自古以來到泰山舉行封禪典禮的帝王有七十二人。

⑯ 封禪：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

2. 昔黄帝神靈[1]，克膺鴻瑞[2]，勒功喬岳[3]，鑄鼎荆山[4]。大舜巡岳[5]，顯乎《虞典》[6]；成康封禪[7]，聞之《樂緯》[8]。及齊桓之霸[9]，爰窺王迹[10]；夷吾譎陳[11]，距以怪物[12]。固知玉牒金鏤[13]，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鶼東鰈[14]，南茅北黍[15]，空談非徵[16]，勳德而已[17]。是以史遷"八書"[18]，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19]，銘號之秘祝[20]，祀天之壯觀矣。

【校注】

① 神靈：神異。

② 克：能。膺：承受，接受。鴻瑞：大的祥瑞。

③ 喬岳：高山，謂泰山。

④ 鑄鼎荆山：《史記·封禪書》載，黄帝封禪泰山後，"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荆山，在今河南陜縣西。

⑤ 巡岳：視察泰山。

⑥《虞典》：指《尚書·舜典》，其中有虞舜巡視泰山等的記載。

⑦ 成康：指西周的成王和康王。

⑧《樂緯》：《樂》之緯書。

⑨ 齊桓：指東周時齊桓公，春秋五霸之一。

⑩ 爰：助詞。窺：察看。王迹：帝王事迹，謂封禪之事。

⑪ 夷吾：管仲，字夷吾。譎：詭詐，欺誑。

⑫ 距以怪物：《史記·封禪書》載，管仲反對齊桓公封禪，認為不僅無祥瑞之兆，且多有貓頭鷹之類惡鳥出現。距，通"拒"，抗拒，違抗。

⑬ 玉牒金鏤：謂封禪刻石之事。牒，簡。鏤，刻。

⑭ 西鶼(jiān)東鰈(dié)：西方的比翼鳥和東海的比目魚，均為管仲所列舉的祥瑞之物。

⑮ 南茅北黍：南方的茅草和北方的黄米，亦為管仲所列舉的祥瑞之物。

⑯ 徵：證驗。

⑰ 勳德：功勳、德行。

⑱ 是以：通行本作"是"，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是以"。史遷：即太史公司馬遷。八書：指《史記》的《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

⑲ 禋(yīn)祀：古代祭天的典禮。

⑳ 銘號：銘刻紀録。銘，通行本做"名"，元至正本做"銘"。

3．秦皇銘岱①，文自李斯；法家辭氣②，體乏弘潤③，然疏而能壯④，亦彼時之絶采也⑤。

【校注】

① 秦皇：指秦始皇。岱：泰山。

② 辭氣：文辭氣力，謂風格。

③ 體：主體，指作品本身。弘潤：宏偉圓潤。

④ 疏：粗略。

⑤ 絶采：謂最好的作品。

4. 鋪觀兩漢隆盛①：孝武禪號於肅然②，光武巡封於梁父③；誦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④，蔚為唱首⑤。爾其表權輿⑥，序皇王⑦，炳玄符⑧，鏡鴻業⑨；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⑩；歌之以禎瑞⑪，讚之以介丘⑫：絶筆玆文⑬，固維新之作也⑭。

【校注】

① 鋪觀：猶縱觀，遍觀。隆盛：隆重盛大。

② 孝武：指漢武帝劉徹。禪號：封禪銘號，舉行封禪之典並刻石紀録。肅然：山名，在泰山旁。

③ 光武：指東漢光武帝劉秀。梁父：山名，亦作梁甫，泰山下的小山。

④ 相如：指司馬相如。《封禪》：指《封禪文》。

⑤ 蔚：華美，有文采。

⑥ 權輿：起始。

⑦ 序：敍述。

⑧ 炳：明。玄符：天符，謂上天顯示的瑞徵。

⑨ 鏡：照，反映。

⑩ 休明：美好清明，謂明君。

⑪ 禎：吉祥。

⑫ 介丘：即大山，指泰山。丘，通行本作“邱”，元至正本作“丘”。

⑬ 絶筆兹文：《封禪文》乃司馬相如的絶筆之作。

⑭ 維新之作：即所謂“唱首”之作。維，助詞。

5．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①]。首胤“典”、“謨”[②]，末同祝辭；引鈎讖[③]，敍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迹也[④]。

【校注】

① 張純：字伯仁，東漢大司空，有《泰山刻石文》。

② 胤：繼承，延續。“典”、“謨”：指《尚書》之《堯典》、《皋陶謨》等。

③ 鈎讖：指緯書和讖語。

④ 岱宗：指泰山。古人以其為四岳之宗，故稱。

6．及揚雄《劇秦》[①]，班固《典引》，事非鐫石[②]，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為文，影寫長卿[③]，詭言遁辭[④]，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⑤]，辭貫圓通，自稱“極思”[⑥]，無遺力矣。《典引》所敍，雅有懿乎[⑦]；歷鑒前作，能執厥中[⑧]；其致義會文[⑨]，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⑩]；豈非追觀易為明[⑪]，循勢易為力歟[⑫]？

【校注】

①《劇秦》：指《劇秦美新》。

② 事非鐫石：《劇秦美新》和《典引》非刻石之作。

③ 影寫：模仿。《劇秦美新》乃模仿司馬相如《封禪文》之作。

④ 詭言：怪誕不實之言。遁辭：隱約閃爍之辭。

⑤ 骨掣：疑為"體制"，即結構。靡密：細緻精密。

⑥ 極思：謂竭盡心思。

⑦ 懿乎：疑為"懿采"。懿，美。

⑧ 執厥中：即執中，謂持中庸之道，無過與不及。厥，其。

⑨ 致義會文：謂思想内容的表現和語言文辭的運用。

⑩ "故稱"二句：《典引序》："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

⑪ 追觀：謂觀摩前人之作。

⑫ 循勢：謂遵循體勢而寫作。

7. 至於邯鄲《受命》①，攀響前聲，風末力寡②，輯韻成頌③：雖文理頗序④，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⑤，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勣寡⑥，飆焰缺焉⑦。

【校注】

① 邯鄲：指邯鄲淳，字子叔，三國時魏國作家。《受命》：指《受命述》。

② 風末力寡：謂風力衰微。

③ 輯韻成頌：謂連綴成文。邯鄲淳曾自謂"欲謂之頌"云云，彥和順便為言。

④ 序：同"敍"，順。

⑤ 陳思：指曹植，字子建，封陳王，謚號"思"。《魏德》：指

《魏德論》。

⑥ 勣：同“績”，功業。

⑦ 飆焰：喻作品的力量。飆，暴風。

8. 玆文為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搆位之始[1]，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2]，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3]，則為偉矣。雖復道極數殫[4]，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轍焉。

【校注】

① 搆位：謂構思布局。搆，架屋，營造。

② 骨：喻文章主體。“訓”、“典”：指《尚書》中的《伊訓》、《堯典》等。

③ 廉鍔(è)：喻鋭利的文辭。廉，棱角。鍔，刀劍的刃。

④ 道極：路之盡頭。數：方法。殫：盡。

9. 讚曰：封勒帝勣，對越天休[1]。逖聽高岳[2]，聲英克彪[3]。樹石九旻[4]，泥金八幽[5]。鴻律蟠采[6]，如龍如虯[7]。

【校注】

① 對越：猶對揚，答謝、頌揚。天休：天賜福佑。

② 逖(tì)：遠。

③ 聲英：猶英名。彪：彰明，顯著。

④ 九旻(mín)：即九天，指高空。

⑤ 泥金：水銀和金屑調成的封泥，用以封簽封禪的文書。此代指封禪。八幽：八方幽遠之地。

⑥ 鴻律：謂格律宏偉。蟠采：謂文采聚集。蟠，屈曲，盤結。

⑦ 虯：傳説中的一種無角龍。

【譯文】

就像北極星居於天的正中，帝王亦面南而坐，掌握著中央政權，養育著百姓和賢人；他們怎能不用力於道德，以刻下自己的偉大業績呢！“緑圖”上説：“彎彎曲曲，紛紛擾擾，天地萬物發育滋長。”説的乃是崇高的道德對萬物的哺育。“丹書”上説：“道義戰勝私欲便會順利，私欲勝過道義則會兇險。”可見其高度的警惕和謹慎。警戒慎重可以使道德高尚，崇高的道德則化育萬物。正因如此，古往今來的衆多帝王，都曾舉行祭祀天地的大典。

從前黄帝生而神異，能够承當鴻大的祥瑞，曾刻功績於泰山之上，鑄銅鼎於荆山之下。大舜視察泰山，《尚書·舜典》有顯著的記載；周成王和周康王的封禪大典，也見於《樂》之緯書。到齊桓公稱霸，便打算效法古代帝王而舉行封禪；管仲則委婉相勸，以有怪異現象出現為由反對。可見封禪刻石之事，只有帝王才能實行。那麼，所謂西方的比翼鳥、東海的比目魚，以及南方的茅草、北方的黄米，不過是一些空談而無從驗證，主要還是看帝王的功德而已。太史公司馬遷的“八書”中，之所以把《封禪書》明確地列出來，正因其乃祭天之特殊典禮；那銘功刻績的秘密祝禱，乃是祭祀上天的盛大景象啊！

秦始皇刻石於泰山，其文出自李斯之筆；具有法家的風格，作品不够宏偉圓潤，但粗獷有力，也可算當時最好的作品了。縱

觀兩漢時代,封禪之典隆重而盛大。漢武帝在肅然山祭天記功,光武帝在梁父山巡視封禪;其歌功頌德的封禪文,皆為大作。試看司馬相如的《封禪文》,乃是華美的開篇之作。其描繪封禪之始,敍寫歷代帝王,顯示上天的祥瑞,反映宏偉的功業;置前代勳績於當今偉業之下,揚漢武明君於列朝聖明之上;用祥瑞的出現來歌頌,以泰山的期盼來贊美。這篇司馬相如的絶筆之作,實為漢代封禪文的新篇。到光武帝封禪刻碑,其文則出自張純的手筆。其開篇模仿《尚書》之《堯典》、《皋陶謨》,結尾則如同祝辭。其引用讖緯之書,描寫社會離亂,歌頌武略功業,敍述文治美德;敍事切實而説理顯明,可謂文采不足而樸實有餘了。以上二家之文,都在泰山上留有刻石。

至於揚雄的《劇秦美新》,班固的《典引》,雖然並非刻石之作,但其體制則是模擬封禪之文。試看《劇秦美新》,乃是模仿司馬相如;由於多用怪誕之言、閃爍之辭,所以内容兼有神怪之事。但其結構細緻精密,文辭圓融通暢,揚雄自謂"竭盡心思",真是不遺餘力了。《典引》的描寫,雅正而有文采;其借鑒前人之作,秉持中庸之道;無論内容的表現還是文辭的運用,皆有可取而頗為巧妙。所以班固曾説,《封禪文》雖然華麗卻不够典雅,《劇秦美新》雖然典雅但不够切實。這豈不是考察前人之作而認識更為明確,遵循體勢而寫則可事半功倍嗎?至於邯鄲淳的《受命述》,乃攀附前代之作,其風力不足,而勉强連綴成文;雖然文理還算通順,但畢竟是柔弱無骨之作。陳思王曹植的《魏德論》,假設客主議論,問答曲折緩慢,不覺已過千言;真是費力不小,但收效甚微,也是缺乏力量之作。

封禪文之用,乃是作為一個時代的典章制度。其構思謀篇,應明確這一基本特點。文章的主體要取法《尚書》的《伊訓》、《堯典》,語言的運用要宏偉富麗;使文意古雅而不晦澀深奥,用

語新穎而不流於浮淺;意義光輝而偉大,語言峭拔而犀利,就是出色的作品了。雖然方法終有用盡之時,因而最終必將相互因襲,但文采上的不斷創新,則一定會超越前人。

總而言之:封禪刻石而記録帝王功績,以答謝頌揚上天的福賜。遠聽泰山之上,英名非常顯著。樹立的石碑高聳入雲,封禪的文章八方傳遞。宏偉的格律凝聚文采,有如虯龍般鮮明有力。

章表第二十二

1.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①]。天子垂珠以聽[②],諸侯鳴玉以朝[③]。“敷奏以言,明試以功。”[④]故堯咨四岳[⑤],舜命八元[⑥],固辭再讓之請[⑦],俞往欽哉之授[⑧],並陳辭帝庭[⑨],匪假書翰[⑩]。然則“敷奏以言”,即章表之義也[⑪];“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也[⑫]。

【校注】

① 聯事: 聯合處理事務。

② 垂珠: 珠串下垂,謂帝王之冕冠。聽: 指聽政,受理政事。

③ 鳴玉: 腰間佩玉相擊發聲。

④ “敷奏以言”二句: 語出《尚書·舜典》。敷奏: 陳奏,向君上報告。明試: 明白考驗。

⑤ 咨: 徵詢,商議。四岳: 傳為古代四方諸侯之長。

⑥ 八元: 傳為高辛氏的八個才子。元,善。

⑦ 固辭再讓: 堅決辭謝、一再退讓,謂臣下對帝王任命之謙。

⑧ 俞: 猶然,表示肯定、應允。欽: 敬佩。

⑨ 帝庭: 宮廷,朝廷。

⑩ 匪：非。假：憑藉，依靠。書翰：文字，書信。

⑪ 即：通行本作“則”，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即”。章表：奏章、奏表，古代臣屬向帝王進言陳事的文書。

⑫ 授爵：授予爵位。典：典禮，儀節。

2. 至太甲既立①，伊尹書誡②；思庸歸亳③，又作書以讚④：文翰獻替⑤，事斯見矣。周監二代⑥，文理彌盛⑦。再拜稽首⑧，對揚休命⑨，承文受册⑩，敢當丕顯⑪：雖言筆未分⑫，而陳謝可見。

【校注】

① 太甲：商王，商湯王之孫。

② 伊尹：名摯，商湯王之大臣。書誡：相傳商湯王死後，伊摯作《伊訓》以教導太甲。

③ 庸：衆人。歸亳：相傳太甲即位後，由於昏庸而被伊尹流放至桐(今山西萬榮縣西)，三年後復歸於亳。亳，商都，在今河南商丘。

④ 作書以讚：《史記·殷本紀》載，太甲居桐三年，悔過向善，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

⑤ 文翰：文章，文辭。獻替：謂勸善規過。獻，進。替，棄。

⑥ 周監二代：《論語·八佾》：“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通“鑒”，借鑒。二代，指夏、商。

⑦ 文理：指禮儀。

⑧ 稽首：叩頭至地的跪拜禮。

⑨ 對揚：答謝、頌揚。休：美好。

⑩ 承文：承受美意。册：册命，帝王封爵的命令。

⑪ 丕顯：大明，英明。

⑫ 言筆：謂口語和書面語。

3. 降及七國[①]，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②]，表以陳請，議以執異[③]。章者，明也。《詩》云"為章於天"[④]，謂文明也[⑤]。其在文物[⑥]，赤白曰章[⑦]。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於儀[⑧]。其在器式[⑨]，揆景曰表[⑩]。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

【校注】

① 七國：參見《諸子》注。

② 按劾：考查覈驗，查驗彈劾。

③ 執異：謂持不同主張。

④ 為章於天：語出《詩·大雅·棫(yù)樸》，謂銀河成為天上的文章。

⑤ 文明：文采鮮明。

⑥ 文物：指有文采的事物。

⑦ 赤白曰章：《周禮·冬官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

⑧ 儀：容止儀表。

⑨ 器式：指用作標志的器具。

⑩ 揆景：測量日影，以定時間或方位。

4. 按《七略》、《藝文》[①]，謠詠必録；章表奏議，經國

之樞機[②],然闕而不纂者[③],乃各有故事[④],布在職司也[⑤]。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⑥],必試章奏。左雄表議[⑦],臺閣為式[⑧];胡廣章奏[⑨],"天下第一"[⑩]: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⑪],足見其典文之美焉。

【校注】

①《七略》:參見《諸子》注。《藝文》:指《漢書·藝文志》,乃班固以《七略》為基礎編成。

② 樞機:樞與機,喻事物的關鍵部分。

③ 闕:空缺,没有。

④ 故事:謂先例,舊日的典章制度。

⑤ 布:分佈。通行本作"而",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布"。職司:主管,執掌。

⑥ 察舉:選拔官吏。

⑦ 左雄:字伯豪,東漢順帝時尚書令,有《上疏陳事》等。表:通行本作"奏",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表"。

⑧ 臺閣:指尚書臺,東漢掌管帝王章奏文書的官署。式:楷模。

⑨ 胡廣:字伯始,東漢桓帝時為司空,靈帝時為太傅。

⑩ 天下第一:《後漢書·胡廣傳》載,安帝以廣之章奏為"天下第一"。

⑪ 謁:拜謁。陵:陵墓。

5. 昔晉文受策[①],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②]。曹公稱[③]: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④];所以魏

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⑤]，則未足美矣。

【校注】

① 晉文：指春秋時的晉文公重耳。策：通行本作“册”，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策”。《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周王命晉侯為侯伯，“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三辭，三次辭讓。

② 斷：限，限度。

③ 曹公：指曹操，下引其語不傳。

④ 浮華：講究表面上的華麗，不務實際。

⑤ 靡麗：謂文采富麗。

6. 至於文舉之薦禰衡[①]，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后主[②]，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瑀章表[③]，有譽當時；孔璋稱健[④]，則其標也[⑤]。陳思之表[⑥]，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⑦]，辭清而志顯；應物制巧[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⑨]，故能緩急應節矣[⑩]。

【校注】

① 文舉：孔融，字文舉，有《薦禰衡表》。

② 孔明：諸葛亮，字孔明，三國時蜀國政治家，有《出師表》。后主：指劉備之子劉禪。

③ 琳：指陳琳，字孔璋。瑀：指阮瑀，字元瑜。二人章表已佚。

④ 稱健：曹丕《與吴質書》曾謂“孔璋章表殊健”。

⑤ 標：榜樣，代表。

⑥ 陳思：指曹植，有《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等多篇。

⑦ 體贍：謂體制完備。

⑧ 應物制巧：謂隨物賦形，技巧圓熟。制，通行本作“掣”，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制”。

⑨ 執轡：手持馬韁駕車，喻駕馭能力。

⑩ 緩急應節：猶張馳有度。節，法度。

7. 逮晉初筆札[①]，則張華為俊[②]：其三讓公封[③]，理周辭要；引義比事[④]，必得其偶[⑤]；世珍《鷦鷯》[⑥]，莫顧章表[⑦]。及羊公之辭開府[⑧]，有譽於前談[⑨]；庾公之讓中書[⑩]，信美於往載[⑪]：序志聯類[⑫]，有文雅焉。劉琨勸進[⑬]，張駿自序[⑭]，文致耿介[⑮]，並陳事之美表也。

【校注】

① 筆札：手書的文字，此謂章表。

② 俊：傑出，卓越。

③ 三讓公封：張華曾封壯武郡公，多次辭讓乃受，其讓表已佚。

④ 引：引申。比事：比擬事類。

⑤ 偶：謂麗辭對句。

⑥《鷦鷯（jiāo liáo）》：指張華的《鷦鷯賦》。鷦鷯，一種小鳥。

⑦ 莫顧：没有注意到。

⑧ 羊公：指羊祜（hù），字叔子，西晉武帝時為尚書右僕射，有《讓開府表》。開府：謂高級官員成立府署，選置僚屬。

⑨ 有譽於前談：李充《翰林論》曾謂：“羊公之《讓開府》，可

謂德音矣。"

⑩ 庾公：指庾亮，字元規，東晉明帝時為中書監，有《讓中書令表》。中書：即中書監，中書省長官，掌機密。

⑪ 載：載籍，此謂章表之作。

⑫ 聯類：聯想類比。通行本作"顯類"，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聯類"。

⑬ 劉琨：字越石，西晉作家，有《勸進表》。

⑭ 張駿：字公庭，西晉末據隴西稱涼王，有《請討石虎李期表》。

⑮ 耿介：謂光明正大。

8. 原夫章表之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①；既其身文②，且亦國華③。章以造闕④，風矩應明⑤；表以致禁⑥，骨采宜耀⑦：循名課實⑧，以文為本者也⑨。

【校注】

① 昭明：使顯明。心曲：心事。

② 身文：自身的禮儀和言語修養。

③ 國華：國中珍品。

④ 造：到。闕：宮門外兩側的高臺及樓觀，借指宮廷。

⑤ 風：作品的教化之功。矩：法度，常規。

⑥ 禁：帝王宮殿。

⑦ 骨：作品的剛健之力。

⑧ 循名課實：猶循名責實，按其名而求其實，要求名實相符。

⑨ 文：文采。通行本作"章"，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文"。

9. 是以章式炳賁[①],志在"典"、"謨"[②];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③],情偽屢遷[④];必雅義以扇其風[⑤],清文以馳其麗[⑥]。然懇惻者辭為心使[⑦],浮侈者情為文出[⑧]。繁約得正[⑨],華實相勝,脣吻不滯[⑩],則中律矣[⑪]。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⑫],蓋一辭意也[⑬]。荀卿以為[⑭]: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⑮],亦可以喻於斯乎[⑯]?

【校注】

① 炳賁:謂文采炳煥。炳,明。賁,華美。

② "典"、"謨":指《尚書》之《堯典》、《皋陶謨》等。

③ 包:包藏,包容。

④ 情偽:謂真偽。

⑤ 雅義以扇其風:謂内容雅正而具有教化之功。扇,鼓動。

⑥ 清文以馳其麗:文辭清新而華美。

⑦ 懇惻:誠懇痛切。辭為心使:猶為情而造文。

⑧ 浮侈:謂華而不實。情為文出:猶為文而造情。文出,通行本作"文使"或"文屈",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文出"。

⑨ 得正:猶得當。

⑩ 脣吻:此謂聲調音律。滯:不通暢。

⑪ 中律:合乎法度。

⑫ "子貢云"二句: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其論訂盟之語,載《左傳·哀公十二年》,此借指章表寫作。

⑬ 一辭意:使辭與意相一致。

⑭ 荀卿:名況,"卿"乃尊稱。

⑮“觀人”二句：《荀子·非相》：“觀人以言，美於黼黻（fǔ fú）文章。”黼黻，泛指禮服上所繡的華美花紋。

⑯ 喻：説明。

10. 讚曰：敷奏絳闕[1]，獻替黼扆[2]。言必貞明[3]，義則弘偉。肅恭節文[4]，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5]。

【校注】

① 絳闕：赤色的宫闕，借指朝廷。

② 黼扆（yǐ）：古代帝王座後畫以斧形花紋的屏風，借指帝王。

③ 貞：正。

④ 節文：禮儀之辭。

⑤ 斐：有文彩貌。

【譯文】

設置官位而分派職務，上下合作處理政事。頭戴珠玉之冠的天子每日聽政，腰佩玉器的諸侯按時朝見。朝臣口頭陳奏，天子論功行賞。所以堯曾徵詢四方諸侯之長，舜曾任命八位賢人；臣下再三辭讓的請求，帝王肯定和重視的委任：這些都是在朝廷上口頭陳説，並未形成書面文字。那麼，朝臣的口頭陳奏，也就具有奏章、奏表的意義了；帝王之論功行賞，也就是一種授予爵位的儀式了。到太甲即位，伊摯作《伊訓》進行勸誡；太甲思念衆人而回到亳都，伊摯又作《太甲訓》三篇予以贊美。用書面文辭來勸善規過，就開始於此了。周王朝繼承夏、商兩代的制度，禮儀更為隆重。一再拜謝而叩頭至地、報答美意而頌揚英

明、承受封賞而敬奉册命、敢當重任而不負厚望,等等,這些用語雖没有口頭、書面的區别,但其陳辭答謝之義是顯然可見的。到了戰國時代,尚未改變古代程式;向帝王奏事,都叫"上書"。秦初確定制度,才改"書"為"奏"。漢代制定禮節儀式,則把上書分為四類:第一類叫"章",第二類叫"奏",第三類叫"表",第四類叫"議"。"章"用於答謝君恩,"奏"用於查驗彈劾,"表"用於陳述請求,"議"用於提出異議。所謂"章",就是明顯。《詩經》上説,銀河在天上放出光華,即是文采鮮明之意。"章"也用以指有文采的事物,如紅白相間稱為"章"。所謂"表",就是表明。《禮記》有《表記》一篇,是説君子的品德表現於儀表。"表"也用作標志之物,如測量日影的器具就叫"表"。"章"、"表"之名,大概就來源於此吧。

查考《七略》和《漢書·藝文志》,連民間歌謡也多有著録;而"章、表、奏、議"乃治理國事的關鍵,卻没有編録進去,這是由於按照舊例,這些文件各有所管,分佈在不同的部門。西漢時期的章表,留傳下來的很少。到東漢選拔官吏,必須考試章奏文書。左雄的表議,成了尚書臺的典範;胡廣的章奏,被稱為"天下第一":這都是當時的傑出之作。試看胡廣拜謁皇陵的章奏,便足以見出其典雅的文筆確是很美的。從前晉文公接受封爵,曾三次辭讓而後從命;所以漢代末年的辭謝之表,也以推讓三次為限。曹操曾説,上表不必三讓,也不要講究文辭的華麗。因此,魏初的章表,大都就事論事而切合實際;從文辭華美的角度而言,那是尚有欠缺的。至於孔融的《薦禰衡表》,寫得氣勢充沛而文采飛揚;諸葛亮的《出師表》,則情志淋漓而文辭通暢:雖有華麗與質樸之不同,但都是表文中的出色之作。陳琳和阮瑀的章表,也享譽一時;陳琳之作被認為特别有力,則是較為突出的了。陳思王曹植的表文,可謂獨冠羣雄。其作品體制完備而

音律協調,文辭清新而情志顯達;隨物賦形而技巧圓熟,應機可變而生動活潑:其駕馭能力頗為嫻熟,因而能做到張弛有度而恰到好處。到晉初的章表,以張華之作最為出色。其三度辭讓封爵,説理周詳而文辭簡要;文義生發而排比事類,則皆用麗辭對句;只是世人都看重其《鷦鷯賦》,而没有注意到他的章表。至於羊祜的《讓開府表》,前人早有讚譽之辭;庾亮的《讓中書令表》,在以往的作品中也確是不錯了:其抒寫情志,類比事理,頗有雅正之風。劉琨的《勸進表》,張駿的自序表,都寫得光明正大,乃是陳情敘事的優秀表文。

推究章表的意義,乃是用以報答和頌揚朝廷,並表明自己的心意。章表之文,既顯示作者的禮儀和言語修養,同時也成為國之珍品。“章”是要送到帝庭的,其教化意義理應明顯;“表”也是要呈進皇宫的,骨力辭采理應完備。顧名思義,“章”、“表”原本都具有華美的含義。所以,“章”的特點是文采鮮明,以《尚書》之《堯典》、《皋陶謨》為典範,做到精要而不粗疏,明白而不膚淺。“表”的特點是内容豐富,感情多變,必須意義雅正而具有教化之功,文辭清新而顯其華麗之美。但為人真誠的作者,為情而造文;華而不實的作者,則為文而造情。能做到繁簡得當,華美與樸實相結合,聲調音律通暢流利,那就符合章表的要求了。子貢説,發之於真心,行之於言辭,也就是要做到意與辭相一致。荀況則認為,看一個人的精美文辭,比耀眼的華服更美麗。這也可以説明章表的特點吧?

總而言之:向朝廷呈奏章表,給帝王提出建議,言辭必須正確明白,意義應該宏大深遠。嚴肅恭敬而講究禮儀,首尾一貫而條理清晰。高明的章表之作,文質彬彬而辭采斐然。

奏啓第二十三

1. 昔唐虞之臣[①]，敷奏以言[②]；秦漢之輔[③]，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④]，上急變[⑤]，劾愆謬[⑥]，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於下，情進於上也。

【校注】

① 唐虞：唐堯、虞舜。

② 敷奏：陳奏，向君上報告。敷，陳述。

③ 輔：輔佐之臣。

④ 典儀：典禮儀式。

⑤ 急變：指事關重大的緊要奏疏。

⑥ 劾：彈劾，揭發罪狀。愆（qiān）：過失。

2. 秦始立奏[①]，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②]，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③]，事略而意徑[④]：政無膏潤[⑤]，形於篇章矣。

【校注】

① 秦：指秦朝。

② 王綰：秦始皇時丞相。奏勳德：秦初，王綰曾與李斯等

人共議帝號,稱頌秦始皇之功。

③ 李斯:秦朝丞相,有《上書言治驪山陵》。驪山:秦始皇陵墓所在地,在今陝西省臨潼縣。

④ 徑:直接。

⑤ 膏潤:謂恩澤。

3. 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①];儒雅繼踵[②],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③],鼂錯之兵術[④],匡衡之定郊[⑤],王吉之勸禮[⑥],温舒之緩獄[⑦],谷永之諫仙[⑧]:理既切至,辭亦通辨[⑨],可謂識大體矣[⑩]。

【校注】

① 疏:分條陳述之奏章。

② 儒雅:博學的儒生。繼踵:接踵,前後相接。踵,脚後跟。

③ 務農:指賈誼的《論積貯疏》。

④ 鼂錯:西漢文人,曾上書言兵事。術:通行本作“事”,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術”。

⑤ 匡衡:字稚珪,西漢元帝時丞相,有《奏徙南北郊》。郊:古帝王祭祀天地。

⑥ 王吉:字子陽,西漢宣帝時為諫大夫,曾上疏宣帝“述舊禮,明王制”。勸:通行本作“觀”,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勸”。

⑦ 温舒:姓路,字長君,西漢宣帝時為臨淮太守,主張尚德緩刑。

⑧ 谷永:字子雲,西漢成帝時官至大司農,曾勸説成帝拒絶祭祀方術。

⑨ 通辨：通達明辨。通行本作“通暢”，宋本《太平御覽》引作“通辨”。

⑩ 大體：謂基本體制。

4. 後漢群賢，嘉言罔伏[①]：楊秉耿介於災異[②]，陳蕃憤懣於尺一[③]，骨鯁得焉[④]；張衡指摘於史讖[⑤]，蔡邕銓列於朝儀[⑥]，博雅明焉。

【校注】

① 罔伏：謂無所藏匿。

② 楊秉：字叔節，東漢桓帝時官至太尉，曾因風災之事上疏漢桓帝，勸其行事須謹慎。耿介：光明正大。

③ 陳蕃：字仲舉，東漢桓帝時為太尉，曾上疏桓帝杜絶吏治腐敗、賄賂成風問題。尺一：一尺一寸，古時詔板的長度，代指詔書。

④ 骨鯁：謂骨氣。

⑤ 史讖：通行本作“史職”，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史讖”。讖，預言吉凶的文字、圖籙。張衡有多篇指摘史書、圖讖的疏奏。

⑥ 銓列：編列。朝儀：朝廷禮儀。蔡邕曾上疏陳政要七事，多涉朝廷儀法綱紀。

5. 魏代名臣，文理迭興[①]：若高堂天文[②]，黄觀教學[③]，王朗節省[④]，甄毅考課[⑤]，亦盡節而知治矣[⑥]。晉氏多難[⑦]，災屯流移[⑧]；劉頌殷勤於時務[⑨]，温嶠懇惻於費役[⑩]，並體國之忠規矣[⑪]。

【校注】

① 文理：文辭義理，此謂奏疏。迭興：相繼興起。

② 高堂：複姓，指高堂隆，字升平，三國魏明帝時官至光禄勳，曾上疏借天象來警告帝王。

③ 黄觀：三國魏人。通行本作“王觀”，宋本《太平御覽》引作“黄觀”。教學：黄觀有關教學的疏奏已佚。

④ 王朗：字景興，三國時魏國文人，明帝時為司空，曾奏倡節省。

⑤ 甄毅：三國魏人，曾任駙馬都尉，有關於考覈尚書郎的建議。考課：考覈官吏，分别等差，決定升降。

⑥ 盡節：盡心竭力，保全節操。

⑦ 晉氏：指兩晉王朝。

⑧ 災屯(zhūn)：災難，禍患。流移：流亡，遷移。

⑨ 劉頌：字子雅，西晉惠帝時為吏部尚書。其任淮南相時，曾詳論當時政務。

⑩ 温嶠：字太真，成帝時為驃騎將軍，曾上太子疏諫起西池樓觀。費役：謂耗費民力的勞役。

⑪ 體國：謂體念國家。忠規：忠言規諫。

6. 夫奏之為筆[①]，固以明允篤誠為本[②]，辨析疏通為首。强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③]，治繁總要：此其體也。

【校注】

① 筆：與“文”相對而言，指不重音韻彩飾的應用文。

② 明允：嚴明恰當。

③ 酌：斟酌，參考。御：駕馭，控制。

7. 若乃按劾之奏[1]，所以明憲清國[2]。昔周之太僕[3]，“繩愆糾謬”[4]；秦有御史[5]，職主文法[6]；漢置中丞[7]，總司按劾。故位在鷙擊[8]，砥礪其氣[9]，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10]。觀孔光之奏董賢[11]，則實其奸回[12]；路粹之奏孔融[13]，則誣其釁惡[14]：名儒之與險士[15]，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勁直[16]，而按辭堅深[17]；劉隗切正[18]，而劾文闊略[19]：各其志也。

【校注】

① 按劾：考查覈驗，查驗彈劾。

② 明憲：嚴明法度。清國：澄清國政。

③ 太僕：周代高級官吏，出入王命、糾正過失等。

④ 繩愆糾謬：語出《尚書·冏（jiǒng）命》。繩：糾正，彈劾。

⑤ 有：通行本作“之”，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有”。御史：官名，掌文書及記事等。

⑥ 文法：法令條文。

⑦ 中丞：即御史中丞，為御史大夫的輔佐官員。

⑧ 鷙擊：猛烈搏擊，喻執法嚴厲之官職。

⑨ 砥礪：磨練，鍛煉。

⑩ “筆端振風”二句：西漢崔篆《御史箴》：“簡上霜凝，筆端風起。”

⑪ 孔光：字子夏，西漢成帝、哀帝時為丞相。董賢：字聖卿，漢哀帝寵臣。

⑫ 奸回：奸惡邪僻。

⑬ 路粹：字文蔚，漢末文人。《後漢書・孔融傳》載，曹操曾命路粹"枉狀奏融"。

⑭ 釁惡：猶罪惡。

⑮ 名儒：指孔光，其為孔子十四世孫。險士：指路粹。

⑯ 傅咸：字長虞，西晉作家。勁直：剛强正直。

⑰ 按辭：檢舉之辭。堅深：猶艱深。

⑱ 劉隗（wěi）：字大連，東晉元帝時為丞相司直。切正：急切率直。

⑲ 闊略：粗疏。

8. 後之彈事[①]，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②]。然函人欲全[③]，矢人欲傷[④]；術在糾惡，勢必深峭[⑤]。《詩》刺讒人，"投畀豺虎"[⑥]；《禮》疾無禮[⑦]，方之鸚猩。墨翟非儒[⑧]，目以羊彘[⑨]；孟軻譏墨，比諸禽獸[⑩]。《詩》、《禮》、儒、墨，既其如兹；奏劾嚴文，孰云能免？

【校注】

① 彈事：謂彈劾奏章。

② 舊準弗差：謂與原有的準則、格式相差無幾。

③ 函人：造鎧甲的工匠。全：保全。

④ 矢人：造箭的工匠。《孟子・公孫丑上》："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⑤ 深峭：嚴峻苛刻。

⑥ "《詩》刺"二句：《詩・小雅・巷伯》："取彼譖（zèn）人，投畀（bì）豺虎。"讒人：即譖人，讒譭他人的人。畀：給。

⑦“《禮》疾”二句:《禮記·曲禮上》:“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疾:厭惡,憎恨。方:比。

⑧墨翟:戰國初思想家,墨家學派的開創者。非儒:反對儒家的主張。

⑨羊彘(zhì):通行本作“豕彘”,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羊彘”。彘,豬。

⑩“孟軻”二句:孟軻,戰國時期思想家。《孟子·滕文公下》:“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氏,指楊朱,戰國時期思想家,主張愛己。

9. 是以近世為文①,競於詆訶②,吹毛取瑕③,次骨為戾④,復似善罵,多失折衷⑤。若能闢禮門以懸規⑥,標義路以植矩⑦,然後逾垣者折肱⑧,捷徑者滅趾⑨,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為巧哉⑩!

【校注】

①近世:通行本作“世人”,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近世”。

②詆訶:詆毀,呵責。

③吹毛取瑕:猶吹毛求疵。瑕,玉上的斑點或裂痕。

④次骨:猶入骨,形容程度極深。次,至。戾(lì):暴戾。

⑤折衷:即折中,合於中庸之道,没有任何偏倚。

⑥闢:開,打開。禮門:《孟子·萬章下》:“夫義,路也;禮,門也。”懸:高挂。規:法度,準則。

⑦植:樹立。矩:法度,常規。

⑧逾:越。垣:牆。肱(gōng):手臂。

⑨ 捷徑：近便的小路，喻不循正軌、投機取巧之舉。趾：足指。

⑩ 詬病：侮辱，引申為指責或嘲罵。巧：通行本作“切”，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巧”。

10. 是以立範運衡[①]，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②]，辭有風軌[③]；總法家之裁[④]，秉儒家之文[⑤]。“不畏强禦”[⑥]，氣流墨中[⑦]；“無縱詭隨”[⑧]，聲動簡外[⑨]：乃稱絶席之雄[⑩]，直方之舉也[⑪]。

【校注】

① 立範運衡：謂樹立規範，制定標準。衡，準則，標準。

② 典刑：即典型，謂舊法、常規。

③ 風軌：教化法度。

④ 總：持。裁：制裁，約束。通行本作“式”，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裁”。

⑤ 秉：執，持。文：謂禮節儀式。

⑥ 不畏强禦：語出《詩・大雅・烝民》。强禦，猶强權。

⑦ 氣流墨中：氣勢流貫於筆墨之中。

⑧ 無縱詭隨：語出《詩・大雅・民勞》。詭隨，謂假意附和之人。

⑨ 聲動簡外：聲勢振動於竹簡之外。

⑩ 絶席：獨坐一席，以示尊顯。

⑪ 直方：公正端方。

11. 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①]，蓋其

義也[2]。孝景諱啓[3]，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4]，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5]；讓爵謝恩，亦表之别幹[6]。必斂徹入規[7]，促其音節[8]，辨要輕清[9]，文而不侈[10]：亦啓之大略也。

【校注】

① 高宗：指商王武丁。"啓乃心"二句：語出《尚書·説命上》。沃：澆灌。

② 蓋：通行本作"取"，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蓋"。

③ 孝景：西漢景帝劉啓。諱：避諱。

④ 箋記：文體名，給長官的書啓。

⑤ 異條：支流。

⑥ 别幹：枝條。

⑦ 斂：約束，節制。徹：道，軌轍。通行本作"飭"，元至正本作"徹"。

⑧ 促：短，緊縮。

⑨ 辨要：謂論述能抓住要害。辨，通"辯"。輕清：謂簡明輕快。

⑩ 侈：過分。

12. 又表奏確切，號為"讜言"[1]。讜者，偏也[2]。王道有偏，乖乎蕩蕩[3]；其偏[4]，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5]，貴直也。自漢置八儀[6]，密奏陰陽[7]；皂囊封板[8]，故曰"封事"[9]。晁錯受《書》[10]，還上"便宜"[11]。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

躬[12],必吐謇諤[13];事舉人存[14],故無待泛說也。

【校注】

① 讜(dǎng)言:直言,善言。

② 偏也:此句疑有脱字,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云:"疑當作'無偏'。"

③ 乖:背離,違背。蕩蕩:廣闊博大之貌。

④ 其偏:諸家校勘皆疑此句有脱字,然所補均有未安。謹按:"其"疑為"不"之誤。

⑤ 孝成:指漢成帝。班伯:班婕妤胞弟,成帝時為中常侍。成帝稱贊班伯之語,載於《漢書·敍傳》。

⑥ 八儀:即八名禮儀之士,其善調八音,故《後漢書·禮儀志》謂之"八能之士"。

⑦ 陰陽:謂天地四時之變。

⑧ 皂囊:黑綢口袋。板:手板,古代官吏上朝時所執的記事板。

⑨ 封事:密封的奏啓。

⑩ 晁錯受《書》:《史記·晁錯傳》載,晁錯曾往濟南向伏生學習《尚書》。

⑪ 便宜:指有利國家、合乎時宜之事,此謂以此為內容的奏啓。

⑫ 王臣匪躬:《易·蹇》:"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蹇,忠直貌。匪躬,謂不為自己。

⑬ 謇諤(jiǎn è):正直之言。

⑭ 事舉人存:謂有關的人和事,上面已經列舉。

13. 讚曰：皂飭司直[①]，肅清風禁[②]。筆鋭干將[③]，墨含淳酖[④]。雖有次骨，無或膚浸[⑤]。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校注】

① 皂飭：謂奏啓。皂，即上文之"皂囊"。飭，戒飭，指奏啓。司：主持。

② 風禁：猶風紀，風教綱紀。

③ 干將：古良劍名。

④ 淳酖(zhèn)：劇毒的鴆酒。酖，通"鴆"，謂毒酒。

⑤ 膚浸：膚受，謂讒言中傷。

【譯文】

從前唐堯、虞舜時的大臣，通過口頭向帝王陳奏；秦漢時的大臣，上書帝王叫做"奏"。陳述政事、提出典禮儀式、報告緊急事件、彈劾過失，都稱之為"奏"。所謂"奏"，也就是進言；臣下向君上報告，下情得以上達。

秦初開始用奏，但法家缺乏文采。我們看王綰等人奏議帝號，文辭質樸而内容淺顯；李斯的《上書言治驪山陵》，敍事粗略而直言其意：可見政治上缺少恩德，文章也就没有光澤了。從漢代以後，奏事有時也叫上疏。博學的儒生相繼而作，可謂異彩紛呈。像賈誼論述重視農事、晁錯談論用兵之術、匡衡制定郊祀之禮、王吉勸説遵行舊制、路温舒主張尚德緩刑、谷永勸諫拒絶方術：他們的道理都講得懇切而準確，語言也通達而明辨，可以説是明白奏章之要領的。東漢的諸位才士，更是不吝自己的言説。楊秉直率地陳述風災之事，陳蕃則表達對吏治的憤懣：都

頗有骨氣。張衡指摘史書、圖讖之失,蔡邕則編列朝綱禮儀:可謂博學而典雅。至魏代名臣,奏疏亦頗為興盛。高堂隆借天象勸諫,黄觀就教學上疏,王朗上奏提倡節省,甄毅建議考覈官吏,他們可謂克盡職守而懂得治道了。晉代多災多難,禍患不斷。劉頌詳論當時的政務,温嶠動情於民力的耗費:這都是體念國家的忠言規諫。

"奏"這種文體,本應以嚴明恰當、篤實忠誠為根本,以分析明辨、疏通暢達為前提。記憶超群有助於理解政務,見識廣博則足以窮達事理。借鑒歷史的經驗,解決當代的問題;以簡馭繁,抓住要害:乃是"奏"的基本要求。

至於查驗彈劾的奏文,是用以嚴明法紀、廓清國政的。從前周代的太僕,即負責彈劾過失而糾正錯誤;秦代的御史大夫,則職掌法令條文;漢代設置御史中丞,主管查驗彈劾。所以,身居執法嚴厲之職,理當培養正氣,從而使得筆下聲勢如風、紙上嚴辭如霜。試看孔光對董賢的彈劾,乃是如實列舉其奸惡邪僻;路粹對孔融的奏狀,則是捏造罪名。可見名門儒者與陰險小人,用心本是極不相同的。至於傅咸之為人剛正,而奏文卻深奥難懂;劉隗急切率直,而奏文則有些粗疏:乃是不同的情志使然。

後世的彈劾奏章,對前代多有參借;雖在具體應用中有所創新,但與古代的基本格式相差無幾。製造鎧甲的工匠,目的是保全人身;製造弓箭的工匠,則是為了使人受傷。彈劾之文既是為了揭露罪惡,也就勢必嚴峻苛刻。《詩經》譏刺讒譭之人,説把他們扔給豺狼虎豹;《禮記》痛恨無禮之人,則把他們比作鸚鵡和猩猩。墨翟攻擊儒家,視之為豬羊;孟軻譏諷墨家,比之為禽獸。《詩經》和《禮記》、儒家和墨家,尚且如此;奏狀彈劾的嚴厲之文,又怎能避免?所以,近世之文,競相詆譭,吹毛求疵,尖酸刻薄,以謾罵為能事,而有失中庸之道。若能打開禮儀之門而嚴

格法度,奉行仁義之道而樹立規範,對膽敢犯規者施以嚴刑,對不走正道者行之峻法,又何必出言暴躁而文辭醜惡,指責辱駡而逞其巧舌呢? 所以,確立規範而制定標準,應當抓住根本。必須做到説理遵循常規,語言有益教化,具有法家的剛斷,堅守儒家的禮儀。不害怕强暴權勢,文氣流貫於筆墨之中;不附和圓滑小人,聲勢振動於竹簡之外: 此可謂風骨凜然的宏文,公正端方的傑作了。

所謂"啓",就是打開。商王武丁所謂"打開你的心扉,澆灌我的心靈",就是這個意思。漢景帝名"啓",為了避諱,所以兩漢時期不用"啓"的名稱。到魏代的書札中,才開始用"啓聞";在陳事的最後,有時候也説"謹啓"。從晉代以後,"啓"的運用就很多了,且兼有表、奏之用。其用於陳説政事,乃是"奏"的分支;用於辭讓謝恩,則是"表"的枝條。必須嚴謹節制而中規中矩,使音調節奏簡潔明快;論述抓住要害而不拖泥帶水,富有文采而不過分修飾: 這便是"啓"的基本要求了。

此外,準確而切實的表奏之文,也被稱為"讜言"。所謂"讜",就是不偏。帝王之道如果偏頗,那就不可能有廣闊博大的氣象了;正因為没有偏頗,所以稱為"讜言"。漢成帝稱贊班伯之語為"讜言",正是看重其正直。從漢代開始設置八名禮儀之士,秘密呈奏天地陰陽之事;因為要用黑綢口袋密封簡板,所以稱為"封事"。晁錯去學習《尚書》,回來後上書陳述便利宜行之事,稱為"便宜"。後代的"便宜",大都密封呈奏,以便謹慎而保密。作為帝王之臣,不能計較個人得失,而必須敢於直言;有關的人和事,上面已經列舉,所以這裏就不多説了。

總而言之: 奏啓之文要主持正義,肅清風教而整頓綱紀。言辭像毒藥一樣猛烈,筆鋒如寶劍一般鋭利。雖應切中其要害,但勿傷人以惡語。陳説政務而上書便宜,就一定能够勝任其事。

議對第二十四

1. “周爰咨謀”[①]，是謂為議。議之言宜[②]，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③]《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④]議貴節制[⑤]，經典之體也。

【校注】

① 周爰咨謀：語出《詩·小雅·皇皇者華》，謂四處諮議。周，遍。爰，於。咨謀，討論商酌。咨，商議。通行本作“諮”，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咨”。

② 宜：合適，適當。

③ “君子”二句：語出《易·節·象》，“度數”原文作“數度”，數量節度。按《詔策》篇亦有此句引文，元至正本作“數度”，故此處疑本作“數度”。

④ “議事以制”二句：語出《尚書·周官》，“弗迷”原文作“不迷”。按：從現存唐寫本諸篇看，彥和多用“不”而少用“弗”，故疑此處之“弗”原亦作“不”。

⑤ 節制：謂禮儀制度。

2. 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①]，則其來遠矣。

洪水之難[②],堯咨四岳[③];百揆之舉[④],舜疇五臣[⑤]。三代所興,詢及芻蕘[⑥]。春秋釋宋[⑦],魯桓預議[⑧]。及趙靈胡服[⑨],而季父爭論[⑩];商鞅變法[⑪],而甘龍交辯[⑫]:雖憲章無算[⑬],而同異足觀[⑭]。

【校注】

① 明臺之議:語出《管子·桓公問》。明臺,傳為黄帝議政之所。

② 洪水之難:指堯時洪災。

③ 堯咨四岳:事見《尚書·堯典》。四岳,傳為古代四方諸侯之長。

④ 百揆:總理國政之官。通行本作"宅揆",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百揆"。

⑤ 疇:通"籌",籌畫。臣:通行本作"人",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臣"。

⑥ 芻蕘(ráo):割草採薪之人。《詩·大雅·板》:"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⑦ 釋宋:宋襄公曾被楚人所執,後被釋放。

⑧ 魯桓:當為"魯僖",參預釋放宋襄公之議者為魯僖公。預議:通行本作"務議",宋本《太平御覽》引作"預議"。

⑨ 趙靈胡服:戰國時趙武靈王曾欲穿胡人衣服。

⑩ 季父:叔父,此謂趙公子成,曾反對趙武靈王穿胡服。

⑪ 商鞅:姓公孫,名鞅,戰國時期政治家,曾在秦國實行變法。

⑫ 甘龍:戰國時秦孝公之臣,反對商鞅變法。交辯:互相辯論,爭論。辯,通行本作"辨",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辯"。

⑬ 憲章無算：謂上述議論真正成為典章制度的並不多。無算，不成數目，謂很少。

⑭ 同異：相同與不同，此謂辯論的内容。

3. 迄至有漢[①]，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②]，楷式昭備[③]；藹藹多士[④]，"發言盈庭"[⑤]。若賈誼之遍代諸生[⑥]，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⑦]，安國之辨匈奴[⑧]；賈捐之陳於朱崖[⑨]，劉歆之辨於祖宗[⑩]：雖質文不同[⑪]，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⑫]，郭躬之議擅誅[⑬]；程曉之駁校事[⑭]，司馬芝之議貨錢[⑮]；何曾蠲出女之科[⑯]，秦秀定賈充之謚[⑰]：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

【校注】

① 迄至：至，到。

② 文明：謂文章顯明。

③ 楷式：法則，典範。昭備：顯著而完備。

④ 藹藹：猶濟濟。《詩·大雅·卷阿》："藹藹王多吉士。"

⑤ 發言盈庭：語出《詩·小雅·小旻(mín)》，原為貶意，此乃讚辭。

⑥ 遍代諸生：指代為諸老先生對答詔令之議，事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⑦ 主父：黄叔琳《文心雕龍輯注》謂"當作吾邱"，指吾丘壽王，字子贛，西漢文人。駁挾弓：《漢書·吾丘壽王傳》載，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上奏，謂"民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上議表示反對。

⑧ 安國：指韓安國，字長孺，武帝初為御史大夫。辨匈奴：指辯論是否與匈奴和親事，見《史記·韓長孺列傳》。

⑨ 賈捐：即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通行本作"賈捐之"，元至正本作"賈捐"。朱崖：即珠崖，今海南省海口市。漢武帝置此郡後，不斷發生叛亂，賈捐之有棄珠崖議。

⑩ 辨於祖宗：《漢書·韋賢傳》載，漢代宗廟越來越多，因有部分毀除之議，劉歆表示反對。

⑪ 質文：謂内容和形式。

⑫ 張敏：字伯達，東漢章帝時為尚書。斷輕侮：《後漢書·張敏傳》載，建初年間，有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殺人者得免死刑，後因以為"輕侮法"。張敏反對此法而兩度上議。

⑬ 郭躬：字仲孫，東漢章帝時為廷尉。議擅誅：《後漢書·郭躬傳》載，漢明帝時，秦彭為副將隨竇固出擊匈奴，動輒以法斬人，竇固乃奏其專擅而請誅之。朝臣共議當斬，唯郭躬反對。

⑭ 程曉：字季明，三國魏人，官至汝南太守。校事：魏置刺探臣民言行之官。因其非法横行，程曉上疏極言其弊而請罷，此官得廢。

⑮ 司馬芝：字子華，三國魏人，官至大司農。議貨錢：《晉書·食貨志》載，黄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漸至弊端叢生。經司馬芝等舉朝大議，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

⑯ 何曾：字穎考，魏末為司徒，晉初拜太尉。蠲(juān)：免除。出女：已嫁之女。科：法律條文。按魏法，重罪之人，其已嫁之女亦同誅。何曾使主簿程咸上議，主張已嫁之婦當從夫家之罰。

⑰ 秦秀：字玄良，晉武帝時為博士。賈充：字公閭，晉武帝重臣。謚：古代帝王、貴族等死後的封號。秦秀以賈充"昏亂紀

度"而定其謚號為"荒公"。

4. 漢世善駁,則應劭為首[①];晉代能議,則傅咸為宗[②]。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敍[③];長虞識治[④],而屬辭枝繁[⑤]。及陸機《斷議》[⑥],亦有鋒穎[⑦];而腴辭弗剪[⑧],頗累文骨[⑨]:亦有其美[⑩],風格存焉[⑪]。

【校注】

① 應劭:字仲遠,一作仲瑗,漢末文人。

② 宗:宗主,首領。

③ 銓貫:謂編排連綴。敍:次序。

④ 長虞:傅咸,字長虞。識治:通曉治世之道。

⑤ 屬辭:連綴文辭,即為文。枝繁:謂繁瑣。

⑥《斷議》:指《晉書限斷議》。

⑦ 鋒穎:謂筆鋒犀利。

⑧ 腴辭:指繁冗的文辭。通行本作"諛辭",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腴辭"。

⑨ 文骨:謂文章的剛健之力。

⑩ 有其美:通行本作"各有美",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有其美"。

⑪ 風格:與"文骨"相對,指作品的教化之功。風,風化。格,品格。

5. 夫動先擬議[①],"明用稽疑"[②],所以敬慎群務,弛張治術[③]。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④]。採故實於前代[⑤],觀通變於當今[⑥];理不謬搖其枝[⑦],字不妄舒其

藻[8]。郊祀必洞於禮[9],戎事宜練於兵[10],田穀先曉於農[11],斷訟務精於律[12]。然後標以顯義[13],約以正辭[14]。文以辨潔為能[15],不以繁縟為巧[16];事以明覈為美[17],不以環隱為奇[18]:此綱領之大要也。

【校注】

① 動先擬議:《周易·繫辭上》:"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揣度議論。

② 明用稽疑:語出《尚書·洪範》。稽疑,謂用卜筮決疑。

③ 弛張:《禮記·雜記下》:"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④ 樞紐經典:謂以經典為關鍵。

⑤ 故實:有借鑒意義的舊事。

⑥ 通變:謂發展變化。

⑦ 理不謬搖其枝:謂説理不糾纏細枝末節,而要抓住根本。

⑧ 字不妄舒其藻:謂用辭不作無謂的修飾鋪張,而要準確簡練。

⑨ 郊祀:祭祀天地。通行本作"又郊祀",宋本《太平御覽》無"又"字。洞:通曉,悉知。

⑩ 戎事:軍事,戰事。宜:通行本作"必",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宜"。

⑪ 田穀:種植五穀。

⑫ 斷訟:審理案件。

⑬ 標以顯義:謂突出其重要意義。

⑭ 約以正辭:謂必須運用嚴正之辭。

⑮ 辨潔：明白簡潔。

⑯ 繁縟：謂文辭華麗。

⑰ 明覈：明白真實。

⑱ 環隱：曲折隱晦。通行本作“深隱”，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環隱”。

6. 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①]，穿鑿會巧[②]：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③]；設得其理，亦為遊辭所埋矣[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⑤]；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⑥]。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存於茲矣[⑦]。

【校注】

① 支離：謂繁瑣雜亂。

② 穿鑿：猶牽强附會。會巧：拼湊技巧。

③ 擯：排除，拋棄。

④ 遊辭：虛浮不實的言辭。

⑤ “昔秦女”三句：《韓非子·外儲説》載：“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文衣之媵(yìng)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文衣，華麗的服裝。媵，陪嫁之女。

⑥ “楚珠”三句：《韓非子·外儲説》載：“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櫝，匣櫃。

⑦ 存：通行本作“在”，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存”。

7. 又對策者[①]，應詔而陳政也[②]；射策者[③]，探事而

獻説也[4]。言中理準[5],譬射侯中的[6];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7],選事考言[8]。漢文中年[9],始舉賢良[10];晁錯對策[11],蔚為舉首[12]。及孝武益明[13],旁求俊乂[14]。對策者以第一登庸[15],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

【校注】

① 對策:漢代取士的考試形式之一,應試者就政事、經義等設問作答。

② 應詔:回應詔命。

③ 射策:漢代取士的考試形式之一,按試題大小難易分為甲乙科,應試者投射寫有試題的簡策並隨機作答。

④ 探事:謂摸取試題。

⑤ 中(zhòng):符合。

⑥ 射侯:射靶。侯,用獸皮或布做成的靶子。

⑦ 造士:學業有成的士子。

⑧ 選事:謂銓選官吏。考言:察其所言,猶口試。

⑨ 漢文:指西漢文帝劉恒。

⑩ 舉賢良:推舉有文才之士,漢代選拔人才的科目之一。

⑪ 對策:晁錯有《賢良文學對策》。

⑫ 蔚:草木茂密,喻文采之盛。舉首:《漢書·晁錯傳》載,晁錯應詔上賢良文學對策時,“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

⑬ 孝武:指漢武帝劉徹。

⑭ 旁求:廣泛搜求。俊乂(yì):才德出衆的人。

⑮ 登庸:選拔任用。

8. 觀晁氏之對,驗古明今[①],辭裁以辨[②],事通而贍[③];超升"高第",信有徵矣[④]。仲舒之對[⑤],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⑥],究列代之變[⑦];煩而不慁者[⑧],事理明也。公孫之對[⑨],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⑩],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⑪]。杜欽之對[⑫],略而指事[⑬],辭以治宣[⑭],不為文作。及後漢魯丕[⑮],辭氣質素[⑯],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⑰]。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

【校注】

① 驗古明今:通行本作"證驗古今",王應麟《玉海》引作"驗古明今"。

② 裁以辨:精煉而明白。

③ 贍:豐富。

④ 徵:證驗。

⑤ 仲舒:指董仲舒,有《舉賢良對策》三篇。

⑥ 陰陽之化:天地自然之變化。

⑦ 究:研究,探求。

⑧ 慁(hùn):混亂。

⑨ 公孫:指公孫弘,字季,西漢武帝時為丞相,有《舉賢良對策》。

⑩ 總要:謂總括要點。

⑪ "太常居下"二句:《漢書·公孫弘傳》載,武帝元光五年公孫弘應試,"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太常,官名,掌禮樂祭祀,漢代的太常兼管選試。擢,拔,提升。

⑫ 杜欽：字子夏，西漢成帝時為大將軍王鳳的幕僚，有《舉賢良方正對策》等。

⑬ 略而指事：雖簡略而有專指，如謂"翫色無厭"之危險等。

⑭ 辭以治宣：謂其對策乃因治國之道而發。

⑮ 魯丕：字叔陵，東漢名儒，有《舉賢良方正對策》。

⑯ 辭氣：文辭氣力，謂作品本身。質素：質樸，樸素。

⑰ 獨入高第：建初元年，漢章帝詔舉賢良方正，時對策者百餘人，唯丕在高第。

9. 魏晉以來，稍務文麗[①]。以文紀實[②]，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③]：雖欲求文，弗可得也[④]。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⑤]；晉策秀才，而麏興於前[⑥]：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

【校注】

① 稍：漸。務：追求。

② 以文紀實：謂以華麗的文辭論述實務。

③ 稱疾不會：謂稱病不敢對答，事見《晉書·孔坦傳》。

④ 弗：疑當作"不"。《徵聖》有"不可得也"之句，其"不"通行本作"弗"，唐寫本作"不"。《詔策》有"不可加也"之句，其"不"通行本作"弗"，宋本《太平御覽》引作"不"。因此，"不可"當是劉勰的用語習慣，而不用"弗可"。

⑤ "漢飲博士"二句：《漢書·成帝紀》載，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飛集於庭，歷階升堂而鳴。博士，學官名，漢置五經博士，掌教授、課試等。雉，野雞。

⑥“晉策秀才”二句:《晉書・五行志》載,成帝咸和六年正月,州郡秀孝會於樂賢堂,有麏(jūn)見於前。麏,獐子,似鹿而較小。

10. 夫駁議偏辨[1],各執異見;對策揄揚[2],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3],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4],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5],流洋洋而不溢[6]: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7],不其鮮歟!

【校注】

① 辨:通“辯”,争論、辯論。

② 揄揚:宣揚。

③ 三五:謂錯綜變化,此指歷史發展。鎔世:陶冶世風。

④ 權變:隨機應變,此謂時代變遷。

⑤ 恢恢:廣闊貌。

⑥ 洋洋:充滿貌。

⑦ 志足文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11. 讚曰:議惟疇政,名實相課[1]。斷理必剛[2],攡辭無懦。對策王庭,同時酌和[3]。治體高秉[4],雅謨遠播[5]。

【校注】

① 名實相課:猶名實相符。課,查覈。

② 剛：通行本作“綱”，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剛”。

③ 同時：猶當時。酌和(hè)：斟酌回答。和，應答。

④ 治體：謂治國之本。

⑤ 雅謨：雅正的謀略。

【譯文】

多方諮詢、商討，就叫做“議”。“議”的意思是適宜，即審查事理是否相宜。《周易》之《節卦》說：“君子裁定數量節度，議論德行。”《尚書·周官》說：“按照制度商議事務，政治才不會混亂。”可見“議”貴在遵從禮儀制度，乃是一種經典文體。從前管仲說，軒轅黄帝曾設議政之所，那麼“議”可謂由來已久了。洪水泛濫成災時，堯曾詢問四方諸侯之長；為了選拔總理國政之官，舜曾與五位大臣籌議。到夏、商、周三代興起，連割草採薪之人也要徵詢其意見。春秋時期楚國釋放宋襄公，魯僖公曾參與商議。至於趙武靈王要穿胡人的衣服，而其叔父與之争論；商鞅實行變法，則甘龍與之辯論。雖然上述議論並未形成典章制度，但其辯論的内容還是很豐富的。

到了漢代，開始形成“駁議”的體制。所謂“駁”，就是駁雜；議論紛紜而莫衷一是，所以叫做“駁”。從兩漢以來文章漸顯，法則亦趨於完備；人才濟濟，高談闊論充滿朝廷。如賈誼代替老臣們對答詔令，可謂議論敏捷了。至於像吾丘壽王反駁“民不得挾弓弩”之論，韓安國辯論是否與匈奴和親之事，賈捐之關於放棄朱崖的陳述，劉歆關於反對毀除宗廟的争辯：雖其内容和形式各有不同，但都能抓住問題的要害。至於張敏對“輕侮法”的論斷，郭躬對是否以專擅之罪誅殺秦彭的議論，程曉對設置校事官一事的駁斥，司馬芝對恢復五銖錢的建議，何曾主張廢除對已嫁婦女不合理的法律，秦秀擬定賈充的謚號：這些都符合事

實而公允恰當,稱得上通曉"議"體之作了。漢代善於寫駁議者,當以應劭為首;晉代長於寫駁議者,則以傅咸為能。不過,應劭博通古事,而編排連綴頗有條理;傅咸通曉治世之道,而寫得枝蔓繁瑣。至於陸機的《晉書限斷議》,筆鋒頗為犀利,但文辭繁雜而缺乏提煉,對文章剛健之力的形成頗為不利:他們也都各有其優點,其作品具有教育意義。

凡有行動,首先要進行議論,以明確其作用,消除各種疑慮。這是對各種政務的嚴肅慎重,也是張馳有度的治國之道。所以,議論的主要依據,是必須以經典為根本。借鑒前人的歷史經驗,研究時代的發展變化;說理不糾纏細枝末節,用辭不作無謂的修飾鋪張。論祭祀,必須深悉禮儀;寫軍事,應該懂得用兵;講種田,先要通曉農業;議案件,務必精通法律。然後突出其重要意義,並運用嚴正的文辭。語言應當明白而簡潔,不以華美富麗為能事;內容應當明確而真實,切勿曲折隱晦而獵奇:這些就是"議"的大致要領了。如果對政事不甚明瞭,而只是舞文弄墨,東拉西扯地組織文辭,牽强附會地拼湊技巧:如此僅僅展示華麗的文筆,固然遠離了事實;即使講出一些道理,也被虛浮不實的言辭所淹没。從前秦穆公之女嫁到晉國時,由服飾華麗的陪嫁女跟從,結果晉國人看重陪嫁之女而輕視秦穆公之女;楚國有人賣珠子給鄭國,製作了一個薰以桂椒的精製匣子,結果鄭國人買了這個匣子而退回了珠子。假如文飾淹没了所講的道理,重視細枝末節而忽略了根本問題,那麽秦人嫁女和楚人賣珠的故事,便又在今天重演了。

所謂"對策",乃是回應詔命而陳述政事;所謂"射策",則是摸取試題而獻言陳説。對答合適而説理準確,猶如射靶而中的。所以,"對策"和"射策"雖名稱不同,其實乃是"議"的變體。古代學業有成的士人,在參加官吏的選拔時要進行口頭考覈。到

漢文帝中期,開始推舉有文才之士;晁錯的《賢良文學對策》,成為被推舉者中最優秀的作品。到漢武帝時期,這一制度更為發揚光大,因而廣泛搜求才德出衆之人。參加對策的人,第一名被選拔任用;參加射策的人,則甲科被授予官職:這確實是選拔賢才的重要方法。讀晁錯的對策,引用古代之事而證明今日之理,文辭精煉而明白,事理通達而豐富;其出類拔萃而名列前茅,確實是有根據的。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繼承《春秋》的傳統,以陰陽變化為根本,探究歷代的發展演變;内容豐富而不顯混亂,正因其事理明辨。公孫弘的《舉賢良對策》,簡要而不够廣博,但能抓住要點而文辭精煉,用事貼切而情理顯明,所以主考官將其列為下等,而漢武帝卻提升其為第一。杜欽的對策,雖然簡略卻有專指;其文辭乃為治國之道而發,不是單純為了作文章。至於東漢的魯丕,其對策風格樸素,以温文爾雅入選,且獨中高第。以上五家,都是前代顯要的典範。魏晉以後,逐漸追求文采的華麗。以華麗的文辭論述實務,損失的東西本已很多;至於有些前來應選者,甚至稱病不敢對答,那麽即就追求文采而言,也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漢代博士舉行飲酒禮之時,有野雞飛集於堂上;晉代策試秀才之際,有獐子跑到堂前:這並不是什麽其他的怪事,而是選拔人才不當所出現的特異現象。

駁議側重於辯論,各自堅持不同的意見;對策主要是闡揚,以明確治國之道。論事要深明為政之術,説理要切合現實需要。參考歷史的經驗以陶冶世風,避免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駕馭時代的發展以拯救流俗,不發尖刻淺薄的欺人之語。如長風遠送而廣闊無際,像大河浩蕩卻不泛濫成災:那就是朝廷上的優秀議對了。很難啊,文人要具備這樣的才力!有的人熟悉為政之術,但缺乏文才;有的人精於文辭,卻不懂治國之道。通過對策所選拔出來的人,稱得上是通才了:内容充實而富有文采,不是

很少見嗎?

總而言之:“議”用於商討政務,名與實應該相符。説理必須剛健果斷,用辭不能軟弱乏力。對策用於朝廷之上,當時即需斟酌回答。能够通曉治國之道,謀略自然雅正高超。

書記第二十五

1. 大舜云:“書用識哉!”[①]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為之書;書之為體,主言者也[②]。揚雄曰[③]:“言,心聲也;書,心畫也[④]。聲畫形[⑤],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染之簡牘[⑥]。取象乎《夬》[⑦],貴在明決而已[⑧]。

【校注】

① 書用識(zhì)哉:語出《尚書·益稷》。識,記載。

② 主:主宰,主持,掌管。

③ 揚雄:下引其語見於《法言·問神》。

④ 畫:圖畫,圖像。

⑤ 形:顯示。

⑥ 染:書寫。通行本作“陳”,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染”。簡牘:古代書寫用的竹木片。

⑦ 取象乎《夬》:即《徵聖》篇“《書》契決斷以象《夬》”之意,此藉以解釋“書”之緣起及其含義。象,卦象。乎,通行本作“於”,宋本《太平御覽》引作“乎”。夬,參見《徵聖》注。

⑧ 明決:明快決斷。

2. 三代政暇[①],文翰頗疏[②]。春秋聘繁[③],書介彌盛[④]。繞朝贈士會以策[⑤],子家與趙宣以書[⑥];巫臣之遺子反[⑦],子產之諫范宣[⑧]: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⑨],進弔書於滕君[⑩]。固知行人挈辭[⑪],多被翰墨矣[⑫]。

【校注】

① 暇:空閑,閑暇。

② 文翰:文書。

③ 聘:聘問,指天子與諸侯或諸侯與諸侯間的遣使通問。

④ 書介:傳達書信的使者。

⑤ 繞朝:春秋時秦國大夫。士會:晉國大夫。策:謂書簡。繞朝贈士會書策,事見《左傳・文公十三年》。

⑥ 子家:指春秋時鄭國公子歸生。趙宣:指趙盾,晉國大夫,謚宣子。鄭子家與趙宣子書,事見《左傳・文公十七年》。

⑦ 巫臣:姓屈,也稱屈巫,春秋時楚國貴族,仕於晉。遺(wèi):送交。子反:楚公子側。屈巫給楚公子書信,事見《左傳・成公七年》。

⑧ 子產:名僑,春秋時鄭國大夫。范宣:士會之孫士匄(gài),食邑於范,謚宣子。子產書諫士匄,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⑨ 子服敬叔:應為"子叔敬叔",指春秋時魯國大夫叔弓,謚敬子。

⑩ 進弔書於滕君:子叔敬叔曾進弔書於滕成公之喪,事見《禮記・檀弓下》。

⑪ 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亦為使者通稱。挈:持,攜帶。

⑫ 被：及，延及。

3. 及七國獻書[①]，詭麗輻輳[②]；漢來筆札[③]，辭氣紛紜[④]。觀史遷之報任安[⑤]，東方之謁公孫[⑥]，楊惲之酬會宗[⑦]，子雲之答劉歆[⑧]：志氣盤桓[⑨]，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⑩]，抑揚乎寸心[⑪]。

【校注】

① 獻書：謂奉書陳見。

② 詭麗：奇異華麗。輻輳：集中，聚集。

③ 筆札：謂書信。

④ 辭氣：文辭氣力，謂作品的風貌。

⑤ 史遷：指太史公司馬遷，有《報任安書》。任安：字少卿，益州刺史。

⑥ 東方：指東方朔，有《與公孫弘借車書》。通行本作"東方朔"，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東方"。謁：請求。通行本作"難"，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謁"。公孫：指公孫弘，字季，武帝元朔中為丞相。

⑦ 楊惲：字子幼，西漢宣帝時為中郎將，有《報會宗書》。會宗：指孫會宗，安定太守。

⑧ 子雲：揚雄，字子雲。答劉歆：揚雄有《答劉歆書》。

⑨ 盤桓：徘徊，逗留。通行本作"槃桓"，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盤桓"。

⑩ 杼軸：織布機上的兩個部件，此喻組織、構思。尺素：指書信。

⑪ 抑揚：謂起伏蕩漾。

4. 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①],號稱“翩翩”[②];文舉屬章[③],半簡必録[④]。休璉好事[⑤],留意詞翰[⑥],抑其次也[⑦]。嵇康絶交[⑧],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贈離[⑨],乃少年之激昂也[⑩]。至如陳遵占辭[⑪],百封各意[⑫];禰衡代書[⑬],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⑭]。

【校注】

① 元瑜:阮瑀,字元瑜。

② 翩翩:謂文采優美。曹丕《與吴質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③ 文舉:孔融,字文舉。屬章:寫文章。

④ 半簡必録:謂文章之珍貴。《後漢書·孔融傳》載,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辭,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

⑤ 休璉:應璩(qú),字休璉。好事:指喜歡綴集時事,編寫故事。

⑥ 詞翰:謂書札。

⑦ 抑:或許,或者。其次:謂次要之務。

⑧ 絶交:嵇康有《與山巨源絶交書》。山巨源,即山濤,魏末“竹林七賢”之一,後出仕。

⑨ 趙至:字景真,西晉人,有《與嵇茂齊書》。贈:通行本作“敍”,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贈”。

⑩ 激昂:通行本作“激切”,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激昂”。

⑪ 陳遵:字孟公,西漢人。占辭:口述言辭。

⑫ 百封各意:《漢書·陳遵傳》載,陳上任河南太守,作書謝京師故人,對書吏口述數百封,親疏各有其意。

⑬ 代書:指禰衡代江夏太守黄祖作書,事見《後漢書·禰

衡傳》。

⑭ 尺牘：信札，書信。偏才：具有某一方面才能的人。

5. 詳總書體，本在盡言，所以散鬱陶①，託風采②；故宜條暢以任氣③，優柔以懌懷④。文明從容⑤，亦心聲之獻酬也⑥。

【校注】

① 所：通行本作"言"，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所"。鬱陶：憂思積聚貌，此謂積聚的感情。

② 風采：風度、神采。

③ 條暢：通暢，暢達。

④ 優柔：從容。懌（yì）：喜悦。

⑤ 文明：謂文風暢達。

⑥ 獻酬：飲酒時主客互相敬酒，此謂酬應。

6. 若夫尊貴差序①，則肅以節文②。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③，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④，其義美矣。

【校注】

① 差序：等級。

② 節文：禮節，儀式。

③ 儀：禮制，法規。

④ 張敞：字子高，西漢宣帝時為膠東王相。膠后：指膠東王劉寄之母王太后，張敞曾奏書諫其數出遊獵。

7. 迄至後漢，稍有名品[①]：公府奏記[②]，而郡將奉箋[③]。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④]。崔寔奏記於公府[⑤]，則崇讓之德音矣[⑥]；黄香奉箋於江夏[⑦]，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箋記[⑧]，文麗而規益[⑨]；子桓不論[⑩]，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為詩矣[⑪]。劉廙謝恩[⑫]，喻切以至；陸機自理[⑬]，情周而巧：箋之善者也[⑭]。

【校注】

① 名品：名位等級。

② 公府：三公之府。記：公牘。

③ 郡將：即郡守，以太守兼領軍事，故稱。奉：通行本作"奏"，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奉"。箋：書札。

④ 識表：即記載、表明。通行本作"表識"，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識表"。

⑤ 崔寔：字子真，曾為大將軍梁冀之司馬。

⑥ 德音：謂合乎仁德之言。

⑦ 黄香：字文强，東漢文人，官至尚書令。奉：通行本作"奏"，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奉"。江夏：郡名，在今湖北黄岡西北。黄香即江夏安陸人。

⑧ 公幹：劉楨，字公幹。

⑨ 文麗：通行本無"文"字，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文麗"。規益：規勸補益。

⑩ 子桓：曹丕，字子桓。不論：通行本作"弗論"，宋本《太平御覽》引作"不論"。

⑪ 有美於為詩：謂與詩歌相較，劉楨之箋記自有其美。曹

丕《與吴質書》曾謂"公幹五言詩,妙絶當時",彦和則表示不同意見。

⑫ 劉廙(yì):字恭嗣,三國時魏國文人。謝恩:《三國志·魏書·劉廙傳》載,廙弟有罪,但曹操不予株連,且任廙為丞相倉曹屬,故其上疏謝恩。

⑬ 自理:為自己申訴。陸機曾因故下獄,得釋後在其表箋中有所申辯。

⑭ 善:通行本作"為善",宋本《太平御覽》無"為"字。

8. 原箋記之為式[①],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②];使敬而不懾[③],簡而無傲[④],清靡以惠其才[⑤],彪蔚以文其響[⑥]:蓋箋記之分也[⑦]。

【校注】

① 式:體式,樣式。

② 睨(nì):窺伺。

③ 懾:恐懼。

④ 簡:疏略。

⑤ 清靡:清新華麗。通行本作"清美",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清靡"。惠:美好。

⑥ 彪蔚:文采明盛。文:彩飾。響:聲響,喻作品的效用。

⑦ 分:本分,基本特點。

9. 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①];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②],則有譜、籍、簿、録;醫歷星筮[③],則有方、術、占、式[④];申憲述兵[⑤],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

信[6]，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7]；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

【校注】

① 衣被事體：謂涉及各種事務。

② 黎庶：百姓。

③ 歷：指曆法。星：謂星象占驗之術。筮（shì）：占卦。

④ 式：通行本作"試"，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式"。

⑤ 申憲：申述法令。

⑥ 朝市：朝廷和市肆。徵信：證驗憑信。

⑦ 翰：謂書札。

10. 故謂譜者[1]，普也。注序世統[2]，事資周普[3]。鄭氏譜《詩》[4]，蓋取乎此。籍者[5]，借也。歲借民力[6]，條之於版[7]。《春秋》司籍[8]，即其事也。簿者[9]，圃也[10]。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11]，為吏所簿[12]，别情偽也[13]。録者[14]，領也[15]。古史《世本》[16]，編以簡策，領其名數[17]，故曰録也。

【校注】

① 譜：分類編制的表册、文字。

② 注序：指編寫。世統：世代相承的系統。

③ 周普：完備，普遍。

④ 鄭氏：指鄭玄，東漢經學大師，曾為《詩經》作《詩譜》。

⑤ 籍：名册之類。

⑥ 歲借民力：《禮記·王制》載，古代民田之外，另辟公田，借民之力以耕，即充稅收。

⑦ 條：逐一登録。版：木簡。

⑧《春秋》：指《春秋左傳》，《左傳·昭公十五年》有"司晉之典籍"之句。司：主管，職掌。

⑨ 簿：記事的册子、文書。

⑩ 圃：園地，喻事物萃聚之處。

⑪ 張湯：西漢酷吏。李廣：西漢名將。

⑫ 為吏所簿：張湯、李廣均曾被官吏按簿責問有關事情，事見《史記·酷吏列傳》和《李將軍列傳》。

⑬ 别：辨别。情僞：謂真僞。

⑭ 録：載記。

⑮ 領：統領，總領。

⑯《世本》：史書名，記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期帝王諸侯及卿大夫之世系、名號等。

⑰ 名數：名籍，户籍。

11. 方者[①]，隅也[②]。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③]，路也。算歷極數[④]，見路乃明。《九章》積微[⑤]，故以為術；淮南《萬畢》[⑥]，皆其類也。占者[⑦]，覘也[⑧]。星辰飛伏[⑨]，伺候乃見[⑩]；精觀書雲[⑪]，故曰占也。式者[⑫]，則也。陰陽盈虛[⑬]，五行消息[⑭]；變雖不常[⑮]，而稽之有則也[⑯]。

【校注】

① 方：藥方，醫方。

② 隅：角落，喻事物的一個方面。

③ 術：算術。

④ 算歷：算法與曆象。極：盡。數：規律，必然性。

⑤《九章》：指《九章算術》，古代數學著作。微：精微。

⑥ 淮南：指淮南王劉安。《萬畢》：即《萬畢術》，傳為劉安所著，内容涉及物理、化學等。

⑦ 占：窺察，謂記録窺察徵兆之辭。

⑧ 覘(chān)：觀看，觀察。

⑨ 飛伏：流動隱伏。

⑩ 伺候：守候觀望。

⑪ 精：黄叔琳《文心雕龍輯注》謂："疑作登。"登觀書雲：謂登觀臺而望，並記録雲氣之變化。

⑫ 式：法式，規則。

⑬ 陰陽盈虛：謂大自然虛實消長之變。

⑭ 五行：參見《原道》注。消息：起伏消長，盛衰强弱。

⑮ 變雖不常：謂變化無常。

⑯ 稽：考察。

12. 律者[①]，中也。黄鐘調起[②]，五音以正[③]；法律馭民，八刑克平[④]。以律為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令如流水[⑤]，使民從也。法者[⑥]，象也[⑦]。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⑧]，故曰法也。制者[⑨]，裁也[⑩]。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

【校注】

① 律：指刑律條文。

② 黄鐘：古樂十二律之一，為起始之調。

③ 五音：宫、商、角、徵、羽。《漢書·律曆志上》："五聲之本，生於黄鐘之律。"五聲，即五音。

④ 八刑：周代針對八種犯罪行為的刑罰。平：公平。

⑤ 下令：通行本作"下命"，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下令"。如流水：《管子·牧民》："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

⑥ 法：指兵法。

⑦ 象：法制。

⑧ 奇正：古代用兵之術。設伏用計為奇，對陣交鋒為正。

⑨ 制：謂規制法令。

⑩ 裁：制裁，約束。

13. 符者[①]，孚也[②]。徵召防偽，事資中孚[③]。三代玉瑞[④]，漢世金竹[⑤]；末代從省[⑥]，易以書翰矣。契者[⑦]，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⑧]，負販記緡[⑨]，其遺風歟！券者[⑩]，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偽。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⑪]。古有鐵券[⑫]，以堅信誓。王褒"髯奴"[⑬]，則券之諧也[⑭]。疏者[⑮]，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⑯]；故小券短書，號為疏也。

【校注】

① 符：指有關憑信的公文。

② 孚：信用。

③ 中孚：《周易》之卦名，謂誠信。

④ 玉瑞：古代帝王用為信物的玉器。

⑤ 金竹：指銅制和竹制的信物。

⑥ 末代：後世，後代。

⑦ 契：契約。

⑧ 羌胡：指中國古代的羌族和匈奴族，亦泛稱古代西北部的少數民族。徵數：表示數目。

⑨ 負販：負貨販賣，謂小商販。緡（mín）：古代貨幣單位，通常以一千文為一緡。

⑩ 券：契據。分為兩半，各執其一，合以徵信。

⑪ 判書：半分而合之契約。

⑫ 鐵券：即鐵契，古代皇帝頒授功臣以世代享受某種特權的憑證，用丹砂書寫，朝廷和受賜者各執一半。

⑬ 髯奴：多須的奴僕，語出王褒的俳諧之作《僮約》。

⑭ 諧：通行本作“楷”，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諧”。

⑮ 疏：分條記録。

⑯ 撮題：摘要記録。

14. 關者[①]，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②]；庶務在政[③]，通塞應詳[④]。韓非云[⑤]：“孫亶回[⑥]，聖相也，而關於州部[⑦]。”蓋謂此也。刺者[⑧]，達也。《詩》人諷刺[⑨]，《周禮》“三刺”[⑩]；事敘相達[⑪]，若針之通結矣[⑫]。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⑬]。牒者[⑭]，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温舒截蒲[⑮]，即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⑯]。牒之尤密，謂之為簽[⑰]。簽者，纖密者也[⑱]。

【校注】

① 關：指官府之間互相質詢的公文。

② 審：慎重。

③ 庶務：各種政事。政：政令，政策。

④ 通塞：謂政令的通暢與阻塞。詳：瞭解，知悉。

⑤ 韓非：下引其語出自《韓非子·問田》。

⑥ 孫亶（dǎn）回：《韓非子》原文作“公孫亶回”，其人未詳。

⑦ 關：處置，安排。州部：古代基層的地方行政單位。

⑧ 刺：古代的名片。

⑨《詩》：指《詩經》。

⑩ 三刺：語出《周禮·秋官司寇》。刺，審訊及判決。

⑪ 敍：次序，次第。

⑫ 結：凝結不通之處，猶下文之“結滯”。

⑬ 徵事：徵引故事。對：應答。

⑭ 牒：小簡。

⑮ 温舒：指路温舒，字長君，西漢人。蒲：香蒲，一種生長在水邊或池沼内的植物，葉狹長，可作編織用。《漢書·路温舒傳》：“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

⑯ 咨謀：商議。

⑰ 簽：簽驗畫押的公文。

⑱ 纖密：謂細緻。

15. 狀者[①]，貌也。體貌本原[②]，取其事實。先賢表謚[③]，並有行狀[④]，狀之大者也。列者[⑤]，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己於人。子産有辭[⑥]，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⑦]，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⑧]，故弔亦稱諺。廛路淺言[⑨]，有實無華；鄒穆公云

“囊漏儲中”[⑩]，皆其類也。《太誓》曰[⑪]：“古人有言，牝雞無晨[⑫]。”《大雅》云“人亦有言”[⑬]、“惟憂用老”[⑭]：並上古遺諺，《詩》、《書》所引者也[⑮]。至於陳琳諫辭[⑯]，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⑰]：並引俗説而為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⑱]，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為談。況逾於此，豈可忽哉！

【校注】

① 狀：向上級陳述意見或事實的文書。

② 體貌：謂描述。

③ 謚：古代帝王、貴族等死後的封號。

④ 行狀：記述死者生平事迹的文字。

⑤ 列：列舉事理並加以説明的文字。

⑥ 有辭：謂善於言辭。

⑦ 諺：諺語。

⑧ 文：文飾。

⑨ 廛(chán)：古代城市中平民居住之地。

⑩ 鄒穆公：春秋時鄒國之君。囊漏儲中：一作“囊漏貯中”，謂糧食從小器漏入大器，其實並未損失。漏，通行本作“滿”，元至正本作“漏”。

⑪《太誓》：即《泰誓》，《尚書》之一篇。下文所引出於《尚書·牧誓》。

⑫ 無晨：不晨鳴。

⑬《大雅》：《詩經》的一部分。人亦有言：《大雅》之《蕩》、《抑》、《桑柔》、《烝民》等詩中均有此語。

⑭ 惟憂用老：《詩·小雅·小弁》中有“維憂用老”之句。

用,因而。

⑮《書》:指《尚書》。所引:通行本作“可引”,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所引”。

⑯ 諫辭:陳琳有《諫何進召外兵》。

⑰ 掌珠:即掌上明珠。伉儷:謂夫婦。

⑱ 鄙俚:粗野,庸俗。

16. 觀此四條[1],並書記所總[2]:或事本相通,或文意各異[3];或全任質素[4],或雜用文綺[5]。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6],句長一言則辭妨[7];並有司之實務[8],而浮藻之所忽也[9]。然才冠鴻筆[10],多疏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11],而不知毛色牝牡也[12]。言既身文[13],信亦邦瑞[14];翰林之士[15],思理實焉[16]。

【校注】

① 四條: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謂“‘四’乃‘衆’之壞文”。

② 總:聚合,彙集。

③ 或:通行本作“而”,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或”。

④ 質素:謂文辭樸素,不加修飾。

⑤ 文綺:華麗的絲織物,喻華美的文辭。

⑥ 闕:空缺。

⑦ 長(zhàng):多餘。

⑧ 有司:謂官吏。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稱。

⑨ 浮藻:文采浮華,此謂追求浮藻之人。

⑩ 才冠鴻筆:猶大家手筆。

⑪ 九方堙（yǐn）：亦稱九方皋，春秋時善於相馬的人。駿足：良馬。

⑫ 不知毛色牝牡：《列子·説符》、《淮南子·道應訓》等皆載其事。牝牡，動物之雌性和雄性。

⑬ 身文：人身之文，謂人的言語、文采修養。

⑭ 邦瑞：國家之祥瑞。

⑮ 翰林：文人薈萃之所。

⑯ 思理實焉：謂當訓練處理實務的能力。

17. 讚曰：文藻條流①，託在筆札②。既馳金相③，亦運木訥④。萬古聲薦⑤，千里應拔⑥。庶務紛綸⑦，因書乃察⑧。

【校注】

① 條流：枝條，支流。

② 託：寄託，謂包含。

③ 金相：即“金玉其相”，謂文采之美。

④ 木訥：謂質樸無華。

⑤ 萬古聲薦：謂年代雖然久遠，但書札之中，聲音可聞。薦，舉起。

⑥ 千里應拔：謂相隔雖然千里，但書札往來，回應迅捷。拔，疾速。

⑦ 紛綸：忙碌，忙亂。

⑧ 察：明辨，詳審。

【譯文】

大舜有云："書寫用以記録。"可見"書"是用以記載時事的。

往聖先賢的言辭,總稱為"書";所以"書"的形成,乃是由記言而產生。揚雄説:"言為心聲,書乃心畫;通過這種聲音和圖畫,君子或小人也就顯現出來了。"所以,所謂"書",就是舒布的意思。舒展、發布言辭,寫在簡牘之上。其取象於《夬卦》,就是重視其明確斷決之意。

夏、商、周三代政務閑暇,文書也就很少。春秋時期的往來通問頻繁,傳達書信的使者則更多。繞朝贈給士會書簡,子家送給趙盾書信;屈巫送信給楚公子側,子產寄書勸告士匄。仔細讀這四封書信,其文辭就像對面交談。還有叔弓,曾向滕國君主送上弔喪之書。可見使者通問之辭,大多形成書面文書了。到戰國時代的獻呈之書,文辭奇異而華美;漢代以來的書信,内容紛繁而複雜。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東方朔的《與公孫弘書》、楊惲的《報會宗書》、揚雄的《答劉歆書》,既充滿真摯的情感,亦各具不同的辭采,皆為精心組織的書信之作,作者的内心世界躍然紙上。到東漢時期的書記,則以崔瑗寫得最好。魏代的阮瑀,被稱為"書記翩翩";孔融的辭章,則半篇也必定收録。應璩喜歡綴集時事,留心書記的寫作,只是他的閑暇之務了。嵇康的《與山巨源絶交書》,確實是志氣高潔而文辭宏偉之作了。趙至的《與嵇茂齊書》,則表現了年輕人的慷慨激情。至於像陳遵的口授之辭,雖數百封卻各有其意;禰衡代人寫信,親疏遠近亦表現恰當:他們可謂書信寫作的特異之才了。

仔細總結書信這種文體,其根本在於暢所欲言,乃是用以抒發内心的情感,展示作者的風采;所以應該文辭暢達而氣勢充沛,從容不迫而怡悦情懷。文風暢達而從容不迫,也就可以做到心靈的溝通了。至於尊貴有别,則應當嚴於禮儀。戰國以前,君臣都用書信。到秦漢確立儀法,開始有表、奏;在諸侯王國中,也稱"奏書",如張敞奏書於膠東王太后,其用意便是美好的。到

了東漢，逐漸有了名位等級之分：對三公之府的奏書稱“記”，而上書郡守則稱“箋”。“記”的意思是言志，即表達自己的情志。“箋”就是表明，即表明自己的情志。崔寔上奏公府之記，乃是崇尚謙讓的美好作品；黄香上書江夏郡守之箋，也是嚴肅恭敬的遺範了。劉楨的箋記，文辭華麗而有規勸補益之功；曹丕没有論及，所以世人都不太清楚。假如抛開名聲而從其實際出發，那麽與詩歌相較，劉楨之箋記自有其美。劉廙的上疏謝恩，比喻貼切而準確；陸機的自辯，情理周密而巧妙：都是箋記中的佳作了。考察箋記的體式，既和表奏接近，亦與書信相似。雖有恭敬之心，卻無畏懼之情；可以簡略一些，但不得傲慢無禮。清新華美的文筆展現出作者的才能，鮮明動人的文辭表現著作品的力量：這大概就是箋記的基本特點了。

書記的用途非常廣泛，涉及各種各樣的事務。筆劄的名目頗為繁雜，古往今來的門類甚多。總括百姓日常事務者，則有譜、籍、簿、録；有關醫藥、曆法和星象占卜者，則有方、術、占、式；申述律令和兵法者，則有律、令、法、制；用於朝廷、市肆之證驗憑信者，則有符、契、券、疏；官吏之間用以詢情問事者，則有關、刺、解、牒；老百姓用以表達自己的意志者，則有狀、列、辭、諺。這些都是表達内心的思想，並寫成書札；雖然列於各類文辭之末，卻是處理政事的要務。

所謂“譜”，就是普遍。編排世系，必須完備周全。鄭玄為《詩經》編寫《詩譜》，就取此意。所謂“籍”，就是借用。古代借用百姓的勞力，逐一登録在木簡上。《左傳》所謂主管典籍，即指此事。所謂“簿”，就是園圃。就像草木分别種植一樣，文書也是分類彙集。張湯和李廣即曾被官吏按簿責問有關事情，以辨别真僞。所謂“録”，就是統領。記載古史的《世本》，即是編成簡策，以户籍為總領，所以叫做“録”。

所謂“方”，就是一隅。醫藥治病，各有主治之疾，大多精於一個方面，所以用藥之術稱為“方”。所謂“術”，就是道路。算法與曆象皆有其定理，懂得其中的規律才能搞明白。《九章算術》便彙集了精微的計算方法，所以稱之為“術”。淮南王的《萬畢術》，也是這方面的著作。所謂“占”，就是觀察。星辰的出没，需要守候觀望才能發現；登臺觀望並記録雲氣之變，所以叫做“占”。所謂“式”，就是法則。天地自然的虚實消長，大千世界的盛衰起伏，雖然變化無常，但仍是有其規律可循的。

所謂“律”，就是中正。就像黄鐘為起始之調，五音據其調正；用法律來治理百姓，各種刑法的運用要體現出公平。之所以用“律”為名，就是取其公正之意。所謂“令”，就是命令。發出命令而申明禁止，有如天降旨意。管仲説下令如流水，即是讓百姓順從。所謂“法”，就是法制。用兵之道無一定之規，但具體的戰術則有章可循，所以叫做“法”。所謂“制”，就是裁制。由上而下貫徹執行，猶如工匠按照規矩製造器具。

所謂“符”，就是信用。為防止徵聘召集時的弄虚作假，就必須講究誠信。夏、商、周三代用玉器作信物，漢代則使用銅制和竹制的信物；後世從簡，就改用文書了。所謂“契”，就是結約。上古時代民風質樸，人們結繩以為契約；至今羌人和胡人表示數目，以及商販記錢的單位，大概就是古代的遺風吧！所謂“券”，就是約束。明明白白進行約束，以便防止虚假。將約券上的文字分為兩半，所以周代稱為“判書”。古代還有鐵契，用以表示誓約的堅定不移。王褒所謂“髯奴”，則是約券中的俳諧之語了。所謂“疏”，就是分佈。分類佈置事物，摘要記録大意；所以短小的券約字據，就稱為“疏”了。

所謂“關”，就是關閉。就像進出都要經過門，關閉就必須慎重一樣，各種事務要服從政令，政令的通暢與否應當瞭解。韓

非説:"公孫亶回有著聖人之相,但被安排在基層。"就説明了這種情況。所謂"刺",就是通達。《詩經》作者的諷刺,《周禮》所謂"三刺",都是按照事情的順序進行通達,就像用針刺通結節一樣。所謂"解",就是解釋。解開凝結不通的問題,並徵引故事予以解答。所謂"牒",就是葉片。用短小的簡片編成牒,就像樹葉挂在枝上一樣。路温舒裁截蒲葉,就是這種情況。議論政事而未有定論之時,便用短牒進行商議。牒文之格外細緻者,稱之為"簽"。所謂"簽",就是細緻的意思。

所謂"狀",就是狀貌。描述本來的面貌,列舉事情的真實。為古代賢人追贈謚號之時,都有記述死者生平事迹的文字,這是狀文中最為重要的一種。所謂"列",就是陳列。把事情陳列出來,問題便明白可見了。所謂"辭",乃是口頭上的文辭,把自己的想法傳達給别人。子産善於言辭,成為諸侯依賴之人,不可或缺。所謂"諺",就是直白之語。弔喪之語也不加文飾,所以弔辭也稱為"諺"。鄉間田野的淺顯話語,内容實在而無華麗的文采,像鄒穆公所説"口袋雖漏仍在倉中",就是這類話語了。《牧誓》説:"古人有言,母雞不晨鳴。"《詩經》云:"人們也有這樣的話,憂愁使人衰老。"這都是古代遺留下來的諺語,為《詩經》、《尚書》所引用過的。至於陳琳的《諫何進召外兵》,曾用"掩目捕雀"之語;潘岳的哀弔之辭,則有"掌珠"、"伉儷"等語,都是引用俗語而寫成文章。應該説,文辭的粗野,没有超過諺語的了;但是聖賢的《詩經》、《尚書》,仍加以採擇而為言談。何況那些水平超過諺語者,又怎能輕視呢!

上述諸條,都包括在書記之中。有的内容相通,有的則用意不同;有的文辭質樸而全不講究,有的則運用華麗的文采。根據用途選擇不同的體裁,重在精當。文意缺少一字則内容便有缺陷,句子多餘一字則文辭便受傷害。這些都屬於各級官吏的實

際事務,而為追求文采浮華之人所輕視的。但是,那些大家手筆,卻常常疏於書札之作;猶如九方堙善識良馬,卻不能辨別毛色和雌雄。言語表現著一個人自身的文化修養,書札也是一個國家的光彩;馳騁文壇之人,應當鍛煉處理實務的能力啊!

總而言之:文章的支流,包含在書札。有時要文采飛揚,有時則質樸無華。萬古之下,聲猶在耳;千里之外,回應迅拔。政務雖然紛繁,書記可以明察。

神思第二十六

1.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①]：神思之謂也[②]。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③]，思接千載；悄焉動容[④]，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⑤]；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⑥]！

【校注】

①"形在"二句：《莊子·讓王》："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江海，謂隱士之居所。魏闕，古代宮門外兩邊高聳的樓觀，借指朝廷。

② 神思：謂思維想像活動。

③ 凝慮：謂思緒集中。

④ 悄焉：猶寂然。

⑤ 吐納：發出。

⑥ 思理：猶神思。致：造成，導致。

2. 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①]。神居胸臆[②]，而志氣統其關鍵[③]；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④]。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⑤]。是以陶鈞文思[⑥]，貴在虛静；疏瀹五藏[⑦]，澡雪精神[⑧]。積學以儲

賨[9]，酌理以富才[10]，研閱以窮照[11]，馴致以繹辭[12]。然後使玄解之宰[13]，尋聲律而定墨[14]；獨照之匠[15]，窺意象而運斤[16]。此蓋馭文之首術[17]，謀篇之大端[18]。

【校注】

① 遊：運行，活動。

② 胸臆：指内心。

③ 志氣：情志、元氣。統：統領，率領。

④ 辭令：言辭，文辭。樞機：猶關鍵。

⑤ 遁：隱匿。

⑥ 陶鈞：製作陶器的轉輪，此喻醞釀、鎔鑄。

⑦ 瀹（yuè）：疏通。五藏：即五臟，指心、肝、脾、肺、腎。

⑧ 澡雪：洗滌使之清潔。

⑨ 賨：珍藏。

⑩ 酌理：斟酌、明辨事理。

⑪ 窮照：謂探其究竟。照，察知，明白。

⑫ 馴：調順，使和諧。致：情致。繹：整理有序。通行本作"懌"，元至正本作"繹"。

⑬ 玄解之宰：謂心。玄解，謂對事物奥秘的理解，亦指深奥難解之理。宰，主宰。

⑭ 聲律：聲韻格律，此代指語言形式。定墨：審定繩墨，此喻下筆為文。

⑮ 獨照之匠：具有獨到眼光的工匠，喻作者。

⑯ 運斤：揮動斧頭，此喻下筆為文。

⑰ 馭文：謂寫作。

⑱ 大端：主要的端緒，即要點。

3. 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①]；規矩虛位[②]，刻鏤無形[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④]，氣倍辭前[⑤]；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⑥]，言徵實而難巧也[⑦]。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⑧]，而求之域表[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⑩]，無務苦慮；含章司契[⑪]，不必勞情也[⑫]。

【校注】

① 萬塗：即萬途，謂思緒紛繁。

② 規矩：規和矩，校正圓形和方形的兩種工具。此謂調整構築。虛位：指意象。

③ 無形：謂意象。

④ 搦(nuò)：握，持。翰：筆。

⑤ 氣倍辭前：謂落筆之前氣勢充沛而躊躇滿志。

⑥ 翻空：謂憑空想像。

⑦ 徵實：謂落到實處。

⑧ 方寸：謂心。

⑨ 域表：疆界之外，指很遠的地方。

⑩ 秉心：即用心，指藝術構思。養術：謂養氣之術。

⑪ 含章：謂運用語言。司契：謂掌握“思—意—言”相合的契機。

⑫ 勞情：謂冥思苦想而勞費精神。

4. 人之稟才[①]，遲速異分[②]；文之制體[③]，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④]，揚雄輟翰而驚夢[⑤]；桓譚疾感於苦

思[⑥],王充氣竭於沈慮[⑦];張衡研《京》以十年[⑧],左思練《都》以一紀[⑨]: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⑩],枚皋應詔而成賦[⑪];子建援牘如口誦[⑫],仲宣舉筆似宿構[⑬];阮瑀據鞌而制書[⑭],禰衡當食而草奏[⑮]: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校注】

① 稟才:天賦的才華。

② 分:才分,天分。

③ 制體:指文章的規模。

④ 相如:指司馬相如。腐毫:形容構思時間之長。毫,指毛筆頭。

⑤ 輟翰而驚夢:桓譚《新論·祛蔽》載,揚雄寫完《甘泉賦》,困倦而卧,"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輟,停止。

⑥ 疾感於苦思:《新論·祛蔽》載,桓譚學習揚雄為賦,"用精思太劇"而發病。

⑦ 王充:字仲任,東漢思想家。氣竭於沈慮:《後漢書·王充傳》載,王充"閉門潛思"著《論衡》,"年漸七十,志力衰耗"。沈,通行本作"思",《事文類聚》、《群書通要》等引作"沈"。

⑧《京》:指《二京賦》。十年:《後漢書·張衡傳》:"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

⑨《都》:指《三都賦》。一紀:十二年。

⑩ 淮南:指淮南王劉安,西漢人。崇朝:終朝,從天亮到早飯時。賦《騷》:高誘《淮南子敍》:"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

⑪ 枚皋:枚乘之子,字少孺,西漢辭賦家。

⑫ 子建：曹植，字子建。援牘：執簡，謂寫作。

⑬ 仲宣：王粲，字仲宣。宿構：預先構思、草擬。《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載，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

⑭ 搴：同"鞍"，馬鞍。通行本作"案"，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搴"。

⑮ 當食而草奏：《後漢書·禰衡傳》載，禰衡曾於宴會之上，即席為一隻鸚鵡作賦。又曾須臾之間為劉表草成章奏。

5. 若夫駿發之士[①]，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②]，情饒歧路[③]；鑒在疑後[④]，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⑤]，慮疑故愈久而致績[⑥]。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⑦]，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⑧]，辭溺者傷亂[⑨]。然則博見為饋貧之糧[⑩]，貫一為拯亂之藥[⑪]；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校注】

① 駿發：謂思維敏捷。駿，迅速。

② 覃思：謂深思熟慮。

③ 饒：衆多，多。歧路：岔路。

④ 鑒：照察，審辨。

⑤ 造次：須臾，片刻。

⑥ 致績：取得成績。

⑦ 綴慮：即構思。綴，連結。

⑧ 理：謂思路。鬱：停滯，阻滯。

⑨ 溺：沈湎，無節制。

⑩ 饋：猶周濟。

⑪ 貫一：統貫於一個基本觀念，謂抓住中心。

6. 若情數詭雜[①]，體變遷貿[②]；拙辭或孕於巧義[③]，庸事或萌於新意[④]。視布於麻[⑤]，雖云未貴[⑥]；杼軸獻功[⑦]，煥然乃珍[⑧]。至於思表纖旨[⑨]，文外曲致[⑩]；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⑪]；伊摯不能言鼎[⑫]，輪扁不能語斤[⑬]：其微矣乎！

【校注】

① 情數：情思，情感。詭雜：謂變化多端。

② 體：風格。遷貿：變遷，變革。

③ 拙辭或孕於巧義：謂笨拙之辭可能孕育著巧妙的含義。

④ 庸事或萌於新意：謂平凡事物可能萌發出新的意象。

⑤ 視布於麻：謂將麻與布加以比較。視，比較。

⑥ 貴：通行本作"費"，楊升庵批點梅慶生音注《文心雕龍》作"貴"。

⑦ 杼軸：織布機上的兩個部件，代指織機。

⑧ 煥然：光彩貌。

⑨ 思表：謂神思之外。纖旨：精微之理。

⑩ 文外曲致：猶言外之意。

⑪ "至精"二句：化用《周易・繫辭上》之語，謂造詣精深才能闡發其中的奧妙，靈活變通才能把握其中的規律。數，規律。

⑫ 伊摯：即伊尹，商湯之臣。《呂氏春秋・本味》載，伊尹曾借烹飪之理以喻治國之方，並說："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

能言,志不能喻。”鼎,古代炊具。

⑬ 輪扁：古代善於斲輪的工匠,名扁。《莊子·天道》載輪扁語云,斲輪之妙,“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7. 讚曰：神用象通[①],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②],萌芽比興[③]。結慮司契[④],垂帷制勝[⑤]。

【校注】

① 象：指物象。

② 刻鏤聲律：謂意象要用語言來描繪。聲律,代指語言形式。

③ 萌芽比興：謂意象的傳達往往開始於比興手法的運用。

④ 結慮：謂構思。

⑤ 垂帷制勝：《史記·太史公自序》：“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帷幄,室内懸挂的幕簾。

【譯文】

古人説：“身在江湖,心繫朝廷。”講的就是人的思維想像活動。作家進行藝術構思之時,其精神活動是無邊無際的。默然凝神之際,其思緒已走過千年;表情微動之時,其目光已飛越萬里。出口成章,皆為珠圓玉潤之聲;展紙落墨,盡現風雲變幻之色：這大概就是藝術構思之功吧！

所以,藝術構思的突出特點,乃是作家之精神與客觀之物象一起活動。精神繫於一心,要靠情志加以調控;物象訴諸耳目,

須用文辭進行描繪。描繪準確,則物象得以完整體現;調控失當,則精神難以生動鮮明。因此醞釀、進行藝術構思,必須精神專一、集中而寧静,五臟六腑感到暢通無阻,精神仿佛受到洗滌而純净無比。平時則應積累學識以充實自己的修養,精研事理以豐富自己的才華,反思自己的生活經歷以探其究竟,梳理自己的情致以熟練地運用文辭。這樣作者才能找到合適的表現方式,並把自己獨特的藝術意象傳達出來。這是駕馭文思的首要方法,也是謀篇布局的重要開端。

藝術構思開始之時,各種意念涌上心頭;作者要對這些縹緲的思緒進行梳理,並化無形為有形,形成鮮明生動的意象。一想到登山,則滿腔激情貫注高山;一想到觀海,則熱情洋溢融入大海。作者以全部身心去擁抱大自然,與長風白雲並駕齊驅。正因如此,當作者提筆之時,氣勢充沛、文思泉涌;而一旦成篇,卻與原先所想相差甚遠。何以如此?藝術意象出於虛構,容易出奇制勝;語言文辭講究實在,難以投機取巧。所以藝術意象乃是藝術構思的結果,要用語言來表現;這種表現可能準確無誤,亦可能相去千里。有時事理蘊於內心,卻多方搜求;有時文意近在咫尺,卻如隔山河。因此,進行藝術構思要静心養氣,不應一味地苦苦思索;語言的傳達則要抓住"思—意—言"相合的契機,也不必一味地冥思苦想而勞費精神。

人的天賦不同,構思有快慢之别;文章的規模有大小,所用功力也就不同。司馬相如含筆構思而至筆毫腐爛,揚雄停筆以後而至出現惡夢,桓譚苦苦思索而終於生病,王充苦思焦慮而至氣衰力竭,張衡精研《二京賦》費時十年,左思鍛煉《三都賦》則有十二年:他們所寫固然是鴻篇巨制,但其構思的速度也確實是很慢的。淮南王劉安一個早上便寫成《離騷賦》,枚皋一接到詔令就寫好了賦作,曹植展紙落墨猶如背誦寫好的文章,王粲提

起筆來則是胸有成竹,阮瑀馬鞍之上便寫成書信,禰衡宴會之上寫成辭賦、須臾之際草成奏章:他們所寫雖為短篇,但其構思的速度也實在是很快了。

那些文思敏捷之人,善於抓住要點,毫不猶豫,當機立斷;而那些深思熟慮之人,往往思緒雜亂,遊移不定,反復推敲。文思敏捷之人,無需細想便可寫出作品;深思熟慮之人,歷經磨煉才能有所創造。其難易雖然不同,但都離不開博學而練達。如果學識淺薄而一味慢慢騰騰,才華空疏而强求速速寫成,如此而成大器,還没有聽説過。所以進行藝術構思,必然有兩方面的困難:不善言辭者苦於文思艱澀,文辭過濫者陷於思緒繁亂。因此,廣聞博識乃是濟貧的食糧,突出重點乃是治亂的良藥;見識廣博而又能突出重點,也就有助於藝術構思的順利進行了。

實際上,藝術構思過程中的種種情況是極為複雜的,而且隨著文章風格的不同而産生變化。有時拙劣的文辭可能孕育著巧妙的含義,有時平凡的事物可能萌發出新的意象;就像麻和布一樣,雖然麻不如布珍貴,但一經織成布匹,就光彩焕發而值得珍視了。至於我尚未慮及的一些細節和曲折複雜之處,有時是很難説清楚的,也就不去多説了。只有造詣精深才能闡發其中的奥妙,只有靈活變通才能把握其中的規律;正像伊尹不能盡述烹飪之技巧,輪扁難以説出斲輪之甘苦,實在是微妙難言的啊!

總而言之:作家精神與客觀物象相結合,感情作為紐帶融匯其中。外界景物以其形貌打動作者,作者則以其心靈的感動相回應。藝術意象要用語言來傳達,往往開始於比興手法的運用。掌握了藝術構思的這些要點,便可望取得創作的成功。

體性第二十七

1. 夫情動而言形①,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②,因内而符外者也③。然才有庸俊④,氣有剛柔⑤,學有淺深,習有雅鄭⑥: 並情性所鑠⑦,陶染所凝⑧,是以筆區雲譎⑨,文苑波詭者矣⑩。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⑪;風趣剛柔⑫,寧或改其氣⑬;事義淺深⑭,未聞乖其學⑮;體式雅鄭⑯,鮮有反其習⑰: 各師成心⑱,其異如面。

【校注】

① 情動而言形:《毛詩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形,流露,顯示。

② 沿: 順著,此謂由、從。

③ 因内而符外: 謂因情志表現的需要而尋找合適的語言形式。

④ 庸: 平凡。俊: 傑出。

⑤ 氣: 指作者的氣質、個性。

⑥ 雅: 正。鄭: 鄭聲,鄭國的音樂,指與雅樂相對的俗樂。

⑦ 鑠(shuò): 鎔化,此謂決定、影響。

⑧ 陶染: 薰陶感染,指環境的影響。

⑨ 筆區: 猶文壇。雲譎: 像雲彩一樣變化多端。

⑩ 文苑：猶文壇。波詭：像波濤一樣變幻無常。

⑪ 翻：反轉，謂相反。

⑫ 風趣：謂格調志趣。

⑬ 寧：豈，難道。

⑭ 事義：謂思想内容。

⑮ 乖：背離，違背。

⑯ 體式：謂風格。

⑰ 鮮：少。

⑱ 各師成心：《莊子·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成心，謂一個人的基本思想和情感特點。

2. 若總其歸塗[1]，則數窮"八體"[2]：一曰典雅，二曰遠奥，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3]，方軌儒門者也[4]。遠奥者，馥采典文[5]，經理玄宗者也[6]。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7]。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8]。繁縟者，博喻醲采[9]，煒燁枝派者也[10]。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11]。新奇者，擯古競今[12]，危側趣詭者也[13]。輕靡者，浮文弱植[14]，縹緲附俗者也[15]。故雅與奇反，奥與顯殊，繁與約舛[16]，壯與輕乖：文辭根葉[17]，苑囿其中矣[18]。

【校注】

① 歸塗：猶歸趨，最終的途徑。

② 體：風格。

③ 鎔式：謂取法。經誥：謂儒家經典。

④ 方軌：並駕，謂取法。

⑤ 馥采典文：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疑'馥'當作'複'，'典'當作'曲'，皆字形之誤。"複采曲文，謂文辭回環曲折、幽遠深奥。

⑥ 經理：常理，此作動詞。玄宗：指道家學説。

⑦ 剖析毫釐：謂仔細推敲，以使文辭精當。

⑧ 切：切合。厭：滿足。

⑨ 博喻：廣泛地運用比喻。釀：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按'釀'疑'醲'誤。"醲，濃厚。

⑩ 煒燁：美盛貌。枝派：枝條流派，此謂文辭。

⑪ 卓爍：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卓'，疑'焯'之誤。"焯爍，光彩閃爍貌。

⑫ 擯：排斥，棄絶。

⑬ 危側：猶偏頗、險僻。

⑭ 弱植：柔弱而不能直立。

⑮ 縹緲：虛浮而不切實。附俗：投合時俗。

⑯ 舛：相違背。

⑰ 根葉：喻文章風格的各個方面。

⑱ 苑囿：園林，此謂包括。

3.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①]。"氣以實志，志以定言"[②]；吐納英華[③]，莫非情性。

【校注】

① 肇：開始。

② "氣以實志"二句：語出《左傳·昭公九年》，謂個人先天

的血氣決定著其情志特徵,作者的情志又決定了其語言風貌。

③ 吐納英華：猶《神思》所謂“吐納珠玉之聲”,謂成功之作的産生。英華,精華。

4. 是以賈生俊發[①],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②],故理侈而辭溢[③];子雲沈寂[④],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⑤],故趣昭而事博[⑥];孟堅雅懿[⑦],故裁密而思靡[⑧];平子淹通[⑨],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鋭[⑩],故穎出而才果[⑪];公幹氣褊[⑫],故言壯而情駭[⑬];嗣宗俶儻[⑭],故響逸而調遠[⑮];叔夜俊俠[⑯],故興高而采烈[⑰];安仁輕敏[⑱],故鋒發而韻流[⑲];士衡矜重[⑳],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

【校注】

① 賈生：指賈誼。俊發：英俊風發,猶才華橫溢。

② 長卿：司馬相如,字長卿。誕：放誕。

③ 理侈：謂内容浮夸。

④ 子雲：揚雄,字子雲。沈寂：沈静。

⑤ 子政：劉向,字子政。簡易：平易近人。

⑥ 昭：明。事博：謂徵引廣博。

⑦ 孟堅：班固,字孟堅。懿：美好。

⑧ 裁密而思靡：謂論斷精審而文思細密。靡,細緻,細密。

⑨ 平子：張衡,字平子。淹通：博通。

⑩ 躁鋭：性急而才盛。

⑪ 穎出：即穎脱而出,謂才華顯露。穎,錐芒。

⑫ 公幹：劉楨,字公幹。褊(biǎn)：狹小,不寬廣。

⑬ 言壯而情駭：謂文辭强硬而情難近人。

⑭ 嗣宗：阮籍，字嗣宗。俶儻（tì tǎng）：謂卓異不凡。

⑮ 響逸而調遠：謂文風飄逸而不同反響。

⑯ 叔夜：嵇康，字叔夜。俊俠：豪爽灑脱。

⑰ 興高而采烈：此即成語"興高采烈"之出處，此謂志趣高潔而辭采犀利。

⑱ 安仁：潘岳，字安仁。輕敏：輕快敏捷。

⑲ 鋒發：猶"穎出"，謂才華突出。韻流：謂音調流暢。

⑳ 士衡：陸機，字士衡。矜重：矜持莊重。

5.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①]，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討葉，思轉自圓[②]。"八體"雖殊，會通合數[③]；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④]。故宜摹體以定習[⑤]，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⑥]，用此道也。

【校注】

① 斲（zhuó）梓：謂木工制器。斲，砍，削。梓，木名，品質優良而不易腐朽。

② 思轉自圓：謂可以實現預定的目標。

③ 會通：謂融會貫通。數：規律。

④ "得其環中"二句：以車輪為喻，謂抓住中心環節，則自然得心應手。環中，謂車輪之中心。輻，車輪的輻條。輳，謂輻條之集於輪轂。

⑤ 摹：規劃。

⑥ 司南：指南。

6. 讚曰：才性異區，文體繁詭[①]；辭為膚根[②]，志實骨髓。雅麗黼黻[③]，淫巧朱紫[④]。習亦凝真[⑤]，功沿漸靡[⑥]。

【校注】

① 體：通行本作“辭”，元至正本作“體”。

② 膚根：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案當作‘肌膚’。”

③ 黼黻：古代禮服上所繡的花紋。

④ 淫：過度，濫。朱紫：喻以邪亂正或真偽混淆。朱，正紅色。紫，屬間色。

⑤ 習以凝真：謂通過學習可以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

⑥ 功沿漸靡：謂藝術風格的形成需要長期的培養。漸靡，即漸摩，謂浸潤。

【譯文】

人們内心産生某種感情，就要用語言表達出來；有了一些想法，也會形之於文字。這是一個從隱藏至顯露、由内在到外在的表現過程。但是，人的才華有平凡和傑出之分，人的血氣有剛强和柔弱之别，人的學識有浮淺與深湛之異，人的愛好有雅正與邪僻之差；這些既決定於個人的性情，又受到後天環境的薰陶，從而使得文壇波詭雲譎、變化萬千。仔細考察，作品文辭和内容的出色或平庸，總是同作者才華之高下相一致；作品文氣和格調的剛正或柔婉，總是決定於作者的血氣；作品思想内容的淺顯或深入，總是同作者學識之貧富成正比；作品文體及風格的雅正或流俗，總是以作者的愛好為轉移。作者都是從自己的基本思想和感情特點出發進行創作，其作品的風格猶如各人的面孔，彼此

互異。

如果加以概括和歸納，那麽不外八類風格：一是典雅，二是遠奥，三是精約，四是顯附，五是繁縟，六是壯麗，七是新奇，八是輕靡。所謂典雅，乃是取法儒家經典，頗有聖人之風；所謂遠奥，乃是文采不顯而有法度，以談玄説理為主；所謂精約，乃是字句簡省，仔細推敲而使文辭精當。所謂顯附，乃是辭義直白而顯暢，能够入情入理而又易於理解。所謂繁縟，乃是多用比喻而文采斐然，善於鋪排而光華四溢。所謂壯麗，乃是雄辯滔滔而識見不凡，豪氣干雲而流光異彩。所謂新奇，乃是追新逐異，以稀奇古怪為能事。所謂輕靡，乃是文辭虚浮而情志柔弱，内容空泛而流於庸俗。所以，"典雅"和"新奇"相反，"遠奥"和"顯附"相别，"繁縟"和"精約"相悖，"壯麗"和"輕靡"相對：各種各樣的文章風格，大體包括其中了。

實際上，對一個作家而言，上述八類藝術風格乃是處於經常變化之中的。其獨特藝術風格的形成，有賴於學習和培養；而作者個人的才力則是關鍵，它又以先天的血氣為基礎。個人先天的血氣決定著其情志特徵，作者的情志又決定了其語言面貌；任何出色的文章，無不來自作者的至性真情。賈誼性情豪邁，所以文辭簡潔而風格清新；司馬相如傲慢不羈，所以文理夸張而辭藻泛濫；揚雄性格沈静，所以作品情志含蓄而意味深長；劉向平易近人，所以作品情趣明朗而徵引廣博；班固温文爾雅，所以論斷精審而文思細密；張衡性情博通，所以思維周密而文采細膩；王粲性急才鋭，所以作品鋒芒畢露而才識果斷；劉楨心胸狹窄，所以文辭強硬而情難近人；阮籍性情卓犖，所以文風飄逸而不同凡響；嵇康豪俠不群，所以作品氣勢充沛而文風犀利；潘岳聰明隨意，所以作品機鋒突出而聲韻暢達；陸機沈穩莊重，所以作品情思繁亂而文辭隱晦。由此推論，外在的文章風格與内在的作者

性情是完全一致的。這便是作家先天資質和才氣對作品風格之決定作用的一般情況了。

一個人的才華固然有其天賦,但學習從一開始就必須慎重。就像製作木器和漂染絲綢,成功與否決定於最初的基調;一旦器具製成、色彩染定,也就很難改變了。所以少年學習寫作,必須提倡雅正的風格;以此為基礎而不斷探索,才能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八類藝術風格雖然各不相同,但總起來看,它們又有著共同的規律;抓住中心環節,就可以從總體上駕馭它們。因此,作者應當根據對藝術風格的規劃確定自己學習的興趣,並根據自己的個性鍛煉寫作的才能。此乃文章寫作的正確道路。

總而言之:作者的才性各有不同,文章的辭采千變萬化;文辭猶如人的肌膚,情志好比人的骨髓。雅正而華美的文章就像古代禮服上的花紋,辭采泛濫之作則如雜色攪亂了正色。藝術風格的形成需要學習,長期的培養和鍛煉方可成功。

風骨第二十八

1.《詩》總“六義”[1],風冠其首[2];斯乃化感之本源[3],志氣之符契也[4]。是以怊悵述情[5],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6]。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7];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8]。結言端直[9],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10],則文風清焉[11]。若豐藻克贍[12],風骨不飛[13],則振采失鮮[14],負聲無力[15]。是以綴慮裁篇[16],務盈守氣[17];剛健既實[18],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19]。

【校注】

① 六義:參見《明詩》注。

② 風:《毛詩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③ 化感:感化,教育。本源:謂根本。

④ 志氣之符契:謂作品的教化之力與作者的情志表現乃是一致的。符契,謂符合。

⑤ 怊(chāo)悵:猶惆悵,此謂感情的激動。

⑥ 骨:骨頭,喻作品的剛健之力。

⑦ 骸:骨。

⑧ 形:形體。氣:元氣。

⑨ 端直:正直。

⑩ 意氣：猶“志氣”，謂作者的情感生命特徵。駿爽：峻拔清朗。

⑪ 清：梅慶生音注《文心雕龍》云：“一作‘生’。”

⑫ 克：能。贍：富足。

⑬ 不飛：謂無，缺乏。

⑭ 振：揚起，顯揚。

⑮ 負：承擔。聲：聲律。

⑯ 綴慮裁篇：謂從藝術構思至謀篇布局。綴慮，謂構思。

⑰ 守氣：即上文之“包氣”，謂“含風”。

⑱ 剛健：指文章的骨力。

⑲ 征鳥：遠飛的鳥。

2. 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①]，結響凝而不滯[②]，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③]，繁雜失統[④]，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⑤]，索莫乏氣[⑥]，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勖《錫魏》[⑦]，思摹經典，群才韜筆[⑧]，乃其骨髓峻也[⑨]；相如賦仙[⑩]，氣號“淩雲”[⑪]，“蔚為辭宗”[⑫]，乃其風力遒也[⑬]。能鑒斯要[⑭]，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

【校注】

① 捶(chuí)：同“錘”，鍛，錘煉。堅：牢固。

② 結響：謂建構聲律。凝：堅定。滯：滯澀，阻礙，不流暢。

③ 瘠義：謂思想内容貧乏。

④ 統：統緒，條理。

⑤ 環周：全面、周密。

⑥ 索莫：蕭索空寂貌。

⑦《錫魏》：指《册魏公九錫文》。錫，賜予財物。

⑧ 韜(tāo)：斂藏。

⑨ 骨髓：謂骨力。峻：峭拔。通行本作“畯”，元至正本作“峻”。

⑩ 相如：指司馬相如，有言神仙之事的《大人賦》。

⑪ 氣號“淩雲”：《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司馬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悦，飄飄有淩雲之氣”。

⑫ 蔚為辭宗：語出《漢書·敘傳下》。蔚，盛大。

⑬ 遒：强勁。

⑭ 鑒：審察。

3. 故魏文稱[①]：“文以氣為主[②]，氣之清濁有體[③]，不可力强而致[④]。”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⑤]；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⑥]；論劉楨，則云“有逸氣”[⑦]。公幹亦云[⑧]：“孔氏卓卓[⑨]，信含異氣[⑩]；筆墨之性[⑪]，殆不可勝[⑫]。”並重氣之旨也。

【校注】

① 魏文：指魏文帝曹丕。引文見其《典論·論文》。

② 氣：謂個體生命狀態。

③ 清濁：清氣與濁氣。體：稟性。

④ 强：勉强。

⑤ 體氣高妙：語出《典論·論文》。體氣，個性、氣質。

⑥ 時有齊氣：語出《典論·論文》。齊氣，齊地之氣。

⑦ 有逸氣：語出曹丕《與吴質書》。逸氣，脱俗的氣質。

⑧ 公幹：劉楨，字公幹，下引其語已佚。

⑨ 孔氏：指孔融。卓卓：高超出衆。

⑩ 信：的確。異氣：非凡的秉性。

⑪ 性：謂個性。

⑫ 殆：大概，幾乎。

4. 夫翬翟備色[①]，而翾翥百步[②]，肌豐而力沈也；鷹隼無采[③]，而"翰飛戾天"[④]，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⑤]；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⑥]。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⑦]。

【校注】

① 翬（huī）：五彩野雞。翟（dí）：長尾山雞。

② 翾（xuān）翥：飛翔。

③ 隼（sǔn）：鳥名，與鷹同類而較小。無：通行本作"乏"，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無"。

④ 翰飛戾天：語出《詩·小雅·小宛》。翰，高。戾，至，到達。

⑤ 鷙（zhì）：兇猛的鳥。翰林：猶文壇。

⑥ 雉：野雞。文囿：猶文壇。

⑦ 文筆：謂文章。鳴鳳：鳳凰。

5. 若夫鎔冶經典之範[①]，翔集子史之術[②]；洞曉情變[③]，曲昭文體[④]，然後能孚甲新意[⑤]，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⑥]。若骨采未圓[⑦]，

風辭未練[8]，而跨略舊規[9]，馳騖新作[10]，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11]！《周書》云[12]："辭尚體要[13]，弗惟好異[14]。"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15]；於是習華隨侈[16]，"流遁忘反"[17]。若能確乎正式[18]，使"文明以健"[19]，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20]？

【校注】

① 鎔冶：謂取法、師從。通行本作"鎔鑄"，元至正本作"鎔冶"。

② 翔集：衆鳥飛翔而後群集於一處，謂採集、借鑒。術：方法，手段。

③ 洞曉：透徹地瞭解。情變：感情的變化。此承《神思》篇"情數詭雜"而言。

④ 曲昭：詳悉。文體：文章風格。此承《神思》篇"體變遷貿"而言。

⑤ 孚甲：謂萌發、萌生。通行本作"乎甲"，元至正本作"孚甲"。孚，植物莖杆裏的白膜。甲，草木初生時所帶種子的皮殼。

⑥ 黷：謂雜亂。

⑦ 骨采未圓：謂文章的骨力與辭采未能密切配合。

⑧ 風辭未練：謂作品的語言未能更好地具備感人的力量。

⑨ 跨略：猶超越，忽視。

⑩ 馳騖：奔走，奔競。

⑪ 紕繆：猶荒謬。輕：謂輕率。通行本作"經"，元至正本作"輕"。

⑫《周書》：指《尚書・畢命》。

⑬ 體要：切實而簡要。

⑭ 弗惟：疑當作“不唯”。《徵聖》篇亦引此二句，其中“弗惟”，唐寫本作“不唯”。

⑮“明者弗授”二句：謂懂得寫作的人尚難以講清，初學者自然無所適從。

⑯ 習華隨侈：謂文辭浮華之風愈演愈烈。

⑰ 流遁忘反：語出張衡《東京賦》，原為耽樂放縱之意，此謂難以自拔。

⑱ 正式：法式，謂“風骨”的原則。

⑲ 文明以健：語出《易・同人・彖》，謂文風明快而有力。

⑳ 何遠之有：語出《論語・子罕》，謂成功就在眼前。

6. 讚曰：情與氣偕①，辭共體並②。“文明以健”，珪璋乃聘③。蔚彼風力，嚴此骨鯁④；才鋒峻立⑤，符采克炳。

【校注】

① 情與氣偕：乃“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的概括。氣，謂風。偕，俱，同。

② 辭共體並：乃“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的概括。體，謂骨力。

③ 珪璋：兩種貴重的玉制禮器。聘：謂聘用。通行本作“騁”，元至正本作“聘”。

④ 骨鯁：謂骨力。

⑤ 才鋒峻立：謂才華出衆。

【譯文】

《詩經》包括所謂“六義”,“風”為第一種;可見它是其發揮教育、感化作用的根本,同時又與作者的情志、血氣相一致。所以,作者情動於中而欲一吐為快,必然首先具有感化的作用;展紙落墨而著成文章,也就必然體現某種力量。文辭需要這種骨力,猶如身體之需要骨架;情志所包含的感化作用,就像身體之內流動的血氣。可以說,文辭端方剛正而有力量,就具備了骨力;内容清新明快而能動人,也就具有了感化作用。如果只是辭藻豐富,而作品既不能動人又没有骨力,那麽其辭藻也必然失去光彩,聲韻之美也難以體現。因此,從藝術構思至謀篇布局,作者都必須文氣充沛而使作品具有風化之功;同時,又要使作品具有剛健的骨力,這樣的文章才能光華四溢而令人耳目一新。“風骨”之於文章寫作的重要,就像飛鳥運用自己的翅膀。

所以,懂得怎樣使文章有骨力的作者,其運用文辭一定極為精煉;深諳創作如何感人之理的作者,其抒發感情必然明快暢達。文字錘煉得牢固結實而一字不易,聲律調整得準確堅定而通暢無阻,這正是作品既能動人而又有力量的體現。如果内容貧乏而辭采過濫,文章雜亂而缺乏條理,那就是没有骨力的表現;思路不清而考慮不周,文章蕭索而了無生氣,那就是缺乏感染力的證明了。從前潘勖有《册魏公九錫文》,企圖模仿經典的文辭;許多人之所以不敢與其争鋒,正因其頗有骨力。司馬相如的《大人賦》,被認為有“淩雲之氣”;其之所以蔚然而成辭賦之宗匠,那是因為其作品有著相當感人的力量。只有明察這一根本性的問題,才能真正懂得文章的寫作;如果違背這一原則,也就不必徒然地去講究繁辭麗藻了。

因此,魏文帝曹丕指出:“文章的根本在於作者的個體生命狀態,而每個人的生命之氣或清或濁,決定於他的先天稟賦,這

是勉强不得的。”所以談到孔融,謂其“個性高潔而精妙”;論述徐幹,謂其“頗有齊人的風格”;講到劉楨,謂其“有飄逸的特點”。劉楨也曾説過:“孔融卓而不群,確實不同凡響;其作品突出的個性,大概是難以超越的。”這些論述都體現了對血氣和個性的重視。我們看到,野雞的羽毛五顔六色,但飛不過百步,因其肌肉太多而力量不够;雄鷹没有華麗的羽毛,但能一飛沖天,因其骨骼强壯而氣勢充沛。文章寫作的才華和能力,正與此相似。如果作品感人而有力量,但卻缺乏文采,那就像文壇上的猛禽;如果作品富有文彩,但既不能動人又没有力量,那就只能像文壇上的山雞了。只有那些文采鮮明而又如雄鷹高飛者,才稱得上是文壇的鳳凰。

如果能够以經書作為取法的楷模,同時熟悉諸子史傳的創作方法;既能洞察藝術構思過程中的種種情況,又能把握各種文章的藝術風格,那麽就可以使自己的作品富有新意,並在文辭上進行精雕細刻而出奇制勝。把握各種藝術風格,才能使作品既有創新而又不至於誤入歧途;明察藝術構思的種種情況,才能創造奇特的文采而又不至於濫用辭藻。如果不能使文章的骨力與辭采密切配合,也不能使作品的語言更好地表現感人的力量,而只想拋棄原有的規範和法則,一味地去追新逐異,雖然有時也可能頗為討巧,但失敗的情況必然更多;怎能生編硬造一些奇文怪字,以致以錯為對呢?《尚書·畢命》有言:“文辭的運用貴在突出要點,不應只是標新立異。”也就是要避免濫用辭藻的意思。然而,文章的寫作方法多種多樣,每個人往往都有自己的偏好;即使懂得寫作的人也難以説清楚,初學者就更是無所適從了。這樣,文辭浮華之風愈演愈烈,以致難以自拔。如果能够確立正確的創作道路,做到文風明快而有力,那麽文章就會産生感人至深的藝術力量,並做到文辭華美而光彩照人。若能仔細體察上

述問題,離這一目標也就並不遙遠了。

總而言之:情志與風教相伴,語言與骨力比並。文章明快有力,定會為人珍重。加强感化之功,體現壯美之用;才華卓然而立,文采必能顯明。

通變第二十九

1. 夫設文之體有常[①],變文之數無方[②]。何以明其然耶? 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③],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④],通變則久[⑤],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⑥];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⑦]: 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⑧],足疲者輟塗[⑨];非文理之數盡[⑩],乃通變之術疏耳。故論文之方[⑪],譬諸草木: 根幹麗土而同性[⑫],臭味晞陽而異品矣[⑬]。

【校注】

① 體: 體裁。常: 規律,通例。

② 數: 道數,方法。方: 常規。

③ 名理: 謂文體的名稱及其基本寫作原理。

④ 氣力: 謂風骨。

⑤ 通變: 通曉其變,即懂得創新。《易·繫辭上》:"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

⑥ 資: 憑藉、借鑒。故實: 指前人的作品。

⑦ 酌: 選取,擇善而行。新聲: 新作的樂曲,代指新興之作。

⑧ 綆(gěng): 汲水用的繩索。

⑨ 輟塗：謂中途停止，半途而廢。

⑩ 文理：猶名理。

⑪ 文之方：即文章之理。

⑫ 麗：附著，依附。

⑬ 臭（xiù）味：氣味，喻同類。晞（xī）：曬。

2. 是以九代詠歌[1]，志合文則[2]：黄歌"斷竹"[3]，質之至也；唐歌"在昔"[4]，則廣於黄世；虞歌"卿雲"[5]，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6]，縟於虞代；商周篇什[7]，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8]。暨楚之騷文[9]，矩式周人[10]；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篇制[11]，顧慕漢風[12]；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榷而論之[13]，則黄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14]，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15]，魏晉淺而綺[16]，宋初訛而新[17]：從質及訛，彌近彌澹[18]。何則？競今疏古，風末氣衰也[19]。

【校注】

① 九代：謂歷代。

② 志：準的、目標，此謂發展方向。文則：文章之理，即上述"文之方"。

③ 黄：指黄帝時期。斷竹：即《彈歌》，共四句八字，"斷竹"為其首句。

④ 唐：指唐堯時期。在昔：未詳，或已失傳。

⑤ 虞：指虞舜時期。卿雲：四言四句，首句為"卿雲爛兮"。

⑥ 雕牆：即《五子之歌》，其中有"峻宇雕牆"之句。

⑦ 篇什：謂詩篇。《詩經》的《雅》、《頌》以十篇為一"什"，

故稱。

⑧ 揆：道理，準則。

⑨ 騷文：謂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

⑩ 矩式：法式，取法。

⑪ 篇制：即詩篇。通行本作“策制”，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篇制”。

⑫ 顧慕：追慕，嚮往。

⑬ 榷：商討，研究。

⑭ 辨：明白，清楚。

⑮ 侈：謂鋪張、夸飾。

⑯ 綺：有花紋的絲織品，謂華麗。

⑰ 訛：怪異，怪誕。

⑱ 澹：淡薄。

⑲ 末：衰敗。通行本作“味”，楊升庵批點梅慶生音注《文心雕龍》作“末”。

3. 今才穎之士①，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②：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於藍③，絳生於茜④；雖逾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⑤：“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⑥，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⑦，必歸藍茜；矯訛翻淺⑧，還宗經誥⑨。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檃括乎雅俗之際⑩，可與言通變矣。

【校注】

① 才穎：才能出衆。

② 宋集：謂南朝劉宋時期的作品。

③ 青生於藍：《荀子·勸學》："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青，謂藍色。藍，植物名，葉可制藍色染料。

④ 絳：深紅色。茜（qiàn）：草名，根可做紅色染料。

⑤ 桓君山：即桓譚，下引其語已佚。

⑥ 劉：指劉向。揚：指揚雄。

⑦ 練：謂提煉、提取。濯：洗滌，謂提煉。

⑧ 矯：糾正。翻：反轉，改變。

⑨ 經誥：謂儒家經典。

⑩ 檃括：矯正竹木彎曲的工具，此謂調整、校正。

4. 夫夸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①]，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②]，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③]。"相如《上林》云[④]："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⑤]，月生西陂[⑥]。"馬融《廣成》云[⑦]："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⑧]。"揚雄《校獵》云[⑨]："出入日月，天與地沓[⑩]。"張衡《西京》云[⑪]："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⑫]。"此並廣寓極狀[⑬]，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

【校注】

① 厥：其。

② 軒翥：飛舉。

③ 虹洞：相連貌。

④ 相如：指司馬相如，有《上林賦》。

⑤ 沼：水池。

⑥ 月生西陂：《上林賦》原文作"入乎西陂"。陂，山坡。

⑦《廣成》：指《廣成頌》。

⑧"大明"二句：《廣成頌》原文為："大明生東，月朔西陂。"大明，指太陽。朔，生。

⑨ 校獵：打獵，揚雄有《羽獵賦》。

⑩ 沓：交會，相合。

⑪《西京》：指《西京賦》。

⑫ 扶桑：神話中的樹名，傳説日出其下。於：《西京賦》原文作"與"。濛汜（sì）：古稱日落之處。

⑬ 廣寓極狀：謂極力描繪天地之廣闊。

5. 參伍因革①，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②，宜宏大體③：先博覽以精閲，總綱紀而攝契④；然後拓衢路⑤，置關鍵，長轡遠馭⑥，從容按節⑦。憑情以會通⑧，負氣以適變⑨；采如宛虹之奮鬐⑩，光若長離之振翼⑪：乃穎脱之文矣⑫。若乃齷齪於偏解⑬，矜激乎一致⑭；此庭間之迴驟⑮，豈萬里之逸步哉⑯？

【校注】

① 參伍：即三、五，謂變化不定之數。《易・繫辭上》："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② 規略文統：謂從總體上規劃文章寫作。

③ 大體：謂主體，即主要方面。

④ 總綱紀而攝契：謂提綱挈領。契，要約。

⑤ 衢路：道路。

⑥ 轡：駕馭馬的韁繩。

⑦ 按節：停揮馬鞭，謂徐行。

⑧ 憑情以會通：謂以自己的情志融會歷代創作。

⑨ 負氣以適變：謂根據作者的個性進行創新。

⑩ 宛：彎曲。奮：揚起，翹起。鬐(qí)：馬鬣(liè)，喻彩虹之拱部。張衡《西京賦》："瞰宛虹之長鬐。"

⑪ 長離：即鳳。

⑫ 穎脱：即穎脱而出，謂才華顯露。穎，錐芒。

⑬ 齷齪：謂器量局促，狹小。

⑭ 矜激：謂自滿。一致：一得之見。

⑮ 驟：馳馬，縱轡。

⑯ 逸步：猶快步。

6. 讚曰：文律運周[①]，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②]。趨時必果[③]，乘機無怯[④]。望今制奇[⑤]，參古定法。

【校注】

① 運周：謂回環運轉。

② "變則其久"二句：《易・繫辭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③ 果：果敢，有決斷。

④ 怯：膽小，懦弱。

⑤ 制奇：謂出奇制勝。

【譯文】

文章的體裁是有一定之規的，而寫作的方法則變化多端。

憑什麽知道是這樣的呢？所謂詩、賦、書、記等等，其名稱和寫作之理乃是前後繼承的，這説明文章體裁是有一定之規的；而如何用語言表現作者的思想感情，則必須有所創新才能得以流傳，這説明創作的方法是千變萬化的。由於文體的名稱和寫作之理有章可循，所以必須取法前人的作品；由於寫作方法的創新並無一定之規，所以必須參考新興的作品。只有如此，才能在文壇上勇往直前，才能使自己的文思永不枯竭。然而，正像打水的繩子太短就只能忍受口渴，脚力不支就只能半途而廢一樣；文章寫作不能成功並非因為不懂得創作方法，而是因為不知道如何發展創新。所以，文章寫作之理，就像花草樹木的生長，根幹生於土中乃是其共同的本性，但吸收陽光的不同使其成為相異的品種。

考察過去歷代的詩歌，其發展方向是符合上述文章寫作之理的。黄帝時的《彈歌》，極為質樸；唐堯時的《在昔歌》，較黄帝時有所發展；虞舜時的《卿雲歌》，比唐堯時更有文采；夏代的《五子之歌》，較虞舜時更為繁富；商周兩代的詩歌，比夏朝更加華麗。至於作為抒情言志的詩歌，其所遵循的法則是一致的。到楚國的騷體詩，取法周代作者；漢代的賦頌之作，又學習楚國的作品；魏代的詩歌，以漢代為榜樣；晋代的篇章，則仰望魏詩的風彩。大概可以這麽説：黄帝、唐堯時代的詩歌淳厚而質樸，虞舜、夏禹時代的詩歌質樸而明快，商周兩代的詩歌華麗而雅正，楚國、漢代的作品鋪張而豔麗，魏晋時代的詩歌淺近而綺靡，宋初的詩歌則怪誕而新奇。由質樸至怪誕，愈到後來愈加淡乎寡味了。何以如此呢？追新逐異而疏遠古代的作品，文章的感染力也就蕩然無存，文章的氣勢自然日益衰竭了。

現在一些頗有才華的作者，努力學習寫作；但大多忽視漢代的作品，而以宋人的作品為楷模。他們雖然博覽古今之作，但卻

重視近代而疏遠古人。須知,青色是從藍草提煉而來,赤色是從茜草提煉而來;其色澤之鮮豔固然超過了藍草和茜草,但卻不可能再提煉出顏色來。桓譚曾説:“我看了一些新進作者的華麗之文,美則美矣,卻一無所得;而讀劉向、揚雄的作品,便經常會有收穫。”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要提煉青色和赤色,那就離不開藍草和茜草;要糾正訛濫和淺薄的文風,就必須取法經書。只有在質樸和華美之間掌握有度,在雅正和流俗之際有所取捨,才談得上文章寫作的創新問題。

例如,對事物的形貌進行夸張的描摹,漢初已達極點;自此以後,就只是陳陳相因;雖有一些小的變化,但最終還是没有根本的不同。枚乘《七發》説:“放眼東海啊,水天相接,一望無際。”司馬相如《上林賦》説:“看不到頭,望不到邊;太陽從東邊的水中升起,月亮挂在西邊的山坡。”馬融《廣成頌》説:“天地相連,無邊無際;太陽從東邊升起,月亮挂在西邊的山坡。”揚雄《羽獵賦》説:“太陽和月亮,升起又落下,天地融合為一。”張衡《西京賦》説:“太陽和月亮,從這裏升起又落下,就像在扶桑和濛汜一樣。”這些都是極力描摹天地之廣闊,而五家用詞如出一轍;諸如此類,無不陳陳相因。

既有繼承又有變化,那才是創新的正確方法。所以從總體上規劃文章寫作,應當抓住主要方面:首先是既要廣泛地閲讀,又要精心地鑽研,從而做到提綱挈領;然後拓寬自己的創作領域,並掌握其中的關鍵環節,如騎馬般放開轡繩而縱轡遠行,從容地馳騁文壇。要以自己的情志貫通古人的作品,更要根據作者的個性進行創新;文采猶如奮飛的彩虹,光芒就像展翅的鳳凰,那才是出類拔萃的文章。如果錯誤地堅持自己的偏見,或者為自己的一得之見而沾沾自喜,那就好像在院子裏轉圈遛馬,怎麽能馳騁萬里之遥呢!

總而言之：文章的發展循環往復，每天都有新的成就。只有不斷地創新才能持久，善於融會貫通方不至於捉襟見肘。順應時代的發展必須果斷，抓住有利的時機不能怯懦。既要放眼現代作品而出奇制勝，又應參考古代文章而確立法則。

定勢第三十

1.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①]，即體成勢也[②]。勢者，乘利而為制也[③]。如機發矢直[④]，澗曲湍回[⑤]，自然之趣也[⑥]。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⑦]，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為式者[⑧]，自入典雅之懿[⑨]；效騷命篇者[⑩]，必歸豔逸之華[⑪]。綜意淺切者[⑫]，類乏醞藉[⑬]；斷辭辨約者[⑭]，率乖繁縟[⑮]。譬激水不漪[⑯]，槁木無陰[⑰]，自然之勢也。

【校注】

① 體：指體裁。

② 勢：謂由文體所決定的基本格調。

③ 制：體制格局。

④ 機：弩機，發箭的裝置。矢：箭。

⑤ 澗：兩山間的水溝。湍：急流的水。

⑥ 趣：趨向，趨勢。

⑦ 體勢：猶文體風格。

⑧ 模經為式：即以經書為榜樣。

⑨ 懿：美。

⑩ 騷：指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

⑪ 豔逸：豔麗。

⑫ 綜意：謂用意。綜，參見《正緯》注。淺切：謂簡明。

⑬ 類：率，皆；大抵。醞藉：謂内涵豐富。

⑭ 斷辭：謂用辭。辨約：明白簡要。

⑮ 率：大抵。乖：違背。繁縟：采飾富麗。

⑯ 激水：急流。漪(yī)：風吹水面形成的波紋。

⑰ 槁：乾枯。陰：陰影，謂樹蔭。

2. 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①，情交而雅俗異勢②。鎔範所擬，各有司匠③；雖無嚴郛④，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⑤，並總群勢⑥：奇正雖反⑦，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⑧，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⑨，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⑩，則總一之勢離⑪；是楚人鬻矛譽楯⑫，兩難得而俱售也。

【校注】

① 糅：混合。

② 交：會合。

③ "鎔範"二句：謂不同的體裁各有自己的規則。鎔範，鑄器的模具，喻體裁。司匠，主管的工匠，喻法則。

④ 郛(fú)：外城，喻界限。

⑤ 淵：深邃，喻精通。

⑥ 總：總攬，統領。

⑦ 奇正：古代用兵之術。設伏用計為奇，對陣交鋒為正。此喻文風的奇特或雅正。

⑧ 典：謂典雅。華：謂華麗。

⑨ 夏人争弓矢：《胡非子》載，一人夸耀自己的弓好，無可用之矢；另一人則夸耀自己的矢好，無可用之弓。后羿則告訴他們，弓和矢是缺一不可的。

⑩ 雅鄭：即雅俗。鄭，鄭國的音樂，指與雅樂相對的俗樂。

⑪ 總一：即統一。

⑫ 鬻矛譽楯：《韓非子·難一》："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鬻，賣。楯，即盾。

3. 是以括囊雜體[①]，功在銓别[②]；宫商朱紫[③]，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④]；符、檄、書、移[⑤]，則楷式於明斷[⑥]；史、論、序、注[⑦]，則師範於覈要[⑧]；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⑨]；連珠、七辭[⑩]，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⑪]，節文互雜[⑫]，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⑬]。

【校注】

① 括囊：即囊括，包羅。

② 銓别：衡量，鑒别。

③ 宫商：五音之二，代指聲律。朱紫：紅色與紫色，喻辭采。

④ 羽儀：謂取法。《易·漸》："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

⑤ 符：《書記》篇有論。

⑥ 楷式：典範，此為動詞。明斷：明快決斷。

⑦ 序、注：《論説》篇有論。

⑧ 覈要：確切簡要。

⑨ 體制：規矩，此為動詞。弘深：寬廣深沈。

⑩ 連珠、七辭：《雜文》篇有論。

⑪ 雖復：猶縱令。契：契約，引申為規則。會：符合，相合。相參：謂相互錯綜。

⑫ 節：音節，指聲律。文：文采。雜：錯雜。

⑬ 本采：本色。地：謂基礎。

4. 桓譚稱[①]："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②]："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③]，深沈其旨者[④]；或好離言辨白[⑤]，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

【校注】

① 桓譚：字君山，下引其語已佚。

② 陳思：指曹植，下引其語已佚。

③ 煩：繁多，繁雜。

④ 深沈：謂深邃隱蔽。

⑤ 離：分析。

5. 劉楨云[①]："文之體指實强弱[②]；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③]，天下一人耳[④]，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⑤]："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悦澤[⑥]"；

及張公論文[7]，則“欲宗其言”[8]。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

【校注】

① 劉楨：字公幹，下引其語已佚。

② “文之體指”句：疑有脱漏。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校為“文之體勢，實有强弱”。

③ 勢：謂氣勢。

④ 一人：謂獨一無二之人。

⑤ 陸雲：字士龍，西晉作家，陸機之弟。下文所引見其《與兄平原書》。

⑥ 悦澤：悦目之色澤，謂文辭之美。

⑦ 張公：指張華。

⑧ 其言：指張華論文强調自得之言。

6. 自近代辭人[1]，率好詭巧[2]。原其為體[3]，訛勢所變[4]；厭黷舊式[5]，故穿鑿取新[6]。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7]，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8]，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9]，則新色耳[10]。

【校注】

① 近代：指宋齊時期。

② 詭：奇異。

③ 體：風格。

④ 訛：怪異，怪誕。

⑤ 厭黷：厭煩。舊式：謂原有的文體規範。

⑥ 穿鑿：牽强附會。

⑦ “故文”句：語出《左傳·宣公十五年》。反正為乏：篆文的“正”字反過來就成“乏”字。

⑧ 抑：向下壓。

⑨ 回互：謂回環交錯。

⑩ 新色：新奇，新鮮。

7. 夫通衢夷坦[①]，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②]，苟異者以失體成怪[③]。舊練之才[④]，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鋭[⑤]，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⑥]，則文體遂弊[⑦]。秉兹情術[⑧]，可無思耶？

【校注】

① 衢：四通八達的道路。夷：平坦。

② 密會：謂與文章體勢密切結合。

③ 苟異：隨便地標新立異。

④ 舊練之才：謂前代成功的作者。

⑤ 新學之鋭：謂近世的文壇新人。

⑥ 勢流不反：謂按照這樣的趨勢任其發展下去。

⑦ 文體：文章體制。

⑧ 秉：掌握。情術：上文“情致異區，文變殊術”之概括。

8. 讚曰：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①]。因利騁節[②]，情采自凝。枉轡學步[③]，力止壽陵[④]。

【校注】

① 繩：木工所用墨綫，謂直。

② 因利騁節：謂適應文體的要求和特點而進行寫作。騁節，放任與節制。

③ 枉轡：謂走彎路。枉，徒然、白費。轡，駕馭馬的韁繩。學步：即邯鄲學步。《莊子·秋水》載，壽陵一少年到邯鄲學走路，非但没有學會，反而忘記了自己原來走路的方式，結果"匍匐而歸"。

④ 壽陵：古代燕國之地。壽，通行本作"襄"，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壽"。

【譯文】

作者的情志各有不同，文章的寫作手法也多種多樣，但無不根據自己所要表現的感情特點確立某種文體，並依據這種文體的特點形成整個作品的基調。所謂"勢"，也就是順應文體的特點而進行創作。就像弩機射箭必然直綫而出，山間激流必然迂回曲折一樣，這是自然而必然的趨勢。圓形的物體自然可以轉動，方形的物體自然穩穩當當；各種文章體裁都有自己的風格特色，其理如此。所以，取法經書的作品，必然具有莊重雅正之美；摹仿《離騷》的作品，必然具有辭采豔麗之風；内容淺顯的作品，一般缺乏含蓄的韻味；簡明扼要的作品，大抵不具繁富的辭采。正如急流不會産生漣漪，枯木難以灑下緑蔭一樣，乃是自然而必然的趨勢。

因此，繪畫講究設色，文章重在抒情；不同的顏色描繪出或犬或馬的不同形象，不同的感情表現出或雅或俗的不同風格。一旦選定某種體裁，就應按照其要求進行創作；其間雖有相通之處，但卻是不能混淆其區别的。不過，精於文章寫作之人，應當

把握各種文體的風格。新奇和雅正雖然相反,但必須都能理解而予以融會貫通;剛健和柔弱雖然懸殊,但應當能根據不同的情況而加以運用。如果只喜歡典雅而討厭華美,那就不能做到融會貫通;就像夏朝人的"弓矢之爭",無論"弓"有多良或者"矢"有多善,只執其一是難以發射的。但如果雅正和邪僻共存一篇之中,那就會破壞作品的統一風格;正如賣矛和盾的楚國人,賣矛的同時卻又贊揚自己的盾,結果矛和盾就都賣不出去了。

所以從事各種文體的寫作,必須注意辨别其不同的特點;語言文彩的運用,應當與其文體風格相一致。章、表、奏、議等文體的寫作,應該以莊重雅正為標準;賦、頌、歌、詩等文體的寫作,應該以清新華麗為基調;符、檄、書、移等文體的寫作,應該以明快決斷為準繩;史、論、序、注等文體的寫作,應該以真實扼要為典範;箴、銘、碑、誄等文體的寫作,應該以宏大精深為原則;連珠、七辭等文體的寫作,則應以巧妙豔麗為能事了。這正是按照文體的特點而決定作品的風格傾向,隨著所用文體的不同而創作出不同風格的作品。當然,這些原則與各種文體的配合乃是相互錯綜的,聲律和文采的運用也是複雜多變的,但正像五顔六色的錦緞,仍是以其本色為基礎而染成的。

桓譚曾説:"作者各有所好,有的人喜歡虛華之辭,所以作品缺乏實誠之美;有的人喜歡繁富,因而作品不够精煉。"曹植也説:"世上的作者,有的人喜歡繁文博采,所以文意深藏不露;有的人喜歡清楚明瞭,所以剖析分毫不爽;其興趣、追求不同,作品風貌也就不一樣了。"這些説的都是文體風格的不同。劉楨説:"由文體而決定的風格傾向,有時明顯,有時則不明顯;如果能够在作品的語言之外表現出充沛的氣勢,那就是天下獨一無二之人了,是很少見的。"劉楨所謂"勢",兼有文氣的意思;然而由文體決定的這種自然的風格傾向,必然有剛强和柔弱之别,並

非一定慷慨豪壮才叫“勢”。此外，陸雲自稱：“從前論文，重視文辭的運用而輕視情志的表達，注重文章的氣勢而忽略文體風格的和諧；後來聽到張華的論述，才感到他説的是對的。”情志的表達本來是第一位的，而文體風格的和諧也確實是重要的；陸雲一開始没有看到這點，後來則接受了正確的觀點。

近代以來的作家，大多愛好奇巧。之所以産生這類文章，正是違背了文體風格的結果；他們厭棄原有的文體規範，企圖創新而流於穿鑿附會。考察其錯誤的作法，那些看上去頗為艱深之處，其實並没有什麽獨特之點，不過是一反常態罷了。比如把“正”字反寫成“乏”字，把平常的語言反用為奇辭僻句。這種追求奇異的作法，必然顛倒字句，把上面的字放到下面，把中間的字放到外面；次序錯亂而違反常理，就是所謂新奇之作了。本來有四通八達的平坦之道，但很多人喜歡走小路，無非想走近道罷了；正常的文句本來明明白白，可是許多人偏偏反過來説，無非為了迎合世俗而已。然而，順應文體風格而創作，往往以新穎的内容而取勝；只求標新立異的人，反而因不合文體而顯得怪誕了。前代成功的作者，能够以雅正為本而駕馭新奇之道；近世文壇的新人，則一味求新而失去了雅正之本。如果這種趨勢任其發展，那麽文章體制就會敗壞。要想把握文章寫作的上述方法，怎能不認真思考呢？

總而言之：不同的形體決定了不同的趨勢，二者必然相接相承；正像回旋的急流似圓規，射出的激箭如直繩。根據文體的特點而進行創作，感情的抒發與文采的配合才能相輔相成。否則，就如邯鄲學步的壽陵人，走了冤枉路卻一事無成。

情采第三十一

1.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淪猗結[②],木體實而華萼振[③]：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④];犀兕有皮[⑤],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⑥],敷寫器象[⑦];鏤心鳥迹之中[⑧],織辭魚網之上[⑨]：其為彪炳[⑩],縟彩名矣[⑪]。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⑫];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⑬]。五色雜而成黼黻[⑭],五音比而成《韶》、《夏》[⑮],五性發而為辭章[⑯]：神理之數也[⑰]。

【校注】

① 文章：《論語·公冶長》:"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② 淪猗：水的小波紋。猗,通"漪",水波紋。通行本作"漪",元至正本作"猗"。

③ 華萼：謂花。華,通行本作"花",元至正本作"華"。萼,花朵下的緑片。

④ 鞹(kuò)：去毛的皮革。

⑤ 犀兕(sì)：犀牛和兕,皮堅韌,可制鎧甲。

⑥ 綜述：綜合敍述。性靈：謂思想感情。

⑦ 敷寫：鋪敘描寫。器象：猶物象。

⑧ 鏤心：謂精心構思。鳥迹：指文字。相傳倉頡受鳥獸足迹的啓發而創立文字。

⑨ 織辭：織織文辭。魚網：指紙。史載蔡倫用樹皮、破布、魚網等造紙。

⑩ 彪炳：文彩煥發貌。

⑪ 縟彩：絢麗的色彩，借指繁華的文采。彩：通行本作"采"，元至正本作"彩"。名：明。

⑫ 五色：青、黄、赤、白、黑。

⑬ 五性：其説不一，如喜、怒、哀、樂、怨。

⑭ 黼黻：參見《體性》注。

⑮ 比：配合。《韶》：舜時的樂名。《夏》：禹時的樂名。

⑯ 性：通行本作"情"，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性"。

⑰ 神理之數：猶自然之道。

2.《孝經》垂典[①]，喪"言不文"[②]；故知君子常言[③]，未嘗質也。老子疾僞[④]，故稱"美言不信"[⑤]；而五千精妙[⑥]，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⑦]，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説"[⑧]，謂綺麗也[⑨]。綺麗以豔説，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孝》、《老》[⑩]，則知文質附乎性情[⑪]；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⑫]。若擇源於涇渭之流[⑬]，按轡於邪正之路[⑭]，亦可以馭文采矣。

【校注】

①《孝經》：儒家經典之一。垂典：垂示典章。

② 言不文：《孝經·喪親》："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yǐ），禮無容，言不文。"偯，哀傷。

③ 常言：謂平常之言。

④ 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時期思想家，有《老子》，亦稱《道德經》。疾：憎惡。

⑤ 美言不信：語出《老子》第八十一章。

⑥ 五千：指《道德經》，共五千多字。

⑦ 莊周：即莊子。辯雕萬物：《莊子·天道》有"辯雖雕萬物"之句。辯雕，謂以華美的辭藻雕琢修飾。

⑧ 豔采辯説：《韓非子·外儲説左上》有"豔乎辯説"之句。

⑨ 綺麗：華麗。綺，有花紋的絲織品。

⑩ 孝：指《孝經》。通行本作"李"，元至正本作"孝"。

⑪ 文質：複詞偏義，謂文采。

⑫ 華實：複詞偏義，謂華麗。淫侈：奢華，浮華。

⑬ 涇渭：涇水和渭水，一清一濁，會合於陝西高陵縣。此喻文采運用的"正"與"邪"，即"文質附乎性情"和"華實過乎淫侈"。

⑭ 轡：駕馭馬的轡繩。

3. 夫鉛黛所以飾容①，而盼倩生於淑姿②；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③。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④。

【校注】

① 鉛黛：鉛粉和黛墨，為古代女子化妝用品。

② 盼倩：形容女子神態之美。《詩·衛風·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淑姿：美好的姿容。

③ 辯麗：華美。

④ 本源：根本。

4．昔詩人什篇[①],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②],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③],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④]：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⑤],心非鬱陶[⑥],苟馳夸飾[⑦],鬻聲釣世[⑧]：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⑨]。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⑩],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校注】

① 什篇：即詩篇。《詩經》的"雅"和"頌"以十篇為一"什",故以"篇什"或"什篇"稱之。

② 辭人：主要指辭賦家。

③《風》、《雅》：《詩經》的兩個部分。

④ 諷：婉言規勸或譏刺。上：指統治者。

⑤ 諸子：即"辭人"。

⑥ 鬱陶：憂思鬱積貌。

⑦ 苟：姑且,勉强。

⑧ 鬻聲釣世：猶沽名釣譽。

⑨ 煩濫：冗雜失實。

⑩ 採：採取,謂喜歡。濫：虚妄不實。

5. 故有志深軒冕[①],而泛詠皋壤[②];心纏幾務[③],而虛述人外[④]: 真宰弗存[⑤],"翩其反矣"[⑥]!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⑦],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⑧],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 言與志反,文豈足徵[⑨]?

【校注】

① 軒冕: 古時大夫以上官員的車乘和冕服,借指官位爵禄。

② 皋壤: 澤邊之地,謂山野隱居之所。

③ 心纏幾務: 嵇康《與山巨源絶交書》:"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幾務,即機務,指政事。

④ 人外: 謂塵世之外。

⑤ 真宰: 真心,真情。

⑥ 翩其反矣: 語出《詩·小雅·角弓》。翩,疾飛貌。

⑦ "夫桃李"句:《史記·李將軍列傳》:"諺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蹊,小路。

⑧ "男子"句:《淮南子·繆稱訓》:"男子樹蘭,美而不芳。"

⑨ 徵: 取信。

6. 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①];采濫辭詭[②],則心理愈翳[③]。固知翠綸桂餌[④],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⑤],殆謂此也[⑥]。是以"衣錦褧衣"[⑦],惡文太章[⑧];《賁》象窮白[⑨],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位理[⑩],擬地以置心[⑪];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⑫];正

采耀乎朱藍⑬,間色屏於紅紫⑭: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⑮。

【校注】

① 理:通行本作"經",元至正本作"理"。

② 詭:奇異。

③ 翳(yì):隱蔽。

④ 翠綸桂餌:《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黄金之鈎,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即是,然其得魚不幾矣。"綸,釣絲。

⑤ 言隱榮華:《莊子·齊物論》:"言隱於榮華。"榮華,謂華美的辭藻。

⑥ 殆:大概,幾乎。

⑦ 衣錦褧(jiǒng)衣:語出《詩·衛風·碩人》。褧,麻布單罩衣,此作動詞。

⑧ 章:明顯,鮮明。

⑨《賁》:《易經》六十四卦之一,其最終之象為"白賁",以白色為飾,表示文飾復歸於質樸。賁,文飾。

⑩ 設模:謂選體定勢。模,模子。通行本作"謨",明王志慶《古儷府》、王志堅《四六法海》均引作"模"。

⑪ 擬地:猶設模。

⑫ "文不滅質"二句:《莊子·繕性》有"文滅質,博溺心"之句。文,謂作品的文采。質,謂思想内容。博,謂辭采的繁盛。

⑬ 正采:指正色,即青、赤、黄、白、黑。朱藍:皆為正色。

⑭ 間色:指雜色,即緑、紅、碧、紫、留黄。屏:擯棄。紅紫:皆屬雜色。

⑮ 彬彬：文質兼備貌。《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7．讚曰：言以文遠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②，英華乃贍③。吴錦好渝④，舜英徒豔⑤。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校注】

① 言以文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② 心術既形：《禮記·樂記》："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心術，謂内心。形，顯現。

③ 贍：富足。

④ 渝：改變。

⑤ 舜英：木槿花。

【譯文】

聖人的著作，都叫做"文章"，不正是因為它們都具有文采嗎？流水的特點是柔軟，因而可以産生波紋；樹木的特點是結實，因而可以開出花朵。這説明事物的形式是離不開其本質的。老虎和豹子如果没有身上的花紋，那麼它們的皮就和犬羊之皮一樣；犀牛和兕的皮很有用，但必須塗以朱紅之漆才美觀。這説明事物的本質還要靠形式來體現。至於抒發思想感情，描繪事物的形象；精心推敲字句，用力組織文辭：其生動鮮明的藝術效果，正是由其豐富的辭采來表達的。所以文采的産生有三條道路：一是形象的文采，青、黄、赤、白、黑等五色便是；二是聲音的文采，宫、商、角、徵、羽等五音便是；三是感情的文采，喜、怒、慾、

懼、憂等五性便是。五色交織而成鮮豔的花紋,五音配合而成動聽的樂曲,五性抒發而成優美的文章,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

《孝經》曾教導後人,居喪之時,説話不需要文采;可見君子平時説話,並非很質樸的。老子痛恨虛偽,所以説"漂亮的話不可靠";但《道德經》五千言精妙絶倫,可見他並非不要文采。莊子説"用精巧的文辭雕琢各種事物",指的就是辭采的修飾。韓非説"辯論之辭如此華美",指的也是辭采的豔麗。用"華美的辯論"説明辭采之豔麗,用"精巧的雕琢"説明辭采的修飾;文章辭采的變化,在這裏達到極點了。仔細體會《孝經》和老子的話,便會知道文采的運用要以性情的表現為根本;認真閱讀莊子和韓非的話,可以看出他們認為文辭的華美有些過分了。如果能够從源頭上分辨涇水和渭水之清濁,策馬揚鞭之前看清錯誤和正確的道路,那就可以駕馭文采了。須知,紅粉和青黛確是用來修飾容貌的,但美目傳神、巧笑動人的風采只能來自其固有的美好姿容;文采是用來修飾語言的,但文章的精美出色卻以作者的性情為根本。這就像織布,性情乃是文章的經綫,文辭乃是文章的緯綫。只有經綫確立無誤,才可織以緯綫;只有以性情為根本,文辭才可光彩焕發。此乃文章寫作的根本原理。

古代詩人的作品,是為了表達思想感情而寫成的;後世辭賦家的作品,則往往為了寫文章而生編硬造。為什麽這樣説呢?像《詩經》中的"風"、"雅"之作,作者們内心充滿了憂憤之情,從而發為詩章,用以諷勸統治者,所以這是為了抒情而寫文章;那些辭賦家們,内心並無憂思煩悶之情,只是虛張聲勢而夸大其詞,無非用以沽名釣譽罷了,所以這是為了寫文章而生編硬造。為抒發感情而寫的作品,要言不煩而真情流露;生編硬造的作品,過分華麗而雜亂不堪。但是,後世的作者,大多喜歡虛妄不實而缺乏真情;他們抛棄《詩經》的創作傳統,而向辭賦學習。

所以,表現真情的作品越來越少,而追逐文采的篇章則日益盛行。於是,有些人志在高官厚禄,卻大唱隱逸之歌;有些人心繫世間俗務,卻吟詠世外閑情。真情實感蕩然無存,文章所寫與內心所想完全相反了。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是因為樹上結滿了果實;"男子樹蘭,美而不芳",那是因為缺乏愛花的真情。如此微不足道的草木,尚且需要真情實感;何況文章,原本就以表現情志為根本呢!如果筆下所寫與心中所想相反,這樣的作品又有何用?

所以,運用文采的目的,在於表現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果文采泛濫而怪異,那麼作者的內心世界反而更加模糊不清。就像釣魚一樣,華麗的釣繩和名貴的魚餌,反而將魚嚇跑了。莊子所謂"語言的本意被華麗的辭采所掩蓋",大概説的就是這種情況。《詩經》中説"穿了錦繡衣裳,外面要加罩衣",就是避免衣飾過於鮮明;《易經·賁卦》的卦象最終還是白色,乃是重視根本的意思。所以應該選定適當的文體以表現相應的內容,並依據文體的風格要求而表現作者的思想感情;確定了所要表現的感情方可以形諸語言,明確了作品的內容才能够舒文布采。從而使得作品文采斐然卻並不妨害內容,辭藻豐富而並未淹没作者的感情;就像朱藍等正色更加鮮豔,而紅紫等雜色則被拋棄。這樣,也就稱得上文章精美而文質兼備的君子了!

總而言之:語言要有文采才能傳之久遠,這真是經驗之談!表現思想感情的方法既已明確,那就可以大膽地運用文采了。但是,正像吴地之錦容易褪色,木槿花只能一時鮮豔,文章如果只是辭采豐富而缺乏真情,那麼讀起來必然令人厭倦。

鎔裁第三十二

1.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①]。立本有體[②],意或偏長[③];趨時無方[④],辭或繁雜。蹊要所司[⑤],職在鎔裁[⑥]:檃括情理[⑦],矯揉文采也[⑧]。規範本體謂之鎔[⑨],剪截浮詞謂之裁[⑩]。裁則蕪穢不生[⑪],鎔則綱領昭暢[⑫],譬繩墨之審分[⑬],斧斤之斲削矣[⑭]。"駢拇枝指",由侈於性[⑮];"附贅懸疣",實侈於形[⑯]。一意兩出[⑰],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

【校注】

① "剛柔"二句:謂確立或剛或柔的基本文體風格,同時適應時代的發展而進行創新。一謂"定勢",一謂"通變"。《周易·繫辭下》:"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② 體:主體,謂基本要求。

③ 意或偏長:謂作者要表現的内容可能與已經確定的文體風格不太一致。

④ 方:常規。

⑤ 蹊要所司:猶謂關鍵所在。蹊要,猶險要,喻要害。司,主管,職掌。

⑥ 職:猶惟,只。鎔裁:規範、剪裁。鎔,鎔鑄金屬的模具,

喻規範。

⑦ 檃括：矯正竹木彎曲的工具，此謂調整、校正。

⑧ 矯揉：矯正，整飭。

⑨ 本體：指思想内容。

⑩ 浮詞：累贅之辭。

⑪ 蕪穢：冗雜，雜亂。

⑫ 昭暢：明白暢達。

⑬ 繩墨：木工畫綫用的工具。審分：審覈分辨。

⑭ 斧斤：斧子。斲：砍，削。

⑮“駢拇”二句：《莊子·駢拇》：“駢拇枝(qí)指，出乎性哉。”駢拇，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為一指。枝指，謂手大拇指旁枝生一指成六指。枝，歧，旁出。由侈於性，謂天生多餘。

⑯“附贅”二句：《莊子·駢拇》：“附贅縣疣，出乎形哉。”附贅縣疣，附生在皮膚上的小瘤。縣，同“懸”。

⑰ 一：通行本作“二”，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一”。

2. 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①]，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鳴筆[②]，先標“三準”：“履端於始”[③]，則設情以位體[④]；“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⑤]；“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⑥]。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⑦]。繩墨以外，美材既斲[⑧]，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⑨]；若術不素定[⑩]，而委心逐辭[⑪]，異端叢至[⑫]，駢贅必多。

【校注】

① 權衡：稱重的器具。權，秤錘。衡，秤桿。

② 草創鳴筆：謂提筆為文。鳴，驚動。通行本作“鴻”，元

至正本作“鳴”。

③ 履端於始:《左傳·文公元年》:“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劉勰借用“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作為論述的順序詞,猶謂“首先”、“其次”、“最後”,與“正時”之内容無關。

④ 設情以位體:謂根據思想感情表現之需要確定文體。

⑤ 酌事以取類:謂選擇與作品内容相關的素材。

⑥ 撮辭以舉要:用簡要的語言概括出文章的要點。撮,聚合。

⑦ 獻替節文:謂推敲音節,修飾文采。獻替,取捨。

⑧ “繩墨以外”二句:謂已經根據繩墨所定砍掉了多餘的部分。

⑨ 條貫:條達,貫穿。始序:疑原作“始末”。始,通行本作“統”,元至正本作“始”。

⑩ 術:方法。素定:謂預先確定。

⑪ 委心:任意。

⑫ 異端:謂各種思緒。叢至:謂紛至沓來。

3. 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①。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②;遊心竄句③,極繁之體④:謂繁與略,適分所好⑤。引而申之,則兩句敷為一章⑥;約以貫之,則一章删成兩句。思贍者善敷⑦,才覈者善删⑧;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義顯⑨。字删而意闕⑩,則短乏而非覈⑪;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

【校注】

① 討：探討，此謂仔細琢磨。

② 極略之體：謂極為簡練的文風。

③ 遊心：謂想像豐富。竄句：謂鋪張文句。《莊子·駢拇》有“竄句遊心”之語。

④ 繁：謂繁複。

⑤ 適：通行本作“隨”，元至正本作“適”。分：才分，天分。

⑥ 敷：鋪陳。

⑦ 贍：富足。

⑧ 覈：真實，確切。

⑨ 辭殊：謂文辭多變。義：通行本作“意”，元至正本作“義”。

⑩ 闕：空缺。

⑪ 短乏：猶貧乏。

4. 昔謝艾、王濟[①]，西河文士[②]。張駿以為[③]，艾繁而不可删，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④]，而綴辭尤繁[⑤]；士龍思劣[⑥]，而雅好清省[⑦]。及雲之論機[⑧]，亟恨其多[⑨]，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為病”[⑩]，蓋崇“友于”耳[⑪]。夫美錦制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⑫]，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⑬]，其識非不鑒[⑭]，乃情苦芟繁也[⑮]。

【校注】

① 謝艾：東晉涼州牧張重華之主簿。王濟：字武子，西晉

作家。

② 西河：今山西中部地區。

③ 張駿：字公庭，張重華之父。駿，通行本作“俊”，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駿”。

④ 士衡：陸機，字士衡。

⑤ 綴辭：謂寫作。綴，連結。

⑥ 士龍：陸雲，字士龍。

⑦ 清省：簡省，簡煉。

⑧ 雲之論機：指陸雲《與兄平原書》有關陸機之論。平原，指陸機，曾任平原内史。

⑨ 多：陸雲所稱陸機之“多”，既指文采之繁，亦指文章數量，劉勰則取其前意。

⑩ “清新相接”二句：陸雲《與兄平原書》原文為：“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

⑪ 友于：語出《尚書·君陳》，本非一詞，後以稱兄弟友愛之義。

⑫ “巧猶難繁”二句：謂善於寫作之人，尚且難於避免文辭之繁雜，何況不善文辭之人？

⑬ 榛楛(hù)：榛木與楛木，泛指叢生的雜木。《文賦》有“彼榛楛之勿剪”之句。庸音足曲：謂平庸的音調亦可成曲。《文賦》有“放庸音以足曲”之句。

⑭ 鑒：照察，審辨。

⑮ 芟(shān)：删除。

5. 夫百節成體①，共資榮衛②；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

之乎？

【校注】

① 節：謂骨節。體：謂形體。

② 資：憑藉，依靠。榮衛：謂人的氣血。

6. 讚曰：篇章户牖[①]，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泛濫。權衡損益[②]，斟酌濃淡。芟繁剪穢，"弛於負擔"[③]。

【校注】

① 户牖：門窗。

② 權衡：稱量，比較。

③ 弛於負擔：語出《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弛，捨棄，放下。

【譯文】

作者根據自己思想感情表現的需要而選定某種文體以後，就可以舒文布采了。首先要確立或剛或柔的作品風格基調，同時要適應時代的發展而進行創新。作品的風格基調雖然一定，但有時會因意緒紛紜而有所偏離；適應時代的發展没有一定之規，文辭的運用就可能繁多而雜亂。這裏的關鍵所在，就是做好規範和剪裁的工作了：規範作者的思想感情表達，矯正、推敲文采的運用。使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現與作品的風格基調相一致就是"鎔"；删簡可有可無的文辭就是"裁"。經過剪裁，文章便無雜亂之弊；加以規範，作品才可主旨鮮明。這就像工匠先審量木材之曲直而定以繩墨，然後用斧鑿進行加工一樣。莊子説過，脚

趾相連或者手有歧指，那是天生就多餘的；身上長的贅肉或肉瘤，也是形體所不需要的。同樣的意思重複出現，文章的内容就有多餘的成分；重複的用詞造句，文章的語言就顯得過於累贅了。

大凡臨文之始，往往苦於辭采繁雜；心中既難準確衡量，也就容易取捨不當。所以提筆為文，首先要遵循如下三項原則：一是根據表現思想感情之需要確定文體，二是選擇與作品内容相關的素材，三是用簡要的語言概括出文章的要點。然後就可以展紙落墨而抒情言志，推敲音節而修飾文采了。就像工匠已經根據繩墨所定砍掉了多餘的部分，此時的作品首尾呼應而和諧統一，條理清晰而井然有序。如果不能首先確立上述原則，而是漫無目的地隨手塗抹，那麼各種思緒紛至沓來，重複的内容和多餘的文辭也就在所難免了。

所以，只有確立了上述三個原則以後，才能進行一字一句的仔細琢磨。如果尚有可以删除的句子，那就説明還過於粗疏；只有做到一字不減，才稱得上文辭嚴密。論述精當而語言扼要，那是極為簡練的文風；想像豐富而辭采鋪張，那是相當繁複的文風。繁複還是簡練，决定於作家性情之所好。有時生發開來，兩句話可以敷衍成一章；如果要約而言，則一章可以精簡為兩句。文思豐富的作者善於鋪陳，生性精悍的作者善於删繁；善於删繁的作者能够删掉字句而保留文意，善於鋪陳的作者能够用不同的語言充分表達思想。如果删掉字句而使文意殘缺不全，那是才華不足而不是文筆精悍；如果文辭鋪張但用語重複，那是文筆蕪雜而不是文思豐贍。

謝艾和王濟，是從前西河之地的文人。張駿認為，謝艾文筆繁富但不可删減，王濟文筆簡略但不可增益。像這兩位作者，可以説是精於規範文意和剪裁文辭，並通曉繁簡之理了。至於像

陸機,雖然頗有才華,但文章不免繁蕪;陸雲文思有些遜色,卻一向愛好精簡。陸雲談及陸機之時,也多次責怪其文采過於繁雜;但又説"清新之句繼之而出,所以不算缺陷",這大概是以兄弟情義為重吧。就像用華麗的錦緞做衣服,長短要合適;即使很喜歡錦緞的花紋,也不能把領子或袖口加長。像陸機這樣善於寫作的人,尚且難於避免文辭的繁雜,何況一般的作者呢?但《文賦》認為,雜亂的草木不必修剪,平庸的音調亦可成曲;並非陸機見識不明,只是從感情上難於割捨而已。須知,成百的骨節構成人體,都賴於氣血的流通;萬千的意趣匯成文章,離不開文辭和感情的結合。要想充分表達思想感情而又避免辭采繁雜,要想充分運用文采而又不流於泛濫,沒有規範和剪裁之功,又靠什麼來實現呢?

總而言之:文章的感情和辭采猶如門窗,必須左右配合得當。文辭又像河水,太滿了就會泛濫。必須權衡輕重而加以增減,斟酌推敲以免或濃或淡。要删剪繁冗和蕪雜,作品才能做到精練。

聲律第三十三

1.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宫商[①],肇自血氣;先王因之[②],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③],聲非學器者也[④]。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⑤];吐納律吕[⑥],脣吻而已[⑦]。

【校注】

① 宫商:五音之二,代指五音。

② 先王:謂上古賢明君王。因:依照,根據。

③ 寫:仿效,模仿。

④ 學:效法,模仿。

⑤ 文章神明樞機:疑"神明"二字為衍文。樞機,謂關鍵。

⑥ 吐納:謂言語。律吕:樂律,音律。

⑦ 脣吻:口脣,引申指發聲、聲音。

2. 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①]。夫商徵響高,宫羽聲下[②];抗喉矯舌之差[③],攢脣激齒之異[④]:廉肉相準[⑤],皎然可分[⑥]。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⑦];摛文乖張[⑧],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⑨];聲萌我心[⑩],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聽易

為察[11],内聽難為聰也[12]。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内聽之難,聲與心紛[13]:可以數求,難以辭逐[14]。

【校注】

①"古之教歌"四句:《韓非子·外儲説右上》:"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揆,管理,掌管。中(zhòng),符合。

②"夫商徵"二句:謂五音之高低强弱。按此二句互文足義,非謂商徵聲高而宫羽聲低,不可膠柱鼓瑟。

③ 抗喉:高亢的喉音。矯舌:伸直的舌音。

④ 攢唇:聚合的唇音。激齒:急疾的齒音。

⑤ 廉肉:謂音的强弱。相準:謂相對。

⑥ 皎然:清晰分明貌。

⑦ 改張:改絃更張,謂調音。

⑧ 摘:通行本作"摘",楊升庵批點曹學佺評《文心雕龍》作"擿"。乖張:不順,此謂文章音律不和諧。

⑨ 克諧:語出《尚書·舜典》,謂能和諧。

⑩ 萌:產生。

⑪ 外聽易為察:通行本無此五字,據明徐元太《喻林》引文補。外聽,謂樂器聲。

⑫ 内聽:猶心聲,即文章的聲律。聰:明察。

⑬ 聲與心紛:謂文章的聲律與作者的思想感情糾纏在一起。

⑭"可以"二句:謂雖然難以敍述清楚,但還是可以找到其中的規律的。數,方法,規律。

3. 凡聲有飛沈[1],響有雙疊[2]。雙聲隔字而每舛[3],

疊韻離句其必睽[④];沈則響發如斷[⑤],飛則聲颺不還[⑥]:並轆轤交往[⑦],逆鱗相比[⑧]。迂其際會[⑨],則“往蹇來連”[⑩];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⑪]。夫吃文為患,生於好詭[⑫];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⑬]。將欲解結,務在剛斷[⑭];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⑮]。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⑯];辭靡於耳[⑰],累累如貫珠矣[⑱]。

【校注】

① 飛沈:謂高揚與低沈。

② 雙:雙聲,兩字聲母相同。疊:疊韻,兩字韻母相同。

③ 舛:錯亂。

④ 疊韻離句:指疊韻詞被分開。離,通行本作“雜”,《文鏡秘府論》引作“離”。其:通行本作“而”,《文鏡秘府論》引作“其”。睽(kuí):乖離,違背。

⑤ 沈則響發如斷:謂低沈之音可能會時斷時續。如,通行本作“而”,《文鏡秘府論》引作“如”。

⑥ 飛則聲颺不還:謂高揚之聲可能會缺乏婉轉。颺,飛揚,飄揚。

⑦ 轆轤交往:謂如轆轤般交替往還。轆轤,井上汲水的起重裝置。

⑧ 逆鱗相比:謂如逆鱗般排比有序。逆鱗,龍喉下倒生的鱗片。相比,並排。

⑨ 迂:遠。際會:謂配合呼應。

⑩ 往蹇(jiǎn)來連(liǎn):語出《易・蹇》。蹇,不順利。連,艱難。

⑪ 吃:謂口吃。

⑫ 詭：奇異。

⑬ 喉唇：謂音律。糾紛：雜亂。

⑭ 剛斷：堅決果斷。

⑮ "左礙"二句：謂下句不通則從上句尋找原因，句末不順則從句首檢討問題。

⑯ 玲玲：玉碰擊的聲音。

⑰ 靡：謂動聽。

⑱ 累累：連接成串。貫珠：成串的珍珠。《禮記·樂記》："累累乎端如貫珠。"

4．是以聲畫妍蚩[①]，寄在吟詠[②]；滋味流於字句[③]，風力窮於和韻[④]。異音相從謂之和[⑤]，同聲相應謂之韻[⑥]。韻氣一定[⑦]，則餘聲易遣[⑧]；和體抑揚[⑨]，故遺響難契[⑩]。屬筆易巧[⑪]，選和至難[⑫]；綴文難精[⑬]，而作韻甚易[⑭]。雖纖毫曲變[⑮]，非可縷言[⑯]；然振其大綱[⑰]，不出兹論。

【校注】

① 聲畫：謂文章。揚雄《法言·問神》："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妍蚩：美醜。

② 吟詠：謂聲韻。

③ 滋味：通行本作"吟詠滋味"，《文鏡秘府論》引作"滋味"。

④ 風力：猶風骨。通行本作"氣力"，《文鏡秘府論》引作"風力"。和：配合，和諧。韻：押韻。

⑤ 異音：不同的聲音或聲調。

⑥ 同聲：相同的聲音，此謂韻脚。

⑦ 韻氣：謂韻。氣，謂鼻息出入。一定：一旦確定。

⑧ 則：通行本作“故”，《文鏡秘府論》引作“則”。餘聲：指其他韻脚。

⑨ 和體：謂和。

⑩ 遺響：指其他聲音。契：合。

⑪ 筆：指無韻的散文。

⑫ 選和：謂做到和諧。

⑬ 文：指有韻的詩文。

⑭ 作韻：謂押韻。

⑮ 纖毫：謂細微之處。通行本作“纖意”，楊升庵批點梅慶生音注《文心雕龍》作“纖毫”。曲變：謂曲折的變化。

⑯ 縷言：謂細説。

⑰ 振：舉。

5. 若夫宫商大和[①]，譬諸吹籥[②]；翻迴取均[③]，頗似調瑟[④]。瑟資移柱[⑤]，故有時而乖貳[⑥]；籥含定管[⑦]，故無往而不壹[⑧]。陳思、潘岳[⑨]，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

【校注】

① 大和：謂高度和諧。《左傳・襄公十三年》：“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② 籥(yuè)：一種似笛的管樂器。

③ 翻迴：旋轉。均：即韻。

④ 瑟：似琴的絃樂器，有五十絃、二十五絃等，絃各一柱。

⑤ 瑟資移柱：謂瑟音之調靠移動絃柱。

⑥ 乖貳：謂不和諧。

⑦ 籥含定管：謂籥音乃由固定之管發出。

⑧ 壹：統一、一致，謂協調。

⑨ 陳思：指陳思王曹植。

6. 又《詩》人綜韻[①]，率多清切[②]；《楚辭》辭楚[③]，故訛韻實繁[④]。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⑤]，《文賦》亦稱知楚不易[⑥]：可謂銜靈均之餘聲[⑦]，失黄鐘之正響也[⑧]。

【校注】

①《詩》：指《詩經》。綜韻：謂用韻。

② 率多：大多。清切：清楚準確。

③ 辭楚：謂用楚音寫成。

④ 訛：訛誤，錯謬。

⑤ 士衡：陸機，字士衡。多楚：即多有楚音。陸雲《與兄平原書》曾談到張華之説。

⑥ 知楚不易：現存《文賦》無此論。

⑦ 靈均：屈原，字靈均。餘聲：通行本作“聲餘”，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餘聲”。

⑧ 黄鐘：古樂十二律之一，為起始之調，此謂聲律。

7. 凡切韻之動[①]，勢若轉圜[②]；訛音之作，甚於枘方[③]。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④]，剖字鑽響[⑤]；疏識闊略[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⑦]，南郭之吹竽耳[⑧]。古之佩玉[⑨]，左宫右徵[⑩]，以節其步[⑪]，聲不失序[⑫]；

音以律文[13]，其可忽哉[14]！

【校注】

① 切韻：確切之聲韻。動：謂運用。

② 轉圓：轉動圓形物體，喻圓轉自然。圓，通行本作"圜"，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圓"。

③ 枘(ruì)方：即枘鑿方圓，喻不調協。

④ 練才：指文才練達。洞鑒：透徹瞭解。

⑤ 剖字鑽響：謂仔細推敲文字的聲韻。

⑥ 疏識：通行本作"識疏"，元至正本作"疏識"。闊略：粗疏，不講究。

⑦ 籟：古代一種竹制管樂器。

⑧ 南郭之吹竽：即後世所謂"濫竽充數"之典，事見《韓非子·內儲説上》。竽，古代竹制簧管樂器。

⑨ 佩玉：佩帶玉飾。

⑩ 左宮右徵：謂左右佩玉所發之聲合於宮、徵。

⑪ 節：節奏，此作動詞。

⑫ 聲不失序：謂佩玉之聲仍然不亂。

⑬ 音以律文：謂文章寫作中的聲律運用。

⑭ 忽：通行本作"忘"，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忽"。

8. 讚曰：標情務遠，比音則近[1]。吹律胸臆，調鐘脣吻[2]。聲得鹽梅[3]，響滑榆槿[4]。割棄支離[5]，宮商難隱[6]。

【校注】

① "標情"二句：謂思想感情的表現務求深遠，聲律的運用

則要具體而細緻。比,配合。

②“吹律”二句:猶上文之“吐納律吕,脣吻而已”。調鐘:調整鐘律,此喻聲律的協調。

③ 鹽梅:鹽和梅子,此喻調和。

④ 滑:喻聲律之協暢。榆:木名,果、皮、葉均可食而滑。槿:通“堇”,菜名,葉可食而滑。

⑤ 支離:雜亂,謂不和之韻。

⑥ 宫商:代指和諧的聲律。

【譯文】

音律的産生,乃是以人的聲音為根本的。人聲包含五音,這是與生俱來的;古代帝王正是根據人聲,創制了樂歌。由此可知,樂器乃是模仿人的聲音,而不是人的聲音仿效樂器。所以,言語是文章的關鍵,而言語的音律,不過是發出聲音而已。

古代教歌者,首先要訓練發音的方法,使學歌者快速發出宫音,再慢慢發出徵音。使其掌握五音的高低强弱,分辨高亢的喉音和伸直的舌音之差别,體會聚合的唇音和急疾的齒音之不同,從而對聲音的强弱對比,能够予以準確辨别。現在人們彈琴時,假如聲音不協調,都知道進行調音;而寫文章時,如果聲律不和諧,卻不知道如何調整。那琴絃上發出的聲音,竟能使之和諧;從作者内心發出的聲音,反而不能協調:其原因何在呢?這實在是由於外在的聲音容易辨别,而内心的聲音難以明察。所以,外在的聲音之所以容易掌握,在於琴絃可以用手來調定;内心的聲音之所以不好控制,是由於文章的聲律與作者的思想感情糾纏在一起。這是有規律可循的,只是很難用文字來説明白。

大凡字音,有高揚與低沈之分,有雙聲與疊韻之别。雙聲字被隔開則往往顯得混亂,疊韻詞被分離也必然不會和諧;低沈之

音可能會時斷時續,高揚之聲可能會缺乏婉轉:應如轆轤般交替往還,要像逆鱗般排比有序。如果不能做到配合呼應,那就會前阻後礙而難以通暢;這種毛病,也就是文人的口吃了。文人之所以會患口吃之病,源於其喜歡奇異;一味追新逐異,所以就使得音律雜亂了。要想解決這個難題,必須堅決果斷。下句不通則從上句尋找原因,句末不順則從句首檢討問題。這樣的作品,讀起來猶如玉器相擊而婉轉清越,聽起來則像串串珍珠而美妙動人。

所以,文章的美醜,表現在聲律之中;其韻味流露於字字句句,其風骨展現於和諧的聲韻。不同的聲調相互配合叫做"和",相同的聲調相互呼應叫做"韻"。用韻一旦確定,則其餘的韻脚便容易安排;和諧要講究抑揚頓挫,所以聲音之間的配合就比較困難。無韻的散文容易寫得精巧,但做到聲律的和諧最為困難;有韻的文章很難寫得精美,但押韻卻很容易。雖然一些細微而曲折的變化難以細説,但舉其大要,則不出以上所論了。

至於聲律的高度和諧,就像吹籥;反復地推敲聲韻,則很像調瑟。調和瑟音就要移動絃柱,所以有時會不够協調;籥音乃由固定之管發出,所以總是統一一致的。曹植和潘岳之作,猶如吹奏籥管而無往不諧;陸機和左思之作,則像移柱調瑟而有時不和了。從這裏所舉大概加以推論,類似情形便可以想見了。此外,《詩經》作者的用韻,大都清楚準確;《楚辭》則用楚音寫成,所以錯韻不少。到張華論述聲韻問題,曾説陸機的作品多有楚音,而《文賦》中也説很難弄懂楚音。這可説是繼承了屈原作品的餘響,而有失於聲韻之雅正了。

大凡聲韻的確切運用,就像轉動圓形物體而靈活自然;聲韻不够協調的作品,則枘鑿方圓而難以和諧了。能够避免枘方鑿圓,也就不會有大的毛病了。文才練達的作者深通音律,能够認

真推敲文字的聲韻;識見不高的作者則忽略聲律,隨便用字而不管其音,猶如大風吹過樂管,又像南郭先生吹竽了。古人佩帶玉飾,左邊合於宮音而右邊合於徵音,以便與其步調相一致,聲音亦不致混亂;何況文章寫作中的聲律運用,又怎能輕視呢?

總而言之:感情務必深沈,聲律則要細緻。聲音源於内心,發出應當協調。聲律的調和,要像榆葉、堇菜般流暢圓潤。摒棄雜亂之音,顯示和諧之韻。

章句第三十四

1. 夫設情有宅[①],置言有位;宅情曰章[②],位言曰句[③]。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④]。局言者,聯字以分疆[⑤];明情者,總義以包體[⑥]:區畛相異[⑦],而衢路交通矣[⑧]。

【校注】

① 宅:住所,謂位置。

② 章:段落。

③ 句:句子。

④ 局:結束,界限。

⑤ 分疆:劃分疆域,謂分别組成句子。

⑥ 總義以包體:謂綜合各句的内容而匯成一章。

⑦ 區畛:區域範圍。畛,界限,疆界。

⑧ 衢路:道路。交通:交相通達。

2.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為章[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②],章無疵也;章之明靡[③],句無玷也[④];句之清英[⑤],字不妄也[⑥]:振本而末從[⑦],知一而萬畢矣。

【校注】

① 為章：通行本作“成章”，元至正本作“為章”。

② 彪炳：文彩鮮明。

③ 明靡：鮮明華麗。

④ 玷(diàn)：玉的斑點，瑕疵。

⑤ 清英：清新明麗。

⑥ 妄：胡亂，隨便。

⑦ 振：舉。

3. 夫裁文匠筆[①]，篇有大小；離章合句[②]，調有緩急：隨變適會[③]，莫見定準。句司數字[④]，待相接以為用；章總一義[⑤]，須意窮而成體[⑥]。其控引情理[⑦]，送迎際會[⑧]：譬舞容迴環[⑨]，而有綴兆之位[⑩]；歌聲靡曼[⑪]，而有抗墜之節也[⑫]。

【校注】

① 裁文匠筆：謂寫作。文，有韻之文。筆，無韻之文。

② 離章合句：分章造句，謂寫作。

③ 隨變適會：猶隨機應變。

④ 司：主管，謂包括。

⑤ 章總一義：謂一章包括相對完整的某一方面的內容。

⑥ 意窮而成體：謂窮盡某一方面的內容而成為一章。

⑦ 控引：控制，掌握。

⑧ 送迎：取捨。際會：謂配合呼應。

⑨ 迴環：循環往復。

⑩ 綴兆：謂舞者的行列位置。

⑪ 靡曼：柔美舒緩。

⑫ 抗墜：高亢和低沈。節：節奏。

4. 尋《詩》人擬喻[①]，雖斷章取義[②]，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③]，"原始要終"[④]，體必鱗次[⑤]。啓行之辭[⑥]，逆萌中篇之意[⑦]；絶筆之言[⑧]，追媵前句之旨[⑨]。故能外文綺交[⑩]，内義脈注[⑪]；跗萼相銜[⑫]，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⑬]；事乖其次[⑭]，則飄寓而不安[⑮]。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⑯]。

【校注】

①《詩》：指《詩經》。擬喻：打比方，此代指詩歌創作。

② 斷章取義：謂根據内容分章敍寫。

③ 抽緒：抽引絲頭。

④ 原始要終：語出《周易·繫辭下》，指探究事物發展的始末，此謂自始至終。

⑤ 鱗次：像魚鱗依次排列。

⑥ 啓行：起程，謂開始。

⑦ 逆萌：預先披露。

⑧ 絶筆：猶擱筆，謂結束。

⑨ 追媵：謂承接照應。媵，承接，隨附。

⑩ 外文：謂形式。綺交：謂文采輝映。

⑪ 内義：謂内容。脈注：謂條理貫通。

⑫ 跗(fū)：謂花之足部。萼：托住花的硬片。

⑬ 羈旅而無友：語出宋玉《九辯》。

⑭ 乖：違背。次：次序。

⑮ 飄寓：飄泊寄居。

⑯ 同致：猶同歸。

5. 若夫筆句無常[①]，而字有條數[②]：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③]；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④]。

【校注】

① 無常：謂長短不一。

② 條數：條理，規律。

③ 格：謂長。

④ 權節：指臨時的調節。

6. 至於詩、頌大體[①]，以四言為正；唯"祈父"、"肇禋"[②]，以二言為句。尋二言肇於黃世[③]，《竹彈》之謠是也[④]；三言興於虞時[⑤]，元首之詩是也[⑥]；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⑦]；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⑧]。六言、七言，雜出《詩》、《騷》；兩體之篇[⑨]，成於兩漢。情數運周[⑩]，隨時代用矣[⑪]。

【校注】

① 大體：大致，大概。

② 祈父：古代官名，《詩·小雅》有《祈父》篇。肇禋（yīn）：開始祭祀。《詩·周頌·維清》有"肇禋"之句。

③ 黃世：謂黃帝時期。

④《竹彈》：指傳為黃帝時的《彈歌》，二言四句。

⑤ 虞：謂虞舜時期。

⑥ 元首：指舜，其歌辭見《尚書·益稷》。

⑦《洛汭(ruì)之歌》：指《五子之歌》，乃夏太康之兄弟五人停於洛水而作。汭，河流彎曲處。

⑧《行露》：《詩·召南》中的一篇，全詩十五句，八句為五言。

⑨ 兩體：謂六言體和七言體。通行本作"而體"，楊升庵批點梅慶生音注《文心雕龍》作"兩體"。

⑩ 情數：情況，狀況。運周：謂回環運轉。

⑪ 代：更迭，交替。

7. 若乃改韻從調①，所以節文辭氣②。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詩③，嫌於積韻④，而善於貿代⑤。陸雲亦稱⑥："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⑦；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⑧。妙才激揚⑨，雖觸思"利貞"⑩；曷若折之中和⑪，庶保"無咎"⑫？

【校注】

① 改韻：謂換韻。從調：韻調相從，謂不換韻。

② 節：調節。辭氣：謂語氣。

③ 魏武：指魏武帝曹操，其論詩之語已佚。詩：通行本作"賦"，王應麟《玉海》引作"詩"。

④ 積韻：重複同韻。

⑤ 貿：謂變換。通行本作"資"，王應麟《玉海》引作"貿"。

⑥ 陸雲：字士龍，引文見其《與兄平原書》。

⑦ 躁：急疾，迅速。

⑧ 脣吻：口脣，謂吟誦。

⑨ 妙才：才華出衆之人。激揚：激越昂揚。

⑩ 觸思：觸動思緒，此謂聲韻的運用。利貞：語出《易·乾》，謂順利。

⑪ 曷若：何如。中和：中正平和。

⑫ 庶：將近，差不多。無咎：語出《易·乾》。咎，過失。

8. 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①]，《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承句[②]，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③]，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④]；“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⑤]。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⑥]，彌縫文體[⑦]：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⑧]，況章句歟！

【校注】

① 句限：謂句子之内。

② 承句：通行本作“成句”，元至正本作“承句”。

③《南風》：指《南風歌》，共四句。

④ 劄(zhā)：扎、刺，謂插入。舊體：謂成例。

⑤ 常科：常用格式。

⑥ 迴運：謂反復運用。

⑦ 彌縫文體：謂連綴辭句而使文章成為一體。

⑧ 外字：即“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的概括，謂上述虛字。

難：不能。

9. 讚曰：斷章有檢[①]，積句不恒。理資配主[②]，辭忌失朋。環情草調[③]，宛轉相騰[④]。離同合異[⑤]，以盡厥能[⑥]。

【校注】

① 斷章：即分章。檢：法式，法度。

② 理資配主：謂每一章的内容要配合主旨。

③ 環：圍繞。草調：謂擬定韻調。

④ 宛轉相騰：謂配合緊密而聲情並茂。宛轉，隨順變化。

⑤ 離同合異：猶"離章合句"。通行本作"離合同異"，元至正本作"離同合異"。

⑥ 厥：其。

【譯文】

文章的寫作，内容的表現要恰當，語言的運用要合適；安排内容叫做"章"，處理語言叫做"句"。所謂"章"，就是明確；所謂"句"，就是界限。區分語言的界限，就是聯結文字以分别組成句子；明確作品的内容，就是綜合各句的意思而匯成一個整體。"章"和"句"的範圍各不相同，但二者又是相通的。

人們從事寫作，總是由字成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通篇之光彩，有賴於各章之無瑕；各章之華麗，取決於每句之完美；每句之清新，則必須一字不易。所以，抓住根本便能綱舉目張，從每一個字做起便可解決所有問題。文章的寫作，篇幅有大小；造句而分章，節奏有快慢：這些都要隨機應變，是没有一定

之規的。一句包括數字,它們相互聯繫而發揮作用;一章匯總一層意思,必須相對完整而形成一段。内容的安排掌握,章句的配合呼應,猶如舞姿回旋而各有其位,又像歌聲柔美而節奏抑揚。

考查《詩經》作者的創作,雖根據内容分章敍寫,但其章、句之於全篇,猶如從蠶繭上抽絲,自始至終而排列有序。其開篇之語,已預示中篇的内容;結束之言,則照應前面的文意。所以,其形式上文采輝映,内容上條理貫通,前後銜接而首尾一體。如果語言失去照應,那就像寄居的旅客缺少同伴;如果内容混亂無序,那就像漂泊的遊子無處安身。所以,組織句子切忌顛倒混亂,安排章節重在依照次序:這本是表現思想感情的需要,乃是文章的共同目的。

至於無韻之文,雖句子長短不一,但用字仍有規律:四字句緊湊,但不能急促;六字句較長,但不能鬆散;有時以三字句、五字句作為變化,則是隨機應變的調節方法了。至於有韻的詩、頌之體,一般以四字句為正體,只有"祈父"、"肇禋"等篇,是以二字成句的。查二字句始於黄帝時期,《彈歌》的民謡即是;三字句産生於虞舜時期,舜所作歌辭即是;四字句發展於夏代,《五子之歌》即是;五字句出現在周代,《行露》篇即是。六字、七字之句,雜見於《詩經》和《離騷》;而成篇的六、七言作品,則形成於兩漢時期。具體的情形則是回環反復,往往根據不同的情況而交替使用。

至於換韻與否,乃是為了調節文章的語氣。賈誼和枚乘,兩韻即换;劉歆和桓譚,則百句不變:也算各有其志了。從前曹操論詩,不滿於同韻的重複,而贊賞變换韻脚。陸雲也説:"四言句的轉變,以四句换韻為好。"看其用韻,與枚乘、賈誼的主張相同。不過兩韻即换,則聲韻略嫌急促;而百句不變,則讀起來容易疲勞。才情昂揚的作者,固然能够做到聲韻順暢,但怎如中正

平和之人,可以保證没有毛病呢?

另外,《詩經》的作者把"兮"字用於句子中間,《楚辭》用這個字,則放於句末。查考"兮"字對句子的作用,乃是語氣輔助之聲。從大舜的《南風歌》開始,其運用由來已久了。但曹操不喜歡,大概是因為無助於文章内容的表達吧。至於"夫"、"惟"、"蓋"、"故",乃是開頭的發語詞;"之"、"而"、"於"、"以",則是插入句中的常用語;"乎"、"哉"、"矣"、"也",也是結束語的常用字。它們對於説明事理似乎没有什麼意義,但在句子中的作用卻實在是非常緊要的;高明的作者反復運用,以其連綴辭句而使文章渾然一體。因此,它們能使作者在若干個句子之外,得到一個字的重要幫助。虚字的運用尚且不能有誤,何況分章積句呢?

總而言之:安排章節有一定的法度,積字成句卻没有常規。内容要配合主旨,文辭應避免孤立。圍繞内容而擬定音韻,配合緊密而聲情並茂。恰當地分章合句,以便更好地發揮其作用。

麗辭第三十五

1. 造化賦形[①],支體必雙[②];神理為用[③],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④];高下相須[⑤],自然成對。

【校注】

① 造化:謂天地自然。

② 支體:謂四肢。

③ 神理:神妙之理,即自然之道。

④ 運裁:謂構思剪裁。

⑤ 相須:相互依存和配合。

2. 唐虞之世[①],辭未極文[②],而皋陶讚云[③]:"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④]:"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⑤],率然對耳[⑥]。《易》之《文》、《繫》[⑦],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⑧],則八句相銜[⑨];龍虎類感[⑩],則字字相儷[⑪];乾坤易簡[⑫],則宛轉相承[⑬];日月往來[⑭],則隔行懸合[⑮]: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⑯],奇偶適變,不勞經營。

【校注】

① 唐虞：唐堯、虞舜。

② 文：謂文采。

③ 皋陶：傳為舜時司法之臣。讚：輔佐，説明。下文所引皋陶之語見《尚書·大禹謨》。

④ 益：即伯益，相傳為堯舜時大臣。謨：謀略。下文所引伯益之語見《尚書·大禹謨》。

⑤ 麗辭：對偶的詞句。

⑥ 率然：輕率貌，此謂無意而為。耳：通行本作"爾"，元至正本作"耳"。

⑦《文》、《繫》：指《易傳》的《文言》、《繫辭》。

⑧ 序：同"敍"，敘述。四德：指元、亨、利、貞。《易·乾·文言》有"君子行此四德"之語。

⑨ 八句相銜：《易·乾·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八句，通行本作"句句"，元至正本作"八句"。

⑩ 龍虎類感：《易·乾·文言》："雲從龍，風從虎……則各從其類也。"

⑪ 儷：指對仗、對偶。

⑫ 乾坤易簡：《易·繫辭上》："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⑬ 宛轉：謂回環。

⑭ 日月往來：《周易·繫辭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生，而歲成焉。"

⑮ 懸合：謂遥相呼應。懸，相距遥遠。

⑯ 大夫聯辭：指春秋時期各國大夫朝聘應對之辭。

3. 自揚、馬、張、蔡[1]，崇盛麗辭：如"宋畫吴冶，刻形鏤法"[2]；麗句與深采並流[3]，偶意共逸韻俱發[4]。至魏晉群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5]，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6]，浮假者無功[7]。

【校注】

① 揚：指揚雄。馬：指司馬相如。張：指張衡。蔡：指蔡邕。

② "宋畫吴冶"二句：語出《淮南子·修務訓》，"形"原文為"刑"。宋畫，指宋人之畫，如《莊子·田子方》所載之"真畫者"。吴冶，指吴人之冶，如《吴越春秋·闔閭内傳》所載之"干將作劍"。刻形鏤法：謂可以雕刻下來以為法式。形，通"刑"，法度。

③ 深采：濃厚的文采。

④ 逸韻：美妙的聲韻。

⑤ 合趣：猶"偶意"。

⑥ 契機：時機相合，謂對偶得當。

⑦ 浮假：謂虚浮不實。

4. 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1]；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2]；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3]；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

【校注】

① 事對：用典之對。

② 雙比：即對偶。空辭：謂不用典故之辭。

③ 人驗：謂前人實有之事，即典故。

5. 長卿《上林》云[①]："修容乎《禮》園[②]，翱翔乎《書》圃[③]。"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④]："毛嬙鄣袂[⑤]，不足程式[⑥]；西施掩面[⑦]，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⑧]："鍾儀幽而楚奏[⑨]，莊舄顯而越吟[⑩]。"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⑪]："漢祖想枌榆[⑫]，光武思白水[⑬]。"此正對之類也。

【校注】

① 上林：指《上林賦》。通行本作"上林賦"，元至正本作"上林"。

② 修容：修飾儀表。

③ 翱翔：回旋飛翔，謂學習。圃：園。

④ 神女賦：疑彥和原作"神女"。

⑤ 毛嬙：古代美女，傳為越王之妾。鄣：同"障"，遮掩。袂：衣袖。

⑥ 程式：法式，規格。

⑦ 西施：春秋時越國美女。

⑧《登樓》：指《登樓賦》。

⑨"鍾儀"句：謂鍾儀被囚於晉，仍奏楚國之樂。王粲原文句末有"兮"字。鍾儀，春秋時楚國人。

⑩"莊舄(xì)"句：謂莊舄雖為楚國高官，病中卻發越國之音。莊舄：戰國時越人，仕於楚。

⑪ 孟陽：張載，字孟陽。《七哀》：現存張載《七哀詩》二

首,無劉勰所舉之句。

⑫ 漢祖:指漢高祖劉邦。枌榆:地名,在今江蘇豐縣,為劉邦之故鄉。

⑬ 光武:指東漢光武帝劉秀。白水:源出湖北棗陽,乃劉秀故鄉。

6. 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為易也;徵人之學[①],事對所以為難也;幽顯同志[②],反對所以為優也;並貴共心[③],正對所以為劣也。又以事對[④],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

【校注】

① 徵:徵引。

② 幽顯:謂上述鍾儀、莊舄之事。志:記。

③ 並貴:謂上述劉邦、劉秀之事。

④ 又以事對:紀昀評《文心雕龍》謂當作"又言對事對"。

7. 張華詩稱[①]:"遊雁比翼翔,歸鴻知接翮[②]。"劉琨詩言[③]:"宣尼悲獲麟[④],西狩泣孔丘[⑤]。"若斯重出,即對句之駢枝也[⑥]。

【校注】

① 張華:字茂先,下文所引見其《雜詩》。

② 翮:謂鳥的翅膀。

③ 劉琨:字越石,西晉詩人,下文所引見其《重贈盧諶》。

④ 宣尼:指孔子。漢平帝時曾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悲獲麟：事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麟，麒麟，傳説中的一種動物，古人以為仁獸。

⑤ 狩：打獵。孔丘：通行本作"孔邱"，元至正本作"孔丘"。

⑥ 駢枝(qí)：即駢拇枝指，謂多餘。

8. 是以言對為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①，駑為右服也②。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③，"趻踔而行"也④。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⑤，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⑥；迭用奇偶⑦，節以雜佩⑧：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斯見也⑨。

【校注】

① 驥：駿馬。驂：駕車時位於兩邊的馬。

② 駑：劣馬。服：駕車時居中的兩匹馬。

③ 夔：傳説中的一種獨脚獸。

④ 趻踔(chěn chuō)而行：語出《莊子·秋水》。趻踔，跳躍貌，跛行貌。

⑤ 碌碌：平庸貌。

⑥ 聯璧：並列的美玉。

⑦ 迭：交替。奇偶：散句和對句。

⑧ 雜佩：連綴在一起的各種佩玉。《詩·鄭風·女曰雞鳴》："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⑨ 斯：通行本作"自"，元至正本作"斯"。

9. 讚曰：體植必兩[①]，辭動有配[②]。"左提右挈"[③]，精味兼載[④]。炳爍聯華[⑤]，鏡静含態[⑥]。玉潤雙流[⑦]，如彼珩珮[⑧]。

【校注】

① 體植必兩：猶"造化賦形，支體必雙。"植，生長。

② 動：輒，每。配：配合，謂對偶。

③ 左提右挈：語出《史記·張耳陳餘列傳》。挈，提。

④ 精味：疑當為"精末"，猶精粗，指對句和散句。"精末兼載"猶"迭用奇偶"。

⑤ 炳爍：光彩閃耀貌。聯華：並蒂之花，喻對偶。"炳爍聯華"猶"聯璧其章"。

⑥ 鏡静含態：明浄之鏡可以照見物象，喻對偶。静，清潔。

⑦ 玉潤雙流：猶"麗句與深采並流"。

⑧ 珩(héng)珮：謂雜佩。珩，佩之横玉，泛指佩玉。珮，玉佩。

【譯文】

天地自然創造的形體，其四肢總是成雙成對；正是這種自然規律的作用，使得任何事物都不會孤立産生。文章乃由心生，作者構思剪裁而千錘百煉，理當上下相互配合，自然而然形成對句。

唐堯、虞舜時期，言辭尚未充分講究文采，但皋陶之讚辭有云："罪行可疑應從輕處罰，功勞可疑當從重獎勵。"伯益陳述謀略時説："自滿招致損害，謙虛得到好處。"這並非刻意追求對偶，乃是隨意講出而自然成對了。《周易》中的《文言》、《繫

辭》,乃是聖人的精思之作。《乾卦》敍述“元、亨、利、貞”之語,八句相接而對;敍述龍虎同類相感之語,則字字成對;論述乾易坤簡之語,則回環相繼而對;描繪日月往來之語,則隔行相對而遥相呼應:雖然字句變化有所不同,但其兩兩相對之意則是一致的。至於《詩經》作者的對句,以及春秋時期各國大夫的成對之辭,往往是單句和對句隨時變化,並非刻意而為。從揚雄、司馬相如、張衡、蔡邕開始,崇尚並盛行對偶之句,猶如古代宋人的繪畫和吴地的鑄造,是可以雕刻下來以為法式的。其駢偶的句子與繁盛的文采交相輝映,成雙的文意與美妙的聲韻並駕齊驅。到魏晉時期的作家,造句更為精密。文字相對而文意成雙,剖判分析而毫釐不爽。不過,對偶得當者臻於精巧之境,虛浮不實者則勞而無功了。

對偶的格式,共有四種:言對比較容易,事對比較困難;反對比較好,正對比較差。所謂“言對”,即文辭相對而不用事典;所謂“事對”,即並列前人故實;所謂“反對”,即事理不同而旨趣相合;所謂“正對”,即事雖有異而意思相同。司馬相如《上林賦》説:“在《禮》的園地裹修飾儀表,在《書》的領域中遨遊學習。”此屬於“言對”一類。宋玉《神女賦》説:“毛嬙舉袖,不够規格;西施掩面,比之遜色。”此屬於“事對”一類。王粲《登樓賦》説:“鍾儀困厄而奏楚聲,莊舄顯達而發越調。”此屬於“反對”一類。張載《七哀詩》説:“漢高祖懷想枌榆,光武帝思念白水。”此屬於“正對”一類。大凡對句出於自己創造,因此言對比較容易;需要徵引前人故實,因此事對比較困難;困厄和顯達同時而寫,因此反對是比較好的;同為顯貴而心意一致,因此正對是比較差的。另外,言對和事對,各有反正兩種。以此類推,各種類型就很清楚了。

張華詩云:“遊雁比翼翱翔,歸鴻並翅而飛。”劉琨詩曰:“孔

子為獲麟而悲傷,孔丘因打獵而哭泣。”如此重複,乃是對句中的累贅了。因此,言對之美,貴在精巧;事對之要,務求允當。如果以兩事相對,而優劣不够均衡,那就像駕車時良馬在左而劣馬在右了。至於有時只是孤立地引用一事,而没有與之相對者,那就像夔只有一足,只好跳著走路了。如果作者不能出奇制勝,文章缺乏出色的文采,那麽平庸的對句,則會使人昏昏欲睡。必須做到事理圓通而周密,使其如並列的美玉般光彩奪目;並交錯運用單句和對句,就像各種不同的佩玉相互配合:這樣就值得稱道了。如此思考問題,對偶之理自然就清楚了。

總而言之:四肢自然成雙,文辭每每相對。左顧右盼以求得平衡,奇偶交錯而相互搭配。猶如並蒂之花光彩閃耀,又像明净之鏡映出同類。與華美的文采交相輝映,琳琅滿目仿佛各色玉佩。

比興第三十六

1.《詩》文弘奧[①],包韞“六義”[②];毛公述《傳》[③],獨標“興”體[④]:豈不以“風”通而“賦”同[⑤],“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⑥];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⑦],起情者依微以擬議[⑧];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⑨],“興”則環譬以託諷[⑩];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

【校注】

① 弘奧:謂博大精深。

② 韞:藏,蘊藏。六義:《毛詩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③ 毛公:指毛亨,西漢學者。《傳》:指《詩訓詁傳》(亦稱“故訓傳”、“詁訓傳”),簡稱“毛傳”。

④ 獨標興體:毛傳只標明運用“興”的詩句。

⑤ “風”通而“賦”同:謂“風”與“賦”乃《詩經》常例。

⑥ 附:比附,依傍。

⑦ 切:切合。類:相似。

⑧ 擬:比擬。

⑨ 畜:積蓄。斥:出。

⑩ 環譬：謂委婉曲折的比喻。託：通行本作“記”，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託”。

2．觀夫“興”之託諭[①]，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②]。《關雎》有别[③]，故后妃方德[④]；尸鳩貞一[⑤]，故夫人象義[⑥]。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⑦]；德貴其别，不嫌於鷙鳥[⑧]：“明而未融”[⑨]，故發注而後見也。

【校注】

① 諭：告誡之辭。

② “稱名”二句：語出《周易·繫辭下》，謂以小見大而寓意深廣。稱名，列舉的物名。取類，概括的事類。

③《關雎》：《詩經》之首篇，首句為“關關雎鳩”。關關，鳥類雌雄相和的鳴聲。雎鳩，一種水鳥。有别：謂雌雄有别。

④ 后妃：指周文王之后妃。方：比擬，比喻。《毛詩序·關雎》：“《關雎》，后妃之德也。”

⑤ 尸鳩：即鳲鳩，布穀鳥。貞一：守正專一。

⑥ 夫人：謂諸侯之夫人。象：象徵。《毛詩序·鵲巢》：“《鵲巢》，夫人之德也。”

⑦ 無從：不依從，謂不計較。夷禽：謂常禽。

⑧ 鷙（zhì）：兇猛。

⑨ 明而未融：語出《左傳·昭公五年》。融，大明、大亮。

3．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①]。故“金錫”以喻明德[②]，“珪璋”以譬秀民[③]，“螟蛉”以類教誨[④]，“蜩螗”以寫號呼[⑤]，“澣衣”以擬心憂[⑥]，

"卷席"以方志固[⑦]：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⑧]、"兩驂如舞"[⑨]，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

【校注】

① 颺：謂聲音高揚。

② 金錫：金和錫。《詩·衛風·淇奥》曾以"如金如錫"稱贊衛武公。

③ 珪璋：玉制的禮器。《詩·大雅·卷阿》曾以"如珪如璋"稱贊賢人。

④ 螟蛉：螟蛾的幼蟲。《詩·小雅·小宛》曾用"螟蛉有子"比喻教養後輩。

⑤ 蜩螗（tiáo táng）：蟬。《詩·大雅·蕩》曾用"如蜩如螗"比喻飲酒呼號之聲。

⑥ 澣衣：洗衣。《詩·邶風·柏舟》："心之憂矣，如匪澣衣。"

⑦ 卷席：通行本作"席卷"，元至正本作"卷席"。《詩·邶風·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⑧ 麻衣如雪：語出《詩·曹風·蜉蝣》。

⑨ 兩驂如舞：語出《詩·鄭風·大叔於田》。驂，駕車時在兩邊的馬。

4. 楚襄信讒[①]，而三閭忠烈[②]，依《詩》制《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③]，而辭人夸毗[④]；《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⑤]。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⑥]；紛紜雜遝[⑦]，信舊章矣[⑧]。

【校注】

① 楚襄：戰國時楚頃襄王。

② 三閭：即屈原，曾任三閭大夫。

③ 炎漢：即漢代。舊説漢代屬五行之火，故稱。

④ 夸毗（pí）：諂媚阿諛。

⑤ 銷亡：消失。

⑥ 雲構：謂作品衆多如雲。

⑦ 雜遝（tà）：雜亂衆多。

⑧ 信：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信，當作倍，倍即背也。"舊章：古代的篇章。

5. 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①："纖條悲鳴，聲似竽籟②。"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③："焱焱紛紛④，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⑤："禍之與福，何異糾纆⑥？"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⑦："優柔温潤"，"如慈父之愛子也⑧"。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⑨："繁縟絡繹⑩，范、蔡之説也⑪。"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⑫："起鄭舞"⑬，"繭抽緒"⑭。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⑮。

【校注】

①《高唐》：指《高唐賦》。

② 竽：古代竹制簧管樂器。籟：古代竹制管樂器。

③《菟園》：指《梁王菟園賦》。

④ 焱焱（yàn）：光采閃耀貌。

⑤ 賈生：指賈誼，有《鵩鳥賦》。

⑥ 糺（jiū）：同“糾”，纏繞，糾纏。纆（mò）：繩索。

⑦《洞簫》：指《洞簫賦》。

⑧“如慈父”句：王褒原賦作“若慈父之畜子也”。愛：通行本作“畜”，元至正本作“愛”。

⑨《長笛》：指《長笛賦》。

⑩ 繁縟：繁盛。絡繹：馬融原賦作“駱驛”，連續不斷。

⑪ 范、蔡：指：指范雎、蔡澤，皆為戰國時辯士。説：遊説。

⑫《南都》：指《南都賦》。

⑬ 鄭舞：鄭國的舞蹈，一説鄭重屈折之舞。

⑭ 繭：蠶繭。抽緒：抽絲，張衡原賦作“曳緒”。抽，通行本作“曳”，元至正本作“抽”。

⑮ 謝：遜讓，不如。

6. 至於揚、班之倫①，曹、劉以下②，圖狀山川，影寫雲物③，莫不織綜“比”義④，以敷其華⑤：驚聽回視，資此效績⑥。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⑦，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⑧，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若刻鵠類鶩⑨，則無所取焉。

【校注】

① 揚：指揚雄。班：指班固。倫：輩，類。

② 曹：指曹植。劉：指劉楨。

③ 影寫：描繪，描述。

④ 織：黄叔琳《文心雕龍輯注》："疑作織。"織綜，織布，此喻組織運用。綜，參見《正緯》注。

⑤ 敷：鋪陳。

⑥ 資：憑藉。效績：顯示功效。

⑦ 安仁：潘岳，字安仁，有《螢火賦》。流金在沙：原賦為"若流金之在沙"，謂螢火閃爍，如沙中流動的金子。

⑧ 季鷹：張翰，字季鷹，西晉作家。總：聚合。翠：翠鳥。

⑨ 鵠(hú)：天鵝。鶩：家鴨。馬援《誡兄子嚴敦書》："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7. 讚曰：詩人比興，觸物圓覽[①]；物雖胡越[②]，合則肝膽。擬容取心[③]，斷辭必敢[④]；攢雜詠歌[⑤]，如川之渙[⑥]。

【校注】

① 圓覽：周密地觀察。

② "物雖胡越"二句：《淮南子·俶真訓》："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肝膽，喻距離很近。胡越，喻相距遥遠。胡，指北方。越，指南方。

③ 擬容：比擬形貌，謂比的運用。取心：即上文之"起情"，指興的運用。

④ 斷：裁決。敢：果斷。

⑤ 攢：聚集。雜：指各種物象。

⑥ 渙：水盛貌。

【譯文】

《詩經》之作博大精深，其中包含風、賦、比、興、雅、頌等所

謂“六義”。但毛亨作《詩訓詁傳》,只標出運用“興”的文句。這大概是因為,“風”和“賦”乃是《詩經》常用的表現方式,“比”的意義則較為明顯,而只有“興”是較為隱晦難懂的。所謂“比”,也就是比附的意思;所謂“興”,也就是興起的意思。對事理進行比附,也就是用類似的例子來説明事理;所謂興起感情,也就是由某種微小的事物引發作者的思想感情。觸物而生情,也就産生了“興”的表現手法;緣事而説理,也就産生了“比”的表現手法。《詩經》中“比”的運用,乃是作者心懷憤懣而發為吟詠;“興”的運用,則是作者以委婉之辭寄託諷諫之意。不同的環境下詩人有著不同的思想感情,所以也就有了兩種表現手法。

詩人用“興”來寄託諷喻之情,往往委婉而言;所舉多為微小事物,但卻藴含深廣的意義。比如,雎鳩雌雄情深而有别,所以詩人因其可喻“后妃之德”而以之起興;布穀鳥用情專一,所以詩人因其可比“夫人之德”而以之起興。著眼於“夫人之德”而取其用情專一的特點,也就不在乎它只是一般的鳥;著眼於“后妃之德”而取其雌雄有别的特點,也就不嫌棄它是兇猛的鳥。這些詩句雖然明白,但其含義還是有些隱晦,所以要通過發覆注釋而後才能顯豁。那麽什麽是“比”呢?大概是通過描繪事物的形象而寄託思想感情,運用夸張的語言表現事物的本質。比如,《詩經》中用金和錫比喻美德,用名貴的玉器比喻賢人,用細腰蜂撫育螟蛉比喻教育後代,用蜩之鳴噪比喻喧嘩之聲,用衣服未洗比喻心情憂鬱,用人心不像席子那樣可以卷起來比喻意志的堅定。所有這些貼切的形象,都是用來作比喻的。至於像“麻衣潔白如雪”、“車駕兩邊之馬跑起來就像舞蹈”,諸如此類,也都是比喻。

《詩經》之後,楚國的頃襄王聽信讒言,而屈原卻是忠烈之士;他的《離騷》繼承《詩經》的傳統,其諷諫之辭兼有“比”、“興”兩種手法。漢代的創作雖然興盛,但辭賦家們缺乏獨立的

人格，喪失了《詩經》諷刺的創作傳統，所以"興"的意義也就消失了。作家們著力於鋪陳和歌頌，所以大量運用比喻的方法；其紛紜雜亂之情形，與前代的作品是大不相同了。

辭賦家們運用比喻，所選擇的事物多種多樣。或以聲音為喻，或以外貌為喻，或以心情為喻，或以事物為喻。宋玉的《高唐賦》說："風吹細枝而發出悲鳴，聲音就像吹竽一樣。"這是比喻聲音的例子。枚乘的《菟園賦》說："衆鳥疾飛，仿佛白雲中的點點塵埃。"這是比喻形貌的例子。賈誼的《鵩鳥賦》說："禍福之相伴，與繩索之糾纏有什麼不同？"這是用具體的事物比喻一種道理。王褒的《洞簫賦》說："簫聲柔和温潤，就像慈祥的父親撫育自己的兒子。"這是把聲音比作人的心情。馬融的《長笛賦》說："笛聲反復不絶，就像范雎和蔡澤的辯説。"這是把聲響比作人的辯論。張衡的《南都賦》說："跳起鄭國的舞蹈，那就像剥繭抽絲一樣。"這是把舞姿比作事物。諸如此類，辭賦中是經常運用的。他們大量運用"比"，卻漸漸遺忘了"興"；抓住了次要的而丢掉了主要的，所以其創作也就比不上周人了。

至於揚雄、班固諸人，以及曹植、劉楨以後的作家，他們描繪山川狀貌，摹寫雲霞景色，無不運用比喻而鋪陳辭采；其作品之聳動視聽的藝術效果，亦有賴於比喻的運用。另外，如潘岳的《螢火賦》說："螢火流動閃爍，就像沙中的金子。"張翰的《雜詩》說："枝條青青，仿佛翠鳥雲集。"也都是比喻之意。總之，比喻的種類雖然很多，但貴在運用貼切；如果把天鵝刻成了鴨子，那就毫無可取之處了。

總而言之：詩人運用"比"、"興"的藝術手法，基於對事物的全面認識和觀察；看上去了不相關的事物，在詩人的筆下契合無間。無論取其形貌為"比"，還是引發感情以"興"，都必須做到明確而貼切；"比"、"興"的大量運用，使得作品生動感人而如春水蕩漾。

夸飾第三十七

1.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①。神道難摹②,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③: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④,文辭所被⑤,夸飾恒存。

【校注】

①"形而上者"二句:語出《周易·繫辭上》。形而上,成形以前,謂無形、抽象。形而下,成形以後,謂實在、具體。

② 神道:神妙的道理,猶自然之道。摹:模寫。

③ 壯辭:謂夸飾之辭。

④ 豫入:謂賦予。豫,通"與",參與。

⑤ 被:及,加。

2. 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①,事必宜廣,文亦過焉②。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③,論狹則河不容舠④;說多則"子孫千億"⑤,稱少則民靡孑遺⑥;襄陵舉滔天之目⑦,倒戈立漂杵之論⑧: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⑨?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⑩?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⑪;大聖所録⑫,以垂憲

章[13]：孟軻所謂"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14]。

【校注】

① 風：風化，教化。格：品格。

② 過：超過，謂夸張。

③ 峻：高。嵩(sōng)：山高。《詩·大雅·嵩高》："嵩高維岳，駿極於天。"駿，通"峻"。

④ 舠(dāo)：小船。《詩·衛風·河廣》："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刀，通"舠"。

⑤ 子孫千億：《詩·大雅·假樂》："干禄百福，子孫千億。"干，當為"千"。

⑥ 靡：無，没有。孑(jié)遺：遺留，殘存。孑，剩餘。《詩·大雅·雲漢》："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⑦ 襄陵：謂大水漫上丘陵。目：稱。《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⑧ 倒戈：謂掉轉武器向己方攻擊。杵(chǔ)：舂搗用的棒槌。《尚書·武成》："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

⑨ "且夫鴞(xiāo)音"二句：《詩·魯頌·泮水》："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鴞，貓頭鷹。泮，泮宫，古代學宫。桑黮，即桑葚。

⑩ "荼味"二句：《詩·大雅·綿》："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周，地名，在陝西岐山南，為周室之發祥地。膴，肥沃。堇，野菜。荼，苦菜。飴，飴糖。

⑪ 矯飾：謂夸飾。

⑫ 大聖：指孔子。

⑬ 垂：留傳下來。憲章：典章制度，引申為法度。

⑭ 孟軻：孟子名軻。所謂：通行本作“所云”，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所謂”。“説《詩》者”二句：語出《孟子·萬章上》，“意”原文作“志”。文，謂文飾。辭，指詩句本身。

3. 自宋玉、景差[①]，夸飾始盛；相如憑風[②]，詭濫愈甚[③]。故《上林》之館[④]，奔星與宛虹入軒[⑤]；從禽之盛[⑥]，飛廉與焦明俱獲[⑦]。及揚雄《甘泉》[⑧]，酌其餘波[⑨]：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⑩]，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⑪]。至《東都》之比目[⑫]，《西京》之海若[⑬]，驗理則理無可驗[⑭]，窮飾則飾猶未窮矣。

【校注】

① 景差：戰國時期楚國作家。

② 相如：指司馬相如。憑風：謂因襲夸飾之風。

③ 詭濫：謂虚夸失實。

④《上林》：指司馬相如的《上林賦》。上林，帝王的園囿。

⑤ 奔星：流星。宛虹：彎曲的虹。軒：窗户。

⑥ 從禽：追逐禽獸，謂田獵。

⑦ 飛廉：古代傳説中的動物名。焦明：形似鳳的鳥。通行本作“鷦鷯”，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焦明”。

⑧《甘泉》：指《甘泉賦》。

⑨ 酌：挹取，謂繼承。

⑩ 瓌：同“瑰”。玉樹：用珍寶製作的樹。

⑪ 顛墜：墜落，跌落。

⑫《東都》：班固《兩都賦》的一部分。比目：兩眼都在頭部一側的魚，《兩都賦》之《西都》曾寫到此魚。

⑬《西京》：張衡《二京賦》的一部分。海若：傳説中的海神。

⑭ 可驗：通行本作“不驗”，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可驗”。

4. 又子雲《校獵》①，鞭宓妃以餉屈原②；張衡《羽獵》③，困玄冥於朔野④。孌彼洛神⑤，既非魑魅⑥；惟此水怪⑦，亦非魍魎⑧：而虚用濫形，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其事義睽剌也⑨。

【校注】

① 子雲：揚雄，字子雲。《校獵》：揚雄有《羽獵賦》，寫作“校獵”，蓋免與下文重複。校獵，打獵。通行本作“羽獵”，元至正本作“校獵”。

② 宓妃：傳説中的洛水女神。餉：饋食於人。

③《羽獵》：指《羽獵賦》。

④ 困：圍困。玄冥：水神名。朔野：北方荒野之地。

⑤ 孌：美好貌。

⑥ 魑魅：鬼怪。通行本作“罔兩”，元至正本作“魑魅”。

⑦ 水怪：指玄冥。通行本作“水師”，元至正本作“水怪”。

⑧ 魍魎：鬼怪。通行本作“魑魅”，明王志慶《古儷府》引作“魍魎”。

⑨ 而其：通行本作“而飾其”，元至正本無“飾”字。睽：乖離、違背。通行本作“暌”，元至正本作“睽”。剌(là)：乖戾，

違背。

5. 至如氣貌山海[①],體勢宫殿[②],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③],光采煒煒而欲然[④],聲貌岌岌其將動矣[⑤]: 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⑥];軒翥而欲奮飛[⑦],騰躑而羞跼步[⑧]。辭入煒燁[⑨],春藻不能程其豔[⑩];言在萎絶[⑪],寒谷未足成其凋[⑫]。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戚則聲共泣偕[⑬]: 信可以發蘊而飛滯[⑭],披瞽而駭聾矣[⑮]。

【校注】

① 氣貌: 謂描述氣勢和形貌。

② 體勢: 謂描繪結構和態勢。

③ 嵯峨: 山高峻貌。揭業: 即揭孽,極高貌。熠(yì)燿: 光彩,鮮明。焜(kūn)煌: 明亮,輝煌。

④ 煒煒: 光彩炫耀貌。然: 即"燃",燃燒。

⑤ 岌(jí)岌: 高貌。

⑥ 獎氣挾聲: 謂推波助瀾。獎、挾,皆輔助之意。

⑦ 軒翥: 飛舉。

⑧ 騰躑: 騰空跳躍。通行本作"騰擲",元至正本作"騰躑"。跼(jú)步: 小步。跼,拘限。

⑨ 煒燁: 美盛貌。

⑩ 春藻: 謂春天之美景。程: 呈現,表現。

⑪ 萎絶: 凋謝敗落。

⑫ 寒谷: 陰冷的山谷。劉向《别録》:"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

⑬ 戚：優傷。偕：俱，同。

⑭ 蘊：積聚，蓄藏。滯：凝結，積壓。

⑮ 披：打開。

6. 然飾窮其要[①]，則心聲鋒起[②]；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③]。若能酌《詩》、《書》之曠旨[④]，翦揚、馬之甚泰[⑤]，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⑥]，亦可謂之懿也。

【校注】

① 飾窮其要：謂夸飾的運用在於抓住事物的本質特徵。

② 心聲鋒起：謂作者的思想感情得以充分表現。鋒起，即蜂起，紛然並起。

③ 乖：背離，違背。

④ 曠旨：即"事必宜廣"的原則。曠，廣。

⑤ 翦：除去。揚：指揚雄。馬：指司馬相如。甚泰：謂過分。

⑥ 誣：虚妄。

7. 讚曰：夸飾在用，文豈循檢[①]？言必鵬運[②]，氣靡鴻漸[③]。倒海探珠[④]，傾崑取琰[⑤]。曠而不溢[⑥]，奢而無玷[⑦]。

【校注】

① 循檢：遵照規矩。檢，法度

② 鵬運：謂大鵬之奮然高飛遠行。

③ 鴻漸：謂大雁飛翔從低到高，循序漸進。

④ 探珠：即探驪得珠。驪珠，傳為出自驪龍頷下的寶珠。

⑤ 崑：指昆侖山，在新疆與西藏之間，乃古代神話傳説中的仙境。琰(yǎn)：美玉。

⑥ 溢：謂泛濫。

⑦ 玷：玉的斑點，喻缺點。

【譯文】

抽象而無形之理叫做"道"，具體而有形之物叫做"器"。抽象的道理難以説清，只求語言之精確是很難把它完全傳達出來的；具體的事物容易描寫，而夸張之辭可以更好地表現其本質。這與作者之才能大小無關，而是自有其難易之理。所以，自從天地形成並産生了自然萬物以後，所有對其進行描繪的文辭，無不運用了夸張的手法。即使像《詩經》、《尚書》這樣雅正的語言，為了實現其教育、感化的功用，也必須廣泛地徵引事例，並在文辭上進行夸張。因此，《詩經》中描寫山岳高峻就説"高大的山峰直達天庭"，敘述河道狹窄則謂"河裏容不下一條小船"；形容人口繁盛就説"子孫有一千億"，陳説人煙稀少則謂"百姓一個也没有剩下"。《尚書》裏談到洪水包圍山丘而謂"淹没天空"，講到戰場上軍隊倒戈而説"血流漂起舂米之杵"。這些雖不免夸大其辭，但對作品的意義是没有害處的。又如，貓頭鷹的叫聲本來很難聽，難道真像《詩經》所説，因為它停在學宫的樹上而變得好聽了嗎？苦菜的味道是很苦的，哪里真如《詩經》所寫，因為它長在周國的平原上而變得甘甜如飴了呢？這都是出於作者深深的贊美之情，以至於顯得過分的夸張。聖人把它們採録下來，作為後世的典範。正如孟子所説："解釋《詩經》的人不要因為作品的文采而影響對其語言的理解，也不要因為其語言而影響了對文意的把握。"

從宋玉、景差以後,夸張的運用開始盛行;司馬相如繼承這種風尚,夸張的運用更加泛濫。他描寫上林苑的高樓,説流星和彩虹飛入窗户;敍述捕獲飛禽之多,説龍雀和鳳凰之類都已捉到。到揚雄的《甘泉賦》,亦繼承其餘緒:描繪珍奇之物就寫到玉樹,講述宫殿之高就説鬼神也會掉下來。至於班固《兩都賦》裏的所謂比目魚,張衡《二京賦》中的所謂海若神,如果驗之常理則無從説起,要説極度的夸張也還算不上。還有揚雄的《羽獵賦》,説要鞭打洛水的宓妃,讓她送酒飯給屈原;張衡的《羽獵賦》,則説要把水神玄冥囚禁於北方的荒野。可是,美麗的洛神並非鬼怪,玄冥水神也不是妖魔;如此毫無根據地胡編亂造,不是太不嚴肅了嗎?作者無非想以此夸張聲勢,但卻違背了常理。

至於這些作品描繪山海之氣魄和形貌,敍述宫殿之結構和氣勢,頗能表現其高聳入雲、富麗堂皇之景象;那熠熠生輝的宫殿猶如火光閃耀,那險峻威嚴的山海躍然欲動。所有這些,無不運用夸張而描摹其壯觀之景,依靠增飾而傳達其奇偉之象。所以後來許多有才華的作者,也推波助瀾而借其聲勢;他們展翅奮飛而全力向前,高視闊步而羞於慢行。描寫光輝之景,春天的鮮花也没有如此鮮豔;敍述枯萎之象,寒冷的山谷也没有如此凋敝。談到高興,字裏行間笑語歡歌;説到悲傷,聲韻之中如泣如訴。確實可以抒發胸中之奥秘,展露内心之鬱積;甚至可以使瞎子看到光明,讓聾子受到震驚。

但是,運用夸飾必須抓住事物的本質特徵,從而充分而鮮明地表現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果夸張過分而超出常理,那就違背了運用夸飾的初衷。如果能够遵循《詩經》和《尚書》運用夸張時廣泛徵引事例的原則,避免揚雄和司馬相如等人的夸飾過度,做到夸張而有節制,增飾而不違背常理,那就可以説是出色的作

品了。

總而言之：夸張的運用是必然的，寫作難道只是循規蹈矩嗎？文章要像大鵬那樣氣勢磅礴，而不應如水鳥一樣按部就班。倒乾海水而探驪得珠，傾翻昆侖而求取珍寶；徵引廣博而不顯過分，鋪張揚厲而不背常理。

事類第三十八

1. 事類者[①]，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②]。昔文王繇《易》[③]，剖判爻位[④]。《既濟》九三[⑤]，遠引高宗之伐[⑥]；《明夷》六五[⑦]，近書"箕子之貞"[⑧]：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⑨]。至若胤征羲和[⑩]，陳政典之訓[⑪]；盤庚誥民[⑫]，敍遲任之言[⑬]：此全引成辭[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乃聖賢之鴻謨[⑮]，經籍之通矩也[⑯]。《大畜》之《象》[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⑱]，亦有包於文矣[⑲]。

【校注】

① 事類：謂引用古事故實以類比事理。

② 援：引用。

③ 文王：指周文王。繇《易》：謂製作《易經》之"繇辭"，即卦、爻辭。繇，占卜。

④ 剖判：開闢，分開。爻位：卦爻所居的位次。《易經》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分為陽爻和陰爻，分別以"九"和"六"表示。陽爻之位自下而上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陰爻之位自下而上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

⑤《既濟》:《易》卦名。

⑥ 高宗之伐:《既濟》九三之爻辭有“高宗伐鬼方”之語。高宗,商王武丁之號。鬼方,上古種族名。

⑦《明夷》:《易》卦名。

⑧ 箕子之貞:語出《明夷》六五之象辭。箕(jī)子,名胥餘,殷紂王叔父,封於箕(今山西太谷)。因諫紂王不聽,便裝瘋為奴僕,以利守正。

⑨ 徵:證驗。

⑩ 胤征羲和:《尚書·胤征》載,羲和沈湎於酒,荒誤農時,胤君前往征討。胤,古國名。羲和,羲氏、和氏,古代的曆法官。

⑪ 政典:為政之典籍。

⑫ 盤庚:商代國王。誥:告誡。《尚書》有《盤庚》三篇,為盤庚之文誥。

⑬ 遲任:傳為上古賢人。《盤庚上》曾引用其言。

⑭ 成辭:現成的語言。

⑮ 鴻謨:猶大論、宏論。謨,記述君臣謀議國事的一種文體。

⑯ 通矩:猶通則。矩,法度。

⑰《大畜》:《易》卦名。《象》:謂解釋卦象的象辭。

⑱ 識(zhì):記住。

⑲ 亦有包於文:謂為文也要“多識前言往行”。

2. 觀夫屈、宋屬篇①,號依《詩》人②;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③,始用鶡冠之説④;相如《上林》⑤,撮引李斯之書⑥:此萬分之一會也⑦。及揚雄《百官箴》⑧,頗酌於《詩》、《書》⑨;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

傳[10]：漸漸綜採矣[11]。至於崔、班、張、蔡[12]，遂捃摭經史[13]，華實布濩[14]：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15]。

【校注】

① 屈、宋：指屈原和宋玉。屬(zhǔ)：撰寫，纂輯。

② 號依《詩》人：王逸《楚辭章句序》："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譖，讒毀，誣陷。

③《鵩賦》：指《鵩鳥賦》。

④ 鶡(hé)冠：指鶡冠子，戰國時期楚人，《鶡冠子》傳為其作。

⑤ 相如：指司馬相如，有《上林賦》。

⑥ 撮引：謂摘取引用。李斯：秦始皇之相，有《諫逐客書》。

⑦ 會：時機，機會。

⑧《百官箴》：指揚雄為各種官職所寫箴文。

⑨ 酌：擇善而取。

⑩ 紀傳：指史書，此謂史書所載之史實。

⑪ 綜採：謂綜合採擇。

⑫ 崔、班、張、蔡：指崔駰、班固、張衡、蔡邕，均為東漢作家。

⑬ 捃摭(jùn zhí)：採取，採集。

⑭ 布濩(hù)：遍佈，佈散。

⑮ 範式：典範，榜樣。

3. 夫薑桂因地[1]，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2]，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於事義[3]，才餒者劬勞於辭情[4]，此內外之殊

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⑤],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⑥],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⑦];及觀書石室[⑧],乃成鴻采[⑨]: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⑩]:"張子之文為拙[⑪],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⑫],所作不可悉難[⑬],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

【校注】

① 薑桂:生薑和肉桂。因地:通行本作"同地",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因地"。劉向《新序·雜事五》:"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

② 餒:空虛,貧乏。

③ 迍邅(zhūn zhān):困頓。

④ 劬(qú):勞苦。

⑤ 盟主:古代諸侯盟會之主,此謂主宰。

⑥ 褊(biǎn)狹:謂狹隘。

⑦ 自奏不學:揚雄《答劉歆書》有"自奏少不得學"之語。

⑧ 石室:指石渠閣,漢代宮中藏書之所。《答劉歆書》有"得觀書於石渠"之語。

⑨ 鴻采:猶大作。

⑩ 魏武:指魏武帝曹操,下引其語已佚。

⑪ 張子: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疑指張範。張範,字公儀,三國魏人。

⑫ 拾掇:收羅,拾取。崔、杜:疑指崔駰、杜篤,均為東漢作家。

⑬ 難:詰問。

4. 夫經典沈深[1]，載籍浩汗[2]，實群言之奧區[3]，而才思之神皋也[4]。揚、班以下[5]，莫不取資：任力耕耨[6]，縱意漁獵[7]；操刀能割，必裂膏腴[8]。是以將贍才力[9]，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温[10]，雞蹠必數千而飽矣[11]。

【校注】

① 沈深：精深，深邃。

② 載籍：書籍，典籍。浩汗：形容廣大繁多。通行本作“浩瀚”，元至正本作“浩汗”。

③ 奧區：深奧豐富之地。

④ 神皋：神明所聚之地。

⑤ 揚、班：指揚雄、班固。

⑥ 耕耨(nòu)：耕種，喻辛勤鈎稽探索。耨，鋤草。

⑦ 漁獵：捕魚打獵，喻採擇、獲取。

⑧ 裂：分割。通行本作“列”，元至正本作“裂”。膏腴：土地肥沃，喻美辭。

⑨ 贍：豐富，充足。

⑩ 狐腋：指狐的腋下毛皮。

⑪ 蹠(zhí)：足跟，脚掌。數千：疑當作“數十”。

5. 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1]，捃理須覈[2]：衆美輻輳[3]，表裏發輝[4]。劉劭《趙都賦》云[5]：“公子之客[6]，叱勁楚令歃盟[7]；管庫隸臣[8]，呵强秦使鼓缶[9]。”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10]，尺樞運關也[11]。或微言美事[12]，置於閑散[13]，是綴金翠於足脛[14]，靚粉黛於胸臆也[15]。

【校注】

① 校練：考校覈查。

② 捃：取。

③ 輻輳：集中，聚集。

④ 發輝：散發光輝。通行本作"發揮"，元至正本作"發輝"。

⑤ 劉劭：字孔才，三國時魏國文人。

⑥ 公子：指戰國時趙國平原君趙勝，趙惠文王之弟，戰國四公子之一。客：門客，指毛遂。

⑦ 叱：呵斥。歃(shà)盟：歃血為盟。《史記·平原君列傳》載，平原君帶毛遂等人至楚訂盟，久而未決，毛遂按劍叱責楚王，迫其同意訂盟。

⑧ 隸臣：賤臣，低賤的人。

⑨ 缶(fǒu)：一種瓦質的打擊樂器。《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載，藺相如隨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秦王令趙王鼓瑟，藺相如也逼迫秦王"為一擊缶"。

⑩ 轄：車軸兩頭防止車輪脱出之金屬鍵。

⑪ 樞：門的轉軸。闔：門，門扇。

⑫ 微言：精深微妙的言辭。

⑬ 閑散：謂無關緊要之處。

⑭ 金翠：黄金和翠玉之飾物。足脛：小腿。

⑮ 靚(jìng)：妝飾，修飾。粉黛：傅面的白粉和畫眉的黛墨。

6. 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陳思[①]，群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②]："葛天

氏之樂[3]，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4]。”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5]。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6]，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7]。然而濫侈葛天[8]，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9]。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10]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11]；葛藟庇根[12]，辭自樂豫[13]。若譬葛為葵[14]，則引事為謬；若謂“庇”勝“衛”[15]，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16]，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17]，又曷足以嘲哉[18]！

【校注】

① 陳思：指陳思王曹植。

② 孔璋：陳琳，字孔璋。曹植的《報孔璋書》已佚。

③ 葛天氏：傳説中的古代帝王。

④《韶》：傳為舜時之樂。《夏》：傳為禹時之樂。

⑤ 唱和三人：《吕氏春秋·古樂》：“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⑥“奏陶唐”二句：《上林賦》原文為：“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陶唐，古帝名，即唐堯。

⑦ 接人：李詳《文心雕龍補注》：“接人乃接人之訛。”

⑧ 濫侈：謂任意夸張。

⑨“信賦”二句：指曹植《報孔璋書》誤信《上林賦》之言而致謬。

⑩“庇足”二句：現存陸詩原文“同”一作“周”，“合異”作“各萬”，意謂葵葉向日以庇護其根，不過“一智”，而人生之理則

有“萬端”。

⑪“夫葵能”二句:《左傳·成公十七年》引孔子語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鮑莊,名牽,謚莊子,春秋時齊國大夫。

⑫ 葛藟(lěi):藤類植物。

⑬ 樂豫:春秋時宋國司馬,《左傳·文公七年》曾載其“葛藟猶能庇其本根”之語。

⑭ 譬葛為葵:謂把葛藟當作葵葉。

⑮ 謂庇勝衛:指把樂豫之言與孔子之言混為一談。勝,謂相符。

⑯ 子建:曹植,字子建。明練:精明練達。

⑰ 曹仁: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曹仁’當是‘曹洪’之誤。”二人均為曹操從弟。謬高唐: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有“蓋聞過高唐者”之語,其用《孟子·告子下》之典,而誤“河西”為“高唐”。高唐,地名,今屬山東。

⑱ 曷:何。

7. 夫山木為良匠所度[①],經書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②],事美而制於刀筆[③]: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④]!

【校注】

①“夫山木”句:《左傳·隱公十一年》:“山有木,工則度之。”度:通“剫(duó)”,加工木料。

② 斧斤:指斧子。

③ 刀筆:古代書寫工具。

④ 匠石：《莊子·徐無鬼》所載技藝高超的工匠，後以稱能工巧匠或擅長寫作之人。

8. 讚曰：經籍深富，辭理遐亘[①]；皓如江海[②]，鬱若崑鄧[③]。文梓共採[④]，瓊珠交贈[⑤]。用人若己，古來無懵[⑥]。

【校注】

① 遐亘：久遠，綿長。

② 皓：通“浩”，廣大貌。

③ 鬱：繁茂貌。崑：指昆侖山，在新疆與西藏之間，乃古代神話傳説中的仙境。鄧：指鄧林，古代神話傳説中的樹林。

④ 文梓：紋理華美的梓樹。採：砍伐。

⑤ 瓊珠：玉珠。交：俱，皆。

⑥ 懵(mèng)：不明。

【譯文】

所謂“事類”，就是除了文章本身的内容以外，引用故實以類比事理，援引古事以證明當今。從前周文王作《易經》之卦、爻辭，分判卦爻所居的位次：在《既濟》卦的九三之位，便引用遥遠的殷高宗討伐鬼方之事；在《明夷》卦的六五之位，則引用較近的胥餘保持節操的故事。這是簡要地列舉前人事迹，用以驗證有關内容。至於像胤君征討羲和之時，陳述政治典籍中的教訓；盤庚告誡國人之時，則敘説遲任之言：這都是引用前人現成的文辭，用以説明道理。由此可見，闡述事理而引用前人現成之語，驗證内容而列舉前人有關事迹，乃是聖賢之宏論，經典之通

則。《大畜》的《象辭》説:"君子應儘可能多地記住前人的言論和事迹",這也包括文章的寫作。

試看屈原、宋玉的作品,據説是依照《詩經》作者的思想而創作的,其中雖引用古事,但並不採用原來的辭句。只有賈誼的《鵩鳥賦》,開始引用鶡冠子之説;司馬相如的《上林賦》,摘引了李斯的《諫逐客書》:這只是偶然引用而已。到揚雄寫《百官箴》,對《詩經》和《尚書》就多有所取了;劉歆作《遂初賦》,更歷述不少史書所載之事:對古書的綜合採擇也就漸漸多了起來。到了崔駰、班固、張衡、蔡邕等人,便採集種種經史之作,把文章寫得華麗充實而文質彬彬:運用古書而獲得成功,他們都是後人的典範。

薑和桂都從地裏生長,而其味道則由本性所決定;文章的寫作要通過學習,但創作的才能則取決於人的天賦。才能發自本性,學識則從外部獲得;有的人學識豐富但才力不足,有的富有才華但學識貧乏。學識貧乏的作者,很難引經據典以明事理;才力不足的作者,則不能充分地以辭盡情:這是内在天性和外部學識的不同。所以,立意為文而用心寫作,才力為根本,學識為輔助。才力和學識兼善並美,文章必然稱雄;才力和學識有所欠缺,即使辭采華麗也難以取得成功。像揚雄那樣富有才華的作者,還自稱學識不足,直到在石渠閣閲讀大量圖書之後,方有大作産生:可見才學相互為用,古今都是一樣的。所以魏武帝曹操説:"張子的文章水平不高,其學識淺薄,見聞不廣,只知拾取崔駰、杜篤的隻言片語;其作品不能仔細追究,細究起來便無以為據。"這就是孤陋寡聞的毛病了。

經書典籍内容精深,且數量豐富,的確是各種言辭的淵藪,啓迪才思的寶庫。從揚雄、班固以來,作者們無不從中受益:用力採擇,任意獲取;隨手所得,皆為美辭。所以,要充實作者的才

力,務必使見識廣博。狐腋雖暖,但一張難以奏效;雞掌可食,必數十方能吃飽。因此,積聚學識應當廣博,引用事例貴在簡約,考校覈查務必精當,採取道理必須準確:如此則優點得以集中,才力和學識便相映生輝。劉劭《趙都賦》有云:"平原君之門客,呵斥有力的楚王,令其歃血為盟;管庫房之賤臣,責難強暴的秦王,使其為一擊缶。"能够如此引用故實,可謂道理相合而抓住要害了。所以,徵引事例而能抓住要害,即使是小事也能發揮重要作用,就像一寸的輪鍵能够控制車輪,一尺的門軸可以承運門扇。相反,如果把精當的言辭、美好的故實,用於無關宏旨之處,那就像把金銀翡翠挂於小腿,香粉黛墨抹在胸前了。

大凡引用故實得當,不亞於從自己口中説出;而用典失當,便成了永遠抹不掉的汙點。陳思王曹植,乃是群才中的佼佼者,其《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到的人,竟因此而輕視《韶》、《夏》了。"這裏的引用就實在是錯誤的。考葛天氏之歌,唱和不過三人而已。司馬相如《上林賦》説:"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所謂唱和千萬人,乃是司馬相如加上的。所以,曹植隨意地夸大葛天氏之樂,把"三"説成"萬",乃是輕信辭賦的不實之辭,從而導致了這樣的錯誤。陸機《園葵》詩云:"葵葉庇陰其足只是一點小聰明,而人生之理則有方方面面。"葵葉能護衛其足,原是孔子譏諷鮑牽;葛藤庇陰其根,這話出自樂豫。假如把葛藤當作葵葉,那就是引用錯誤;假如把樂豫之言與孔子之言混為一談,那就改變了事實而有失其真:這也屬於不精確的毛病。以曹植的精明練達、陸機的深沈細緻,尚且難免有誤;曹洪把"河西"誤作"高唐",又有什麽可以嘲笑的呢?山上的樹木為優秀的匠人所加工,經書則被文人們所選用;優質的木材被加工成器,美好的典故成為文章的素材。於此精研細思,也就無愧於優秀的文人了!

總而言之：經書典籍精深宏富，文辭事理意義永恒；像長江、大海那樣浩瀚，如昆侖、鄧林那樣繁盛。優質的梓木為人採伐，美好的珠寶皆可贈送；引用故實如同己出，古往今來無所不通。

練字第三十九

1．夫文象列而結繩移[①]，鳥迹明而書契作[②]，斯乃言語之體貌[③]，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④]，鬼哭粟飛[⑤]；黄帝用之，官治民察[⑥]。先王聲教[⑦]，書必同文[⑧]：輶軒之使[⑨]，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氏[⑩]，掌教"六書"[⑪]；秦滅舊章[⑫]，"以吏為師"[⑬]。及李斯删籀而秦篆興[⑭]，程邈造隸而古文廢[⑮]。

【校注】

① 文象：文字的形象，即文字。結繩移：改變了上古結繩記事的方式。

② 鳥迹：鳥的爪印，代指文字。相傳黄帝之史倉頡受鳥獸之迹的啓發而創造了文字。書契：文字，此指以文字寫成的作品。契，刻。

③ 體貌：形體外貌，猶形象符號。

④ 蒼頡：一作"倉頡"，傳為黄帝時的史官。

⑤ 鬼哭粟飛：《淮南子·本經訓》："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⑥ 官治民察：《周易·繫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⑦ 聲教：聲威教化。

⑧ 同文：謂同用一種文字。

⑨ 輶(yóu)軒：古代使臣乘坐的一種輕車。

⑩ 保氏：古代官名，掌匡正君王、教育貴族子弟等。

⑪ 六書：構造文字的六種方式，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

⑫ 舊章：古代典籍。

⑬ 以吏為師：李斯語，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⑭ 及：通行本作“乃”，元至正本作“及”。李斯：秦始皇的丞相。籀(zhòu)：古代字體，一名大篆。秦篆：即小篆，以大篆為基礎簡化而成。

⑮ 程邈：字元岑，秦始皇時御史。原為獄吏，因事下獄，在獄中將民間慣用字體整理成隸書。古文：指篆書。

2. 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①]。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②]。至孝武之世[③]，則相如譔《篇》[④]。及宣、成二帝[⑤]，徵集小學[⑥]：張敞以正讀傳業[⑦]，揚雄以奇字纂《訓》[⑧]，並貫練《雅》、《頌》[⑨]，總閱音義。鳴筆之徒[⑩]，莫不洞曉[⑪]；且多賦京苑[⑫]，假借形聲[⑬]。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⑭]；非獨制異[⑮]，乃共曉難也[⑯]。

【校注】

①“漢初草律”六句：《漢書·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

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太史，官名，掌天文曆法、編修史書等。令史，官名，掌文書事務。劾，揭發過失或罪行。

②“是以馬字”四句：《漢書・石奮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石建，石奮之子，漢武帝時為郎中令。

③ 孝武：指漢武帝劉徹。

④ 相如：指司馬相如。譔(zhuàn)：同“撰”，著述。《篇》：指《凡將篇》，字書。

⑤ 宣、成：指漢宣帝劉詢、漢成帝劉驁。

⑥ 小學：文字學，此謂精通文字學的人。

⑦ 張敞：字子高，西漢宣帝時為京兆尹。正讀：謂正音釋義。《漢書・藝文志》：“《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並列焉。”

⑧《訓》：指《訓纂篇》，字書。

⑨ 貫練：貫通熟練。《雅》：指《爾雅》，我國最早解釋詞義的專著，編於秦漢之際。《頌》：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頌是頡字之誤。”頡，指《蒼頡》，古代字書。

⑩ 鳴筆：謂提筆，即寫作。通行本作“鴻筆”，元至正本作“鳴筆”。

⑪ 洞曉：謂精通。

⑫ 京苑：謂京殿苑囿。

⑬ 假借形聲：謂多用假借、形聲之字。

⑭ 瑋：謂奇異。

⑮ 非獨制異：謂並非有意創造奇字。

⑯ 曉難：謂通曉疑難文字。

3. 暨乎後漢，小學轉疏；複文隱訓[①]，臧否太半[②]。及魏代綴藻[③]，則字有常檢[④]；追觀漢作，翻成阻奥[⑤]。故陳思稱[⑥]："揚、馬之作[⑦]，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⑧]，非博學不能綜其理[⑨]。"豈直才懸[⑩]，抑亦字隱[⑪]。

【校注】

① 複文隱訓：謂字體複雜，含義多重。

② 臧否（pǐ）：謂得失。太半：通行本作"大半"，元至正本作"太半"。

③ 綴藻：謂寫作。

④ 常檢：猶常規。

⑤ 翻：反而。阻奥：深奥難通。

⑥ 陳思：指陳思王曹植，下引其語已佚。

⑦ 揚、馬：指揚雄、司馬相如。

⑧ 析：辨析，謂明瞭。

⑨ 綜：總聚，謂把握。

⑩ 直：僅，止。懸：懸殊，差别大。

⑪ 抑：又，且。

4. 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①]；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②]，則群句震驚[③]；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④]，不可不察。

【校注】

① 率：大概，一般。

② 詭異：怪異，奇特。

③ 群句震驚：謂很多句子都受到影響。

④ 趣舍：猶取捨。

5. 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①]；《蒼頡》者[②]，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③]。《雅》以淵源詁訓[④]，《頡》以苑囿奇文[⑤]；異體相資[⑥]，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⑦]，亦可以屬文。

【校注】

① 襟帶：衣領和衣帶，喻不可或缺之物。

② 蒼頡：通行本作“倉頡”，元至正本作“蒼頡”。

③ 鳥籀：指鳥篆和籀書。遺體：謂前代之字體。

④ 淵源：本原，此為動詞。詁訓：即古義。

⑤ 苑囿：古代帝王園林，此謂彙集。

⑥ 異體：不同的體例。相資：謂相互憑藉，取長補短。

⑦ 該：具備，擁有。

6. 若夫義訓古今[①]，興廢殊用[②]；字形單複[③]，妍蚩異體[④]。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⑤]，臨文則能歸字形矣[⑥]。

【校注】

① 義訓古今：謂含義上的古今之別。

② 興廢：產生和消亡。殊用：不同的功用。

③ 單複：簡單和複雜。

④ 妍蚩：美醜。通行本作"妍媸"，元至正本作"妍蚩"。

⑤ 宮商：五音之二，代指音韻。

⑥ 字形：謂文字。

7. 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①]：一避詭異，二省聯邊[②]，三權重出[③]，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④]。曹攄詩稱[⑤]："豈不願斯遊，褊心惡䛔呶[⑥]。"兩字詭異，大疵美篇[⑦]；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為瑕[⑧]。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⑨]，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⑩]。瘠字累句，則纖疏而行劣[⑪]；肥字積文，則黯默而篇暗[⑫]。善酌字者[⑬]，參伍單複[⑭]，磊落如珠矣[⑮]。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⑯]，則非精解。

【校注】

① 練擇：猶精選。

② 聯邊：指字的半邊相同。

③ 權：衡量，比較。

④ 瓌(guī)怪：奇特，怪異。瓌，同"瑰"。

⑤ 曹攄(shū)：字顏遠，西晉作家，下引其詩已佚。

⑥ 褊心：謂心胸狹窄。䛔(xiōng)：喧擾。呶(náo)：喧

鬧,喧嘩。

⑦ 疵:謂損害。

⑧ 齟齬:謂不協調。

⑨ 適會:謂適當運用。

⑩ 肥瘠:肥瘦,謂筆劃的多少。

⑪ 孅疏:細長而稀疏。行劣:謂行列單薄。

⑫ 黯默:黑暗。通行本作"黯黕(dǎn)",元至正本作"黯默"。

⑬ 酌:擇善而取。

⑭ 參伍:即三五,謂錯綜變化。

⑮ 磊落:錯落分明貌。

⑯ 值:遇到,碰上。

8. 至於經典隱曖[①],方册紛綸[②];簡蠹帛裂[③],三寫易字[④]: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⑤],"於穆不祀"者[⑥],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⑦],"三豕渡河"[⑧],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别風淮雨"[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⑩]:"别"、"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⑪],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⑫],聖人所慎[⑬];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校注】

① 隱曖:指文義隱晦。

② 方册:簡牘,典籍。紛綸:衆多貌。

③ 帛:帛書。

④ 三寫易字:《抱樸子·遐覽》:"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

⑤ 子思:名伋(jí),孔子之孫。弟子:指孟仲子。

⑥ 於(wū)穆不祀:《詩·周頌·維天之命》有"於穆不已"之句,孟仲子則把"已"誤為"巳",讀為"於穆不祀",這裏的"祀"只是標音而已。於,嘆辭。穆,美。

⑦ 晉:指春秋時的晉國。史記:謂史書。

⑧ 三豕渡河:《呂氏春秋·察傳》載,有人讀史書,將"己亥涉河"讀作"三豕涉河",以形近而誤。

⑨《尚書大傳》:西漢伏勝解説《尚書》之書,由其弟子輯録而成。

⑩《帝王世紀》:西晉皇甫謐撰,記載上古以來帝王事迹。列風:暴風。列,通"烈"。

⑪ 傅毅:字仲武,東漢作家。《誄》:指《北海王誄》。

⑫ 闕文:有疑暫缺之文字。

⑬ 聖人所慎:《論語·為政》:"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9. 讚曰:篆隸相鎔①,《蒼》、《雅》品訓②;古今殊迹,妍蚩異分③。字靡異流④,文阻難運⑤。聲畫昭精⑥,墨采騰奮⑦。

【校注】

① 篆隸相鎔:謂由篆而隸的文字演進乃是一個鎔冶提煉的過程。

② 品訓:分類解釋。品,分類編排。

③ 姸蚩：通行本作“姸媸”，元至正本作“姸蚩”。

④ 靡：風靡，謂流行。異：黄侃《文心雕龍札記》：“異當作易。”

⑤ 阻：即上文之“阻奥”。

⑥ 聲畫：指文字。揚雄《法言·問神》：“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昭精：謂精確明白。

⑦ 墨采：筆墨文采，謂作品。騰奮：騰躍奮飛。

【譯文】

文字的出現，改變了上古結繩記事的方式，也使得各種著作得以産生。文字乃是語言的形象符號，也是文章寫作的工具。

蒼頡創造文字之時，鬼驚而夜哭，天上粟飛如雨；黄帝使用文字之後，百官得以治理，萬民得以明察。前代帝王為了傳佈聲威教化，書寫必須使用同一種文字，於是輕車之上的使臣，記録語言使用上的不同習慣，從而統一字形，規範不同的字音。《周禮》所謂保氏，即執掌教授六種構造文字的方式；秦始皇焚燒古代典籍，則以官吏為老師。到李斯簡化大篆，從而産生了小篆；程邈創造出隸書，篆書也就廢棄了。

漢初擬訂法律之時，明確了有關文字的法令：太史教育學童，要教其掌握並考查六種字體；同時官吏、百姓之上書，如有錯字便遭到彈劾。所以，“馬”字寫漏一筆，石建便害怕將獲得死罪；雖説其性情過於謹慎，也説明當時對文字的重視。到漢武帝時期，司馬相如編寫了《凡將篇》。到漢宣帝、漢成帝時期，曾徵召精通文字學之人：張敞傳授文字的正音釋義之業，揚雄搜羅奇字而編成了《訓纂篇》；他們都精通《爾雅》、《蒼頡》之書，對文字的音義有著全面的把握。當時從事寫作之人，無不通曉文字之學。加之他們的作品大都描寫京殿苑獵，常用假借、形聲之

字。所以西漢時期的字書,多有奇異之字。這並非有意創造奇字,而是因為他們都熟悉疑難之字。

到了東漢,文字之學漸趨冷落,那些結構複雜以及含義多重之字,多半無人理解。至魏代的文章寫作,人們多用常見之字;回頭再看漢人的作品,反而覺得深奧難通了。所以,陳思王曹植說:“揚雄、司馬相如之作,旨趣幽深,讀者未經老師傳授便難以明白其辭義,没有廣博的學識就不能把握其内容。”豈止後人才力與之相差懸殊,也是因為字義難明。自從晉代以來,人們用字大都講求簡明易懂;當時都習慣於簡易之字,誰還採用難字?現在假如用一個怪異的字,那麽很多句子都要受到影響;如果有三個人都不認識,那就成為字妖了。後人都認識的字,即使是難字,也會變得容易;人們都廢棄不用的字,即使很容易,也會成為難字。文字的或取或捨,是不可掉以輕心的。

《爾雅》一書,由孔子的門徒所編纂,是閱讀《詩經》、《尚書》所必備的;《蒼頡》一書,為李斯所輯,收集了鳥篆和籀書等古代字體。《爾雅》追泝文字的古義,《蒼頡》則彙集奇文異字:二者體例不同而相互補充,就像人體之有左右兩肩和兩股。通曉古字古義而又瞭解奇字新義,也就可以進行寫作了。至於字義有古今之别,不同的含義隨時產生或消亡;字形有簡單和複雜之分,不同的字體有著美醜之别。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現為有聲的語言,語言則落實到有形的文字。吟詠諷誦,在於聲韻的和諧;落筆成文,則看文字的運用了。

因此,連字成篇而從事寫作,必須精選文字:一是避免詭異之字,二是少用聯邊之字,三是權衡重出之字,四是調節單複之字。所謂“詭異”,就是字體奇特而怪異。如曹攄詩云:“怎能不喜歡這次出遊,只是心胸狭窄,憎恶那哅呶之聲。”“哅呶”兩字便屬怪異,對全篇之美損害極大;何況超過二字,還能卒讀嗎?

所謂“聯邊”,就是字的一半是相同的。描繪山川之時,古今都用聯邊之字;但用於一般的文章,就不够協調而成為瑕疵了。如果難以避免,最多連用三字;超出三字,那就成字典了。所謂“重出”,就是相同的字重複出現。《詩經》、《離騷》曾適當運用,但近世則忌諱重複之字;如果兩個字都很重要,那麽寧可重複。所以,經常寫文章的人,作品之多不下萬篇,有時卻苦於一字難覓;並非真的找不到一個字,而是避免重複很難。所謂“單複”,就是字形的繁簡。字形簡略的字排列成句,則細長稀疏而行列單薄;筆劃繁多的字累積成文,則漆黑一片而篇章灰暗。善於用字的作者,使繁簡字體交替變化,則錯落分明而圓轉如珠了。以上四種情況,雖然不一定每篇文章都有,但作為用字的體例則是不可或缺的;假如遇到這些情況而不明白,那就算不得精於練字了。

至於經書之内容隱晦,典籍之紛繁衆多,以致簡帛或為蟲蛀或被撕裂,加之多次抄寫而文字更易,有的因讀音而錯寫,有的因字形而改變。如子思的弟子孟仲子,把“於穆不已”讀成“於穆不祀”,這是因讀音不同而造成的錯誤;晉國的史書有“己亥渡河”之句,被人讀為“三豕渡河”,這是因字形改變而造成的錯誤。《尚書大傳》有“别風淮雨”之説,《帝王世紀》則云“列風淫雨”。“别”與“列”、“淮”與“淫”,由於字形相似而被互换了。“淫”和“列”文義妥當但無甚奇特,“淮”和“别”於理不通卻新鮮怪異。傅毅作《北海王誄》,已用“淮雨”二字;可見好奇之心,古今都是一樣的。歷史上有疑暫缺之文字,聖人總是慎重對待的;若能學習這種精神而拋棄獵奇心理,那就可以訂正文字了。

總而言之:從篆字到隸書,《蒼頡》和《爾雅》都有分類的解釋。文字有古今之别,形體有美醜之分。流行的文字世人同曉,生僻的用語難以通行。文字選擇精確明白,作品自然騰躍奮飛。

隱秀第四十

1. 夫心術之動遠矣[①],文情之變深矣[②]! 源奥而派生[③],根盛而穎峻[④],是以文之英蕤[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⑥];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⑦]。隱以複意為工[⑧],秀以卓絶為巧[⑨],斯乃舊章之懿績[⑩],才情之嘉會也[⑪]。

【校注】

① 心術:謂内心。

② 文情:文章的情況,即文章。

③ 源奥:謂内心感情深遠。派生:謂文章形式多變。

④ 根盛:謂内心感情豐沛。穎峻:謂文章形式高妙。穎,禾苗之末,此謂苗。

⑤ 英蕤:猶英華。蕤,花。

⑥ 重旨:多重含意。

⑦ 獨拔:謂突出,出類拔萃。按: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引劉勰語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或可接於此處。

⑧ 複意:猶"重旨"。

⑨ 卓絶:猶"獨拔"。

⑩ 舊章:前人作品。懿:美。

⑪ 才情：才思，才華。嘉會：美之聚會，謂集中體現。

2. 夫隱之為體，義生文外[①]；秘響傍通[②]，伏采潛發[③]：譬爻象之變互體[④]，川瀆之韞珠玉也[⑤]。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⑥]；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⑦]。

【校注】

① 生：通行本作"主"，元至正本作"生"。

② 秘響：謂含而不露。傍通：即旁通，謂委婉曲折。

③ 伏采：謂文采內斂。潛發：猶引而不發。

④ 爻象：《易》之每卦六爻所成之象。互體：亦稱"互卦"，每卦上下兩體錯綜取象而成之新卦。

⑤ 川瀆：泛指河流。瀆，江河大川。韞：藏，蘊藏。

⑥ 四象：其説不一，如春、夏、秋、冬，實象、假像、義象、用象等。

⑦ 瀾表方圓：謂水面會呈現方圓不同的波紋。瀾，波紋。《淮南子·地形訓》："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按："瀾表方圓"句後有缺文，通行本據明刊本補入四百餘字。筆者以為，補文顯非劉勰原作，故不作為本篇正文；但前人苦心，或有助於理解彦和命意，兹録如下，以供參考：

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潤，使翫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彼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纖手麗音，宛乎逸態，若遠山之浮煙靄，孌女之靚容華。然煙靄天成，不勞於妝點；容華格定，無待於裁鎔。深淺而各奇，嬝纖而俱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攬之則不足矣。

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於玄默之表；工辭之人，

必欲臻美，恒溺思於佳麗之鄉。嘔心吐膽，不足語窮；鍛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間，昏迷於庸目；露鋒文外，驚絶乎妙心。使醖藉者蓄隱而意愉，英鋭者抱秀而心悦。譬諸裁雲製霞，不讓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隱，等宿儒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詰而色沮：斯並不足於才思，而亦有愧於文辭矣。

將欲徵隱，聊可指篇：《古詩》之“離别”，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陳思之“黄雀”，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而並長於諷諭；叔夜之“□□”，嗣宗之“□□”，境玄思澹，而獨得乎優閑；士衡之“□□”，彭澤之“□□”，心密語澄，而俱適乎□□。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意淒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房之悲極也。

3. “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①]，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②]。

【校注】

① “風動秋草”二句：語出西晉詩人王讚《雜詩》，原句為“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朔風，北風，寒風。

② 羈旅：謂客居異鄉之人。

4. 凡文集勝篇[①]，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

二[②]：並思合而自逢[③]，非研慮之所求也[④]。或有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⑤]。故自然會妙[⑥]，譬卉木之耀英華[⑦]；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⑧]。朱綠染繒，深而繁鮮[⑨]；英華曜樹[⑩]，淺而煒燁[⑪]：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校注】

① 勝篇：優秀的篇章。

② 裁：通"才"，僅僅。

③ 思合而自逢：謂構思順應時機而自然形成。

④ 研慮：研究考慮。求：《四部叢刊》本作"果"。范文瀾注："案'果'疑'課'字壞文，'課'亦有責求義。"

⑤ "或有"二句：通行本作"或有晦塞為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元至正本無"晦塞為深，雖奧非隱"八字。雕削，即雕琢，謂刻意求工。

⑥ 會：符合，相合。

⑦ 卉木：草木。耀：顯示。英華：即花。

⑧ 繒(zēng)帛：絲綢之統稱。繒，古代絲織品的總稱。

⑨ 繁鮮：過分鮮豔。

⑩ 曜：照耀，輝映。

⑪ 煒燁：美盛貌。

5. 讚曰：深文隱蔚[①]，餘味曲包[②]；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③]；動心驚耳，逸響笙匏[④]。

【校注】

① 蔚：草木繁盛，喻文采華美。

② 曲包：猶"重旨"、"複意"，謂多層。

③ 交：逢，遇。

④ 逸響：謂非凡之作。笙匏(páo)：笙和匏，笙竽類管樂器。

【譯文】

人們内心的思想活動是無邊無際的，這就決定了文章的變化也是深遠廣闊的。源遠而流長，根深而葉茂，所以文章表現出或"秀"或"隱"的特點。所謂"隱"，是指文辭之外具有多重含義；所謂"秀"，是指作品中特别突出的文句。"隱"以含義多重為精工，"秀"以突出特别為巧妙，它們表現出前人作品的美好，是作者才華的集中反映。

文章之"隱"的特點，在於文義產生在言辭之外。内容含而不露，形式委婉曲折，文采内斂豐富，用語引而不發，猶如《易》之爻象的"互卦"，又如江河之中藴藏著珠玉。"互卦"通過變化爻位，產生出四種卦象；珠玉潛藏於水，呈現出或方或圓的波紋。

"北風捲動著秋草，邊塞之馬亦盼望返鄉"，氣候寒冷而其事感傷，這是客居異鄉之人的哀怨之作。

大凡文集中的優秀之作，不足十分之一；而篇章之中特别突出的句子，也就只有百分之二：它們乃是構思順應時機而自然形成，並非冥思苦想的結果。那些刻意求工之作，雖然華麗但不能算是秀句了。所以，時機相合而自然形成的妙句，猶如草木盛開的鮮花；經過加工而產生的麗句，則像絲綢染上的顏色。紅緑染成的絲綢，顏色濃重而過分鮮豔；鮮花裝點的草木，色彩淡雅而分外美麗：出色的句子之所以能為文壇增光，就是這個原因。

總而言之：深厚的作品文采不顯，韻味無窮而含義多重，猶如爻象之變，可以形成“互卦”。文句的獨特突出，千言萬語中只能偶爾遇到；其驚心動魄的效果，猶如美妙的音樂而非凡高超。

指瑕第四十一

1. 管仲有言[①]:“無翼而飛者,聲也[②];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③],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⑤]! 古來文士[⑥],異世争驅:或逸才以爽迅[⑦],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⑧],鮮無瑕病。

【校注】

① 管仲: 字夷吾,下引其語出於《管子·戒》。

② 聲: 謂人言。

③ 假: 憑藉,依靠。

④ 匪: 同“非”,不。

⑤ “以之垂文”二句: 謂按照上述道理而言,寫作應當謹慎,因為文章正可以使人的感情“無根而固”、使人的語言“無翼而飛”。

⑥ 文士: 通行本作“文才”,蕭繹《金樓子·立言下》引作“文士”。

⑦ 逸才: 指出衆的才能。爽迅: 謂豪邁奔放。

⑧ 動: 往往,常常。圓: 周全。

2. 陳思之文[①],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②],《明帝頌》云"聖體浮輕"[③]。"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④],説孝而不從[⑤];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内兄,則云感"口澤"[⑥];傷弱子,則云心"如疑"[⑦]:《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⑧];辭雖足哀,義斯替矣[⑨]。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⑩]。而崔瑗之誄李公[⑪],比行於黄虞[⑫];向秀之賦嵇生[⑬],方罪於李斯[⑭]:與其失也[⑮],雖"寧僭無濫"[⑯];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⑰]。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珪[⑱]。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

【校注】

① 陳思:指曹植。

② 武帝:指魏武帝曹操。蟄(zhé):動物冬眠。

③《明帝頌》:指《冬至獻襪頌》。明帝,指魏明帝曹睿。浮輕:輕飄貌。

④ 左思:字太沖,其《七諷》已佚。

⑤ 説孝而不從:指不遵從孝道。

⑥ 口澤:語本《禮記·玉藻》:"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潘岳悲内兄之文已佚。

⑦ 如疑:《禮記》之《檀弓》、《問喪》皆有"其反也如疑"之語,謂送葬者猶疑而不忍離去。潘岳《金鹿哀辭》云:"將反如疑,回首長顧。"金鹿,潘岳之幼子。

⑧ 下流:指子孫、後輩。

⑨ 替:廢棄。

⑩“擬人”句：語出《禮記·曲禮下》。擬，比擬。倫，輩，類。

⑪ 崔瑗：字子玉，其誄李公之文已佚。

⑫ 黄虞：指黄帝、虞舜。

⑬ 向秀：字子期，魏晉之際作家，“竹林七賢”之一，有懷念嵇康的《思舊賦》。嵇生：指嵇康，為司馬昭所殺害。

⑭ 方：比擬。李斯：秦代政治家。

⑮ 失：違背，指違背“擬人必於其倫”的原則。

⑯ 寧僭(jiàn)無濫：語出《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本謂獎賞寧可過一點而刑罰不能濫用，此謂“擬人”寧可高一點。僭，謂過分。

⑰“然高厚”二句：謂上述崔瑗、向秀之“擬人”，就像高厚之詩，未免過分不倫不類了。高厚，春秋時齊國大夫。《左傳·襄公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於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類，同類，指同盟。

⑱“斯言”二句：《詩·大雅·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珪，玉制禮器。玷，玉的斑點。

3.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1]，義以理宣[2]。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3]：始有“賞際奇至”之言[4]，終無“撫叩酬即”之語[5]；每單舉一字，指以為情。夫“賞”訓錫賚[6]，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7]？《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8]，課文了不成義[9]：斯實情訛之所變[10]，文澆之致弊[11]。而宋來才英[12]，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

【校注】

① 訓：解説。正：正定，校訂改正。

② 宣：顯示，彰明。

③ 依希：隱約，不清晰。

④ 賞際奇至：出處不詳，李曰剛《文心雕龍斠詮》謂，猶言“賞會奇致”。

⑤ 無：黄侃《文心雕龍札記》：“無當作有。”撫叩酬即：出處不詳，當為致意應答之辭。

⑥ 錫賚(lài)：賞賜。

⑦ 預：關涉，牽連。

⑧ 懸領：抽象地領會。辯：通“辨”，辨識。

⑨ 課文：推敲文字。

⑩ 訛：謂虛假。

⑪ 文澆：文風浮薄。

⑫ 才英：指才華傑出的文人。

4. 近代辭人，率多猜忌[①]；至乃比語求蚩[②]，反音取瑕[③]：雖不屑於古[④]，而有擇於今焉[⑤]。又製同他文[⑥]，理宜删革。若掠人美辭[⑦]，以為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⑧]。全寫則“揭篋”[⑨]，傍採則“探囊”[⑩]；然世遠者太輕[⑪]，時同者為尤矣[⑫]。

【校注】

① 猜忌：猜疑，忌諱。

② 比語求蚩：謂把語音相同或相近的文字聯繫起來以取笑别人，如以“是耶非”之“耶”為“爺”。蚩，通“嗤”，嘲笑，譏笑。

③ 反音取瑕：謂用反切之法挑毛病，如以高厚切“狗”、厚高切“號”，“高厚”隨成“狗號”。

④ 不屑：不介意，不顧。

⑤ 擇：挑選。

⑥ 製：製作，作品。

⑦ 掠：通行本作“排”，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掠”。

⑧ “寶玉”二句：史載陽虎曾盜竊寶玉大弓，後又歸還。寶玉、大弓，均魯國國寶。

⑨ 全寫：全部抄襲前人之作。揭篋（qiè）：語出《莊子·胠篋》，謂偷走整個箱子。

⑩ 傍採：即旁採，謂部分採取。探囊：語出《莊子·胠篋》，謂盜取口袋中的東西。

⑪ 輕：輕賤。

⑫ 尤：過失。

5. 若夫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黄”、“育、獲之疇”[①]，而薛綜謬注[②]，謂之“閹尹”[③]，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④]。又《周禮》井賦[⑤]，舊有“匹馬”[⑥]；而應劭釋“匹”[⑦]，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⑧]，車“兩”而馬“匹”[⑨]；“匹”、“兩”稱目，以並耦為用[⑩]。蓋車貳佐乘[⑪]，馬儷驂服[⑫]；服乘不只，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為匹矣。匹夫匹婦，亦配義也[⑬]。

【校注】

①《西京賦》：東漢張衡所著《二京賦》之一。中黄：亦稱

“中黄伯”，古代勇士。育、獲：指夏育、烏獲，均古代勇士。疇：類。

② 薛綜：字敬文，三國吴人，曾為《二京賦》作注。

③ 謂之“閹尹”：薛綜此注已佚。閹尹，宦官之首。

④ 執雕虎之人：指中黄伯。《尸子》：“中黄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雕虎，即虎。

⑤ 井賦：即田賦，按井田徵收賦税。

⑥ 舊有“匹馬”：《周禮·地官》鄭玄注曾引《司馬法》“通為匹馬”之説，指三十户使出馬一匹。

⑦ 應劭：字仲遠，東漢文人，有《風俗通義》，其佚文中有對“匹”的解釋。

⑧ 正名：辨正名稱、名分，使名實相符。

⑨ 兩（liàng）：即“輛”。

⑩ 並耦：謂成雙。耦，雙數。

⑪ 車貳佐乘：謂副車有兩種，即貳車和佐車，分别用於朝祀和戎獵。

⑫ 儷：雙，兩。驂（cān）服：謂駕車之馬。驂，駕車時位於兩邊的馬。服，一車四馬之居中的兩匹。

⑬ 也：通行本作“矣”，元至正本作“也”。

6. 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①]：況鑽灼經典[②]，能不謬哉？夫辯匹而數首蹄[③]，選勇而驅閹尹[④]：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丹青初炳而後渝[⑤]，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櫽括於一朝[⑥]，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校注】

① 千里致差：猶差之千里，指“薛綜謬注”。

② 鑽灼：古代占卜之法，用龜甲鑽孔燒灼以定凶吉，此喻鑽研求解。

③ 辯匹：通行本作“辯言”，楊升庵批點梅慶生音注《文心雕龍》作“辯匹”。首蹄：通行本作“筌蹄”，楊升庵批點曹學佺評《文心雕龍》作“首蹄”。

④ 勇：勇士，指中黄伯。

⑤ 丹青：謂繪畫。炳：鮮明。渝：改變。《法言·君子》：“丹青初則炳，久則渝。”

⑥ 檃括：矯正曲木的工具，此謂校正。

7. 讚曰：羿氏舛射[1]，東野敗駕[2]。雖有俊才，謬則多謝[3]。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4]，亦善之亞[5]。

【校注】

① 羿：即后羿，傳為古代善射者。舛射：誤射，《帝王世紀》曾載后羿誤射之事。舛，差錯。

② 東野：複姓，指東野稷，傳為古代善御者。敗駕：《莊子·達生》曾載東野稷駕馭車馬失敗之事。

③ 謝：慚愧。

④ 令章靡疚：謂使文章不留遺憾。

⑤ 亞：次。

【譯文】

管仲曾説：“没有翅膀而能飛翔的是人言，不會生根卻很牢

固的是情感。"可見語言没有翅膀，飛起來卻很容易；情感不必扎根，使其牢固也並不難。根據這個道理來寫作，能不慎重嗎？古往今來的文人，在不同的時代競相馳騁：有的才華出衆而豪邁奔放，有的思維精深而細緻綿密；但人們的思慮往往難以周全，也就不能没有瑕疵。

陳思王曹植的文章，可謂衆多才子中的佼佼者了，而其《武帝誄》卻説"尊貴的英靈永遠蟄伏"，其《冬至獻襪頌》則説"聖王之體輕輕飄起"。所謂"輕輕飄起"，那就好像蝴蝶；所謂"永遠蟄伏"，則很容易當成昆蟲。這種文辭用於帝王，能説恰當嗎？左思的《七諷》，不能遵從孝道；如此違反人倫，其他内容也就不值一提了。潘岳之才，善於寫哀辭。但其悲悼内兄，就説感懷"口澤"；傷痛幼子，則説心中"如疑"。《禮記》中的這些詞語本用於父母，潘岳卻用於晚輩了；所以文辭雖然十分哀感，但有失於尊卑之義。對君子而言，比擬人物必須合於倫序。可是崔瑗哀悼李公的誄文，將其德行與黄帝、虞舜相比；向秀懷念嵇康之賦作，則將其罪過與李斯相比：雖説可以比得過頭一些，但如此比擬失當，就像高厚之詩，未免過分不倫不類了。大凡精美的語言容易顯露，拙劣的文辭也難以掩蓋；語言運用的缺陷，實在比白玉之上的瑕疵更難磨掉。更多的例子不勝枚舉，所以這裏只略述四條。

文章寫作的基本途徑，無非用字和立義兩個方面：用字要通過訓釋來選定，立義則根據事理來表明。但晉末文章，卻多有旨意模糊之語。如開篇有"賞際奇至"之言，結束則有"撫叩酬即"之語；且常常單獨標出一字，用以表達某種情感。"賞"字應釋為賞賜，與用心領會有什麽關係？"撫"字應釋為持握，與人情至理何干？《詩經》中没有見過這種用法，漢魏時期也没有這樣使用的。籠統看來似乎略識其意，仔細推敲則完全不知所云。

這實在是虛情假意所導致的後果,文風浮薄所產生的流弊。劉宋以來的文人才子,没有人能改變這種情况;這種不良文風相沿成俗,也就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了。

近代的文人,大都愛猜疑、多忌諱,以致把語音相同的文字聯繫起來以取笑別人,或用反切之法挑毛病:這在古代並不重要,但在今天就要特别注意了。此外,作品與他人的文章雷同,理應加以删改。如果掠取他人的美辭,當做自己的創作,就像陽虎所盜寶玉和大弓,終究不是自己的東西。全文抄襲别人的作品,那就如同偷走整個箱子;部分採取他人的文章,則如同盜取口袋中的東西。不過襲用古代的作品只是顯得過於淺薄,而剽竊當代的著作就是過錯了。

至於注解之書,乃是用以辨正事理的;但是假如研讀有誤,有時就會輕率地做出判斷。如《西京賦》講到中黄伯以及夏育、烏獲等人,而薛綜的注釋錯誤,稱其為宦官的頭目,他不知道中黄伯乃是搏虎的勇士。又如《周禮》講田賦,舊注有"匹馬"之説;而應劭解釋"匹"字,甚或計算頭數和馬蹄之數,這哪里是辨别事物的要義呢?按照古代對名稱的辨正,車稱"兩"而馬稱"匹";"匹"和"兩"的稱呼,都是取其成雙之意。因為副車有兩種,駕車之馬亦是兩驂、兩服;馬和車都不是單數,所以名稱也必然成雙;名稱一旦確定,那麽即使是單數也稱為"匹"了。所謂"匹夫匹婦",也是相配的意思。像車馬之稱謂這樣簡單的事情,歷代尚有不明之人;像辭賦中的淺近之事,其注釋尚差之千里;何况對經典的鑽研,怎能没有錯誤呢?為辨别"匹"字而去數馬首、馬蹄,挑選勇士卻拉出了宦官頭目,錯得太離譜了,所以列舉出來以為鑒戒。繪畫開始鮮明但日久會變得暗淡,文章歷經歲月卻更加光彩奪目;如果能在寫作時糾正自己的錯誤,那就可以無愧於千載了。

總而言之：即使后羿也有誤射之時，東野稷也有駕車失敗之事。縱然有傑出的才華，出了差錯仍很慚愧。作品中一旦出現汙點，雖千年也難以改變。使文章不留遺憾，離完美也就相去不遠。

養氣第四十二

1. 昔王充著述[①],制“養氣”之篇[②];驗己而作[③],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④];心慮言辭,神之用也[⑤]。率志委和[⑥],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⑦],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⑧]。

【校注】

① 王充:字仲任,著有《論衡》。

② “養氣”之篇:《論衡·自紀》曾謂“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其書不傳。

③ 驗己而作:謂根據自己的體驗而寫成。《論衡·自紀》有“養氣自守”等語。

④ “夫耳目”二句:語出《吕氏春秋·貴生》。生:生命。役:役使,差遣。

⑤ 神:精神。

⑥ 率志:謂順其情志。委和:謂隨順自然。

⑦ 鑽礪:鑽研琢磨。

⑧ 數:規律。

2. 夫三皇辭質[①],心絶於道華[②];帝世始文[③],言貴

於敷奏[4]。三代、春秋[5],雖沿世彌縟[6],並適分胸臆[7],非牽課才外也[8]。戰代技詐[9],攻奇飾説[10];漢世迄今,辭務日新:争光鬻采[11],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12],文質懸乎千載[13];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14],後進所以莫遑也[15]。

【校注】

① 三皇:其説不一,如伏羲、神農、女媧等。質:質樸。

② 道華:謂華麗。《老子》第三十八章:"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③ 帝:謂五帝,其説不一,如黄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等。

④ 敷奏:陳奏,向君上報告。敷,陳述。

⑤ 三代:指夏、商、周。

⑥ 縟:藻飾。

⑦ 適分:適應天性。

⑧ 牽課:謂勉强,强求。

⑨ 戰代:指戰國時期。技詐:巧言欺騙。通行本作"枝詐",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技詐"。

⑩ 攻:通"工",巧,善於。

⑪ 鬻:炫耀,賣弄。

⑫ 澆:浮薄。

⑬ 文質:華麗和樸質。懸:懸殊,差别大。

⑭ 餘裕:謂從容不迫。

⑮ 遑:閑暇,餘裕。

3. 凡童少鑒淺而志盛[①]，長艾識堅而氣衰[②]；志盛者思鋭以勝勞[③]，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④]，歲時之大較也[⑤]。若夫器分有限[⑥]，智用無涯[⑦]；或慚鳧企鶴[⑧]，瀝辭鐫思[⑨]。於是精氣内銷[⑩]，有似尾閭之波[⑪]；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⑫]。怛惕之盛疾[⑬]，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⑭]，叔通懷筆以專業[⑮]；既暄之以歲序[⑯]，又煎之以日時[⑰]。是以曹公懼為文之傷命[⑱]，陸雲嘆用思之困神[⑲]：非虚談也。

【校注】

① 鑒：謂識别能力。

② 長艾：指中老年人。艾，《禮記·曲禮上》："五十曰艾。"

③ 勝：能够承受，禁得起。

④ 中人：中等之人，常人。

⑤ 歲時：猶年齡段。大較：大略，大致。

⑥ 器分：謂天分。

⑦ 智用無涯：《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知，同"智"。

⑧ 慚：羞愧。鳧(fú)：野鴨。企：企慕。

⑨ 瀝辭：謂精選文辭。瀝，下滴。鐫思：謂精心構思。鐫，雕刻。

⑩ 銷：消耗，耗費。

⑪ 尾閭：傳為泄海水之處。

⑫ 牛山之木：《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牛山，在今山東淄博。濯濯，光秃貌。

⑬ 怛惕(dá tì):驚恐憂懼貌。

⑭ 置硯以綜述:謝承《後漢書》:"王充於室内門户牆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八十五篇。"

⑮ 叔通:曹褒,字叔通,東漢人。懷筆以專業:《後漢書·曹褒傳》:"褒少篤志有大度……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

⑯ 暄:炎熱,喻思慮焦灼。歲序:謂歲月。

⑰ 煎:煎熬,喻焦慮折磨。

⑱ 曹公:指曹操,其"為文傷命"之語已佚。

⑲ 陸雲:字士龍,其《與兄平原書》有"用思困人"之語。

4. 夫學業在勤①,故有錐股自厲②;至於文也③,則申寫鬱滯④,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⑤。若銷鑠精膽⑥,蹙迫和氣⑦;秉牘以驅齡⑧,灑翰以伐性⑨:豈聖賢之素心⑩,會文之直理哉⑪!且夫思有利鈍⑫,時有通塞⑬:"沐則心覆"⑭,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⑮。

【校注】

① 學業在勤:通行本作"學業在勤,功庸弗怠",元至正本無"功庸弗怠"四字。

② 錐股自厲:通行本作"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元至正本無"和熊以苦之人"六字。錐股,《戰國策·秦策一》載,蘇秦夜讀兵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厲,同"勵",勸勉。

③ 至於:通行本作"志於",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至於"。

④ 鬱滯:謂鬱悶。

⑤ 優柔：寬舒，從容。適會：順應時機。

⑥ 銷鑠精膽：猶"精氣内銷"。銷鑠，消耗，消磨。

⑦ 蹙(cù)迫：謂損傷。蹙，促。

⑧ 秉牘：手持簡牘，謂寫作。

⑨ 灑翰：揮筆書寫。伐性：危害性命。

⑩ 素心：謂本意。

⑪ 會文：謂寫作。直理：正理。

⑫ 利鈍：謂敏捷或遲鈍。

⑬ 通塞：謂通暢或阻塞。

⑭ 沐則心覆：語出《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沐，洗頭。心覆，謂心臟倒置。

⑮ 黷(dú)：煩雜。

5. 是以吐納文藝[①]，務在節宣[②]：清和其心[③]，條暢其氣[④]；煩而即舍，勿使壅滯[⑤]。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⑥]；逍遥以針勞[⑦]，談笑以藥倦。常弄閑於才鋒[⑧]，賈餘於文勇[⑨]，使刃發如新[⑩]，腠理無滯[⑪]：雖非胎息之萬術[⑫]，斯亦衛氣之一方也[⑬]。

【校注】

① 吐納文藝：謂寫作。

② 節宣：節制宣洩，謂調適。

③ 清和：清静平和。

④ 條暢：通暢。通行本作"調暢"，楊升庵批點曹學佺評《文心雕龍》作"條暢"。

⑤ 壅滯：阻隔，堵塞。

⑥ 卷懷：語本《論語·衛靈公》"卷而懷之"，謂收心息慮。

⑦ 針勞：謂解除疲勞。針，針療。

⑧ 才鋒：謂傑出的才華。

⑨ 賈（gǔ）餘：出售餘力，謂精力充沛。文勇：謂文壇勇士。

⑩ 刃發如新：語本《莊子·養生主》"刀刃若新發於硎"。硎（xíng），磨刀石。

⑪ 腠理：謂肌膚之紋理，乃氣血流灌之處。通行本作"湊理"，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腠理"。

⑫ 胎息：道家煉氣之法。《抱樸子内篇·釋滯》："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萬：絶對。通行本作"邁"，元至正本作"萬"。

⑬ 衛氣：猶養氣。

6. 讚曰：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1]，素氣資養[2]。水停以鑒[3]，火静而朗[4]。無擾文慮，鬱此精爽[5]。

【校注】

① 玄神：指精神。

② 素氣：謂元氣。

③ 鑒：謂明潔如鏡。

④ 朗：明亮。

⑤ 鬱：繁茂貌。精爽：謂精氣。

【譯文】

從前，王充曾寫有《養性》十六篇；那是按照自己的體驗而

寫成的,難道是憑空編造的嗎？人的耳目鼻口,為生命活動所支配;人的思想和語言,則是精神的運用。循情而任性,就會思理融合而感情舒暢;如果鑽研過度,則覺得精神疲勞而氣力衰竭。這是人的性情活動的規律。

三皇時代語言質樸,人們不懂得追求華麗。五帝時代開始講究文采,對用於敷陳上奏的語言很重視。從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時期,雖然文辭越來越繁縟,但都適合作者胸臆的表達,並非牽强附會而不著邊際。戰國時代的文辭雜亂而譎詐,多用奇特之辭修飾自己的辯説。從漢代至今,文章不斷地追求新奇;爭妍鬥麗而炫耀文采,可謂殫精竭慮了。所以,淳厚之言與淺薄之辭相比,其質樸和華麗之别相差千年;任性自然和用盡心思相較,其勞苦和輕鬆之别相去萬里:這就是之所以古人寫作時從容不迫,而後人寫作時手忙脚亂的原因了。

大凡青少年認識較淺而志氣旺盛,年老者見解精深而氣力衰竭;志氣旺盛的人思維敏捷而不覺疲勞,氣力衰竭的人考慮嚴密而損傷精神:這是普通人一般的資質,不同年齡人的情況大致如此。至於人的才分都是有限的,但對智慧的運用往往毫無節制。有的人羞於自己就像短腿的鴨子而羡慕長腿之鶴,寫作時挖空心思地精雕細琢。結果精氣消耗於内,猶如水波流入了無底洞裏;神志損傷於外,就像牛山的樹木被砍得精光。如此憂懼不安而造成疾病,也就可想而知了。以至於像王充在室内到處放置筆硯以便於寫作,曹褒睡覺時還抱著筆札以備研習禮儀:如此長年累月地用功,夜以繼日地苦思。因此,曹操擔心寫文章會損傷生命,陸雲感嘆過於用心會使精神疲乏,這確實不是空話。

鑽研學問應當勤奮,所以古人有以錐刺股而自我勉勵者。而文章寫作則是要抒發胸中的鬱悶之情,所以應當從容不迫而

率情任性,舒緩自然地等待機會。如果不惜消耗精膽之氣,以至於影響身體氣血之和暢,那無異於拿起紙張驅趕自己的年齡,揮動筆桿砍伐自己的性命,這哪里是聖賢的本意、寫作的正理呢!何況作者的藝術構思有快慢之别,寫作時又有順暢和艱澀之别;即如人在彎腰洗頭而心臟位置有所改變時,思考問題都有反常的可能;當人的精神正好不太清醒之時,越是思考也就越加糊塗了。所以,從事寫作活動,必須學會節制和疏導。要使心地清明和諧,血氣通達舒暢;心情煩亂就暫時放棄,不要讓思路有所阻塞。意有所得便奮筆疾書而暢抒情懷,思路不順就擱筆休息而無所用心;逍遥自在而解除勞累,談笑風生而趕走疲倦;從而可以經常輕鬆地一展才華,彷佛有用不完的創作精力;永遠如新磨之刀刃,入於紋理而遊刃有餘。這雖然不能達到閉氣胎息的至高境界,卻也是養氣的一種方法了。

總而言之:紛擾世間物,使人費思量。精神當珍惜,真氣賴培養。水停光如鏡,火静更明亮。虚静以構思,精氣自然旺。

附會第四十三

1. 何謂“附會”[1]？謂總文理[2]，統首尾，定與奪[3]，合涯際[4]：彌綸一篇[5]，使雜而不越者也[6]。若築室之須基構[7]，裁衣之待縫緝矣[8]。

【校注】

① 附會：符合、會合，猶融會貫通。

② 文理：指文章的條理。

③ 與奪：即取捨。

④ 涯際：邊際，指章節銜接處。

⑤ 彌綸：綜括、貫通。

⑥ 雜而不越：謂豐富而精審。越，謂超過，多餘。

⑦ 基構：即構基，打地基。

⑧ 縫緝：謂縫合緝口，完成最後的工序。

2. 夫才童學文[1]，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2]，事義為骨鯁[3]，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4]；然後品藻玄黃[5]，摛振金玉[6]，獻可替否[7]，以裁厥中[8]：斯綴思之恒數也[9]。

【校注】

① 才童：通行本作“才量”，宋本《太平御覽》引作“才童”。

② 神明：謂人的精神。

③ 事義：即事理。骨鯁：謂人的軀幹。通行本作“骨髓”，宋本《太平御覽》引作“骨鯁”。

④ 宫商：五音之二，代指聲韻。

⑤ 品藻：品評，此謂修飾運用。玄黄：泛指顏色，此喻文采。

⑥ 摛振：鋪展，運用。金玉：喻美好的文辭。

⑦ 獻可：保留適當的部分。替否：捨棄無用的部分。

⑧ 裁：度量。厥：其。中：恰到好處。

⑨ 綴思：謂寫作。數：方法。

3. 凡大體文章[1]，類多枝派[2]；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3]，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4]。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5]；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6]。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迹[7]；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

【校注】

① 大體：謂規模宏大。

② 枝派：分支、流派，謂頭緒。

③ 附辭會義：即附會辭義，使辭義配合得當。

④ “驅萬塗”二句：《周易·繫辭下》：“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塗，道路。貞：正，定。

⑤ 乖：背離，違背。

⑥ 棼(fén)絲：語本《左傳·隱公四年》“治絲而棼之”，謂亂絲。棼，紛亂。

⑦ “扶陽”二句：崔駰《達旨》：“故能扶陽而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扶，攀附。

4. 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①]：鋭精細巧[②]，必疏體統[③]。故宜詘寸以信尺[④]，枉尺以直尋[⑤]；棄偏善之巧[⑥]，學具美之績[⑦]：此命篇之經略也[⑧]。

【校注】

① “夫畫者”二句：《淮南子·説林訓》：“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弩上的瞄準部件，猶準星，此謂瞄準。毫，極細微之處，謂中心之點。

② 鋭精：集中精力。

③ 體統：謂整體結構。

④ 詘(qū)寸以信(shēn)尺：《尸子》：“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者也。”詘，縮短。信，通“伸”，伸長。枉，彎曲。

⑤ 枉尺以直尋：《孟子·滕文公下》：“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尋，古代長度單位，一般為八尺。

⑥ 偏善：謂局部之完善。

⑦ 具美：謂整體之完美。

⑧ 經略：謂大政方針。

5. 夫文變無方[①]，意見浮雜[②]：約則義孤[③]，博則辭叛[④]；變故多尤[⑤]，需為事賊[⑥]。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制首以通尾[⑦]，或尺接以寸附[⑧]；然通制者蓋寡[⑨]，接附

者甚衆。若統緒失宗[⑩],辭味必亂[⑪];義脈不流[⑫],則偏枯文體[⑬]。夫能懸識腠理[⑭],然後節文自會[⑮],如膠之粘木,石之合玉矣[⑯]。是以四牡異力,而"六轡如琴"[⑰];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

【校注】

① 無方:通行本作"多方",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無方"。方,常。

② 浮雜:謂多而雜。

③ 約:簡省。義孤:謂内容單薄。

④ 辭叛:謂文辭背離中心。叛,背離。

⑤ 變:即"文變無方"之意。通行本作"率",宋本《太平御覽》引作"變"。尤:過失。

⑥ 需:遲疑,觀望。《左傳·哀公十四年》:"需,事之賊也。"

⑦ 制首以通尾:謂首尾連貫而能掌控全局。

⑧ 尺接以寸附:謂東拼西湊而難以連貫。

⑨ 通制:即"制首以通尾"。

⑩ 統緒失宗:即不能"制首以通尾"。宗,宗旨、根本。

⑪ 辭味:文辭意味,謂文章内容。

⑫ 義脈不流:謂文義不暢,乃"尺接以寸附"所致。

⑬ 偏枯文體:謂作品失衡。偏枯,半身不遂。

⑭ 懸識:深切認識,謂明確。腠理:肌肉的紋理,此喻文章之義脈。通行本作"湊理",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腠理"。

⑮ 節文:音節、文采,謂語言文辭。會:符合,相合。

⑯ 石之合玉：猶石之韞玉。通行本作“豆之合黄”，宋本《太平御覽》引作“石之合玉”。合，謂包含。

⑰“四牡異力”二句：四，通行本作“駟”，宋本《太平御覽》引作“四”。《詩·小雅·車舝（xiá）》：“四牡騑騑，六轡如琴。”牡，指雄性的馬。騑騑（fēi），馬行走不止貌。轡：馭馬之韁繩。按：“六轡如琴”句後，通行本有“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二句，宋本《太平御覽》及元至正本均無。

6. 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①]，拙會者同音如胡越[②]。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卻[③]，虞松草表而屢譴[④]：並事理之不明[⑤]，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⑥]，鍾會易字[⑦]，而漢武嘆奇[⑧]，晉景稱善者[⑨]，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

【校注】

① 肝膽：喻關係密切。

② 胡越：喻疏遠隔絶。胡，胡地，在北方。越，越地，在南方。

③ 張湯擬奏而再卻：事見《漢書·倪寬傳》。張湯，漢武帝時廷尉。卻，退。

④ 虞松草表而屢譴：事見《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注引《世語》。虞松，三國時魏中書令。譴，譴責，責問。

⑤ 事理：通行本作“理事”，宋本《太平御覽》引作“事理”。

⑥ 倪寬：張湯僚屬。更草：指更改張湯所擬奏章。

⑦ 鍾會：三國時魏司徒。易字：指更改虞松草表之文字。

⑧ 漢武：指漢武帝劉徹。嘆奇：指贊嘆倪寬所改之奏文。

⑨ 晉景：指晉景王司馬師。稱善：指稱賞鍾會所改之表文。

7．若夫絶筆斷章[①]，譬乘舟之振楫[②]；克終底績[③]，寄在寫以遠送[④]。若首唱榮華[⑤]，而媵句憔悴[⑥]，則遺勢鬱湮[⑦]，餘風不暢[⑧]：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⑨]。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校注】

① 絶筆斷章：指文章結尾。

② 振楫：提起船槳。按："乘舟之振楫"句後，通行本有"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二句，元至正本無。

③ 克終：謂善終。底績：謂獲得成功。底，達到

④ 寄在寫以遠送：通行本作"寄深寫遠"，元至正本作"寄在寫遠送"，楊升庵批點曹學佺評《文心雕龍》作"寄在寫以遠送"。在寫，謂目前之作。遠送，謂不盡的言外之意。

⑤ 首唱：謂開端。榮華：花開茂盛，喻美好。

⑥ 媵句：謂結尾。媵，致送，相送。

⑦ 遺勢：猶餘味。鬱湮（yān）：滯塞不暢。

⑧ 餘風：猶"遺勢"。

⑨ "臀無膚"二句：語出《易·夬》。次且：猶豫不進貌。

8．讚曰：篇統間關[①]，情數稠疊[②]。"原始要終"[③]，疏條布葉。道味相附[④]，懸緒自接[⑤]。"如樂之和"[⑥]，心聲克協[⑦]。

【校注】

① 篇統：篇章之總括，即附會。間關：謂艱難曲折。

② 情數稠疊：謂情況複雜。稠疊，稠密重疊。

③ 原始要終：語出《周易·繫辭下》，指全面探究事物發展的始末，此猶"制首以通尾"。

④ 道味相附：謂辭義配合得當。

⑤ 懸緒自接：謂思緒自然連貫。

⑥ 如樂之和：《左傳·襄公十一年》："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⑦ 心聲：謂文章。揚雄《法言·問神》："言，心聲也。"克：能。

【譯文】

什麽叫做"附會"？就是總括文章的條理，使首尾呼應；決定一篇的取捨，使上下貫通；把全篇組織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既豐富多彩又結實精煉。就像蓋房子，材料已經準備好，就等築基建造了；又如做衣服，布料已經裁好，只待細針密縫了。少年開始學習寫作，應當端正文風：必須把文章的情志看作人的神經中樞，把文章的事理看作人的軀幹，把文章的辭采看作人的肌膚，把文章的音韻看作人的聲音；然後修飾文采，鋪展華章；保留合適的内容，剔除多餘的部分，以求恰到好處。這是文章寫作的普遍法則。

凡是結構龐大的文章，大都如大樹的分枝和長河的支流一樣頭緒紛繁。整治支流必須找到長河的源頭，修剪枝葉必須考慮大樹的主幹。所以，對作品的語言和内容進行融會貫通，一定要抓住中心；使衆多的頭緒歸於一途，讓紛繁的思路趨於一致。這樣，作品談到的事理雖多，卻決無前後顛倒的錯誤；作品使用

的語言豐富,卻決不像亂絲那樣糾纏。當詳處如春天的枝條蓬勃而出,當略處像秋日的果實藏而不露;開頭和結尾照應嚴密,內容和形式融為一體:這就是所謂“附會”的方法了。繪畫者如果只注意細微的毛髮,那就容易忽略完整的形貌;射箭者如果只注意中心的一點,則有時會失去背景的參照。過分地注意於細枝末節,必然會忽略整體的結構。所以,應當著眼一尺之大而忽略一寸之小,重視八尺之大而不計一尺之小;不追求片面的工巧,而爭取整體的和諧:這是謀篇布局的大政方針。

文章寫作的過程是變化多端的,因為作者的思想和見解是紛繁複雜的。簡略言之,則覺內容單薄;詳細闡述,又感文辭雜亂。草率命筆,缺點自然很多;遲疑不定,同樣於事無補。況且人的天分不同,思路也不一致。有的人首尾連貫而思路清晰,有的人東拼西湊而思維混亂。不過,能够首尾貫通的作者很少,而東拼西湊的人卻很多。如果思緒紛繁而無所主宰,那麼作品的內容必然混亂不堪;如果作品文理不暢,那麼文章必然呆滯死板而難以貫通。只有明確一篇文章之義理脈絡,才能够自如地舒文佈采而達到和諧,就像用膠來粘合木材,又如美玉包含在石頭之中。所以,拉車的四匹馬用力並不一致,但善馭者卻可以使六條轡繩如琴絃般和諧;駕馭文章之法,正與此相似。或取或捨,盡由作者之心;或長或短,全在手中之筆。要想步調一致,必須總攬轡繩而統帥全局。

因此,善於融會貫通的作者,能够把不同的文義統一在一篇之中,就像肝和膽難以分離;拙於貫通融合的作者,卻可能把本來和諧的曲調搞得不一致,就像胡越兩地相距萬里。修改一段文章比新寫一篇更難,修改一個字比新寫一句話更難,這是為創作實踐所證明了的。從前張湯所擬奏章被一再退回,虞松所寫表文屢次受到斥責,都是因為文理不清、敘事不明,而文辭的運

用與作品的主旨難以協調。後來倪寬替張湯重新起草了奏章,鍾會為虞松修改了幾個字;漢武帝之所以贊嘆倪寬所草,晉景王之所以稱賞鍾會所改,正因其説理恰當而敍事明白,思維清晰而用詞貼切。由此觀之,可見作者對作品融會貫通的能力,或巧或拙,相差實在是太遠了!

至於文章的結尾,要像乘船時提起船槳一樣乾浄利索;使其完美無缺而成就全篇之功,從而把不盡的言外之意寄託在作品之中。如果開篇光華四溢,而結尾卻乾乾巴巴,那麼作品的餘味頓消,其感染力也就必然減弱。這就是《周易》所謂"臀部没有皮肉,行走必然困難"的道理了。真正做到首尾照應而圓滿,那麽所謂作品的融會貫通,也就達到完美的境界了。

總而言之:文章的融會貫通很難,因為人的思想感情複雜多變;首尾要呼應連貫,布局應疏密井然。内容和文辭融合為一,思緒也就不會混亂;猶如音樂之和諧,文章便能流暢自然。

總術第四十四

1.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①]，理兼《詩》、《書》[②]；別目兩名，自近代耳。

【校注】

① 文以足言：《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語。

②《詩》：代表有韻之作。《書》：代表無韻之作。

2. 顏延年以為[①]，筆之為體，言之文也[②]；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③]。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⑤]，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⑥]；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⑦]；筆為言使，可强可弱[⑧]。分經以典奥為不刊[⑨]，非以言、筆為優劣也。

【校注】

① 顏延年：名延之，晉宋之際作家。下述其論已佚。

② 文：謂文采。

③ 傳記：謂經書的注釋。

④ 楯(dùn)：同“盾”，盾牌。

⑤ 不：疑為“本”字之誤。

⑥ 屬筆曰翰：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當乙作屬翰曰筆。”翰，毛筆。

⑦ 出言入筆：謂不屬於“言”，而屬於“筆”。

⑧ 可强可弱：謂文采可多可少。

⑨ 分：謂分清。典奥：典雅深奥。不刊：謂不可磨滅。

3. 昔陸氏《文賦》[①]，號為“曲盡”[②]；然泛論纖悉[③]，而實體未該[④]。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⑤]。

【校注】

① 陸氏：指陸機。

② 曲盡：詳悉。《文賦》：“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

③ 纖悉：謂細微詳盡。

④ 體：謂文體。該：完備。

⑤ “九變之貫”二句：《漢書·武帝紀》：“《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九變，謂複雜多變。貫，條貫，貫通。知言，識見高明之言。

4. 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①]。落落之玉[②]，或亂乎石；碌碌之石[③]，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鮮[④]；博者該贍[⑤]，蕪者亦繁[⑥]；辯者昭哲[⑦]，淺者亦露；奥者複隱[⑧]，詭者亦典[⑨]。或義華而聲悴[⑩]，或理

拙而文澤[11]；知夫調鐘未易[12]，張琴實難[13]：“伶人告和”[14]，不必盡窕槬之中[15]；動用揮扇[16]，何必窮初終之韻[17]？魏文比篇章於音樂[18]，蓋有徵矣[19]。

【校注】

① 術：方法。

② 落落：粗劣貌。

③ 碌碌：玉石美好貌。

④ 匱：窮盡，空乏。鮮：少，此謂簡單。

⑤ 該贍：詳備豐富。

⑥ 蕪：雜亂。

⑦ 昭哲：通行本作“昭晰”，元至正本作“昭哲”，清楚明白。

⑧ 複隱：謂複雜深奥。

⑨ 詭：怪異。典：當為“曲”之誤，謂曲折難懂。

⑩ 聲悴：謂語言不美。

⑪ 文澤：謂富有文采。

⑫ 調：謂調試。鐘：古代青銅樂器。

⑬ 張：謂張絃定音。

⑭ 伶人告和：語出《國語·周語下》。伶人，樂人。和，調和，和諧。

⑮ 盡：完全。窕：聲音細小。槬（huà）：聲音洪大。通行本作“槬梈（kū）”，元至正本作“槬”。中：謂恰到好處。

⑯ 動用揮扇：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謂當為“動角揮羽”，指彈奏各種曲調。

⑰ 窮：盡。初終：從頭到尾。韻：和諧之音。

⑱ 魏文：指魏文帝曹丕，其《典論·論文》論“文氣”曾以音

樂為喻。

⑲ 徵：證驗。

5. 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①]；不剖文奧[②]，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③]，大判條例[④]，豈能控引情源[⑤]，制勝文苑哉？

【校注】

①“夫不截”二句：《後漢書·虞詡傳》：“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盤根，謂樹木根株盤曲糾結。

② 剖：剖析。

③ 圓鑒：周密地審察。區域：指各種體裁。

④ 大判：謂深入分析。條例：章程、規則，此謂寫作規則。

⑤ 控引：控制，駕馭。

6. 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①]；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②]。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③]；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妍蚩之能制乎[④]？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恒數[⑤]：按部整伍[⑥]，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⑦]。數逢其極[⑧]，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⑨]；視之則錦繪[⑩]，聽之則絲簧[⑪]，味之則甘腴[⑫]，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

【校注】

① 弈：圍棋。數：技巧。

② 博塞：指各種博戲。邀遇：謂希求偶然獲勝。

③ 儻(tǎng)來：意外得來，偶然得到。

④ 妍蚩(chī)：美醜。

⑤ 恒數：一定的法則和規律。

⑥ 按部整伍：猶按部就班。按部，按照部類。整伍，整編隊列。

⑦ 動不失正：謂寫作活動不會偏離正確的軌道。

⑧ 數逢其極：謂技巧嫻熟。極，窮盡。

⑨ 辭氣：文辭氣力，謂作品的文采和氣勢。叢雜：猶攢聚。

⑩ 錦繪：織錦彩繪，謂色彩絢爛。

⑪ 絲簧：絲竹管絃，謂聲韻之美。

⑫ 甘腴：謂甘美醇厚。腴，豐美。

7. 夫驥足雖駿①，纆牽忌長②；以萬分一累③，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④，共相彌綸⑤；一物攜貳⑥，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⑦，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⑧：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⑨。

【校注】

① 驥：良馬。駿：迅速。

② 纆(mò)牽：馬韁繩。

③ 累：過失。

④ 文體：猶文之為體，謂文章。

⑤ 共相：佛教術語，謂幾種事物的共通相，此謂文章的基本原理。彌綸：綜括、貫通。

⑥ 攜貳：有二心，此謂割裂開來。

⑦ 情變：謂寫作中的各種情況。

⑧“三十之輻”二句：《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輻共一轂(gǔ)。”輻，輻條。轂，車輪中心聚集輻條之部件。

⑨ 鄙夫：自謙之詞，謂庸俗淺陋的人。

8. 讚曰：文場筆苑，有術有門[1]。務先大體，鑒必窮源[2]。乘一總萬[3]，舉要治繁。思無定契[4]，理有恒存。

【校注】

① 門：門徑，竅門。

②“務先”二句：概括“論文敍筆”部分，謂先從總體上區分“文”和“筆”，然後作追源泝流的考察。

③ 乘一總萬：謂用本篇來總括寫作方法的種種變化。

④ 契：契約，喻規則。

【譯文】

現在普遍的看法是，文章有“文”和“筆”兩類；認為無韻的是“筆”，有韻的是“文”。“文”本來是用以加强和修飾語言的，按理應當包括有韻的《詩經》和無韻的《尚書》；分成“文”和“筆”兩類，是近代以來的事情。顏延之以為，“筆”作為一種文體，是有文采的“言”；經書是“言”而不是“筆”，而傳注則屬於“筆”而不是“言”。我現在就借顏延之的“矛”，反過來攻擊他的“盾”。為什麼呢？《周易》中的《文言》，難道不是有文采的“言”嗎？如果説“筆”是有文采的“言”，那麼就不能説經書不是“筆”了。所以，顏延之想建立新的論點，可是這種新的論點是不能成立的。我認為，口頭説的就是“言”，書面寫的就是

"筆";論述恒久之道的是"經",闡發經書的叫"傳"。所以,"經"和"傳"作為文體,不是"言"而是"筆"。"筆"作為形諸書面之"言",其文采可多可少。經典是以其內容的正確和深刻而成為不可磨滅之作的,並非以其屬於"言"還是屬於"筆"來決定優劣的。

從前陸機的《文賦》,號稱"曲盡其妙";但也只是一般地論述一些瑣碎的問題,實際上對文體的概括並不全面。由此可知,不懂得文體的各種變化並予以貫通,是很難提出切合實際的理論的。作家們精心構思而進行創作,無不追求文章的新奇華麗;往往只注意辭句的錘煉,而不去鑽研寫作的方法。未經雕琢之玉,有時會混雜於石塊之中;漂亮的石頭,有時也會被當成寶玉。文筆精煉的人,文章要言不煩;而文思枯竭的人,內容亦很簡單。文筆豐贍的人,文章詳備而完善;而文風蕪雜的人,內容也很繁亂。善於論辯的人,文章條理清晰;而思想淺薄的人,內容也很明白。文思幽遠的人,文章含蓄蘊藉;而文風詭異的人,也寫得曲折複雜。有的作品頗有意義,但語言不美;有的作品文理不通,但辭采豐富。可見正如音樂,要使鐘聲和諧並不容易,而要使琴聲悦耳也實在很難。有時樂師説鐘聲已經調好,其實聲音之巨細未必都很恰當;有時琴師彈奏了各種曲調,但並非自始至終都韻律和諧。魏文帝曹丕把文章和音樂相比,是有根據的。

可以説,如果不能截斷盤結的樹根,就難以證明器具的鋒利;如果不能深入分析文章寫作的種種奥妙,那就很難説明你是真正懂得創作的人。而要成為真正懂得創作的人,必須掌握寫作的方法。所以,若非全面考察各種文章體裁,深入分析各種寫作方法,又怎能駕馭紛繁複雜的思想感情,從而在文壇上獲得成功呢?因此,掌握方法之後進行寫作,就像善於下棋的人那樣全憑技巧;不講方法而任意塗抹,那就如賭博之人全靠運氣了。靠

運氣而寫作,不過是投機取巧;即使開始能够寫幾句,但後面也很難繼續下去。這樣,内容嫌少卻不知道往下該寫些什麽,而内容多了又不知道該删掉哪些;或多或少都不知如何處理,又怎麽能掌握寫作的好壞呢?至於按照方法寫作,因爲方法是有一定之規的,所以可以按部就班,等待思想感情醞釀成熟,並能適時而動、抓住機會,決不至偏離正確的軌道。一旦技巧運用嫻熟,時機又正好到來,那就會文思泉涌而意味深長,生氣勃勃而辭采燦爛。這樣的作品,看上去就像織錦彩繪,聽起來彷彿絲竹管絃,品味之則覺甘甜肥美,佩帶之則聞氣息芬芳:創作而達如此境界,也就盡善盡美了。

千里馬跑得雖然很快,但韁繩不能太長;這不過是萬分之一的差錯,卻可能影響千里之行。何況儘管文章的寫作方法多種多樣,而其基本原理則是融會貫通的;這和任何事物一樣,如果割裂開來也就不成體統了。所以專門寫了本篇,以總括文章寫作中的種種情況;就像車輪的三十根輻條,集合於同一個車轂。雖然没有什麽可以稱道的,但也算一得之愚吧。

總而言之:文章分文筆,技巧要熟練。心中有全局,泝流而追源。借助此一篇,舉要以治繁。文思無定則,文理永不變。

時序第四十五

1. 時運交移[①],質文代變[②];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③],德盛化鈞[④]:野老吐“何力”之談[⑤],郊童含“不識”之歌[⑥]。有虞繼作[⑦],政阜民暇[⑧]:“薰風”詩於元后[⑨],“爛雲”歌於列臣[⑩]。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⑪],九序詠功[⑫];成湯聖敬[⑬],“猗歟”作頌[⑭]。逮姬文之德盛[⑮],《周南》“勤而不怨”[⑯];太王之化淳[⑰],《邠風》“樂而不淫”[⑱]。幽、厲昏而《板》、《蕩》怒[⑲],平王微而《黍離》哀[⑳]。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

【校注】

① 時:時世,時機。運:命運,運氣。交移:交替變易。

② 質:樸質。文:文采。代變:更迭變化。

③ 陶唐:古帝名,即唐堯。初封於陶(今山東定陶西南),後徙於唐(今河北唐縣),故稱。

④ 化鈞:謂教化普及。鈞,同“均”,全、都。

⑤ 何力:指《擊壤歌》,其中有“堯何力於我也”之句。擊壤,古代一種投擲遊戲。

⑥ 不識:指《康衢謠》,其中有“不識不知”之句。

⑦ 有虞：有虞氏，指虞舜，上古帝王。

⑧ 阜：安定，安寧。暇：悠閑。

⑨ 薰風：指《南風歌》，其首句為“南風之薰兮”。元后：指舜。

⑩ 爛雲：指《卿雲歌》，其中有“卿雲爛兮”之句。歌於列臣：相傳舜時百官相和而歌“卿雲”。

⑪ 敷：分佈，治理。

⑫ 九序詠功：指治理天下的九種功業皆有其序，從而亦皆有其頌歌。《尚書·大禹謨》：“九功惟敍，九敍惟歌。”

⑬ 成湯：商代的開國之君。聖敬：聖明端肅。

⑭ 猗歟：指《詩·商頌·那》，其中有“猗與那與”之句。猗，嘆辭。那（nuó），多。

⑮ 姬文：即周文王，姓姬。

⑯《周南》：《詩經》的一部分，包括《關雎》等十一首詩。勤而不怨：吴公子季札語，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⑰ 太王：指周文王之祖父。通行本作“大王”，元至正本作“太王”。

⑱ 邠（bīn）：即豳，為太王所居之地。《豳風》乃《詩經》的一部分。樂而不淫：吴公子季札語，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⑲ 幽：指周幽王。厲：指周厲王。《板》、《蕩》：均為《詩·大雅》之篇。

⑳ 平王：東周第一位國君。微：衰弱，衰敗。《黍離》：《詩·王風》之篇。

2. 春秋以後，角戰英雄①；“六經”泥蟠②，百家飇駭③。方是時也，韓魏力政④，燕趙任權；“五蠹”、“六

虱”[5],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6]。齊開莊衢之第[7],楚廣蘭臺之宫[8];孟軻賓館[9],荀卿宰邑[10]:故稷下扇其清風[11],蘭陵鬱其茂俗[12]。鄒子以談天飛譽[13],騶奭以雕龍馳響[14];屈平聯藻於日月[15],宋玉交彩於風雲[16]:觀其豔説,則籠罩《雅》、《頌》。故知暐燁之奇意[17],出乎縱横之詭俗也[18]。

【校注】

① 角戰:争戰,以戰争較勝負。

② 泥蟠(pán):盤曲在泥汙中,喻處境艱難。

③ 飇駭:謂迅猛興起。飇,暴風。

④ 力政:猶力征,謂以武力征伐。

⑤ “五蠹”、“六虱”:參見《諸子》注。

⑥ 文學:謂文化學術。

⑦ 莊衢:即康莊大道。第:官邸,大宅。

⑧ 蘭臺:楚臺名,相傳在今湖北鍾祥。

⑨ 孟軻:即孟子。賓館:即賓於館,謂受到禮遇。

⑩ 荀卿:即荀況。宰邑:荀子曾做蘭陵令。宰,主宰,治理。

⑪ 稷下:齊國各學派活動之地,在今山東臨淄。

⑫ 蘭陵:在今山東棗莊東南。鬱:聚集。茂:美好。

⑬ 鄒子:即鄒衍,稷下學者。飛譽:謂揚名。

⑭ 騶奭(shì):稷下學者。雕龍:雕鏤龍文,謂精雕細琢而使文辭優美。馳響:謂馳名。

⑮ 屈平:即屈原。聯藻於日月:謂辭采之美可與日月争輝。

⑯ 交彩於風雲：謂文章之華美可與風雲比色。

⑰ 暐燁(wěi yè)：光彩奪目貌。

⑱ 詭：謂奇異。

3. 爰至有漢[①]，運接燔書[②]；高祖尚武[③]，戲儒簡學[④]。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⑤]，然《大風》、《鴻鵠》之歌[⑥]，亦天縱之英作也[⑦]。施及孝惠[⑧]，迄於文、景[⑨]，經術頗興[⑩]，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⑪]，亦可知已。

【校注】

① 爰：句首助詞。

② 燔書：指秦始皇焚書。燔，焚燒。

③ 高祖：指漢高祖劉邦。

④ 戲儒：戲弄儒生。簡：輕賤，怠慢。

⑤ 未遑：無暇顧及。

⑥《大風》：指劉邦的《大風歌》，共三句。《鴻鵠》：指劉邦的《鴻鵠歌》，首句為“鴻鵠高飛”。

⑦ 天縱：天所放任，謂上天賦予。

⑧ 施(yì)：延續，延伸。孝惠：指漢惠帝劉盈，為高祖之子。

⑨ 文：指漢文帝劉恒，為高祖之子。景：指漢景帝劉啓，為文帝之子。

⑩ 經術：謂經學。

⑪ 鄒、枚：指鄒陽、枚乘，均為西漢作家。沈：低，低下。

4. 逮孝武崇儒[①],潤色鴻業[②];禮樂爭輝,辭藻競鶩[③]:柏梁展朝讌之詩[④],金堤制恤民之詠[⑤];徵枚乘以蒲輪[⑥],申主父以鼎食[⑦];擢公孫之對策[⑧],嘆倪寬之擬奏[⑨];買臣負薪而衣錦[⑩],相如滌器而被繡[⑪]。於是史遷、壽王之徒[⑫],嚴、終、枚皋之屬[⑬],應對固無方[⑭],篇章亦不匱[⑮]:遺風餘采,莫與比盛。

【校注】

① 孝武:指漢武帝劉徹,為景帝之子。

② 潤色:使增加光彩。

③ 鶩:馳騁。

④ 柏梁:指柏梁臺。漢武帝曾置酒其上,詔群臣和詩。讌:同"宴",宴飲。

⑤ 金堤:堅固的堤堰,此謂黄河瓠(hù)子堤,在河南濮陽境内。恤民之詠:指漢武帝視察瓠子決口時所作《瓠子歌》。恤,體恤,憐憫。

⑥ 徵:徵召。蒲輪:用蒲草裹車輪,以減輕車之振動。《漢書·枚乘傳》載,漢武帝曾"以安車蒲輪徵乘"。

⑦ 申:此謂宴請。主父:指主父偃,武帝時為中大夫。鼎食:謂列五鼎而食,形容高官貴族之豪奢。鼎,古代食器。

⑧ 擢:提拔。公孫:指公孫弘,其《舉賢良對策》曾被漢武帝擢為第一。

⑨ 倪寬:武帝時廷尉張湯的僚屬,曾為張湯草擬奏文,為武帝所賞識。

⑩ 買臣:指朱買臣,原以賣柴為生,後為家鄉會稽之太守,可謂衣錦還鄉。

⑪ 相如：指司馬相如，曾開過酒館，親自滌洗酒器，後做中郎將。被（pī）：同“披”，穿著。繡：繡衣，彩繡的絲綢衣服，乃貴者之服。

⑫ 史遷：謂太史令司馬遷。壽王：謂吾丘壽王，西漢辭賦家。

⑬ 嚴：指嚴助，西漢文人。終：指終軍，西漢文人。

⑭ 無方：謂變化無窮。

⑮ 匱：窮盡，空乏。

5. 越昭及宣[①]，實繼武績[②]：馳騁石渠[③]，暇豫文會[④]；集雕篆之軼材[⑤]，發綺縠之高喻[⑥]。於是王褒之倫，底禄待詔[⑦]。自元暨成[⑧]，降意圖籍[⑨]。美玉屑之譚[⑩]，清金馬之路[⑪]；子雲鋭思於千首[⑫]，子政讎校於六藝[⑬]：亦已美矣。

【校注】

① 昭：指漢昭帝劉弗陵，為武帝之子。宣：指漢宣帝劉詢。

② 武：指漢武帝。

③ 石渠：指石渠閣，乃西漢皇室藏書之處，宣帝時曾召集學者於此講學。

④ 暇豫：悠閑逸樂。

⑤ 雕篆：語本揚雄《法言·吾子》“雕蟲篆刻”之説，此謂寫作。軼材：謂才華出衆之人。

⑥ 綺縠（hú）：絲織品的總稱，此謂文采華美。高喻：謂高明之作。

⑦ 底禄：謂獲得俸禄或官位。待詔：等待詔命，實為後備

之官。

⑧ 元：指漢元帝劉奭，為宣帝之子。成：指漢成帝劉驁，為元帝之子。

⑨ 降意：留心，注意。

⑩ 玉屑：玉之碎末，喻美好的文辭。譚：同"談"。

⑪ 金馬：與石渠同為西漢國家藏書之所。

⑫ 子雲：揚雄，字子雲。鋭思：精思。千首：《西京雜記》載，揚雄曾謂"讀千首賦，乃能為之"。

⑬ 子政：劉向，字子政，曾奉命校書。讎校：校勘。六藝：指六經。

6. 爰自漢室，迄至成、哀[1]，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2]，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3]，於是乎在。

【校注】

① 哀：指漢哀帝劉欣。

② 九變：謂多變。

③ 靈均：屈原，字靈均。

7. 自哀、平陵替[1]，光武中興[2]，深懷圖讖[3]，頗略文華[4]。然杜篤獻誄以免刑[5]，班彪參奏以補令[6]：雖非旁求[7]，亦不遐棄[8]。及明帝疊耀[9]，崇愛儒術；肄禮璧堂[10]，講文虎觀[11]。孟堅珥筆於國史[12]，賈逵給札於瑞頌[13]；東平擅其懿文[14]，沛王振其通論[15]：帝則藩儀[16]，輝光相照矣。

【校注】

① 平：指漢平帝劉衎(kàn)，為哀帝之弟。陵替：衰落，衰敗。

② 光武：指東漢光武帝劉秀。

③ 圖讖：漢代盛行的預言帝王受命、吉凶得失等的文字、圖記。

④ 略：忽略，輕視。文華：指有文章才能的人。

⑤ 杜篤：字季雅，東漢作家。《後漢書·文苑傳》載，杜篤曾於獄中為大司馬吴漢作誄文，被光武帝"賜帛免刑"。

⑥ 班彪：字叔皮，東漢史家學、文學家。《後漢書·班彪傳》載，班彪曾為大將軍竇融草擬章奏而為光武帝賞識，並拜為徐縣令。

⑦ 旁求：謂廣泛搜求。

⑧ 遐棄：謂遠離、疏遠。

⑨ 明帝：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謂當作"明章"。明，指漢明帝劉莊，為光武帝之子。章，指漢章帝劉炟(dá)，為明帝之子。疊耀：謂相繼為帝。

⑩ 肄：學習。璧堂：指璧雍，亦稱辟雍，即太學。

⑪ 虎觀：指白虎觀，漢宫中講論經學之所。

⑫ 孟堅：班固，字孟堅。珥筆：插筆於冠側，以備隨時記録。珥，插。

⑬ 賈逵：東漢學者、作家。給札：即"給筆札"，謂朝廷對文士的特殊禮遇。瑞頌：指《神雀頌》。《後漢書·賈逵傳》載，永平年間有神雀集於宫殿官府，漢明帝命賈逵作《神雀頌》。

⑭ 東平：指東平王劉蒼，光武帝六子。懿：美。

⑮ 沛王：指光武帝二子劉輔。通論：劉輔曾作《五經論》，時號《沛王通論》。

⑯ 帝則藩儀：謂皇帝以身作則，藩王樹立表率。

8. 自安、和已下[1]，迄至順、桓[2]，則有班、傅、三崔[3]，王、馬、張、蔡[4]。磊落鴻儒[5]，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6]：華實所附[7]，斟酌經辭[8]，蓋歷政講聚[9]，故漸靡儒風者也[10]。

【校注】

① 安、和：按歷史順序當為“和、安”。和，指漢和帝劉肇，為章帝之子。安，指漢安帝劉祜(hù)。

② 順：指漢順帝劉保，為安帝之子。桓：指漢桓帝劉志。

③ 班：指班固。傅：指傅毅，漢代作家。三崔：指崔駰、崔瑗、崔寔祖孫三人，皆為東漢作家。

④ 王：指王延壽，東漢作家。馬：指馬融。張：指張衡。蔡：指蔡邕。

⑤ 磊落：衆多委積貌。

⑥ 稍改前轍：謂與前代有所不同。

⑦ 華實：内容與形式，此謂文章。附：依傍，依附。

⑧ 經：謂儒家經典。

⑨ 歷政：猶歷代。講聚：謂聚集學者講經。

⑩ 靡：謂相隨。

9. 降及靈帝[1]，時好辭制，造羲皇之書[2]，開鴻都之賦[3]；而樂松之徒[4]，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驩兜”[5]，蔡邕比之“俳優”[6]：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7]。

【校注】

① 靈帝：指漢靈帝劉宏。

② 羲皇之書：漢靈帝曾作《皇羲篇》五十章。羲皇，即伏羲氏。

③ 鴻都：漢代藏書之所，靈帝光和元年於鴻都門設立學校，專習辭賦書畫。

④ 樂松：靈帝時為侍中祭酒。

⑤ 楊賜：靈帝時為司空。驩(huān)兜：傳為堯舜時四個惡名昭彰的部落首領之一。《後漢書・楊賜傳》載，楊賜曾上書靈帝，謂鴻都門下所招集之人乃驩兜之類。

⑥ 俳優：古代以樂舞諧戲為業的藝人。《後漢書・蔡邕傳》載，蔡邕曾上奏，謂鴻都門下以書畫辭賦競利者"有類俳優"。

⑦ 蔑如：不足稱道。

10. 自獻帝播遷①，文學蓬轉②；建安之末③，區宇方輯④。魏武以相王之尊⑤，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⑥，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⑦，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⑧，故俊才雲蒸⑨。仲宣委質於漢南⑩，孔璋歸命於河北⑪，偉長從宦於青土⑫，公幹徇質於海隅⑬；德璉綜其斐然之思⑭，元瑜展其翩翩之樂⑮。文蔚、休伯之儔⑯，子叔、德祖之侶⑰，傲雅觴豆之前⑱，雍容衽席之上⑲，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⑳。

【校注】

① 獻帝：指漢獻帝劉協，為靈帝之子。播遷：遷徙，流離。

獻帝先由洛陽遷長安,後又遷至許昌。

② 蓬轉:蓬草隨風飛轉,喻流離漂泊。

③ 建安:漢獻帝年號。

④ 區宇:謂天下。輯:安定。

⑤ 魏武:指曹操,曹丕繼位後追尊其為魏武帝。相王:謂宰相而封王者。

⑥ 文帝:指魏文帝曹丕。副君:太子。

⑦ 陳思:指陳思王曹植。

⑧ 體貌:謂以禮相待,敬重。英逸:謂才智卓越之人。

⑨ 雲蒸:雲氣升騰,喻盛多。

⑩ 委質:謂歸附。漢南:漢水之南,此謂荆州。

⑪ 孔璋:陳琳,字孔璋。河北:黄河以北,此謂冀州。

⑫ 偉長:徐幹,字偉長。青土:徐幹原籍北海(今山東壽光),屬古青州。

⑬ 公幹:劉楨,字公幹。徇質:猶"委質"。海隅:海角,海邊。劉楨原籍東平(今屬山東)。

⑭ 德璉:應瑒,字德璉。

⑮ 元瑜:阮瑀,字元瑜。翩翩:文采優美貌。

⑯ 文蔚:路粹,字文蔚,建安作家。休伯:繁(pó)欽,字休伯,建安作家。儔:輩,同類。

⑰ 子叔:邯鄲淳,字子叔,建安作家。子,通行本作"于",元至正本作"子"。德祖:楊修,字德祖,建安作家。侶:同伴。

⑱ 傲雅:謂雍容大方。觴(shāng)豆:"觴酒豆肉"之省,謂筵席。

⑲ 雍容:謂從容不迫。衽席:謂宴席,座席。

⑳ 梗概:謂慷慨悲壯。

11. 至明帝纂戎[1],制詩度曲[2];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3]:何、劉群才[4],迭相照耀[5]。少主相仍[6],唯高貴英雅[7];顧盼含章[8],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9],篇體輕澹[10];而嵇、阮、應、繆[11],並馳文路矣。

【校注】

① 明帝:指魏明帝曹睿,為曹丕之子。纂戎:謂繼承光大先人業績。纂,繼承。戎,大。

② 度曲:制曲,譜曲。

③ 崇文之觀:即崇文觀,魏明帝青龍四年所設官署,用以安置文學之士。

④ 何:指何晏,三國作家。劉:指劉劭,三國作家。

⑤ 迭相:相繼,輪番。

⑥ 少主:年輕的君主,明帝之後幾位皇帝均年輕而運短。相仍:相繼。

⑦ 高貴:指高貴鄉公曹髦。

⑧ 顧盼:疑當作"顧眄",謂轉眼而視。《辨騷》有"顧眄"一詞,通行本作"顧盼",唐寫本作"顧眄"。含章:謂氣質優美。通行本作"合章",日本岡白駒校讀本《文心雕龍》作"含章"。

⑨ 正始:魏齊王曹芳的年號。

⑩ 篇體:謂文章。輕澹:清淡無味。

⑪ 嵇:指嵇康。阮:指阮籍。應:指應璩(qú),正始作家。繆:指繆襲,正始作家。

12. 逮晉宣始基[1],景、文克構[2],並迹沈儒雅[3],而務深方術[4]。至武帝惟新[5],承平受命[6],而膠序篇章[7],

弗簡皇慮[8]。降及懷、湣[9],綴旒而已[10]。然晉雖不文,文才實盛[11]:茂先搖筆而散珠[12],太沖動墨而橫錦[13];岳、湛曜"聯璧"之華[14],機、雲標"二俊"之采[15]。應、傅、三張之徒[16],孫、摯、成公之屬[17],並結藻清英[18],流韻綺靡[19]。前史以為運涉季世[20],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為嘆息!

【校注】

① 晉宣:指司馬懿,被追尊為晉宣帝。

② 景:指司馬師,司馬懿之子,被追尊為晉景帝。文:指司馬昭,司馬懿之子,被追尊為晉文帝。克構:謂能完成前輩事業。

③ 迹沈:謂没有成就。

④ 方術:謂謀略、權術。

⑤ 武帝:指晉武帝司馬炎,司馬昭之子,為西晉第一個皇帝。

⑥ 承平:相繼太平。

⑦ 膠序:謂學校。

⑧ 弗簡皇慮:謂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視。簡,檢閲。

⑨ 懷:指晉懷帝司馬熾,武帝之子。湣(mǐn):指晉湣帝司馬鄴。

⑩ 綴旒(liú):謂大權旁落,徒有虚名。旒,旌旗懸垂的飾物。

⑪ 文才:通行本作"人才",元至正本作"文才"。

⑫ 茂先:張華,字茂先。散珠:謂寫出精品。

⑬ 太沖:左思,字太沖。橫錦:謂展現華章。

⑭ 岳、湛:指潘岳、夏侯湛,均為西晉作家,二人為好友,時

稱“連璧”。曜：閃耀。璧：圓形之玉器，泛指美玉。

⑮ 機、雲：指陸機、陸雲兄弟，史稱“二俊”。

⑯ 應、傅：指應貞、傅玄，均為西晉作家。三張：指張載、張協、張亢三兄弟，西晉作家。

⑰ 孫、摯：指孫楚、摯虞，均為西晉作家。成公：指成公綏，西晉作家。

⑱ 結藻：謂文章之辭采。清英：謂清新俊美。

⑲ 流韻：謂作品之風韻。綺靡：謂華美。

⑳ 季世：謂末代，衰敗時期。

13. 元皇中興[①]，披文建學[②]；劉、刁禮吏而寵榮[③]，景純文敏而優擢[④]。逮明帝秉哲[⑤]，雅好文會；升儲御極[⑥]，孳孳講藝[⑦]。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⑧]，温以文思益厚[⑨]：揄揚風流[⑩]，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⑪]，穆、哀短祚[⑫]；簡文勃興[⑬]，淵乎清峻。微言精理，亟滿玄席[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⑮]。至孝武不嗣[⑯]，安、恭已矣[⑰]。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⑱]，孫、干之輩[⑲]；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⑳]。

【校注】

① 元皇：指晉元帝司馬睿，為東晉開國之君。

② 披文：謂開拓重文之風。

③ 劉、刁：指劉隗（wěi）、刁協，均為晉元帝所寵信的官吏。禮吏：謂精通禮法的官吏。

④ 景純：郭璞，字景純。優擢：謂提升官職。

⑤ 明帝：指司馬紹，為元帝之子。秉哲：謂富有才智。

⑥ 升儲：謂升為太子。儲，儲君，太子。御極：登極，即位。

⑦ 孳（zī）孳：同“孜孜”，勤勉，努力不懈。藝：指六藝。

⑧ 庾：指庾亮，字元規，東晉作家、官吏。逾：更加。

⑨ 温：指温嶠，字太真，東晉作家、官吏。

⑩ 揄揚：宣揚，提倡。風流：此謂有文才之士。

⑪ 成：指晉成帝司馬衍，明帝之子。康：指晉康帝司馬岳，明帝之子。促齡：謂在位時間短促。

⑫ 穆：指晉穆帝司馬聃，康帝之子。哀：指晉哀帝司馬丕，成帝之子。祚：福，福運。

⑬ 簡文：指晉簡文帝司馬昱，元帝之子。

⑭ 亟：屢。通行本作“函”，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亟”。玄席：講論玄學之座席。

⑮ 文囿：文章園地，猶文壇。

⑯ 孝武：指晉孝武帝司馬曜，簡文帝之子。不嗣：没有繼承者，謂國運將亡。

⑰ 安：指晉安帝司馬德宗，孝武帝之子。恭：指晉恭帝司馬德文，孝武帝之子。

⑱ 袁、殷：指袁宏、殷仲文，東晉作家。曹：等輩，儕類。

⑲ 孫、干：指孫盛、干寶，東晉文學家。

⑳ 珪璋：兩種貴重的玉制禮器，喻有用之才。

14. 自中朝貴玄①，江左彌盛②；因談餘氣③，流成文體④。是以世極迍邅⑤，而辭意夷泰⑥；詩必柱下之旨歸⑦，賦乃漆園之義疏⑧。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⑨；原始以要終⑩，雖百世可知也。

【校注】

① 中朝：指西晉，以其建都中原而稱。

② 江左：江東，指東晉。彌：通行本作"稱"，元至正本作"彌"。

③ 談：謂玄談。

④ 文體：文章風格。

⑤ 迍邅：難行貌。

⑥ 夷泰：平和閑静。

⑦ 柱下：指老子，相傳其曾為周之柱下史。

⑧ 漆園：指莊子，其曾為漆園吏。

⑨ 時序：猶時世。

⑩ 原始以要(yāo)終：語本《易·繫辭下》"原始要終"之説，謂探本求末，追源泝流。原，推究。要，探求。

15. 自宋武愛文[①]，文帝彬雅[②]；秉文之德[③]，孝武多才[④]，英采雲構[⑤]。自明帝以下[⑥]，文理替矣[⑦]。爾其縉紳之林[⑧]，霞蔚而飈起[⑨]：王、袁聯宗以龍章[⑩]，顔、謝重葉以鳳采[⑪]；何、范、張、沈之徒[⑫]，亦不可勝也[⑬]。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⑭]。

【校注】

① 宋武：指宋武帝劉裕。

② 文帝：指宋文帝劉義隆，武帝之子。彬雅：猶儒雅，文雅。

③ 秉：通"稟"，承受。文：指宋文帝。

④ 孝武：指宋孝武帝劉駿，文帝之子。

⑤ 雲構：形容大量涌現。

⑥ 明帝：指宋明帝劉彧，文帝之子。

⑦ 文理：文辭義理，謂文章。替：衰落。

⑧ 縉紳：指士大夫。

⑨ 霞蔚：雲霞盛起貌。

⑩ 王、袁聯宗以龍章：謂王、袁二姓家族文才輩出。聯宗，謂同姓宗族。龍章，謂精美的文章。

⑪ 顔、謝重葉以鳳采：謂顔、謝二姓文人世代相繼。重葉，累世、幾代。鳳采，謂華麗的辭采。

⑫ 何、范、張、沈：指何承天、范曄、張敷、沈懷文等，均為宋代文人。

⑬ 不可勝：當作"不可勝數"。

⑭ 大較：大略，大概。

16. 暨皇齊馭寶[①]，運集休明[②]。太祖以聖武膺籙[③]，高祖以睿文纂業[④]，文帝以貳離含章[⑤]，中宗以上哲興運[⑥]：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⑦]。今聖歷方興[⑧]，文思光被[⑨]；海岳降神[⑩]，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⑪]，駕騏驥於萬里[⑫]。經典禮章，跨周轢漢[⑬]；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⑭]，短筆敢陳？颺言讚時[⑮]，請寄明哲！

【校注】

① 皇：大。馭寶：謂登上寶座。

② 休明：美好清明。

③ 太祖：指齊高帝蕭道成。膺籙：謂承受符命。膺，承受。籙，古稱上天賜予帝王的符命文書。

④ 高祖：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高是世之誤。"世祖，指齊武帝蕭賾(zé)，高帝之子。睿：通達，明智。

⑤ 文帝：指文惠太子蕭長懋，武帝之子，被追尊為文帝。貳離：謂儲君，即太子。離，指日，喻天子。

⑥ 中宗：疑為"高宗"之誤。高宗，指齊明帝蕭鸞。

⑦ 緝：光明。遐：梅慶生《文心雕龍音注》"疑作熙"。緝熙，光明。景祚：洪福，大福。

⑧ 歷：歷數，國運。

⑨ 光被：遍及。

⑩ 海岳：謂四海與五岳。降神：謂神靈降臨。

⑪ 天衢：天上的大道。

⑫ 騏驥：駿馬。

⑬ 轢(lì)：超過。

⑭ 鴻風：謂作品内容深廣。

⑮ 颺言：謂大力宣揚。

17. 讚曰：蔚映十代[①]，辭采九變；樞中所動[②]，環流無倦[③]。質文沿時，崇替在選[④]；終古雖遠[⑤]，曖焉如面[⑥]。

【校注】

① 十代：謂歷代。

② 樞中：機要，中心。

③ 環流：圍繞運轉。

④ 崇替：盛衰興廢。選(suàn)：通"算"，數，此謂運數、時運。

⑤ 終古：謂自古以來。

⑥ 暧：温暖。通行本作“曠”，元至正本作“暧”。

【譯文】

時代不斷地演進，文章或質樸或華麗也隨之變化；這種由古及今的演變情形，大概還是能够予以論述的吧？從前的唐堯時期，道德昌盛而教化普及，老農説出了“堯帝又能對我怎樣”的話語，兒童唱出了“不識不知”的歌謡。繼之而來的虞舜時期，政治清明而百姓安閑，大舜寫了《南風歌》，群臣也唱了《卿雲歌》。這些作品為什麽非常完美呢？那是因為内心歡樂，聲音自然舒暢了。到大禹治理水土，其各種功德受到歌頌；商湯聖明嚴謹，《詩經》裏也有贊美之詩。至於周文王恩德隆盛，所以《周南》之詩表現出勤勞而無怨言的思想；周太王教化純正，所以《豳風》之詩體現出歡樂而不過分的情調。周幽王和周厲王乃是昏君，所以《板》詩和《蕩》詩充滿憤怒之情；至平王而周朝衰微，所以《黍離》詩為之悲哀。由此可見，詩歌的形式和内容，隨著時代的不同而發展變化；政治之風吹動於上，文章之波振動於下。

春秋以後，群雄争霸；“六經”被抛棄，諸子百家則如狂風突起。此時，韓、魏等國炫耀武力，燕、趙等國耍弄權術；而包括儒家學者在内的所謂“五種蛀蟲”以及包括禮樂詩書在内的所謂“六種蝨子”，在秦國被嚴加禁止。只有齊、楚兩國，還算保留了文化學術：齊國在大道旁建設大公館，楚國也擴建了蘭臺宫；孟子被齊國奉為上賓，荀子做了楚國的縣令；所以齊國的稷下吹開了清雅的學風，楚國的蘭陵也形成美好的習俗。鄒衍因為喜歡談天説地而享譽一時，騶奭則以精雕細刻的文采而聲名大振；屈原的辭采可與日月争光，宋玉的華章堪與風雲比色。試看這些華麗的文辭，可以説超過了《雅》和《頌》；可見其神采飛揚的奇

思妙想,正來源於縱横馳騁的不平凡的時代風氣。

到了漢代,繼秦始皇焚書之後,漢高祖則崇尚武功,戲弄儒生而輕視學者。雖然禮儀和法制已初步建立起來,但《詩經》和《尚書》還没有來得及進行研究;不過高祖的《大風歌》和《鴻鵠歌》,也算是上天賦予的傑作了。延續到惠帝,直到文帝和景帝,經學開始興起,但辭賦家還是不受重視;賈誼被貶謫,鄒陽和枚乘則頗不得志,也就可見一斑了。到了漢武帝,他尊崇儒學,以此潤飾其烈烈功業;制禮作樂交相輝映,華詞麗藻也競相呈現。柏梁臺上,武帝和群臣歡宴賦詩;黄河岸邊,武帝作憂民之歌。安車蒲輪盛邀枚乘,五鼎設宴款待主父偃;提拔對策好的公孫弘,稱賞善擬奏文的倪寬;砍柴為生的朱買臣衣錦還鄉,洗過酒器的的司馬相如華服為官。更有司馬遷和吾丘壽王等輩,以及嚴助、終軍和枚皋諸人,口頭上既善於應對,文章也頗為不少;其流風餘韻自不待言,亦可謂盛極一時了。

經過漢昭帝而到宣帝,都繼承了武帝之功業。學者們在石渠閣論辯講學,從容不迫地聚會寫作;既集中了辭賦創作的能手,更有宣帝把辭賦比作華美的絲織品而為之辯解的宏論。所以王褒等人,也就有了官做。從元帝至成帝,對圖書頗為留意;既贊賞高雅的談吐,更清掃了通向金馬門之路。於是,揚雄用心研讀千篇賦作,劉向校覈整理儒家經典。這也都是很不錯的了。從漢代開國,到成帝和哀帝,雖然超過了一百年,辭賦家的創作也有著種種變化,但從總的趨向看,還是繼承了《楚辭》的傳統;屈原的影響,是歷歷可見的。

自哀帝、平帝開始,漢朝趨向没落。光武帝重建東漢王朝以後,特别關心圖讖類的預言文字,而對文章有所忽略。不過杜篤因所獻誄文出色而得以減免刑罰,班彪則因參與起草奏章而得以補作縣令;可見光武帝雖然没有廣泛搜羅人才,但也並非冷落

文人。到了明帝和章帝二朝,儒學受到尊崇;明帝到辟雍宫學習禮儀,章帝在白虎觀講論經義。班固隨時記録以備撰寫國史,賈逵奉命作《神雀頌》;東平王劉蒼擅寫一手漂亮的文章,沛獻王劉輔則寫了《五經論》。皇帝以身作則,藩王樹立表率,可謂相映生輝了。從安帝、和帝以後,直到順帝、桓帝,則有班固、傅毅以及崔駰、崔瑗、崔寔祖孫等人,又有王延壽、馬融、張衡和蔡邕等輩。衆多的大學者,都頗有才華;他們出色的文章,也就不必一一列舉了。

不過東漢以來,作家們創作的道路與前代有所不同。其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大多以儒家經典為準繩;這大概是因為幾代以來都聚集學者講經,所以逐漸地感染了儒家的風氣。發展到靈帝,時常喜歡創作辭賦,並自編專講文字的《皇羲篇》,且打開鴻都門接待辭賦作者。只是樂松等人,卻招集來一些不學無術之輩;所以楊賜稱他們乃是"驩兜"一類的壞人,蔡邕則把他們比作小丑。他們遺留下來的作品,也就無甚可觀了。

自從漢獻帝流離遷徙,文人們也如蓬草般隨風飄轉。直到建安末年,天下才稍稍安定。曹操居於丞相和魏王的尊位,一向愛好詩歌;曹丕身為太子,善於寫作辭賦;曹植作為充滿豪情壯志的貴公子,更是佳作連篇。他們都重視文人,所以一時間人才輩出:王粲從荆州來歸順,陳琳從冀州來聽命,徐幹從北海來作官,劉楨從東平來委身;應瑒發揮文采斐然之思,阮瑀展現風度翩翩之才。更有路粹、繁欽之流,邯鄲淳、楊修等輩,威儀儒雅地優遊於詩酒之間,從容不迫地周旋於筵席之上;瀟灑揮毫而成淋灕酣暢之作,和墨展紙以助談笑之資。試看這一時期的作品,普遍喜歡慷慨激昂的風格;這實在是因為世道艱難而社會動盪,風氣衰敗而民怨沸騰;作家們内心憂思重重,作品也就意味深長,從而形成了慷慨悲涼而氣勢澎湃的文風。

魏明帝繼位以後,不僅作詩譜曲,而且搜羅文人,安置在崇文觀裏;所以何晏、劉劭等人,競相施展自己的才華。後來少主相繼即位,只有高貴鄉公頗有才華學問。其轉眼之間,文章已經寫成;出口之際,理論自然形成。此時正始餘風猶存,文章風格平淡無味;只有嵇康、阮籍、應璩和繆襲等人,一同活躍於文壇之上。

此後,司馬懿開始執掌朝政,司馬師和司馬昭得以繼承父志;他們在儒學和文章方面没有什麽成就,而是致力於擺弄權術。到晉武帝建立起新的王朝,在和平時代受命稱帝;但教育和文章問題,並没有引起他的重視。發展到懷帝和湣帝,皇帝只是一件擺設而已。不過晉代雖然不重視文章,但文人卻有不少:張華提筆便有佳構,左思揮毫而成傑作;潘岳和夏侯湛閃爍著"一對璧玉"的光華,陸機和陸雲展現出"兩位才子"的風采;應貞、傅玄和張載、張協、張亢兄弟等人,孫楚、摯虞和成公綏之輩,也都能寫出文采清俊、聲韻流美的作品。前代史家認為,生逢末世,作家們難以施展才華;這話真是一點也不錯,怎不令人為之嘆息!

晉元帝建立起東晉王朝,開始重視文章,建立學校。劉隗和刁協為官而精通禮法,所以受到尊重;郭璞文思敏捷,所以得到提拔。到晉明帝,其天資聰慧,又愛好文章;從立為太子到登基即位,一直關注經學的講習;既熟悉誥命策文的寫作,亦能從事辭賦的創作。庾亮以其筆下之功而備受重用,温嶠以其文章之才而得到厚愛。明帝對文章的提倡和重視,可以説是晉朝的漢武帝了。此後的成帝和康帝,壽命短促;穆帝和哀帝,在位亦不久。簡文帝即位後,奮發有為;其氣度恢宏,文風清拔有力。其微妙的語言和精深的義理,屢屢表現於玄談之中;其恬淡的文思和豐富的文采,不時展露於文壇之上。至孝武帝時,已有晉室將

終的説法;而到安帝和恭帝以後,東晉就結束了。此時善長文史的人有袁宏和殷仲文等人,又有孫盛和干寶之輩;雖然他們的才能有大小,但都各有其可取之處。

從西晉開始崇尚玄談,到東晉則更為興盛;其影響所及,逐漸形成一種文風。所以,儘管世道艱難,但文章卻平淡乏味;詩歌成了老子思想的闡釋,辭賦成了莊子思想的注脚。由此可知,文章的變化受到社會狀況的深刻影響,其盛衰興亡與時代政治密切相關;追源而泝流,歷代文章的發展情況是可以看清的。

自宋代以來,武帝愛好文章,文帝也彬彬儒雅;繼承文帝之德的孝武帝,更是多才多藝,辭采繁盛。從明帝以後,文章逐漸衰落了。宋代的士大夫中,人才風起雲涌:王、袁二族華章輩出,顔、謝兩姓文采頻現;至於像何承天、范曄、張敷、沈懷文等人,更是不可勝數了。這些人都聞名於當世,所以這裏略舉大概。

及至大齊奠基,國運昌隆。高帝以英明的武功受命於天,武帝以睿智的文思繼承其業,文帝以超人的聰明修飾文采,明帝以高度的智慧興盛國運。他們的文才都是上天賦予的,其國祚必定光明久遠。當今皇帝剛剛即位,文化事業興旺發達。高山大海鍾靈毓秀,俊才英傑光耀神州;他們仿佛騎乘神龍飛躍天街,又如駕馭良馬馳騁萬里。無論經書典籍,還是禮樂文章,都跨越了周朝,超過了漢代;其文章更堪與唐虞時期相媲美,大概正當盛年吧! 當今文章的輝煌風采,我哪敢妄加評説? 高歌贊美這個時代,有賴聖明的賢者。

總而言之:燦爛的文章輝映著每一個時代,每個時代的文章都有不同的辭采。隨著時代政治這一中心的轉動,文辭也環繞它不停地變化。文章的質樸或華麗既隨時而變,其盛衰興亡更與時代密切相關。古代雖然遥遠,但文章卻歷歷可見。

物色第四十六

1．春秋代序[①]，陰陽慘舒[②]；物色之動[③]，心亦摇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④]，陰律凝而丹鳥羞[⑤]；微蟲猶或入感[⑥]，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⑦]，英華秀其清氣[⑧]；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⑨]，悦豫之情暢[⑩]；"滔滔孟夏"[⑪]，鬱陶之心凝[⑫]；天高氣清[⑬]，陰沈之志遠[⑭]；霰雪無垠[⑮]，矜肅之慮深[⑯]。歲有其物，"物有其容"[⑰]；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校注】

① 代序：時序更替。

② 陰陽慘舒：張衡《西京賦》："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陰，謂秋冬寒冷之季。陽，謂春夏温暖之季。

③ 物色：物象，景色。

④ 玄駒：即螞蟻。

⑤ 陰律：謂陰氣。丹鳥：即螢火蟲。羞：進食。

⑥ 入感：謂感物而動。

⑦ 珪璋：兩種貴重的玉制禮器，喻具有美德之人。挺：突出，傑出。惠：通"慧"。

⑧ 英華：即鮮花，喻人類生命之美。

⑨ 獻歲發春：語出《楚辭·招魂》。獻歲，進入新的一年。

⑩ 悦豫：喜悦，愉快。

⑪ 滔滔孟夏：語出《楚辭·九章·懷沙》。滔滔，陽氣升騰貌。孟夏，夏季的第一個月，農曆四月。

⑫ 鬱陶：憂思積聚貌。

⑬ 天高氣清：語出《楚辭·九辯》："泬寥兮天高而氣清。"

⑭ 陰沈：謂深沈。

⑮ 霰（xiàn）：雪珠。無垠：無邊際。《楚辭·九章·涉江》："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⑯ 矜肅：莊重嚴肅。

⑰ "歲有其物"二句：《左傳·昭公九年》："事有其物，物有其容。"

2.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①；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②。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③；屬采附聲④，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⑤，"依依"盡楊柳之貌⑥，"杲杲"為出日之容⑦，"瀌瀌"擬雨雪之狀⑧，"喈喈"逐黄鳥之聲⑨，"喓喓"學草蟲之韻⑩。"皎"日、"嘒"星⑪，一言窮理；"參差"、"沃若"⑫，兩字連形⑬：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

【校注】

① 聯類：謂類比聯想。

② 沈吟：低聲吟味，自語深思。

③ 宛轉：謂隨順變化。

④ 屬采：謂連綴辭采。附聲：謂調和聲律。

⑤ 灼灼：鮮明貌。《詩·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⑥ 依依：《詩·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⑦ 杲（gǎo）杲：明亮貌。《詩·衛風·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⑧ 瀌（biāo）瀌：雪盛貌。《詩·小雅·角弓》："雨雪瀌瀌。"

⑨ 喈（jiē）喈：鳥鳴之聲。《詩·周南·葛覃》："黄鳥於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

⑩ 喓（yāo）喓：蟲鳴聲。《詩·召南·草蟲》："喓喓草蟲。"

⑪ 皎：光明，光亮。《詩·王風·大車》："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皦，音意同"皎"。嘒（huì）：形容星光微小而明亮。《詩·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⑫ 参差：《詩·周南·關雎》："参差荇（xìng）菜，左右流之。"荇，一種水生植物。沃若：潤澤貌。《詩·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⑬ 連：連綴，謂描摹。通行本作"窮"，元至正本作"連"。

3．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①]；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②]：於是"嵯峨"之類聚[③]，"葳蕤"之群積矣[④]。及長卿之徒[⑤]，詭勢瓌聲[⑥]；模山範水，字必魚貫[⑦]：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⑧]。至如《雅》詠棠華，"或黄或白"[⑨]；《騷》述秋蘭[⑩]，"緑葉"、"紫莖"[⑪]：凡

摛表五色，貴在時見[12]；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

【校注】

① 觸類而長：語本《易·繫辭上》"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謂依據同類事物而引申發揮，猶觸類旁通。

② 重沓：重疊，重複。舒狀：舒展形狀，即描摹物象。

③ 嵯峨：山高峻貌。

④ 葳蕤：草木茂盛而枝葉下垂貌。

⑤ 長卿：司馬相如，字長卿。

⑥ 詭勢瓌聲：謂追求不平凡的聲勢。詭，奇異。瓌，同"瑰"，珍奇。

⑦ 魚貫：游魚先後接續，喻不斷而出。

⑧ "所謂詩人"二句：揚雄《法言·吾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淫，過度。

⑨ "至如《雅》詠"二句：棠華，棠棣之花。《詩·小雅·裳裳者華》："裳裳者華，或黃或白。"裳裳，鮮明美盛貌。

⑩《騷》：代指《楚辭》。

⑪ 緑葉、紫莖：《楚辭·九歌·少司命》："秋蘭兮青青，緑葉兮紫莖。"

⑫ 時見：謂適當運用。

4.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1]，鑽貌草木之中[2]。吟詠所發，志惟深遠[3]；體物為妙[4]，功在密附[5]。故巧言切狀[6]，如印之印泥[7]；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8]：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9]。

【校注】

① 窺情：謂觀察神情。

② 鑽貌：謂體悟風貌。

③ 志惟深遠：謂作者的情志深藏不露。

④ 體物：謂描摹物象。

⑤ 密附：謂準確逼真。

⑥ 切：契合，貼近。

⑦ 印泥：蓋印於泥。古代用泥封信，上面蓋章。

⑧ 毫芥：謂事物的細微之處。

⑨ 印：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疑作即。"時：季節。

5. 然物有恒姿①，而思無定檢②；或率爾造極③，或精思愈疏。且《詩》、《騷》所標④，並據要害⑤；故後進鋭筆⑥，怯於爭鋒⑦：莫不因方以借巧⑧，即勢以會奇⑨。善於適要⑩，則雖舊彌新矣。

【校注】

① 恒姿：謂固定的形狀。

② 檢：法式，法度。

③ 率爾：謂隨便。

④ 標：標明，顯出。

⑤ 要害：關鍵之處，謂事物的根本特徵。

⑥ 鋭筆：謂出色的作者。

⑦ 怯於爭鋒：謂不追求上述"形似"的創作傾向。

⑧ 方：謂詩騷的創作方法。

⑨ 即勢以會奇：謂適應文體的特點而求出奇制勝。

⑩ 適要：謂抓住事物的本質特徵。

6. 是以四序紛迴[①]，而入興貴閑[②]；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③]：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④]。古來辭人，異代接武[⑤]，莫不參伍以相變[⑥]，因革以為功[⑦]；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⑧]。

【校注】

① 四序：四季。紛迴：變化繁多貌。

② 入興：謂進入藝術構思的過程。閑：安静。

③ 析辭：謂運用文辭。

④ 曄(yè)曄：美盛貌。

⑤ 接武：步履相接，前後相繼。武，脚。

⑥ 參伍：即三五，謂變化錯綜。

⑦ 因革：因襲與變革。

⑧ 會通：謂融會貫通。

7. 若乃山林皋壤[①]，實文思之奥府[②]。略語則闕[③]，詳説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④]，抑亦江山之助乎[⑤]！

【校注】

① 皋壤：澤邊之地。

② 奥府：猶寶庫。

③ 闕：空缺。

④ 屈平：即屈原。洞監：明察，透徹瞭解。《風》、《騷》之

情：指上述所謂“並據要害”，乃描繪物色的正確方法。

⑤“抑亦”句：這是一個俏皮的説法，意謂或許得到了山川的幫助吧。

8. 讚曰：山沓水匝①，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②，秋風颯颯③；情往似贈，興來如答④。

【校注】

① 沓：重疊。匝：環繞，圍繞。

② 春日遲遲：《詩·豳風·七月》：“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蘩，白蒿。祁祁，多而盛貌。

③ 颯颯：風聲。《楚辭·九歌·山鬼》：“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④ 興：興致，詩興。

【譯文】

春秋四季更替變換，寒冷的天氣使人心情沈悶，温暖的日子使人血脈舒暢；四季景色不斷變化，人的心緒亦隨之摇盪。春天來了，螞蟻便開始跑動；秋色降臨，螢火蟲就要進食。這些微不足道的小蟲尚且感物而動，四季變幻對萬物之影響該有多深啊！作為人類，其聰慧的心靈猶如美玉，其清純的氣息就像鮮花；面對自然景色的感召，又怎能無動於衷呢？所以，新年伊始的春日，歡樂祥和的心情格外舒暢；熱浪滾滾的夏天，鬱悶煩躁的心緒容易産生；天高氣清的秋季，深沈幽遠的心靈遐想聯翩；白雪無邊的冬天，莊重嚴肅的心思寄託無限。一年四季景色不同，風貌各異；作家的感情隨著景色的不同而變化，文章也就適應感情

表現的需要而産生了。一葉落下尚能觸動情懷,幾聲蟲鳴便可引發思緒;何況清風明月之秋夜,麗日芳樹之春晨呢?

所以詩人受到外界景物的感召,並引起無窮無盡的遐思。他們在大千世界中流連忘返,對其所見所聞沈思默想。抒情狀物,既與客觀景色相一致;譴詞造句,亦與内心情感相協調。《詩經》的作者,用"灼灼"形容桃花的鮮豔,用"依依"描摹楊柳的風貌,"杲杲"為太陽升起的壯麗,"瀌瀌"是大雪紛飛的情景,"喈喈"摹仿著黄鳥之鳴唱,"喓喓"傳達出草蟲之聲韻。"皎"字表現太陽的明亮,"嘒"字映照星辰的微光,一個字就説出了事物的特點;"參差"形容荇菜的長短不齊,"沃若"表現桑葉的鮮美,兩個字窮盡了事物的形貌。這些都是以最少的文字概括了最豐富的意藴,把事物的情狀完整地表現出來了;即使歷經千百年來的反復推敲,又怎能予以更改?

繼《詩經》之後而崛起的《楚辭》,類似景色的描繪就繁富得多了。外界景物的形貌是難以寫盡的,所以就用重疊的詞句來描寫;諸如"嵯峨"、"葳蕤"等詞堆積出現,不一而足。到了司馬相如等人,追求不平凡的聲勢;他們描摹山水,往往堆砌大量相似的字詞。正如揚雄所説,詩人之作華麗而有法度,所以文字簡潔;辭人之作過於豔麗,所以文句繁雜。至於像《詩經・小雅》吟詠棠棣之花,説"有的黄有的白";《楚辭》描述秋天之蘭花,説"緑色的葉子,紫色的莖"。可見對各種顔色的描寫,貴在適當運用;如果青色、黄色屢見迭出,那就過於雜亂而没有必要了。

自從近代以來,文章推崇對自然景物描繪的逼真。作者觀察外界景物的神情,把握一草一木的風貌。他們的作品,其情志的表達只求深藏不露;對景色的描摹,則力求準確無誤。其精巧而逼真的描繪,就像在封泥上蓋印一樣,没有人為的增删,就連微小的細部也極為精確。所以,人們可以從作品的描寫看到景

物的形貌，也可以從作品的文字而感到季節的變換。然而，客觀景物的形貌總是一定的，而作者的構思卻是變動不居的；有時在不經意中臻於妙境，有時則冥思苦想而不得要領。何況，《詩經》、《楚辭》的成功經驗已經表明，必須抓住事物的本質特徵而加以描繪。所以，後世真正出色的作者，他們不追求所謂的"形似"，而是借鑒過去的寫作方法而尋找創作的捷徑，並適應文體的特點而求出奇制勝。如果善於抓住事物的本質特徵，那麽雖然景色依舊，卻仍能常寫常新。

因此，面對四季景色之變換，作者應當以清澈澄明的心境進入藝術構思的過程；外界景色固然五彩繽紛，但作者的用詞卻要簡潔精煉；從而使作品的意味自然流出，情趣盎然而格外清新。歷代的作家，前後相繼，無不在歷史的發展中進行創新，在對前代的繼承和變革中取得創作的成功。那些能够以有限的景色寄託無限情思的作者，才是懂得融會貫通的人。

應該説，山水田林的自然之景，實在是啓發文思的寶庫。不過，隨手塗抹，則顯得過於簡單；仔細描繪，則又繁而不珍。而如屈原那樣，能够深得物色描寫之要領，大概是得到了楚國山川的幫助吧？

總而言之：山重水複，林木雲霞；流連美景，妙筆生花。春光融融，秋風颯颯；情入自然，詩興勃發。

才略第四十七

1. 九代之文[①]，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②]。虞夏文章，則有皋陶"六德"[③]，夔序"八音"[④]，益則有讚[⑤]；五子作歌[⑥]，辭義温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⑦]，伊尹敷訓[⑧]；吉甫之徒[⑨]，並述詩頌[⑩]：義固為經，文亦師矣。

【校注】

① 九代：謂歷代。

② 詳：瞭解；知悉。

③ 皋陶：傳為虞舜時的司法官。六德：語出《尚書·皋陶謨》，謂人的六種美德，如寬而栗、柔而立等。

④ 夔：傳為舜時樂官。序：謂按次序區分、排列。八音：語出《尚書·舜典》，指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類樂器之音。

⑤ 益：即伯益，相傳為堯舜時大臣。讚：輔佐，説明。《尚書·大禹謨》載有"益讚於禹"之辭。

⑥ 五子作歌：參見《明詩》注。

⑦ 仲虺（huǐ）：商湯之臣，《尚書》有《仲虺之誥》。誥，告誡。

⑧ 伊尹：亦名伊摯，商湯之臣，《尚書》有《伊訓》。敷：陳述。

⑨ 吉甫：指尹吉甫，周宣王時大臣。

⑩ 詩：指尹吉甫歌頌周宣王之詩，如《詩・大雅》之《嵩高》、《烝民》等。

2. 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①]，磊落如琅玕之圃[②]，焜耀似縟錦之肆[③]。薳敖"擇楚國之令典"[④]，隨會講晉國之禮法[⑤]；趙衰以文勝從饗[⑥]，國僑以修辭扞鄭[⑦]；子太叔"美秀而文"[⑧]，公孫揮"善於辭令"[⑨]：皆文名之標者也[⑩]。

【校注】

① 修辭：修飾辭令。聘會：聘問集會。

② 磊落：衆多貌。琅玕（gān）：似珠玉的美石。圃：謂園地。

③ 焜耀：光輝，輝煌。縟錦：華美的錦繡。肆：店鋪，市集。

④ 薳（wěi）敖：即孫叔敖，春秋時楚國人，楚莊王時為宰相。擇楚國之令典：語出《左傳・宣公十二年》。擇，謂選用。

⑤ 隨會：春秋時晉國大夫，《左傳・宣公十六年》謂其"修晉國之法"。

⑥ 趙衰（cuī）：字子余，春秋時晉國大夫。從饗：《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載，秦穆公宴請晉公子重耳，以趙衰有文采而使隨從。

⑦ 國僑：即公孫僑，字子産，春秋時鄭國大夫，善為辭令。

扞(hàn):保護,保衛。

⑧ 子太叔:即游吉,春秋時鄭國正卿。美秀而文:語出《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美秀,謂貌美才秀。

⑨ 公孫揮:字子羽,春秋時鄭國人,曾為鄭簡公之行人。善於辭令:語出《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⑩ 標:榜樣,代表。

3. 戰代任武①,而文士不絶。諸子以道術取資②,屈、宋以《楚辭》發采③。樂毅報書辯以義④,范睢上書密而至⑤,蘇秦歷説壯而中⑥,李斯自奏麗而動⑦: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⑧。荀況學宗⑨,而象物名賦⑩;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

【校注】

① 戰代:指戰國時代。

② 道術:謂學術,學説。取資:取得憑藉、助益。

③ 屈、宋:指屈原、宋玉。

④ 樂毅:戰國時燕國上將軍,封昌國君。報書:指報燕惠王書,事見《戰國策·燕策二》。辯:明辨。通行本作"辨",元至正本作"辯"。

⑤ 范睢:字叔,戰國時魏人,入秦為相。上書:指上秦昭王書,見《戰國策·秦策三》。密而至:謂周密而恰當。

⑥ 壯而中:謂雄辯有力而切中時勢。

⑦ 自奏:指上書秦始皇,即《諫逐客書》。動:動人。

⑧ 揚、班:指揚雄、班固。儔:輩,同類。

⑨ 荀況:即荀子,名況。學宗:即學者宗之,謂學界領袖。

⑩ 象物：謂描摹物象。賦：指《荀子·賦篇》。

4. 漢室陸賈[①]，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②]，其辯之富矣[③]。賈誼才穎[④]，陵軼飛兔[⑤]，議愜而賦清[⑥]，豈虚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⑦]，膏潤於筆[⑧]，氣形於言矣[⑨]。仲舒專儒[⑩]，子長純史[⑪]，而麗縟成文[⑫]，亦《詩》人之"告哀"焉[⑬]。

【校注】

① 陸賈：西漢政論家、辭賦家。

② 孟春：春季的第一個月，農曆正月。陸賈孟春之賦已佚。選：通"撰"。典誥：疑當作"典語"，指陸賈的《新語》，《諸子》篇稱《新語》為"典語"。

③ 辯：謂論辯之辭。

④ 才穎：謂才思敏捷。

⑤ 陵軼：淩駕，超越。飛兔：古代駿馬名。

⑥ 挻：謂挺拔。通行本作"愜"，元至正本作"挻"。

⑦ 鄒陽：西漢文人，有《上書吴王》、《獄中上書自明》等。

⑧ 膏：油脂，喻文采之富。

⑨ 氣：謂氣勢。

⑩ 仲舒：指董仲舒。

⑪ 子長：司馬遷，字子長。

⑫ 麗縟：華麗多采。文：指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等作品。

⑬ 告哀：《詩·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5. 相如好書[①],師範屈、宋,洞入夸豔[②],致名"辭宗"[③];然覆取精意[④],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⑤],誠哉是言也! 王褒構采,以密巧為致[⑥],附聲測貌[⑦],泠然可觀[⑧]。子雲屬意[⑨],辭人最深[⑩]: 觀其涯度幽遠[⑪],搜選詭麗[⑫],而竭才以鑽思[⑬],故能理贍而辭堅矣[⑭]。

【校注】

① 相如: 指司馬相如。

② 洞入: 謂深入。

③ 辭宗:《漢書・敘傳》謂司馬相如"蔚為辭宗"。

④ 覆: 審察,查覈。精意: 猶精神。

⑤ 揚子: 即揚雄,字子雲。"文麗用寡"句:《法言・君子》:"文麗用寡,長卿也。"

⑥ 密巧: 細密工巧。

⑦ 附聲測貌: 謂描繪聲音形貌。

⑧ 泠然: 輕妙之貌。

⑨ 屬意: 謂用意,命意。

⑩ 辭人最深: 謂辭賦家之最為深刻者。

⑪ 涯度: 量度,謂用心。

⑫ 詭麗: 奇異華美。

⑬ 鑽思: 猶深思。

⑭ 贍: 富足。堅: 謂精當。

6. 桓譚著論[①],富號"猗頓"[②],宋弘稱薦[③],爰比相如[④];而《集靈》諸賦[⑤],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

文也。敬通雅好辭説[⑥]，而坎壈盛世[⑦]，《顯志》自序[⑧]，亦蚌病成珠矣[⑨]。二班、兩劉[⑩]，奕葉繼采[⑪]，舊説以為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⑫]，《新序》該練[⑬]：璿璧產於崑岡[⑭]，亦難得而逾本矣。

【校注】

① 桓譚：字君山，著有《新論》。

② 猗頓：戰國時大富商，以養牛羊起家。《論衡・佚文》："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③ 宋弘：字仲子，東漢初為大司空。《後漢書・宋弘傳》載，宋弘稱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

④ 爰：乃。相如：指司馬相如。按：宋弘實把桓譚比作揚雄，彦和或記憶有誤。

⑤ 集靈：指集靈宮，漢代宮殿名，為皇帝祀神、求仙之所。桓譚現存《仙賦》一篇，或謂《集靈宮賦》。

⑥ 敬通：馮衍，字敬通。辭説：謂遊説之辭。

⑦ 坎壈(lǎn)：困頓，不得志。

⑧《顯志》：指馮衍的《顯志賦》。自序：自述。

⑨ 蚌病成珠：喻因不得志而寫出好文章來。《淮南子・説林訓》："明月之珠，蚌(bàng)之病而我之利。"蛖，同"蚌"，大蛤。

⑩ 二班：指班彪、班固父子。兩劉：指劉向、劉歆父子。

⑪ 奕葉：累世，代代。奕，通行本作"弈"，元至正本作"奕"。

⑫《王命》：指班彪的《王命論》。清辯：清晰明辯。

⑬《新序》：劉向之作。該練：完備而精練。

⑭ 璿(xuán)璧：美玉。崑岡：即昆侖山。

7. 傅毅、崔駰[①]，光采比肩；瑗、寔踵武[②]，能世厥風者矣[③]。杜篤、賈逵[④]，亦有聲於文；迹其為才[⑤]，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賦銘[⑥]，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膇[⑦]，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登高[⑧]，吐納經範[⑨]，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⑩]，而絢彩無力[⑪]。延壽繼志[⑫]，瓌穎獨標[⑬]；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

【校注】

① 傅毅：字武仲，東漢作家。崔駰：字亭伯，東漢作家。

② 瑗：指崔瑗，字子玉，崔駰之子。寔：指崔寔，字子真，崔瑗之子。踵武：謂繼承前人之業。

③ 能世厥風：謂累世能文。

④ 杜篤：字季雅，東漢文人。賈逵：字景伯，東漢文人。

⑤ 迹：考覈，推究。

⑥ 李尤：字伯仁，東漢作家。

⑦ 沈膇(zhuì)：沈溺重膇，即濕疾、足腫，此喻才力之低下。

⑧ 洽：通達。登高：謂能作賦。登，通行本作“識”，元至正本作“登”。《漢書・藝文志》引《毛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⑨ 吐納：言談，謂寫作。經範：謂具有經典的風範。

⑩ 王逸：字叔師，東漢作家，有《楚辭章句》，多覽而博雅。

⑪ 絢彩：文采，此謂寫作。通行本作“絢采”，元至正本作“絢彩”。

⑫ 延壽：指王延壽，字文考，王逸之子，東漢辭賦家。

⑬ 瓌穎：奇特的才智。瓌，同“瑰”，珍奇。

8．張衡通贍[①]，蔡邕精雅；文史彬彬[②]，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③]，意繁而體疏[④]。孔融氣盛於為筆[⑤]，禰衡思鋭於為文[⑥]：有偏美焉。潘勖憑經以騁才，故絶群於錫命[⑦]；王朗發憤以託志[⑧]，亦致美於序銘。

【校注】

① 通贍：謂才學通達而文辭富麗。

② 文史彬彬：謂文史兼備。

③ 趙壹：字元叔，東漢作家。

④ 意繁：猶氣盛，指趙壹的恃才傲物。繁，旺盛。體疏：謂體制鬆散。

⑤ 筆：指無韻的書、表類文章。

⑥ 文：指有韻的辭賦類作品。

⑦ 錫命：天子賜予財物的詔命，此謂潘勖的《册魏公九錫文》。九錫，帝王賜給有功之臣的九種器物。

⑧ 王朗：字景興，三國文人。

9．然自卿、淵已前[①]，多役才而不課學[②]；向、雄以後[③]，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④]，其分不可亂者也。

【校注】

① 卿、淵：指司馬相如、王褒。

② 役：役使。通行本作“俊”，劉知幾《史通·雜説下》引作“役”。課學：謂講求學問。

③ 向、雄：指劉向、揚雄。通行本作“雄、向”，劉知幾《史通·雜説下》引作“向、雄”。

④ 取與：採取或給與，謂有所取捨。際：事物的分界，區分。

10. 魏文之才①，洋洋清綺②，舊談抑之③，謂去植千里④。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⑤；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⑥，而樂府清越⑦，《典論》辯要⑧：迭用短長⑨，亦無懵焉⑩。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⑪，未為篤論也⑫。

【校注】

① 魏文：指魏文帝曹丕，字子桓。

② 洋洋：盛大貌。清綺：謂清新華美。

③ 抑：向下壓。《老子》第七十七章：“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④ 植：指曹植，字子建。

⑤ 逸：超過，超越。

⑥ 不競於先鳴：謂不會先聲奪人。

⑦ 清越：謂清秀拔俗。

⑧ 辯要：論述能抓住要害。

⑨ 迭用短長：謂各有短長。

⑩ 懵(mèng)：不明。

⑪ 窘：困迫，指曹植政治上的困境。

⑫ 篤論：猶確論。

11. 仲宣溢才[1]，捷而能密，文多兼善[2]，辭少瑕累[3]：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4]！琳、瑀以符檄擅聲[5]，徐幹以賦論標美[6]；劉楨情高以會采[7]，應瑒學優以得文[8]。路粹、楊修[9]，頗懷筆記之工[10]；丁儀、邯鄲[11]，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12]。

【校注】

① 仲宣：王粲，字仲宣。

② 文多兼善：謂擅長多種文體。

③ 瑕累：玉上的斑痕，泛指缺點、毛病。

④ 七子：語出《典論·論文》，指“建安七子”，即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冠冕：古代帝王、官員所帶的帽子，喻首位。

⑤ 符檄：官符移檄等文書的統稱。擅聲：謂享有名聲。

⑥ 標美：謂獲得美名。

⑦ 情高以會采：謂性情高潔而為情造文。

⑧ 學優以得文：謂學問優秀而在文章寫作上有所成就。

⑨ 路粹：字文蔚，漢末文人。楊修：字德祖，漢末文人。

⑩ 筆記：筆札書記。

⑪ 丁儀：字正禮，漢末文人。邯鄲：指邯鄲淳，字子叔，漢末文人。

⑫ 足算：謂足可稱道。

12. 劉劭《趙都》[1]，能攀於前修[2]；何晏《景福》[3]，

克光於後進[④]。休璉風情[⑤],則《百壹》標其志[⑥];吉甫文理[⑦],則《臨丹》成其采[⑧]。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⑨]。

【校注】

① 劉劭:字孔才,三國時魏國文人,有《趙都賦》。

② 前修:猶前賢。

③ 何晏:字平叔,三國時魏國作家、玄學家,有《景福殿賦》。

④ 克光於後進:謂能光照後人。

⑤ 休璉:應璩,字休璉,三國時魏國作家,應瑒之弟。風情:懷抱,志趣。

⑥《百壹》:指應璩的《百一詩》。

⑦ 吉甫:應貞,字吉甫,西晉作家,應璩之子。文理:文辭義理,謂文章。

⑧《臨丹》:指應貞的《臨丹賦》。

⑨ 翮:指鳥的翅膀。

13. 張華短章[①],奕奕清暢[②];其《鷦鷯》寓意[③],即韓非之《説難》也[④]。左思立才[⑤],業深覃思[⑥];盡鋭於《三都》[⑦],拔萃於《詠史》[⑧],無遺力矣。潘岳敏給[⑨],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征》[⑩],賈餘於哀誄[⑪],非自外也[⑫]。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⑬],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⑭],以識檢亂[⑮],故能布采鮮浄[⑯],敏於短篇。

【校注】

① 短章:此謂短篇賦作。

② 奕奕：美好貌。通行本作“弈弈”，元至正本作“奕奕”。

③《鷦鷯》：指張華的《鷦鷯賦》。

④《説(shuì)難》：《韓非子》之一篇，論述遊説君主之難。

⑤ 立才：謂富有才華。通行本作“奇才”，元至正本作“立才”。

⑥ 覃思：深思。

⑦《三都》：指左思的《三都賦》。盡鋭：謂投入主要精力。

⑧《詠史》：指左思的八首《詠史詩》。

⑨ 敏給：謂才思敏捷。

⑩ 鍾：彙聚，集中。《西征》：指《西征賦》。

⑪ 賈(gǔ)餘：出售餘力。

⑫ 非自外：謂情動於中。

⑬ 索廣：謂廣泛搜求。

⑭ 士龍：陸雲，字士龍。朗練：謂明快練達。

⑮ 以識檢亂：謂以清醒之識自覺地避免繁雜。識，陸雲論文主張“清省”。檢，約束、限制。

⑯ 鮮淨：鮮明省淨。

14. 孫楚綴思[1]，每直置以疏通[2]；摯虞述懷[3]，必循規以温雅，其品藻流别[4]，有條理焉。傅玄篇章[5]，義多規鏡；長虞筆奏[6]，世執剛中[7]：並楨幹之實才[8]，非群華之韡萼也[9]。成公子安[10]，選賦而時美[11]；夏侯孝若[12]，具體而皆微[13]。曹攄清靡於長篇[14]，季鷹辨切於短韻[15]：各其善也。孟陽、景陽[16]，才綺而相埒[17]，可謂“魯衛之政”[18]，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19]，盧諶情發而理昭[20]：亦遇之於時勢也。

【校注】

① 孫楚：字子荆，西晉作家。綴思：猶構思。

② 直置：謂直書胸臆。疏通：謂通暢。

③ 摯虞：字仲治，西晉作家。

④ 品藻：品評，鑒定。流別：流派。摯虞有《文章流别集》，僅存殘文。

⑤ 傅玄：字休奕，西晉作家。

⑥ 長虞：傅咸，字長虞，傅玄之子，西晉作家。

⑦ 世執剛中：謂繼承其父的剛直中正。

⑧ 楨幹：築牆時所用的木柱，喻骨幹。

⑨ 韡（wěi）萼：明盛的花萼，謂陪襯。

⑩ 成公子安：指成公綏，字子安，西晉作家。

⑪ 選：通"撰"。

⑫ 夏侯孝若：指夏侯湛，字孝若，西晉作家。

⑬ 具體而皆微：語本《孟子・公孫丑上》"具體而微"之語，謂體制具備而規模較小，乃指夏侯湛一些摹仿《詩經》、《尚書》之作。

⑭ 曹攄（shū）：字顏遠，西晉作家。清靡：謂清新華麗。

⑮ 季鷹：張翰，字季鷹，西晉作家。辨切：謂明辨切實。短韻：指小詩。

⑯ 孟陽：張載，字孟陽。景陽：張協，字景陽，張載之弟。

⑰ 綺：華麗。相埒（liè）：相等。

⑱ 魯衛之政：《論語・子路》："魯衛之政，兄弟也。"

⑲ 劉琨：字越石，西晉詩人。多風：謂富有風力。

⑳ 盧諶：字子諒，東晉作家。

15. 景純豔逸[①]，足冠中興[②]：《郊賦》既穆穆以大

觀[3],《仙詩》亦飄飄而淩雲矣[4]。庾元規之表奏[5],靡密以閑暢;温太真之筆記[6],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7],文勝為史[8];準的所擬,志乎《典》、《訓》[9]:户牖雖異[10],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軫以高驤[11],故卓出而多偏[12];孫綽規旋以矩步[13],故倫序而寡狀[14]。殷仲文之孤興[15],謝叔源之閑情[16],並解散辭體[17],縹渺浮音[18]:雖滔滔風流[19],而大澆文意[20]。

【校注】

① 景純:郭璞,字景純。豔逸:豔麗而飄逸。

② 中興:謂偏安一隅之東晉政權。

③《郊賦》:郭璞有《南郊賦》。穆穆:謂莊嚴美好。

④《仙詩》:郭璞有《遊仙詩》十四首。飄飄而淩雲:化用《史記·司馬相如傳》"飄飄有淩雲之氣"語,謂《遊仙詩》不同凡響。

⑤ 庾元規:指庾亮,字元規。靡密:謂細緻精密。閑暢:謂從容暢達。

⑥ 温太真:指温嶠,字太真。

⑦ 孫盛:字安國,東晉史學家、文學家。干寶:字令升,東晉史學家、文學家。

⑧ 文勝為史:謂富有文采而用力於史學。

⑨《典》、《訓》:謂《尚書》之《堯典》、《伊訓》等篇。

⑩ 户牖(yǒu):門窗,此喻文史。

⑪ 袁宏:字彦伯,東晉文學家、史學家。發軫(zhěn):發車,喻發端,此謂文章立意。驤(xiāng):舉。

⑫ 卓出而多偏:謂時有卓見但也不乏偏激之辭。

⑬ 孫綽：字興公，東晉玄言詩人。規旋以矩步：猶循規蹈矩。

⑭ 倫序：有條理。寡狀：謂不够生動形象。

⑮ 殷仲文：字仲文，晉末詩人。孤興：孤獨之興致。

⑯ 謝叔源：指謝混，字叔源，晉末詩人。

⑰ 解散辭體：謂破壞詩歌之體制。

⑱ 縹渺浮音：謂虛浮之辭。

⑲ 滔滔風流：謂盛大的時代潮流。

⑳ 澆：薄而無味。

16. 宋代逸才[①]，辭翰鱗萃[②]；世近易明，無勞甄序[③]。

【校注】

① 逸才：出衆之才。

② 辭翰：文章，著述。鱗萃：猶鱗集，謂多。

③ 甄序：謂評述。

17. 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①]；晉世文苑，足儷鄴都[②]。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為稱首[③]；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為口實[④]。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⑤]？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校注】

① 參：羅列，並立。西京：即長安，此謂西漢。

② 儷：比，相配。鄴都：指魏都鄴城（今河北臨漳）。

③ 元封：西漢武帝年號(前110—前105)。

④ 口實：謂經常議論的内容。

⑤ 嘉會：昌盛的際會。

18. 讚曰：才難然乎[①]！性各異稟[②]。一朝綜文[③]，千年凝錦[④]。餘采徘徊[⑤]，遺風籍甚[⑥]。無曰紛雜，皎然可品[⑦]。

【校注】

① 才難然乎：《論語·泰伯》："才難，不其然乎？"

② 稟：稟賦，天賦。

③ 綜文：謂寫成文章。綜，參見《正緯》注。

④ 凝錦：凝固的錦繡，喻不變的華章。

⑤ 餘采徘徊：謂豐富的文采流傳後世。

⑥ 籍甚：盛大，盛多。

⑦ 皎然：清晰分明貌。

【譯文】

歷代的文章，可謂豐富而繁盛了！歷代文人的辭采華章，只能簡略地予以評述。虞代和夏代的文章，有皋陶提出的"六德"，夔所整理的"八音"，益所作的讚辭，以及《五子之歌》等等。它們的文辭温和，意義雅正，為千秋萬代之典範。商、周時期，有仲虺留下的勸誡之文，以及伊尹所述教訓之語；尹吉甫等人，則都寫有歌頌之詩。這些作品的意義固然堪為經典，其文辭也是值得師法的。

到了春秋時期，各國的大夫在聘問、集會之時，注重修飾辭

令。其妙語連珠,猶如打開了寶庫之門;辭采閃耀,仿佛進入了錦繡市場。薳敖選用楚國優秀的典章,隨會講究晉國的禮法;趙衰以富有文采而隨從公子重耳赴宴,子産因用詞講究而捍衛了鄭國的利益;子太叔貌美才秀而有文采,公孫揮則善於辭令。他們都是以文辭而著名的人物。

戰國時代任用武力,但文人仍不斷出現。諸子百家以其思想學説取信於世,屈原、宋玉則以《楚辭》展現其文采;樂毅的《報燕惠王書》明辨而義正,范雎的《上秦昭王書》周密而得當;蘇秦的遊説之辭力量强大而切中時勢,李斯的《諫逐客書》文辭華麗而以理動人。如果生在重視文章的時代,他們就是揚雄、班固一類的人物了。此外,荀子既是學術上的宗匠,又有描繪物象的"賦篇";如此文質彬彬,本來就是大儒的特點。

漢初的陸賈,首先創造出奇特的文采:既有《孟春賦》等作品,又著《新語》一書,其論辯之辭頗為宏富。賈誼才思之敏捷,超越駿馬之奔馳;其議論愜當而辭賦清新,不是隨便可以寫成的。枚乘的《七發》,鄒陽的《上書吴王》和《獄中上書自明》等文,乃是一腔深情著於筆端,不平之氣發為文辭。董仲舒專注於儒學,司馬遷用心於歷史;而他們又都有華美的辭賦之作,這就像《詩經》的作者訴説心中之憂怨吧!司馬相如喜歡讀書,學習屈原和宋玉,寫出了大量夸張豔麗的作品,成為辭賦的宗匠。不過,仔細考察其作品的意義,實在是義理淹没於文辭之中。所以揚雄説:"文辭華麗而用處不大的,就是司馬相如之作。"這話真是一點也不錯。王褒寫作文章,追求細密工巧的風格;他對聲音狀貌的描繪,形象生動而引人入勝。揚雄的謀篇命意,是辭賦家中最為深刻的。其用心幽遠深奥,並搜求挑選詭異奇麗的文辭;其竭盡才力而鑽研思考,所以作品義理豐富而用詞精當。

桓譚之論著,被認為比猗頓的財富更寶貴;宋弘舉薦他,便

比作司馬相如。但其《集靈宫賦》等賦作,卻偏狹淺薄而缺乏才氣。可見桓譚長於諷諫議論,而不擅長辭賦之作。馮衍一向愛好遊説之辭,但生逢盛世而志不得伸;其《顯志賦》自述生平之志,正好像蚌病而成珠了。班彪和班固、劉向和劉歆,父子相繼而文采不絶。前人以為班固的文章勝過了班彪,劉歆的學問比劉向更精通;不過班彪的《王命論》清晰而明辨,劉向的《新序》則完備而簡練:這就像産於昆山的美玉,再美也難以超過盛産美玉的昆山吧!傅毅和崔駰,其文采不相上下;崔瑗和崔寔,緊隨先輩之後:可謂能承繼家風了。杜篤和賈逵,也頗有文名;但稽考其實,則只能排在崔、傅二氏之後了。李尤的賦和銘,有志於大作宏論;但限於才力不足,只能如鳥兒低垂著翅膀而難以飛翔。馬融乃是一代大儒,思維通達而登高能賦;其作品具有經典的風範,形式和内容結合得非常完美。王逸見識廣博而頗有成就,但文采的運用卻缺乏才力。王延壽繼承父志,奇特的才智獨步一時。他善於描繪事物的形貌,難道不是運用了枚乘的寫作方法嗎?

張衡多才多藝,蔡邕精深雅正;他們二人文史兼通,隔代相望而前後輝映。這正像竹、柏之中心雖然虚實不同,卻都有堅貞的特點;金、玉的質地雖然軟硬不同,卻都是珍貴的寶物。劉向的奏議,意旨急切而語調過於緩慢;趙壹的辭賦,恃才傲物而體制有些鬆散。孔融氣勢充沛而長於書表等文體,禰衡思想敏鋭而長於辭賦等文體:可謂各有所長。潘勗憑藉經書而進行寫作,所以其《册魏公九錫文》冠絶群才;王朗發憤著書以寄託情志,其序銘之作亦頗有可觀。不過,在司馬相如和王褒以前,作家們大多憑藉才氣而不講求學問;劉向和揚雄以後,文章的寫作就經常引經據典了。這種對才氣或學問有所取捨的大致情形,還是應當予以區别而不能混淆的。

魏文帝曹丕文才豐沛,文章寫得清新綺麗;過去有貶低他的說法,認為與曹植相比差得很遠。然而,曹植文思敏捷而才氣過人,詩歌華麗而表文出色;曹丕則思慮周詳而才力稍緩,所以難以與曹植爭勝;但其樂府詩清秀拔俗,《典論》則論辯精要。認識到他們各有長短,也就不會有無知之見了。但是,世俗之人或抑或揚,往往隨聲附和,以至於曹丕以其地位之尊而降低了文才,曹植則以其處境艱難而得到更高的評價:這並非實事求是之論。王粲才華橫溢,文思敏捷而文筆細膩;擅長多種文體,文辭很少有病累;就其詩賦而論,則可以說是"建安七子"之冠吧!陳琳和阮瑀以擅長章表檄移而著稱,徐幹則以辭賦和論著而獲得美名;劉楨性情高潔而為情造文,應瑒學問優秀而在文章寫作上有所成就。路粹和楊修,在筆札和書記的寫作上頗為精工;丁儀和邯鄲淳,其論述之文寫得則不錯:他們都有值得稱道之處。劉劭的《趙都賦》,比得上前輩的優秀之作;何晏的《景福殿賦》,則可以光照後人。應璩的志趣情懷,表現在他的《百壹詩》之中;應貞的文采義理,則展示於他的《臨丹賦》裏。嵇康自出機杼而縱橫高論,阮籍任其性情而馳騁詩思:他們發出的聲音不同但都十分響亮,其翅膀各異卻都能高高飛翔。

張華的小賦,頗有神采而清新流暢;其《鷦鷯賦》的寓意,與韓非的《説難》是相同的。左思富有才華,造詣精專而用慮極深;其《三都賦》之作用盡氣力,而《詠史詩》則出類拔萃:可謂不遺餘力了。潘岳為人聰敏,辭出於己而和諧暢達;其《西征賦》之作盡展才華,而仍以餘力寫作哀誄:可謂情動於中。陸機欲展其才而追求思理深入,文辭則務求繁富,所以文章技巧嫻熟,但不能避免繁雜之弊;陸雲追求明朗簡練,能够自覺地避免繁雜,所以其文風簡潔省净,長於短篇之作。孫楚構思作文,慣於直抒胸臆而文理通暢;摯虞抒發情懷,必定循規蹈矩而温文爾

雅,而其對文章流别的品評,則頗有條理。傅玄的文章,内容多為規勸鑒誡;傅咸的奏議,則能繼承其父的剛直中正:他們都是堪當重任的楝樑之材,並非萬花叢中的緑葉。成公綏的賦作,大都寫得不錯;夏侯湛摹仿《詩經》、《尚書》的作品,體制具備而規模較小。曹攄文風清麗而多為長篇,張翰文辭明快而多為短詩:可謂各有所長。張載和張協,才思綺麗而不相上下,猶如魯國和衛國的兄弟之政,他們可説是兄弟之文了。劉琨之詩雅正雄壯而富有風力,盧諶之文發之於情而事理明晰:他們作品的風格和時代的特點是分不開的。

郭璞的詩賦豔麗而飄逸,堪稱東晉之冠。其《南郊賦》莊嚴華貴而蔚為壯觀,《遊仙詩》亦飄飄輕舉而有淩雲之志。庾亮的表奏,文辭細密而流暢;温嶠的筆記,文理通達而清新:他們的筆下之功也算不錯的了。孫盛和干寶,頗有文采而用功於歷史著作;他們取法的楷模,乃是《尚書》中的“典”、“訓”一類作品。雖其史作篇章不同,但其文筆辭采還是大體一致的。袁宏之作立意甚高而不同反響,所以時有卓見但也不乏偏激之辭;孫綽為人循規蹈矩,所以其詩賦平正有序但不够生動形象。至於殷仲文詩中所謂孤獨的興致,謝混詩中所謂蕭灑的閑情,則都是對詩歌文體的破壞,乃是一種虚浮飄緲的文辭;雖然這是一股盛大的時代潮流,但卻使文章的意味大為減弱了。

有宋一代人才輩出,其作品猶如鱗片大量彙集;由於時代很近而容易瞭解,所以也就無需再加評述了。

試看東漢的作家,是可以與西漢相比的;晉代的作家,也完全可以與建安時代相提並論。然而魏時的議論,都是對漢武帝時期最為推崇;宋代以來的美談,又總是言必稱“建安”。何以如此?難道不是因為那是崇尚文章的盛世、重視文人的良時嗎?嗚呼!這就是古人之所以重視時勢的原因了。

總而言之：人才難得，確實如此啊！人的性情各異，那是因為稟賦不同。一旦寫成文章，則成千古不變的錦繡。豐富的文采流傳後代，美好的風尚發揚光大。不要説作品紛繁複雜，它們其實是清晰可辨的。

知音第四十八

1. "知音"[①],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②];逢其知音[③],千載其一乎！

【校注】

① 知音：語出《禮記・樂記》,原指懂得音樂,此喻文章之賞會。

② 知：謂知音者。

③ 知音：謂知音者。

2. 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①],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②]"也。昔《儲説》始出[③],《子虚》初成[④],秦皇、漢武,恨不同時[⑤];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⑥],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⑦]?

【校注】

① 同：指同時代的人。古：謂古人。

② "日進前"二句：語出《鬼谷子・内楗(jiàn)》。御,用。

③《儲説》:《韓非子》有《内儲説》、《外儲説》等篇。

④《子虚》：指司馬相如的《子虚賦》。

⑤“秦皇”二句:《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載,秦始皇讀了韓非的《孤憤》等篇曾説:“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漢書·司馬相如傳》載:漢武帝讀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曾説:“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⑥ 韓囚:韓非入秦後,被讒入獄而死。馬輕:謂司馬相如未被重視。

⑦ 明鑒:謂明確顯示。

3. 至於班固、傅毅[①],文在伯仲[②],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③]。及陳思論才[④],亦深排孔璋[⑤];敬禮請潤色[⑥],嘆以為“美談”;季緒好詆訶[⑦],方之於“田巴”[⑧]: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⑨],非虛談也。

【校注】

① 傅毅:字武仲,東漢作家。

② 伯仲:兄弟,喻不相上下。

③“下筆”句:引自《典論·論文》。

④ 陳思:指陳思王曹植,下述其論均出自《與楊德祖書》。

⑤ 孔璋:陳琳,字孔璋。

⑥ 敬禮:丁廙(yì),字敬禮,漢末作家。

⑦ 季緒:劉修,字季緒,漢末作家。詆訶(hē):詆毀,指責。

⑧ 方:比。田巴:戰國時齊國辯士。

⑨ 魏文:指魏文帝曹丕。文人相輕:語出《典論·論文》。

4. 至如君卿唇舌[①],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②],

諮東方朔[③];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④],輕言負誚[⑤];況乎文士,可妄談哉?

【校注】

① 君卿:樓護,字君卿,西漢辯士,其論文之語已佚。脣舌:喻有口才。

② 史遷:即太史公司馬遷。

③ 諮:商議,徵詢。

④ 博徒:賭徒,此謂地位低下之人。

⑤ 誚:嘲笑,譏刺。

5. 故鑒照洞明[①],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②];才實鴻懿[③],而崇已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④],而信偽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⑤],豈多嘆哉?

【校注】

① 鑒照:鑒識照察。洞明:深明。

② 二主:指秦始皇與漢武帝。

③ 鴻懿:博大完美。

④ 逮:及。

⑤ "醬瓿(bù)"之議:《漢書·揚雄傳》載,劉歆談到揚雄的《太玄》時說:"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醬瓿,盛醬的小罎子。

6. 夫麟鳳與麏雉懸絶[①],珠玉與礫石超殊[②],白日垂其照[③],青眸寫其形[④]。然魯臣以麟為麏[⑤],楚人以雉為鳳[⑥],魏民以夜光為怪石[⑦],宋客以燕礫為寶珠[⑧]。形

器易徵[9],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

【校注】

① 麟:指麒麟,古代傳説中的瑞獸。麏(jūn):獐子,似鹿而小。雉:野雞。懸絶:懸殊極大。

② 礫(lì)石:小石塊,砂石。超殊:猶迥異。

③ 垂:謂附射。

④ 青眸:清亮的黑眼珠。

⑤ "然魯臣"句:事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⑥ "楚人"句:事見《尹文子·大道上》。

⑦ "魏民"句:事見《尹文子·大道上》。民,通行本作"氏",楊升庵批點曹學佺評《文心雕龍》作"民"。夜光:珠名。

⑧ "宋客"句:事見《闞(kàn)子》。燕礫:燕山之礫石。

⑨ 徵:證驗。

7. 夫篇章雜沓[1],質文交加;知多偏好[2],人莫圓該[3]。慷慨者逆聲而擊節[4],醞藉者見密而高蹈[5],浮慧者觀綺而躍心[6],愛奇者聞詭而驚聽[7]。會己則嗟諷[8],異我則沮棄[9];各執一隅之解[10],欲擬萬端之變[11]: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12]"也。

【校注】

① 雜沓:紛雜繁多貌。

② 知:謂讀者。

③ 圓該:謂完備。

④ 逆:迎。擊節:猶擊節稱賞。

⑤ 醖藉：猶蘊藉，寬和有涵容。藉，通行本作“籍”，元至正本作“藉”。高蹈：舉足頓地，喜悦貌。

⑥ 浮慧：謂才智浮淺。綺：謂華美。

⑦ 詭：怪異。

⑧ 會：符合，相合。嗟：謂贊嘆。諷：謂誦讀。

⑨ 沮：阻止，詆譭。

⑩ 隅：角落，喻事物的一個方面。

⑪ 擬：揣度，推測。

⑫ “東向”二句：《淮南子·泛論訓》：“東面而望，不見西牆。”

8.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①]，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②]，務先博觀。閲喬岳以形培塿[③]，酌滄波以喻畎澮[④]；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⑤]，照辭如鏡矣。

【校注】

① 操：謂彈奏。桓譚《新論·琴道》：“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為知音。”

② 圓照之象：謂全面理解和把握各種情況。

③ 喬岳：謂高山。培塿（pǒu lǒu）：小土丘。

④ 酌：挹取，舀。滄波：碧波，謂江海之波。畎澮（quǎn kuài）：田間小溝，泛指溪流、溝渠。

⑤ 衡：秤。

9. 是以將閲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①]，二觀

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②]，五觀事義[③]，六觀宫商[④]。斯術既形[⑤]，則優劣見矣。

【校注】

① 位體：指體裁的運用。

② 奇正：代指寫作風格。

③ 事義：指作品的事類徵引。

④ 宫商：五音之二，代指音律。

⑤ 術：方法。

10.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①]，觀文者披文以入情[②]：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③]；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④]！

【校注】

① 綴文：指寫作。

② 披：翻閱。

③ 覘：觀看，觀察。

④ 識照：辨識鑒察。

11. 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①]；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②]？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③]，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④]，深廢淺售[⑤]；此莊周所以笑《折楊》[⑥]，宋玉所以傷《白雪》也[⑦]。昔屈平有言[⑧]："文質疏内[⑨]，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絶麗之文"[⑩]，其事浮淺[⑪]，亦可

知矣。

【校注】

① "夫志在"二句:《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伯牙,春秋時精於琴藝之人。鍾子期,春秋時楚人,精音律。

② 匿:隱藏。

③ 瞭:眼珠明亮。

④ 監:通"鑒",察看。

⑤ 深廢淺售:謂拋棄深刻之作而看好淺薄之作。

⑥ 莊周:即莊子,其笑《折楊》事見《莊子·天地》。《折楊》,一種通俗歌曲。

⑦《白雪》:一種高雅樂曲。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⑧ 屈平:即屈原,下引其語見於《楚辭·九章·懷沙》。

⑨ 文質疏内(nè):原文作"文質疏内兮"。文質,外表與内質,謂為人。疏,迂闊,不切實際。内,通"訥",木訥,不善言辭。

⑩ "心好"句:見於揚雄《答劉歆書》。沈博:謂博大精深。絶麗:謂華美絶倫。

⑪ 其:疑為"不"之誤。

12. 夫唯深識鑒奥[①],必歡然内懌[②],譬春臺之熙衆

人[3]，樂餌之止過客[4]。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5]；書亦國華[6]，翫繹方美[7]：知音君子，其垂意焉[8]。

【校注】

① 鑒奥：察其微妙。

② 懌(yì)：喜悦，快樂。

③ “譬春臺”句：《老子》第二十章：“衆人熙熙，如春登臺。”熙，和樂，和悦。

④ “樂餌”句：《老子》第三十五章：“樂與餌，止過客。”餌，食物。

⑤ “蘭為國香”二句：《左傳·宣公三年》：“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國香，謂其香甲於一國，後以指蘭花。服，佩帶。媚，喜愛。

⑥ 國華：即國花，謂國之精華。

⑦ 翫繹：謂翫味探析。通行本作“翫澤”，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翫繹”。

⑧ 垂意：注意，留心。

13. 讚曰：“洪鐘萬鈞”[1]，夔、曠所定[2]；良書盈篋[3]，妙鑒乃訂[4]。流鄭淫人[5]，無或失聽[6]。獨有此律[7]，不謬蹊徑[8]。

【校注】

① 洪鐘萬鈞：語出張衡《西京賦》。鈞，古代重量單位，三十斤。

② 夔：舜時樂官。曠：指師曠，春秋時晉國樂師。

③ 篋(qiè)：小箱子,此謂書箱。

④ 妙鑒：謂高明的鑒賞力。訂：評議,評定。

⑤ 流鄭：謂流行小曲。鄭,謂鄭國的音樂,指與雅樂相對的俗樂。淫人：謂使人變得庸俗。

⑥ 無或：不要。失聽：謂聽聞有誤。

⑦ 此律：謂上述"六觀"。

⑧ 蹊徑：路徑,方法。

【譯文】

文章的賞會是很難的啊！文章本身既難於理解,真正懂得文章的人也很難遇到;遇到真正理解作品的人,大概千年之中能有一次吧！

自古以來對文章的閱讀,往往輕視同時代的人而懷念古代的人;真是"每天都在面前的人得不到重用,老遠聽到其名聲卻不勝傾慕"了。從前韓非的《儲説》開始傳出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剛剛寫成後,秦始皇和漢武帝都深恨不能和他們相見;但後來相見了,結果卻是韓非被囚禁而司馬相如也受到冷落。這不正是對同時代人的輕視嗎？至於班固和傅毅,文章可以説不相上下,而班固卻譏笑傅毅"一下筆就不知道自己收住"。曹植品評人才之時,也極力貶低陳琳;丁廙請他修改文章,他就予以贊賞而認為可成佳話;劉修喜歡批評別人,他就比之為古代的田巴。曹植的偏見不是很明顯嗎？所以魏文帝曹丕曾説"文人都是互相瞧不起的",真是一點不假。至於像樓護,只是口才不錯,卻居然想評論文章,説什麼"司馬遷著書,曾請教東方朔";因此桓譚等人頗為不屑地對他進行嘲笑。樓護本來就是没有什麼地位的人,可還是因為信口亂説而被人恥笑;何況作為文人,怎能妄加評論呢？由上可知,有人識見非同一般,卻不免貴古賤

今,像秦始皇和漢武帝就是如此;有人確實才氣不凡,但往往抬高自己而貶低別人,像班固和曹植就是如此;有人並不懂得文章,卻輕信傳言而難明真相,像樓護就是如此。劉歆曾擔心揚雄的著作會被人用來蓋醬罎子,難道只是多餘的慨嘆嗎?

麒麟和獐子、鳳凰和山雞有著明顯的區別,珠玉和石子更是完全不同,陽光之下固然容易辨別,目光明亮也不難分得清楚。然而魯國的官吏竟把麒麟當作獐子,楚國也有人把山雞叫做鳳凰,魏國有人把夜間發光的美玉視為怪異的石頭,宋國則有人把燕山的石子當作寶珠。這些有形的東西本是容易分清的,可是竟然荒謬如此,而文章的種種情況本就十分複雜,誰又能説容易鑒別呢? 文章的結構錯綜交織,其內容和形式更是難解難分;而讀者大多各有所好,一般人不可能作出全面的分析。性情慷慨之人遇到激昂之作就會擊節稱賞,性格含蓄之人讀到細密之處便會十分興奮,比較聰明的人看到綺麗之文經常躍躍欲試,愛好新奇的人聽到怪異之事往往驚喜不已。總之,適合自己口味的就激賞贊嘆,不合自己情趣的就棄之不理;各人以自己的片面之見,去理解各種文章的千變萬化,結果正所謂"面向東方而望,那是不會看到西邊之牆的"。

大凡彈奏過上千首樂曲的人便能够通曉音樂,把翫過上千口寶劍的人就可以識別兵器,所以要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各種文章的情況,就必須廣泛地閱讀。到過高山的人自然可以看清小丘,見過大海的人也就更能明白小溝。只要不存在對作者或輕視或重視的私心,不以各人的偏好而決定作品的取捨,那就可以做到對內容的評價像天平稱量一樣公正合理,對文辭的觀察像鏡子映照一樣實事求是了。所以,對文章的閱讀,首先應從如下六個方面入手:一是考察作品的體裁運用,二是考察作品的文辭采飾,三是考察作品的變化創新,四是考察作品的寫作風格,

五是考察作品的事類徵引，六是考察作品的音韻聲律。如果能够熟練運用這個方法，那麽文章的優劣就可以顯露無遺了。

文章的寫作是先有感情的産生而後形之於文辭，文章的閱讀則是從作品的文辭入手而理解作者的感情；順著河流可以找到它的源頭，無論如何幽深，總能使其顯露。時代久遠，我們不能見到古人之面；然而，通過閱讀文章就可以看到作者的内心世界。難道是作品特别深奥嗎？只怕是我們的見識過於淺陋罷了。一個人寄託於山水的情思，尚且可以用無形的琴聲來表達；何况形諸筆端的文章，其思想感情又怎能隱藏得了呢？所以，讀者用心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就像用眼睛來觀察事物的形貌一樣，目光明亮則没有不能分清的事物，心靈敏鋭也就没有不能把握的思想感情。然而一般人對作品鑒賞的錯誤在於，深刻的作品往往被拋棄，而淺薄的作品則經常被看好；這就是莊子之所以譏笑人們喜歡俗曲《折楊》，而宋玉之所以感嘆雅樂《白雪》難逢知音的原因了。從前屈原説過："我為人迂闊而又不善表達，所以人們不瞭解我的獨特的風采。"看到獨特之處，只有靠真正理解作品的人了。揚雄自稱"喜歡博大精深而文采叫絶的文章"，則其不喜歡膚淺之作，也就由此可知了。只有看到作品的深刻而獨特之處，才能真正産生内心的愉悦；就像春天登臺而使衆人情舒意暢，又如音樂和美味自然使過客止步一樣。據説蘭花乃是全國最香的花，所以人們特别喜歡佩帶在身上，從而亦愈覺蘭花之香。文章乃是國家的精華，只有仔細品味，才能懂得其中之美。想要真正理解作品的人們，應當記住這點啊！

總而言之：聲音洪亮的大鐘，乃由古代樂師所制定；滿箱的好書，則要靠非凡的識見來品評。流蕩的俗曲會使人誤入歧途，正確的判斷力不能因此而斷送。只有遵循"六觀"的閱讀方法，才能找到正確的途徑。

程器第四十九[①]

1.《周書》論士，方之“梓材”[②]，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臒”施[③]，“垣墉”立而雕杇附[④]。而近代詞人[⑤]，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為[⑥]：“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⑦]。”韋誕所評[⑧]，又歷詆群才[⑨]。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⑩]！

【校注】

① 程器：程其器能，謂衡量、品評作家之才能。

② “《周書》”二句：《尚書·周書》有《梓材》篇。方：比。梓材：謂優質的木材。

③ “是以”句：《尚書·梓材》：“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wò)。”樸斲：謂削治。丹雘，紅色塗漆。

④ “垣墉(yōng)”句：《尚書·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jì cí)。”垣墉，牆。雕杇(wū)：即塈茨，謂牆壁之繪飾。

⑤ 詞人：通行本作“辭人”，元至正本作“詞人”。

⑥ 魏文：指魏文帝曹丕，下述引文見其《與吴質書》。

⑦ 類：大多。不護細行：謂不拘小節。

⑧ 韋誕：字仲將，三國時書法家。

⑨ 詆：謂指責。群才：指建安文人王粲等。《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注引魚豢《魏略》載有韋誕歷詆群才之語。

⑩ 吁：嘆詞。

2. 略觀文士之疵①：相如竊妻而受金②，揚雄嗜酒而少算③；敬通之不循廉隅④，杜篤之請求無厭⑤；班固諂竇以作威⑥，馬融黨梁而黷貨⑦；文舉傲誕以速誅⑧，正平狂憨以致戮⑨；仲宣輕脆以躁競⑩，孔璋偬恫以粗疏⑪；丁儀貪婪以乞貨⑫，路粹餔啜而無恥⑬；潘岳詭禱於愍懷⑭，陸機傾仄於賈、郭⑮；傅玄剛隘而詈臺⑯，孫楚很愎而訟府⑰。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⑱。

【校注】

① 疵：小病，引申為過失、缺點。

② 相如：指司馬相如。竊妻而受金：《漢書・司馬相如傳》載，司馬相如引誘寡婦卓文君並與其私奔。又載，有人上書言其使蜀時受金，相如因此失官。

③ 少算：有兩説，一為揚雄疏於精打細算而致家貧，一為揚雄作《劇秦美新》而美化王莽之新朝。

④ 敬通：馮衍，字敬通。不循廉隅：謂品行不够端正。廉隅，棱角，喻品行端方。

⑤ 杜篤：東漢作家。請求無厭：《後漢書・文苑傳》載，杜篤曾數次請託美陽縣令。

⑥ 諂(chǎn)：奉承，獻媚。竇：指大將軍竇憲。

⑦ 黨：謂結黨阿附。梁：指大將軍梁冀。黷(dú)貨：貪汙納賄。

⑧ 文舉：孔融，字文舉。速誅：招致殺戮。孔融被曹操殺害。

⑨ 正平：禰衡，字正平。狂憨：狂放憨直。致戮：禰衡終為江夏太守黄祖所殺。

⑩ 仲宣：王粲，字仲宣。輕脆：形容軟弱。躁競：謂急於仕進。

⑪ 孔璋：陳琳，字孔璋。傯恫（zǒng dòng）：魯莽貌。

⑫ 丁儀：建安時文人。乞貨：謂貪財。

⑬ 路粹：建安時文人。餔啜（bū chuò）：謂吃喝。

⑭ 詭禱於愍（mǐn）懷：《晉書·愍懷太子傳》載，賈后欲廢愍懷太子，便命潘岳以太子口吻擬寫一封要求晉惠帝"自了"的書信，"草若禱神之文"，使醉酒後的太子"依而寫之"，此信呈上，太子隨廢。禱，通行本作"譸（zhōu）"，元至正本作"禱"。

⑮ 傾仄：謂依附。賈、郭：指賈謐、郭彰，均為賈后親信。

⑯ 剛隘：剛愎褊狹。詈（lì）：駡。臺：尚書臺，尚書之官署，此謂尚書臺之官員。

⑰ 孫楚：西晉作家。佷（hěn）愎：兇狠固執。通行本作"狠愎"，元至正本作"佷愎"。訟府：謂控告軍府。孫楚曾與驃騎將軍石苞互相攻擊。

⑱ 瑕纍：玉之斑痕，泛指缺點、毛病。

3. 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①]。至如管仲之盜竊[②]，吳起之貪淫[③]，陳平之汙點[④]，絳、灌之讒嫉[⑤]：沿兹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⑥]，而仄媚董賢[⑦]；況班、馬之賤職[⑧]，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⑨]，而鬻官囂俗[⑩]；況馬、杜之磬懸[⑪]，丁、路之貧薄

哉[12]？然子夏無虧於名儒[13]，濬沖不塵乎竹林者[14]，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15]，鄒、枚之機覺[16]，黄香之淳孝[17]，徐幹之沈默[18]：豈曰文士，必其玷歟[19]？

【校注】

① 咎：罪過，過失。

② 管仲：春秋時政治家，相傳曾為盜。

③ 吴起：春秋時軍事家。貪淫：貪財而好色。

④ 陳平：西漢開國功臣。汙點：《史記·陳丞相世家》載，周勃、灌嬰等人曾謂陳平"盜其嫂"。

⑤ 絳、灌：指周勃、灌嬰，均為漢文帝時丞相。絳，地名（今屬山西），周勃賜爵列侯，食邑於絳，故稱"絳侯"。讒嫉：讒害嫉妒。

⑥ 孔光：字子夏，西漢成帝、哀帝時為丞相。衡：喻權力中樞。鼎：喻重臣之位。

⑦ 仄媚：以不正之道討好奉承。董賢：漢哀帝之男寵。

⑧ 班、馬：指班固、馬融。

⑨ 王戎：字濬沖，魏末"竹林七賢"之一，西晉初因功封侯，惠帝時官至司徒、尚書令。上秩：謂高官。

⑩ 嚚俗：為世人所喧嚷、叱罵。

⑪ 馬、杜：指司馬相如、杜篤。磬懸：懸挂著的磬，形容空無所有，家徒四壁。磬，古代打擊樂器。

⑫ 丁、路：指丁儀、路粹。

⑬ 名儒：孔光為孔子十四世孫，故稱。

⑭ 塵：汙染。竹林：指魏末的"竹林七賢"。

⑮ 屈：指屈原。賈：指賈誼。

⑯ 鄒、枚：指鄒陽、枚乘，均為西漢作家。機覺：機敏警覺。吳王劉濞謀反，鄒、枚俱上書以諫，不聽而離去。

⑰ 黄香：東漢文人。淳孝：猶至孝。

⑱ 沈默：猶沈静。曹丕《與吴質書》："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箕山，堯時隱士許由隱居之所，後以"箕山之志"謂隱居不仕之節。

⑲ 玷：玉之斑點，喻缺點。

4. 蓋人稟五材[①]，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②]，此江河所以騰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③]，亦有以焉[④]。

【校注】

① 五材：即五行，指金、木、水、火、土。

② 誚：責備。

③ 通塞：謂順逆、高低、貴賤。

④ 以：原因。

5. 蓋士之登庸[①]，以成務為用[②]。魯之敬姜[③]，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④]，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⑤]，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⑥]，勳庸有聲[⑦]，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⑧]，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⑨]。郤縠敦《書》[⑩]，故舉為元帥[⑪]，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⑫]，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

【校注】

① 登庸：選拔任用。

② 成務：謂成就事業。

③ 敬姜：春秋時魯相文伯之母。

④ 推：推論。機綜(zèng)：織機之經緯相成的裝置。

⑤ 揚、馬：指揚雄、司馬相如。

⑥ 庾元規：名亮，東晉成帝初為中書令，掌握朝政。

⑦ 勳庸：功勳。

⑧ 台岳：三台四岳，謂權力中樞。三台，星名，喻三公，乃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四岳，傳為古代四方諸侯之長。

⑨ 左右惟宜：謂文武兼備。《詩·小雅·裳裳者華》："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⑩ 郤縠(xì hú)：春秋時晉國將帥。敦：崇尚，注重。

⑪ 舉為元帥：郤縠以崇尚《詩》《書》而被舉為元帥，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⑫ 孫武：春秋時軍事家。《兵經》：即《孫子兵法》。

6.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①，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②；楩楠其質③，豫章其幹④。摛文必在緯軍國⑤，負重必在任棟樑；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⑥：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校注】

① "君子"二句：《周易·繫辭下》："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器，才能，能力。

② "固宜蓄素"二句：語本《法言·君子》"弸(péng)中而

彪外”之語。素，原始、根本，謂道德。弸，充滿。彪，虎紋，喻文彩。

③ 楩(pián)楠：黃楩木與楠木，皆為大木，質地堅密。

④ 豫章：枕木與樟木的並稱，皆為大木。

⑤ 緯：治理。

⑥ “窮則”二句：語本《孟子・盡心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7. 讚曰：瞻彼前修①，有懿文德②。聲昭楚南③，采動梁北④。雕而不器⑤，貞幹誰則⑥？豈無華身，亦有光國⑦！

【校注】

① 前修：猶前賢。

② 文德：謂文才和德行。

③ 楚南：即南楚，南方的楚國。屈原乃楚國人，賈誼則曾為長沙王太傅。

④ 梁北：即北梁，北方的梁國(今河南商丘一帶)，鄒陽、枚乘曾去吳王而投梁孝王。

⑤ 雕而不器：謂只有文采而沒有實際的才幹。

⑥ 貞幹：支柱、骨幹，謂棟樑之材。

⑦ “豈無”二句：謂豈能沒有斐然的文采呢，那也是國家的光彩啊！

【譯文】

《尚書・周書》論述士人，以優質的木材為喻，大概是重視

實用而又兼備文采的意思。所以精心打制而成的器具,還必須塗上朱紅之漆;牆壁築成以後,還需要加以雕畫粉飾。但是後世的作家,往往只追求辭采的華美而拋棄了實際的用途。所以魏文帝曹丕認為:"古今文人,大都不拘小節。"韋誕的評論,更是對許多文人一一進行指責。後人隨聲附和,錯誤地以為所有文人都是如此。唉,可悲啊!

我們可以簡略地來看一下文人的毛病:司馬相如引誘卓文君私奔,又接受過賄賂;揚雄嗜好喝酒,而又疏於精打細算。馮衍的品行不够端正,杜篤則没完没了地向官府請託。班固諂媚竇憲而作威作福,馬融投靠梁冀而又有貪汙行為。孔融狂傲放誕而招殺身之禍,禰衡輕狂癡憨而終遭屠戮。王粲為人軟弱而又急於功名,陳琳為人草率而性情粗疏。丁儀為人貪婪而愛財,路粹貪吃貪喝而不知羞恥。潘岳參與謀害湣懷太子,陸機則逢迎賈謐、郭彰等權貴。傅玄剛愎狹隘而謾駡官員,孫楚陰狠執拗而糾纏軍府。諸如此類,都是文人的缺點。

文人既有缺點,武士也應如此。古代的將相,毛病實在不少:如管仲的盜竊,吴起的貪財好色,陳平的作風不正,周勃和灌嬰的讒言嫉妒等等;自此以後,例子多得數不完。孔光身為宰相,尚且獻媚於董賢,何況班固和馬融之職位低微,潘岳也位居下僚呢?王戎乃是開國大臣,尚且賣官鬻爵而引起世人的議論,何況司馬相如和杜篤如此窮困,丁儀和路粹又是如此貧薄呢?然而,孔光仍然號稱"名儒",王戎也仍然列於"竹林七賢",就因為他們名位頗高而減輕了人們的譏諷。至於像屈原和賈誼的忠貞不屈,鄒陽和枚乘的機敏警覺,黄香的為人至孝,徐幹的沈静淡泊:怎能説文人就一定有缺點呢?

人的稟性不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除非聖賢,是很難予以求全責備的。然而,將相以其地位崇高而格外顯貴,

文人則以其職位卑微而多受責怪：這就是滔滔江河之所以奔騰不息，涓涓細流之所以曲折艱難的原因了。名聲的貶抑或者褒揚，既然已經如此；而地位之高低的形成，也是有原因的。大概士人被提拔任用，在於其能够做實事。魯國的敬姜，不過是女人中比較聰明的罷了；但是她能推求織布之理，用以說明治國之道。哪有男子漢大丈夫學為文章，卻不能參與政事的呢？像揚雄和司馬相如等人，只知道寫文章而不能做實事，所以始終地位低下。從前庾亮才思清峻，因其功勳卓著而頗有政治聲望，所以其文才不顯；如果他不是高官，那麼正是一個適合為文的人才。文才武略，都應當具備。春秋時的郤縠崇尚《詩》、《書》，所以被選拔為元帥；怎能因為喜歡文章就不去習練武藝了呢？孫武的《兵經》，文辭如珠玉般優美；怎能因為習練武藝就不去學習文章了呢？

因此，士人應當具備實際的才幹，一旦時機成熟就可施展抱負，從而做出一番事業。必須培養自己的道德，使得內心充實豐滿；又要注意運用和展露自己的才華，使得外表文采斐然。要像楩木和楠木那樣具有堅實的質地，又如杶木和樟木那樣具有高大的材幹。寫文章必須有助於軍國大事，做實事必須稱得上棟樑之材；窮困時要獨善其身而發憤著書，騰達時則順應時勢而建功立業。像這樣的文人，便是《周書・梓材》中所謂的人才了。

總而言之：試看前代的優秀作家，都有傑出的文才和美好的德行；他們的美名傳遍南方的楚地，他們的文采震動北方的梁國。如果只有文采而没有實際的才幹，怎能成為棟樑之材？如果没有斐然的文采，又哪來國家的光榮！

序志第五十

1.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①],王孫《巧心》[②],心哉美矣夫[③],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④],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⑤]?

【校注】

① 涓子:齊人,傳為得道成仙者,著《琴心》三篇。

② 王孫:姓,名不傳。《漢書·藝文志》有《王孫子》一篇,一名《巧心》,屬儒家。

③ 矣夫:通行本作“矣”,《梁書·劉勰傳》引作“矣夫”,元至正本亦作“矣夫”。

④ 雕縟:雕鏤彩飾,謂精雕細琢而使文辭優美,猶雕龍。

⑤ 騶奭:戰國時齊國學者。群言“雕龍”:《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齊人稱頌騶奭為“雕龍奭”。

2. 夫宇宙綿邈[①],黎獻紛雜[②];拔萃出類[③],智術而已[④]。歲月飄忽,性靈不居[⑤];騰聲飛實[⑥],制作而已[⑦]。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⑧],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⑨]: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⑩],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⑪]。豈好辯哉?不得已也[⑫]。

【校注】

① 宇宙：謂天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綿邈：長久，遥遠。

② 黎：民衆，百姓。獻：賢者。

③ 拔萃：謂出衆。《孟子·公孫丑上》："出乎其類，拔乎其萃。"

④ 智術：才智與計謀。

⑤ 性靈：聰明才智，此謂人的生命。

⑥ 騰聲：謂傳揚名聲。飛實：謂流傳業績。

⑦ 制做：創作，寫作。

⑧ "夫肖貌"二句：夫，通行本作"夫有"，《梁書·劉勰傳》作"夫"。肖貌，相像、貌似。稟性，謂天賦的品性資質。五才，即五行，指金、木、水、火、土。《漢書·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宵，通"肖"。五常，即五行。

⑨ "擬耳目"二句：《淮南子·精神訓》："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

⑩ 甚：通行本作"同"，《梁書·劉勰傳》引作"甚"。

⑪ 樹德建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⑫ "豈好辯"二句：《孟子·滕文公下》："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3. 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逾立[①]，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②]，隨仲尼而南行[③]；旦而寤[④]，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⑤]，乃小子之垂夢歟！

【校注】

① 逾立：過了三十歲。《論語·為政》："三十而立。"

② 禮器：祭器。

③ 仲尼：孔子，字仲尼。

④ 寤（wù）：醒。

⑤ 也：通行本作"哉"，《梁書·劉勰傳》引作"也"。

4．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①。敷讚聖旨②，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③，弘之已精④，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⑤。"五禮"資之以成⑥，"六典"因之致用⑦；君臣所以炳煥⑧，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⑨。辭人愛奇⑩，言貴浮詭⑪；飾羽尚畫⑫，文繡鞶帨⑬：離本彌甚，將遂訛濫⑭。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⑮；尼父陳訓，惡乎"異端"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⑰。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校注】

① "自生人"二句：《孟子·公孫丑上》："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人'當作'民'。"

② 敷讚：陳述闡明。

③ 馬：指馬融，曾遍注群經。鄭：指鄭玄，曾師事馬融，亦遍注群經，成為東漢經學大師。

④ 弘：光大。

⑤ 枝條：喻分支、支派。

⑥ 五禮：古代用於祭喪朝覲等的五種禮制，即吉禮、凶禮、

賓禮、軍禮、嘉禮。

⑦ 六典：古代安邦治國之六種法典，包括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

⑧ 炳煥：顯明。

⑨ 文體解散：指文章體制敗壞。

⑩ 辭人：辭賦家，泛指作家。

⑪ 浮詭：謂虛華怪異。

⑫ 飾羽尚畫：謂彩飾羽毛，喻刻意追求文采。《莊子・列御寇》："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

⑬ 文繡鞶帨(pán shuì)：刺繡腰帶和佩巾，喻過分雕飾辭采。《法言・寡見》："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

⑭ 訛濫：謂怪異虛妄。

⑮ "蓋《周書》"二句：《尚書・周書・畢命》："辭尚體要，不惟好異。"體要，謂切實而簡要。

⑯ "尼父"二句：《論語・為政》："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尼父，指孔子。

⑰ "辭、訓"二句：謂《周書》和孔子均言及"怪異"的問題，正說明文章應該以切實簡要為根本。

5.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①]，陳思序書[②]，應瑒《文論》[③]，陸機《文賦》，仲治《流别》[④]，宏範《翰林》[⑤]：各照隅隙[⑥]，鮮觀衢路[⑦]。或臧否當時之才[⑧]，或銓品前修之文[⑨]；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⑩]。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别》精而少功[⑪]，《翰林》淺而寡要。

又君山、公幹之徒⑫，吉甫、士龍之輩⑬，泛議文意，"往往間出"⑭：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⑮，無益後生之慮。

【校注】

① 如：通行本作"於"，《梁書・劉勰傳》引作"如"。魏文：指魏文帝曹丕，著有《典論》，僅存《論文》、《自序》等篇。

② 陳思：指陳思王曹植，有《與楊德祖書》。楊德祖，名修，漢末作家。

③《文論》：應瑒有《文質論》一篇，雖並非專論文章，但論述頗為華麗，或即劉勰所指。

④ 仲治：摯虞，字仲治，西晉學者。通行本作"仲洽"，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作"仲治"。《流别》：摯虞有《文章流别集》，乃文章分類選集，其於所選文體各為之論，稱《文章流别論》。

⑤ 宏範：李充，字宏範，東晉學者，有《翰林論》。

⑥ 各照隅隙：語本《淮南子・説山訓》"受光於隙，照一隅"，謂只論及次要方面。

⑦ 衢：大路。

⑧ 臧否（pǐ）：品評，褒貶。

⑨ 銓品：衡量品評。

⑩ 撮題：概括提要。

⑪ 功：謂功用。通行本作"巧"，《梁書・劉勰傳》引作"功"。

⑫ 君山：桓譚，字君山，有《新論》。公幹：劉楨，字公幹，其論文之作已佚，《風骨》、《定勢》諸篇有所徵引。

⑬ 吉甫：應貞，字吉甫，西晉學者，其論文之作已佚。士

龍：陸雲，字士龍，有《與兄平原書》三十五篇。

⑭ 往往間出：語出《史記·太史公自序》，此謂偶有可取之説。

⑮ 誥：告誡。

6.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①]，師乎聖，體乎經[②]，酌乎緯[③]，變乎騷[④]；文之樞紐，亦云極矣[⑤]。若乃論文敘筆[⑥]，則囿别區分[⑦]：原始以表末[⑧]，釋名以章義[⑨]，選文以定篇[⑩]，敷理以舉統[⑪]。上篇以上，綱領明矣。

【校注】

① 道：天地自然之運行規律和法則。

② 體乎經：以經典為主體。

③ 酌：擇善而取。

④ 變乎騷：以離騷為變體。

⑤ "文之樞紐"二句：謂文章的關鍵問題，也就是這些了。

⑥ 論文敘筆：指從《明詩》至《書記》的二十篇。文，謂有韻的文體。筆，謂無韻的文體。

⑦ 囿别區分：謂分為幾個方面。

⑧ 原始以表末：猶"原始要終"，即探究各體文章發展的始末。

⑨ 章：顯示，表明。

⑩ 選文以定篇：謂選取各體文章的代表作品而予以評定。

⑪ 敷理以舉統：謂概括各體文章的寫作之理並總結共同的為文之道。

7. 至於剖情析采①，籠圈條貫②：摛神、性③，圖風、勢④，苞會、通⑤，閱聲、字⑥。崇替於《時序》⑦，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⑧，耿介於《程器》⑨。長懷《序志》⑩，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⑪。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⑫。

【校注】

① 剖情析采：指從《神思》至《總術》的十九篇。剖，通行本作"割"，元至正本作"剖"。

② 籠圈：包舉，概括。條貫：條理，系統。

③ 摛：謂陳述。神、性：指《神思》、《體性》。

④ 圖：謂探討。風、勢：指《風骨》、《定勢》。

⑤ 苞：彙聚。會、通：指《附會》、《通變》。

⑥ 聲、字：指《聲律》、《練字》。

⑦ 崇替：盛衰興亡。

⑧ 怊悵：猶惆悵。

⑨ 耿介：謂正直不阿。

⑩ 長懷：謂遐思抒懷。

⑪ 毛目：謂細目。

⑫ "彰乎大《易》"三句：《周易·繫辭上》："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衍，推演，即算卦。大衍之數五十，金景芳《易通》："當作'大衍之數五十有五'。"這一說法得到現代易學家的肯定，蓋以《繫辭上》之説為據："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周易》以一三五七九為"天數"，相加為二十五；以二四六八十為地數，相加為三十。算卦之時，備蓍草五十五策，但只用四十九策，

其餘六策象徵六爻之數。故劉勰所謂"彰乎大《易》之數"云云，未必是説《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符合"大衍之數"，而主要是説"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即除《序志》為全書序言外，論文部分共有四十九篇。

8. 夫銓序一文為易[1]，彌綸群言為難[2]。雖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3]；或有曲意密源[4]，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5]，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6]，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7]；"擘肌分理"[8]，唯務折衷[9]。按轡文雅之場[10]，環絡藻繪之府[11]，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12]，聖人所難；識在瓶管[13]，何能矩矱[14]？茫茫往代，既洗予聞[15]；眇眇來世[16]，倘塵彼觀也[17]。

【校注】

① 銓序：衡量論述。

② 彌綸：綜括、貫通。

③ "雖復"二句：猶牽一髮而動全身，謂即使所論屬於細枝末節，也可能牽涉根本性的問題。

④ 曲意密源：謂曲折深藏之理。

⑤ 品評：通行本作"品列"，《梁書·劉勰傳》引作"品評"。

⑥ 苟：隨便，不審慎。

⑦ 不屑：不介意，不顧。

⑧ 擘(bò)肌分理：語出張衡《西京賦》，謂進行精密分析。

⑨ 折衷：即折中，取正。

⑩ 按轡：猶駕御。文雅之場：謂文壇。

⑪ 環絡：猶按轡。絡，馬籠頭。藻繪之府：猶文壇。

⑫ 言不盡意：語出《周易·繫辭上》。

⑬ 瓶管：喻狹窄、短淺。

⑭ 矩矱（yuē）：謂定為法度，以為法式。

⑮ 洗：通行本作"沈"，《梁書·劉勰傳》引作"洗"。

⑯ 眇眇：遠望貌。

⑰ 塵：汙染，與"洗"相對，乃自謙之詞。

9. 讚曰："生也有涯"，無涯惟智[①]。逐物實難[②]，憑性良易[③]。傲岸泉石[④]，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校注】

① "生也有涯"二句：《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知，同"智"。

② 逐物：謂追逐世俗的名利。嵇康《贈秀才入軍》："流俗難悟，逐物不還。"

③ 性：天性，本性。

④ 傲岸：高傲。泉石：謂山水。

【譯文】

本書所謂"文心"，指的是寫文章的用心。從前涓子有《琴心》，王孫子有《巧心》，"心"字確實不錯啊，所以就用到我的書名中了。古往今來的文章，都是經過精雕細刻而寫成的；所謂"雕龍"，難道僅僅是因為人們曾用以稱贊過騶奭嗎？

宇宙浩瀚無邊，平庸之人和傑出之士都混雜其間；能够出類

拔萃的人,靠的無非是自己的智慧罷了。然而,歲月飄然而過,人的生命和智慧是不能長存的;要使自己的聲名遠播而事業永駐,那就只能靠寫作了。人的形貌就像天地,人的性情猶如"五行",人的耳目好比日月,人的聲氣有似風雷;人超過了天地間的萬物,也算是靈異無比了。但是,人的形體其實比草木還要脆弱,只有聲名才比金石更為堅固。所以士人活在世上,就要建樹功德、著書立說。哪里是喜歡辯論呢?實在是不得已啊!

我長到七歲的時候,便夢見過一片彩雲猶如錦繡,於是就攀援而採之。到了三十多歲,則曾經在夜夢中捧著紅漆的祭器,跟隨孔子向南行走;早晨醒來,心裏感到非常高興。聖人是多麼偉大啊,那是很難見到的,竟然託夢給我這個無名小卒!自從有了人類以來,還沒有像孔子這樣的聖人。闡揚聖人的思想,没有比注釋經書更好的了;可是馬融、鄭玄等學者,已經做了精闢的發揮,即使我還有一些深入的見解,也不足以自成一家了。我想,就文章的作用而言,實在就像經書的枝條。各種禮儀要靠它來完成,所有政務要靠它來實施;君臣之間要靠它來溝通,軍國大事要靠它來闡明:仔細追泝這種種文章的源頭,没有不是經書的。然而,由於距離聖人的時代已經很遠了,所以文章的體制逐漸敗壞。作家們大都愛好新奇,追求浮淺怪異的文辭;就像在羽毛上裝飾作畫,又如刺繡腰帶和佩巾。結果離開文章的根本越來越遠,以至於將要走上文體错訛而辭采泛濫的道路。《尚書·周書》論述文辭,提倡切實簡要而不尚奇異;孔子陳説教導,則反對異端邪説。《周書》和孔子均言及"怪異"的問題,正説明文章應該以切實簡要為根本。有鑒於此,我就提筆和墨,開始論述文章了。

細數近代論文之作,已有很多了。如魏文帝曹丕的《典論·論文》,陳思王曹植的《與楊德祖書》,應瑒的《文論》,陸機

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李充的《翰林論》;這些著作大多只論及文章寫作的某些方面,而很少著眼文章的全局。有的是褒貶當時的文人,有的是品評前賢的作品;有的是泛論文章或雅或俗的旨趣,有的是概括篇章的大意。曹丕的《典論·論文》論述嚴密,卻不够完備;曹植的《與楊德祖書》長於論辯,但並非十分恰當;應瑒的《文論》頗為華麗,可是比較簡略;陸機的《文賦》構思精巧,然而有些瑣碎;摯虞的《文章流别論》内容精煉,不過用處不大;李充的《翰林論》比較淺明,但缺乏要點。另外,桓譚和劉楨等人,應貞和陸雲之輩,也有對文章的泛泛之論,偶爾會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見解。但他們都不能從枝葉尋找根本,由波瀾追泝源頭;他們忽視前代聖賢的教導,對後人的思考也就没有多少益處。

這部《文心雕龍》的寫作,乃是以道為根本,以聖人為老師,以經書為主體,以緯書為參考,以離騷為變體;文章的關鍵問題,也就是這些了。説到對"文"和"筆"的論述,則大致分為幾個方面:考察文體的源流演變而知本知末,解釋文體的名稱而明確其含義,選擇各體文章的代表作品而予以評定,概括各體文章的寫作之理而總結共同的為文之道。以上為本書上篇,其主要的内容已經明確了。至於對"情"和"采"的剖析,也大致包括幾個部分:討論了"神思"和"體性"等問題,探討了"風骨"和"定勢"等問題,概述了"附會"以及"通變"等一系列問題,也研究了"聲律"以及"練字"等許多問題。另外,《時序》總結文章盛衰興亡的規律,《才略》褒貶文人或高或低的才能,《知音》表達文章難於理解的悵惘,《程器》寄託文人成就事業的希望。最後以《序志》抒發個人的情懷,並總結全書。這是本書的下篇,其具體的篇目也顯示出來了。調整内容而確定篇名,正好符合《周易》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説:本書討論文章寫作的

部分,也是四十九篇而已。

評論一篇作品是比較容易的,而綜合概括歷代文章就較為困難了。即使所論屬於細枝末節,也可能牽涉根本性的問題;有時一些曲折細微之處,看似就在眼前,卻並不容易抓住:因此未能表達出來的意思,也就不在少數了。至於已經寫到書中的意見,有與前人所論相同的,並非人云亦云,而是理之必然,不可能再有别的説法;有與前人觀點不同的,並非隨便標新立異,而是事理所在,不允許因襲已有的見解。贊同舊説還是反對前論,並不在乎那是古人之論還是今人之説,而是通過認真細緻的分析,力求得出全面而公正的結論。馳騁文壇之上,漫步筆苑之中,本書所論,大概是比較完備的了。不過,語言有時很難完全表達人的思想,這是聖人也感到困惑的問題;以我識見之淺陋,又怎能找到永恒的法則?只是,從前人浩翰的著作中,我受益匪淺;在遥遠無邊的來世裏,希望人們能够讀一讀這部小書。

總而言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有知識是無窮的。追逐世俗的名利實在很難,順性而為反倒容易。我孤傲地隱居世外,細細品味文章的意義。如果文章真的可以表達人的内心世界,那麼我的思想感情也就有所寄託了。

參考書目

1. 黄叔琳. 文心雕龍輯注. 北京：中華書局,1957.
2. 范文瀾. 文心雕龍注.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3. 黄侃. 文心雕龍札記. 北京：中華書局,1962.
4. 劉永濟. 文心雕龍校釋. 北京：中華書局,1962.
5. 王更生. 重修增訂文心雕龍研究.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6. 王利器. 文心雕龍校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 周振甫. 文心雕龍注釋.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8. 陸侃如、牟世金. 文心雕龍譯注. 濟南：齊魯書社,1981、1982.
9. 詹鍈. 文心雕龍的風格學.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10. 馬宏山. 文心雕龍散論. 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11. 李曰剛. 文心雕龍斠詮. 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2.
12. 楊明照. 文心雕龍校注拾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2.
13. 王元化選編. 日本研究《文心雕龍》論文集. 濟南：齊魯書社,1983.
14. 牟世金. 雕龍集.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15.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學刊(第1輯). 齊魯書

社,1983.
16.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學刊(第 2 輯). 齊魯書社,1984.
17. 王元化. 文心雕龍創作論(第 2 版).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8. 興膳宏. 興膳宏《文心雕龍》論文集. 濟南: 齊魯書社,1984.
19. 張文勳. 劉勰的文學史論.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20. 蔣祖怡. 文心雕龍論叢.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1. 畢萬忱、李淼. 文心雕龍論稿. 濟南: 齊魯書社,1985.
22. 牟世金. 臺灣文心雕龍研究鳥瞰. 濟南: 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
23.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學刊(第 3 輯). 濟南: 齊魯書社,1986.
24. 王禮卿. 文心雕龍通解. 臺北: 黎明文化公司,1986.
25. 馮春田. 文心雕龍釋義.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
26. 周振甫. 文心雕龍今譯. 北京: 中華書局,1986.
27. 涂光社. 文心十論. 瀋陽: 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
28.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學刊(第 4 輯). 濟南: 齊魯書社,1986.
29. 張少康. 文心雕龍新探. 濟南: 齊魯書社,1987.
30. 繆俊傑. 文心雕龍美學. 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
31. 牟世金. 劉勰年譜彙考. 成都: 巴蜀書社,1988 年.
32. 劉勰. 文心雕龍. 北京: 中國書店,1988.
33. 甫之、涂光社主編. 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選(1949—1982). 濟南: 齊魯書社,1988.
34.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 文心雕龍綜論. 臺北: 學生書

局,1988.
35. 陳思苓. 文心雕龍臆論. 成都:巴蜀書社,1988.
36.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學刊(第5輯). 濟南:齊魯書社,1988.
37. 易中天.《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38. 趙盛德. 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 桂林:灕江出版社,1988.
39. 詹鍈. 文心雕龍義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0. 李慶甲. 文心識隅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1.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42. 馮春田. 文心雕龍語詞通釋. 濟南:明天出版社,1990.
43. 林其錟、陳鳳金. 敦煌遺書文心雕龍殘卷集校. 上海:上海書店,1991.
44.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學刊(第6輯). 濟南:齊魯書社,1992.
45.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學刊(第7輯).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
46. 龍必錕. 文心雕龍全譯.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47. 饒芃子主編. 文心雕龍研究薈萃. 上海:上海書店,1992.
48. 户田浩曉. 文心雕龍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9. 王元化. 文心雕龍講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0. 祖保泉. 文心雕龍解説.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51. 牟世金. 雕龍後集. 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3.
52. 韓湖初. 文心雕龍美學思想體系初探.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

53. 賈錦福主編. 文心雕龍辭典. 濟南：濟南出版社,1993.
54. 孫蓉蓉. 文心雕龍研究. 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
55. 于維璋. 劉勰文藝思想簡論. 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4.
56. 陸侃如、牟世金. 文心雕龍譯注. 濟南：齊魯書社,1995.
57. 牟世金. 文心雕龍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8. 楊明照主編. 文心雕龍學綜覽.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
59. 張燈. 文心雕龍辨疑.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
60.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研究(第1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61.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研究(第2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62. 周振甫主編. 文心雕龍辭典. 北京：中華書局,1996.
63. 寇效信. 文心雕龍美學範疇研究.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
64. 詹福瑞. 中古文學理論範疇. 河北大學出版社,1997.
65. 劉師培. 中古文學論著三種.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66. 王運熙、周鋒. 文心雕龍譯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7.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研究(第3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68. 李平. 文心雕龍綜論.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69.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論劉勰及其《文心雕龍》.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
70.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研究(第4輯). 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2000.
71. 馮春田. 文心雕龍闡釋. 濟南:齊魯書社,2000.
72. 周紹恒. 文心雕龍散論及其它.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
73. 劉文忠. 中古文學與文論研究.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
74. 楊明照. 增訂文心雕龍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00.
75. 張文勳. 張文勳文集第三卷:"文心雕龍"研究. 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
76. 黃侃. 文心雕龍札記.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7. 張光年. 駢體語譯文心雕龍.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78. 楊明. 劉勰評傳.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79. 楊明照. 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80. 石家宜.《文心雕龍》系統觀.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81. 張文勳. 文心雕龍研究史. 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
82. 張少康、汪春泓、陳允鋒、陶禮天. 文心雕龍研究史.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83.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研究(第五輯). 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
84. 吴林伯.《文心雕龍》義疏.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85. 王毓紅. 在文心雕龍與詩學之間.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86. 汪春泓. 文心雕龍的傳播與影響.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87. 林其錟、陳鳳金. 文心雕龍集校合編. 臺南:暨南出版社,2002.

88. 穆克宏. 文心雕龍研究. 福州：鷺江出版社,2002.
89. 張少康編. 文心雕龍研究.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90. 張燈. 文心雕龍新注新譯. 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3.
91. 周紹恒. 文心雕龍散論及其它(增訂本).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92.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等.《文心雕龍》資料叢書.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93. 王元化. 文心雕龍講疏.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94. 王運熙. 文心雕龍探索(增補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5. 戚良德. 文論巨典：《文心雕龍》與中國文化.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96. 黄霖編. 文心雕龍彙評.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7. 中國文心雕龍學會. 文心雕龍研究(第六輯).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98. 戚良德編. 文心雕龍學分類索引.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9. 周振甫. 周振甫講《文心雕龍》.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100. 周振甫.《文心雕龍》譯注.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101. 郭紹虞.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2. 高亨. 周易大傳今注. 濟南：齊魯書社,1979.
103. 陳延傑. 詩品注.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104. 高亨. 詩經今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5. 楊伯峻. 論語譯注. 中華書局,1980.

106. 石峻等編. 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一卷). 北京：中華書局,1981.
107. 湯用彤.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8. 任繼愈主編. 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09. 陳其猷. 吕氏春秋校釋. 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110. 徐震堮. 世説新語校箋. 北京：中華書局,1984.
111. 李澤厚. 美的歷程.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112. 李澤厚、劉綱紀. 中國美學史(第一卷).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113. 任繼愈主編. 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4. 林其錟、陳鳳金. 劉子集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5. 任繼愈. 老子新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6. 蕭統編、李善注. 文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7. 李澤厚.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8. 李澤厚、劉綱紀. 中國美學史(第二卷).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119. 宗白華. 美學與意境.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20. 蔡鍾翔、黄保真、成復旺. 中國文學理論史(五卷本).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121. 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22. 任繼愈主編. 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3. 任繼愈主編. 中國佛教史(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4. 牟世金主編. 中國古代文論家評傳.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

社,1988.
125. 楊明照. 劉子校注. 成都: 巴蜀書社,1988.
126. 徐志鋭. 周易大傳新注. 濟南: 齊魯書社,1989.
127. 陳廣忠. 淮南子譯注.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128.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 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29. 羅宗强.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 北京: 中華書局,1996.
130. 郁沅、張明高編選. 魏晉南北朝文論選.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131. 張少康、盧永璘編選. 先秦兩漢文論選.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132. 楊天宇. 禮記譯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33. 郁沅、張明高編. 六朝詩話鈎沈. 北京: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
134. 姚松、朱恒夫. 史通全譯. 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
135. 傅亞庶. 劉子校釋. 中華書局,1998.
136. 朱自清. 朱自清説詩.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37. 李澤厚. 己卯五説. 北京: 中國電影出版社,1999.
138. 李民、王健. 尚書譯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39. 黄壽祺、張善文. 周易譯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40. 胡經之主編. 中國古典文藝學叢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141. 吴雲主編. 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 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1.
142. 詹福瑞. 漢魏六朝文學論集. 保定: 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143. 李澤厚. 歷史本體論. 北京: 三聯書店,2002.

144. 范文瀾. 范文瀾全集(第三卷).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45. 吴承學. 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

146. 穆克宏、郭丹. 魏晉南北朝文論全編(修訂本).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

147. 王運熙. 中古文論要義十講.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148. 吴雲. 20世紀中古文學研究.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149. 張少康. 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50. 漆緒邦、梅運生、張連第. 中國詩論史(三卷本). 合肥: 黄山書社,2007.



上架建議：文學理論與中外文學研究

ISBN 978-7-5325-5115-6



定價：58.00元

易文網：www.ewen.cc